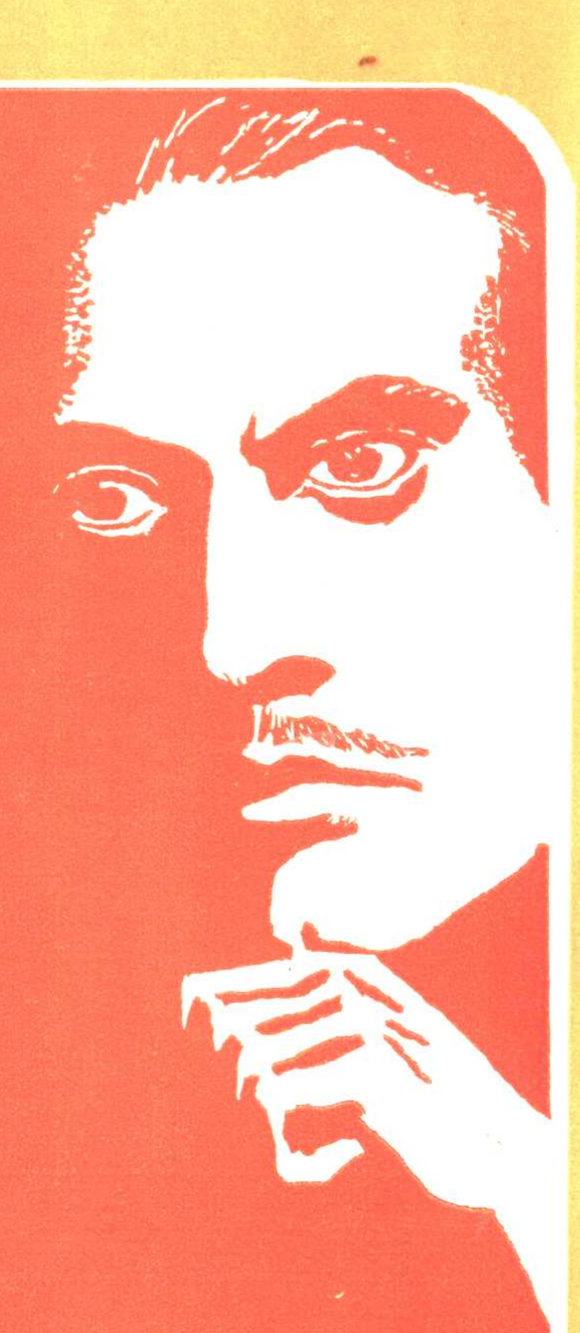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向往宫

三部曲之二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埃及] 纳吉布·迈哈福兹

向往宫

（三部曲之二）

黎宗泽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北京·

نجيب محفوظ

قصر الشوق

本书从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١٩٥٧

دار الكتاب العربي بمصر 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向 往 宫
Xiang Wang Gong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52,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3}{4}$　插页 5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00

ISBN 7-5016-0094-5/I·94　定价 6.35元

一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随手关上了街门。他借着暗淡的星光，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过庭院。脚下是松软的土地，当他走累了，将身子向手杖上一倚，手杖头就陷进土里。他浑身发热，火辣辣的，真想能马上用冷水浇一浇脸、头和脖子，消除这七月天的燠热，熄灭他胸中和脑壳里燃烧着的火焰，哪怕是一会儿也好。一想到冷水，他不禁微微地笑了，脸上露出快意的神色。他走进楼梯口的小门，只见从上面射下来一道微弱的灯光，光线照到墙壁上，随着端灯的那只手的活动而移动着。他踏上楼梯，一手把着楼梯扶手，一把拄着手杖，手杖头触到楼梯上发出笃笃的响声。很久以来，这个声音就像是一种特殊的节拍，使人一听就知道是他回来了。艾米娜端着灯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他走到她跟前站下来，胸膛一起一伏地喘息着，等呼吸平静下来以后，才像往常一样对她说：

"晚安！"

"晚安，老爷！"艾米娜把灯举到他面前，低声说。

到了卧室，他急切地奔向那张大沙发，向上面一倒，丢掉手杖，摘下红毡帽，把后脑勺向沙发背上一靠，向前伸出两条腿，衬袍的下摆和塞在袜子里面的两只裤脚都从外衣下面露了出来；他用手帕拭去前额、面颊和脖子上的汗水，合上了眼睛。艾米娜把灯放在小桌上，站在那里等候他站起来，好侍候他脱衣服。她忧心忡忡地望着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劝告丈夫爱惜

一下自已的身体，不要再出去夜游，因为他的身体经不住像从前那样熬夜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已这番意思应该怎样表达才好。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金表，摘下钻石戒指，一齐放在红毡帽里，然后站起来，让艾米娜帮助他脱下外衣和衬袍。他的身体看来依然那么魁梧肥大，只是两鬓已经斑白了。当他把脑袋褪进白衬袍的领口时，不由得又暗自笑了，他想起今夜聚会上发生的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喝吐了，却偏要说是着了凉，胃里不舒服。他们几个人故意打趣他，说他酒量太小，还说不是个个男人都能一辈子和酒打交道的，等等。他想起阿里听了他们的话怎样生气，怎样为自己辩白。真奇怪……为什么有人会把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得那样认真，恼羞到那种程度？既然那么认真，可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吹牛，大笑大嚷地说自己把一个酒铺喝干胃里也不会翻腾呢？

他又坐在大沙发上，把两脚伸给妻子，让她给他脱去鞋袜。艾米娜走出去，不一会儿取来汤瓶和洗手盆。她给他倒水，他洗了头、脸和脖子，又漱了口，然后盘腿坐好，让阳台和开向院子的窗户之间的过堂风吹吹。

“今年夏天太热啦！”

艾米娜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垫子，放在丈夫脚前，自己也盘腿坐下。

“真主慈悲，”她叹了一口气说，“到处热得像火炉似的，厨房里更像火炉，只有天黑以后，晒台上还勉强可以凉快凉快。”

她坐在那里，也不再是当年的样子了。她瘦了，也许是由于面颊消瘦吧，她的脸显得格外长了一些。露出在头帕下面的头发有了许多银丝。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腮上的黑痣也显得更浓重了，眼睛里除去原有的顺从目光以外，又增添了一

种忧郁茫然的神情。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感到不知所措。最初她还能宽慰自己，但她常常不安地想：难道她后半生就不需要好的身体了吗？需要！一家人仍然需要她有好的身体。可是，她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她已经上了年纪，也许她身上出现的这种变化并不算多，但却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她就这样，一夜一夜地站在阳台上，从小圆孔里向马路上望着，马路上一切如旧，她自己却一天天地起着变化。咖啡馆的伙计又在喊叫，那声音好象回声似的传进寂静的卧室。她偷眼瞧着丈夫，不禁笑了。

她从心里喜爱这条马路，它那彻夜不息的喧闹声，仿佛在和她的心灵交谈。马路就像是她的一个朋友，可是这个朋友从来没注意这些小圆孔后面有一个爱着它的人。她心里默念着马路上的一切标记，她的耳朵里回响着马路上那些永不停息的声音，咖啡馆的伙计一刻不停地喊着。一个嘶哑的嗓门不厌其烦地谈论着白天的事情；另一个神经质的声音念念不忘地叨咕着“库米”①和“乌勒德”②，这是患百日咳的希纳亚的父亲为自己的小女儿打听药方，人们总是回答他说：“真主保佑她痊愈！”啊，这个阳台真好比是咖啡馆的一角，她就是坐在咖啡馆里面的顾客。她的两眼一直看着靠在沙发背上的丈夫的脑袋，而心里却想象着马路上的情景。后来她丢开这些，聚精会神地注意着丈夫。她发现他的脸通红，最近几天，他在后半夜回来时的这种样子虽说她已经见惯了，但是她还是不放心，于是关心地问：

“您没有不舒服吧，老爷？”

“没有，感谢真主！”他抬起头来咕哝说，然后把脸转向她：“天气太热了！”

---

①、② 是占卜用的纸牌名。

夏天最好是喝葡萄酒，有人不止一次地对他这样说。可是他觉得葡萄酒不够劲儿，他要喝威士忌，别的什么也不行。所以他就只好每天晚上都要忍受盛暑酒醉的痛苦。今天晚上他笑得太过火了，连脖筋都笑疼了。为什么那样笑呢?他几乎想不起来了。聚会中没有人谈论什么可笑的事，只是在那种气氛中蕴藏着一种欢乐的电流，一接触它就会燃烧起来。他只记得当时易卜拉欣·法尔把“今天萨阿德从亚历山大出洋到巴黎去了”错说成“今天亚历山大从塞得出洋到巴黎去了”①，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把这个“趣闻”当作了酒后的笑料。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萨阿德会在巴黎待上一个时期，等健康恢复以后，再应邀到伦敦去……”;“他会使拉姆齐·麦克唐纳勋爵②同意埃及独立”;“他一定会给埃及带回独立来”。他们还谈到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并围绕这个话题又说了许多笑话。

不错，他交游很广，朋友众多，可是算得上是知己的只有穆罕默德·阿发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法尔三个朋友。他简直不能想象，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他们一看到他，脸上就带出亲切的笑容，这使他感到快慰无比。他想着这些事，两只眼睛遇到艾米娜那探察的目光，于是，他好象提醒她一件大事似的，说:

“明天是……”

“那我还能忘了!”她说着脸上泛起笑容。

“我听说今年高中的考题很难……”他带着骄傲的神气说，

---

① 萨阿德即萨阿德·柴鲁尔，原文萨阿德与塞得(港)的音相近。亚历山大即亚历山大港。

② 麦克唐纳(1866—1937)，曾是英国工党的领袖，于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九年曾先后两度出任英国内阁首相。

并不想掩饰。

"真主慈悲，他考得很顺利，"她又笑了笑，同样带着骄傲的神气说道，"愿真主赐给我们长命，能让我们亲眼看到他大学毕业。"

"今天你到甘露街去过了吗？"他问。

"去过了，我请了他们大家，除了老太太他们全都来了。老太太推说身体吃不消，叫她的两个儿子来替她给凯玛勒道喜。"

"今天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到铺子来了，"艾哈麦德用下颏指了一下自己的衬袍说，"他给海迪杰和阿依莎的孩子们送来了几道符，他还为我祷告说'真主保佑让我还能给你的重孙子们画符！'"接着他摇头晃脑地笑着说："只要真主愿意，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你看，穆特瓦里谢赫都八十岁了，身体还像铁打的似的。"

"愿真主赐给您健康！"

他掐着手指边算边思量地说：

"我就是能够活到我父亲——求真主慈悲他——那么大年岁，也比穆特瓦里谢赫大不了多少！"

"求真主慈悲去世的老人！"

他沉默了，一提起亡故的亲人就勾起他的思绪，直到这股激情慢慢平静下去以后，他才仿佛记起一件重要事情似的说：

"宰奈白订婚了！"

"真的吗？"艾米娜抬起头，睁大眼睛问。

"真的，今天晚上穆罕默德·阿发特告诉我的。"

"对方是个什么人？"

"是个政府职员，叫穆罕默德·哈桑，是教育部档案室的头儿。"

"大概岁数不小了吧？"她闷闷不乐地问。

"不,"他反驳说,"也就是三十五六岁,最多不过四十岁!"接着,他用讥诮的口吻说:"她在年轻人身上碰过一回运气碰怕了,我说的是那些没出息的年轻人,现在要找个稳重的壮年人碰碰运气啦!"

"我看,她最好还是跟亚辛复婚,至少也应该为他们的孩子着想啊!"艾米娜忧心地说。

他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并曾跟阿发特提过许多次,不过,此刻他没有附和她的意思,害怕暴露自己的失败。他气愤地说:

"阿发特信不着亚辛。说老实话,这孩子也真没法子叫人相信。所以,我也不便硬要阿发特这样做,我不能为了这种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事情伤了朋友之间的交情。"

"年轻人嘛,做错了事总该对他有个原谅!"艾米娜表示同情地咕哝说。

"我不是没尽心,可是人家不答应。"艾哈麦德不经心说出了自己的失败。"穆罕默德·阿发特一片好心地对我说:'我不同意,主要是害怕那样一来容易断送了咱们的交情。'他还说:'你要求什么我都能答应,只是损伤咱们的交情的事,我不能答应。'"说到这里他没再向下说。

穆罕默德·阿发特确实这样说过,可是那显然是一种委婉的拒绝。说实在的,艾哈麦德并不打算给亚辛另外找一个更好的妻子,他只希望同穆罕默德·阿发特恢复姻亲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看重阿发特本人,还因为他看重阿发特家族的社会地位。但是,穆罕默德·阿发特曾把了解到的关于亚辛的私生活情况告诉了他,应该说只是一部分,他对他说:"你不用替亚辛辩护,说什么他同我们一样,说真的,他跟我们就是不一样。退一步讲,即使一样,我也不情愿让宰奈白过她妈那样的生活!"自那以后,

他只好不再提这件事了。

“亚辛知道了吗?”艾米娜问。

“明后天他就会知道的。你看他能拿这当回事吗?他根本不考虑一个做丈夫的尊严!”

“雷德万怎么办呢?”艾米娜惋惜地摇着头问。

“留在他外婆家吧!”男人蹙着眉头说。“要是离不开娘,也许跟了她去,真是自作孽!”

“唉,可怜的孩子!爸爸在一处,妈妈在一处,难道宰奈白就舍得丢下孩子?”

“不得已的时候,舍不得也得舍,”艾哈麦德带着几分轻蔑地说。接着问:“这孩子几岁了,你记得吗?”

艾米娜思索了一下,说:

“今年五岁了,比阿依莎的女儿纳依玛小一点,比海迪杰的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大一点。再过两年他爸爸就可以把他接回来了,是不是,老爷?”

“走着瞧吧!”男人打了一个呵欠,然后接下去说:“他——我说的是她那个新丈夫,也是个结过婚的人!”

“有孩子吗?”

“没有,前妻没生养过。”

“也许穆罕默德·阿发特图的正是这一点。”

“你不要忘了那个人的身份……”丈夫不高兴地说。

“要讲身份,那谁也没有你儿子合适,至少冲着你也……”艾米娜反驳说。

他不由得心里感到一阵不痛快,暗自诅咒穆罕默德·阿发特,尽管他对他并没有恶感。但是,他嘴里却重复着那个借以自慰的说法:

“你不要忘了，他要不是害怕损伤我们的交情，他决不会拒绝我。”

“那当然，老爷！”艾米娜附和说，“你和他真是一辈子的老朋友了，可不能拿交情闹着玩。”

男人又打了一个呵欠，咕哝说：

“把灯拿到外面去吧！”

艾米娜站起来去端灯。他稍微闭了一下眼睛，接着好象反抗懒惰似地猛然站起来，走去躺在床上。现在太美了，在疲倦之后躺下来是多么舒服啊！他醒着，可是脑海里却空荡荡的。不管怎样，应该感谢真主……过去心里的平静消失了，这种平静当我们独自静下来的时候，就要追求它，但是它一去不复返了，只给我们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就像从门上面的扇格窗中透进来的暗淡光亮一样。不管怎样，应该感谢真主让他过着总算令人羡慕的生活，关键的是他应当拿定主意，当有人邀他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将来的事还是将来再说吧，说起亚辛，真是个麻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如此。他已经二十八岁，不再是一个孩子，为他另找一个妻子也并非难事，可是他不改旧样，又怎么能妄想真主会重新为他安排生活呢?！什么时候真主的指引能照耀整个大地，照亮人们的眼睛？想到这里他在心中高呼了一声：“感谢真主！”穆罕默德·阿发特告诉了他些什么？亚辛经常到乌兹毕克亚去，逛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当年他也曾到乌兹毕克亚去游逛过，当时那里是一个歌场。他几次想再到那里去下酒馆，重温一下往事，不管怎样应该感谢真主，让他在没去之前就听说了亚辛到那里去游逛的事，否则一定会闹出不堪设想的笑话。他应该给儿子让开路，儿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从前是澳大利亚鬼子，现在又有了这头骡子。

二

在黎明前的安静中，随着鸡叫，厨房里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揉面声。肥胖的乌姆·哈纳菲弯着身子在和面，从厨房顶棚上照射下来的灯光，映照着她的面孔。她一点不见老，头发依然那样乌黑，身子依然那样肥胖，只是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面容也显得苍老了。艾米娜坐在她右边的一张椅子上，一声不响，两手不停地往摊开和好的面上撒着面粉，准备做饼。这时乌姆·哈纳菲停下来，从面盆里拔出两手，用手腕抹了一下前额上的汗，然后挥舞着粘满面粉的拳头，好象戴着白色拳击手套一样，说道：

"太太，今天您就是受些累也是高兴的，求真主多赐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好日子。"

"是啊，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饭菜弄得丰盛点。"艾米娜低声说，并没抬头，继续干着活。

乌姆·哈纳菲用下颏指了一下女主人，笑着说：

"那可全靠您这位老师傅啦！"

接着，她又把手伸进面盆里，继续揉面。

"依我的意思，只做点肉粥送到侯赛因清真寺去给穷人们分分就算了！"

"我们这不是一个外人都没请吗！"乌姆·哈纳菲不同意地说。

"虽说没请外人，可总是热热闹闹地摆席请客啊。你看加米勒·汉姆扎维的儿子福欧德，人家同样也是高中毕业，有谁去关心他呢！"艾米娜嘟哝说，语声中带出不安的意味。

"这有什么，也不过是亲人们聚会聚会。"乌姆·哈纳菲坚持己见地说。

艾米娜怎么能无怨无恨、无忧无虑呢？她早就打听过，听说上大学跟上小学的年限相同，她心里欢乐没来忧虑又至。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岁到二十四岁是成熟的青春时代，孩子在这个期间要离开她的怀抱，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这颗充满忧伤的心是多么痛苦！

"阿依莎一定喜欢这些巴格拉沃①，她会连想起许多往事来的，太太！"

阿依莎喜欢，她做母亲的自然也喜欢。无论白天黑夜，饱时饥时，醒着睡着，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别说那套骗人的话了吧，什么法赫米死了你一天也活不下去，什么你活着只是为了探看他那一丘黄土。你的心为他的死震动并不等于全世界都为之震动，除了扫墓的时候，人们仿佛都已经忘掉了他。我的儿子，当初人们心目中只有你，如今却把你遗忘了，只在逢年过节的日子才想到你。人们都怎么啦？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只有你，海迪杰，你是妈妈的心，是妈妈的灵魂，你总是劝我忍耐。阿依莎却不这样。慢着！我不能冤枉她，她也同样难过，只是她的难过是有分寸的。凯玛勒却无可指责。你这一辈子为这些可爱的孩子操劳得头发都白了，你变得像个幽灵一样。乌姆·哈纳菲说过，年纪一大，身体就不那样结实了。你将近五十岁了，他也快二十了。怀孕、害口、分娩、哺乳、抚爱和希望，接着是一切都付诸流水。你看，难道老爷的脑子里就没有想过这些？随他去吧！男人的忧愁毕竟和女人不同。这是您的话，我的妈妈！愿真

---

① 一种带馅的甜点心。

主让您住在天堂里，妈妈！他又恢复了老样子，夜夜去寻欢，仿佛法赫米没有死，仿佛怀念儿子的心情已经烟消云散，这真让我伤心！不仅这样，每当我落入愁海的时候，他还要责备我。我是法赫米的母亲，难道他不是法赫米的父亲吗？妈妈在世的时候说："可怜的艾米娜，不要一昧考虑这些吧，要是我们用做母亲的心去衡量别人的话，那么所有人的心都像石头一样。他是男人，男人的忧愁毕竟和女人不同，假如男人不能抑制自己的忧愁，那么肩上的担子就会把他们压垮的。要是你发现他忧愁的时候，你应该解劝他才对。要知道，他是你的依靠呀，可怜的女儿！"这怜爱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当法赫米牺牲的时候，人们无限悲伤，几乎谁都哭不出来了。后来，有一件事证实母亲的话是对的。有一天半夜，丈夫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来，一下倒在椅子上痛哭失声。那一夜，她只盼望他不要出什么事，就是他永远忘记死去的儿子也没关系。你自己不也有时会忘掉他吗？这是由于你贪恋生活，追求享受，再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事情了。人们都说："世事就是这样"，你也就学会和相信了这种说法。既然如此，你怎么还能埋怨亚辛？他只不过是无可厚非地过着习惯了的生活罢了。慢着！信仰真主的人一定要忍耐，你要顺从真主，你的一切遭遇全都是真主的安排。你永远是"法赫米的母亲"，你活到什么时候也是他的母亲，他也永远是你的儿子。

揉面的声音依旧不停地响着。天亮了，艾哈麦德对着晨光睁开眼睛。他伸了一下懒腰，扯开嗓门打了一个呵欠，那声音如怨如诉。接着，他从床上坐起来，两手扶着伸开的小腿，略略弯着背，白睡衣背上已经被汗浸湿了。他摆了摆脑袋，仿佛要甩脱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他下了床，径直到洗澡间去洗冷水浴。这是爽身的唯一良策，用冷水洗洗能使头脑清醒，使身体恢复精力。

他脱光衣服，在冷水浇到身上的时候，他又想起了昨天听到的那番劝诱。想起这件事加上冷水的刺激，他的心颤抖了一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别再固执啦，去看看旧日的情人吧。我很了解你，生活不能老是这样子过下去。"难道他最后还要跑这条道？已经五年了，他没肯跑这条道，他是怀着一个丧子的穆斯林的心情向真主悔了过呢，还是不愿公开，暗自悔了过？或者只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意愿，并没有悔过呢？他没去想，也不愿去想。他已经年事不小了，近五十五岁了，但是他的心思为什么还是这样不稳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人们请他喝酒的那一天，他答应了，当人们请他去听歌的那一天，他也答应了。难道他同样答应去会会旧日的情人？忧愁又有什么用，它并不能使死人复活！难道真主允许我们为了怀念死去的亲人而戕害自己的身体吗？在儿子死去的那悲哀的一年中，在忍受愁闷的折磨的那一年中，他没喝过一滴酒，没听过一声歌，也没说过一句笑话，以致他的头发都白了。是的，只在那一年我的头上才出现了白发。他在重又去喝酒和听歌的时候，借口只是为了体念朋友，因为他们见到他忧愁也放弃了自己的快乐。这是说谎也是实话，他重又去喝酒，一方面是为了体念三位好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耐不住了。这三位好友和别人不同，别人丝毫不为你难过，他们却为你的忧愁而忧愁。他们既要去参加欢乐的聚会，又要枯燥无味地陪伴你，那多么难堪啊！不过，这三个亲密的朋友不肯独自寻乐，而任你去自寻苦恼，因而使你逐渐又恢复了许多做法，只是没去找女人。因为你把这事看得太重，他们也不便勉强你。你太苦恼了，也太固执了，祖贝达派人来找你，你没有动心，马莉娅的母亲又遭到你的果断的回绝。你忍受了无比的痛楚，认为自己决不会再回到这条路上来了。你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法赫米身在地下，

我能回到歌女的怀抱里去吗?”啊,人在无聊和痛苦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同情！让我忧愁去吧。“今朝不保明朝事,焉知明日死不来!”这句含有哲学意味的话是谁说的?不是阿卜杜·拉赫曼,就是易卜拉欣·法尔说的,穆罕默德·阿发特说不出这种有哲学味道的话来。穆罕默德·阿发特没有答应我的要求,而让他的女儿再醮了,这当然会让人耻笑我。他生就的火暴性子,可是他不像从前那样跟我发火了。真主证明,他是个多么讲交情、重信义的朋友！你总还记得在扫墓的时候,他怎样陪着你落泪吧。但是,在那以后,他却说:“我担心你再不玩可就要老了。走,到水滨别墅玩玩去吧!”当我表现迟疑的时候,他又说:“你去消遣消遣,谁也不会扒下你的裤子。”真主明鉴,我太难过了,法赫米一死,就如同我自己死了一半一样,我一生一世最大的希望破灭了,谁能责备我的悲伤和克制呢?可是,我这颗忧伤的心又笑了！她们怎样了,五年来她们有了什么变化?这漫长的五年!

凯玛勒醒来,首先传入他的耳鼓的是亚辛的鼾声,他禁不住呼唤起哥哥来。不管亚辛愿意不愿意,他总要按时把他唤醒。他一声接一声地叫,直到亚辛又像抱怨又像呵斥地回答了一声才停止。接着,亚辛在床上翻了一个身,肥胖的身子把床弄得咯吱咯吱地乱响,仿佛它在他身下痛苦地呻吟似的。然后,他嘴里哼哼着睁开两只通红的眼睛。

依他的意思,用不着这样着忙,反正他俩都得等父亲洗完了澡再去漱洗。五年以来,家里重新作了安置,楼下的洗澡间轻易不使用了。除了客厅以及相连的堂屋,楼下的房间都腾空了。那间堂屋因为是通向会客室的必经之路,所以里面摆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亚辛和凯玛勒都不愿意和父亲一起住在楼上,可是他

俩不得不遵守这一决定，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才陪着到楼下去。亚辛又闭上眼睛。可他没再继续睡，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再睡了，而是有一个形象浮现在他的幻想中，使他的感情激动起来。那是一副长长的鸭蛋脸，衬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马莉娅！他尽情地遐想着，沉醉在比梦还美妙的幻境中。

几个月以前，他丝毫没有想到过她，仿佛根本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听乌姆·哈纳菲跟他的继母提到她，说："您听说了吗，太太？马莉娅跟她丈夫离了婚回娘家来了。"于是，他想起了马莉娅、法赫米和那个英国鬼子——凯玛勒的朋友，他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接着，他又想起她的人品，很久以前，在那件丑事被揭发以后，她的人品曾激荡过他的心。这时他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突然闪现出一块标语牌，好象夜晚光辉耀眼的电灯广告一样，那上面写着："马莉娅……你的邻居……一壁之隔……离了婚的女人……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好机会！"但是，这块标语牌很快就从他的脑海里隐没了。他想起法赫米的心愿和苦恼，就迫使自己摈弃了这种想法，他懊悔（假如他还有懊悔之心的话）自己不该暗中转这样的念头。后来，有一次他在穆斯基碰巧遇到她和她母亲，几只眼睛无意地互相瞥了一下。她的目光里带着相识的神情，然而她的脸上却流露出一种不认识的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使他的心动了一下，但是，最初这也只不过是由于认识罢了，后来他的心就为那张鸭蛋脸和那双画着黑眼圈的大眼睛留下的美妙印象而动荡起来。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使他回忆起当年的宰奈白……他一面思索一面良心感到不安。他刚刚走了几步——更恰当地说是当他顺着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的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在他那颗忧郁的心里唤起了一个令人悲伤的记忆，他想起了法赫米的

面貌举止和笑语言谈，于是他那冲动的感情立刻平静下去，陷入深沉的悲哀中。他必须放弃这种念头，可是为什么呢？

在那以后，更确切地说是在以后几天中，他一直这样自问。他的答案是：因为法赫米。法赫米和她有什么关系呢？不错，法赫米曾经希望向她求婚，可是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因为父亲不同意。只是因为父亲不同意吗？至少这是个主要原因。其次呢？其次是法赫米听说她和英国鬼子那件丑事以后，把对她的暗淡印象从脑子里完全抹掉了。是暗淡印象吗？是的，很可能是渐渐淡忘掉的。那么，他是先逐渐淡忘而后完全丢开她的吗？是的。既然如此，法赫米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但是……但是什么？我说的是手足之情。难道你对兄弟的感情有可怀疑吗？没有，一千个没有！这个年轻女人可爱吗？是的，可爱……面貌和身材都好吗？是的，都好！那你还犹豫什么？

他不止一次地从窗户里看到她，后来又在晒台上看到她许多次。

她为什么离婚呢？若是因为丈夫脾气不好，那么，离婚是她的幸运；若是因为她水性杨花，那么离婚就是你的幸运……

“起来吧，要不然你就又睡着啦！”

“你多幸福啊，学校的假期这么长。”亚辛打了一个呵欠，用粗大的手指抚摩着鬈曲的头发说。

“那我也比你醒得早啊！”

“可是，只要你想睡就还能睡。”

“你没看见么，我并不想睡……”

“喂，你那个老朋友——那个英国鬼子叫什么名字来的？”亚辛没头没脑地笑着问。

“哦，他叫朱里央！”

"对，叫朱里央……"

"你怎么想起他来了?"

"没什么!"

没什么，这句话多么软弱!难道你亚辛不如朱里央?不管怎么说，朱里央是个外国人，而你是本地人。她的脸上有一种东西，永远朝着你微笑。她有没有注意到你经常到晒台上去?是的，她注意到了。朱里央的事情足以说明她不是不解风情的女人。她回答你的问候……第一次是微笑着点了点头，第二次是笑了笑，她的笑容多么迷人!第三次，她警告地指了指邻家的晒台。"太阳落山以后我再来"，我就这样大胆地对她说。朱里央不是从马路上向她作过暗示吗?

"我小的时候那么喜爱英国鬼子，可是现在，我是多么憎恶他们。"

"别这样说吧，你的领袖萨阿德·柴鲁尔还远涉重洋去向他们寻求友好呢。"

"真主证明，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仍旧憎恶他们。"凯玛勒忿忿地高声说。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闷闷不乐地沉默着。这时候传来父亲的拖鞋声，他正从洗澡间出来回卧室去，一边走着一边念台斯迷和祈祷词:"除了依赖伟大崇高的真主，我没有任何力量和办法。"于是，亚辛下了床，伸了一个懒腰，走出房间去了。

凯玛勒翻过身子，懒洋洋地仰面躺着。他弯起两臂，交叉起两手枕在脑袋下面，两眼茫然地望着前面……阿依达，让巴尔角①荣幸地接待你吧!你那娇嫩的肌肤生来就不是让开罗的酷热

---

① 埃及北部海滨的一处游览避暑的地方。

炙烤的。让那海边的沙滩享受你的践踏吧！让那山光水色接受你的欣赏吧！不久，你将看到一所令你赞叹的别墅——一所漂亮的别墅，你的两只眼睛流露出喜悦和爱恋。我呢，我只有怀着向往的心情想象着你的喜悦和爱恋，我只有用无可奈何的目光忧郁、憧憬地望着吸引你的那个地方。我应该以你的愉快为幸福，你什么时候回来？几时能再听到你那迷人的声音？那别墅是什么样子？但愿我能知道，据说它周围开阔，四面环水，地上铺满沙石。自然界的许多东西都有幸向你祝贺，而我却与你关山相阻。我的心暗自忧伤，忍受着等待的熬煎。那天你娇声细语地对我说：“我们明天就要走了，巴尔角真是个好玩的地方。”不，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当时你那愉快开朗的面容，我从那张传播快乐的嘴里一听说要离别了，就如同一个置身在馥郁芬芳的花园里的人遇到一股毒气一样。但是，我并没有灰心绝望；我并不嫉妒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虽然它们能在我无能为力的时候使你快乐，能在我达不到的地方得到你的喜爱。分手的时候我是多么难过，你看出来了吗？没有，你一点也没注意。亲爱的，这不是因为我置身在人群中使你没看见，而是由于你什么也不想看，仿佛任何东西也不能引起你的注意。或者说，你好象一个超凡脱俗的稀奇美妙的生物，从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里用两只惹人喜爱的眼睛看着我们，就这样，我们面对面立着，你是一团光辉灿烂的幸福之火，我是一堆颓丧的死灰；你有绝对的自由，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而我只能被你那巨大的力量吸引着围绕你运行，好比太阳和地球。难道你在海滨享到的自由是你在阿拔希亚的家里所没有享到过的吗？不是的。我了解你，你和别的少女不同，在花园里和马路上留下了你那芳香的足迹，在朋友们的心中留下记忆、希望和少有的温柔淑女的形象，它们萦绕着我们，是那么可贵，那

么亲切。你好比真主在盖德尔[1]夜晚把东方变成了西方……你使河岸伸长，使天空明朗，使海滨充满奇迹，你使我有希望，又使我忧愁。没有你，开罗是空虚的！它只给人以悒郁和凄凉，仿佛它是生活和生命中的赘疣。虽然这里景色佳丽，古迹比比皆是，但是它们却不能引起任何一个人的兴致，不能打动任何一个人的心，这里好象是世界的荒漠，它的精粹已被埋葬在法老的坟墓中了。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使我得到安慰、排遣或欢快。它有时使我感到窒息，感到自己是一个囚犯，是一个无人寻找的迷途羔羊。真奇怪！难道是因为你在这里我才有希望，你一离开我就失掉了希望吗？不，我不甘心命运是这样的安排，你好比是一个梦幻，在它的荫庇下，使我感到安适，尽管我无法抓住它。一个面对着黑暗天空的人难道会歌颂月亮在地球的另一端大放光明吗？不，月亮不想扩大它所照耀的领域，而我却希望生活在它的皎洁的光辉中，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不，你对这颗激动的心灵总要给一些恩施的。在认识你以前，我似乎没有什么记忆。不论是今天、明天还是再过多久，也不论你是在阿拔希亚、巴尔角还是在天涯海角，你那一双天真的黑眼睛、连在一起的两条眉毛、细腻端正的鼻子、令人陶醉的红艳小嘴、纤细的脖颈和婀娜的身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盼望有一种法术，一种比玫瑰花和素馨花的花香更能醉人的法术，能使我把你搂抱在怀中。我今生，甚至死后都会牢牢记住这副容貌。我要克服重重障碍，使它最后归于我。它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因为只有我懂得爱。如果不是这样，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活在世上还有什么

---

[1] 斋月第二十七晚，即珍贵之夜的意思。据说真主在这一夜将全部《古兰经》从“天牌”上降在接近大地的第一层天上，然后再传授给它的使者穆罕默德。

趣味呢?不必骗人吧，说什么除了爱情，你探求过生活的本质：听、看、尝、工作和娱乐、喜悦和收获；对一个心中洋溢着爱情的人来说，这些趣味都是微不足道的。我的心肝！当我第一次看你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离开你，我就认为我们会长久在一起而不是短暂的相会。那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在这一刹那里，灵魂产生了，大地震动了。真主，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心要冲出胸膛，神秘的魔法发生了作用，我失去了理智，接近疯狂。快乐和痛苦混在一起，现实和心灵的丝弦弹奏出无声的乐曲。我的心在大声呼救，然而它不知道向谁求助。我凭所有的亲人向你发誓，就是海枯石烂，死人复生，我也决不会丢开你。真主，在天上的是你，在地上的就是她。我相信我过去的生活只是为这段爱情奠定基础，我没有幼年夭折，我没有入别的学校而入了付欧德第一中学，我在学校里不是同别人而偏偏同侯赛因成为要好的朋友，我……我……这一切促成我那天应邀到夏达德公馆去。那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啊！想到那一天，我的心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同侯赛因、易司马仪和哈桑几个人正在闲聊，忽然听到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向我们问好，我迷惘地顺着声音望去，那是谁?一个姑娘怎么会钻到几个陌生的小伙子中间来了?接着，我没能多想下去，我忘记了应有的礼节，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位天仙似的美人。她的态度好象同我们大家是朋友似的。侯赛因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凯玛勒……这是家姊阿依达。”从那天夜里，我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世上，为什么没有死……才知道为什么种种机缘促使我到阿拔希亚的夏达德公馆去会侯赛因。那一天是几月几日?真遗憾，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是星期日，她所在的法国学校放假，恰巧也是我们的假日，大概是圣纪，老实说，那一天是我的生日。记日子有什么用

呢?记日子为的是便于我们回忆，尽管实际东西不会再回来了。他一直在回忆那个日子，他不停地思量：是第二学年开始不久的十月或十一月，那时萨阿德·柴鲁尔正在视察上埃及，随后又遭到第二次放逐。你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事实和证据，结果只是使失望和失去的幸福同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混淆不清。假使你在侯赛因为你介绍的时候伸出手去，她一定会握住你的手，那你就可以领略到她那纤细的手给你的快感，这不正是你怀着疑惧和渴望的心情经常向往的吗，她好象是一个没有身躯，又触摸不到的人一样。但是，你像虚度光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接着，她走到你的两个朋友的面前，同他俩交谈起来，他俩也毫不拘束地和她交谈着。你却坐在凉亭里不知所措，这都是侯赛因地区的旧风俗习惯给你的影响。那时你心中思忖：这是大公馆里的特殊规矩，还是从这位女神的诞生地——巴黎带来的习惯?接着，你陶醉在那莺声燕语中，欣赏着它的声韵和味道，并把每一个字珍藏在心间。可怜的人儿!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你不自觉地重新诞生了一次：你好象一个初生的婴儿，即将用惊惧和眼泪来迎接新的世界。只听那个轻柔的声音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看'安都拉'①，"易司马仪笑着问她说："你不喜欢穆尼赖吗?"……她完全像一个半巴黎化的小姐那样，略一沉吟答道："妈妈喜欢看。"接着，侯赛因、易司马仪和哈桑全都参加进来，谈论起穆尼赖、赛仪德·德尔威希、萨利哈和阿卜杜·鲁特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那个轻柔的声音却朝着他问道："你呢，凯玛勒，你喜欢穆尼赖吗?"你还记得那来自天上的呼唤吗?我是说，你记得那自然的歌声吗?那不是说话声，那是动人的歌声，是

① 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郎。

人无法听到的歌声。你的心听了这歌声，会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除了你谁也不能理解。你乍一听到这个声音是那么惊诧，仿佛它是从天上发出的呼唤，它看中了你，叫着你的名字，使你在刹那间享尽了一切荣誉、幸福、恩宠。在那以后，你想高声呼求："盖起我来，盖起我来！"①……我回答了她，不过我已经记不清是怎样回答的了。过了几分钟，她就向我们告辞走了。她那两只乌黑的眼睛一转，闪出柔媚的目光，不仅表现出她的迷人的美丽，而且显示了她的爽朗性格和异乎寻常的大胆，丝毫没有卑下的气息。你当时十分惶惑，她好象在诱引你，又好象在拒绝你……她的美是一种魅力，令人猜不透它有多么深广。我常常想，她身上一定隐藏着一种巨大的魔法，因为这种美只能是变幻出来的。那么我为什么爱她呢？是因为她的那种诱引还是拒绝？这两样全都不可思议，同样，我的爱也不可思议。那一天和平常一样地过去了，但是关于那一天的一切：时间、地点、事物、朋友和那些使人迷恋的言谈，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并且使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曾经怀疑地问自己：是不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生活呢？从前，我心中没有这位女神的形象的时候，难道我心中真的就没有爱吗？你的心无法安定下来，也许是幸福的陶醉，使你为了过去虚度的光阴而懊悔，也许是痛苦刺伤了你，使你为了失去的平静而悲哀。你用各种精神药剂来治疗自己：一会儿用物理，一会儿用科学，一会儿用艺术，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崇拜这颗心苏醒了，它产生纯真的欲望，爱恋着快乐的女神……人们

---

① 穆罕默德第一次接受吉卜雷勒天仙传达的真主启示以后，浑身发冷颤抖，他回到家中叫妻子给他盖上衣被，说："盖起我来，盖起我来！"这是暗喻少女的呼声犹如真主的启示一样。

呵！要么是爱，要么是死！你由于心中怀着光辉神秘的爱情，走路都带出骄傲的样子，一种比生活和生命更崇高的东西照耀着你，你的目标是通过一条铺满幸福花朵的桥梁直上天空。你，你是这样一个人：当你独自静下来，考虑到自己的种种缺点，心里浮起痛苦和患病的感觉的时候，你就想丢开微不足道的身躯、卑俗的尘世和人生的乐趣……天知道，你怎么能够使自己再被造化成另外一个人？残酷的爱情会使一切人迷失方向，而你的那位女神却照耀着你的路程。你的那位女神真是赞美不会使之增光，谪贬不会使之减色，缺点在她那珍珠王冠上也会闪耀出光辉，博得你的狂爱。你认为她改变本民族的习俗是应该受卑视的吗？不，相反地，你认为墨守陈规才是可卑的。不错，你曾经扪心自问："你这样爱她究竟有什么企图？"你的心坦率地回答说："我就是爱她。"一个人活着难道还要考虑为什么活着吗？我爱她并没有任何企图。人们总是习惯地把爱情和婚姻联系在一起，但是只从年龄和地位的差别来说，像我这种处境要同她那样的人结婚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结婚本身会把爱情从天上贬低到地下。喜欢追根问底的人问你：她给了你什么，使你这样不顾一切地爱她？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一个迷人的微笑，一声呼唤，在罕有的幸福时刻来到花园里。我一清早就幻想看见校车载着她驶过去了；她总是勾起我的遐思冥想，无论是在清醒的时候还是在朦胧的梦境里。接着，这颗疯狂贪婪的心问我：这位女神会不会关心她的奴隶呢？我不存任何奢望地回答它说：等她回来以后，只要她还能记得我的名字，我也就满足了！

"快洗澡去吧，还磨蹭什么？"

凯玛勒的两眼突然又看到了面前的一切。这时亚辛已经回到卧室来，正用毛巾擦着脑袋。他跳下床来。他的身体显得又

瘦又高。他对着镜子细打量了一眼，仿佛在端详他那大脑袋和突出的前额，以及那个越发显得大而结实的鼻子，他好象一尊大理石雕像。然后，他从床架上拉下毛巾，到洗澡间去了。

艾哈麦德礼拜完以后，就提高声音照例为子女和自己作祷告，祈祷今世和后世得到真主的指引和慈悲。这期间，艾米娜已经摆好饭桌，她先到丈夫房里，恭恭敬敬地请他去用早饭，然后再到亚辛和凯玛勒房里去叫他们。

父子三人围着饭桌坐下来，父亲念着台斯迷，拿起一张饼来开始吃饭。亚辛和凯玛勒也先后随着父亲的样子吃起来。这时母亲照例站在放冷水瓶的食几旁边。两兄弟的样子依旧是那么规规矩矩的，但是两个人的心里却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旧日在父亲面前的那种恐惧了。亚辛已经二十八岁，父亲完全把他当作一个大人看待了，不再给予难堪的责骂和飨以拳足。凯玛勒也已经十七岁，在学业上进步很快，因而似乎也有了一种保障，尽管这种保障还不如亚辛的那样可靠，至少有个一星半点的小错误是可以得到饶恕或原谅的，以致他觉得近几年来父亲对他们的态度改变了，已经不再那样暴虐可怕。过去吃饭的时候，父亲要是问谁话，就是嘴里塞满了东西也不得不立即回答，大家谁也不敢吭声。现在恐惧的气氛已经没有了，吃饭中间随便谈几句话是常有的事情。亚辛对父亲说："昨天我到雷德万的外公家里去看雷德万了，他问您好，吻您的手。"父亲听了这话并没有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放肆行为，反而高兴地说："求真主保佑他，求真主慈悲他。"接着凯玛勒规矩地问："爸爸！按照教法哥哥得什么时候才能把雷德万接回来呢？"父亲回答说："得满七岁。"父亲没有喝斥他："住嘴，狗崽子！"这说明凯玛勒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他想起使他高兴的那一天，也是

他最后一次挨父亲骂的那一天。那大约是在两年前，或者说是在他懂得爱情以后一年的事情。当时，他和侯赛因·夏达德、哈桑·萨利姆、易司马仪·鲁特菲等有钱人家的子弟交了朋友，经常同他们一起出去玩，零花钱也就感到不够用了。于是他要求母亲，让她跟父亲说给他多点钱。对于母亲来说，同父亲谈这样的事情本来有些发憷，但是自从法赫米死后丈夫待她稍微好了一些，她就随口答应下来了。她跟丈夫谈了凯玛勒的新朋友，并对儿子能和这些"大人物"交朋友夸奖了一番。艾哈麦德听了，立刻把凯玛勒叫来，大发雷霆，咆哮道："你以为你有了这些朋友就可以想怎样就怎样，而要我听你们的吗？你们这些浑帐东西！"凯玛勒怏怏地走开，以为这事就算无望了，谁知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却问起了这些朋友的家世。父亲一听说侯赛因·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的名字，立刻关心地问："你这个朋友是住在阿拔希亚吗？"凯玛勒胆战心惊地回答了。父亲说："我认识他的祖父夏达德贝克，还有他父亲阿卜杜·哈米德贝克，他父亲因为过去和逊位的阿拔斯有关系被追到海外去住了很多年，是不是这样？"凯玛勒回答了父亲。一谈到那位女神的父亲，凯玛勒禁不住激动起来，他立刻想起那个家庭在巴黎——他的女神就是在那座繁华城市里成长的——度过的时光。他不由得对父亲产生了更加崇拜、尊敬和热爱的心情，他把父亲认识女神的祖父，看作是一道法力无边的符，它好比真主的默示，好比西奈山[①]的再显，虽然这样比过火一些。以后不久，母亲告诉他说，父亲答应把给他的零用钱增加一倍。

---

① 《古兰经》中说，穆萨（即摩西）在西奈山（在埃及东北部）求见真主，真主显出真光后山即裂开（见《古兰经》第七章第一三四节）。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挨过骂，也许是他没犯什么过错，也许是父亲一切都宽恕他了。……母亲站在阳台上，他站在母亲身边，两个人目送着走在马路上的艾哈麦德，只见他和蔼而庄重地同理发师侯赛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哈只、卖牛奶的富利、卖冷饮的布尤米和卖炸食的阿布·萨利尔一一打着招呼。接着，凯玛勒回到自己房间，见亚辛正对着镜子不厌其烦地仔细打扮自己。他坐在两床之间的椅子上，带着神秘的微笑打量着哥哥的魁梧胖大的身躯和结实红润的面孔。他真心喜爱哥哥，可是一想起哥哥的行为来，就忍不住暗自把哥哥看作是"一头斯文漂亮的畜生"，虽然哥哥是第一个把诗歌韵律和小说故事讲给他听的人。正像一个把爱情看作是生活和灵魂的要素的人那样，他时常想：象亚辛这样的人难道也会懂得爱情吗？他只是暗自冷笑一声作为回答。这个大肚子和这一身肉怎么能同爱情联系到一起呢？这双贪婪女色的眼睛又同爱情有什么关系？他有点鄙视哥哥了，但是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他为自己的爱情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他对哥哥又怀着羡慕，甚至是嫉妒的心理。另外，亚辛在他的眼里不是一个有很高知识的人，虽然从前他认为哥哥是一个精通诗歌和文学的高明学者，曾教给他一些肤浅的知识，使他精神上得到了满足。那时候哥哥每天去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以前，在一家人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总要一连几个小时地给他读《坚贞诗集》或小说。他对哥哥有着真挚的兄弟感情，可是他认为哥哥过的是既没有爱情又没有远大理想的生活。法赫米在他的心目中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爱情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他都把法赫米当作自己崇高的榜样。不过，近来他好象改变了这种愿望，一种近乎肯定的怀疑烦扰着他：像马莉娅那样的姑娘怎么能在法赫米的心里唤起就像照亮自己的心的那种爱

情呢？同样，他也怀疑，故去的哥哥所攻读的法学能够和他一心追求的人类知识同日而语吗？他冷静地观察自己的周围，思考和分析家里的每一个人，只是没敢分析和研究父亲。在他看来，父亲是一个端坐在宝座上的巨人，不容别人对他胡思乱想！

"我们大家祝贺你，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对不对？你除了太瘦以外，简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我心甘情愿这样瘦！"凯玛勒笑着说。

亚辛对着镜子最后望了一眼，仔细地把帽子向右偏着戴好，几乎压到眉毛上，然后他咳嗽了一声，说：

"你真是个大傻瓜，既然顺利地高中毕业了，那就该吃吃玩玩，好好地过个暑假，干吗偏要在假期读那么多的书呢？我的真主，我可不愿意像你这样，搞得精瘦！"

然后，他手里拿着弯柄拂尘，走出房间，一边说：

"别忘了给我挑选几本好小说，像《巴尔达力央》、《浮士德》什么的，听见了没有？从前你总是要我给你读小说听，现在该我向你要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凯玛勒一个人，能够独自享受一些安静，他感到很高兴。他站起来，自言自语地叨咕说：我的身心为什么总不想休息呢？每逢他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就要礼拜。礼拜需要全心全意的，就如同参加圣战一样。为了保持内心纯净要牺牲一切，假如稍一想别的，就会发生或大或小的错误①，而礼拜以后的祈祷，则可以为她——只为她一个人祷告。

① 指念错祈祷词或动作发生差误。

三

“院子里比晒台上宽敞，咱们下去玩玩，一定把井盖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不，妈妈、姨妈和外婆会生气的，”纳依玛说。

“她们谁也不会知道的……”欧斯曼说。

“那井可怕人啦，谁要是往里边一看，就一定会死的！”艾哈麦德说。

“咱们把井盖打开以后，站远一点看，”阿卜杜·穆诺依姆说。“走，咱们快下去吧……”他又大声说。

“老是上来下去地干什么？”乌姆·哈纳菲说，（她挡住晒台的门）“你们说上晒台，咱们就上来，你们说到院子里去，咱们就下去，你们又说上来，咱们就又上来了，现在又要下去干什么？下面太热，这儿凉快，一会儿太阳就落下去了。”

“他们要打开井盖看看里边有什么……”纳依玛说。

“什么？”乌姆·哈纳菲说，“那我可要去叫海迪杰小姐和阿依莎小姐了。”

“纳依玛瞎说，”阿卜杜·穆诺依姆说，“我们不打井盖，也不上井那儿去。我们下去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什么，我在这儿等着？”乌姆·哈纳菲说，“我一步也不能离开你们！愿真主指引你们，家里没有比晒台上更好的地方了，你们看这个花园！”

“你趴下让我骑，”穆罕默德说。

“别骑了，想个别的玩法吧，”乌姆·哈纳菲说。“喏，你们看，这儿有常春藤、素馨花，还有这么多小鸽子。”

“你长得那么难看，像只母水牛！身上还有臭味。”欧斯曼说。

“真主饶恕你，我为你们流了多少汗，你们还骂我？”乌姆·哈纳菲说。

“你放我们下去看看井吧！看一下就回来！”欧斯曼说。

“井里有魔鬼，所以我们才把它盖上的，”乌姆·哈纳菲说。

“你撒谎，妈妈和姨妈都没说过有魔鬼。”阿卜杜·穆纳依姆说。

“她们不知道，是我和外婆亲眼看见那些魔鬼的，”乌姆·哈纳菲说，“我们等它们一钻到井里去，就用大木盖子把井口盖上了，又用石头压好。别再提那井了，来跟我一起念台斯迷吧：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

“你趴下让我骑，”穆罕默德说。

“你们看这素馨花和常春藤！”乌姆·哈纳菲说，“你们家里哪有这样的花园呀，你们家的晒台上只有鸡和两只小羊，是等着喂肥了过节吃的。”

“咩……咩……咩……”艾哈麦德叫起来。

“你拿梯子来，我们上去！”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真主，这孩子怎么跟他舅舅一样！就在这儿玩吧，不能上去，”乌姆·哈纳菲说。

“我们家阳台上和客厅里摆着好多好多盆花，有红玫瑰，有白玫瑰，还有石竹……”雷德万说。

“我们家里有两只小羊，还有好多小鸡……”欧斯曼说。

“咩……咩……咩……”艾哈麦德又叫了一遍。

“我已经上学念书了，你们还都没上学！”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我会背‘艾勒哈穆杜’[1]……”雷德万说。

“艾勒哈穆杜，卡巴仑巴[2]！”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你拿真主说着玩，你是卡菲尔[3]，”雷德万说。

“这是我们班长在路上教我们的，”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跟班长学，”纳依玛说。

“你为什么不跟你爸爸——亚辛舅舅在一块儿呢？”阿卜杜·穆诺依姆对雷德万说。

“我跟着妈妈，”雷德万说。

“你妈妈在哪儿？”艾哈麦德问。

“在外公家，”雷德万说。

“你外公在哪儿？”欧斯曼问。

“在加马利亚！”雷德万说，“那儿房子可大啦，还有客厅。”

“为什么你爸爸在一个家里，你妈妈在另外一个家里呢？”阿卜杜·穆诺依姆问。

“妈妈住在外公那儿，爸爸住在爷爷这儿！”雷德万说。

“他们为什么不像我爸爸和我妈妈那样住在一块儿呢？”欧斯曼问。

“外婆说，那是命运！”雷德万说。

“你们怎么说起这个来了？真主，这可怎么好？你们快玩吧！”乌姆·哈纳菲说。

---

① 意为“感谢”，应该说“感谢真主”，这里是半句话。

② 应为“真主”。

③ 意为“不信者”，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称呼，有卑视之意。

“母牛又来管我们了！”艾哈麦德说。

“你趴下让我骑，”穆罕默德说。

“你们看，那只小麻雀落到常春藤架上啦，”雷德万说。

“拿梯子来，我逮住它！”阿卜杜·穆诺依姆叫道。

“别嚷，它正瞪着眼睛瞧着我们，听我们说话呢，”艾哈麦德说。

“多好看呐，我认识这只麻雀，它昨天在我们家的晾衣绳上来着，”纳依玛说。

“这不是甘露街的那一只，它怎么会认识路，飞到外婆家来呢？”艾哈麦德说。

“笨驴，它是从甘露街飞到这儿来的，到晚上还飞回去呢！”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它的家在那儿，亲戚在这儿，”欧斯曼说。

“你趴下让我骑，要不我就哭，妈妈听见……”穆罕默德说。

“我们玩单脚跳吧！”纳依玛说。

“不，我们赛跑吧，”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好，可是不管跑赢跑输都别吵，”乌姆·哈纳菲说。

“不用你多嘴，母牛！”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哞……哞……”欧斯曼学牛叫道。

“哞……哞……哞……”艾哈麦德也学他叫起来。

“我骑着她跑，你趴下让我骑，”穆罕默德说。

“一……二……三……”阿卜杜·穆纳依姆发出口令。

* * *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应酬客人整整忙乎了一上午。

午宴开始的时候，他坐在桌子当中，周围坐着易卜拉欣·肖卡特、哈利勒·肖卡特、亚辛和凯玛勒。饭后他又把两位女婿让到自己房间里谈话，谈话间像一家人似的，充满了喜悦和亲切的气氛。不过艾哈麦德多少还有些不自然，两位女婿也有些拘礼，这都是由于艾哈麦德对待家人一向规矩过严造成的，虽然海迪杰的丈夫易卜拉欣·肖卡特比他小不了几岁。

孩子们跑到房里来拿艾哈麦德给他们的巧克力糖和橡皮糖。他们先吻了艾哈麦德的手，然后按照年龄大小依次走到他跟前来：头一个是阿依莎的女儿纳依玛，然后是亚辛的儿子雷德万、海迪杰的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阿依莎的儿子欧斯曼，最后是海迪杰的小儿子艾哈麦德和阿依莎的小儿子穆罕默德。艾哈麦德微笑着，毫无偏私地把他的锺爱平分给每个孩子。这时房里除了易卜拉欣和哈利勒以外再没有旁人，于是他抛开平时在家人面前的那种端庄态度，高兴地摇晃孩子们的小手，怜爱地捏捏他们的红润的脸蛋，吻吻他们的脑门儿，逗逗这一个，哄哄那一个。几个孩子当中，他心里更疼爱的是雷德万，但是他在举动上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

每把某一个孩子拉过来的时候，他就出于祖父的慈爱本能和好奇的心情端详着这个孩子。他从这些几乎不懂得尊敬他，也不懂得畏惧他的淘气孩子的面孔上发现他们同祖父和父母相似之处，感到极大的快慰。纳依玛那一头金发和一双蓝眼睛比她母亲更加美丽动人，因此招他格外喜爱。这个小女孩身上有着一家人所有的长处，有的是继承母亲的，有的是继承肖卡特家的。她的两个弟弟，欧斯曼和穆罕默德也跟她长得一样漂亮，只是更多像他们父亲哈利勒·肖卡特一点，特别是那一双温和而无神的凸出的大眼睛。海迪杰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

姆和艾哈麦德跟他们不同，这两个孩子的脸庞象肖卡特家人，一双好看的小眼睛像他们的母亲，或者说像外婆，而鼻子尤其像他们的母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像外公。雷德万呢，生来就是一个美男子的胎子，他的一双黑眼睛像他父亲——更准确点说像祖母希纳娅，一张鸭蛋脸是阿发特家族的那种类型，鼻子同父亲的鼻子一样端正。艾哈麦德的脸上带出欢喜的神色。从他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那时候他们对他一点不惧怕，他对他们也毫不拘束。那些日子是多么快乐，给他留下多么美好的记忆啊！亚辛、海迪杰、法赫米，以至阿依莎和凯玛勒他们都曾经膈肢过他，都曾经骑在他的肩头上。你看，他们还记得那些事吗？连他自己也几乎要忘记了。纳依玛的脸上带着天真的微笑，可是看得出，她还有些羞怯忸怩；艾哈麦德毫不客气，吵着要更多的巧克力糖和橡皮糖；欧斯曼站在那里急不可待地等候着结果，穆罕默德却跑过去，把帽子里的金表和钻戒一把攒到手里，哈利勒好不容易才从他手里夺过来。过了一会儿，艾哈麦德有些感到烦扰了，他不由得轻声吓唬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下午四点钟，艾哈麦德到铺子里去了。他一走，聚集在堂屋里的人们便无拘无束地说笑起来。楼上这间堂屋布置得同楼下那间空起来的堂屋一样：地上铺着席，摆着许多椅子，天花板下吊着一盏大灯，留在这个旧家里的人每天晚上就在这里喝咖啡。一天来，大家都坐在这间屋里，鸦默悄静的没有一点声音，等到艾哈麦德一走，他身上的哥龙香水的余香还没有散尽，他们便活跃起来，大声说笑着。座位同以往一样：艾米娜坐在大椅子上，面前摆着咖啡具，海迪杰和阿依莎坐在母亲对面的另一张大椅子上，亚辛和凯玛勒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父亲走后，易卜拉欣·肖卡特和哈利勒·肖卡特也凑到这里来，易卜拉欣坐在岳母的右

边，哈利勒坐在左边。

易卜拉欣刚刚坐定，就讨好地对艾米娜说：

“感谢真主让您有这么一套好手艺，您给我们做的菜真是太香，太好吃了！”然后他用那两只无神的凸出的眼睛向所有的人扫了一眼，好象讲演似地说：“那些炸食真好极了，可以说是奇迹。不光是炸食好吃味美，炖肉也是一流手艺，这样好的手艺真得说是奇迹。你们说，谁吃过这么好的炸食？”

海迪杰注意地听丈夫夸奖母亲的手艺心里很高兴，可是又不满意他忽略了自己。因此，当他停下来想让别人附和他的话时，她忍不住插嘴说：

“这谁都知道，用不着你来证明。可是我要提醒你——你想一想，你在咱们家里吃炸食是不是也经常吃得饱饱的，那味道和今天吃的不一样吗？”

阿依莎、亚辛和凯玛勒的脸上都泛起会心的微笑。母亲显然是掩饰着自己的不好意思，她想向易卜拉欣说几句表示谦逊的话，一方面也可以使海迪杰满意，可是让哈利勒·肖卡特抢在了前面：

“海迪杰姐姐的话不错，她做的各种炸食我们全都吃过，你怎么能忘记呢，哥哥？”

易卜拉欣看看妻子，又瞧瞧岳母，好象赔不是似地笑了笑。接着，他说：

“愿真主保佑，我没忘记这一点，可是我现在是在称赞她的师傅啊！”说着他大笑起来，“无论如何，我称赞的是你的母亲，而不是我的母亲！”

这句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等到笑声落下去以后，他瞧着岳母，继续奉承说：

“我们还是谈谈炸食吧；可是我们为什么光说那些炸食呢？说实在的，每一道菜都那么味美可口，你看，烧蕃薯、烩锦葵、肝肚咔哩饭，还有红烧鸡和红烧肉，伟大的真主！您说，您爱吃什么，妈妈？”

“她爱吃各种炸食，”海迪杰讥诮地说。

“就因为我夸赞了那么一句，不知道还要惹多少麻烦呢！幸好仁慈的真主是饶恕人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应该求真主多赐给我们一些像今天这样的喜事，”他说着转向凯玛勒：“恭喜你，凯玛勒先生！今天祝贺你中学毕业，过几年就祝贺你大学毕业啦！”

“愿真主也赐给你们这样的喜事，你有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哈利勒先生有纳依玛、欧斯曼和穆罕默德。”艾米娜祝愿说，她又高兴又不好意思，脸红了。然后她转向亚辛：“你也有雷德万，亚辛！”

凯玛勒一会儿看看易卜拉欣，一会儿看看哈利勒，唇边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笑，借以掩饰他对这种谈话的厌恶。他对这种谈话毫无兴趣，但是出于礼貌起见，他不得不参加，即使只是在一旁听着也好。这个人谈来谈去总也离不开饭桌，仿佛只醉心于吃喝似的。吃……吃……吃，怎么能把吃当作了不起的事呢？这兄弟俩真是一对怪物，这许多年来一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改变，仿佛时间的洪流一点也冲击不着他们，如今的易卜拉欣依旧是往日的易卜拉欣。他将近五十岁了，却只在眼睛下面和嘴角周围有一些不易看出的皱纹，他那迟钝呆板的目光更多地是使他显得慵懒怠惰而不是持重尊严。但是，不论他的头发还是他那捻起来的小胡子没有一根变白的，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有力，一点没有衰老，以致兄弟俩是那么相似，只在一些小地方略有不同，

譬如哈利勒留着长发，而易卜拉欣却剪的是短发。说实在的，他们俩的那种健壮，使凯玛勒觉得好笑，他们俩的那种无神目光，让他轻视。他们穿着一样的白绸西装裤，全都脱去上衣，只穿着绸衬衫，衬衫袖口上别着闪闪发光的金钮扣。这除了显示阔绰以外，还有什么呢，在两家来往的七年中，他或多或少地都同他们俩单独相处过，而他们的言谈没有一句使他感到有兴趣，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呢？假如不是这样，他们俩就不会同自己的两个姐姐这样融洽。好在他的这种轻视并没有损伤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友爱……哎呀，易卜拉欣刚刚不谈炸食了，哈利勒·肖卡特又准备好了他的一套话：

“易卜拉欣哥哥说得还不够，这样好的手艺，我们真不配享受，这桌席应该请一些真正的客人。”

艾米娜心里自然喜欢听人家的夸奖。她任劳任怨地管理这个家，侍候这一家人，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却听不到一句赞扬话，她时常为此感到痛苦。她总希望听到丈夫夸赞她几句，可是男人都不好这样作，就是偶尔夸夸她，也只是简简单单地三言两语，很难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在这种场合受到易卜拉欣和哈利勒兄弟这种不平常的奉承，她心中特别高兴。但是她又感到不好意思，以致有些慌乱，她掩饰着自己的这种感情，说：

“哈利勒先生，不要说得太过分了，你母亲才是最会做菜的人！谁都说没有人能比得上她！”

哈利勒刚要附和岳母的这句称赞，这时易卜拉欣本能地抬起眼睛去看海迪杰，不料海迪杰正注视着他，仿佛在等待着他来看她。接着，他扭过脸去，带着胜利的微笑，对岳母说：

“有人可不同意您这样说，妈妈！”

亚辛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便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大家全都跟

着笑了。连艾米娜也不禁笑了。她为了忍住笑身子颤动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衣襟，偷偷地笑了。只有海迪杰一个人板着脸，等到笑声平息下来以后，她气哼哼地说：

"我和她的争执不是为了饭食好吃不好吃，而是我要有独立管家的权利，除了这一点，我没有别的要求。"

于是，人们想起了海迪杰结婚那年和她婆婆为了"分爨"发生争吵的事。那时肖卡特一家人全都在一个厨房里吃饭，由老太太管家，但是海迪杰却要自己另起炉灶。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会导致肖卡特一家人分家。这个消息传到两宫之间来，全家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只有艾哈麦德不知道，因为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其他几次婆媳之间的冲突，都没有人敢告诉他。海迪杰自从决心跟婆婆闹翻以来，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她的丈夫，按照她的说法是一只"睡虎"，固然不会伤害她，可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每当她强迫他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时，他就玩笑地对她说："饶了我吧，太太，别让我伤脑筋了！"不过，他虽然不肯帮助她，倒也不责备她。她单枪匹马上阵，以出人意料的胆量和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来反抗那位可敬的老太太。老太太看到自己亲手给她接生的这个姑娘如此大胆，吃了一惊，立刻大发雷霆同她争吵起来。她提醒这个姑娘，要不是她的怜悯，凭她海迪杰就是作梦也休想嫁给一个像肖卡特家这样的丈夫。海迪杰十分气愤，但是她压着自己的怒火，她只想获得自己的权利，而不想用尖酸刻薄的话来损伤婆婆，她这么做一方面是看婆媳的地位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害怕老太太会去告诉她的父亲。后来，她想了个办法，挑唆阿依莎去反抗婆婆，可是那位姑娘因为懒息、胆小，没有那样做。这并非是因为阿依莎和婆婆的感情好，而是她安于在婆婆的管辖下享受自己那一份快乐和安宁。因此招致姐姐的不满，指责她懦弱

无能。海迪杰越来越顽强，她毫不停息、毫不延缓地继续“斗争”，最后把老太太缠磨得心烦了，一赌气把权利给了这个“叛逆”的儿媳妇——答应他们另起炉灶。老太太对大儿子说：“随你去吧，你这个管不了老婆的窝囊废，你休想再吃到我做的饭！”海迪杰胜利了，她把自己陪嫁的各种铜器皿统统拿了出来，易卜拉欣按照她的意思为她布置了厨房，然而她却失掉了婆婆，失掉了她在摇篮时代就和这位老太太建立起来的感情。艾米娜听说这场争吵，心中十分不安，她强耐了些时日，等到人们的心情稍微平静些以后，便去找那位可敬的老太太，为她们婆媳说和。在易卜拉欣和哈利勒的帮助下，婆媳言归于好了。但是，那种言归于好有什么用呢？过了没几天，就又发生了争吵，吵过以后再来说和，接着再吵。就这样，婆媳俩你厌恶我，我瞧不上你，艾米娜处在婆媳俩中间一点办法也没有。易卜拉欣则采取中立或是漠不关心的态度，仿佛他跟这件事情毫不相干似的；每当他看到自己不得不过问的时候，他也只是不急不忙地，更准确点说是冷淡地说上几句，或是漠不关心地劝劝母亲，或是无关痛痒地责备责备妻子。老太太要不是看在艾米娜老实温厚的份上，早就去向艾哈麦德诉苦了，她强压着一肚子火没有这样做。但是她不能不把心里的话发泄发泄，每逢遇到亲戚或邻居她就要叨唠一番，开口就说：她挑中了海迪杰做他的大儿媳妇，是她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她应当遭到这样的报应。

这时，易卜拉欣带着微笑，仿佛他要用笑来缓和他的话将会引起的后果似的，他说：“可是你得到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满足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你在得到自己的权利以后还是随心所欲地攻击人。”

海迪杰气冲冲地昂起戴着咖啡色头帕的脑袋，用讥讽和怨

恨的目光盯着丈夫，说：

"你的记忆是不错！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记忆还能不好吗？普天下的人谁能像你心里那样清静，记忆那样好！你的记忆没有亏负你，易卜拉欣先生，可是它亏负了我！其实我并不想反对你母亲，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什么可求她的。真主慈悲，我知道自己的责任，也懂得怎样尽我的责任。我不愿意坐在家里等人把饭送到面前来，像在饭馆似的。我更不能像有些人似的，一天到晚不是睡觉就是玩乐，除了我谁能关心我的家呢。"

阿依莎知道海迪杰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自己，她只是一笑。等到海迪杰说完了，她仿佛辩解似地用温和的语气说：

"你喜欢怎样随你的便，别人——就是你所说的有些人喜欢怎样也随他们的便，你何必为这些事操心呢？自从埃及独立以后，你也成了独立的家庭主妇，你从早忙到晚，下厨房，收拾洗澡间，打扫晒台，揩抹家具，喂鸡，还要照顾孩子，老妈子既不敢走近你那套房间的门，也不敢抱抱你的孩子，真主……为什么要找那么多的麻烦呢？"

海迪杰觉得阿依莎这番话很中听，几乎笑出来，但她竭力绷紧脸，只是点了点头。这时亚辛说：

"有的人天生就是做老爷太太的，有的人天生就是做奴才的。"

"海迪杰嫂子的确是一个做太太的好榜样，只是她不知道自己有休息的权利！"哈利勒·肖卡特好象打转圜似地笑着说。

"这和我的意见完全一样，"易卜拉欣·肖卡特附和说，"我跟她这样说过不知多少次了，后来为了避免麻烦，我也不说了！"

凯玛勒看到母亲正在给哈利勒倒第二杯咖啡，立刻想起父亲那副威严的样子，于是唇边泛起笑意，两眼转向易卜拉欣·肖卡特，惊异地瞧着他，说：

“看来你好象怕她？”

“倒不是怕她，我只是希望安生，怕找麻烦。你姐姐可恰恰相反，她是不怕找麻烦，就怕安生。”易卜拉欣摇晃着大脑袋说。

“你们听听他这话！”海迪杰大声说，然后她气恼地指着丈夫：“你只想睡不想醒！”

“海迪杰！”母亲喝斥一声，警告地瞪了她一眼。

“您看看吧！这还不算厉害呢！”易卜拉欣抚摩着岳母的肩膀说。

亚辛故意引人注意地看了看丰满强壮的海迪杰，又看了看柔弱的阿依莎，然后仿佛不解地说：

“你们说，海迪杰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她哪儿有一点受累的样子？叫我看，她好象一天到晚很清闲，阿依莎倒像是整天受累似的！”

海迪杰伸出右手遮在他的眼前，说：

“求真主保佑，免受嫉妒者的恶意嫉妒！”

阿依莎听了亚辛的话有些不高兴，她那两只明亮的蓝眼睛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但她装作没理解他那句话的意思，竭力为自己的瘦弱辩解说：

“如今时髦的妇女都不讲究胖了，”她发现海迪杰把脸转向了她，就赶忙改口说：“至少有许多妇女认为瘦也挺时髦哩！”

“那些胖不起来的太太们，自然要认为瘦是时髦的啦！”海迪杰奚落说。

凯玛勒一听到这个“瘦”字，他的心立刻激动起来。一个修长苗条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际，他的心伴随着幻想舞起来。随后他感到有一股醉意，他沉湎在纯真的欢乐里，在沉思默想中忘掉了自己，忘掉了现实环境。他不知道自己沉湎在幻想中过了多久，直到他注意到那愁云的阴影向他袭来。它常常在他的幻想之后到来，既不是内心的孤独，也不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它悄悄地混入他的美妙的幻想中，仿佛是织物中的一条线或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音。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把幻想的目光移向那些他素来喜爱并骄傲地认为它们很美的面孔，特别是阿依莎那张洁白的面孔；他想起过去自己非接在她嘴唇抿过的地方喝水不可。他感到羞耻而又好象懊悔地回忆着这些往事，他觉得任何一个美丽的形象也不能像他的女神那样激起他的情感和爱。

“叫我看，就是男人瘦了也不好，”海迪杰接着说，“你们看看凯玛勒，真得想办法让他长点肉啦。我说小伙子，你别以为只要用功念书就什么都可以不顾啦！”

凯玛勒面带笑容，毫不在意地听她说着。他观察着她那胖墩墩的身体和那张“一胖遮百丑”的面孔，奇怪她竟然能获得幸福，但是，他不愿和她辩论胖瘦的问题。这时亚辛却故意逗趣地说：

“那么，你是羡慕我啰？在这方面，你可比不过我！”

他把右腿跷在左腿上，并且因为天热，敞开了衬袍的领口，露出胸膛上的一片黑茸毛。海迪杰不高兴地斜了他一眼，说：

“可是你胖得太过分了，像你这副脑满肠肥的样子，那得另说。”

亚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望着易卜拉欣·肖卡特，

同情地问：

"你说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处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会怎样办呢？"

易卜拉欣不停地吸着纸烟，哈利勒更是除了说话以外，烟斗一直不离嘴，兄弟俩把整个堂屋弄得烟雾弥漫。这时易卜拉欣又点着一根纸烟吸了一口，然后努起嘴把烟喷出来，毫不在意地说：

"只好劝劝这个，说说那个，几年来的经验就是这样！"

"什么经验？真要是像他说的那样，他还有什么可指责的？"海迪杰忿忿地对亚辛大声说，"凭你的生命起誓，我说的才是老实话，真主送给了他一副没有血性的脾气，就是侯赛因清真寺的尖塔倒下来他也不会动心！"

艾米娜抬起头来责备地看着海迪杰，女儿似乎不好意思地笑着低下了头。这时，哈利勒·肖卡特声音平和而又自豪地说：

"这种脾气是我们肖卡特的特质，应该说是一种好脾气，对不对？"

"哈利勒先生，不幸的是老太太却没有你们这种好脾气！"海迪杰一边嘲讽地说，一边笑着掩饰她的刻薄。

"你婆婆可是一位最善良的老太太，"艾米娜忍不住说，"确实是一位可敬的家庭主妇！"

易卜拉欣把脑袋向左一偏，两只凸出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妻子，然后胜利地长吁了一声，说：

"您是她的亲人，您说的才是公道话，真主慈悲您，岳母！"然后他又转向大家："我母亲是上了年纪的人，对于老人总应该有个照顾和容让吧，可是我这位太太一点也不肯容让。"

“我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地发过脾气，”海迪杰辩白说，“我生来不爱发脾气，我家里人都在这儿，你问问他们！”

大家都沉默了，似乎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凯玛勒忽然笑起来，人们都把目光转向他，他只好说：

“我了解海迪杰姐姐，她是最爱发脾气的度量大的人！”

“真主证明，也可以说她是最宽宏大量的爱发脾气的人。”亚辛帮腔说。

这两句话又引起一阵笑声，海迪杰等到笑声落下去以后，摇着头指着凯玛勒伤心地说：

“想不到我在怀里抱大的孩子也这样背弃我，我抱你的时间比抱阿卜杜 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还多。”

“我这话也没有揭你的短啊！”凯玛勒像辩解似地说。

艾米娜改变了方才的态度，起来维护海迪杰了，因为海迪杰显然很孤立，她微笑着说：

“一个人总不能十全十美，爱发脾气又能算什么？”

“您说得对，”易卜拉欣 肖卡特温和地附和说，“我这位太太有许多不容忽视的优点，就是爱发脾气，这是真主所诅咒的。依我看，世上就没有什么值得动气的事情。”

“这是你有福气！”海迪杰笑着说。“所以你这么些年了总也不显老！”

艾米娜第一次板起脸表示出不快，她责备女儿说：

“真主保佑，像他这样年纪，正是年轻人嘛！”

“我还年轻？”易卜拉欣笑着问，听到岳母这样说，他隐藏不住自己的高兴。

“对肖卡特家来说，四十九岁不算年轻啦！”哈利勒朝向艾米娜回答说。

“别这样说，孩子！”艾米娜担忧地说。“算了，别谈这些吧！”

海迪杰看到母亲流露出忧虑不快的神色，笑了笑，她知道母亲为什么不高兴。在这个旧家里，公开谈论身体好坏，是一件最忌讳的事，因为谁也不敢说未来命运如何。就是海迪杰，要不是在肖卡特家待了六年，她也决不肯轻易谈论丈夫的身体好坏。肖卡特家不迷信什么别人的嫉妒会带来厄运的那一套说法，甚至也不忌讳谈论打死精灵、疾病和死亡之类的字眼。此外，他们夫妇的感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根深蒂固的，不会受一言一行的影响。

他们俩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妇，尽管脾性不同，可是各自心里都感到需要对方。有一次易卜拉欣病了，海迪杰隐藏在心中对丈夫的深情厚爱完全倾倒出来了。是的，他们俩老是不断地争吵，至少从海迪杰这方面来说，她争吵的对象不光是婆婆一个人。易卜拉欣性格安静温和，但是每天也免不了听她唠叨：什么老睡觉啦，待在家里不去做事，并以一辈子不做事为骄傲啦，什么没完没了地闲聊了，以及她和他母亲发生争吵的时候他竟不闻不问啦，等等。按照阿依莎的说法，海迪杰过门这许多年来，对易卜拉欣只要一开口不是攻击就是挖苦。但是，尽管这样，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样——谁知道——也许争吵像辣椒能够刺激食欲一样，两个人的感情才越来越深，越来越牢固，丝毫不受这些表面上的龃龉的影响，他们的感情像一条大河，不会由于水面上的汹涌波涛而改变河道。此外，这个男人看到她在布置房间、做饭烧菜、整理衣服和打扮孩子等方面所表现的才能，心中也确实佩服，他曾玩笑地对她说：“你真能干，叛逆的女人！”他母亲也不否认她的能干，即使在争吵的时候也如此，但是她对她的这种能干却有不同的看

法，她曾经轻蔑地说海迪杰："你这种优点只配去当老妈子，不配当太太！"海迪杰也抢白她说："你们这些除了吃喝什么也不干的人，就不懂得只有会理家的人才配称得起是太太！"老太婆继续讥诮说："你家里人这样教育你，是因为他们早就看透了你是个当老妈子的材料，只是没肯明说罢了！"海迪杰大声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恨我，都怪我在娘家的时候没好好估量估量你！"老太婆叫嚷起来："真主，你看见了吧！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生养这么一个母夜叉。我挑中你做儿媳妇，真应该挨一顿鞋底子。"海迪杰小声嘟囔着，没让老太婆听清："一点不错，你真该挨一顿鞋底子！"

"你多有福气呀，阿依莎！你跟什么人都能处得来！"亚辛瞅着阿依莎，诡谲地笑着说。

海迪杰知道他这话里有讽刺自己的意思，她耸了一下肩膀，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冲他说：

"你这个是非鬼，又给我们姐妹挑拨吗？"

"我是个是非鬼？真主保佑，真主可以证明我的如意！"

"你还有过什么好意！"海迪杰作出很惋惜的样子，摇摇头说。

"我们总是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哈利勒·肖卡特避开海迪杰的话，接着亚辛的话头说："我们的信条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海迪杰哈哈大笑，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她用嘲笑的语气说：

"哈利勒先生的家庭真是个快乐家庭，他一天到晚弹琵琶，太太呢，不是听琵琶就是照镜子，再不就是隔着窗户或者在阳台上跟邻居女人聊天，听凭纳依玛、欧斯曼和穆罕默德爬椅子上床，就连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也不愿听我管束，总是偷

偷地跑到他姨妈那儿去跟着胡闹！”

“你看到我们家里的幸福就只是这些吗？”阿依莎笑着问。

“还有你唱歌，纳依玛跳舞！”海迪杰仍然讥诮地说。

“使我心满意足的是邻居妇女全都跟我很好，婆婆也喜欢我……”阿依莎得意洋洋地说。

“我真想不出那些唠唠叨叨的邻居女人有什么可让人高兴的地方。至于婆婆，她就喜爱那种逢迎她，给她作奴隶的人！”

“我们应当爱人，当我们同样也得到别人的爱的时候，那是多么幸福！的确，人心换人心嘛。邻居妇女全都怕你，她们常跟我说：‘你姐姐不喜欢我们就不喜欢我们，为什么还要挑剔我们的毛病呢？’”阿依莎说着笑起来。然后，她又对母亲说：“她总爱给人起个挖苦人的外号，在家里信口乱说，叫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听到，跑到街上跟孩子们一说，就传开了！”

艾米娜文静地笑了。海迪杰有些尴尬地笑了，好象想起了某些难堪的事情。这时哈利勒满心高兴地说：

“不错，我们真够得上是个小歌舞团，有男琵琶手、女歌唱家，还有小舞女！当然，懂行的人会指出我们许多缺点，可是我想让孩子们受些熏陶，将来他们会有成就的！”

“我证明，您这个外孙女纳依玛真是个有舞蹈天才的孩子！”易卜拉欣 肖卡特对艾米娜说。

“我见她跳过，跳得的确不错！”艾米娜笑着说，苍白的脸上泛出红晕。

“这孩子长得多美呀，像广告画上的美人儿似的！”海迪杰兴奋地说，带出亲人的亲切的感情。

“将来把她许配给我们雷德万那才是一对儿呢！”亚

辛说。

“她可是我们家的头生女儿，”阿依莎笑着说，“我决不能忽略做母亲的责任，不管年龄合适不合适！”

“为什么人们择婚的时候总要女的比男的小呢？”亚辛不以为然地说。

谁也没有回答他。艾米娜说：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合适人家来向纳依玛求亲的！”

“这孩子多美呀，真主，我还没看见过像她这样好看的女孩子！”海迪杰重复说。

“你也不看她妈是谁？你没看见过她妈吗？”阿依莎笑着说。

“她比你漂亮得多，阿依莎！你不用骄傲，你比不上她！”海迪杰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不一会儿，她又开起玩笑来：“其实呀，我比你们娘儿俩全都漂亮！”

这些人也讨论起美来了！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他们所喜爱的颜色不过是牙白和金黄。你们还是问问我吧！我决不会跟你们说什么黑黝黝的皮肤、温柔的黑眼睛、苗条的身材和巴黎妇女的风度。不！所有这些固然都是美，可是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轮廓、形象和颜色，毕竟是可以观察得到、比较得出来的。真正的美是纯真的心灵，永恒的生命，崇高的灵魂。如果你们懂得这些的话，你们就和我讨论讨论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甘露街的妇女都想要和海迪杰来往？人们都是爱看笑脸、听好话的呀！难道是因为像她丈夫那样，看到她有许多优点？”

亚辛看到海迪杰轻而易举地把话头岔开了，有些不甘心，就故意用这话来逗弄她。海迪杰斜了他一眼，好象是说：“你算是

跟我没完了！”然后，她叹了一口气，说：

“求真主帮助我！想不到这里又出了一个婆婆！”

出乎亚辛的意料，她并没有和他斗嘴，她重新拾起那个话头，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功夫跟她们来往串门子，家务孩子已经把我忙得够受了，特别是我这位先生既不关心家务也不关心孩子。”

“算了吧，你也太过分了！”易卜拉欣·肖卡特为自己辩护说。“说老实话，谁要是有像我这样一位太太，他就非得站在保护者的立场保护家具不可，免得让她勤擦勤洗地弄坏了；还要保护孩子，免得她总让孩子们去作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比方说吧，你们大家都看到了，阿卜杜·穆诺依姆刚刚五岁，她就送他上学去了！”

“我要是照你们的意思，就得让他闲在家里长成小伙子。”海迪杰骄傲地说：“你们这一家人好象跟念书有仇似的。那可不行，亲爱的，我的孩子一定要像他舅舅们那样长大成人，所以我亲自给阿卜杜·穆诺依姆温习功课。”

“你亲自给孩子温习功课？”亚辛不相信地问。

“怎么？就像早先妈妈给凯玛勒温习功课那样，我每天晚上都叫他坐在我面前，把在学校里上的课背给我听！”她说着笑起来，“这样一来，我自己也就温习了初级读本，也练了字，我害怕放下的时间久了，会忘光的。”

艾米娜的脸红了，她又高兴又难为情，只是出神地望着凯玛勒，仿佛要从他身上回忆起过去那些夜晚似的。他对着母亲会心地笑了笑。海迪杰一定要她的两个孩子像舅舅们那样成长，她是让他们学凯玛勒的榜样去上大学呢，还是让他们学……啊，这

颗破碎了的心是多么脆弱啊！假若法赫米活着，今天一定已经当法官了，或者就要升为法官了。他跟你谈过多少次他的愿望啊！那也就是你的愿望。可是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只要他能活着，哪怕就是去冒险呢。

“我们并不像你姐姐说的那样！”易卜拉欣·肖卡特对凯玛勒说，“我是一八九五年小学毕业的，哈利勒是一九一一年毕业的，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就很了不起啦，不像现在这样，谁都不把小学毕业当回事。我们所以没升学，是因为我们不想去谋事，换句话说，是我们不需要谋事！”

凯玛勒一听他说“小学毕业”，感到又惊异又好笑，但还是有礼貌地说：

“这是很自然的事。”

这两头享福的公牛，学问对他们说来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俩的情况是一个可贵的借镜，它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成为一个卑微庸俗的人——这算是什么样的心愿！——，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正确人生观的、懂得爱与憎的人。我从内心厌恶那种畜生般的生活。自从我心里有了崇高的理想以后，我就把厌恶这种生活看作是真理和信条！

“旧时代的小学万岁！”亚辛玩笑地喊道。

“好，这一回我们可成了多数了！”哈利勒·肖卡特笑着说。

哈利勒和他的哥哥实际上连小学都没毕业，亚辛对他们混完小学毕业老大不高兴，可是他又不便道破。这时，海迪杰说：

“我要叫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一直念到大学毕业，叫他们俩改变改变肖卡特家的门风，你们等着瞧吧，阿卜杜·穆

诺依姆·易卜拉欣·肖卡特和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这两个名字将来会像萨阿德·柴鲁尔的名字一样响亮！”

“嗬，野心还真不小啊！”易卜拉欣大声笑着说。

“怎么是野心？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当初还不是爱资哈尔的一个学生，后来从小职员一直当了首相，成了世界闻名的大人物。只要真主愿意，一切都是可能的！”

“你看让他们俩将来成为阿德里①或者塞尔沃特②那样的人物不好吗？”亚辛打趣地说。

“当叛徒？我的孩子可绝对不能当那种叫人整天喊打倒的人！”海迪杰祷告真主保佑似地嚷着说。

易卜拉欣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抹了一下脸，他的脸越热越红，越喝冰水和浓咖啡越出汗。然后，他说：

“如果只要母亲严厉就能把子女教育成伟人的话，那么现在你满可以放心相信你的儿子必成大器！”

“难道你想让我放手不管他们么？”

“我不记得妈妈过去呵斥过我们哪一个，更不用说打了。难道你记得挨过妈妈打骂吗？”阿依莎温和地说。

“妈妈那时不严厉是因为有爸爸，”海迪杰不以为然地说，“一提爸爸咱们就都规规矩矩的。现在咱们的情况可跟妈妈不同，孩子们的爸爸只担个空名！”她说完这句话自己也不由得笑了。“情况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呢？假如当爸爸的像个慈母，那么当妈妈的就得做个严父！”

“我确信你称得起是个严父，你就是个严父。”亚辛笑嘻嘻地

---

① 埃及自由立宪党人，与英帝国主义者勾结。

② 同上。

说，“我老早就有这种感觉，只是没有机会证实！”

“谢谢你的赞扬，黻牙玫瑰！”海迪杰装作满意地说。

海迪杰和阿依莎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形象，你好好地想一想，她们俩哪一个可以作为你的女神的榜样？求真主饶恕！我的女神不需要这种榜样，我不能想象她会作一个家庭主妇。那实在是不能够想象的事情！一位女神穿上家常衣服看孩子做饭？那是多么可怕，多么难堪啊！一位女神只应该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在花园里散步，或是出现在娱乐场所、乘着汽车炫耀于人前和突然降临人间作赐福的访问。女神不同于其他女性，她属于特殊一类，除了我谁也不理解这一点。她不能厕身于一般女性之中，只是不了解“女神”真义的人才管她也叫女人；她的美既不同于阿依莎的美也不同于其他的美，只有不了解“女神”实质的人才把她们的美都叫做美。因为了解你，我的生活才有了基础。除此以外，我还渴望了解什么呢？

“听说马莉娅什么情况了吗？”

阿依莎想起了她的旧友，这样问了一声。这一问使在座的好几个人心情都发生了变化：艾米娜改变了脸色，带出十分厌恶的样子；亚辛装作没理会，他观察着自己的手指甲，仿佛没听见这句话似的；凯玛勒则想起了震动他的心灵的往事。海迪杰冷冷地回答说：

“你想听什么新消息？她离了婚，回到娘家来了！”

直到这时，阿依莎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一时失口引起母亲的不愉快。老早以来，艾米娜就认为马莉娅母女不会为法赫米的死真正感到难过，甚至她们母女会为艾哈麦德不允许法赫米向马莉娅求婚而幸灾乐祸。海迪杰是第一个道出这种猜疑的人，母亲不加思索地完全同意她的这种想法。自那以后，母亲

对这家老邻居的感情立刻发生了变化，甚至为了表示不满，同她们断绝了来往。

“我是怎么了，无缘无故地打听她干什么！”阿依莎急忙责备自己说。

“你不应该关心她……”艾米娜带出明显的激动说。

人们最初指责马莉娅对于法赫米的死毫不难过的时候，阿依莎就曾有过异议，她认为关于求婚这桩事都是背后议论的，并没传到马莉娅家里去，所以，无论是这个姑娘还是她的亲人都不会怀有幸灾乐祸的心理。母亲不同意她的看法，母亲反驳她说，像这样大的事情很难不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去。阿依莎很久没能肯定自己的看法，因为她既怕冤枉了她的好友马莉娅，又怕人们指责她对哥哥无情。但是，这时她看到母亲这样动感情，觉得自己应该设法为马莉娅辩白两句，她说：

“妈，除了真主以外，谁也不能肯定别人心里的事！也许马莉娅并不像我们猜想的那样。”

阿依莎完全没有料到，母亲听了这话极为不快，脸上甚至露出愠怒的神色，这在她是很少有的，谁都知道她性情温和宽厚。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说：

“不要再和我提马莉娅了，阿依莎！”

“再别提马莉娅和她那些行为了吧！”海迪杰同情母亲地大声说。

阿依莎尴尬地笑了笑，一句话没说。亚辛一直在抠着指甲听着这段激动的谈话。他想马上附和阿依莎的话说：“妈，除了真主以外，谁也不能肯定别人心里的事！”但是看到母亲用异乎寻常的颤抖声音制止阿依莎再说下去，他没敢出声，心中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脱口说出来。凯玛勒凝神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长期怀着单相思的他，养成了一种善于装模作样的本事，他依靠这种本事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却完全不是那回事。他回忆起早先大家说马莉娅家幸灾乐祸的事，虽然他不认为真的会这样，但是他想起他给马莉娅和法赫米秘密地来回传递口信的事情。那是很久以前的秘密，他为了履行对哥哥的诺言和尊重哥哥的愿望，始终没有说出来。起先，他不能理解那个口信的奥妙，因而怀着极大的兴趣。后来，那个口信在他心里有了一种新的意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它仿佛是一句令人不解的符咒，直到他懂得爱情以后，才理解了那上面的符号。他没有忽略母亲的气忿，这在母亲来说是一种新情况，在遭遇那件不幸以前，她几乎从来不会生气，而自那个不幸的日子到来以后，她不再是从前那样了。是的，她变了，但并不显著也不是经常生气，只是偶尔遇机会才表现出来，当它突然发作时，她也不再克制自己。他对这能说些什么呢？除了他所看到的一些细小事情，他对母亲那颗破碎的心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她忍受了多少痛苦啊！还有，阿依莎和海迪杰心里又是怎样的呢？难道阿依莎竟然这样冷酷地把法赫米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吗？他不这样认为，他也不能这样想。阿依莎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的心里怀着深厚的感情和爱，看来她是想为马莉娅辩解——应该原谅她不了解马莉娅的秘密——这也许是因为她用自己那颗同情一切人的心来衡量马莉娅的缘故吧。海迪杰呢，她完全沉湎在做主妇的生活里，她只知道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不想过问马莉娅或别的什么人。她一点不像过去那样了，她只是对自己家里人还保持着一点亲切的感情，特别是对母亲的依恋，她就这样独善其身地生活着。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

易卜拉欣·肖卡特出于一片好心，打算冲淡眼前这种不愉

快的气氛，他问亚辛道：

“亚辛先生，你过着独身生活是不是很苦恼？”

“这么大年纪了，独身就独身吧！”亚辛玩笑地回答说。

“你不是才二十八岁吗？我在你这样年龄刚结婚呢。”哈利勒·肖卡特一本正经地说，看来他还没理解亚辛说的是句玩笑话。

提到亚辛的年龄，海迪杰很不高兴，因为这样会使人联想到她的年龄。她愠怒地对亚辛说：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难道爱听人家说你打光棍吗？”

“已经独身好几年了，我也不再有什么想头！”亚辛说，他这话首先是为了讨好艾米娜。

海迪杰把脑袋一缩，仿佛挨了一拳似的。接着，她溜了他一眼，好象说：“又让你找到了说辞，魔鬼！”然后，她哼了一声，说：

“什么，不再有什么想头？我看不如说你的婚事不顺心更真实些！”

“亚辛是一个善良人，一个善良人的婚姻不顺利只是暂时的。”艾米娜说，作为回报他方才那句讨好的话。“说真的亚辛，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宗教义务了①。”

说实在的，过去他经常考虑自己的婚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想要再试试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因为父亲顺从着他岳父穆罕默德·阿发特的意思强迫他和宰奈白离婚的那一天，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企图通过结婚来挽回面子！可是，后来赶上法赫米一死，就把这事搁下来了。日子一久，他渐渐地习惯了离婚后

---

① 指结婚，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结婚是执行真主的命令。

的独身生活，便也不再多考虑结婚的事。这时，他自信地对艾米娜说：

“婚终归是要结的，至于迟早，那就要听真主的安排了。”

这时，忽然从楼梯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声，掺杂着忙乱的脚步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大家全都瞪大眼睛盯着楼梯那边，刹那间乌姆·哈纳菲出现在楼梯口，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愁眉苦脸地说：

“太太，孩子们……阿卜杜·穆诺依姆少爷和雷德万少爷打起来了，我给他们劝架，他们用石头砸我！”

亚辛和海迪杰急忙站起来跑下楼去。不一会儿两个人就回来了，亚辛拖着雷德万，海迪杰推着阿卜杜·穆诺依姆走在自己前面，并且轻轻地捶着孩子的后背，其余的孩子都跟在后面欢呼着。纳依玛奔向她的爸爸哈利勒，欧斯曼奔向他的母亲阿依莎，穆罕默德跑到外祖母跟前，艾哈麦德去找父亲易卜拉欣。海迪杰吓唬阿卜杜·穆诺依姆说，今后再不带他到外婆家来了。但是孩子指着坐在亚辛和凯玛勒之间的雷德万大声告状说：

“雷德万说他们家比我们家阔……”

“是他先说的，他说他们家比我们家阔，”雷德万也大声反驳，“他还说，他们有穆特瓦里门，门底下有好多宝贝。”

“你让着他点嘛，孩子，他和他妈一样，总爱占个上风。”亚辛心里很嘉许儿子，笑着说。

“你们俩就为了争穆特瓦里门吗？”海迪杰禁不住笑了，对雷德万说。“你不是有凯旋门吗，少爷？凯旋门就在你外公家附近，你不用争了，凯旋门归你好了！”

“凯旋门底下没有宝贝，净是死人，还是把凯旋门给他吧！”雷德万摇着头执拗地说。

“好啦，老天爷！”阿依莎喊了一声，然后她又像希望又像诱引地说：“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纳依玛给你们唱个歌听听，你们说好不好？”

屋子里四处响起鼓励和赞同的声音。哈利勒两手抱起纳依玛放在自己膝上，轻声对她说：“给大家唱个歌听吧！哎呀，哎呀！你怎么又害羞了，我就不喜欢害羞的孩子！”他这一说纳依玛更加忸怩了，她把脸藏在爸爸的怀里，让人只能看到她那一头金黄的头发。阿依莎一抬头看见穆罕默德正伸手要抠外婆面颊上的那颗黑痣，赶忙站起来，不顾孩子的反抗，硬把他拖到自己身边来。接着，她继续要纳依玛唱歌，哈利勒也鼓励孩子唱，小姑娘这才附在爸爸的耳朵上悄声说：她要藏在爸爸的身后，让人们看不见，她才唱！他答应了她的条件。她四肢着地爬到父亲身后，藏在了椅子后面。这时整个屋子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好长一会儿没有声音，直到哈利勒几乎耐不住了，才忽然有一股细弱的声音响起来，最初好象喁喁低语，后来渐渐高起来，最后，这个可爱的噪音才有了歌声的味道：

回来吧，到我们这儿来，
来到这里，我俩好相爱！

孩子们听了，拍起小手……

四

“现在你说说，你打算入哪个学校？”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盘腿坐在房间里的安乐椅上，

凯玛勒两只手交叉放在小腹上，十分恭顺规矩地面向屋门坐着。父亲希望儿子能够回答说："我尊从您的意见，爸爸！"不过，父亲知道在选择学校这件事上他不能专断，必须征得儿子的同意才行，再说，他对于应该选修什么学科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有限。此外，他在应酬中听那些作高级职员和当律师的朋友们说过，他们一致认为选学校是孩子们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他们心中无把握或者落榜的情况发生。他觉得这么做对，所以才没有自作主张而采取商量的方式，听凭真主的安排。

"爸爸，我希望——求真主允许——您能答应我入高等师范……"

父亲抬起脑袋，瞪大两只蓝眼睛诧异地注视着儿子，然后不高兴地说：

"高等师范？那是个公费学校，是不是？"

"大概是，我不大清楚，"凯玛勒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父亲不屑地挥了一下手，仿佛说儿子："既然不清楚，你就不该急着打定主意要入那个学校。"然后，他轻蔑地说：

"高等师范是个公费学校，体面人家的子弟很少有上那个学校的。再说，干教员这一行……你了解教员这种职业吗？恐怕你对当教员的还不如对师范学校了解得多。当教员是一种清贫的职业，谁也看不起。人们怎样议论当教员的，我听得多了。你还是个孩子，世态人情一点还不懂。只有那些爱资哈尔的穆加威尔和没有人看得起的寒酸文人才去当教员。我认识不少大商人、律师和当官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当教员的，即使是稍有名声的教员也好……"说着他打了一个饱嗝儿，长吁了一口气，接下去说："你知道，连比不上你的加米勒·汉姆扎维的儿子福欧德也要入法学院了。那个孩子虽然很聪明能干，

可是总还不如你吧！我已经答应他爸爸替他出学费了，直到他能够领到公费为止。我能够供给别人家的孩子上高贵的学校，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上公费的低贱学校呢？”

凯玛勒听了这一番关于“当教员的地位”的大道理，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安。为什么这样贬低教员呢？难道是因为他们传授学问，因为他们出身于公费学校？他想象不出贫富与学问高低有什么关系，他也想象不出学问会有什么超乎它本身之外的价值。他坚信这一点，就如同相信他在自己所推崇的敬爱的曼弗鲁蒂、穆韦利希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所认识到的崇高见解一样。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书本上所写的那种“理想”世界里。他毫不犹豫地肯定父亲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父亲在他心里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仍旧受他尊敬。他为父亲开脱，认为父亲这是受落后社会的熏染以及受那些“无知”的朋友的影响，因而他为父亲感到惋惜。不过，他必须尽量表现出恭顺有礼的样子说出自己的见解，事实上也就是把他从书本中所读到的那些信条重述出来：

“学问是不受财产地位限制的，爸爸！”

艾哈麦德看看儿子又看看衣柜那边，仿佛在对一个看不见的人说：“你听听这种蠢话，”接着他悻悻地说：

“真是这样吗？我活了这么大年纪第一回听说这种蠢话，难道学问能和财产地位分开吗？没有财产地位，就不会有真实学问。再说，你把学问说成是一种孤立的东西，你是怎么啦？我跟你说过了，你还是个无知的孩子。学问是多种多样的，不单单只是一种，穷人有穷人的学问，帕夏有帕夏的学问。混小子，你应当好好地想一想，免得后悔。”

“爱资海雷们同样也拿公费求学，并且以讲课为业，谁能看不起他们的学问呢……”凯玛勒以为父亲尊崇宗教，必然也同

样尊崇担任教职的人，想借此巧妙地说服父亲。

“宗教是一回事，担任教职的人是另一回事，”父亲把头一摆说。

“可是，爸爸，您不是很尊敬和喜欢那些宗教学者吗？”凯玛勒在失望中忽然有了一股敢同父亲争辩的力量，而平素对父亲是只有绝对服从的。

“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搅到一起，”父亲愠怒地说，“不错，我尊敬和喜欢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但是我应该告诉你，我对一位有身份的大官总比对谢赫更尊敬，尽管谢赫能画符念咒，能给人们祈福禳祸。人总是随着时代在变嘛，你就偏不想知道这一点。”

艾哈麦德端详着儿子的脸，似乎要从他的脸上看出自己的话起了多大作用。凯玛勒垂下眼睛，紧抿着嘴唇。接着他眨了眨眼睛，左嘴角神经质地牵动了一下。真是怪事，一个人竟会为了一件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这样坚持。艾哈麦德几乎要发起火来，但是一想到自己要管的是超出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又压下了心中的怒火，问道：

“可是，你为什么一心要进高等师范，好象只有那里才能求到学问似的？你又为什么偏偏不喜欢进法学院？这许多大臣和大人物哪一个不是法学院毕业的？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和他的同伴不是在那个学校受的教育么？”接着，他的眼睛里显出忧郁的目光，低声说：“你死去的哥哥法赫米就是经过多方面的探询和考虑才决定入法学院的。他要是不死，今天不是作法官，就是作检察官了，是不是？”

“您说的全对，爸爸！”凯玛勒激动地说。“可是我不喜欢学法律！”

“不喜欢?求学和进学校还讲什么喜欢不喜欢?”父亲拍打着两手说。“你说,高等师范里有什么可喜欢的? 我倒要知道知道那个学校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你，还是你自甘下流?说吧,我听着。”

凯玛勒身子动了一下，好象要集中全身的力量来把自己的意见对父亲说明白,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愿望很难实现，同时,他预料到自己将会遭到比在刚才的争论中更多的讥讽。何况,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不能够直截了当地向父亲说明白,那么他说什么呢?他稍稍考虑了一下,明确了自己所不要的东西:他不想学法律,也不想学经济、地理、历史或英语。他估计历史和英语可能比较重要一些,可是那也决不是他所要学的东西。那么,他要学什么呢?他怀着许多必须经过仔细思考才能明确其目的和理想,他不敢肯定高等师范能够实现他的这些理想,但是他认为至少那里有达到这些理想的捷径。激起他这些理想的书籍也不是同一范畴的,其中有文学理论著作，社会和宗教的著作,也有《昂泰拉诗集》、《一千零一夜》、《坚贞诗集》、《曼弗鲁蒂》和《哲学入门》等。此外，这理想或许与亚辛早年启发他的那些幻想,以及母亲在更早的时候灌输给他的那些轶闻传说不无关系,他喜欢把这些含混不清的理想叫做“思想”,称自己为“思想家”,他相信思想生活是人类的崇高目的，它那光辉灿烂的本质要比金钱、地位、封号和其他种种虚伪的东西高尚得多，事实就是如此。不论这些理想是否有明确的目标，也不论高等师范是否能达到这些理想,还是只是通向这些理想的途径,他的理智永远不能放弃这些理想。但是,有一点也是真实的,那就是他肯定这些理想同他的心,更确切地说是同他的爱情有着牢固的联系!那是怎么回事?他的“女神”同法律、经济没有任何关联,但却同宗教、

灵魂、本性以及哲学和类似的学识有着极其微妙的、不可捉摸的联系。这些知识同音乐和歌曲有着相似的神秘之处，吸引着他去欣赏，使他激动、迷醉。但是，他对父亲说什么呢？他只好再一次运用自己的小聪明：

“高等师范讲授许多高级的课程，像古代史、教育学和英语等等。”

艾哈麦德注视着说这番话的儿子，满肚子的不高兴和忿怒忽然消失了。他好象第一次看见儿子似的，打量着他那瘦削的身体、突出的前额、肥大的鼻子和细长的脖颈，他发觉儿子的奇怪相貌和那种奇怪想法完全一样，他暗自感到滑稽好笑，只是由于对儿子的同情和喜爱他才没有笑出声来。他心里思忖：瘦是暂时的，大鼻子是由于象我，可是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梆儿头呢？如果遇到像我这样一个爱拿别人的缺陷取笑的人，怎能不拿他取笑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悒郁不快，心里也就越发同情儿子，因此说话的时候不仅变得心平气和，而且带着近乎原谅的忠告口吻：

“学问本身并不是什么东西，它只能通过结果表现出来。学法律可以使你当法官，而学古代史和教育学只能使你当一个穷教员。后果就是这样，你应该慎重考虑。”接着他又好象有些生气地提高了声音：“求真主帮助我，我真没有办法，什么教育学、古代史，还不都是粪土不如。你就不能说两句明白事理的话么？”

凯玛勒听了父亲对教育和他认为神圣的崇高学问的这种看法，又羞又急地胀红了脸，怎么能把这些贬低为粪土呢？这些怎么能和粪土相提并论呢？但是，即使在这一刻他还堪足自慰的是，他认为自己是在维护那些神圣的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那些思想家有力地斥责了那些轻视他们的思想、思想价值和地位的

愚顽。不错，他们当时就是在和父亲这种人论战！慢着，父亲并不愚顽，他是一个伟大而可敬的人，他只是受了时代、环境和朋友的影响。那么，同他辩论能有用处吗？是不是再运用自己的聪明来碰碰运气？

“爸爸，事实上所有的进步国家都给这些学问以很高的评价，欧洲人很重视这些学问，他们还给许多优秀的学者立了铜像呢！”

父亲把脸一扭，仿佛说：“我的天，瞧你这副样子，还立铜像呢！”不过他并没有真的动怒，也许他认为这完全是他心里连想都没想过的可笑事情。接着他又扭过脸来对儿子说：

“我是你的父亲，我总要看到你有前途才安心。我愿意你从事一种高尚的职业，难道前途和职业还有什么矛盾吗？说实在的，我希望看到你当官，做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不希望看到你当寒酸的穷教员。就算人们会像对易卜拉欣帕夏[1]那样给穷教员立铜像，我也不愿让人说我的儿子没出息。赞颂真主！我活了这么大年纪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新鲜事儿，我们跟欧洲人有什么关系？你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难道你见过谁给当教员的立铜像吗？你说，哪个铜像是当教员的？”接着，他又用严厉的口吻说：“说吧，孩子，你是要地位还是要铜像？”

看到儿子一声不响，如此慌乱不知所措，他又像难过似地说：

“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希望你成为一个

---

① 易卜拉欣帕夏（1789—1848），埃及军事将领。一八一六至一八一八年对阿拉伯进行侵略战争。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八年参加镇压希腊反土耳其的解放起义。在两次埃土战争中均任埃军总司令。自一八四〇年起与其父穆罕默德·阿里共同统治埃及。

光耀门庭、有地位的举世皆知的大人物，难道你心里有什么效法的榜样吗？把你的心事老实告诉我，让我明白明白你的打算，也好放心。真是的，我对你真是不明白。"

那他只好再进一步地把自己的一部分心愿谈出来，结果如何只有听凭真主。儿子说：

"爸爸，我希望将来成为曼弗鲁蒂那样的人，您看好吗？"

"你说的是穆斯塔法·鲁特菲·曼弗鲁蒂谢赫吗？"艾哈麦德惊异地问。"求真主慈悲他，我在侯赛因清真寺里见过他许多次，可是，据我知道他可不是当教员的，他的地位比当教员的高多了，他给萨阿德·柴鲁尔作过幕僚，当过秘书。再说，他是爱资哈尔的毕业生，也不是从高等师范毕业的啊。他的成就不是来自爱资哈尔，而是真主的恩赐，人们都这样谈论他。我们现在谈的是你的前途，决定你要入的学校，让我们祈求真主吧，如果你也能得到真主的恩赐，当一个检察官或是法官的话，你将同曼弗鲁蒂一样伟大，那有什么不好呢？"

"我所景仰的不只是曼弗鲁蒂这个人，而且是他的学术成就。"凯玛勒孤注一掷地争辩说。"我认为没有一个学校能比高等师范更可以实现我的愿望，至少可以为实现我的愿望开辟道路。我要入高等师范，并不是我一心要想当教员，假如不是它能够满足我的思想文化需要，我也许不想进这个学校。"

思想是什么？艾哈麦德想起了哈姆利的一段歌词："思想给人烦恼，泪珠啊，你来解救我的痛苦吧！"过去，他十分喜爱这段歌词，并且经常唱，难道儿子所致力追求的就是这个？他诧异地问：

"思想文化是什么？"

"可能我还不懂，"凯玛勒被问住了，咽了一口唾沫低声说。

接着，他讨好地笑了笑："我要是懂得，那就用不着去学习了。"

"你既然不懂，为什么还偏要学它？"父亲不高兴地问。"嗯？难道我们能随便碰运气吗？"

凯玛勒尽全力克制着自己的慌乱，拚出一切也要掌握自己的幸福，他说：

"这门学问比其他学问更伟大，它讲的是生命的起源和归宿。"

父亲出神地考虑了一会儿，说：

"难道你一生就准备研究这个生命的起源和归宿？生命的起源是人祖亚当，我们的归宿是天堂或火狱。难道这些经典还能更改吗？"

"不，这个我知道，我是说……"

"你疯了？"父亲打断他说。"我问的是你的前途，你却说什么要了解生命的起源和归宿！今后你打算干什么？难道你要去摆卦摊？"

凯玛勒知道，如果他怯懦地不再出声，就只好甘认失败，老老实实地听从父亲的摆布，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请您容我说一句，爸爸！假如你认为我这种想法不对，那我就继续学文学吧，入文学院可以学历史、语文、诗歌和心理学。至于将来的前途，那只有听凭真主的安排！"

父亲发火了，他仿佛要把儿子没说出来的话补充全似的，讥诮地嚷道：

"你还要学降蛇术，看风水，解符圆梦，是不是？仁慈的真主，难道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你安排的吗？我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只有依靠真主帮助！"

艾哈麦德看到事情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不由得对自己的

作法产生了怀疑，他心里问自己：难道是我不该允许儿子随便说话，不该允许他说出自己的意见？只要我稍一忍耐和宽容，他就要反抗和哓哓不休地争辩……过了一会儿，他心里开始了斗争：是坚持自己的专断呢，还是承认儿子有“选择学校”的权利？他一方面关心凯玛勒的前途，一方面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更确切地说，是放弃了旧日的老习惯，采用了巧妙的制胜方法，他重新开导儿子说：

“你不要做傻瓜，你心里如何打算的我虽然不全知道，但是我总是祈祷真主保佑你一切顺利。前途不是儿戏，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一个人能有几个一辈子呢？对于这种事，你应当慎重地考虑。法学院是最适合于你的学校。我比你更了解这个世界，各阶层都有我的朋友，他们的看法也都跟我一样。你这个傻孩子，难道你不知道检察官和法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么？你既然能够有这样的职业，为什么要拒绝它，甘心情愿去当教员呢？”

青年心里非常痛苦，这不光是因为父亲看不起教员，还因为父亲根本看不起学术界。他心目中只有真实的学问，他卑弃那些高官显职。他衷心敬佩的那些作家常常谈到这些虚伪的荣耀和转瞬即逝的尊严，认为那都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根据他们的话，他相信只有学术和真理才是真正伟大的东西，因此，他把一切权势地位都看做是空虚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克制着自己没把这种信念说出来，怕招父亲更加恼火。他用希望的口吻温和地说：

“无论如何，高等师范总是个好学校！”

“有的人就是自找不幸，”父亲沉思了一会，又失望又苦恼地说，“既然你不愿入法学院，那就另外选择一个高尚的学校吧，军官学校，警官学校，也都比你想的那个学校强！”

“我已经中学毕业了，怎么再入军官学校或警官学校呢？”凯玛勒慌乱地说。

“谁让你没有好命呢，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艾哈麦德感到左边有一道光芒从镜子里反射过来，他的眼被晃了一下。他把脸转向衣柜，只见从临院子的窗户射进屋来的偏西的太阳光已经从床对面的墙上移到穿衣镜这边来了，这告诉他快该到铺子里去了。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避开镜子反射过来的阳光。他呼呼地喘着粗气，表明他的不耐烦，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喜讯：预示着这次谈话就要结束了。接着父亲平心静气地问：

“除了这些讨厌的学校，难道就没有别的学校了吗？”

“还有一所商业学校，我更不喜欢它！”

凯玛勒垂着两眼，他为不能使父亲满意而感到难过。

儿子的拒绝，虽然使父亲感到恼火，但是他心里也对这个新的学校没有兴趣，因为他认为商业学校只造就“商人”，他不情愿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商人。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早就看出，他经营的这爿店，虽然能够保证他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一旦儿子们继承了这爿店，分享它的收入的时候，恐怕难于得到同样的生活。因此，他不打算让哪一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不过，这一点还不是他不愿让儿子习商的真正原因。他从心里羡慕、崇拜做官的，他知道做官的重要性和在群众生活中的地位，这是他在和那些做官的朋友交往以及他为自己的事务同政府人员打交道中体会到的。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官，并且为此作了一切安排。同样，他也没有忽略当商人会比做官多赚一倍的钱，但是人们心目中对于商人的评价却赶不上做官的四分之一。在这一点上，他和人们有同感，但是他不愿公开说出，而且还把自己受到做官的

人的尊敬当作自己的荣耀。他认为以“才智”来说，他可以算作是一个做官的，或者是与做官的相等的人。但是，除了他以外，谁能做一个与做官的相等的商人呢？他的儿子哪里有他这种才干？唉，多么让人失望。从前他多么向往自己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他对法赫米寄予莫大的希望，可是有人对他说：中学修文科的不能入医学院，于是，他只好让法赫米入了法学院。后来，他听说法学院比医学院更好，于是又把新的希望寄托在凯玛勒身上，让凯玛勒在中学选了文科，幻想将来叫他入法学院。没想到他的希望拗不过注定要衰落的家运，凯玛勒一定要去当教员，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他心里感到真正的忧愁。他说：

“我已经把利害关系都对你说尽了，随你自己去决定吧！但是，你要永远记住，我并没同意你的意见。这件事情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要着忙，还有充裕的时间容你考虑，要不然你会对自己的决定抱憾终身的。我求真主保佑你，不要作一个愚蠢无知的人！”

艾哈迈德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准备出门。凯玛勒规规矩矩地站起来告别父亲，走出来。

他回到堂屋，母亲和亚辛正坐在那儿谈话。他刚刚同父亲进行了争辩，并且在父亲容忍的情况下一再坚持己见，因而心里感到烦乱不安。于是，他忍不住把刚刚在房间里同父亲的争论简单地告诉了哥哥。亚辛听了，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嘴上带着嘲弄的微笑，立即表示同意父亲的主张。他奇怪弟弟竟这样不理解生活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一味追逐空想是愚蠢的。你要终身钻研学问？这是什么意思？按照曼弗鲁蒂在他的著作中所表明的论点，这是一种崇高的举动；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完全是一种玩笑。你是生活在人世间而不是生活在曼弗鲁蒂的书本

里……难道不是这样吗？书本往往宣扬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比方说，你有时会在书上读到："教员几乎可以比作圣人"，可是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可以比作圣人的教员呢？来，跟我一起到奈哈西中学去看看，或者想想你自己的老师们，你说，他们哪一个能与一般人相比？更不用说同圣人相比了！你追求的学术是什么？心理学、历史和诗歌？这些东西用来消遣自娱是好的，但对于工作毫无用处。你要注意，不要放过生活中的可贵时机，你知道，我有时想起自己丧失了升学的时机是多么悔恨！

凯玛勒在父亲和亚辛相继出去、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的时候，他询问母亲对选择学校的意见。在这种事情上，母亲本来没有一定主张，不过她听到他和亚辛的谈话，知道丈夫主张让他入法学院，心中不能同意，因为她认为那是不吉利的。同时，凯玛勒知道怎样把母亲拉到自己一边来。他对母亲说：

"我希望学的这门学问和宗教有着密切关系，这门学问包括哲学和心理学，都是研究真主的形迹和万物本质的！"

"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艾米娜满面生辉，兴奋地说，"我父亲，你的外公就是研究这种学问的，这真是最伟大的学问！"

母亲沉思了片刻，儿子用隐藏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她。接着，她激动地说：

"谁瞧不起当教员的，我的孩子？他们就没听说过'谁教会我一个字，甘愿给他做奴隶'① 这句话吗？"

凯玛勒回想着父亲责斥他的论点，他仿佛要让母亲提供一个意见来肯定他的看法似的，说：

"可是，他们说，当教员的发不了财呀！"

---

① 传说伊斯兰教第四位哈里发阿里说过这样的话。

“当教员的总可以衣食无虑吧，对不对？依我说，只要衣食无虑就够了。”她不屑地挥了一下手说。“我祷告真主赐给你健康、长寿和高深的学问，当初你外公常说，‘学问贵于金钱’！”

这岂不是怪事？母亲的见解反比父亲高明。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见解，而只是一种健全的感觉，它没有受到父亲的见解的实际生活经验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她对世事毫无所知，才保持了这种健全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是高贵的，但既是出于无知，那么它又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这种无知就不会产生出无知的意见吗？他对这种逻辑感到忿怒，心里想：他从书本中认识了世界，分清了世界上的善与恶，他根据信仰和思考选择了善，但是他却以哲学家的见解来对待真挚自然的感觉，而没有欢迎它。是的！他自命不凡，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见解，可是他知道自己究竟打算怎样吗？他并不贪图教员的待遇，他所幻想的只是著书，这是实在的。写什么呢？一定不是诗。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过一些诗，那并不是他有诗兴，而是因为涉及阿依达散文也会变成诗歌。那么，他写作的将是一部散文，它和《古兰经》的形式相同，是那样厚的一部精装书，正文中同样加满边注和脚注。但是，这本书里写什么呢？《古兰经》不是已经包罗万象了吗？不应该失望，有一天，他一定会找到可写的题材。现在，他只知道那本书的样子、大小和有注释就够了。写一部了不起的书难道不比那人人羡慕的职业强？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苏格拉底，可是有谁了解执法的法官呢？

五

“晚安！”

她没有回答，这是预料到的，我知道会是这样。从古至今，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啊，她转过身去了，她离开墙边的晾衣绳走开了。她去系绳子，难道刚才没系好吗？嗯，她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难为情罢了。我涉足风月场已有十年，经验不少，我完全明白这一套。让我在夜幕悄悄降落下来以前看着她的背影，饱享一下眼福吧。天一黑，你所能看见的就只是一个黑影了。她发胖了，更丰满了，比起当年越发漂亮了。过去她好象是一只羚羊，并没有这样肥腴的屁股，后来……她一直具有大家闺秀的美。小娘儿们！你多大岁数了？从前，你家里人说你跟海迪杰同岁，海迪杰却说你比她大好几岁。近来，我继母肯定你有三十岁了，她根据早年的记忆说：“在我怀着海迪杰的时候，马莉娅已经是五岁的小姑娘了……”年岁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要跟她白头到老吗？作一个露水夫妻，年轻姑娘也好，中年妇女也好，都一样，只要她丰满、漂亮、迷人就行。瞧，她往马路上看呢，她看你呐，你瞧见了吗？她的眼睛像母鸡似地盯着你！我还是那个老样子，美人！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你非常清楚我有多么漂亮，多么强壮，多么富有，难道我不比以前那个英国鬼子强得多吗？

“你觉得不屑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又转过头去了。慢着，她是不是在笑？是的，只有她的笑最迷人。的确，她在笑呢，这一笑为最后一步铺平了道路，她作得真巧妙。毫无疑问，她了解我的一切举动，也清楚我以前的为

人。现在是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的……好在你并不是一个怕羞的女人。你还记得那个英国鬼子——朱里央，那头站在你面前献殷勤的牲口吗？

“难道你就不尊重邻居？问候你一声，是我的本分。”

他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她由于脸背着他，这声音好象是从远处传来的——回答说：

“这不是你的本分。”

只要敲门得到应声，门闩就一定会拉开。你若是不提高嗓门，她就不可能跟你说话。拿出勇气来，拿出勇气来，他像穆加威尔们喊口号一样勇敢地说：

“如果我惹你生气了，那我一辈子也饶恕不了我自己！”

“当心点，乌姆·阿里家的晒台和我们两家的晒台离得这样近，要是有人看见我在这儿晾衣服，你在旁边站着，会怎么说呢？”她嗔怪地说；接着她又挑逗地问：“你是故意用这种手段逼我说话吗？”

去你的吧！以前你和朱里央来往的时候，你也曾这样小心过吗？可是，慢着，我只要一看见你那双美丽的眼睛和那丰满的臀部就不再计较你过去的一切。

“如果我对你怀有一分歹意，真主叫我一刻也不得活下去。我在素馨花架下藏着，一直等到日落，看清隔壁乌姆·阿里家晒台上完全没有人了，才到花墙这边来。”接着，他高声叹了一口气：“我还要表白的是，我天天到晒台上来，一连等了好多天才得到今天这个单独同你会面的机会……现在能够跟你谈一谈，我心里快活极了，不管么说，这总是真主的恩赐。”

“奇怪！你为什么要找这份罪受呢？”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女人怎好明知故问。她既然愿意和你

谈谈，那你就应当为有这样的邻居而高兴！

“我心里对自己说：问候她吧，如果她回答你一声，那比健康和幸福更宝贵。”

她的头在朦胧的暮色中动了一下，大概她忍住了笑。她说：

“你真会说话，你说明白些，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难道你就不能走近墙边来么？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我一向出了大门，走在路上总是往地上看，忽然有一次发现有一只手的影子在晃动，我抬头一看，你正从花墙上往下瞭望，我一见那幅美妙的情景，就再也忘不了。”

她转过身来，但是一步也没往前迈，只是站在原地用指责的口吻说：

“怎么，你抬头一看？你要是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好邻居，就决不会对邻居这样放肆。可是，从你自己承认作过的事和你现在的举动来看，你实在是不怀好意。”

说得对，我是不怀好意，要干坏事还能说怀好意么？但是，这种坏意是你所喜爱的。哎哟，女人！再过一小时你会像要求自己的权利似的要求这种坏意，再过两小时，你得追着不放我走。不管怎样，今天这一夜我们总要……

“真主明鉴，我是好意，我所以抬头向上看，是因为你在哪里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要往那里看，难道你不懂得这个吗？难道你没有感觉出来吗？你的老邻居现在开口了，虽然似乎已经晚了一些。”

“你说吧！”她调皮地说，“放开你的舌头尽情地说吧，把声音放大点。假如你继母闯进晒台，瞧见咱们俩，看你怎么办。”

你别这样绕弯了吧，小母老虎！你真害怕我继母吗？我会创造奇迹似的让你神魂颠倒……啊，要是今夜能和你过一夜，这一

辈子也算没白活！

“她要是一上来准有脚步声，我一听见脚步声就赶快改变咱俩的这种样子。”

“咱俩的什么样子？”

“这种样子，还用说吗？！”

“我一点也不懂你的意思，也许只有你自己明白。”

“也许是。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人家说心里话，却得不到别人的真心对待。我总想着你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的那些日子，当时我们来往像一家人似的，我伤心。”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她摇着头低声说。

提过去干什么？你真是失策，你要当心，回忆带来的痛苦会使你失去力量，前功尽弃。下定决心吧，除了面对着的现实以外，什么也不要想。

“直到我最近看见你，才发现你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了，你好比一朵鲜花，又好比一颗夜明珠，我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你。我心里暗想：这是我们的邻居姑娘马莉娅吗？这就是当初和海迪杰、阿依莎一起玩耍的马莉娅吗？不，这是一位出众漂亮的成熟姑娘！于是，我感觉周围的世界变了样儿。”

“以前，你的两眼不那么随便乱看人，那时候你才称得起是一个邻居。”她的话仍然保持着调皮的语气。“可是，还有哪些是过去那种样子呢？一切都变了，我们变得好象陌生人一样，仿佛我们以前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也没有像一家人似地来往过，这都是你家人的意思。”

“算了，别谈这个了，不要再给我增添痛苦了吧。”

“如今你竟偷看我，在窗户里看，在马路上看，还要跑到晒台上来看。”

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那你为什么不走开？你真会花言巧语，我的夜明珠。

“这算得了什么，我还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看你呢，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看你。现在，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么和你亲近，要么是死，而且说到做到！”

一阵咏咏的笑声震动了他的心弦。她问：

“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从我心里来的！”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

她脚下的拖鞋在晒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说明她有意向前凑，但是她仍然没有动地方。她说：

“哟，既然这事情都到你心里了，那我可得赶快走开。”

刹时间，他急得几乎大声喊出来，及至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才放低了声音说：

“不，你不能走，你应该走过来，到我这边来，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接着，他巧言令色地说：“到我的心里来吧，我的心和它所掌握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永远属于你。”

“你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下点儿，你的心和它所掌握的一切我可全都要……”她又像忠告又像开玩笑地说。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只是把你当做一只可爱的小母老虎，我不是混蛋，我不会忘掉朱里央的事。来吧，小娘儿们，我身体里正燃烧着烈火，它几乎要照亮这里的黑暗。

“说真话，我的心和它所掌握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接受它，是它的幸福。让它属于你，你也将属于它吧，只属于它一个。”

“你瞧，滑头鬼！你是要占有而不是给我……”她笑着说。

你怎么长了这么一张嘴，当初宰努白也没有你这样会说。没

有你，世界就是可诅咒的。

“我希望你属于我，我属于你，这不是很公平吗？”

两个人全都沉默了，他们互相盯着对方黑魆魆的身影。她说：

“也许他们正在纳闷你为什么还没回去。”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挂念我，”他狡黠地求取同情地说。

这时，她改变了口吻，郑重地问：

“你的孩子好吗？是不是还在他外婆家？”

奇怪，她为什么问起这件事来了？

“是的。”

“他几岁了？”

“五岁。”

“他妈呢，怎么样了？”

“我估计她不是已经嫁了人，就是快要嫁人了。”

“真让人难过，为了雷德万，你还是跟她复婚吧。”

小母老虎，快把你的心思说出来吧。

“你真的希望那样吗？”

“作一对合法的夫妻有多幸福，”她赧赧地笑着说。

要是非法结合呢？

“我顾不了将来……”

又是一阵沉默，这是一种奇怪的沉默，显然两个人都在各自想心事。后来，她用温存的口吻警告他说：

“以后你可再也不要到晒台上来了。”

“遵命！”他大胆地说，“晒台上的确不是安全地方，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向往宫还有一个家？”

“你的家？”她不高兴地说，“谁管你的家干什么。”

他仿佛警惕着什么似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你猜，我在想什么？”

“我管不着！”

沉默、黑暗、寂静，黑暗刺激着我的神经，使我多么难耐啊！

“我在想，我们两家的晒台花墙紧紧相连，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

“好象是一对情人紧紧地挨在一起。”

“我不喜欢听这种话。”

“它们俩紧紧挨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们分开！”

“嗯！”

她应了一声，充满默许和引诱的意味。他笑着说：

“它们俩仿佛在对我说：‘过去吧！’”

她向后退了两步，脊背贴到晾着的米拉叶上，然后她郑重地警告说：

“我可不允许这样！”

“这样？！这样是什么意思？”

“说这样的话。”

“做这样的事呢？”

“你再惹我生气，我可要不理你了。”

“别这样，凭你的高贵生命起誓。”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是我没估计到自己的愚蠢，还是我没想象到你的诡诈？你为什么要提起雷德万和他的母亲？是不是在暗示我，你要求正式结婚？你对结婚的愿望太迫切了，简直是疯狂的愿望！

“啊，我还待在这儿干什么？”马莉娅醒悟地说。

她转过身，一低头从晾着的衣服下面钻了过去。他在她背后焦急地说：

“你也不打个招呼就走？”

她从晾衣绳上面露出脑袋来，说：

“进房子必须走大门，这就是我的招呼。”

她快步走向晒台门口，消失了。

亚辛回到堂屋，见到艾米娜时借口说屋子里太热，所以在外面多待了一会。接着就回自己房间换西装裤去了。凯玛勒诧异地望着他，心里作着考虑。凯玛勒瞧了瞧母亲，只见她正喝完一杯咖啡，平静地看着杯子。他心中暗自思忖：假如她知道晒台上发生的事情，会怎样呢？方才他看到哥哥老也不回来就去寻找，碰巧撞见两个人正在晒台上密谈，以后他的心一直没平静下来。亚辛竟作出这种事来，难道他就忘记了法赫米？这是不可想象的。亚辛对法赫米的爱是真挚的，法赫米的死曾使他极为伤心，即使是发生了目前这样的事，也不能怀疑他抛开了手足之情。其次凯玛勒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法赫米和马莉娅联系在一起呢？死去的哥哥在朱里央那件事发生的当时就知道了她是怎样一个人，后来在很长的时间内，他好象完全忘记了她，他只关心那些伟大而重要的事情，不再思念她。对待她这样的人不这样又怎样呢？什么时候她也不配作法赫米的妻子。不过，这倒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他想：爱情能够忘掉吗？爱情决不能忘掉，这是他的信条。但是，谁能说，法赫米对马莉娅的爱就是他所理解的，或者说是他所感受的那种爱呢？也许那只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和现在支配着亚辛的这种欲望一样。不，那和他自己过去对马莉娅的想望一样：在他初解风情的时期，他和她的接触曾撩起他许多幻想。是的，他也曾陷于情网，从马莉娅身上尝到过想望和懊

悔的痛苦。直到马莉娅结婚离开这个地方，他才摆脱这两种相等的痛苦的折磨。现在，他想要知道亚辛是否也感到痛苦，是否也受着懊悔的折磨？如果是，到了什么程度？他虽然估计到亚辛的兽性和没有学习崇高榜样的热情，但是他没想到会这样轻易地发生这件事。尽管他觉得这件事情并非不可原谅，却仍感到厌恶和不安，这也正是一个认为现实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与自己的清高相比的人所必有的心情。

亚辛转来了，他已经修饰完毕，换好衣服，向母亲和弟弟打了个招呼，走出去了。不一会儿，有人敲堂屋门，凯玛勒知道是谁，就说了声"请进！"一个和凯玛勒年龄相仿的青年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仪态大方，穿着长衬袍和夹克，进门先吻了艾米娜的手，接着和凯玛勒握过手，然后挨着他坐下。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而又举止自然，仿佛是自家人似的，特别是艾米娜在同他说话时，很随便地叫他"福欧德"，并问候他的双亲加米勒·汉姆扎维夫妇。青年回答了她的问候，对她的热诚接待表示感激。凯玛勒让他的朋友陪母亲坐着，自己到房间去穿夹克。不一会回来，两个人一起走出去了。

六

他们俩并肩朝红巷走去，绕道不走奈哈西街，以免经过他们父亲所在的铺子。凯玛勒身材瘦高，福欧德长得矮胖，两个人走在一起很惹人注目。福欧德平静地问：

"今天晚上到哪儿去？"

"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凯玛勒毫不在意地回

答说。

两个人一向是凯玛勒说了算数，福欧德总是附和迁就，他知道凯玛勒的怪脾气，只觉得他那种任性的举动可笑。例如，凯玛勒说是为了广开眼界，常常邀他的朋友一起到穆盖塔木山[①]、碉堡和海米亚等地方去游览古迹和参观当代的新奇物品。实际上，这两个朋友一个是老板的少爷，一个是伙计的儿子。他们的友谊不免要受到阶级差别的影响，因为福欧德幼年的时候常常被打发来给艾哈麦德家里买日用的东西，同时，艾米娜天性仁厚，每当他赶上吃饭的时候，总是不吝啬地把好东西拿给他吃，并把凯玛勒穿不着的衣服送给他，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尊一卑。尽管朋友的感情已经代替了那种关系，可是这种影响在内心深处却没有消除。在漫长的暑假期间，除了福欧德·汉姆扎维，凯玛勒再也没有别的亲密朋友，因为住在本地区的那些童年朋友都没有继续求学；他们当中有的小学毕业以后找了职业，有的没毕业就找了适当的职业，还有的迫不得已去干微贱的工作。例如，有一个在两宫之间的咖啡馆当伙计的，还有一个在汉·吉阿费尔大街的洗衣坊打杂的，这两个人都是他在学校读书时的学伴。三个人见面时，总是像过去一样地互相问候；他们俩的问候流露着尊敬的意味，反映出他们对升学的羡慕，而他的问候却充满了自谦和纯朴的真诚同情。他那些在阿拔希亚区居住的新朋友；哈桑·萨利姆、易司马仪·鲁特菲和侯赛因·夏达德，全都到亚历山大或是巴尔角度暑假去了，这里只剩下了福欧德，再没有别的朋友。

两个人徒步走了几分钟，来到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门

---

① 在开罗近郊，是埃及第一个穆斯林统治者阿米尔·伊宾阿斯于公元六三九年所建的福斯塔图城遗址。

口，他们走下台阶，进了汉·海里利地区的这个奇怪的“地洞”，然后朝着一个僻静的角落走去，找了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下。福欧德有些不好意思地嘟囔说：

“我以为你今天邀我去看电影呢！”

这话表明他希望去看电影，也许他在到凯玛勒家里去以前就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他没有说出口，这不光是他不愿违拗凯玛勒的意思，而是因为他们俩一同去看电影，必然得由凯玛勒买票。所以，直到他俩在咖啡馆里坐下，他一直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愿望，现在他也只是当作一句随便的闲话说的。

“下星期四我们到埃及俱乐部去看查理·卓别麟，现在我们先玩它十把都米奴① ！”

两个人摘下帽子放在一张空椅子上。接着，凯玛勒叫来伙计，要了绿茶和都米奴。这座设在地下的咖啡馆，好比一只动物的尸体，它的身子日久年深已被埋没于地下，只剩下一个大脑袋露在地面上，它那张着的大嘴，就是咖啡馆的门口，进门的台阶好比是它的露出嘴外的獠牙。咖啡馆里面是一个四方大厅，地上铺着一层砂砾；大厅中央有一个水池，池边摆着一盆盆的石竹，四周摆着带花席或坐垫的椅子；四面的墙壁开了许多凹进去的小单间，每个单间都好象是往墙里挖进去的窑洞，没有窗户也没有门，里面的家具也只有一张木桌四张椅子，迎面墙上有一盏灯，昼夜不熄。由于这种新奇的布置，这家咖啡馆具有某些一般咖啡馆所没有的特征：安适幽静，光线柔和，空气湿润。三三两两的顾客来到这里，无论是坐在单间里还是坐在水池边的椅子上，吸袋水烟喝杯茶，都能得到无穷的乐趣。咖啡馆里充满和谐

---

① 一种兴自法国或意大利的骨牌游戏。

的交谈声，不时为咳嗽声、笑声或吸水烟袋的噜噜噜噜声所打断。

凯玛勒觉得，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是一个适于沉思默想的好地方。福欧德呢，虽然他在初到这里来的时候，也感到新奇有趣，但是他觉得这里什么乐趣也没有，只是在潮湿的空气里做无聊的聚会。尽管如此，每逢凯玛勒邀他到这里来的时候，他还是不得不答应。

“你记得吗？有一回我们在这儿坐着，让你哥哥亚辛先生看见了。”

“记得，”凯玛勒笑着说，“亚辛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总也没跟我摆过长兄的架子。那天我要求他不要把这件事对家里人说，并不是害怕他告诉我父亲——我们谁也不敢跟父亲说这样的事——而是害怕他告诉我母亲，假如我母亲知道我们常来这里的话，她一定会惊慌得发抖的。因为她认为常去咖啡馆的人，多半是嗜好哈希希或干其他坏事的人！”

“她知道亚辛先生常去咖啡馆吗？”

“我跟她说过，她说亚辛是‘大人’了，用不着为他担心，我可还是个孩子。很明显，就是我白了头发，家里人也还要把我看作是孩子！”

伙计拿来都米奴，并用桔红色瓷盘端来两杯茶，把这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就走开了。凯玛勒不等茶凉一凉立刻端起杯子就喝，他向杯子里吹了吹，接着呷了一口。接着，他呷一口吹一吹，吮吮嘴唇，他并不把茶杯放下，一定要把这杯热茶一气喝下去，仿佛非在一两分钟内把它喝干不可似的。这时福欧德或是沉默地看着他，或是茫然地望着一边。福欧德端端正正地靠在椅子上，两只好看的大眼睛闪出沉静的目光，那副庄严的神情使他显得

十分老成。他还没有伸手去拿茶杯，凯玛勒已经喝下去大半杯了。这时福欧德才开始喝茶，他一边喝一边品着滋味，每呒一口，就咕哝一句："真主，真香！"凯玛勒催他快喝，迫不及待地等着玩骨牌，并警告似地对他说：

"今天我可要赢你了，你总不会老是那么走运！"

"我们看吧！"福欧德笑着低声说。

两个人玩起牌来。

凯玛勒玩牌神情非常紧张，仿佛在进行一场关系生命和尊严的战斗；福欧德不慌不忙，灵巧地安排着自己的牌，唇边一直挂着笑意，既不管运气好坏，也不管凯玛勒是微笑还是皱眉。像往常一样，凯玛勒已经急躁起来，他大声嚷道："玩牌不在乎技巧而在乎运气！"福欧德只是文静地笑着，既不生气也不争辩。凯玛勒不断气恼地说："你的运气老是比我好！"他表现出没有一点玩牌时应具有的气度。的确，他在同朋友较量的时候，无论是正经事还是娱乐全都一样，总是那么认真和激动。福欧德在玩都米奴上比他高明，在功课方面也比他优秀，在同班中总考第一，而他只能考到前五名。难道那也是命运决定的吗？他既然认为他们俩的天资一样，那么他对那个青年的令人羡慕的优秀成绩又怎么说呢？他不肯承认朋友比他优秀，他只是说：福欧德把所有的时间全用在功课上了，假如他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天资过人，那他就用不着花费这样多的时间。他还说：福欧德不参加任何体育运动，而他却擅长许多种运动。他最后说：福欧德只读课本记讲义，即使在假期阅读一两本课外读物，也是选择那些对下学期功课有帮助的书籍；他呢，却是博览群书，不限定范围，也不考虑是否对功课有帮助，那么，福欧德的名次考在他的前面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过，他这种嫉妒心理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牢固友

谊，他喜爱这个青年，他觉得他们的友情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深厚，因而他——至少是在心里——并不否认朋友的优点。

他们玩了一会儿，结果却和开始时预料的完全相反：十把牌都是凯玛勒赢了！他眉飞色舞地高声大笑，接着他问失败的对手说："再来十把怎么样？"福欧德笑着说："今天就来这十把吧！"这也许是他不愿意玩，也许是害怕再来十把如果凯玛勒输了会由高兴转为扫兴。凯玛勒不理解地摇摇头，说：

"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接着他一面用拇指和食指摸着自己的大鼻子尖，一面指责地说："你这个人真奇怪，输了牌一点也不想捞一捞；你敬爱萨阿德·柴鲁尔，可是在他就任首相的那天你却不肯参加庆祝游行；你向我们的领袖侯赛因祈福，可是，当在历史课上证明侯赛因的遗体并没有葬在附近的陵墓里的时候，你却无动于衷，你这个人真奇怪！"

他觉得沉静是十分憋闷的事情，他忍受不了人们所称赞的"理智"，他天性喜爱狂热，好激动。他记得，那天他们在学校里听老师说"侯赛因的陵墓只是一个象征，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俩在回家的路上，福欧德侃侃地谈着伊斯兰教史老师所说的话，以致他惊慌不安地暗自想："我的朋友怎么会有这样的自制力，听到这样的说法竟会无动于衷呢？"而他呢，他根本不考虑这种说法，他也不能考虑，一个激动的人怎么能考虑呢？他蹒跚地走着，仿佛这个令人伤心的说法压得他走不动似的。后来他由于幻想和希望的破灭而痛哭起来！侯赛因不是他们的邻居，从前也没做过他们的邻居，那么他印在陵墓门上的那些真挚热情的亲吻岂不是白费了吗？靠近侯赛因的自豪和与侯赛因做邻居的荣耀又到哪里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存在的只是清真寺里的一块碑、心灵里的空虚和失望。那一晚上，他痛哭了一场，哭湿了

枕头。可是他这个理智的朋友不仅没受到这种打击的震动，反而把历史老师讲的那些话成天挂在嘴上。理智是多么丑恶的东西！

“你父亲知道你打算入高等师范吗？”

由于朋友的冷漠口吻和与父亲争论后遗留的懊丧，凯玛勒满心不高兴，他气冲冲地说：

“知道！”

“他怎么说？”

凯玛勒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含沙射影地攻击起福欧德来：

“真遗憾！我父亲竟和那些庸俗的人一样，只贪图名利，讲什么官职、检察官呀、法官……就考虑这一套。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理解思想的伟大和追求这种生活的可贵的、崇高的意义！幸好他总算允许我自己作主了。”

福欧德的手指摆弄着一张牌，用谨慎的口吻同情地说：

“你说的很对，思想生活的确是伟大而可贵的东西，可是人们都不重视它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能只是因为我周围的人没有这种崇高的信念就毫无理由地放弃它！”

“你的想法也真是令人不解！”福欧德仍旧很平静地说。“如果你能够很现实地安排自己的前途岂不是更好？”

“嗯，假如我们的领袖萨阿德·柴鲁尔也听从你这种忠告，那他还能到总督府去要求独立吗？”凯玛勒轻蔑地问。

福欧德笑了，仿佛说：“尽管你的论据有理，可是，那不是群众的生活法则。”然后，他说：

“我看你还是先入法学院，等有了一个受尊重的职位以后，再按照你的意愿去搞你的文化事业也一样。”

“真主只在人的胸中安放了一颗心，”凯玛勒不同意地说，“再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入法学院以后可以得到受尊重的职位，难道讲学就是不值得尊重的工作吗？”

“我决不是这个意思！”福欧德赶忙辩解说，“我怎么会说研究学术和传授学问是不受尊重的工作呢？我只是随便重复一下人们的见解，正像你刚才说的，人们总是把权势当作荣耀。”

“必须以思想为基础的生活才是最伟大的生活！”凯玛勒轻蔑地耸了一下肩膀，坚持说。

福欧德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一声没响。他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凯玛勒问他：

“你为什么要入法学院呢？”

“我不像你那样追求思想，”福欧德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只是想选择一门好课程，将来有个光明前途，所以我选择了法学院。”

这不又是理智的声音吗？是的，这是理智的声音。他心里无比激动和不平。在漫长的暑假期间，他被锁禁在这里，除了这位“理智”的人以外再没有其他朋友，这岂不是对他的亏负吗？而在那里则另有一番生活，和这个古老的地方完全相反，不可同日而语。那里另有一些朋友，他们和福欧德迥然不同，两种朋友的思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那种生活和那些朋友，阿拔希亚区那些贵家子弟的生活方式，首先是高尚的教养、巴黎小姐的风姿和倩影——他的女神，这些都浮现在他眼前。啊，他恨不得立刻跑回家里，跑回自己的房间，拿起日记本，独自回忆回忆过去，重温一下往事，或是写下几句爱情诗。但是他怎么能丢下朋友独自走开呢？

“我遇见了两个人，他们打听你呢。”

“谁？”凯玛勒竭力摆脱自己的思绪，问道。

“格玛尔和纳尔吉斯！”福欧德笑着说。

格玛尔和纳尔吉斯是卖炸食的艾布·赛利尔的两个女儿。过去，每当太阳落下去以后，他们就在黑暗小胡同里，在红巷的圆顶下面，做那天真中掺有猥亵的游戏，或者说猥亵中掺有天真的游戏。现在他们都已长大，难道就不记得那些事情了么？他为什么要厌恶地绷紧嘴？那是他获得纯洁的灵魂以前的一番经历，只要一想起它来，就像一颗充满神圣爱情的心灵所必有的那样，他的心里就感到不安、痛苦和羞愧。

“你怎么见到她们俩的？”

“是在侯赛因诞辰纪念会上，我一在人群里看到她俩，立即不慌不忙地挤到她俩身边，好像一家人一起到纪念会上来玩似的。”

“你好大胆呀。”

“当时，我向她们俩打招呼，她们俩也向我问好，我们随随便便地谈起来，格玛尔还向我打听你呢。”

“以后呢？”他问，脸略微有些红。

“我们约定，由我通知你，我们大家再聚会一下。”

“我不去！”凯玛勒厌恶地摇着头，立即说。

“你不去？”福欧德诧异地说，“我以为你一定会高兴在红巷的圆顶下面或没人住的破院子里和她们见面呢。她们已经长大了，很快就变成道地的大姑娘了。我估计格玛尔该穿米拉叶了，可是她还把脸露在外面，我跟她开玩笑说：‘假如你戴上面纱，我就不敢跟你说话了。’”

“我不去！”凯玛勒坚持说。

“为什么？”

“我不能再做那种龌龊事！”他带着怀有隐痛的恼恨神情说。

“我不能在礼拜的时候，穿着肮脏的内衣① 见真主。”

“你礼拜以前作个小净，换换衣服，不就行了吗？”福欧德天真地说。

“这种污秽不是用水可以洗净的……”凯玛勒摇摇头说，他感到难过，因为他的朋友不能理解这个比喻。

这种思想斗争由来已久。他在去会见格玛尔时，往往又想去又感到不安，等到回来以后心里总是懊悔和痛苦，接着在礼拜的时候则虔诚地、久久地祈求真主饶恕。但是，等到下次再要去见她的时候，他仍然克制不住自己，然后再痛苦地归来，重新恳求真主饶恕。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先是放纵自己的欲念，而后又忍受痛苦的折磨。后来，光明照到他身上，他能够一边恋爱一边礼拜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情是从宗教的泉源中涌出的一股清澈的流水。福欧德悒悒怏怏地说：

“自从我们不在胡同里玩以后，我就和纳尔吉斯断了关系！”

“你也是一个虔信真主的穆民，难道你就不为这种关系感到痛苦？”凯玛勒郑重地问。

“这总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啊。”福欧德垂下眼睛羞愧地说。接着，他为掩视自己的羞愧，问道：“你当真拒绝这个约会？”

“那当然！”

“只是因为教规？”

“这还不够吗？”

“你真是自寻苦恼！”福欧德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决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凯玛勒固执地说。

① 按伊斯兰教教规礼拜时须穿净衣。这里是暗示玷污心灵。

他们俩相互望了很久，凯玛勒的眼睛里显露出坚定和责备的目光，而福欧德的眼睛里却反映出平静的微笑，如同强烈的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射出的光芒一样。后来，凯玛勒继续说：

“我认为性欲是一种卑鄙的天性，思想上放纵它是非常要不得的。真主所以让我们有性欲，也许只是为了考验我们的克制力，以使我们具有真正崇高的人格。能克制，我们就作为一个人，不能克制，我们就要成为禽兽。”

福欧德沉吟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说：

“我以为性欲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结婚和生儿养女的成因。”

福欧德无意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凯玛勒听了心里十分激动：难道恋爱的结果必定是结婚吗？他虽然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偏要把爱情和婚姻联结在一起，但是他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实质。他在自己的恋爱生活中，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许多原因，他看出自己结婚是没有可能的，不过他不能因此而不去思索这个问题。他想象着他同他的女神之间的幸福关系，只是她赐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同情，而他却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热爱，这种关系酷似主奴之间的关系，干脆说就是主奴的关系，那么又怎么能谈到结婚呢？

“真正讲爱情的人不会结婚！”

“你说什么？”福欧德惊诧地问。

不等福欧德发问，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口了，他一时不知所措，带出难为情的样子。他开始思索他在流露出这句奇怪的话以前福欧德说的那句话；甚至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因为他对结婚和生儿养女这种话感到生疏。于是，他决定尽可能用什么话来纠正自己的意思，以遮掩自己的失口，他说：

“我是说把爱情看得比生活更高贵的人，是不肯结婚的！”

福欧德轻声笑了笑，也许是他抑制着自己的笑声，他那两只深陷的眼睛却没有带出笑容，他说：

“这是一件大事，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嫌太早，等以后再谈吧。”

“好，等将来再谈……”凯玛勒表示不在意地耸了一下肩膀。

福欧德和他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却是一对好朋友。他不能否认，正是这种矛盾本身吸引着他和他交往，尽管他在精神上曾不时地为此感到痛苦。马上回家好不好呢？他渴望安静和独自沉思，一心要拿到书桌抽屉里的日记本。一个置身于痛苦之中的人总要自寻其乐的。

“我们该回去了……”

七

一辆马车沿着尼罗河畔奔驰，最后停在阿姆巴贝路第一个岔路拐角的一座水滨别墅前面。接着，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走下车来，随后是阿里·阿卜杜·拉赫曼。

夜已经降临，黑暗笼罩着四面八方，只有宰马立克浮桥下游两岸成排的水滨别墅和浅水船① 从窗户里透出熠熠的灯火。大路尽头有村落的地方呈现出一片朦胧的亮光，仿佛是布满乌云的天空中被太阳照亮了的一片浮云。

穆罕默德·阿发特租用这所水滨别墅已经四年了，艾哈麦德

① 尼罗河上一种可供居住的船只。

却一次也没来过，因为阿发特租下它是专为在这里举行欢乐聚会的，而艾哈麦德自法赫米死后，始终不肯参加行乐。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走在前面，领着他走过浮桥，下台阶时，朋友提醒他说：

“这个台阶又窄又陡，两旁也没有扶手，你扶着我的肩膀，慢慢地下。”

他们俩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去，河水冲击着河岸和别墅前部，声震耳鼓，同时可以闻到一股混在九月初的清爽空气中的草木芳香。阿里·阿卜杜·拉赫曼一边摸门口墙上的电铃钮，一边说：

“不论对我们还是对你来说，今天晚上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晚上，我们应该给它起一个合适的名字，叫做‘老翁归来夜’，你看怎么样？”

“我可不是老翁，你爸爸才是名符其实的老翁呢！”艾哈麦德一面紧抓住朋友的肩膀一面说。

“不管怎样吧，你马上就要看到阔别五年的老相识啦。”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笑着说。

“这也不等于说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他迟疑了一下说，“我已经……”

“你已经怎样？把狗关在厨房里，它还能不吃肉？”

“你爸爸才是狗呢，狗崽子！”

铃声响罢，不一会儿门开了，走出一个老仆人来。老仆人闪到一旁，把手举到头边向两位来客问安。两个人走进去，拐进左面的一道门，来到一个小过道里。过道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明晃晃的电灯，两面的墙上各挂着一面镜子，每面镜子下面摆有小圆桌和大皮椅。过道尽头，直对着门口另有一道门，从门里面传出谈话声，艾哈麦德听了心里一动。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推

门进去，艾哈麦德紧跟在他身后。他刚刚跨过门槛，只见迎面站着几个人，他们兴高彩烈地大声嚷叫着欢迎他。穆罕默德·阿发特从众人中走出来和他拥抱，说：

“今天晚上可真是重见明月……”

“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易卜拉欣·法尔也和他拥抱说。

男人们闪到一旁，出现了三个女人：加里莱、祖贝达，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站在她们身后两步来远的地方。他很快就想起来了，那是女琵琶手宰努白……啊，所有的旧相识又都凑到一起来了，他不由得脸上容光焕发，虽然心里还有些慌乱。加里莱格格地笑着伸开两臂把他搂住，拿腔拿调地说：

“怎么不见你了，亲爱的小宝贝儿！”

加里莱放开他了。这时他看见祖贝达站在离他只有一臂远的地方，她好象有些踌躇，可是脸上却带出欢迎他的高兴神色。他伸开两臂，她也就和他拥抱了。这时，祖贝达那两道描画的眉毛中间隐藏着一种责备的神色，她抱怨地说：

“一晃就是十三年过去了。”

他不由得从心里笑出来。最后，他看到宰努白仍旧站在那里，一直没动地方，她的嘴角上挂着忸怩的微笑，仿佛她从来就应该在他面前这样拘束似的。他和她握了握手，兴奋而客气地对她说：

“你好，琵琶小姐！”

人们各自就座，穆罕默德·阿发特挽着艾哈麦德的胳膊，把他领到座位前面，和他并肩坐下。阿发特笑问道：

“是你自己来的，还是大风把你刮来的？”

“是大风把我刮来的，”艾哈麦德咕哝说。

他坐定以后，两只眼睛开始打量周围，方才由于相会的兴奋

和欢迎者的说笑，他没有注意这里的环境。这间房子不算小，墙壁和天花板全都油饰成翠绿色，两个窗户临尼罗河，另两个窗户开向马路，玻璃窗全都敞开着，外面的百叶窗关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罩有圆锥形玻璃灯罩的电灯，它的光线集中在屋子中央放着许多玻璃杯和威士忌酒瓶的小圆桌上。房间的每一面各摆着一张长椅，上面放有花套子椅垫，屋角上放着褥垫和小坐垫，褥垫上散放着许多乐器：琵琶、手鼓、大鼓和铜钹。加里莱、祖贝达和宰努白坐在临尼罗河那面的长椅上，三个男人坐在对面。艾哈麦德看过周围的一切，高兴地吁了一口气，满有兴趣地说：

“真主……真主！一切都好，可是为什么你们不把临河的两扇窗户打开呢？”

“等到没有过往船只了再开……你们要想困觉的话，你们就躲起来！”

“你们要是躲起来，你们就困觉吧！”艾哈麦德笑着说。

“把你旧日的本领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加里莱用激将的语气说。

他说的不过是句笑话，其实，他克制自己这么久，突然又走上了这一步——到水滨别墅来，心里不免有些犹豫和不安。但是，这里的情况他感觉与往日的印象不同了，他必须弄清楚有了什么变化，他得仔细看看，好好想想！他看到了什么呢？加里莱和祖贝达依然像他过去说的那样，好似孕妇一样，或许比以前更胖了些。可是他发现她俩身上有了一些变化，也许这种变化只能感觉出来而不是观察得出来的。是的，她们的面容上有了不易看出的衰老痕迹，也许他的朋友们没理会这一点，因为他们和这两个女人没断来往，而他和她们却一别好多年。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也有了像她俩这样的变化呢？他的心收紧了，他的热情也冷

下来。久别重逢的故友，是一面最清晰的镜子。但是，这种变化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她俩的头上没有一丝白发，哪儿有白发的歌女？同样，她们脸上也没有明显的皱纹，这一点是不是比你更强呢？不，望着你的这两只眼睛在那明亮的光辉中，透露出一种失望的神情。这种神情在谈笑的时候隐而不露，而一旦显露出来，可以看出那是对青春的伤逝，是无声的悲泣。祖贝达大概有五十岁了吧？加里莱比她还要大几岁，这是他估计得出来的，她本人却决不会承认。他的心里也有了一种变化，那就是他对这种环境开始有些畏缩，想要逃避。他到这里来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当时他是怀着美妙的幻想急急忙忙向这里赶来的。随它去吧，他决不能承认失败……喝吧，唱吧，笑吧……反正不会有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硬要你干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情。这时加里莱说：

"我这两只眼睛居然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看见你，真是想不到。"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和从前一样，"祖贝达插进来说，"仍然是漂亮无比的美男子！除了摘下帽子看见几根白头发以外，别的没什么变化！"

"你让我自己回答吧，他是问我的！"加里莱先拦住祖贝达，然后对艾哈麦德说："我看你和过去一样，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总还不算老呀！"

"你们俩可比以前更漂亮更迷人了，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艾哈麦德了解她的用意，装出正经和诚恳的样子说。

"你怎么了，这么久不见我们？"祖贝达郑重其事地端详着他问，接着她笑起来："如果说你改邪归正了，难道你就不能跟我们清清白白地见个面吗？难道不同床共枕，我们就不能见面？"

易卜拉欣·法尔抬起两只胳膊，脱下外袍，说：

“不论是他还是我们谁，要想跟你们清清白白地会面那是休想。”

“真主保佑我免受你们的恶言毒语的伤害，你们这些男人！你们爱女人只是为了骑在她们身上！”祖贝达怨恨地说。

“你感谢真主吧，小姐！你心里要是当真不愿意让他们骑或是让他们给你装进点什么去，你能攒这么一身油？”加里莱哈哈笑着说。

“你别跟着捣乱，让我好好地盘问盘问他！”祖贝达责备她说。

“我是不得已才五年没有取乐……”艾哈麦德笑着说。

“好家伙，你克制自已不取乐啦！”祖贝达继续讥讽地说。“你什么乐趣都不找了，连吃喝谈笑弹唱以及晚上出来玩一玩都放弃了！”

艾哈麦德像告饶似地说：“一个人遇到伤心事难免要……”

祖贝达向他一摆手，好象说：“算了吧，谁听你这一套！”然后她说：

“哎哟，现在我才知道，你把我们当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穆罕默德·阿发特仿佛想起一件大事似的，打断他们嚷道：

“你们老远跑来，就是为了斗嘴吗？酒杯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人过问。阿里老兄，来！把酒斟满！宰努白把丝弦定好！来吧，受审的先生，把你的外衣也脱掉！难道你把这里当作了学校，非衣冠齐整不可吗？来，把外衣脱了，把帽子也摘下来。这并不是说你可以不受审了，而是说你应当先把法官和检察官灌醉，然后再受审。加里莱很有酒量，正像她自己说的，没有海量的人是休

想把她灌醉的。这位小姐爱你爱得如同魇鬼缠在人身上似的，求真主赐福你们，让你们快活快活。”

艾哈麦德站起来去脱外衣，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照例去执行斟酒的职务。琵琶发出低低的定弦声音，祖贝达嘟嘟囔囔地叨念着歌词。加里莱伸手理了一下发绺，然后整了整两只乳房中间的领口。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正在斟酒，大家的眼睛贪馋地望着酒杯。艾哈麦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又环顾了一下周围和大家，他的目光与宰努白的眼睛遇到一起，四只眼睛同时露出会心的微笑。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立刻把酒杯递过来。穆罕默德·阿发特说：“为了你们的健康和爱情干杯！”加里莱说：“为了艾哈麦德重来欢聚干杯！”祖贝达说：“为了迷路人得到指引干杯！”艾哈麦德说：“为久别重逢的朋友们干杯！”大家开始喝酒，艾哈麦德把酒杯举到唇边，从酒杯上面去看宰努白的脸，只见她也同样抬起眼睛看着他的酒杯，他不由得春心荡漾了。穆罕默德·阿发特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满上第二杯！”易卜拉欣·法尔说：“再满上第三杯，先干上三杯！”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挽起衣袖说：“为大家服务的人是大家的领袖！”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宰努白那拨弄着琵琶弦的手指，估量她的年纪也就是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接着，他心中考虑起她的前途来，她是弹一辈子琵琶呢，还是她的姨母祖贝达给她安排下了其他谋生之路？易卜拉欣·法尔说：“我一看见尼罗河水就头晕。”加里莱高声对他说：“你这个爱头晕的崽子！”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要是把加里莱和祖贝达这样的胖女人扔到水里去，是沉底儿呀还是会漂起来？”艾哈麦德回答说：“只要她身上没有窟窿眼儿准会漂起来！”接着他在心里问自己：假如他一个人和宰努白在一起会怎样呢？他又在心里回答自

己说：现在，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调戏她，等再喝上五杯，他就能办出猥亵事来，等喝完一瓶之后，那就一定……穆罕默德·阿发特提议，为将在月末由巴黎去往伦敦进行谈判的萨阿德·柴鲁尔和穆斯塔法·纳哈斯[1]的健康干杯！易卜拉欣·法尔提议为埃及人的朋友麦克唐纳勋爵的健康干杯。阿里·阿卜杜·拉赫曼问他为什么这样重视麦克唐纳勋爵："难道麦克唐纳肯喝手中这杯咖啡而让埃及独立吗？"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回答说，他只是想让英国鬼子在中近东继续喝这杯已经喝了五十年的咖啡。艾哈麦德想起自己在法赫米牺牲以后如何迁怒于革命，以及后来他又如何慢慢地恢复了最初的爱国感情。他作为一位高贵的烈士的父亲，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尊敬，以致后来天长日久他不知不觉地竟把法赫米的牺牲当成了自己的骄傲。

"为你的健康干杯，我的薄情郎！"加里莱举起酒杯，对艾哈麦德说。"我经常想，难道艾哈麦德当真忘掉了我们吗？但是，感谢真主让我明白了你的苦衷，我祈求真主赐给你忍耐，安慰你的痛苦。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是你的妹妹，你是我的哥哥嘛。"

"要是真像你说的，你是妹妹，他是哥哥，兄妹间能干出你们俩当初干的那种事情吗？"穆罕默德·阿发特嘲弄说。

人们想起一九一八年和在那以前的旧事，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

"你要是你妈的好儿子，就问你舅舅去吧！"加里莱说。

祖贝达调皮地瞅着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对大家说：

---

[1] 萨阿德·柴鲁尔的战友，继萨阿德之后领导华夫脱党，曾数次出任埃及首相，纳赛尔执政后被捕。

“我来说说吧，我对于他这么久不见面有一个看法……”

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她是什么看法。这时艾哈麦德祷告地咕哝说：

“求隐恶扬善的真主保佑我……”

“我看是他年纪大了，感觉自己衰弱无力了，所以才藉口有丧子之忧避不见面。”

“他年纪哪里大呀？”加里莱拿出歌女的姿态摇着头反驳说。

“她们俩谁说的对呢？”穆罕默德·阿发特问艾哈麦德。

“第一个意见是表示担心，第二个意见是诉说了希望！”艾哈麦德饶有风趣地说。

“只要我希望什么，总也不会失望！”加里莱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

艾哈麦德刚要说“我的力量究竟如何一试便知”，但是又恐怕人们真的要他试试，或是把他的话理解为他想要试试。想到这里，厌恶和逃避的心情越发强烈起来，这是他来这里以前没有料到的。这里，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变化。过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和过去不同了，祖贝达已不是旧日的祖贝达，加里莱也不再是从前的加里莱，这里没有值得调情的东西。无论是加里莱自许的那种兄妹情爱，还是祖贝达自居的那种身份都令人感到不协调。他温和地说：

“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哪里会老呢？”

祖贝达扫了三个男人一眼，问道：

“你们当中谁最大？”

“我是阿拉比革命以后生人！”艾哈麦德先生天真地回答说，

"去你的吧!"穆罕默德·阿发特反驳说。"我早就听说你在阿拉比的队伍里当过兵!"

"现在人们都自命是他的学生,我从没下生就给他当兵啦!"艾哈麦德说。

"你在肚子里就参加战争,你那位老母亲怎么受得了?"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装作吃惊地问。

"你们不要借开玩笑逃避回答,我问你们多大岁数啦?"祖贝达把空酒杯从嘴边移开大声说。

"我们三个人年纪大的不过五十五,小的不过五十。你们俩能告诉我们你们的实在年龄吗?"

"我是……"

祖贝达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然后眯缝起两只画着黑眼睑的眼睛,抬起头来望着电灯,好象思索什么的样子。这时,艾哈麦德抢着替她说道:

"是在萨阿德·柴鲁尔革命以后生人。"

大家哄堂大笑,宰努白也被逗笑了。但是加里莱不高兴听这些,她喝住他们说:

"别说这些无聊的话吧!年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只有让那些年轻人去谈论!我们当中女的没有一个是迷人的大姑娘,男的也没有一个是漂亮的小伙子!"

"你们祝贺我吧!"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突然嚷叫道。

人们问祝贺他什么,他继续大声嚷道:

"我醉了!"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趁他还没醉倒,大家应该多陪他一会儿,加里莱却要大家丢开他,作为对他的惩罚,因为他这么早就醉了。这时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端起满满的一杯酒

躲到屋角去，他让大家另找一个人斟酒。祖贝达站起来，向挂着外衣的地方走去，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了一阵，看看她的可卡因是否还在。易卜拉欣·法尔乘着祖贝达离开的当儿，就坐到她的位子上去，把脑袋靠在加里莱的肩膀上，嘴里哼哼着。穆罕默德·阿发特站起来，走到临尼罗河的窗子跟前，推开窗子，望着静静地闪耀着几道亮光的漆黑水面，原来那是浅水船上整夜不熄的灯火映在了水波上。宰努白抱着琵琶弹起舞曲。艾哈麦德看了她一眼，然后站起来自己斟了一杯酒。这时祖贝达回来坐在穆罕默德·阿发特和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中间，用手抚摩着艾哈麦德的后背。只听加里莱大声唱道："在我被咬了一口的那一天……"易卜拉欣·法尔大声嚷道："你们祝贺我吧！"当加里莱唱到"我碰了一个软钉子"时，穆罕默德·阿发特和祖贝达也随着唱起来。等到宰努白也唱的时候，艾哈麦德先看了她一眼，然后不由得也随着大家一起唱起来。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独自待在屋角也同人们一起唱着。一直把头靠在加里莱肩膀上的易卜拉欣·法尔大声说："你们六个人唱，我一个人听。"艾哈麦德一面唱着，一面心中想：女琵琶手十分高兴，看来她一定会答应我的。接着，他又思忖：是只有这一夜还是长期同她交往下去？易卜拉欣·法尔猛然起身开始跳舞，众人鼓着掌一齐唱道：

把我装在你的口袋里，
放在两条皮带中间。

艾哈麦德心中暗自盘算：祖贝达会不会邀他到她家去会面？歌舞结束后，大家又争先恐后地说笑起来。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每说一句笑话，就偷眼去看宰努白的脸，看看她有什么反

应。屋子里一片喧闹。时间就这样溜过去……

"我该走了……"

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了一声，站起来去穿衣服。穆罕默德·阿发特恼火地对他说：

"我说让你把她带来你偏不肯，你看，弄得我们不能尽兴了！"

"让他藏起来不见人的这个女人是谁？"祖贝达眉毛一扬问道。

"一位新交的女朋友，举世闻名的歌女，'池塘'出名的人物！"易卜拉欣·法尔说。

"到底是谁呢？"艾哈麦德关心地问。

"你的老朋友——萨纳娅·格莉丽……"阿里·阿卜杜·拉赫曼一边穿衬袍，一边笑着回答。

艾哈麦德睁大两只蓝眼睛，露出向往的神情，他笑着说：

"你替我问她好！"

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捻了一下小胡髭，临走说：

"她打听你呢，她要我顺便把你请到她家里去玩一晚上。我对她说，凭圣人起誓，他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免不了往'池塘'走走，所以他这个作父亲的必须为儿子让开路，不能再来会哪一个旧相好！"

他说着咧开大嘴笑起来，然后，告别大家，迈步走进过道。穆罕默德·阿发特和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跟在后面，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他们边走边说笑，直到阿里离开水滨别墅。然后，穆罕默德·阿发特抚摩着艾哈麦德的胳膊，问道：

"你要祖贝达还是要加里莱？"

"哪个也不要！"艾哈麦德干脆地回答。

“怎么?难道真连一点坏事也不作了吗?”

“够了,够了,后半夜我只喝杯酒听听琵琶就行了!”艾哈麦德心满意足地说。

穆罕默德·阿发特竭力怂恿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再往前走一步,但是艾哈麦德一再推辞,他也就无法可想了。他俩回到杯盘狼籍的房间里,重新坐到各自的位子上。易卜拉欣·法尔代替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担当了斟酒的职务。人们两眼通红,浑身发热,言语含糊,都带出醉意。他们一起随着祖贝达唱道:

海水为什么咆哮……

接着,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放开嗓门儿唱着,几乎盖过了祖贝达的声音。加里莱仍在那里卖弄风情……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得今夜不会虚度,多么漂亮的小娘儿们!小娘儿们?她至少有二十五岁了……易卜拉欣·法尔想起了大战期间黄铜的黄金时代,心中感到无限怅惘,他沉重地说:“那时候,你们会为了一磅黄铜来吻我的手!”艾哈麦德对他说:“当你有求于狗的时候,也不免要称呼它一声‘我的主人’!”祖贝达已经酩酊了,她站起来在房里走着,这时大家看到她那步态蹒跚的样子,就鼓着掌齐声喊道:

“达,达,迈门槛……达,达,迈门槛!”

酒麻醉了这颗忧伤的心。加里莱咕哝了一句“我们也喝够了”,然后她站起来走进过道,过道里有两间对面的小屋,她转身走进靠尼罗河一边的那间小屋,不多久传来咯吱咯吱的床响,想是她那肥胖的身躯倒在床上了。祖贝达跟在加里莱后面也走出去,她进了另一间小屋,倒在床上的响声比加里莱更大。易卜拉

欣·法尔说："床响是在叫人呢！"这时只听到从加里莱所在的那间小屋里传来哼唱声，那是模仿穆尼赖的歌声："来吧，亲爱的！……"穆罕默德·阿发特站起来，用同样的声调哼唱道："等一等，我就来。"易卜拉欣·法尔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艾哈麦德，艾哈麦德说："不用客气，请便吧！"易卜拉欣·法尔站起来："在水滨别墅根本不讲客气！"这里静下来了，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宰努白把琵琶放在身边，弯起腿坐着，把外衣下摆搭在交叉着的两腿上。两个人谁也没吭声，互相看了一下，然后她把眼睛移开，茫然地看前面。沉默没有持续多久，她突然站起来，他问她："到哪儿去？"她走出房门，咕哝说："上厕所！"他站起来走到她的座位那儿坐下，拿起琵琶，用手拨弄着弦子。他心中想，"这里是不是还有旁的房间？"他的心为什么跳得这样厉害呢？就像当初那个英国鬼子在黑暗中驱赶着他时一样！那一晚是去会马莉娅的妈妈，你还记得吗？那是一番痛苦的记忆，不要再想它吧！她从厕所回来了，多么迷人啊。

"你会弹琵琶吗？"

"你教给我吧……"他笑着回答。

"你是打手鼓的圣手，会打手鼓就够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啦！"他感慨地说。"那些日子多么快活啊。当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呃，你为什么不坐下？"

他几乎快要把她弄到手了，头一个占有她的人多么幸福啊！

"你给我弹一曲琵琶听听吧……"

"唱呀、弹呀、笑呀，闹得我都腻烦死了，我看今天晚上比哪一天都闹得凶，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取乐总是找着你。"

"可是酒你还没喝腻烦吧？"他高兴地笑了笑，调皮地说。

她笑着点了点头。他像匹马似地蹦到桌子前面，拿过半瓶

酒和两个酒杯，坐下来对她说："我们一块儿喝吧！"她的眼睛里闪出狡狯诱惑的目光，这是一口馋人的美味。问问她这里还有没有别的房间。问问你自己是只过这一夜还是要长久来往……不用问将来怎样，尽管以你的威严和力量去占有这个女琵琶手吧……一只煮熟的鸭子就摆在你的面前。你的高雅仪表一定会使你尝到快乐，而年岁大未必就会使你遭到失败。他看到她那只拿酒杯的手离他的膝盖很近，就伸过手去温柔地抚摩它，但是她默默地把手缩了回去，看也没有看他。他心中纳闷：像她这样的女人遇到像他这样的男人提出要求，特别是在这最后的时刻，难道还需要忸怩作态吗？他依然保持着谄媚和温存的态度，暗示地问：

"这里还有别的房间吗？"

她装作不懂他的意思，只朝开向过道的门那边指了一下，回答说：

"那边有……"

"睡得下我们俩个吗？"他捻着小胡髭，笑着问。

"你要想睡的话，足够睡得下你的。"她的声音没有失礼但也没有一点讨好的意味。

"那么你呢？"他诧异地问。

"我这样休息休息就行了。"她毫不介意地回答。

他渐渐地靠近她，但是她站起来把酒杯放在桌上，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了。她板起面孔一声不响，带出不悦的神色，这使他不由得感到惊异，他的热情冷下来，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望着她，嘴角上挂着一种虚假的微笑，问道：

"我怎么惹你不高兴了？"

她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仍旧一声不响。

“我问你，我怎么惹你不高兴了？”

“你何必明知故问呢……”她毫不思索地回答。

他表示轻视地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但这笑声显得那么勉强。他一下站起来，斟上两杯酒，然后递给她一杯，说：

“喝一杯，消消气！”

她有礼貌地接过杯子，然后又放回到桌子上，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他退到自己的座位前面坐下来，把酒杯举到自己唇边，哈哈笑着喝了下去。

你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吗？假如我能够使岁月倒退二十五年，宰努白呀，宰努白，你算得了什么，难道你不相信？不要在这种打击面前气馁，也许这是一九二四年卖弄风情的新手法，你这个一九〇〇年的保守派不懂这个！我有了什么变化？什么变化也没有！只不过她是宰努白……她不是叫宰努白吗？任何男人都可能遭到女人的拒绝，但是，加里莱、祖贝达和马莉娅的妈妈不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吗，那么你有了什么变化，竟然使宰努白这个臭娘儿们公然拒绝你呢？她攻击，你就忍受。无论如何这总不是什么痛苦事……啊，看，看！她那戴着脚镯的小腿多么圆润，多么结实。你为什么要认为她是真的拒绝你呢？

“喝吧，亲爱的！”

“等我想喝的时候再喝！”她说，冰冷而有礼貌地。

“你什么时候想？”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意味深长地问。

她紧板着面孔，表示听懂了他的意思，却并不回答。

“看来你是不答应我啰？”他说着已经感到失望了。

她低下头，避开他的眼睛，用果断的口吻要求说：

“你就不能不说这个吗？”

他由于扫兴突然发作起来，诧异地问：

“那么你到这儿是干什么来的？”

她指了指离他不远的椅子上放着的那支琵琶，抗议地说：

“我是干这个来的……”

“干这个？干这个就得干我要你干的那个。”

“你想强迫我？”她气哼哼地问。

“那我倒不想，可是，我认为你没有什么拒绝我的理由。”他满怀失望，忿怒地说。

“也许我有的是理由！”她冷冷地说。

他干笑了一阵，接着，他忍不住自己的怒火，嘲讽说：

“难道你还怕破坏了你的童贞吗？”

宰努白冷酷地注视了他好一会儿，然后用忿恨的口吻还击道：

“不是我爱的人我就不干……”

他本想再大笑一阵，但是他觉得这种不自然的笑声只会表露出他的痛苦。他伸手抓起酒瓶，不假思索地往杯子里倒着，刚刚倒了一半，就把瓶子扔到桌子上，呆呆地望着这个女人，不知道怎样摆脱由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种窘境……毒蛇，毒蛇的女儿。不是她爱的人她就不干！这话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说她常常要换男人，朋友们在里面欢乐，你却在这里受这个女琵琶手的羞辱，今夜丢的这丑要永远挂在脸上……张开你的嘴骂她，用你的脚踢她，硬把她弄到那间屋里去。最好还是不看到她，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我这两只该诅咒的眼睛真下贱，偏要去看她。她的脖子多么细腻啊，她一定非常甜蜜，美味总是不易到口的。

“我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冷遇……”

他板着面孔，恶狠狠地拧紧眉头，接着站起来耸了一下肩

膀，轻蔑地说：

“我以为你像你姨母那样温柔可爱呢，真是看错了人，这都怪我自己。”

他听到她的嘴里气忿不平地发出嘶嘶的吸气声，于是他奔向自己的衣服，只用不到平素一半的时间匆匆穿戴好。他怒不可遏，但是他并没完全绝望，他心里仍然有一些不肯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更确切些说，是不愿屈辱地承认这个事实。他拿起手杖，只期待着情况发生变化，例如，她一改这副庄重严肃的面孔，突然笑起来，或者是跑到他跟前，要他消消气，或者是跳过来，拦住他的去路，不让他走。是的，她不住地吸气就是一种转机，说明她会很快投降的。但是，他的估计全部落空了，而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却成了事实。

她待在原来的位子上，两眼茫然地望着前面，假装没有理会他，仿佛根本没有看见他一样。他走出房间，穿过过道出了街门，来到马路上。他心中又烦闷又恼恨，连声叹着气。他徒步穿过黑暗的马路，来到宰马立克浮桥，一股秋天的潮湿空气潜进他的衣服里面。在这里，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他不知道自己是醉了还是醒着，只觉得汽车急驰如风，直到车子转向阿特巴·海德拉的时候，他才清楚地注意到车窗外面的戏院广场。在车子行驶中间，他向外面望着，当看到乌兹毕克亚花园围墙上的点点灯火时，他不眨眼地凝视着那些灯火，直到转过弯去看不见了，他才闭上眼睛。这时他心里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并且从心里响起一个声音，仿佛哀叫一般，那声音在这个沉静的世界里提醒他不要忘记死去的亲爱的儿子。他没敢开口祷告，害怕用酒气熏熏的嘴祷告，会冒犯真主。

当他抬起眼皮来的时候，滚滚的泪珠不由自主地从他的眼

睛里淌了出来。

八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烦扰着他，是邪恶的鬼怪，还是可怕的病魔?这一夜他睡在床上不住地思量，要弥补昨晚由于酒醉而干出的蠢事。的确，酒后的愚蠢行为使自己的尊严受了损伤，兴致遭到破坏。当他睁开眼睛望见晨光的时候，心中还在感觉不安。淋浴时，他一面用冷水冲着光赤的身子，一面想着心事，眼前浮现出她的面影，耳边响起她那嘶嘶的吸气声，心中重又勾起痛苦的反响，不禁十分激动……你这种饥渴的想法跟刚成年的小伙子一样。你走在街上人们尊敬地问候你，人们把你当作一个德高望重、和睦邻里的人；假如他们知道你只是机械地回答他们的问候，你的心思并没注意他们，而是在念念不忘一个歌女的使女——一个女琵琶手，一个夜夜出卖肉体的女人……假如知道这些的话，他们一定会把问候换成卑视的耻笑。等那条毒蛇愿意答应，说“好吧”的时候，你再卑视而得意地拒绝她。是什么东西引诱着你，你在追求什么?你是不是真的老了?难道你忘记加里莱和祖贝达显露出来的老态吗?那种讨厌的迹象用眼睛看不出而只能感觉到。但是，慢着！你要当心，不要给思虑压倒，思虑只会带给你懊丧。你只不过是头上多了几根白发，除此以外，那个卑贱的女琵琶手有什么可拒绝你的理由?像唾弃打呵欠时飞进嘴里的苍蝇一样，丢开这些不去想吧。可惜，你明明知道不该去想可偏偏又不能丢开它，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你才想要报复，否则还有什么理由呢?！要恢复尊严也只好如此。一定要让那个女

琵琶手点头说“好”，那时候，你把她尽情玩弄一番，然后把她一甩，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你忘记了她那两条圆润的小腿，细嫩的脖子和那双挑逗人的眼睛么？假如那一夜你的自尊心不那样强，稍加忍耐，你一定会享受到无穷的快乐。你这样不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痛苦！是的，我痛苦，我为自己所遭受的轻蔑感到难过。我藐视地对她说，我不拿她当回事。可是一想到她，我的血液就要沸腾……你要看重廉耻，不要让自己成为笑柄。我凭我活着的和死去的儿子起誓，只有希纳娅是唯一抛弃我的女人，我乞求她的结果是什么呢？盛大的婚礼，一伙强壮的汉子喝醉酒举着火把，戴着花环，吹吹打打地沿街舞蹈，宾客的高声祝贺盖过了妇女们的赞唱声，这些难道你忘记了吗？那时候你是一个男子汉！到水滨别墅去作一个好汉，用轻视和拒绝去复仇！你的仇人是那么纤弱但又那么有力，她那两条柔软的腿，好象连路也走不动似的，但却能动摇一座稳固的大山。九月的气候多么恶劣，又潮又热，可是一到晚上却是那么凉爽宜人，特别是在水滨别墅里……去吧，凡事都是先难后易！

好好地考虑一下吧，到底是何去何从，注定的祸福是躲不开的，前进固然痛苦，后退却更可怕。在她是小姑娘的时候，你看见过她多少次，从没有注意过她，你走过她的面前时，好象她根本不存在似的。有了什么变化，你竟放弃了你所爱的人，爱上了你所放弃的人！她的美既不如祖贝达，也不如加里莱，假如她能与她的姨母相媲美的话，她也不会给祖贝达当下手了！尽管如此，你却要追求她，你要用尽一切办法把她弄到手！啊！她为什么这样高傲？“不是我爱的人我就不干！”我就爱你，小母老虎！我痛苦，我怨忿，象我这样的人多么不值钱！到水滨别墅去？那里不是公开秘密的好地方。到她家去？那里有祖贝达！欢迎，欢迎！你到

底回到老窝来了！你怎样回答她？我不是来找你的，我要你的外甥女，这样说多么愚蠢！别胡说了吧，你昏了头吗？那么，去求易卜拉欣·法尔或穆罕默德·阿发特帮个忙？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为得到宰努白竟要寻找介绍人！你最好是放一下血，把你遭受了侮辱的污血统统放掉！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在铺子打了烊以后，离开铺子，来到奥利亚。夜色笼罩了整个奥利亚大街，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他迈着款款的步子，两只眼睛瞭望着马路上的窗户。他看到祖贝达的两扇窗户里射出明亮的灯光，但是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他在马路上遛了一会儿，然后又顺原路走回去。他来到加马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发特家，一起去夜游的四位朋友在这里会齐了。艾哈麦德对穆罕默德·阿发特说：

"在水滨别墅过夜实在很妙，我心里总想到那儿去玩玩。"

"那还不容易，你什么时候想去咱们就去……"穆罕默德·阿发特说着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要去还不是为了祖贝达，混世魔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插嘴说。

"不，不！"艾哈麦德赶忙郑重地回答。

"那么是想加里莱啰？"

"我只是想到水滨别墅去玩玩，没别的意思……"

"那么你是希望只是我们几个到那儿去玩，还是把我们那些老相好都邀去？"穆罕默德·阿发特狡猾地问。

艾哈麦德不得不承认失败了，他大笑了一阵，说：

"当然是把她们都邀去了，调皮鬼！明天晚上吧，今天来不及了。不过，我可不能超出说笑取乐的范围……"

易卜拉欣·法尔说："去亲热亲热吧。"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来个'我虽是疯狂的人，却有自己的灵魂'。"穆罕默德·阿发特嘲笑地说："随便你们叫什么吧，反正是那档子事！"

第二天，艾哈麦德忽然想起了阿里咖啡馆，没等天黑他就跑到那里，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子坐下。咖啡馆老板走过来同他打招呼，他仿佛为自己突然到这里来找借口似地说：

"我刚办完一些事回来，想喝你一杯好茶。"

看来要经常到这儿来喝茶也不太好办，接连着来就会暴露你的秘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你真的希望让她从窗户里面看到你，取笑你的失败？你简直不知道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即使你望穿了眼睛，等得头昏脑胀，她也不会出现。比这更伤脑筋的是，假如她从窗户里露出一个嘲笑的面孔来，你又当如何呢？你要一饱眼福，对，你想要从远处打量打量她那纤柔的身材，你想要看到她嫣然一笑和默许的神情，你想要触摸她那染了指甲的手，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从前和那些温柔美丽的名歌女来往，从没遭到过这样的冷遇，现在却要为这个卑贱的女人忍受折磨和屈辱。千万不能太露骨……你这样毫无顾忌地看……这里的人全都认识你……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坐在阿里咖啡馆从窗户里窥视女人，这是多么堕落的行为。你怎么知道她没把你的丑事泄露出去呢？可能歌舞团的人全都知道了，也许连祖贝达本人，甚至外人统统都知道了。他向我伸出那只戴着钻戒的手，我拒绝了他；后来他哀求我，我又坚决地拒绝了，这就是你们称赞的那位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我简直垮了，这种堕落是多么丢脸，可是你却非要这样作不可。这种荒唐行为会招致多少耻辱和轻视，你了解得很清楚，一旦朋友们、祖贝达和加里莱知道了这个秘密，你该怎么办？不错，你是一个善于

用诙谐掩饰烦恼的人，可是爽朗的笑声也难免会把心中的烦恼泄露出来，这是一件苦恼事，而更苦恼的是你渴望得到她。你不要欺骗自己吧，你是宁死也要把她弄到手的。你看，那是什么？他正这样想着，一辆马车停在了歌女的门前。不多一会工夫，歌女家的大门开了，打手鼓的欧尤莎拉着弹竖琴的瞎子阿卜杜胡走出来，随后是歌舞团的其他人员。他知道他们有堂会，他满怀希望而又忧愁地望着那个门，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毫无顾忌地伸长脖颈望着，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人。这时，从门里面传出一阵笑声，出现了用花布包裹着的琵琶，接着女琵琶手在愉快的朗朗笑声中走出来。她把琵琶放在车前面，由欧尤莎帮助上了车，在欧尤莎和瞎子阿卜杜胡之间坐下。艾哈麦德只能看到她从两个人中间露出来的肩膀，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又气又急，紧咬着牙齿。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左右颠簸着在马路上驶去的马车，心中只感到懊恼和耻辱。他暗自盘算：是不是该站起来追车去？然而，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没动，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到这里来就是疯狂而又愚蠢的举动。"

晚上，他来到阿姆巴贝路的水滨别墅。但是他心里并没有拿定主意究竟打算怎样办。最后，他决定到时候见机而行……他估计一定能够见到她，并和她同座，等到后半夜他还可以和她单独在一起，他可以重新试探一下，也许这一次他可以利用各种引诱方法达到目的。他急急忙忙地走进了水滨别墅；假如这时有人看到他那副急切的样子，并且了解他的动机的话，一定会好笑的。他看到三位朋友、祖贝达和加里莱都已在座，只是没有女琵琶手，大家热烈地欢迎他。他脱下外衣，摘下红毡帽，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就听到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于是他也扯开洪亮的嗓门跟着大家一起说笑起来。他一面诙谐地谈笑，同大家开玩

笑，一面盘算着自己的心事，抑制着自己心神不定的情绪。但是，他的情绪也稳定不下来，只是暂时被欢笑代替罢了，就如同在麻痹中感不到痛楚一样。他总以为过一会儿她会推开门走进来，或者是谁解释一下她为什么不在，或者说明她马上就来。随着时间的过去，希望越来越暗淡，他觉得疲倦和厌烦了，兴奋的情绪平静下来，渴望的事情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化为云烟。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是入夜以后才能来呢，还是她今天根本不来了?我不能问他们谁，看情况显然是他们不知道那件丑事，假如祖贝达知道的话，她一定不会闭口不提，而一定要大事宣扬。他不停地大笑，酒也喝得不少，并要祖贝达给他唱了“我张口大笑心悲啼”。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想把穆罕默德·阿发特叫到一旁去，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又有一刻，他想试探一下祖贝达。但他终于克制住了，保住了自己的秘密和尊严。

到了半夜，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起身告辞，他要到“池塘”去会自己的相好。艾哈麦德也随着站起来道声失陪，说要回家去了。他们想挽留他，甚至要他再多陪一会儿，他也没有答应。他一走使大家感到失望而又诧异，诧异的是他们估计他提议到这里来玩不是没有打算的，结果他却毫无所为。

后来，星期五那一天，快到聚礼的时候，艾哈麦德离家到侯赛因清真寺去作礼拜。走到汉·吉阿费尔大街，忽然看到一个女人从蝙蝠胡同出来往清真寺那个方向走去。啊！他的心从来没有这样跳动过。他跟在她的身后，一切思想都停止了，以致他仿佛觉得(这是一种失神的幻觉，事实并不是这样)自己已经不再行动，周围的世界变得跟坟墓一样寂静，这就像汽车在急刹车之后，汽缸已经熄灭，可是汽车还在惯性的推动下无声无息地向前滑行一样。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她就走在他前面不太

远的地方，他不由得紧紧地跟上去。走到清真寺门口时，他没有进去，却跟着她转弯向新马路走去。为什么这样无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盲目地顺从着本能在行动。他从来没在马路上追逐过女人，就是在刚成熟的年龄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他注意到自己的难堪，开始有所警觉。他突然产生一种似乎是畏缩又似乎是自嘲的想法：假如让亚辛或凯玛勒知道了你这种追逐女人的行为，那该如何呢？他故意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免让人看出他在追逐女人，但是他的两只眼睛却如饥似渴地紧盯着她的婀娜身影。这时他心中起伏不定，一会儿迷恋向往，一会儿又感到痛苦，直到看见她走进一家首饰店；这家首饰店老板跟他是朋友，名叫雅古普。他放慢了脚步，心中在作打算。他越是警觉越是感到难堪。是从原路折回去？还是看也不看地从首饰店门口走过去？还是向里面观察一下有没有机会？

他慢慢地走近了首饰店，离她只有几步远，这时他心里忽然钻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他不顾一切后果，毫不迟疑地去照计而行。他打算从铺子前面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过，一等首饰店的老板发现他，就会像往常一样请他进去小坐，那么他就可以接受邀请，借机进去。他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溜达着，走到铺子门口，他仿佛要打招呼似地向铺子里望去，恰好同雅古普的目光遇到一起……这时，雅古普招呼道：

“欢迎，欢迎，艾哈麦德，请进来坐！”

艾哈麦德高兴地笑了笑，接着走进铺子，热情地跟主人握手……雅古普请他坐下喝杯蝗虫豆[1]汤，他客气了一番接受了，在

---

① 蝗虫豆一名“约翰面包”，为豆科木本植物。相传耶稣的门徒约翰曾以此为粮（《马可福音》一章六节），是蝗虫变的，故名蝗虫豆。

放着天平的桌子前面的皮椅上坐下来，好象根本没理会铺子里有第三者似的，直到坐下以后，他才装作看到宰努白也在这里。她站在那里与他四目相遇，不由得互相笑了笑。他手掌摸胸，问候道：

“你好！”

“好，谢谢您……”她说着收回目光去看耳环。

她要用手镯换耳环，雅古普正在同她商议该付给她多少差价。艾哈麦德乘此机会饱餐秀色。他在他们议价的过程中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好心地插上两句。或者，也许……但是她断绝了他的路，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心里怀着什么打算。她把耳环还给老板，说她不想换了，只想把手镯修理一下。说完，她向店老板和艾哈麦德略一颔首，走出铺子去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以致他没能看出是为了什么。他有些慌乱，感到扫兴和不快。他同雅古普又坐了一会儿，谈了些惯常的客套，喝了一杯蝗虫豆汤，就告辞出来了。

他想起自己忘记了聚礼，感到十分疚愧。现在勉强还能赶得上，但是他迟疑了一下没有到清真寺去；他在礼拜的时间去追逐女人，没有勇气再去礼拜。这种轻浮行为怎能不破坏他的小净？难道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还有脸去见真主？他忧虑而痛苦地放弃了礼拜，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走了一会儿，然后，一边回忆着自己的罪过一边走回家去。但是，就是在他感到懊悔的这一刻，他的脑子里也没有忘记宰努白。晚上，他提前跑到穆罕默德·阿发特家去，为的是在别的朋友来到以前同他单独谈一谈。他对阿发特说：

“我请你帮个忙，明天晚上把祖贝达邀到水滨别墅去！”

“你想要她何必还如此转弯抹角的，”穆罕默德·阿发特笑

着说，“你就是第一晚上开口要她，她也会伸出胳膊欢迎你的。”

“我请你只邀她一个人！”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有些难以启齿地说。

“只邀她一个人？你这个自私的家伙！你只顾自己，我和易卜拉欣·法尔怎么办呢？明天晚上让我们像以往一样地热闹一场，不但邀祖贝达和加里莱，还要邀上宰努白。”

“宰努白？”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装作不明白地问。

“怎么，宰努白不是很好的后备品吗？需要的时候就把她叫过来，那又算得了什么！难道你不愿意邀这个老相识？为什么？”

“你还不了解我的用意，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我不打算来！”

“你要我邀祖贝达，可是你又不来，这是什么鬼把戏？”穆罕默德·阿发特疑惑地问。

艾哈麦德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便纵声大笑起来。接着，他不得不实话实说：

“你别装傻啦，我求你把祖贝达一个人邀出来，好让宰努白独自留在家里。”

“你想要宰努白？好小子！”阿发特说着也放声大笑起来，然后他说：“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周折？为什么头一天在水滨别墅你没有要她？只要你把手指头一勾，她就会飞到你跟前来，像胶似地黏住你。”

艾哈麦德心里有苦说不出，他苦笑了一下，说：

“我只求你照我的话去办吧！”

“你这要求真没劲……”穆罕默德·阿发特捻着小胡髭说。

“这件事你可得替我们保守秘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最后郑重其事地说。

九

路静人稀，一片黑暗，艾哈麦德敲了歌女家的门，这时是晚上九点正。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并没有人露面，只听到一个声音问道："谁？"他听了心里不禁一颤，但却平静地回答："我！"然后不等允许就走了进去，并且随手带上了门。他发觉她正同自己面对面地站在楼梯最下面一级台阶，一只手端着灯伸向前面。她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咕哝说：

"是你？"

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嘴边挂着一丝惶恐不安的微笑。当他看到她没有拒绝或不满的表示时，他的胆子就大起来，他说：

"你就这样接待老朋友吗？"

她侧转身走上楼梯，一边说：

"请进来吧！"

他默默地跟在她后面，心里估计家里大概只有她一个人，她亲自来开门就说明了这点。自从两年前女仆吉尔吉勒死了以后，祖贝达就再没有雇人。她领着他走进过道，把灯笼挂在门旁的墙壁上，然后她独自走进客厅，把天花板上的大吊灯点着——这一切更使他确信自己的估计是对的——，接着，她出来请他进去，自己就走开了。

他走进客厅，坐在他旧日坐过的那张大沙发上，摘下帽子，放在沙发的中间那个垫子上。他伸开两腿，环视了一下周围……他想起了这个地方，他好象离开这里不久似的，这三张沙发，这些椅子，这块波斯地毯和这三张镶嵌着贝壳的小桌，一切全都是

当年的样子！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到这里来的时间吗？当然记得！他对于“欢乐大厅”和卧室的记忆尤其清晰明确。他也没有忘记同祖贝达初次调情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而且就是在这张沙发上！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说明他当时是那样踌躇满志，那样有信心，谁也比不了他！宰努白得什么时候回来？他这一来她心里会怎样想？她会高傲到什么程度？她是不是明白他不是为她姨母来的，而是为她来的？如果这一次再碰了钉子，那就只有“永别”了。

一阵轻轻的拖鞋声，宰努白出现在门口，她穿着一件白地红花的外衣，束了一条镶着金银饰的腰带，没有戴头帕，头发梳成两条粗实的辫子垂在背后……他站起来笑脸相迎，心中把她这种装束看作是一种吉兆。她微笑了一下表示招呼，并示意让他坐下。在他右边靠墙居中放着一张沙发，她在这张沙发上坐下，用有些诧异的语调说：

“欢迎，欢迎！真没想到您来。”

“是啊，那么你有什么想法？”艾哈麦德笑着问。

“当然是高兴啰！”她神秘地扬了一下眉毛说，从这个动作中看不出她说的是正经话还是嘲笑。

我既然身不由己地走到这里来了，我就得忍受种种的戏弄。

他安静地端详着她的身体和面孔，仿佛要从她的身上和脸上找出是什么东西害得他如此相思和不顾自己的尊严。他一直沉默着，后来，她抬起脸来看着他，虽然没说话，但是那样子表示她在有礼貌地询问他的来意，仿佛对他说：“您有话请讲吧。”

“皇后让我们等得也太久了！”艾哈麦德狡滑地说。“难道她还没有换好衣服吗？”

“皇后没在家……”她眯缝起眼睛瞧着他说，显出诧异的神情。

“她到哪儿去了?”他装作感到意外地问。

“我跟你一样，不知道……”她摇摇头说，嘴唇上带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我想她不论到哪儿去，总该告诉你一声呀!”他听了她的答复，琢磨了一下说。

“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她似乎不高兴地摆了一下手;然后她笑着说:“现在又不是军事管制时代，她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告诉我呢?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倒是应该由你来说出她到哪儿去了!”

“我?”

“当然，您不是她的老相好吗?”

“老相好跟陌生人还不是一样，”他两眼笑眯眯地含情地注视着她说，“照你这样说，你的老相好都了解你的行止啰!”

“我根本没有相好的，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我全都没有!”她耸了一下右边的肩膀，撇着嘴说。

“这话哄傻子去吧!”他的手指摆弄着小胡子说，“只要是有一点脑子的人，就不会相信这话，哪一个长着眼睛的人会不争先恐后地跟你交朋友呢!”

“这种说法只是象您这样仁慈的人的推想，不能算作一般人的想法，比方说，您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了，可是您过去什么时候考虑过把您的友情舍给我一点呢?”

“那个时候我……我是说那个时候因为……”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皱起眉头，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好人，也许是因为我比别人低贱吧?”她把手指捏得咯咯响，讥诮地说。

他把脊背向沙发上一靠，眼睛从大鼻子上面溜着她，故意作

态地一边摇头，一边好象求真主保佑他避免她的进逼似地说：

“你的嘴真厉害，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承认我说不过你！”

听了这句赞美，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她又装作诧异的样子说：

“我一点也不懂您的意思，我是我，您是您，我怎么能跟您比呢？您还是谈正经的吧，您不是说来见我姨母吗，是不是要留下什么话，等她回来我告诉她？”

艾哈麦德笑了一下，说：

“你就跟她说，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是来向她抱怨你的，可是没能见着她！”

“抱怨我？我怎么了？”

“你跟她说，我是来跟她诉苦的，要跟她说说你对我的那种冷酷无情态度，那真是一般美貌女子所做不出来的！”

“这是什么话？你真是把什么都拿来开心。”

“求真主保佑！”他坐直身子，郑重其事地说。“决不是拿你开心！我是真心要诉诉苦，我想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苦恼是让美貌女子卖弄风情惹起来的，所有的美人儿都有卖弄风情的权利，可是她们总得有点慈悲心肠呀。”

“真是莫名其妙！”她舔了一下嘴唇说。

“一点也不莫名其妙！你忘记昨天在雅古普首饰店的事了吗？对待一个像我这样爱你们，并且和你们有着如此深厚交情的人难道应该那样冷酷无情吗？我希望你能允许我帮助你，在你跟首饰店老板之间做个中间人。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让我为你效点劳，或是干脆把这件事交给我替你去办，好比这副手镯就是我的手镯，它的主人就是我的主人……”

她有些忸怩地扬了一下眉毛，然后爽快地说：

“那好吧，谢谢您这番美意。”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仅仅一声‘谢谢’是不够的，”艾哈麦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鼓起他那宽大的胸膛，激动地说，“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不给他饭吃，只对他说‘真主慈悲你’，是没有用的。饥饿的人要的是充饥的东西——是香喷喷的美味……”

“您饿了吗，艾哈麦德？”她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装出诧异的样子俏皮地问。“我们这儿有炒卷心菜和烩锦葵，您可以吃吗？”

“好，就这么办，”他大声笑着说，“炒卷心菜、烩锦葵，附带再来一瓶威士忌！然后我们弹弹琵琶跳跳舞，多玩一会儿消消食……”

她向他摆了一下手，制止他再说下去：

“真主，真主！哪儿跑来了一条驴，我不跟你说话了。”

他伸出右手，并起五个手指，作出闭紧嘴的样子，上下摆动了一下。然后，他央求地对她说：

“好姑娘，你别再废话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不，应该说，我别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了。”她摇着头矜持而又卖弄风情地说。

艾哈麦德喜不自胜地用手抚摩着自己的宽阔胸膛。但是，她耸了一下肩膀笑道：

“万一……”

“万一什么？你真是个孩子。我要是不把你应该知道的让你知道知道，你连觉也会睡不着的。快去把炒卷心菜、烩锦葵、威士忌、琵琶和舞衣全拿来吧。”

她弯起左手食指放在左眼眉上，然后挑动着右眼眉问道：

"难道你就不怕让皇后撞见吗?"

"不用怕,今天夜里她保证不会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她不回来?"她用锐利的目光怀疑地盯着他问。

他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一时间不知所措,但是他很快就镇定下来,很自然地说:

"皇后既然是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一定是在外边有事缠住了,不到天亮是不会回来的。"

她盯住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一句话没说,然后表示讥诮地摇了摇头,用充满自信的缓慢声调说:

"年岁大一点的人实在诡诈,他们只会耍鬼把戏,别的什么也不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凭你的生命起誓,我什么全知道。"

"你知道什么?"他有些不安地又捻着他的小胡子。

"我什么全知道!"

她故意停了一会儿,让他更加慌乱,然后接下去说:

"你还记得那天你坐在阿里咖啡馆里,从窗户里偷眼张望的事吗?那天你的两只眼睛几乎要把我家的墙壁都钻透了,在我跟大家一块上马车的时候,我心里想,他会不会像个孩子似地追在我们马车后面喊叫呢?你总算有理智,懂得等待更好的机会。"

"求真主饶恕我,"他的脸越发红了,哈哈笑着祷告说。

"可是,昨天你却丧失了理智,你在汉·吉阿费尔大街一看见我,就追在我的身后,一直追进雅古普首饰店。"

"你知道这事了,祖贝达的外甥女儿?"

"是的,混世魔王,不过,当时我没想到你会追到首饰店里去。可是没待一会儿我就看到椅子上坐的是你,而不是别的专门缠女人的魔鬼。当你装作感到意外地看见我的时候,我几乎想

大声叫你起誓，可是在那种场合我不得不讲礼貌。”

“我说你是个有心机的人嘛！”他拍了一下手笑着说。

她得意扬扬地继续说：

“没想到，那天晚上皇后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我们一起到穆罕默德·阿发特的水滨别墅去。我刚要去准备，又听她说：今天是艾哈麦德的东道主。我心里说：好，这是请老鼠进面口袋，艾哈麦德一定不怀好意。我猜到了这里面的把戏，就假装头疼没有去！”

“我是多么可怜啊！竟受到这样无情的戏弄。你还知道些什么？”

“还有，就是今天的聚会……只请了皇后一个人！”

“能够预见未来不如掌握现实！”

“听你说得多好听，好象讲道似的，天生的最坏的家伙！”

“求真主宽恕你！”他喜形于色地说，“你既然猜到了其中的秘密，可是你仍旧留在这里，既没有躲开，也没有藏起来啊！”

他说着站起来向她走去，然后挨着她坐下，抓起她那条缀有金银饰的腰带吻着说：

“真主，我敢说这个美人儿比她的琵琶声更迷人！她的舌头好似鞭子，她的爱情好似烈火，爱她的人都是牺牲者。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不要缠磨我，”她推了他一下说，“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吧。”

“不，今后什么东西也不能使我离开你……”

她猛然把腰带从他的手里夺过来，起身离开，站在离他有一臂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她，仿佛她又改变了主意。“你为什么不问一问那天穆罕默德·阿发特根据你的要求邀我们，我为什

么不去……”

“好让火烧得更烈一些吧！”

她连笑了三声，然后一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又说：

“这是老一套的无聊想法，不是吗，混世魔王？究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什么时候高兴我才会把它告诉你！”

“我愿以生命作为换得这个秘密的代价！”

她第一次高兴地笑了，她那一直带着讥讽表情的两只眼睛，这时射出了温柔的目光，如同风暴过后的平静海面一样。这表明她要采取新策略施展新手段了。她朝他走近一步，温存地伸出手捋弄着他的小胡子，然后用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调说：

“如果你以生命作为这件事情的代价，那么留给我什么呢？”

自从水滨别墅那个倒霉的晚上以后，他还没有享到过如此巨大的快乐，他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女人似的。他抓住她那两只捋弄他的胡子的纤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大手掌里。接着，他温柔和感激地说：

“我醉了，我醉得无法形容！美人儿，你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的，如果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和愿望，让我立刻就死。我感谢你对我的恩赏，快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不同寻常，我们要欢乐到天明。”

“不错，今天晚上是不同寻常，可是今夜你不应该有过多的要求……”她的手指在他的手掌里转动着说。

不应该有过多的要求？既然她能跟我这样温存，难道还有别的障碍吗？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他抚摩着她的手，随后把她的两个手掌摊开，迷恋地看着她手掌上的凤仙胭脂。她笑着问他：

“你是在给我看手相吗，老先生？”

“我是看手相的祖师，”他笑着诙谐地说，“你愿意叫我给你

看手相吗？”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细心地察看着她的右手掌，装出考虑的样子，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你会遇到一个男人，他将关系到你的终身。”

“你看我会跟他结婚吗？”她笑着问。

“不，跟他同居！”他注视着她的手心，脸上一点玩笑的样子也没有。

“求真主保佑，他有多大岁数？”

“说不好，”他撩起眼皮瞧着她说。“一般说，还可以算壮年吧。”

“他为人大方吗？”她调皮地问。

哦，从前那些女人可没考虑过大方不大方。

“他倒不吝啬……”

“他能甘心让我在这里弹一辈子琵琶吗？”她考虑了一下，接着问。

单刀直入来得好快啊！

“不能，他会给你安家，让你当太太……”

“我在哪儿跟他过日子？”

就是祖贝达本人也从来没有这样让你花钱，人们要谈论你，拿你当笑柄的。

“一套漂亮的房子里。”

“一套房子？”她用不满意的语气说。

他听了诧异地问：

“难道你不喜欢吗？”

“你再给我看看，房子里有水没有？”她指着自己的手心说，“你好好地看看。”

"水！难道你想住到洗澡间去？"

"你看看有没有尼罗河上的水滨别墅或者浅水船？"

不算其他花销，只是房租每月就得四五镑，可不要爱这些下贱东西！

"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住宅区住呢？"

她向他这边靠了靠，以致两个人的膝盖挨着膝盖，说：

"你不能跟穆罕默德·阿发特不聚会，我不能跟皇后不来往，假如你真像你嘴上说的那样爱我，你就该照我说的去作，那样你就可以同朋友们晚上在那里聚会。这就是我的愿望，你就满足我吧。"

他搂住她的腰，沉默了一会儿，为的是安安静静地享受一下她的温存。然后，他说：

"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小宝贝儿！"

"你不要以为这是没代价的！"她用两只手抚摩着他的面颊，表示感谢地说。"你不要忘记，为了你，我得离开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家，再也不能回来了。你应当明白，我要你给我安排一个家，因为你的情妇应当像个太太才对。"

"我全都明白，我的心肝儿！"他用两臂搂紧她的腰，把脸贴在她的胸脯上说。"你的愿望不久就会实现，也许还会超过你的愿望，我会像你自己一样替你打算的。好啦，你去准备一下吧，我从今夜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等我们住到尼罗河畔的水滨别墅去再说吧……"她抓住他的胳膊，微笑着温柔地央求说。

"你不要惹得我发疯吧，如果我采取强力手段，你能拗得过吗？"他警告地说。

她退后一步，又像坚持又像恳求地说：

“在我当琵琶手的这个家里绝对不行，等我们到了新居里再说，那里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到了那里，我永远是属于你的，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你的，当然你的生命也是我的。可是在这以前绝对不行……”

十

“真主保佑，可别是发生了什么事！”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看到亚辛朝铺子走来，心里暗暗这样叨念……亚辛从来很少到铺子里来找他，因此使他很感意外。他想起早先亚辛曾经到铺子里来过一次，那是来同他谈关于他的生母打算第四次嫁人的事情。老实说，他确信亚辛到铺子来决不是为了问候他，也不是来谈一件可以在家里谈的普通事情，他到铺子里来见他，肯定是有重要事情。他同儿子握了手，叫儿子坐下以后，问道：

“真主保佑，有什么事吗？”

艾哈麦德坐在账桌后面，右边是那个半启开的保险柜，头顶上面是萨阿德·柴鲁尔穿着礼服的肖像，挂在陈旧的、镶着台斯迷的镜框下面。他本来正在记账，这时他合上账本，坐直身子等候儿子说明来意。亚辛坐在离父亲不远的椅子上，背对着正站在台称前面给几个顾客称东西的加米勒·汉姆扎维。他不是贸然跑到铺子来的，他考虑再三，认为铺子是同父亲谈话的最好地方，因为在这里谈出自己的意图，即使某些话惹父亲不高兴，考虑到加米勒·汉姆扎维和顾客们会过来相劝，父亲也不会发火，这里是他预防父亲发火的挡箭牌。虽然他已经年长，父亲近来

对他比较和蔼，似乎可以大胆地向父亲开口，然而他却认定这件事一定会惹父亲大发雷霆。这时他有些惶恐地望着父亲，心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估计。

“请您允许我耽误您一些时间，”亚辛殷勤而有礼貌地说，“要不是十分必要，我决不敢来麻烦您，这件事情不得到您的允许，不由您作主，我不敢轻举妄为。”

艾哈麦德看到儿子这样谨慎恭顺，心里不由得冷笑了笑。他心怀警惕，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文雅漂亮的魁梧青年，只见他留着同自己一样的小胡子，穿了一条黑呢西装裤和一件翻领衬衫，那领子熨得十分平整，下面是蓝袜子和黑皮鞋，手里拿着一把拂尘。为了在父亲面前表示有礼貌，亚辛把自己的外表作了两点修改：一点是把露在夹克口袋外面的绸手帕藏了起来，另一点是把习惯歪在右边的帽子戴正了。不由我作主，他不敢轻举妄为！说得多好听！他喝酒要我作主了吗？他到“池塘”去寻欢作乐，弄得我不能再到那里去，要我作主了吗？那次，他半夜在晒台上爬到黑人女仆身上，也要我作主了吗？说得多好听，他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究竟怀着什么心意呢？

“对，像你这样懂事的人应该这样做。愿真主保佑，你说的是什么事呢？”

亚辛在这一刻很快地向加米勒·汉姆扎维和顾客那边瞥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向账桌前面拉了拉，鼓起勇气说：

“如果您同意和允许的话，我打算续一房妻室！”

真突然！然而这也是一件意料不到的喜事。慢着，任何真正的喜事都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么等一下，听他把主要的话说完。会不会有什么需要人担心的情况？是的，他这样过分殷勤有礼就预示着这一点，他到铺子来和我谈话显然就是别有用心的。我

心里一直没放下他的婚事，为了他的婚事，我曾一再恳求穆罕默德·阿发特把宰奈白送回来，为了他的婚事，我礼拜完了总要祷告真主引导他，赐给他一个好姑娘。不仅如此，要不是怕再同别的朋友伤和气，像以往同穆罕默德·阿发特那样，我早就毫不犹豫地为他安排续弦了。听他说下去，但愿我的担心不会是事实。

“你的打算很好，我完全同意。你选择好了谁家的姑娘吗？”

亚辛垂着眼睛迟疑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说：

“我听说我们隔壁有一位姑娘人品很好，她父亲是一个规矩人，你也认识。”

父亲询问地扬了一下眉毛，一句话没说。亚辛接下去说：

“我说的是故去的穆罕默德·雷德万！”

“不行！”

艾哈麦德这句话表明他恼恨和反对这件婚事，但是他立刻意识到应该克制自己，应该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幸好给他找到了一个借口：

“那位姑娘不是离过婚吗？难道你无路可走了，竟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父亲的反对亚辛并没感到意外，自从他决定娶马莉娅的那一刻，他就预料到父亲会反对。父亲反对，有两种理由：一是马莉娅是离过婚的女人，不如处女高贵；二是马莉娅会令人想起死去的法赫米，因此不让他娶这个女人。但是他希望能够说服父亲，他相信父亲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坚持这两点不太充足的理由。他还进一步希望借助父亲的同意来抵制继母的反对。继母的反对是使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甚至想离家出走去结婚，等到生米煮成熟饭以后再跟大家见面。假如不是害怕父亲动起怒来自己吃不消，他早就这样作了，而不用费这许多苦心来促使继母

同意，虽然置继母——其实是他的养母——的感情于不顾使他有些难过。他说：

“不是无路可走了，而是命运的安排……我只图找个家世清白、性情温柔的女人，不计较财产和地位……”

艾哈麦德在遗憾和为难之中也感到一点安慰，那就是自己对儿子的观察从来没错。他是亚辛，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变，只要是关系到他，更好是说关系到这头畜生的事情，总要招来许多麻烦。他要是能够带来一个好消息或是作出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他就不是亚辛了，他对儿子的估计和看法也就错了。艾哈麦德并不认为挑选妻子不计较财产地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问门风品德却是不能允许的。不过，这也不能怪这头骡子，他只想娶那个年轻女人做妻子，显然不知道她的母亲的行为。他艾哈麦德所以了解，是因为他曾亲身尝试过，也许还有别人了解，那是在他之前或在他以后跟她有过关系的人……怎么办呢？不错，这个年轻女人也许能恪守妇道，但是她的母亲行为不端和门风败坏也是肯定的。可惜的是，他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开讲出来，更不能为那种令人难以置信和感到吃惊的事情举出任何证据。尤其使他担心的是，如果透露一点风声，便会促使亚辛追根问底地到处打听，最后会把他这个做父亲的秘密探听出来，那就要成为天大的丑事。

这个问题本来就够微妙够令人为难的了，而在那个年轻女人的身上还隐藏着另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她同法赫米的那段关系。难道亚辛就不记得这一点了吗？他怎么这样不义，竟恋爱上了死去的弟弟曾经爱过的女人呢？这岂不是丑恶的行为？是的，这的确是丑恶的行为，虽然亚辛对于死去的弟弟的感情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像亚辛这样的人，处在如此苦闷的生活环境

里，也是可以原谅的。迷恋女人是一种无情而又盲目的力量，这一点他艾哈麦德深有体会。

艾哈麦德板起面孔，故意让儿子感觉到他的不高兴，说：

"我说不出什么理由，反正我不同意你选的这门亲事。已故的穆罕默德·雷德万确实是一位善良人，但是自从他患了瘫痪病以后直到去世，许多年来荒废了家教。我这样说并不是随便怀疑谁，决不是！我是听人说，听人们风言风语地传说……你明白了吗？更要紧的是，那个女人离过婚。她为什么离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必须弄清楚，在没把一切情况弄清楚以前，不能相信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愿意提醒你一句：好人家的姑娘有的是……"

父亲这种只是评论和劝告的态度，使亚辛更加鼓起了勇气：

"我亲自打听过，也托别人打听过，离婚的事完全怪她的丈夫。他本来有妻子，却瞒着人又娶了她，可是他又无力赡养两个家，那个家伙本性太坏。"

本性太坏，他竟不知耻地谈论起本性来了，这小子又给你晚上同朋友们谈笑增添了话料。父亲说：

"那么你都打听清楚了吗？"

"不，我只是初步打听了一下。"亚辛避开父亲的锐利目光，怯生生地说。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姑娘跟我们家有过一段令人痛心的旧关系吗？"父亲低下头去问。

亚辛有些慌乱，脸变了颜色，他回答说：

"我当然知道，不过那只是一时的幻想，我了解得很清楚，法赫米想念那件婚事只是几天的工夫，后来他就完全抛开了。我敢肯定，他对于您没答应他的婚事，不但没有感到苦恼，反而很

满意，因为他后来也认为这个姑娘并不合他的理想。”

想想看，亚辛说的是实话，还是在为他自己找借口？他和法赫米在一起无话不谈，只有他能够说了解死去的弟弟，别人谁也不能。但愿他说的是实话，对，但愿他说的是实话。果真要是这样，那么长期以来使他睡不着觉的那种负疚心情也可以因之消释了。每当他回忆起自己曾经阻挠过死去的儿子的幸福，甚至儿子在临死的时候心中可能还在为此痛苦，以及他对儿子的过于严厉专断时，他就感到无限悔恨。亚辛这样说，是不是为了解脱他的这种痛苦呢？

“你说的都是真话吗？他跟你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吗？”父亲忧伤地问，这种忧伤的深度是亚辛所无法理解的。

亚辛这是有生以来第二次看到父亲难过，除了法赫米死的那一天，他再没看见父亲这样过。父亲接着说：

“他都跟你说过什么，全都告诉我，一句也不要隐瞒！你想象不到我多么关心这件事！”他几乎要向儿子表露自己的痛苦，但是话到唇边又留住了，“把一切事实全都告诉我，亚辛！”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亚辛毫不犹豫地说，“我亲口问过他，他亲口跟我说的，没错儿。”

往常，不用说这样说，就是说得比这再肯定一些，也不足以使他相信亚辛，但是现在他迫切希望这番话是真的，于是也就相信了。他不仅感激儿子，而且深信儿子在这件事上不会乱说。至少在这一刻，他已经不再为儿子的婚姻问题忧虑不安。他完全沉默下来，享受着心里的安宁。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激动的目光望着亚辛，心中也重又考虑起关于马莉娅和她的母亲、亚辛的婚姻和自己的义务，以及自己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等等问题来。他说：

“不论怎样，我希望你对这件事要多多考虑一下，要特别慎重，不要着忙，这可是关系前途、名誉和幸福的大事。我早就有心再为你挑选一房合适的妻子，只要你诚心诚意地答应今后不再让我为你的事伤脑筋就行。你说怎么样，嗯？”

亚辛默默地思量着，父亲把话锋转到这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上来，使他感到沮丧。不错，他听到父亲说出这种奇怪想法，隐藏不住自己的不安和不悦。如果他还要坚持下去，也许会发生争执，以致使父子决裂，闹得不欢而散。那么，他能够为了避免决裂而让步吗？不能！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跟自己喜爱的人结婚。但是，真主一定会因为他辜负父亲的慈爱而使他感到痛苦。他说：

“我很感谢您，爸爸！但是，我不愿意再让您操心了，我只希望求得您的允许。”

“你就不肯好好地想一想我为什么这样主张吗？”艾哈麦德再也忍耐不住，挥着手愠怒地说。

“您别生气，爸爸！”亚辛不安地恳求说。“看在真主的面上，您别生气！您允许是我的幸福，您不允许，我将痛苦不堪。让我凭自己的运气吧，只求您为我向真主祷告。”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心里明白，这件事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于是就懊丧而失望地妥协了。是的，也许马莉娅是一个规矩姑娘，可以做一个好妻子，尽管她母亲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此外，他也毫不怀疑，亚辛不配娶一个极贤慧的妻子，不可能建立最幸福的家庭。

事情只有听凭真主的安排，他说话如同法律一样不容辩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亚辛已经是一个能够自立的大人了，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只能招致反抗……那么，只好承认这件

事，祈求真主别再发生其他不幸。

他反复劝导，儿子却一再乞求同情和原谅，事情也就只好如此。亚辛得到父亲的同意，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铺子。但是他知道真正的危机是在家里，他也知道他必须在最近期间离开家，因为要想把马莉娅娶到这个家里来，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只希望能够顺顺当当地离开这个家，而不愿种下什么敌意和仇恨；再有，要不顾继母的痛苦，或忘掉她对自己的照顾和恩惠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以致使他不得不对家庭和家里人采取这种奇怪的立场。可是，事情又是这样难于解决，如果不结婚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她。奇怪的是，即使在这时他那机敏的心理也没有忽略他奉行多年的使他倒运的"女人政策"，这个政策概括地说就是"玩弄"和"享受"。他的心里充满了想望这个年轻女人的欲火，他要不惜一切地得到满足，就是结婚也好。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同全家人(当然不包括父亲)一样，很清楚马莉娅的过去，但是他的欲望是那样强烈，不能为此就不去想她，更不用说断绝这种念头了。他自言自语说：过去的事情不会给我任何烦恼，那些同我毫无关系。她会跟我一起开始新的生活，那时我才关心她的行为，我有充分的信心，肯定她不会再……假如她做出什么使我失望的事情来，我会毫不犹豫地丢开她，像丢弃一只破鞋一样。的确，过去的事情不仅没有使他放弃原有的打算，反而成了他的难于克制的强烈欲望的借口。他把这桩婚事只看作是稍微比较费点事地更换一个姘妇。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这桩婚事毫无诚意，只把它当作满足欲望的暂时手段。说实在的，他虽然心思不定见异思迁，但是他也向往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和安适的家庭。

喝咖啡的时候，他坐在凯玛勒身边，一个想法掠过他的心

头；看来，他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喝咖啡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他心里怀着极大的痛苦，眼睛环顾着周围的沙发、花席和天花板上吊着的大煤气灯。艾米娜同往常一样，坐在卧室和饭厅两个房门中间的大沙发上，不顾大热的天气，专心致意地调理着煮咖啡的炉火。她围了一条白头巾，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长衫，看来比过去消瘦多了。这时大家都沉默着，安静之中透露出一种忧郁的气氛，好比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会清楚地显露出岸边的水底。亚辛想要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只是感到十分为难，但是他又不能不说。他呷了一口咖啡，也不知是什么滋味，接着说：

“妈妈，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让您给我出个主意！”

他同凯玛勒互相望了一眼，这说明弟弟早已知道他要谈什么了。凯玛勒等候着结果，他关心这件事的程度不亚于亚辛本人。艾米娜说：

“什么事呀，孩子？”

“我打算结婚，”亚辛干脆地说。

“太好了，”她的两只眯缝眼睛带出关心的微笑，“你也确实不该再拖下去了，孩子。”

接着，她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色，仿佛要诱使他自己把秘密说出来似的，并不直接问他，只说：

“跟你爸爸说吧，要不让我来跟他说，他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好媳妇的。”

“我已经跟爸爸说过了，”亚辛过分郑重地说，“我想不必要再让爸爸为我操心了，我自己已经找好了，爸爸也同意了，我希望您也能同意。”

艾米娜对亚辛这样尊重她感到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她红着脸说：

“愿真主赐给你好机缘，那就赶紧办吧，也省得我们楼下空着没人住……，你要娶的是谁家姑娘？”

亚辛又和凯玛勒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喃喃地说：

“我们邻居，您认识她家。”

她皱起双眉，两眼茫然地望着前面，一面思索一面用食指点点指指的，仿佛要在想象中把所有的邻居一一都数过来似的。

“你真把我闷坏了，亚辛！难道你就不能痛快地说出来叫我喜欢喜欢吗？”

“是我们的近邻，”亚辛说，脸上带出一丝苦笑。

“哪一家？”

她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脸，露出惊慌和不悦的神色。他低下头，收敛起笑容，紧闭着嘴。这时她用大拇指向背后指了一下，声音颤抖地说：

“这家吗？不行，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亚辛？”

他拧紧眉头一声不响。她高声说：

“这太叫人难过了！你怎么选中了这家人，他们在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曾经心怀庆幸。”

“凭真主起誓，您不能这样说，”他不由得大声说，“这是您的猜想，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相信过这件事。”

“你当然要为她们辩护了，可是这样说谁也骗不了，你不用枉费心机，我决不信你这套话。真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丑事，多么不幸啊！老实说，她们母女都是不守妇道的人。你看中她家姑娘决不是什么好事。你说你取得了爸爸的同意，你把实情告诉他了吗？不如说你蒙骗了他。”

“你别生气，妈妈！”亚辛恳求地说，“没有比让您生气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您别着急，听我慢慢地跟您说。”

“你给我这样无情的打击，怎么能叫我听你说呢？叫我说，就是拿这件事开玩笑也是不应该的。马莉娅是个下贱姑娘，这你和我们知道得一样清楚，难道你忘记了她过去的那段丑事了吗？难道你忘记了她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你怎么会想把这样的女人弄到我们家里来呢？”

“不错，我没有把那些告诉爸爸，”他大声叫嚷说，仿佛要把胸中的痛苦和慌乱赶走似的，“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要紧的是您应该用没有成见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什么叫成见？！难道我说她的那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吗？你说你爸爸同意了，可是你把她跟英国鬼子调情的那桩丑事告诉他了吗？真主，一个好人家的子弟，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来。”

“您别生气，听我跟您好好地说一说，您这样暴躁有什么用呢？”

“这是关系家庭体面的事情，我不能不着急。”她一反素常的温和天性，气冲冲地说。接着她又悲怆地说：“事情一涉及法赫米，我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

“法赫米？”亚辛咽了一口唾沫说，“愿真主怜悯他，让他住在广阔的天堂，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您相信我吧，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您不用为他感到不安。”

“不是我为亡人感到不安，而是亡人不能安息。你弟弟爱过这个女人，亚辛，你能说你不知道吗？”然后，她又十分激动地说：“也许早在那个时候你就惦记上她了。”

“妈妈！”

“你说什么我也不能相信了，你连这样可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还能相信你什么呢？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女人，难道你就非要娶这个使你弟弟伤心的女人不可？难道你就不记得法赫

米和我们一起听说她和英国鬼子的那桩事情以后是多么难过了吗？”

“这些我们以后再说，将来我会给您证明弟弟完全是听从真主安排的，根本没把这个女人放在心上。现在跟您说这些，您也听不进去。”

“这些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听得进去！你真是一点也不把法赫米放在心上。”

“但愿您能相信，这话使我十分难过。”

“你难过？”她气忿极了，大声喊叫说，“你根本没有为你弟弟难过过，你还不如外人。”

“妈妈！”

凯玛勒想要插嘴，她摆了一下手，制止他开口，继续嚷道：

“你不要叫我妈妈！我是曾经拿你当过儿子看待，可是你没拿我当过母亲，你也没拿我的儿子当过兄弟。”

他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带着忧愁的样子怏怏地站起来走出堂屋，回自己房间去了。凯玛勒立刻跟了出去，他的忧愁和沮丧不亚于哥哥。他对哥哥说：

“我不是提醒过你，说的时候要当心吗？”

“唉，现在我一分钟也不能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只好搬出去！”亚辛满脸愁容地说。

“你应该谅解她，你知道妈妈的脾气跟过去不一样了，就连爸爸现在有时候也容让她一些。”凯玛勒谨慎地说。“她一时发脾气，过一会儿就会好的，我希望你不要计较她的这些话。”

“我决不计较，凯玛勒！”亚辛叹了口气说。“我决不能因为一时的不好而忘记她这些年来对我的全部好处，你说的对，我应该谅解她。可是，她既然这样看我，我又怎么好每天早晚跟她见

面呢？”

亚辛忧伤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不要以为法赫米曾经为马莉娅伤心过，当初他要向她求婚，爸爸没有答应，最初他表现无所谓的样子是有些装假，可是后来他真的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那件事早已过去了，马莉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事隔六年了，现在我要娶她又有什么罪过呢？”

“不用说这些了吧，”凯玛勒恳求说，“妈妈很快就会同意的，我希望你说要搬出去只是一句气话！”

“说要搬出去，我心里比谁都难过，”亚辛摇着头伤心地说，“可是我迟早总得搬出去，你想想看，我能够把马莉娅接到咱们家里来吗？你只应该从这一点来考虑。我想搬到向往宫去住，正好我母亲死后那所房子一直空着。我马上到铺子里去见爸爸，跟他说明白我为什么要搬走，免得让他难过。我并不是堵气搬走，离开这个家，特别是离开妈妈，我心中非常难过。你也不用为此伤心，水流千灌归大海，咱们终归还是一家人。咱们家的人没有一个心眼不好的，特别是妈妈，更是忠厚善良……”

他走到衣柜前面，打开柜门，并没有立即收拾东西，他望着自己的衣物，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对凯玛勒说：

“我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同马莉娅结婚，但是真主证明，我凭心说，这并没有什么对不起法赫米的。凯玛勒，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他，如果说这桩婚姻不对的话，我首先就会感觉到，你说是不是？……”

十一

使女把亚辛领进客厅以后就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拜访已故的穆罕默德·雷德万的家，过去他从没来过。这个房间跟他父亲家里的房间一样高大、宽敞，一个阳台临两宫之间路，两个窗户开向街门所在的小胡同。屋里铺了一小块地毯，地毯周围摆着几张沙发和椅子，门窗上挂着褪了色的旧绒幔，迎门墙上挂着一个镶有台斯迷的乌木镜框，右面墙上，在长沙发的上面端端正正地挂着穆罕默德·雷德万中年时候的照片。

亚辛进来，在右手第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周围，两只眼睛停在穆罕默德·雷德万的照片上，就仿佛同马莉娅互相凝视一样！他满意地笑了，一面随便甩摇着手中的弯柄拂尘……自从他打算向马莉娅求婚以来，一直有一个难题摆在他面前：马莉娅家里一个男人没有，而他又找不到一位妇女来替他说亲，结果只有他亲自前来。他感到自己好象一棵伐倒的大树一样孤零。这种情况使他这样一个以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自豪的人感到羞愧。但是，他很放心，他知道马莉娅一定会在她母亲面前为他铺平道路，也就是说，只要一听说他来登门拜访，她母亲就会了解他的来意。因此，他估计这里会有一种满足他的愿望的美好气氛。

使女回来了，用茶盘端来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然后退后一步，告诉他说：太太就来……马莉娅也知道他来了吗？她那颗多情的心会有什么反应？不久，他会把她接到向往宫去，以后怎样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了！艾米娜本来是一个慈善心肠的好人，

想不到她会气恼到那种程度！求真主解除她的一切烦恼吧！当他到铺子里去对父亲说他要从家里搬出去的时候，父亲同样也很气愤，但是那是出于慈爱的愤怒，它表明父亲的忧虑和难过。那么，艾米娜会不会把马莉娅的所作所为告诉父亲呢？由于丧子而造成的暴躁脾气实在可怕，但是凯玛勒曾答应他劝导母亲冷静下来！在这件事中，他只在向往宫遇到了第一件顺心事：那个鲜果铺老板死了，这是我的鸿运把他赶到坟墓里去了！只听门口传来一声咳嗽，他站起来循着声音望去，看到巴希查太太侧着身子走进客厅来，因为门没有完全打开。他随便向她看了一眼，只见她那肥胖的身躯明显地分成几段，当他的目光掠过她的臀部时，使他不禁感到惊奇：那个大屁股上部几乎达到脊背中间，下部达到她的大腿上，简直像个大汽球！她的两腿支持着几百磅脂肪和肉，慢慢地向他移来，她穿着一件肥大的白外衣，从袖口里伸出雪白的手说：

"欢迎，欢迎你光临！"

亚辛有礼貌地同她握了握手，然后站在那里，等她在近旁的沙发上坐下以后，他才坐下……他这是第一次就近看她；过去因为她同他家有来往，而她的年龄和身份又使他把她视为长辈，所以每逢遇到她时，从来没有像对别的妇女那样端详过她。因此，他认为今天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她穿着的那件外衣从脖颈一直垂到脚面上，罩住整个身体，尽管天气还很热，她的脚上却仍穿了一双白袜子，外衣的袖子也直垂到手腕。一条白头纱围着头和脖颈，头纱的两端垂在胸前和背后。她略略带着一些与她的身份和行将五十的年龄十分相称的矜持，她那强健的身体显示出她有着年轻人的心情和精力。他发现她正觌面望着他，脸上未施脂粉。他早就听说她是一个好打扮的女人，在这个地区，老

早以来人们一提到妇女的化妆品和服饰就会想到她。他想起过去有人指责巴希查过分爱打扮的时候，艾米娜如何为她辩护，而近几年来艾米娜又怎样动不动就骂她这么大年纪却老不要脸！

"欢迎你，亚辛先生！你好！"

"好，愿真主保佑您。"

说到这里他几乎要随口叫一声"大妈"，但是他在最后一刹那本能地意识到不能贸然这样称呼，因为她并没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称呼他"孩子"。妇人接着问：

"你父母亲，海迪杰、阿依莎和凯玛勒都好吧？"

听到她问候这些毫无道理地敌视她的人，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只好回答说：

"全都好，他们也都问候您。"

不消说，她现在正在考虑自从法赫米死后她在他们家里遭到的冷遇，以致使她不得不同这个来往了半世的邻居断绝关系。那是什么样的冷遇啊！简直是无言的敌意！那种敌意是从何而起的呢？只不过是因为有一天他的继母说她"感觉"到马莉娅母女对法赫米的死表示难过是虚假的。——愿真主消除这种恶念！——继母说：不难想象，艾哈麦德不答应向马莉娅求婚的事，当时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传到马莉娅母女的耳朵里去了，甚至她们母女猜也能猜到。更不难想象，她们母女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定非常怨恨他们。继母不只一次地说，她亲耳听见马莉娅在吊唁法赫米的时候说："我难过的是你没有享受到你的青春！"她把这句话解释为"我难过的是你由于家人的阻挠而没有享受到你的青春！"此外，她还顺从着自己的忧愤心情把这些想法加以渲染夸大。不论怎样，也改变不了她这种"感觉"。于是，她对待马莉娅母女一反原来的态度，后来竟至断绝了来往。这时，亚辛心

里又痛苦又惭愧，他说：

"愿真主诅咒魔鬼！"

"诅咒千万遍！"巴希查附和说。"我一直在纳闷儿，我怎么得罪了艾米娜太太，她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可是我并不同她计较，我时常祷告真主赐给她忍耐，说来她也真够可怜的。"

"愿真主报偿您的这种好心和这种高贵的品德！她真是个可怜的女人，的确需要忍耐。"

"可是，我怎么得罪她了呢？"

"您没有得罪她，只是该诅咒的魔鬼。"

妇人好象蒙受了不白之冤似地摇着头。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看见茶盘上放着的那杯茶，便指了一下杯子，说：

"你怎么不喝茶？"

亚辛把茶杯送到嘴边，一气喝完，然后把杯子放回茶盘上，咳嗽了一声，说：

"我们两家的情谊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受到损害，使我十分痛心，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就算了，我也不愿意再提那些令人难过的往事。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为了别的事情，跟这些令人遗憾的往事没有关系。"

妇人摇了摇头，仿佛要摆脱这些令人遗憾的往事似的，然后她面带微笑准备听他道明来意；她的摇头和微笑好比是改变调子的一种序曲。在她的笑容的鼓励下，亚辛兴奋地说：

"说真的，我个人在生活中也有一段令人遗憾的经历，我是说我那次结婚没遇到一个好姑娘，不过，我现在也不想再提那些事情了。愿真主保佑，我到您这儿来是想为自己的生活揭开新的一页，我希望我的决定是一件喜事。"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善意的欢

迎……喏，你这样论断自己的前次婚姻适宜吗？这个妇人是不是听说过你前次婚姻发生变故的真正原因？不用担心，她那妍丽的面容上显露出了无限的同情。她那妍丽的面容！难道不是吗？是的，假如不是年纪大了一些，她一定比马莉娅更美。毫无疑问，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比马莉娅美得多……不，就是现在她还是比马莉娅美！对，的确是这样！

"您明白我的来意了吧，我是来向令爱马莉娅求婚的。"

"这让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太欢迎了。"她满面生辉，笑容可掬地说。"家庭好，你人也好。过去，马莉娅不幸没遇到好丈夫，今天有这样的人来求婚，真是她的福气，愿真主怜悯你们，让她给你带来幸福。虽然说我们两家因为误会断了来往，可是我们两家从来就像一家人似的。"

亚辛喜出望外，手指下意识地摆弄着领口上的蝴蝶结，那张俊雅的微黑的脸庞已经变红了，他说：

"我衷心地感激您，求真主替我补报您的好心。您说得对，虽然有些小误会，可是我们两家从来就像一家人似的……论家世，论性情，马莉娅小姐都是最好的姑娘，但愿真主赐给她如意的归宿，以补偿她所遭受的那段不幸的生活，也求真主让她补偿我先前所忍受的那段不幸的生活。"

她叨咕了一声"愿真主应允你的祷告"，然后站起来，移动肥胖的身躯走到茶几前面，端起茶盘喊了一声"阿米娜"，并转身把茶盘递给很快走来的使女。她突然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仿佛对他说："使女听到我们的谈话了！"他正呆呆地看着她那个肥大的屁股出神，一瞧见她扭过头来，便赶快垂下眼睛，装作在看地面的样子。但是，他的动作稍嫌迟慢了一点。他惊慌地暗想：她会怎样估量他呢？等到她回到座位上以后，他偷偷地瞥了

她一眼，只见她的嘴上挂着一丝笑意，仿佛对他说："我已经看见了！"他一面诅咒自己一双无耻的眼睛，一面思量她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是的，她想假装什么也没看到，可是她一露出那点笑意，整个面貌都像在对他说："我已经看见了！"不去想这个过失吧，看一眼算不了什么。可是，马莉娅将来会不会像她妈妈这样呢？她什么时候会像这样？一位作母亲的能够保持自己的容颜不受岁月的影响是十分难得的，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扭转思路和消除疑云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破沉默，他说：

"如果您答应我的请求，就请您详细地吩咐我该怎样作。"

她轻轻地笑了一下，脸上显露出年轻女人的娇媚，说：

"我怎么能不答应呢？亚辛先生！家庭是家庭，人材是人材，一点可挑剔的也没有。"

"您太过奖了，实在不敢当……"亚辛红着脸说。

"真主证明，我说的是老实话。"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问道："你家里人都同意这件事吗？"

亚辛的目光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从鼻子里冷笑了一声，说：

"家里人，随他们去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家里人跟我的心思不一样！"

"你跟艾哈麦德商量过吗？"

"我父亲同意……"

"我明白了，"她拍了一下手说，"是法赫米他妈不同意，是不是？我早就这样想，你这一说正对，一定是她不同意，对吧？赞颂永恒的真主，你这个继母真是个乖僻女人。"

"您说对了！"他轻蔑地耸了一下肩膀说。

“我一直在纳闷儿，我怎么得罪了她?究竟是哪件事情伤了她的心呢?”妇人又抱怨说。

“我不希望让别的事情打断我们的话，那些事情只会让人伤脑筋，随便她们去怎样想吧，重要的是我希望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得到您的同意，别的什么也不管。”

“假如你家里不方便，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谢谢您，我在向往宫另有一处房子，只是离这儿稍远一点，我现在就住在那儿，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好几天了。”

“怎么，她把你赶出来了?”她拍着胸膛叫嚷说。

“不是的，事情还没到这种程度。”他笑着说。“只是我到府上来求婚，她为了舍弟法赫米生前的一件旧事(他说着故意看了她一眼)感到很痛心，虽然我认为她没有足够的理由阻拦我，但是我不得不照顾她的感情，所以打算搬出来安排婚事。”

“你为什么不先待在家里，等到结婚的时候再搬出来呢?”她扬起眉毛，摇着脑袋，似乎有所不解地问。

“我所以决定离开家里，是怕事情闹得更糟!”他勉强笑着说。

“求真主改变这种情况!”她好象惋惜地说。

她没有把话说完，就再次站起来向临胡同的窗户走去。她打开窗户，让屋里更亮一些，因为只是从阳台射进来的光线，使屋里已经显得昏暗了。他虽然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可是仍然禁不住要偷眼去看她身上那个犹如穹顶似的大肉丘。她双膝跪在大椅子上，身子歪在窗缘上挂上窗子，这种放纵的姿态给他极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嗓子发干，心中不由得琢磨：她为什么不叫使女来开窗户呢?她方才作出的那副样子，使他眼花缭乱，心神荡漾，她不是没看出来，那么她现在为什么又要在他眼前作出这种

撩人的样子呢？她究竟是什么用意？他对女人的卖弄风情十分敏感，他心中似乎产生一种怀疑，他既不能肯定它也不能否定它。于是，他面对着这种诱惑的情景闭上了眼睛。是他发狂了，还是她发狂了？还是他们俩都没有发狂？谁能解释这个谜？她直起身子从椅子上下来，然后转身走向自己的座位。他在她转身的当儿，赶紧抬起眼睛去看镜框里的台斯迷，装作专心欣赏的样子。直到听见沙发发出响声，知道她已经坐下，他才把脸转向她。两个人的目光接触了一下，他发现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诡谲的微笑，仿佛在对他说："我已经看见了！"他只觉得自己这一回又被她识破了。他心慌意乱地过了一会儿，没作任何表示，既怕自己错怀疑了人，又怕让她识破自己的下流。因此，他警惕着自己的一言一动，以免不慎丢丑。

"这天气真是又潮又热！"

听到这个安静而自然的声音，他知道她希望打破沉默的局面，便高兴地说：

"是啊，真是又潮又热。"

他一安下心来，刚才出现在窗子前面的那幅情景，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无论如何克制不住自己不受它的诱惑。他幻想：假如能够在他的某一个情妇身上看到这种情况该多好！但愿马莉娅也有这样一副身材，以便同别的女人比一比！由于他一直缄默着，她以为他仍然在考虑他同继母的争执，于是好似开玩笑地说：

"你在想什么，世界上有什么值得你这样想的？"

她摆着两手，摇着脑袋，同时用特殊的姿势摇摆着身子，仿佛是要他丢开那些不愉快的事似的。他一面顺从地笑了笑，咕哝说："您说得对！"一面费了很大力量才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是

的，这当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表面上来看，她这种动作只是表示要他不必拿同继母的争吵当一回事，但是这种动作所表现出的狐媚、风骚和轻佻却带有一种诱惑的意味。她一时忘形作出这种动作，完全失去了她在初见面的时候所保持的礼貌和廉耻，暴露了她的苦闷。她这样作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他不能肯定！但是，看到她这种举动，他肯定马莉娅的母亲过去一定有过风流事！不管怎样，他也不怀疑自己的看法，这种舞女卖弄风情的动作是正经女人所作不出来的！他这种起伏不定的心情只是短短的一刹那，它很快就变成了情欲冲动的快感。他开始回想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曾经看见过这种举动，是宰努白对他表现过这种举动，还是那天夜里加里莱闯进肖卡特家客厅时对他爸爸表现过这种举动？嗯，不错，是加里莱！他想，这个女人虽然年纪大了一些，可是一定会比马莉娅更有味。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天性，心中对自己说：试探一下，不要在这有可能前进的路上裹足不前！他感觉自己这种奇怪的念头十分可笑，他将要踏上一条从前没有走过的邪路。但是，他从来不肯克制自己的情欲……这条路会走向哪里去呢？难道丢下马莉娅来追她的母亲？……不，他决没有那种打算……然而，可以设想一下：一条狗在去厨房的路上碰到一块骨头能不啃两口吗？不过，这还只是一些假定和幻想，究竟如何，还要等一等看！两个人仿佛要打破相持了一会儿的沉默似的，彼此相对笑了一下，她的笑显然是为了对客人表示有礼貌，而他的笑则是为了抑制已经到了嘴边上的调情言语。

“你为我们家增光了，亚辛先生！”

“府上并不缺少光辉啊，太太！您的光辉可以照亮全城！”

“谢谢你，亚辛先生！”她仰面大笑，咕哝说。

如果不继续谈求婚的事，他就应该告辞走了，不应造成机会把话扯到别的上面去。可是，他既没有话归原题，也没有告辞离开，在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沉默里，他用奇怪的目光凝视着她。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他一直没把眼睛离开她。他的目光中的那种含义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必须用这种露骨的目光表达自己的心意，看看她有什么反应……找好立足的地方再向前迈步，只有那样才能制胜你的对手。你看看我这种欲火中烧的目光吧，你说，哪儿有那么愚蠢的人，会不理解这种目光的含义，而诳说它是天真纯洁的目光？看她那两只眼睛一起一落的样子，分明是她已经解透了个中的意思，在心神不定。不过，你既然是来向她的女儿求婚的，又怎么能说洪水已经到了阿斯旺，让她打开水库的闸门呢？今天我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疯狂！现在我心上想要的就是你，不管以后会有什么麻烦……看她的样子绝对不会使我失望。

"你是一个人住在向往宫吗？"

"是的……"

"我的心陪你在那儿……"

这句话是魔鬼说的，还是神仙说的？马莉娅会不会在门外听见？

"您在这个家里尝尽了孤单的痛苦，那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啊！"

"的确，真是难熬啊！"

她忽然抬起一只手去解围在头上的面纱，一面像告罪似地说："请不要见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她解掉面纱，露出头上的橘红色头帕和雪白细腻的脖颈。他激动地看看她的脖子，又看看房门，好象查看门后是否有人似的。我的天啊，来向女儿求婚

的人落入了母亲的怀抱。他回答她说：

"请便，您是在自己家里，况且又不是外人。"

"要是马莉娅在家，我马上把这个喜信告诉她有多好。"

"她到哪儿去了？"他的心像听到冲锋号似地怦怦跳起来。

"到红巷的一个亲戚家去了！"

理智，去它的吧，一个来向你女儿求婚的人却想要你，你也要他。愿真主怜悯那些相信一切女人的人。这个女人的心里没有一点理智，作了这么多年邻居你到今天才了解她，她是个年过半百仍然春心未死的疯狂女人。

"马莉娅小姐什么时候回来？"

"天黑以前……"

"我打搅您太久了吧……"他狡猾地说。

"哪里，这里就是你的家嘛。"

"您猜我是不是希望您回拜我？"他仍然狡猾地问。

她风骚地笑了笑，仿佛对他说："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接着，她装作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他没有忽略她这种做作的动作，他没去管它，继续告诉她自己住在向往宫的怎样一所房子里，哪一套房间。她面带笑容默默地听着。看，难道她不觉得这样作是残忍地破坏自己女儿的幸福，对不起女儿吗？

"那么您什么时候到我那里去？"

"我该怎么说呢，"她抬起头来低声说。

"我替您说吧，"他不容反驳地说，"明天傍晚，我在家里等着您。"

"还有些事情我得考虑考虑。"

"到我家里来，咱们一起考虑吧。"

他说着站起来，要向她扑过去，她警惕地向房门口看了一

眼，向他作了个暗示。接着，她好象不得已似地说：

“那就明天傍晚吧……”

十二

巴希查成了向往宫的亚辛家里的一位常客。每天天一黑，她就穿起罩衣，经过加马利亚来到向往宫。在这里，她会看到亚辛正在这所房子唯一有床铺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她。他们俩再也不提马莉娅，只有一次她对他说：

“马莉娅知道了你到我家来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使女认识你。可是，我对她说：你有意向她求婚，只是受到家里人的阻挠，你打算把家里人说服以后，再来正式求婚！”

亚辛听了她这一番话，心中有些不安，但是他又不能不表示同意和赞许。他们俩就这样追求着享乐，亚辛一看到那个“肉丘”摆在面前，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房间布置成一个适合作乐的地方，就像一匹烈马一样野性大发。可是他没有忽略增加饮食营养，以使自己有充沛的精力同她颠鸾倒凤，纵情恣欲。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亚辛就感到厌烦了。他原想用她来发泄自己的性欲，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满足反而增加了心病。不过，这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不，他从一开始就没对这种奇怪的关系怀着什么好意，他决没想把这种关系长久保持下去，就是他在客厅里同她调情的时候，他也只是希望暂时拿她寻欢而已。当他发觉这个妇人迷恋缠磨着他，希望同他保持这种关系，不再考虑婚姻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恐怕破坏自己当时的乐趣。他相信过些日子等他玩厌烦了自然有办法甩掉她。但是，他怎么厌

烦得这样快呢？比他原来估计的快得多。他勾引她时，以为她的姿色总会保持几个星期乃至一个月，可是完全错了。她那副诱人的色相，使他受了一次愚弄——他有生以来所受的最大愚弄——，原来她用种种修饰掩盖着衰老的容貌，就像涂着口红的嘴唇上看不出发烧的迹象一样。她那丰满的身体是全靠衣服的皱折衬托出来的，当她赤裸裸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时，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她的肌肤只能显示出她的令人讨厌的年龄。他自己对自己说："我这才知道女人为什么这样注重衣饰。"因此，无怪乎他对她的缠磨只感到厌恶，把她说成是自己的一块"病"而决定和她断绝关系。在疯狂的欲火冷下来以后，马莉娅又回到他的心上来。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心，而是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把她给遮盖住了，好比浮云遮住了月亮一样。奇怪的是，他想马莉娅并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只为的是肉欲享受——尽管肉欲享受还占主要地位——，而是另有一种希望：为自己建立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他不情愿这样忍耐下去，他希望巴希奎能省悟过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跟你玩够啦，你去找你的新妇吧！"但是，他这种希望在她的心里没得到任何反响。她每天晚上来同他幽会，越来越起劲，越来越迷恋。他感到这样下去，日子一久她会认为这样作是她的权利，把他当做自己的丈夫和终身伴侣。

是的，她并不是以逢场作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的，她已经把自己的轻薄放荡和内心真情完全剖露给他了，使他认识到他们俩初次见面时她那些奇怪的举动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他轻视她、鄙弃她，把她的那些缺陷看得扩大许多倍，因而心里对她十分厌恶，决定一有机会就丢开她。他希望尽快摆脱这件丑恶的事情，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妨碍着他得到马莉娅。有一次他对

她说：

“马莉娅是不是会考虑我为什么老不见面呢？”

“她会以为你还没有说服家里人……”妇人摇了摇头说，表示要他放心。

“我老实告诉你吧，”他迟疑了一下说，“我跟她在晒台上谈过不只一次话了，我曾经向她发誓，不论家里人怎样反对，我也要娶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瞪大眼睛逼视着他。

“我是说她既然知道我决心要娶她，以后又听说我到你家里去过，那么她一定要考虑我为什么这么多天没见面。”他装作没有别的意思的样子。

“她不放心也没有什么，不是求婚就得订婚，更不是求婚就得结婚，她也很清楚这一点。”她用毫不在乎的口吻说，他听了只感到吃惊。接着她压低声音：“她失去了你也不算什么损失，她年轻漂亮，用不了多久就会又有人来向她求婚的。”

她好象是在表明自己的悲哀，更确切地说，好象是表明只有她而不是她的女儿，失去他才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她这样说越发使他感到憎恨和厌恶。他开始意识到同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女人姘居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想到人们会讥笑他同一个老太婆姘居来消磨自己的青春，他还感到愤怒，甚至在同她幽会的时刻他也怀着戒惧之心。于是他更加厌恶她了。有一天，他在新马路遇见了马莉娅，他毫不迟疑地走上前去，同她问过好以后就随在她身边走着，仿佛他是她的亲人一样。她一面责备他，一面向他诉说自己如何惦念这件婚事。他告诉她说，他父亲已经同意了，他们很快就可以结婚了，他已经在向往宫安排了新居，预备他们俩居住，关于他老没见面的事，他托词说因为事情太忙。最后他

对她说："回去告诉你母亲，说我明天来见她，商量结婚的事情。"他为这个不期而至的机会感到高兴，把他同巴希查的关系丢到了脑后。这天晚上巴希查按时到向往宫来了，但是这一次她怀着一颗受了刺伤的心。她没等揭开面纱，就对他大声嚷道：

"你这个骗子，你背弃我。"

她气冲冲地揭掉头上的面纱，一屁股坐到床上，接着说：

"我真没想到你对我怀着这么狠毒的心肠，你这个不讲信义的下流东西。"

"你不要胡猜疑，说实在的，我是碰巧遇到她的……"亚辛支支吾吾地辩解说。

"你说谎！你说谎！"她板着脸大声叫嚷。"鬼才信你会恋着我不想丢开？你做出这样的事来，还想花言巧语地让我相信你？（她作了一个鬼脸，摹仿他说话的样子）我是碰巧遇到她的，怎么会这样巧？宝贝儿，也许你是碰巧遇到她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在大街上跟她谈话？难道这不是恶意的背弃行为吗？（她又作了一个鬼脸）说实在的，我是碰巧遇到她的。"

"我在街上迎面碰上了她，就随便伸手跟她打了个招呼。"他有些慌乱地说。"我跟她在晒台上说过话，怎么好装作不认识她呢。"

"伸手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气得脸色煞白，大声喊道。"难道手会自己伸出去吗？这只挨刀的手和该死的长这只手那个人，你不如老实说，你把手伸给她是想甩开我。"

"你安静一下听我说嘛，要做人不能不顾脸面。"

"脸面？你的脸面在哪儿？你是最无耻的坏蛋，你是坏蛋的儿子。"接着，她咽了一口唾沫说："你告诉她你要来商量结婚的事，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你的手说的？说呀，要脸面的人。"

“如今那个地区人人都知道我从父亲家里搬出来是为了要娶你的女儿，我自己怎么能假装不知道呢，所以我对她说。”亚辛非常沉稳地说。

“假如你真是这么想的，你可以随便跟她扯个谎，你又不是不会说谎的人。你心里还不是想借她来甩开我，”她气忿地叫嚷说。

“真主知道我的善意，”他避开她的目光说。

她用眼睛瞪了他好一会儿，然后没好气地问他：

“这么说，你答应她的事不是出于真心啰？”

他知道承认这一点的危险性，于是他闭上了眼睛，一声不响。她暴跳如雷地说：

“这回可明白了，我没说错吧，你是个不讲信义的骗子。”接着她继续嚷道：“这回可明白了，这回可明白了。你这个坏蛋，你这个无赖。”

“纸里包不住火，”他迟疑了一下说，“你想想看，假如我们俩这种秘密关系泄露出去，人们会怎样议论我们呢？特别是你得想想，马莉娅会怎样说。”

“你这个猪猡！”她气得咬牙切齿地嚷道，“你在像条狗似地站在我面前流口水的时候怎么想不起这些来？你这个无赖，像你这样的坏蛋真应该下最可怕的火狱。”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只是因为没有勇气他才没有笑出声来。然后，他温存谄媚地说：

“我们俩已经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恩情。我看你的怒火也该发泄够了，马莉娅总是你的女儿，你应当愿意她幸福。”

“什么，你能使她幸福？”她摇着头讥讽地说，“我告诉你

吧，兔崽子，我女儿还不知道向她求婚的是个什么样的魔鬼，你专门玩弄女人，你是坏蛋的儿子，求真主保佑她，不要上你的当。”

“求真主保佑一切顺利，”亚辛仍然心平气和地说，“我真诚地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和贤慧的妻子。”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我宁愿把我的胳膊剁掉，我们迟早会看到你说的是真话是假话。”她激刺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爱自己的女儿，我把她的幸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是上了你这个坏蛋的当，我连想也不会想把你向她求婚的事告诉她，否则我就该挨一顿鞋底子。”

亚辛心中思忖：这一场风波会不会平平安安地过去？他期待她披上罩衣一怒而去，可是她偏偏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坐在床上，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样结束这种难堪的僵局。他偷眼去看她，只见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地面，似乎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不禁又对她有些同情。她会不会再一次跟他吵闹？也许会，看她的样子似乎是在考虑自己跟女儿之间的微妙关系，考虑她应该怎样办。没想到她忽然脱去外衣，裸露出上身，嘟囔说：“天气太热了。”然后她慢慢移到床头，把身子靠在床栏上，脱掉脚上的短靴，把两条小腿放到叠放着的被子上，继续出神沉思着。喏，她还有话要说吗？他用加倍温存的口吻问道：

“我明天可以到你家去吗？”

她装作没有听见，过了一小会儿用怨恨的目光望着他，说：

“去吧，小子。”

他满意地笑了，只觉得她的目光射在脸上灼痛。又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糊涂虫，就是你不忙着采取这种手段，我也想到了咱们早晚总得分手。”接着，她又像无可奈何又像不在乎地说：“我们也只好这样……”

他并不相信她的话，但他却装出相信的样子说：他相信她是有理智的，要求她同情他，原谅他。她不愿听他这些，她慢慢地挪到床边下了地，一面穿罩衣，一面说：“我走了，再见吧。”他默默地站起来，开开房门，先走出去，没想到后脖颈上挨了她一巴掌。女人从他身边挤过去走向楼梯口，把他丢在后面。他失神地站在那里，抚摩着挨打的地方，这时她手扶着楼梯栏杆回过头来说：

“你另外去找别的女人吧，你把我害得够苦了。就是打死你也不能解我的恨，狗崽子。”

十三

“您别见怪，艾哈麦德，恕我直率地说，您这些日子钱可亏得太多了。”

加米勒·汉姆扎维用朋友般的亲切口吻这样说，但又不失一个伙计应有的礼貌。他已经五十七岁了，身体却一直很健壮，虽然头发白了，精力并不减退。从这个铺子开张不久他就到这里来当伙计，多少年来始终如一地勤勤恳恳做买卖应酬客人。由于这种勤恳和忠诚，他受到应有的尊重，店主人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从心里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主人拿钱供给他儿子福欧德进法学院读书的这一点恩情，使他对待主人更加忠心耿耿，因而见到事关利害的问题不由得要直言忠告。艾哈麦德以为伙

计的话是指市面不景气说的，便安心地说：

“感谢真主，总算还不错……”

“愿真主加倍赐恩降福，”加米勒·汉姆扎维笑着说，“我早就说过，假如您不光是有一般商人的经营才能，而且也有他们那样的脾气的话，那您一定是个大财主了。”

艾哈麦德不介意地耸了一下肩膀，很得意地笑了笑。他赚得多花得多，寻求生活乐趣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从来是量入为出，一直保持着收支平衡。他已经嫁出了阿依莎和海迪杰，凯玛勒很快也就大学毕业了，他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多用几个钱享受一些生活乐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其实，汉姆扎维并不知道他把钱挥霍在什么上面了，只是看到他近来花钱已经入不敷出。他近来的花费确实不少：买礼物用去了大批的钱，水滨别墅的花销更是揩了他许多油，此外，他还得给他的姘妇大量的现款。总而言之，宰努白千方百计地让他花费，而他是言听计从。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不错，从前他同样可以这样花费，但是那时候他不曾为了女人而忘记量入为出，挥霍无度。过去，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能够以雄性的力量迷住女人而不会为女人所迷惑，因此用不着考虑用大量金钱去换取情妇的欢心。现在，他的欲望是如此卑下，为了迷恋这个女琵琶手竟然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仿佛他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她的爱，博得她的心一样。她的爱是那么宝贵，她的心又是那么难于打动，他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处境，心中不禁有些忧虑和烦恼。他怅惘地回忆着过去自己受尊敬的日子，他不相信自己的尊荣已成过去，但是他却不能反抗现实，因为他的确没有那种能力。他好象解嘲似地对加米勒·汉姆扎维说：

“说我是一个商人也许不对吧，”接着他又无可奈何地说：

“能不能成为大财主只有听凭真主的安排……”

来了几个顾客，汉姆扎维忙着接应客人去了。艾哈麦德刚刚平静下来，看到一个人走进门口，大模大样地朝他走来。这人来得很突然，他记起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过她了。他站起来，彬彬有礼地说：

“欢迎，欢迎，尊贵的邻居。”

“您好，艾哈麦德……”马莉娅的母亲从罩衣里把手伸给他说。

他请她坐下。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正是她老早以前那次来坐过的那张椅子。艾哈麦德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心里回忆：法赫米死后刚一年的时候，她曾到铺子里来过，企图勾引他再到她家去，自那以后就没有见过她。他奇怪她今天怎么会跑来，难道她不怕勾起我的难过而冷淡无情地把她请走？他看了她一眼，她今天是干什么来了呢？只见她跟从前一样，还是那样肥胖、整洁。她身上散发着馨香，面纱上面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从她的装饰上看不出岁月的推移，只在她的眼睛下面显露出一些衰老的痕迹，看到她使他联想起加里莱和祖贝达，这些女人在青春生活中耗尽自己的生命，而艾米娜却由于忧伤和愁苦很快变得衰老了。巴希查把椅子向账桌移了移，然后轻声说：

“艾哈麦德，请你不要见怪，我是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才来的。”

“哪里，哪里，”艾哈麦德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连忙说，“您登门是给我们增光。”

“谢谢！”她笑着回报说。“感谢真主，我看你身体还是那么结实。”

他谢过她，并为她的健康祷告。她为了表示感谢，又回过来

为他祷告。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其事地说：

"我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见您的，就是您的少爷亚辛向我女儿马莉娅求婚的事。听说他早就跟您说过了，您也同意，不知道这话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要到您这儿来问一问。"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垂下眼睛，不愿让她看到自己由于听了她的话而燃起的怒火。她装作表示关心他是否同意那种样子，是欺骗不了他的，让她欺骗那些不了解她的人去吧。他确实知道，对她说来他同意不同意都是一样。再说，难道她不知道她到这儿来会给他的儿子留下什么印象吗？但是，她到这儿来是只为了问问我是否同意，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不久就会明白的。他抬起两只眼睛安静地看着她说：

"亚辛跟我说过他的愿望，我祷告祝他成功。马莉娅总是咱们自己孩子……"

"求真主慈悲，你这样决定是我的幸福，艾哈麦德，这门亲事真使我在人前增光啊。"

"谢谢您的嘉许！"

"我愿意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答复亚辛说，必须等我问过你确实同意以后才能答应他！"她兴奋地说。

婊子！也许她没见到亚辛以前就已经同意了。

"我再次谢谢您，太太。"

"我回答亚辛先生说，你得容我先去问问令尊是不是同意，然后什么事情都好办，可千万不能惹你父亲生气。"

真主啊，真主！她刚刚牵走了骡子就又来用绳子捆主人。

"像您这样高贵的人，当然要这么做。"

"艾哈麦德，你同我们是自己人，你是最令人感到骄傲的朋友，"妇人感到胜利地接着说。

女人的诡诈，女人的娇媚，这些已经使他厌烦了。她会不会知道他为了迷恋女琵琶手宰努白弄得狼狈不堪？他谦虚地说：

“求真主饶恕，您太过奖了。”

“亚辛告诉我，他从家里搬出去了，我听了非常难过，”她提高嗓门忧郁地说。

她的嗓门一高，艾哈麦德唯恐让铺子里边的人听见，便冲着那边扬了一下头提醒她注意，同时板着面孔接过去说：

“说实在的，他的行为很让我生气，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干出这样浑帐事情来。他预先也没跟我说一声，就把行李搬到向往宫去了，事后才跑到这里来求我宽饶，难道这是儿戏吗？太太，我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他说是因为同艾米娜争执，我看那算不了什么，他这样说只不过是给自己办出那样浑帐事来找借口。”

“凭你起誓，我也是这样说他的。我看，这个孩子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还对他说：应该谅解艾米娜太太，她实在太不幸了，我们只有求真主赐给她忍耐，可是不管怎样，艾哈麦德，像您这样大量的人总该饶恕他才好。”

他很快地摆了一下手，仿佛说：我们不谈这个吧。接着，她又恳求道：

“我求您还是饶恕他吧，要不然我是不能安心的。”

噢，但愿我能够把我对他们——她、她的女儿，还有那头骡子的忿怒公开发泄出来。

“不管怎样，亚辛总是我的儿子，只求真主指引他吧。”

她把头稍微向后靠了靠，以便坐得更舒服些，慢慢地享受成功的愉快。接着，她温和地说：

“愿真主安抚你的心！艾哈麦德，我在到你这儿来的时候心中曾经想：你是会让我失望而难过地回去呢，还是会以旧日的情

谊来对待老邻居?感谢真主,总是让人往好里估计你。求真主使你长寿,赐给你健康和幸福。”

她似乎是在嘲笑你，可是她有理由这样做。你这个倒霉的父亲,你失去了最好的儿子,剩下的两个儿子一个毫无出息，另一个也许道不听话。这一切都是我的烦恼,娘子。

“谢谢,您这番话真使我说不尽地感激。”

“我说的句句是真心话,过去我不是时常对你这样说吗,”她低着头说。

啊,过去,凭你为他求情的那头骡子的生命起誓，还是不要提过去吧,他把手放在胸膛上表示感谢。接着,她又用甜蜜蜜的语气说:

“我对你是那么尊重,不论是在那以前还是在那以后，我对谁也没有像对你那样,不是吗?”

这才是她的真正意图,我怎么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她来找我既不是为了亚辛,也不是为了马莉娅，而是为了我,为了她自己。你呀,你这个女人,岁月没能使你有任何改变，只是带走了你的青春。可是，难道你能够把消失了的青春拉转回来吗?他听了她的话并没有开腔,只是报以感谢的微笑。她启开嘴笑了一下，从面纱的空隙中可以看到她的牙齿。接着她仿佛嗔怨地说:

“看来你是把过去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哪里有回忆过去的心思,”他不愿意伤了她的感情,为自己的冷淡辩解说。

“你悲伤得太过分了吧!”她用同情的口吻大声说，“生活怎么能这样呢,这可受不了。我说话请不要见怪,你是一个过惯了快乐生活的人，这样悲伤如果对一般人有一分损害对你就要有

十分。”

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劝告，但愿亚辛在女人面前能够像我这样。我为什么要厌弃她呢？毫无疑问，她比宰努白温柔得多，而且不会让我花那么多钱。但是我的心偏偏变得那么喜爱自寻苦恼。他巧妙而平静地回答说：

“我这颗破碎了的心怎么高兴得起来呢？”

“你想高兴它就会高兴，你不要等待，一颗默默地忍受了多少年折磨的心是不会自己高兴起来的。”她仿佛看到了希望，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说，“只要你恢复旧日的生活，你就会重新享受到已往的快乐。到你的老朋友那里寻求旧日的欢乐吧，你怎么知道人家的心不在想念你呢？你虽然好久不见她了，她可仍然同以往一样。”

听她这样说他心中不光是感到厌烦，多少也有一些昏陶陶的。对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就该这样说话，它好象他爱听的狂欢之夜的碰杯声一样。女琵琶手在哪儿？让她听听这些话，好让她收敛收敛自己的傲气。但是，这些话是出自你不愿理睬的人之口，他用没有一点高兴表示的声音说：

“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凭养育侯赛因的真主起誓，你还很年轻嘛，”她把身子向后一靠，不高兴地说；接着她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月亮永远是那么明亮，过去你没有受岁月的影响，今后你也不会受岁月的影响。你现在就觉得年岁大了，未免过早吧，你去问问别人，看看他们是不是跟你的看法一样。”

“放心吧，太太，我不会听凭忧愁折磨我，我会用各种娱乐来安慰自己的。”他有礼貌地说，但是这种温和的口吻表示希望结束这次谈话。

“像你这样的人难道能够仅仅满足于这些娱乐吗?”她说,兴致有些减退了。

“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想,”他不在意地说。

“感谢真主,使我看到你心情如此愉快。”她讨了个没趣,假装高兴地说。

看来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她只好站起来,从罩衣里面伸出手来同他握了握。她最后说:

“再见吧,祝您健康。”

她走了,一双眼睛临去的时候不禁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十四

公共马车驶出了侯赛因尼亚大街。马车夫挥动长鞭,赶着两匹马奔驰在阿拔希亚大街上。凯玛勒坐在前面车夫座位的旁边,抬眼望去,阿拔希亚大街可以一览无余。这条大街比旧市区的所有马路都宽阔,从长里来说,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路面光滑平坦,马路两旁的住宅都十分高大讲究,房前有宽敞的庭院,有的还带漂亮的花园。

他对阿拔希亚区感到特别新奇,同时怀着热爱和尊敬的心情,把这里视同神圣之地。使他感到新奇的是,这里处处那么清洁整齐,幽雅恬静,这是嘈杂的旧市区所比不了的。使他热爱和尊敬的是,这里有他的心灵的归宿,这里是他初恋的地方,他的女神的宫殿就在这里。

四年以来,他带着敏锐的心和感觉来往于这里,已经把这里的一切都记熟了。他的眼睛向哪里一看,哪里都是熟悉的图景,

犹如故人的容貌一样。这里的一切标志和景色，街头巷尾，以及几个常见到的人都同他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并且变成他生活的要素和幻想的基础，以致只要他一面向别处，这里就有一个声音召唤他的心灵前来“朝拜”。

他从衣袋里取出前天收到的那封信，那是侯赛因·夏达德寄来的，信中说他们——侯赛因·夏达德同另外两个朋友哈桑·萨利姆和易司马仪·鲁特菲已经从别墅回到开罗来了，约他到夏达德公馆去相会。他现在坐着公共马车就是到那里去……他怀着幻想、感谢、欢喜、崇拜、尊敬和身为奴隶的心情把这封信奉若至宝，因为它是女神的弟弟写来的，还因为他考虑到这张纸在侯赛因没有用来写信以前，是放在他们家的某个地方，她过来过去未尝没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看过它，也许她还用她的纤指摸过它，甚至……不，只是这张纸曾经在她身心所在的地方存放过，就足以使他把它看作神圣的东西，心神为之飘荡。他把信又看了一遍，这已经是第十遍了，他的目光停在“我们已于十月一日傍晚回到了开罗”这句话上。这就是说，她回到首都已经四天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本能和感觉怎么都没意识到她的存在呢？她怎么能让那笼罩整个夏季的空虚凄凉的阴影把这四天幸福的日子也遮蔽了呢？难道是接连不断的忧伤使他的感情僵滞，变得愚蠢了?不管怎样，现在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在这个时刻，他好象站在高高的山顶上眺望世界，整个世界从晶莹明亮的月晕中显现出来，犹如仙境幻影一般。在这个时刻，他的心为活跃的生命力所激动，为无比的欢乐所陶醉。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随着爱情而生的烦恼仍然像回声一样绕围着他。老早以前，他也曾乘着公共马车经过这条马路，当时他心中还没有产生爱情，又何尝懂得感觉和幻想，

担心和希望？他对于产生爱情以前的生活，只有一些单调的记忆，这些单调的记忆随着他对爱情的理解的加深而逐渐被否定，但是当他感到痛苦的时候就又怀念起这些记忆来。然而，他对现实的感情那么强烈，以致那些记忆变得如同荒诞的传说一样。他把他的爱情当作生命史上的分界线，把产生爱情以前的时期叫作“格·哈·”，把产生爱情以后的时期叫作“巴·哈·”。①

马车在瓦伊利亚停下来，他把信放回衣袋里，下了马车，向赛拉亚特大街走去。他的两只眼睛紧盯着右边靠近阿拔希亚区郊野部分的第一幢楼房。这是一幢两层楼房，看来相当高大，面临赛拉亚特大街，后面有一座大花园，高高的树冠伸出在不太高的围墙上面。灰色的围墙围绕着楼房和花园呈长方形，东南两面就是郊野。公馆的景象深深印在他的心上。公馆宏伟壮观，使他拜服和向往，看到它不由得引起他对它的主人的尊敬和景仰。那关闭着的窗户和垂着的窗帷给人一种禁如宫闱的感觉。他觉得这恰好说明了这位女神的尊贵、神圣和高不可攀，而那花木繁茂的花园和接连天际的郊野，到处可见的高大枣椰树和爬满墙壁的常春藤，以及垂挂在围墙上面的素馨花，更加肯定了这些意义。他玩味着这些不可磨灭的印象，如同咀嚼着用爱慕、企望和崇拜的语言形成的果实一样，仿佛它体现了女神的倩影、气息和丰采。同时，这座公馆的主人曾经被流放，在巴黎住过，他们那种豪华的生活和尊贵的作风中有着一种美好吸引人的东西，它同他的爱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他走近公馆门口，看门人、厨子和汽车司机照例坐在门旁的

---

① “格·哈·”是阿拉伯文“爱之前”两个单词的缩写；“巴·哈·”是“爱之后”两个单词的缩写。

一条长凳上，他们每天下午都是如此。他走到他们跟前时，看门人站起来对他说："侯赛因贝克在凉亭上等着您呐！"随后他迎着扑鼻的花香向里面走去；在大门左面不远，是连接着楼房宽阔前廊的石阶，石阶两旁摆着一盆盆的素馨花、石竹和蔷薇，香味就是从那里飘来的。他向右拐去，穿过楼房和围墙之间的夹道，来到花园中连接着楼房后厦的甬路上。

路过那个伟大的拱门①时，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两只脚也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他几乎要停下来伸手摸摸它的墙壁以祈求幸福，就如同过去他在不知道侯赛因陵墓是一座空无所有的墓穴时常常抚摩墓室的墙壁那样。啊，现在他的爱人在这幢房子里的什么地方玩耍呢？如果她那双动人的眼睛看到他，他该怎样？但愿能够在凉亭上见到她，以使他那两只长期忍耐、盼望和失眠的眼睛得到报偿。

他向花园里望去，直到背后是郊野的花园后围墙，一览无余。从楼顶上斜射过来的阳光照在高大的枣椰树和遍布各处的素馨花架上，照在蔷薇和其他花卉的方的圆的花畦里，以及铺着碎石的甬路上。他沿着甬路往花园中央的凉亭走去，远远望见了侯赛因·夏达德和他的两个朋友——哈桑·萨利姆和易司马仪·鲁特菲。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在藤椅上，圆桌上放了一个冷水罐，水罐周围放了几个杯子。忽然侯赛因大声喊着"欢迎！"他知道他们已经看到他了。他们毫不怠慢地站起来，一个一个地同他拥抱。他们分别了整整一个夏天，这时自然要寒暄一番：感谢真主，我们大家全都平安；你真让我们想念啊！你们的脸都晒黑了，你们俩同易司马仪的脸一样黑了，你站在我们中间像一个

① 原意是礼拜时作朝向的拱门，这里指的是爱人的住室。

欧洲人站在黑人中间一样。这没什么，过些日子就会恢复的，我们也曾纳闷，为什么开罗的太阳就没把我们晒黑呢?除了想得日射病，谁敢在开罗让太阳晒。究竟皮肤怎么变黑的呢?让我想想看，我们的哪一门课程中曾经讲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化学，这几年来讲过关于太阳问题的课程可不少，什么自然地理呀，物理化学呀，可是哪一门课程给我们讲过夏天皮肤晒黑的道理呢?这个问题提得太晚了，因为我们都已经中学毕业了，现在我们该谈谈开罗的事情了，不，还是你先谈谈巴尔角吧，然后再让哈桑和易司马仪谈谈亚历山大，那不忙，早晚都会说到的。

凉亭的亭顶建成伞形，四周有几棵柱子，地上铺着细沙，周围摆着蔷薇花，亭子里面只有一张木桌和几张藤椅。他们围着圆桌，面向花园坐成一个半圆形。每逢夏天，他们便都分开了，只有哈桑·萨利姆和易司马仪·鲁特菲照例一起在亚历山大避暑，因此他们每个人都对这次聚会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一会儿为了一点小事哈哈大笑，一会儿又默默地互相望着，好象在回味有趣的往事。三个朋友全都穿着绸衬衫和灰西装裤，只有凯玛勒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装，这是他到阿拔希亚区来的装束，他在自己居住的地区走动时，总是穿一件肥长衫外面加一件夹克。周围的一切都在召唤着他的心，使他的心不能平静。这个凉亭是他得到爱情的地方，这个花园掌握着他的秘密，这三个人是他的好朋友，他爱他们不只是出于友情，还由于他们同他的爱情有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激发着他心中的爱情。他暗自想：她什么时候来呢？是不是直到这次聚会完了他这两只盼望的眼睛也不会看见她?为了使这两只盼望女神的眼睛得到补偿，他尽量看着侯赛因·夏达德，不仅是用友爱的目光；而且用尊敬、崇拜和艳羡的目光看着他，因为这个青年是女神的弟弟，他身上同样体现出她

那种神秘迷人之处。侯赛因那一双乌黑的眼睛，匀称挺秀的身材，浓密的黑头发，温柔安静的目光，所有这一切都同他的姐姐十分相似，除了他那个鹰钩鼻子和略略显得黑一些的皮肤之外，他们姐弟俩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凯玛勒、侯赛因和易司马仪都是本年度的中学毕业生——凯玛勒和侯赛因只有十七岁，易司马仪已经二十一岁——当然要谈一谈关于考试和前途的问题。易司马仪·鲁特菲首先谈起来，他说话的时候总爱把脖子伸长，仿佛要借此来遮掩他的身材矮小似的——至少不如他的三个朋友高，但是他体格健壮，肌肉结实。他的两只小眼睛里总带着犀利的讥诮目光；他的鼻子尖峭，眉毛浓重，一张宽宽厚厚的大嘴充分地显示出他是一个嘴尖舌利的人。他说：

"今年考试可真是幸运，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这样顺利过，我原来跟哈桑同班，我们俩是同一年入付欧德第一中学的，按说今年该上大学最后一年了。我父亲看到报上发表的应届毕业生名单里有我的时候，讥诮我说：'你说，真主会不会让我活着看到你大学毕业？'"

"你就是耽搁了几年也不至于使你父亲这样失望呀！"侯赛因·夏达德说。

"你说得有理，我也只不过是把一学年的课程两年学完罢了，不算久！"易司马仪自我解嘲地说；然后，他转向哈桑·萨利姆："你大概现在就在考虑毕业后的事情了吧！"

哈桑·萨利姆正在法学院读最后一年，他知道易司马仪是想让他谈谈自己毕业后的打算，但是侯赛因·夏达德抢过来替他回答说：

"那用不着他自己操心，他一毕业就会在检察署或外交部得到职位。"

哈桑再也不能保持他那表示自尊的沉默了，他那副细腻而漂亮的面孔上显出不悦的神色，反驳问：

“我怎么用不着自己操心呢?”

他一向自命聪明而又用功，大家也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即使如此，谁也不能忽略他是最高法院顾问萨利姆贝克·萨布里的儿子，有这样的父亲总比聪明和用功更有用得多。侯赛因·夏达德不愿意惹他动气，就说：

“我的意思是说你聪明用功，成绩优秀，这足以保证你得到一个像样的差使。”

“再说还有令尊大人，叫我看这一点总比优秀成绩重要得多。”易司马仪·鲁特菲不容哈桑享受侯赛因·夏达德的奉承，接过来说。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哈桑对这个攻击毫没在意，也许是他不愿意同朋友争辩，因为他们一起在亚历山大避暑，一天也没离开过；也许是他了解易司马仪具有爱说刻薄话的个性，因此没把他的话当作正经话。朋友们彼此间固然免不了争吵，有时甚至会闹得面红耳赤，可是并未因此影响朋友间的友情。哈桑看着易司马仪，嘲弄地问：

“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易司马仪放声大笑起来，在中学生中，他是吸烟最早的一个，一笑便露出了他那给烟熏黄的尖利牙齿，他说：

“我的成绩太糟了，医学院和工学院都不会收我这样的学生，怕影响大家，我所能选择的不是商学院就是农学院。”

凯玛勒带出激动的神情，他的朋友怎么就不知道高等师范呢，仿佛那个学校不算学校似的，只有他一个人要入高等师范，虽然他具备入人们一致认为优越的法学院的条件。他认为自己

这种选择是出于崇高的精神，这一点足以使他感到自慰，消除他心中的忧愁和孤立的感觉。侯赛因温和地笑着，他这一笑把他的美从嘴和眼睛上显露出来，他说：

"怎么，你要入农学院？这可太有意思了。我们想想看，易司马仪要在田里跟农民一起过一辈子。"

"如果这块田地是在欧玛杜丁，那有什么不好？"易司马仪得意地回答。

"你打算怎么办？"凯玛勒瞧着侯赛因·夏达德问。

侯赛因没有立即回答，他两眼茫然地望着远处，显然是在考虑如何措词，这给了凯玛勒细细琢磨他的机会。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强烈地吸引着凯玛勒：这个青年是女神的弟弟，也就是说，他同女神之间有着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如同自己同海迪杰和阿依莎的关系那样。他想象同这个青年拥抱是多么荣幸，因为这个青年经常跟女神在一起，陪她谈话，而且可以单独同她在一起，可以抚摩她。是的，这个青年抚摩过她，他还每天同她一起吃饭。想想看，她吃饭是什么样子？她吃饭是不是咂嘴？她吃不吃烩锦葵和烧蚕豆？这是多么难于想象出来的事情啊，不过，想象不出来又有什么，重要的是这个青年是她的弟弟，而他凯玛勒曾摸过他那只接触过她的手，如果能够闻一闻这个青年该多好，毫无疑问，他同她有着相同的气息。

"暂时入法学院吧，"侯赛因·夏达德回答。

看来法学院的确是一所高贵的学校，连侯赛因都要入这所学校。如果他入法学院，加米勒·汉姆扎维的儿子福欧德会不会跟他成为朋友呢？当然会！但是要用牺牲远大的理想来换取人们的高兴，那是多么荒唐的行为。

"我真不懂，选择学校为什么还要说暂时呢？"易司马仪·鲁

特菲讥诮地说。“劳驾，请把这个道理给我解释解释。”

“在我看来所有的学校全都一样，不论哪个学校也没有吸引我的东西。”侯赛因·夏达德一本正经地说。“说实在的，我只想念书不想做事情，可是我们这里却没有一所学校有单纯为了求知识的院系。倒霉的是我家里人全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看出即使同他们争论也不会有什么满意的结果，于是就问他们打算让我入哪个学校，我父亲说：‘当然是法学院最好啰！’我说：‘好，就入法学院吧！’”

“那就暂时入法学院吧！”易司马仪·鲁特菲模仿他的口吻和样子说。

大家全都笑了，接着侯赛因·夏达德说：

“别嘲笑我，刻薄鬼！我说暂时就是暂时！过不多久我就会如愿以偿，丢开这些枯燥无味的课程到法国去，按照那里的制度学习。在那里，我可以尽情地吸取知识不受任何阻碍，在那里我可以思考，可以看，可以听。”

“可以尝，可以摸，可以闻。”易司马仪·鲁特菲已经猜到他要说的话，就模仿他的口吻和样子继续替他补充说出下一句话而不让他说下去。

“请你相信，我的心愿你再也猜不到，”侯赛因等笑声平息下去以后补充说。

凯玛勒完全相信侯赛因这番话，不需要任何证明，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确信侯赛因不会说谎，另一方面是他认为侯赛因所憧憬的那种法国生活的确是值得向往的，而易司马仪却绝对不能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和侯赛因都不是那种只追求金钱和虚荣的人。侯赛因常常激起他的幻想，这个幻想是那么广阔壮丽，与其他幻想迥然不同，它是精神、思想和一切见闻的精萃。这个

幻想日夜缭绕着我，它使我经过缜密的思考和长期的观察决定入高等师范，他问侯赛因：

"你说不想做事情是真的吗？"

"那当然，我决不会像我父亲那样去做交易所的股票商，我受不了那样的生活，一天到晚奔忙只不过是为了多弄几个钱。"侯赛因·夏达德说，他那一双好看眼睛里闪出幻想的目光。"我也决不去当公务员，当公务员完全是为了衣食生计，我这一辈子用不着为生活担心。我要念书，我要思考，我要广开眼界，做一个漫游各地的游客走遍世界的山川平原。"

在侯赛因·夏达德说话当中，哈桑·萨利姆一直用带有贵族的矜持的轻蔑目光看着他，随后反驳说：

"当公务员也不见得全是为了生活，拿我来说，我是一个无需为生活奔波的人，可是我希望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说实在的，一个人必须工作，那么身为高官才是人生的目的。"

"这倒是实话，现在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想在司法部门或外交部门谋个职位。"易司马仪·鲁特菲附和哈桑说；接着他转向侯赛因·夏达德："你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你完全有条件嘛。"

"入外交界的确很好，"凯玛勒对侯赛因说，"既可以得到高尚的工作，又可以满足你周游全球的愿望。"

"可是，入外交界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哈桑·萨利姆故意地说。

"当然，入外交界是有许多好处，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算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侯赛因·夏达德说，"这种职业同我的理想——不作生活的奴隶，一定要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因为干这种职业既安闲又有游历各地的机会。但是，我不想追求这种职业，这并不是因为像哈桑所说的，入外交界不容易，而是因为我预料自己决不会按部就班地在法学院念到毕业。"

“依我看，你想到法国去是别有目的，跟求知识完全无关，”易司马仪·鲁特菲诡谲地笑着说，“大概是迷恋……”

“绝对不是，那是你自己的想法。”侯赛因·夏达德赶忙抢过来说，一面否认地摇着头。“老实说，我不愿意在这里读书有许多原因，首先是我不愿意学法律，其次是我所追求的知识和艺术，例如游泳、照相、音乐和哲学等等，在这里根本没法学到。我们这里的学校只是往你的脑子里灌输那些陈腐的东西，即使你脑子里有一点可贵的新思想的萌芽，也会被这些陈腐的东西所窒息。而在巴黎就不是这样，你可以学到一切知识和艺术，决没有那许多限制，什么规章啦，考试啦，那里有真正美好而崇高的生活。”接着，他把声音放低，仿佛自言自语地接下去说：“也许我就在那里结婚，终身做一个现实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游人。”

哈桑·萨利姆听了这番话面上毫无表示，仿佛根本没去理会似的；易司马仪·鲁特菲却把两道浓眉一扬，一双眼睛里露出讥讽和嘲弄的神色……只有凯玛勒听了非常兴奋，心中产生了同样的希望，只是与侯赛因稍有不同：他不想漫游世界，也不想在法国结婚，他只想在不受规章和考试限制的学校读书。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无可争辩的是，那个学校要比高等师范强得多，入高等师范虽然能得到一些新思想，但毕竟要灌输一脑子陈旧的东西。啊，巴黎！自从他知道那里是他的女神度过童年的地方，知道那里以它的神秘和种种希望吸引着侯赛因以后，巴黎就在他的脑子里构成一幅美妙的仙境。然而，怎样解除不能实现这个愿望的苦恼呢？

“我认为在埃及最有可能实现这种希望的学校就是高等师范，即使说只能实现一部分也好。”凯玛勒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

“你打算入哪个学校？”易司马仪·鲁特菲转向凯玛勒似乎不安地问。“去它的高等师范吧，真主，我真想不到你会同侯赛因一样地发精神病。”

“我决定要入高等师范，我方才已经说过我的理由了。”凯玛勒说，大鼻子两边带出明显的微笑。

“看来这种醉心学术的想法使你在选择学校方面费尽了心思。”侯赛因·夏达德含笑地注视着他说。

“毫无疑问，你应该对他这种癖好负主要责任。”易司马仪·鲁特菲埋怨侯赛因说。“其实你这样讲多半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当真那样读书，而这个可怜虫听了你这套话却认起真来，弄得他现在几乎无书不读。你看看你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最后竟然把他送到高等师范去了。”

“你能肯定高等师范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吗？”侯赛因不去理会插话的易司马仪，仍然问凯玛勒。

凯玛勒第一次听到别人用不带轻视和不满的语气来谈论他所要入的学校，不由得很高兴，他激动地说：

“只要能够在那里学好英文，使我可以用来阅读大量书籍，我就满足了。我估计在那里一定还有很好的机会学习历史、教育学和心理学。”

“我家里给我请过好几个专门教师，”侯赛因·夏达德想了一下说，“我在上课以外也跟他们有过接触，我看他们都不是有学术修养的人，也许是因为高等师范的教学方法太陈旧了吧。”

“我只是要掌握一种求知识的工具，至于真正的文化知识，那在于人而不在于学校。”凯玛勒依然激动地说，侯赛因的话并没有减低他的情绪。

“这么说你将来打算作教员啰？”哈桑·萨利姆问。

虽然哈桑的语气很有礼貌，凯玛勒听来仍然不大舒服。哈桑·萨利姆生性庄重，同时又是受的贵族式的教养，所以除了万不得已与人争执几句以外，总是保持礼貌的，因此凯玛勒听了他的问话很难断定其中是否含有轻蔑或鄙夷的意思。他略略地耸了一下肩膀，表示不在意地说：

“既然要追求我所向往的知识，当然也就脱不过这一条路。”

易司马仪·鲁特菲仔细地打量着凯玛勒，打量着他的大脑袋、狮头鼻子、长脖颈和瘦高身材，仿佛在考虑这幅相貌会给小学生，特别是那些淘气的小学生留下什么印象。然后，他不由自主地咕哝说：

“那可是一辈子的不幸！”

“对于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来说，职业确实是次要的问题，”侯赛因·夏达德表示同情凯玛勒地柔声说，“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埃及有许多伟人都是出身于高等师范。”

选择学校的问题暂时停下来，大家全都沉默着。凯玛勒想要好好地欣赏一下这个花园，但是刚才的一番谈话已经使他的脑子发热了，需要冷静一下。他抬眼看到圆桌上放着的那个盛冰水的水罐，一种常常使他感到幸福的想法重又掠过他的心头：倒一杯冰水喝，也许他的嘴唇接触的地方巧好是她的嘴唇在某一次喝水时所接触过的地方。他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从水罐里倒了一杯水喝下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情况发生变化——如果幸运的话，也许会达到目的——等待着一股无比的神秘力量注入他的灵魂，等待着自己被神仙迷醉，并借助这种迷醉登上幸福的天梯。他不安地思量：她什么时候才能来呢？已经三个月不见了，难道会面还要推迟吗？他又一次望了望那个水罐，心里浮起一个记忆：关于水罐，更确切地说

是关于夏达德公馆只用冰水招待他们，他曾经同易司马仪·鲁特菲有过一段争论！那次易司马仪故意向他述说了夏达德公馆从屋顶到地下室所奉行的一套极其精细的节俭制度，然后问他这是不是吝啬？凯玛勒不愿听他任意诋毁他的女神的一家，他为他们辩护，列举了这个家庭的奢侈：食客盈门、奴婢成群，经常使用两辆小轿车，除了一辆莫发牌的，还有一辆菲亚特牌的，几乎是给侯赛因一个人用，这样的人家怎么能说是吝啬呢？易司马仪这个饶舌鬼却不肯认输，他说：吝啬是各式各样的，夏达德贝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表面上摆阔气，实际上除了生活必需的费用以外，从来不肯多花一个钱。一家人全都忠实地执行他规定的制度，谁也不敢枉花一个披亚斯特……对于仆人只给极少的工钱和最低的伙食，哪一个仆人打碎了一只碟子，也要扣工钱。这个家里只有侯赛因·夏达德这么一个儿子，可是也不肯让他像一般富家子弟那样花钱，他已经养成了不是必要时不花钱的习惯。不错，逢年过节的时候，他父亲也送给他一些股票或证券，可是不给他一个现钱。因此，这些好朋友们来了，他只能招待一杯冰水，别的什么也没有。难道这不是吝啬吗？应该说这是贵族式的吝啬。凯玛勒看着那个水罐，想起了这一番话。他像以往一样不安地想：女神一家人应该受这样的指责吗？他心里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像这样一个尽美尽善的女神还有什么瑕疵可指，尽管是微不足道的瑕疵也好。但是，他又感到有一种似乎是高兴的感情，他的耳边响起一个低低的声音："你不必为此不安，这种缺点不正是可以使你同她更加接近吗？"他对易司马仪的话虽然还抱着谨慎的怀疑，但是他心中不知不觉地考虑起吝啬的可鄙来。他把吝啬分为两种：一种是可鄙的吝啬，另一种却不能叫做吝啬，那应当说是运用才智周密适当地安排家庭经济的高

明手段，只有挥霍浪费的人才把这种做法叫作吝啬，看成是可鄙的。怎么不是这样呢？女神家这样作并没有影响盖公馆、买汽车，以及安排种种阔气的排场，怎么不是这样呢？这种作法是无可非议的，是高明的表现。

易司马仪·鲁特菲拽了拽他的胳膊，才把他从沉思中唤回来，接着，他听到易司马仪对哈桑·萨利姆说：

"当心！这位华夫脱党①的代表会反驳你的！"

他立刻理解到在他沉思的当儿大家讨论起政治来。易司马仪称他为"华夫脱党的代表"，这是多么俏皮而又令人满意的称呼，也许这是讽刺，那就随他讽刺去吧，华夫脱党是法赫米留给他的政治信仰，它在他的心中同哥哥的成为烈士联系在一起。他看着哈桑·萨利姆笑道：

"朋友，你又在谈论萨阿德·柴鲁尔什么啦？你怎么就看不到他的伟大呢？"

哈桑·萨利姆对于凯玛勒这话，露出毫不理会的态度。这并没有使凯玛勒感到意外，他们俩常常发生争论，哈桑总是用粗鲁傲慢的态度——这一点也许同他那位做大法官的父亲一样——来对待人们热爱、崇拜，并且视为神圣的萨阿德·柴鲁尔。在哈桑·萨利姆看来，萨阿德·柴鲁尔不过是一个民族叛徒，他不止一次说出这种看法，而且说这话时的那种厌恶和轻蔑的激动神情竟与他平素的温文尔雅很不相称。此外，他还嘲讽萨阿德·柴鲁尔的政策和那些伟大的革命演讲，而把当时的阿德

① 一九一八年以萨阿德·柴鲁尔为首的埃及代表团于一九二四年改组为华夫脱党，其成员有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本质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纳赛尔执政后解散。

里、赛尔沃特和穆罕默德·迈哈穆德等自由立宪党[④]人说成是了不起的伟人，这些人在凯玛勒看来其实不过是一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戴着红毡帽的英国鬼子！这时，哈桑·萨利姆平静地回答说：

“我们正在谈论这次谈判，只进行了三天就停止了！”

“萨阿德·柴鲁尔的爱国立场多么坚定！”凯玛勒激动地说。“他为了争取我们的民族自决权利不惜任何代价。至于这次停止谈判，那是因为不能不这样作，他说得很清楚：‘英国人把我们请到这里来是打算要我们自杀，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自杀。因此只好停止谈判。’”

易司马仪·鲁特菲抓住这个政治问题当笑料，他说：

“假如他肯自杀的话，他一定会获得为祖国作出最大贡献的荣誉，并把这种荣誉带给祖国。”

哈桑·萨利姆等侯赛因和易司马仪的笑声停止以后，说：

“革命性的演讲对我们有什么用？萨阿德·柴鲁尔只不过是把爱国主义当作迷惑群众的幌子，说什么‘英国人把我们请到这里来打算要我们自杀’，什么‘我希望大家以诚相见……’，都不过是说空话，而另外有些人却在那里一句话不说，默默地工作着，把新的历史时代赋予我们国家的唯一利益付诸实现。”

凯玛勒心中怒不可遏，要不是看在哈桑的人品好和年龄大一些的话，他早就发作了。他不由得奇怪，这个青年的政治观点怎么竟会同他的那位当顾问的父亲一样，大顾问毕竟是老一代人啊。

---

④ 一九二二年成立，由华夫脱党右翼、高级官吏和大地主集团组成，表面上拥护独立，实际上与英国勾结。

“你对革命演讲的意义估价太低了，仿佛它根本不值什么似的。其实，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大事件，最初都发轫于这种演讲，伟大的革命演讲是希望、力量和实践的保证。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革命演讲的光辉照耀下向前发展的。再说，萨阿德·柴鲁尔也不是只说不做，他过去做过许多工作和进行过无数次斗争。”

“我很同意你对萨阿德·柴鲁尔革命演讲的评价。”侯赛因·夏达德用纤长的手指搔着他的黑头发说。

哈桑不想接侯赛因·夏达德的话碴儿，他向凯玛勒说：

“国家的生存和进步要依靠政治上的明智和有力的外援，而不是靠革命演讲和发动人民搞那些一文不值的暴动。”

“难道你看不见，一个人不知厌倦地谈论改善国家处境好比是往破水袋里吹气一样吗？”易司马仪·鲁特菲看着侯赛因·夏达德讥讽地问。

为了回答哈桑·萨利姆几次同他针锋相对的谈话，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凯玛勒面对易司马仪·鲁特菲指桑骂槐地说：

“你这个人虽然毫不关心政治，可是开起玩笑来却往往暴露出你同那一小撮背叛埃及的破坏分子的立场一样，仿佛你是在替他们说话。他们对祖国复兴抱着绝望的态度，这表现为可耻地卑躬屈膝，而不是对祖国怀着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如果他们不是想利用政治来达到某种目的，他们也会像你一样不过问政治。”

侯赛因·夏达德温和地笑了，他伸手抓住凯玛勒的胳膊，说：

“你真是个天才的雄辩家，我佩服你这种热情。你知道我跟你的信仰不同，我是中立派，既不是华夫脱党，也不是自由立宪党，更不是易司马仪那种毫无用心的人。我认为政治会破坏一

个人的思想和心灵，在政治上应当做一个超然派，那样你才能认识到生活是智和美、宽仁和容让的广阔领域，而不是阴谋角斗的战场。”

这一番话使凯玛勒很满意，他立刻平静下来。每逢侯赛因附和他的某点见解时，他自然会感到高兴，但就是遇到侯赛因反对他时，他也是心情舒畅的。他认为侯赛因自命为中立派，只是爱国意志薄弱的借口，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讨厌侯赛因。他从来没有像对待易司马仪那样，认为侯赛因有许多缺点，即使他看到他的某些缺点，也能够宽容原谅。他回答说：

“生活包罗万象，有阴谋斗争，也有智和美，你忽略哪一种因素都会使你失去全面理解生活和使生活更加完美的机会。你不要轻视政治，政治是生活的一半，如果你认为智和美是生活以外的东西，那么政治就是生活的全部。”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对你说，我不相信任何搞政治的人……”侯赛因·夏达德像争辩似地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萨阿德·柴鲁尔呢？”凯玛勒诚恳地问。

“不，还是让我先问你，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呢？萨阿德·柴鲁尔攻击阿德里，阿德里又攻击萨阿德·柴鲁尔，这一切是多么无聊。尽管我认为萨阿德·柴鲁尔和阿德里在政治上是同样的角色，但是我却不能把他们俩看成是相同的两个人，因为我不能忘记阿德里的高贵出身、地位和教养，而萨阿德·柴鲁尔呢，请不要生气，只不过是一个腐朽的爱资海雷界了。”

啊，侯赛因竟然说出了背叛人民的话。他听了心中好象刀割一样，十分难过，好象侯赛因背叛了他，又好象侯赛因——这是使他格外惶惑和痛苦的——在代表他们全家说话。是的，每当侯赛因像谈论毫不相干的另外一个民族一样与他说出类似这

种话的时候，他便产生这种感觉。侯赛因这样说究竟是出于错误的认识，还是为了礼貌不得不附和那两个朋友？奇怪的是，侯赛因的这种立场只会引起他的忧愁（他特有的感情），而不会激起他的愤慨（他的一般感情），不会引起他的阶级敌意，也不会刺痛他的爱国心，这些感情在直爽和善意的微笑以及言语龃龉所不能影响的友爱面前退后了。相反地，对于哈桑·萨利姆，这些感情却一点也不肯退让，因为那个青年总是采取反对人民的立场，并把他当作进攻人民的靶子。但是，这一次侯赛因·夏达德的态度却使他难于容忍，他不顾他们俩的友情，为了祖国而激怒了。他竭力要保持礼貌，避免激动，但无论如何压不下这股怒火，也许是他们俩在"哲学"方面的志同道合使他增加了责任感，觉得必须向自己的朋友指出他的贵族集团的反人民的立场，于是他对侯赛因说：

"是不是需要我提醒你，伟大与否并不是由头巾或红毡帽决定的，不是由贫富决定的。这本来是非常浅近的道理，可是政治有时却迫使我们去讨论它。"

"像凯玛勒这样热爱他们集体的华夫脱党人，使我非常敬重。"易司马仪说；接着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可是他们那种狂热劲，也有令人讨厌的一面。"

"你是一个幸运儿，"侯赛因·夏达德笑着说，"不论在政治上发生什么事情，也无碍于你。"

"你总是自命不问政治，假如发生什么事情牵涉到逊位的总督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保持这种态度吗？"哈桑·萨利姆问侯赛因·夏达德。

大家马上转过眼睛去，微笑地望着侯赛因·夏达德，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父亲夏达德贝克跟逊位的总督关系密切，并曾为此

背井离乡侨居巴黎多年。但是，侯赛因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些事情。不错，我父亲跟总督阿拔斯有关系，但是他并不要求我服从他的主张。”

“你父亲是不是喊过‘真主永生——……阿拔斯万岁’？”易司马仪·鲁特菲两只小眼睛带着微笑问。

“除了你，我还没听见别人这样说过，”侯赛因·夏达德笑着说，“老实说，我父亲同总督的关系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再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哪个党派主张总督复位。”

“总督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关于他的一切只能从历史上去评价。”哈桑·萨利姆说。“重要的是，现在埃及的情况总括起来说是：萨阿德·柴鲁尔要独揽代表埃及的权利，不允许其他任何善良公正的人代表埃及说话。”

“现在的情况总括起来说只有一句话，”凯玛勒听到这种攻击立即站出来说，“那就是除了萨阿德·柴鲁尔再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埃及说话，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埃及的迫切愿望必会得到实现……”

他把两臂交叉在胸前，伸出两腿，鞋尖触到了桌子腿。他正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忽然从身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贝都尔，你怎么不去向老朋友们问好？”他的舌头结住了，他的胸脯起伏不定，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以致使他感到有些慌惧。然而，这种情况转瞬就过去了，他很快沉浸在幸福中。他十分激动，几乎闭上了眼睛，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觉得激发他心悸的那些意念消失。他随同朋友们一起站起来，并转过身去，只见阿依达就站在离凉亭一步来远的地方，手里牵着三岁的小妹妹贝都尔，两个人用安静的微笑目光望着他们……啊，这就是他等候了三个多月的她，这就是不离他的心灵、幻想和梦境的那个幻影的

"实体"。是的，她穿过花园来到了他的面前，这就是他为她忍受了无限烦恼和焦心，同时也带给他难以言表的快乐和天国般的美梦的那个温柔可爱的人。他呆呆地望着她，好象被磁石吸住了一般，忘记了现实环境和周围的人们。他仿佛变成了一个灵魂，飘然一身在太空中赞颂他的女神……是的，他亲眼看到她了，而不是在神秘的醉意、幸福的感受和崇高的默念中感觉到的那个幻影。这时，他的目力减弱了，更恰当地说是消失了，仿佛内心的激动夺去了他的全部感觉和理智，使他濒于冰消瓦解的状态。因此，她好象只是在他记忆中的那个幻影，她就在他的面前，他几乎视而不见，而在看不到她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却又浮现出她那纤细的腰肢，月亮般的圆圆的脸庞和那一头剪成"阿吉拉松"式、前额蓄着刘海儿的浓密黑发，以及那一双闪耀着像晨曦一样安谧、温柔和伟大的目光的眼睛，他是凭着记忆而不是眼睛欣赏着这幅容貌，就如同我们在听一支动人的歌曲时，完全忘记了一切，直到一阵突然的欢快使人清醒过来的一刹那，或是在听到和声的时候，才恢复知觉，在心里仔细玩味它的全部旋律。他满怀希望地暗想：她会不会改变过去的作法而伸出手来同他握手，让他——抚摩一下她，哪怕是一生只有这一次也好。但是，她微笑着向他们点点头，用他最爱听的声调问道：

"你们大家好？"

几个人争相回答她的问候，并祝贺她一路平安归来。这时，她用手抚摩着贝都尔的头，说：

"快去跟你的老朋友们握手去！"

贝都尔抿紧嘴唇，羞涩地打量着他们几个，然后她看定凯玛勒笑了，他也报以微笑。侯赛因·夏达德知道小妹妹对凯玛勒怀有好感，就说：

"她喜爱谁就对谁笑!"

"你是喜爱他吗?"阿依达笑着问贝都尔,然后把她推向凯玛勒说:"那么去问他好吧!"

凯玛勒高兴得脸都红了,他伸出两手去迎接小女孩。她向他走来,他双手把她抱在怀里,兴奋地吻着她的小脸。得到小女孩的喜爱他感到又幸福又骄傲,他怀里抱的是这个家庭整体的一部分,他既然把它的一部分贴在了自己胸前,也就等于和它的整体接触了,一个奴隶只能这样间接地接触他的主人。特别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女孩同她姐姐长得非常相似,以致他想象这就是早年的阿依达,那时候她的年岁、身体和活泼天真的样子就同现在的贝都尔一样。那么让他就把贝都尔当作阿依达,让他享受这种纯洁的爱吧,让他幸福地搂抱她曾经搂抱过的这个小身躯,亲吻她曾经亲吻过的这张小脸吧;让他尽情地幻想,让他神魂为之颠倒吧。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爱贝都尔,为什么爱侯赛因,为什么爱这所公馆以及这里的花园和仆人,他爱这里的一切都是因为阿依达。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阿依达。阿依达用眼瞧了瞧哈桑·萨利姆和易司马仪·鲁特菲.然后问他们:

"你们俩在亚历山大过得怎么样?"

"好极了!"哈桑说。

"你们为什么总喜欢到巴尔角去?"易司马仪问。

"我们在亚历山大度过几次夏,"她用音乐般的柔和嗓音说,"觉得那里不如巴尔角好,巴尔角安静、朴素、亲切,给人的感觉好象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不幸的是,我们不喜欢安静。"易司马仪笑着说。

看到她,听到她的谈话和嗓音,多么幸福啊!她好比一只朝霞般绚烂的蝴蝶,舞动着美丽的双翅,吮吸着各种花露,难道不

是吗？但愿这幅美景永远保持下去。

“我们这次旅行有趣极了，侯赛因是不是跟你们说过了？”阿依达说。

“哪里有空说，他们尽讨论政治啦！”侯赛因说，他的语气中带着抱怨的意味。

“当然了，你们这儿有一位除了政治什么也不感兴趣的人嘛！”她瞧了凯玛勒一眼说。

她对你的这一瞥，是对你的恩宠。她那显现了圣洁的灵魂的明澈目光使他苏醒过来，如同向日葵在旭日中苏醒过来一样，但愿这幅美景永远保持下去。

“今天这场讨论可不是我引起的。”

“可是你利用了这个机会呀！”她笑着说。

他默认地笑了笑。这时，她转向贝都尔，大声说：

“你别在人家怀里睡觉，快下来吧。”

小女孩害羞地把头藏在凯玛勒怀里，他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脊背。但是，阿依达吓唬妹妹说：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我一个人走了。”

贝都尔抬起头来，把手伸向姐姐，低声说：“不！”凯玛勒吻了她一下，把她放在地上，小女孩跑回阿依达的身边，抓住姐姐的两手。阿依达瞥了大家一眼，然后挥手告别，回房去了。他们重新坐下，信口闲聊起来。阿依达总是这样，到凉亭里来露一下面就走，但是他对这种突然的短暂的幸福却感到非常满足，觉得自己等待了漫长的三个月总算没有白等。人们会为躲避不幸而自杀，难道会为得到幸福少而自杀吗？侯赛因希望漫游世界来使他的精神、理智和感情得到满足，你却不必那样，你不离开这个地方就可以在短短的一刹那间得到那一切，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

达到的。政治的狂热，争论的激情，敌对的愤怒和阶级的斗争都到哪里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溶化了，我的女神，这一切都在你那一双眼睛闪射出的光芒下消失了。真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何在呢？现在，你认为两者哪一个更可爱？

"赛球的季节又快到了……"

"上届球赛国家队是绝对冠军，混合队一次也没赢过。"

"混合队虽然输了，可是有几个队员还是比国家队优秀。"

凯玛勒也维护混合队，就像维护萨阿德·柴鲁尔一样，他回击着哈桑·萨利姆的攻击。他们四个人全都爱打球，只是喜好的程度不同。易司马仪的球技最精，他在他们中间特别突出，好象一个职业球员一样。侯赛因·夏达德在他们当中最弱，凯玛勒和哈桑平常。凯玛勒同哈桑辩论得非常激烈，这一个说混合队输球只是偶然的事情，那一个却说是由于国家队的新球员的球技高超……两个人争论了好久，谁也不肯让步。凯玛勒心中想：为什么他的立场同哈桑·萨利姆的立场总是对立的呢？他是华夫脱党，那一个是自由立宪党，他拥护混合队，那一个却拥护国家队，他赞扬汉札兹①，那一个却赞扬穆赫塔尔②，甚至在看电影上，他说查理·卓别麟好，那一个就说马格斯·兰德尔好！

太阳快落山时，凯玛勒告别了大家。他走到通向大门的夹道时，听到一个声音：

"他来啦！"

他不由得抬头看去，只见阿依达站在楼下的一个窗口前面，

---

① 汉札兹·穆拉马谢赫（1852—1917），埃及歌唱表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奠基人之一。

② 穆赫塔尔·迈哈穆德（1891—1934），埃及雕刻艺术家，擅长现代和古典的石雕艺术，名作甚多。

两手抚着坐在窗台上的贝都尔，指着他叫小女孩看。他站在那个窗口前面，仰起脸微笑地望着向他挥手的小女孩。他悄悄地瞥了阿依达一眼——那幅面容和它的特征是他终身难忘，甚至死后也忘不了的——，只感到一阵迷醉，心怦怦地跳起来。贝都尔又向他挥了挥手，这时阿依达问她：

“你要去找他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招得阿依达笑起来。她一笑给了他勇气，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她那粉红的眼睑和连在一起两道眉毛，玩味着她那银铃似的笑声和温柔的语音。由于激动和倾爱，他的呼吸都不能匀停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再沉默，他指着他的小爱人问他的女神：

“她整个夏天想我了吗？”

“你去问她吧，你们俩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依达说着把头摆向一边。没等他开口，她又把头转回来问道：

“你想她吗？”

啊，我现在的情形同法赫米在晒台上跟马莉娅面对面的情形一样。他激动地说：

“我每天都在想念她。”

这时房里有人在呼唤她俩，阿依达直起身子，把贝都尔抱在怀里，临去说：

“这是多么奇怪的爱情啊。”

说完离开窗口不见了。

十五

晚上喝咖啡的时候只剩下了母亲和凯玛勒两个人，而且凯玛勒也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出去，于是就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她有时把乌姆·哈纳菲找来，直陪她到睡觉的时候。亚辛走后喝咖啡时显得非常冷清，艾米娜希望永远不再提起他，可是凯玛勒却觉得没有哥哥有些凄凉，大家在一起喝咖啡所享受到的那种天伦之乐越来越减少了。从前，喝咖啡只是一种陪衬，主要是大家围坐在母亲周围闲谈，今天母亲面前只有咖啡了，由于她喝得过多，不知不觉煮咖啡和喝咖啡已经成了她独自一个人的消遣，有时她会一连喝上五杯、六杯，甚至十杯。凯玛勒看到母亲这样狂饮很不放心，他劝告母亲，说喝咖啡过多会引起不良后果的，母亲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仿佛说："我不喝咖啡又干什么去呢？"然后，她用坚定自信的口吻说："多喝点咖啡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母子俩面对面坐着。母亲坐在饭厅和卧室之间的一张沙发上，专心地看着火炉和半埋在似灭不灭的火炭里的咖啡壶，他坐在自己房间和书房之间的另一张沙发上，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一声不响。母亲突然问他：

"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总是这个样子，好象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似的。"

"脑子总要有些东西占住它的。"他觉得母亲的语气似乎有责备的意味。

母亲抬起一双细小的眼睛，询问似地望着他，然后嗫嚅地说：

“我们很久没有时间在一起好好地谈谈了。”

真的吗?是的!那还是很久以前他喜欢听宗教课、关于列圣和魔鬼的故事的时候的事情,那时他对这些近似着了迷一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他们母子又能谈些什么呢,他既然不想谈那些无味的东西,自然就无话可谈。现在无话可谈,以后也还要无话可谈,因此他仿佛请求谅解似地笑了笑,说:

“如果我们想起有什么要谈的,随时都可以谈。”

“还用想吗,要谈的话太多了,可是你近来总是那么心不在焉的样子。”她温和地说。接着,她想了一下,又说:“你过于用功了,在假期也跟开学的时候一样看书,哪一天也没好好地休息休息,我真担心你这样会累坏的。”

“现在有的是空闲时间,多看几小时书不会累坏的,我看书就算是一种消遣,是一种很有益的消遣,”凯玛勒的口吻显然不欢迎母亲的关心。

“你总是一声不响地出神,恐怕就是看书太多的缘故,”母亲迟疑了一下说。

不,不是因为看书太多,但愿您能了解,我看书只是为了逃避苦恼。另外有一个东西一直占据着我的脑子,就是看书的时候它也不离开我,不论是母亲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种情况,这是我的一种心病,莫名其妙地要当奴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忍受这种苦恼。他调皮地说:

“看书和喝咖啡一样,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您不是希望我成为像外公那样的学者吗?”

“当然,”她那张苍白消瘦的脸上显出愉快和骄傲的神色说,“我满心希望那样,可是,我更希望永远看到你愉快。”

“我正像您希望的那样,心里非常愉快,”他笑着说,“您不要

平白无故地为我操心吧。"

近几年来，他已经觉察到母亲对他的关怀有些过分，他决不希望这样。母亲对他的关心照拂一时也不肯放松，总是害怕什么东西或是她所怀疑的某个东西伤害着他，这种作法只使他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干涉，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因而感到厌烦和苦恼。不过，他并没有忽略母亲的这种感情是由于法赫米的死、由于丧子的悲痛而产生的，所以他总是温和委婉地避开母亲的干扰。

"听你这样说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愿你说的是真话，我活着就是为了你的幸福，今天我还在侯赛因陵前为你祷告过，愿真主施恩，应允我的祈求。"

"愿真主应允……"

他一面看着正拿起咖啡壶来为自己倒第四杯咖啡的母亲，一面嘴边显出一丝愉快的微笑。他想起过去母亲要到侯赛因清真寺去看一看那是很难实现的幻想，而现在，每逢游坟或到甘露街去的时候，她都要顺路到侯赛因清真寺去游览一下。但是，母亲为了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自由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他自己也有一个难于实现的幻想，他将要为实现它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为了它的实现，什么代价也不算大。他放声笑起来，接着说：

"从前去游侯赛因清真寺的事令人总也忘不了。"

"为此留下了痕迹，怎么能忘记呢……"她用手摸着自己的锁骨，笑着说。

"今天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守在家里不许出门了，"凯玛勒不禁有些激动地说，"您什么时候想去看海迪杰和阿依莎，或者去朝拜我们的领袖侯赛因就什么时候去，您想想看，假如爸爸还

是那样限制您，您会多么难过啊。”

她害羞而忸怩地抬起眼睛望着儿子，接着她仿佛想起自己这点自由是由丧子得来的，因而感到沉痛，她沉默地低下头去，好象说：“如果能让我的死去儿子仍旧待在我的身旁，我情愿仍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但是她隐忍着心中的痛苦没有泄露出来，怕烦扰凯玛勒的心情，她只是好象为自己得到的自由找理由似地说：

“我常到外面去并不是寻找什么乐趣，我去朝拜侯赛因陵墓是为了给你祷告，我到甘露街去是因为惦记你的两个姐姐，我不知道除了我还有谁来办这些事。”

他思考着母亲的话，听说她今天曾到甘露街去过，就问道：

“我姐姐她们那儿有什么事吗？”

“还是老样子……”她感叹地说。

“海迪杰姐姐像活在世上就是为吵嘴似的，”他遗憾地摇摇头，笑着说。

“她婆婆对我说，‘无论跟她说什么也得担着心，难保会不引起争吵’！”艾米娜忧心地说。

“叫我看她婆婆也有点老糊涂。”

“老太太是年纪太大了，可是你姐姐呢？”

“那么您认为我姐姐到底是有理呢，还是没理？”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艾米娜又叹了一口气说：

“你姐姐是个火爆性子，就是好心劝上她几句也会惹她不高兴。唉，我真没办法，我跟她婆婆一向客客气气，我也很尊重她的年龄和地位，可是现在她竟红起眼睛问我：‘你是站在她一边，还是站在我一边？’真主，‘站在她一边，还是站在我一边’，你说，我们是在打仗吗？孩子，奇怪的是那位老太太，往往很有理的事

情，就因为她没完没了地叨唠你姐姐，叫人听着倒像是她没理似的。”

不管怎样他也不能恼恨姐姐，从过去到现在姐姐始终像母亲一样对待他，姐姐待他的深情一直没有改变，美丽的阿依莎怎么能同大姐相比呢？她到了肖卡特家竟被那个家庭所同化，变得一点也不像自己家里人了。

“这一回是怎么吵起来的呢？”

“这一回跟以往不同，是她先同她丈夫吵起来，我走上他们那层楼的时候，他们俩争论得正凶，我奇怪你姐夫那么好脾气为什么也发起火来了？我在劝解他们时，才知道是因为你姐姐要打扫她那套房间而引起的。你姐夫直到九点钟还睡着没起，你姐姐硬把他叫醒了，他心里不痛快，一时犯了犟脾气，偏偏不肯起床。老太婆听到吵嚷就急急忙忙跑来，三个人大吵了一顿。这场争吵刚刚平息，又起了一场风波。艾哈麦德从马路上回来，弄了一身烂泥，你姐姐打着孩子让他去洗澡，孩子却往爸爸那里躲避，你姐夫一庇护孩子，就又争起来。”

“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他笑着问。

“我费了好大气力也没把你姐姐说服，反而让她把我这个中间人责备了一顿，她说我：‘他妈妈帮助他，您怎么就不帮助我呢。’”接着母亲又叹了一口气说：“我跟海迪杰说：‘你总该记着，我在你爸爸面前是什么样子，’她气冲冲地说：‘您以为世界上还有像我爸爸那样的男人吗？’”

这时，凯玛勒不由得想起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贝克同他的夫人萨纳亚的情形，他曾看到他们并肩从廊下走出来，向停在公馆门口的奠发牌汽车走去，那样子看不出一点尊卑，好象一对平等的朋友，他挽着她的胳膊，毫无拘束地边谈边走，来到汽

车前面时，他向旁边一闪，先让她上车。你的父亲和母亲会不会也这样作呢？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夏达德贝克夫妇有那么高贵的举止，所以才生出那位女神来，萨纳亚夫人的年龄不会比母亲小很多，却穿着一身极其鲜艳华丽的衣服，她不戴面纱，露在外面的那副清秀的面容虽然比不上令人销魂的仙女，但是身上却散发着异常诱人的馨香。他希望知道他们夫妇怎样谈话，怎样亲昵，以及发生矛盾时怎样争吵，因为他渴望摸清同他的女神的生活有关的一切情况。他忘记不了他是怎样以瞻仰伟大人物的崇拜目光注视着那一对夫妇。接着他安详地说：

"假如海迪杰能学到一点您的性格，她的生活一定会更幸福。"

母亲高兴地笑了笑，内心却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她的温柔性格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幸福生活。她的嘴唇上一直挂着微笑，以掩饰自己的痛苦心情，怕让他看到。她说：

"求指引人的真主赐给你好性格，让你知道爱人，也得到别人的爱。"

"您看我现在是不是这样呢？"他急切地问。

"你现在是这样，"她深信不疑地说，"可是我希望你比现在更好。"

但是你怎样才能获得女神的爱呢？暂且撇开她那幸福的容貌，你再考虑一下：你以为她会由于狂热的爱情而躺在床上睡不着吗？这真是极愚蠢的想法，所谓爱情本身并不是完整的，但只要一有了爱人就算是完整了，既然如此，那么完美无缺的女神怎么能谈爱情呢？还是忍耐吧，不要徒自折磨你的心，能够爱她你就应该满足了，她那光辉灿烂的形象照耀着你的灵魂，她那音乐般的声音欢娱着你的身心，你还不满足吗？女神放出的光芒照耀

着整个世界，使万物有了一幅新面貌。常春藤和素馨花沉默一阵以后又在喁喁私语；尖塔和圆顶凌空而起插入天际；这里的古迹谈论着各个朝代的秘史；世界的合唱队重新唱出嘹亮的歌声；石头中迸出希望；窄陋的小巷变得高贵文雅；祝福的麻雀在坟墓上面唧唧喳喳地叫着；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沉浸在冥思之中；踏过的席子上出现了霓虹。这就是我的女神的世界。

"我今天到侯赛因清真寺去，路过爱资哈尔的时候看到很大一支游行队伍，高声喊着口号，使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情形，孩子，是不是现在又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英国鬼子不肯老老实实滚蛋。"他说。

"英国鬼子，英国鬼子！"她的眼睛闪着愤怒的火光，气冲冲地说，"不知道公道的真主到什么时候才给他们报应。"

她心里总是把这类令人烦恼的灾难归咎于萨阿德·柴鲁尔，但是，一想到他是法赫米敬爱的人，就又觉得不该怨恨他，她表现不安地重又问道：

"你说什么，凯玛勒？难道我们又将面临几年前的那种灾难吗？"

"谁知道呢，看真主怎样安排吧，"他忿忿地说。

"求真主保佑我们，"她那板紧的苍白面孔上流露出忧虑的神色说。"让他们作恶去吧，我们只有等候真主惩罚他们，使我们免遭疯狂的杀害。愿真主保佑我们。"

"您不用担心。人总不免一死，但是有这样死的，有那样死的，也有什么也不为而死的。"

"话固然有道理，可是我不愿意听到你说这些，"母亲不高兴地说。

"您要我说什么呢？"

“我要你向我保证不参加那些冒险的事情，”她激动地说。

“我保证……”他含笑顺从地说。

“我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而不是嘴上应付我，”她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恳切地说。

“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实与理想距离多么远啊，你在宗教、政治、思想和爱情上满腔热情地追求着崇高理想，而母亲却只考虑平安。哪一个作母亲的愿意隔五年就埋葬一个儿子呢？理想生活总免不了要有牺牲……身体、理智和灵魂都是理想的牺牲品。法赫米在光荣的道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能不能也像哥哥那样去迎接死亡呢？你心里会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但是那样的决定会给母亲那颗痛苦的心带来无情的打击。死亡会以一种创伤掩盖另一种创伤……这是什么样的爱情啊，是的，这是奇怪的爱情，它不是我对贝都尔的爱，而是我对你的爱，这你知道得很清楚。这种爱情是抵御世界上一切悲哀因素侵袭的盾牌。我认识到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生活也并不是完全可爱的，生活中存在着残忍和空虚的东西，它迫使人期待死亡。但是生活中也有温存和美好的东西，它诱使人幻想永生。她呼唤你的声音是那样美妙，以致你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它，那声音不高不低，好象小提琴奏出的“4”的声音，它的回声特别清晰，如果幻想它有颜色的话，真如同碧蓝的天空一样清澈，它是温暖的指示，它是呼唤你登上天空的声音。

十六

“求真主保佑，我打算下星期四结婚……”

“愿真主使你如愿。”

“只要父亲同意，对我就是最大的满足。”

“感谢真主，我同意你……”

“除了咱们家里人，我谁也没请，我希望您能来！”

“好，我来！”

“我希望妈妈也能来，可是……”

“那就不必啦。我告诉你，千万不要铺张，悄悄地把事情办了就得啦。”

“是的，我明白您的脾气，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决不搞什么写婚书、喝喜茶之类。”

“对，真主指引你走正路。”

“我让凯玛勒替我问候过母亲，求她能像往日一样为我祷告，原谅我的一切。”

“对，这样做很对。”

“我希望听到您说一句切实的话，好安心去办事。”

“凭真主起誓，我同意这件事。求真主使你如愿，保佑你一切顺利，愿真主应允我的祷告。”

就这样，艾哈麦德为了避免同儿子决裂，不得已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了亚辛的婚事。说真的，他现在连厉声厉色地训斥儿子一顿都不肯，又怎么肯同儿子决裂呢?！于是，他答应亲自去主持自己长子同巴希查的女儿的婚事，承认同自己旧日的姘妇结

为亲家。不仅如此，当艾米娜请求他不要让“法赫米的姐妹”去参加亚辛和马莉娅的婚礼时，他不但不听，反而用坚定的语气对妻子说：“你想得太没道理了，人家感情好的兄弟还有娶寡妇弟妹的呢，何况马莉娅根本不是法赫米的妻子，甚至连未婚妻也不是。再说，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你又何必老挂在心上呢，我也认为这门亲事不大合适，可是亚辛这个畜生这样作决不会有什么恶果，只是损害他自己而不会损害别人。凭我们这样的人家完全可以挑选一个更好的姑娘，怎么能找一个活人妻呢。可是事情是真主安排定的，亚辛也只能怨自己。”于是艾米娜也就不再说什么，仿佛她已经信从了丈夫的理由。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她虽然胆量比过去大了一些，敢向丈夫表示自己的意见了，但是她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否定或者反驳丈夫的意见。因此当海迪杰回家来告诉母亲，说亚辛请她去参加婚礼，她打算托词有病不去时，艾米娜没敢支持女儿，反而劝她应该接受哥哥的邀请。

到了星期四这一天，艾哈麦德 阿卜杜 吉瓦德来到已故的穆罕默德·雷德万家里，亚辛和先来一步的凯玛勒把他迎进去。过了一会儿，易卜拉欣 肖卡特和哈利勒 肖卡特陪着海迪杰和阿依莎也相继来了。马莉娅家的亲戚只有几个妇女，艾哈麦德看到今天会平平安安过去才放下心来。在走向客厅的时候，他怀着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心情打量着过去熟悉的一切，往事不由得浮上心头。他心里响起乱嘈嘈的责骂声，讥诮他今天所扮演的这个庄重的角色——新郎的父亲。他心中暗暗诅咒亚辛，使他同时也使亚辛自己（只是他不理解）陷于这种窘境。面对着这个现实，他反复思量和幻想：也许一个淫荡的母亲能够生养一个贞洁的女儿，也许亚辛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理想的妻子，也许一个女婿能够鄙弃他的岳母，接着他又祷告真主把一切丑事都遮盖起来。

亚辛打扮得衣冠楚楚。虽然他觉得自己的婚礼过于简单了一些，可是心里却非常高兴，最使他痛快的是弟弟妹妹们谁也没有不来参加他的婚礼，而他本来担心他们哪一个会受到母亲的影响不来参加的。他能够为了尊重他们而舍弃马莉娅吗？不能，他爱她，除了结婚以外他没法子接近她，所以只好结婚。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父亲根本没有反对，继母的反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时结婚也不会招致什么不堪设想的后果。再说，马莉娅在他所交往的女人中是唯一希望同他结婚的女人。此外，他对这桩婚姻非常乐观，希望从此建立稳定的夫妻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是的，他觉得自己将会作一个善良的丈夫，马莉娅会作一个贤慧的妻子，雷德万也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新的教养中成长。他放荡了很久，现在是收心的时候了。接着他又想，即使是在素常聚会时，他也毫不迟疑地安排一些有趣的娱乐，可是今天，他既不是羞于年老不肯铺张，又不是没钱铺张不起，更不是故意表示厌恶热闹的聚会而装模作样，那么怎么能甘心举行这样冷冷清清好象追悼会一样的婚礼呢。但是慢着，任何事情都有个因果，这样的婚礼不正像是悼念他的亡弟法赫米吗。

马莉娅同海迪杰和阿依莎阔别了数年重又相会，又喜悦又难过。她们互相亲吻拥抱、并且山南海北地谈了好久，只是她们都小心着不提过去一个字。一开始的时候她们全都有些担心，怕谁会提起过去的事情，以致引起互相责怪和抱怨。她们是因为什么断绝来往的？是什么阻挠了她们的友谊？她们都各自怀着小心，谁也没提起这个话题。马莉娅客气地夸赞海迪杰的衣服漂亮，又赞美阿依莎的身材，说她虽然生了三个孩子，腰还是那么苗条。接着马莉娅母女问起她们的母亲，她们只回答说她很好，别的什么也没说。阿依莎用充满亲切和爱慕的目光，怀着友

好的心情望着自己的故友，假如不是担心引起别人不快，她一定会高高兴兴地谈起过去的事情。海迪杰则不断地偷眼打量马莉娅，虽说这几年她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个女人，而当她听说亚辛要同马莉娅结婚的时候，却不止一次地议论起她来。她问阿依莎是不是还记得那个英国鬼子的事情，又说亚辛怎么能对这件事故作聋聩，真奇怪？热心袒护娘家人是海迪杰一个了不起的长处，因此除了她的丈夫以外，肖卡特家里的人听不到一点她对这件事的意见。甚至她还提醒自己母亲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马莉娅反正要成为我们家人的。"由此看来无怪乎她把自己生养的阿卜杜·穆诺依姆·肖卡特和艾哈麦德·肖卡特也看成是肖卡特家的人，而当作"外人"对待。

傍晚的时候举行婚礼了。人们饮了玫瑰露，有一个女人高喊了几声"札阿雷德"，亚辛接受了大家对他的祝贺和祷告。人们请新娘来见"公爹"和丈夫的亲属，马莉娅的妈妈、海迪杰和阿依莎陪着新娘出来，她吻了公爹的手，跟其他人一一握了手。这时艾哈麦德把见面礼——一副镶着小钻石和翡翠的赤金手镯给了她。一席便宴占去了不少时间，九点钟左右客人们相继离去。接着一辆轿式马车把新夫妇送到向往宫亚辛的家里，在三楼上已经布置好了洞房。大家都对亚辛的这桩婚姻抱着疑问，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桩喜事刚刚过去两个星期，已故的穆罕默德·雷德万的家里又办了一桩喜事：这件事在艾哈麦德家里，在甘露街和向往宫，甚至在两宫之间这一带都被认为是稀奇而意外的事情。事先一点消息没有，谁也没想到巴希查突然要嫁给卖冷饮的布尤米。人们对这桩婚事感到非常惊诧，仿佛刚刚发现布尤米的冷饮摊就在雷德万住家的胡同里，就在他家一个旧阳台下面。于

是人们互相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诧异不是没有道理的，女方是一个寡妇，她的亡夫在本地是有名的善良而正直的人，她本人虽然爱修饰打扮，人们总还把她当作一位受尊敬的主妇，而且已经年近半百；而她要嫁的这位丈夫，却是一个穿大袍①，摆小摊卖冷饮、豆子和罗望子果的小贩，还不到四十岁，并且二十年前就娶过一个老婆，有了九个子女，因此它惹得人们议论纷纷，人们公开地探索这桩事先毫无预兆的婚姻的来由。它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又是怎样成熟而终至结婚的？是哪一方先开的口，哪一方应允的？

侯赛南伯伯的理发馆在两宫之间路的那一边，据他说，常常看见巴希查站在布尤米的小摊前面喝蝗虫豆汤，两个人偶尔也简短地说上几句话。他是一个好心人，决不随便说别人的坏话。卖炸食的艾布·赛利尔的铺子比别家上门晚，他说：求真主饶恕，我不只一次地看见夜里有人偷偷地溜进这所房子，可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就有布尤米。卖蚕豆的德尔维希这样说，卖牛奶的富利那样说。他们都同情这个穷苦而作父亲的人，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愚蠢的男人为什么要娶一个同他母亲年纪相仿的女人。于是他们从心里开始对布尤米感到厌恶，对他采取这种“不适当”的作法，叛离自己的阶层表示怨恨。后来传说越来越多，人们竞猜测起这个家庭有多少可以继承的“遗产”、有多少现款和首饰等等。

艾哈麦德一家，甘露街的肖卡特一家和向往宫的亚辛夫妇听说这个消息都大为震动。“哎呀，这是多么丢丑的事！”他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这样吵嚷。艾哈麦德更是怒火冲天，吓得家里人

① 埃及下层人穿的一种用整块布只在领口处开个洞的大袍。

都躲着他，一连几天不敢跟他说话。今后卖冷饮的布尤米不是有权利自称是他的亲家了吗？该死的亚辛，为了一个女人让我丢这样的脸。卖冷饮的布尤米成了他的“岳父”，谁能不嗤之以鼻。海迪杰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大嚷起来：“真不幸，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接着她对阿依莎说：“看来谁也不能责备妈妈过分，她的判断永远不会错。”亚辛在父亲面前发誓说，他和妻子马莉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谁也想不到他有多么痛苦，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丢丑的事还不算完，布尤米的妻子听说这件事以后，简直气得昏了，她像个疯婆子似地带着所有的孩子跑到布尤米的铺子来跟丈夫理论，两个人谩骂争吵，而且厮打成了一团；丈夫咆哮，妻子哭喊，孩子们看到这种情景，吓得一面号哭一面请求过路的人帮助劝解，铺子门前挤满了行人、附近各个开小铺的以及女人和孩子。人们把他们俩劝开，并把女人拉到街上来。她站在巴希查家的阳台下面，身上的衬衣和米拉叶已经撕扯破了，披散着被鼻血染污了的头发，抬起头像连珠炮似地对着紧闭着的窗户破口大骂。更糟糕的是，她骂了一通以后，就转身去找那个女人的亲家——艾哈麦德去了。她来到铺子，悲悲切切地恳求艾哈麦德费心把她的丈夫从歪路上拉回来。艾哈麦德压下自己对这件事的气恼，听这个女人把话说完以后，才用尽量温和的口吻告诉她，这件事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他爱莫能助。他强忍着一肚子怒火，把这个女人应付走了。他气得不得了，但他还是诧异地思索了好久，是什么支配着巴希查搞出这样奇怪的婚姻来呢？特别是他确确实实地知道，这完全是由于他没有满足她的心愿，如果说她心里早就希望嫁给卖冷饮的布尤米，那她就不会不避女儿猜疑，亲自来见他了。但是，她怎么这样愚蠢，竟然不顾损害布尤米的妻子儿女，也不顾自己女儿的感情，更不顾她的新门婿会

看不起自己，难道她疯了吗？是不是她感觉自己年纪已老，因而迫切想嫁给一个人呢？还是为了追求消逝的青春曾经带给她的那种幸福，从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忧郁而怨恨地思索着这一切，随后联想到自己在女琵琶手幸努白面前遭受的耻辱。在他没把她接到水上住宅去以前，她连一个同情的眼色都不肯赏给他。那种耻辱使他丧失了信心，使他为了自己的衰老而感到惆怅（虽然他表面上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于是蹙起眉头。

但是，巴希查再醮以后并没有生活多久。

婚后刚刚三个星期，她的腿上就长了一个疮，大夫诊断以后直截了当告诉她说，是患了糖尿病。接着就把她送进了甘泉宫医院。最初几天只听说病情危险，后来她就死在医院里了。

十七

凯玛勒夹着一个小包儿站在夏达德公馆门前。他穿着一条漂亮的灰呢西装裤和一双闪亮的黑皮鞋，大脑袋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红毡帽。他显得又高又瘦，细长的脖子从衬衫肥大的领口中伸出来向前探着，好象是不胜那大脑袋和大鼻子的重压似的。十二月的天气凉爽宜人。天空中一块乌云慢慢分开，闪耀着白光，不时遮住早晨的太阳。凯玛勒站在那里，眼睛闪出焦急的目光，好象有所期待的样子。这时侯赛因驾着一辆菲亚特牌汽车从公馆里出来，在赛拉亚特大街上兜了一个圈，转过头来停在凯玛勒的面前，然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道：

"她们俩还没出来吗？"接着他鸣了三声喇叭，打开车门，对凯玛勒说："来，坐在我旁边吧。"

凯玛勒只把小包儿放在车里，嘟嘟哝哝地说："等一会儿吧。"这时从花园那边传来了贝都尔的声音，他向那边看去，只见小女孩朝着这里跑来，阿依达紧跟在她后面。噢，他的女神来了，她穿着一件时髦的灰色短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黑绸马甲，露着两只圆润的胳膊，越发显得窈窕了。她的乌黑的剪发散垂到两鬓，一走一飘动；绫缎般的刘海儿垂在前额上，好象梳齿一样。一圈黑发衬托着那张明月般的面孔是那样姣好，不亚于天仙，仿佛是幸福的幻想之国派来的天使。他被这股磁力吸引得呆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如梦似醒，除了爱慕和慌乱的感觉以外，再也不知道什么。她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他们面前，落落大方，完全表现出巴黎人的风度，好象是一支甜蜜的歌曲的化身一样。当他与她四目相遇时，她的一双眼睛和两片紧闭的嘴唇上泛出一丝微笑，表现出愉快而安详的贵族气派。凯玛勒好象奴隶一样惶惑地回报了一个微笑。这时侯赛因招呼她说：

"你和贝都尔坐在后面吧。"

凯玛勒后退了一步，打开车门，笔直地站在那儿，仿佛一个仆人似的。她向他微微一笑，并用法国话说了一句谢谢，他等到他的女神随在贝都尔后面上了车子，他关好车门以后，自己才去坐在侯赛因旁边。侯赛因又按了一下喇叭，凯玛勒朝公馆那边望去，不多时只见看门的拿出一只小提篮来，放在侯赛因和凯玛勒之间，然后用手指着提篮和旁边的小包儿笑着说：

"旅行一定要野餐才有意思。"

汽车在轰轰的响声中蠕动了，朝阿拔斯大街驶去。侯赛因·夏达德对凯玛勒说：

"你使我知道了不少的新东西，希望你今天再把你的宝库打开，给我一些新知识，怎么样？别看你这样瘦，肚子里的学问可真

不少，对不对？”

“等着瞧吧，对不对你自己反正会知道的。”凯玛勒笑着说，他此时感到的高兴和幸福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

他与她同坐在一辆汽车上，共享着除了他那些幻想以外的一切乐趣。他心中想：假如他坐在后面，而她坐在前面，那他一路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欣赏她。你不要想入非非吧，你应该满足，应该感谢她的恩赐，应该摒除脑子里的种种幻想，不要任凭自己的感情激动，应该聚精会神地享受这短暂的时刻，这一段不会太长的时间不是比你一生，甚至比一生更长的时间还宝贵吗？

“我不能约哈桑和易司马仪跟咱们一块儿去旅行。”

凯玛勒不解地望着侯赛因，一句话没说，心里却为自己能受到另眼看待而感到高兴和不好意思，他的心不由得跳动了一下。这时侯赛因好象抱歉似地接着说：

“你看，这辆汽车太小了，全都邀来实在坐不下。”

“是啊……”凯玛勒轻声说。

“所以我只好选择一个意气相投的人，”侯赛因笑着继续说，“我认为咱们俩这一生的爱好总是相同的，你说是不是？”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凯玛勒心里非常高兴，喜形于色地说。然后，他笑着说：“可是，我只是希望让自己的思想毫无限制地漫游就够了，你却要把思想的漫游和环球旅行结合起来。”

“你真的不希望到世界各地去游览一下吗？”

“我发现我的性格喜静不喜动，”凯玛勒沉吟了一下说，“我好象有些害怕旅行，我是说我有些害怕颠簸，而不是不喜欢观光游览。我幻想能够待在这里不动，而让整个世界从我眼前转过。”

“好，如果你能站在一个稳定的大气球上看着地球在你下面转动就好了。”侯赛因说，同时发出一阵温和的笑声。

凯玛勒把侯赛因这种温和动人的笑声玩味了好久，这时哈桑·萨利姆的影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把这两个贵族的形象对比了一下：一个是温和可亲，另一个则给人留下拘谨高傲的印象，但这两种形象又都显示出一种威严。接着，他说：

“思想漫游的好处是用不着颠簸。”

侯赛因·夏达德似乎不以为然地扬了一下眉毛，但是他抛开这个话题，愉快地说：

“不管怎样，我们俩的终身爱好总是接近的，所以我才约你一块儿去作短途旅行。”

“总之，侯赛因和贝都尔一样地爱你，”出乎意料地从后面传来一个甜蜜的声音。

这一句充满爱情气息的话和仙女般的声音直渗入他的心里，使他如醉如痴，飘飘然起来；它好象突然迸发出的一支令人渴望和向往的歌曲中的迷人旋律，使听到的人几乎丧失理智而濒于颠狂。这位女神毫不在意地玩弄着爱情的字句，而不管你听到这句话是多么心焦。你要好好地记住这句话，慢慢地玩味女神嘴里说出来的“爱”字是什么味道。“爱”本来是老调子，但是一经她的口说出，它的声音就变得新奇而美妙了。啊，我的真主，这种意外的幸福，真使我不知所措，侯赛因接着姐姐的话碴说：

“阿依达用她们妇女擅长的语言表达了我的意思。”

汽车飞快地向前疾驰，经过萨卡基尼街、纳吉利皇后大街和付欧德第一大街，又过了宰马立克浮桥，在凯玛勒看来，汽车好象疯狂了一样。

“今天天上有点云彩，要是再厚一点就更好了，那样我们可以在金字塔下面玩得更痛快。”

这时又响起了女神的美妙的声音，它是在跟贝都尔说话：

“等一会儿到了金字塔，随你和他坐在一起。”

“贝都尔要干什么？”侯赛因笑着问。

“她要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先生！”

你的朋友！为什么不说“凯玛勒”？难道叫这个名字的人不配有这种幸福吗？接着侯赛因对他说：

“昨天她当着家父的面问我：‘凯玛勒哥哥也跟我们一起到金字塔玩去吗？’家父就问我凯玛勒是谁，我告诉他以后，家父又问她：‘你愿意跟凯玛勒哥哥结婚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愿意！’”

凯玛勒回过头去看小女孩，她急忙向后缩到座位靠背上，把脸藏在姐姐的肩膀后边。凯玛勒很快地又溜了一眼那张美丽的面孔，然后转过头来，满怀希望地说：

“也许到真要那样作的时候，她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话。”

汽车驶到吉查路上，侯赛因加足了马力。几个人全都沉默着，只听见汽车奔驰的声音。凯玛勒很喜欢这样沉默，好让自己能独自安静下来，玩味自己的幸福感受。昨天他们一家人闲谈的时候，父亲选择他作小女孩的丈夫，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幸福啊。你要记住这些，你要把巴黎的风度摆在心上，让这些温柔的声音注入你的耳鼓吧。你夜间睡不着觉的时候，要很好地回忆回忆这些话。女神的话既不像哲学家那样深奥，也不像文学家那样优美，怎么会这样震动你的心弦，使你从心灵深处感到幸福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幸福竟会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秘密。辛勤奔波到处寻找幸福的人们，告诉你们吧，我在无目的的闲谈、奥妙

的外国语和沉默中，甚至在空无所有中得到了幸福。真主，这些树木多么高大呀，它们耸立在马路两旁，树冠在马路上面连到一起，好象一架深绿色的天棚。这奔腾的尼罗河，在阳光下好象披上了黄金铠甲……想想看，你最后一次经过这条马路是在什么时候？那是你读三年级到金字塔去旅行的时候，每次旅行你都暗自下决心要独自到这里来一次。今天，她就坐在你的身后，由于她，一切都变得新鲜而美丽了，甚至这个地区的荒凉古迹也如是。你从前曾经有过超出现实环境的幻想吗？是的，但愿汽车就这样不停地奔驰，我们也永远这样坐着。真主，难道这就是当我苦闷的时候经常问自己："对这样的爱情有什么企求"所得到的回答吗？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感觉到一切都像梦一般地过去了，你还是尽情地享受一下眼下的幸福吧。看，远远地望过去，金字塔是那么小，不一会儿你就会站在它的脚下，好象枯树根下面的蚂蚁一样。

"我们这是去为我们的祖先扫墓……"

"让我们用象形文字为我们的祖先念一篇法谛海，"凯玛勒笑着说。

"我们埃及最伟大的古迹就是坟墓和尸体，"侯赛因指着金字塔嘲笑地说，"你看这些东西浪费了多少劳力。"

"不能这样说，这是千古不朽的光辉成就。"凯玛勒激动地说。

"你又要来为旧东西辩护了，你真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俩在这一点上可是见解不同，我真愿意作一个法国人而不愿作一个埃及人。"

"你如果真的是法国人的话，你同样会看到法国人也具有民族主义狂热。"凯玛勒用温和的微笑掩饰着自己的痛苦。

"是的，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民族主义狂热。但是我爱法国，也爱法国人，我认为法国人的优点不会被民族主义狂热所扼杀。"

这种话真是令人忧虑和遗憾，不过凯玛勒并没有发火，因为它出自侯赛因·夏达德之口……易司马仪·鲁特菲的玩世不恭态度惹他生气，哈桑·萨利姆的高傲态度更引起他的忿怒，而侯赛因·夏达德呢，不论怎样都会使他满意。

汽车停在了离金字塔脚下不远的地方，同一长排空汽车并排挨在一起。这里到处是人，左一伙右一群，有骑驴的，有骑骆驼的，还有的在攀登金字塔，小贩、艺人和驼夫们……大地一望无际，只有金字塔耸立在中央，好象年迈的巨人。向后面望去，城区在望，可以看见一簇簇的树冠、流水和建筑物的阳台。啊，两宫之间在这些东西当中的何方？自己的家又在哪里？在素馨花架下面喂鸡的母亲又在哪里？

"把东西都放在汽车里，我们随便去转一转。"

他们下了汽车，并成一排向前走去，左面是阿依达，挨着她的是侯赛因，过来是贝都尔，凯玛勒在右面，他牵着他的小女朋友的手。他们围绕最大的金字塔转了一圈，游览了金字塔的各个角落，然后在沙漠里散步。脚走在沙子上一步一陷，有些吃力，但是荡漾的微风温柔而使人陶醉。高空中集聚着一块块白云，被风驱动着堆成各种形状，太阳就在其间时隐时现。侯赛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美极了……美……"

阿依达说了两句法语，凯玛勒法语懂得不多，却也听出她是在重复弟弟的话。阿依达总爱当着他的面讲外国话，这一方面是要冲淡他那种偏爱民族语言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是要加深他

对自己的印象，因为摩登女人总要会说几句法语。凯玛勒观赏着周围景色，兴奋地说：

“的确，太美了，赞颂伟大的真主。”

“你对什么事情都有个说法，不是真主就是萨阿德·柴鲁尔。”侯赛因笑着说。

“我想在有关真主的看法上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吧。”

“可是你总把真主挂在嘴上，好象是带着宗教招牌的宗教职业者似的。”接着他又用无可奈何的口吻说：“这也难怪，谁叫你生长在宗教气氛那样浓厚的侯赛因区呢。”

这句话里是不是含有讥讽意味？阿依达是不是同他一样耻笑你呢？他们姐弟俩对于古老的侯赛因区有什么看法？阿拔希亚区的居民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两宫之间或奈哈西？他们的看法是不是使你感到羞耻？慢着，侯赛因对于宗教几乎根本不关心，这位女神更不如她的弟弟，不是有一天她曾说，她在马尔迪特女子中学读过天主教教义课，参加过天主教礼拜和唱过圣诗吗？但是，不管怎样她总是一个穆斯林姑娘，尽管是一个对伊斯兰教教义一点也不懂的穆斯林姑娘。你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我爱她，为了爱她我情愿给她作奴隶，虽然我心里感到痛苦，我也要爱她信仰的宗教。真主，饶恕我吧，我不能否认这一点。

侯赛因用手指着周围绮丽而庄严的景色，说：

“老实说，我爱的是这大自然，你却固执地偏爱讲什么民族主义。你把这庄严的大自然同游行队伍、萨阿德·柴鲁尔和阿德里以及载着军队的大汽车比一比看。”

“大自然与政治同样庄严伟大，”凯玛勒笑着说。

侯赛因仿佛被这句话提醒，记起了一件重要事情似的，突然说道：

"我差一点忘记告诉你了,你的领袖辞职啦。"

凯玛勒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侯赛因为了激怒他,又说:

"他丢弃了苏丹,废弃了宪法,最后自己也辞职了。"

凯玛勒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安静地说:

"李·斯塔克爵士[①]被刺是对萨阿德·柴鲁尔内阁的一个打击。"

"你知道哈桑·萨利姆对这件事情怎样看法吗?让我学给你听听,他说'这次暗杀事件是某些人——当然包括凶手在内——对英国人的仇恨情绪的大暴露。这种仇恨情绪的挑起,萨阿德·柴鲁尔应该负主要责任。'"

凯玛勒抑制住自己被哈桑·萨利姆的看法激起的忿怒,拿出在女神面前应有的沉稳态度说:

"这是英国鬼子的说法,你没看到金字塔报上的电讯吗?自由立宪党人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英国鬼子的说法,是不奇怪的。如果说人民的反英情绪是萨阿德·柴鲁尔挑起来的,这正是他的骄傲。"

阿依达带着娇媚的微笑,眼睛里显出责备的目光,干涉说:

"你们是旅行来了,还是讨论政治来了?"

"这是他引起的……"凯玛勒指着侯赛因推脱责任说。

侯赛因用细长的手指捋一下他那像绫缎般的黑头发,笑着说:

"我只不过是对你的领袖辞职表示慰问罢了,"接着,他又郑重地问:"在革命时期你参加过你们那个区的游行示威没有?"

"当时我年纪还小,没能参加。"

---

① 英国驻埃军总司令兼苏丹总督,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刺,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胁迫萨阿德·柴鲁尔辞职。

"依我看，你跑到点心铺里去的那回事就可以算是参加革命了，"侯赛因轻松地取笑说。

几个人全都笑起来，连贝都尔也跟着笑了，四个人的声音两个像喇叭，一个像提琴，一个像短笛，仿佛一支合奏的乐队。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阿依达表示同情地说：

"他失去了一个哥哥还不够……"

"是啊，我那个哥哥可以说是我们家里最有为的人。"凯玛勒说，像是表露自己内心里的自豪，又像是求取她更多的同情似的。

"他是学法律的，是不是？"她关心地接着问，"假如他活着，现在多大了？"

"二十五岁……"他变得忧郁地说，"那才是个有才干的人啊。"

"是啊……"侯赛因说，同时把手指头捏得嘎叭嘎叭响，"这就是民族主义者的结果，经受了这么惨痛的教训，你怎么还要抱着民族主义不肯放手呢？"

"我们谁都免不了一死，只不过死法不同而已。"凯玛勒笑着说。

侯赛因又一次捏着他的手指头，没有再说什么。他凯玛勒并不是有意要谈这些的，他们怎么谈论起政治来了呢？他并不高兴谈这些，提起来就是党派之争，而不考虑反对英国鬼子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多么无聊啊！他正呼吸着天国的气息，为什么偏要让尘世的俗事——即使只有一刹那也好——来烦扰自己的心呢？你正陪着阿依达在金字塔旁边的沙漠里散步，你应该想的是这美好的现实，要为它而欢呼，让金字塔的尖顶都听见。女神同她的奴隶一起走在沙子上，奴隶由于心慌意乱，几乎在风中站不

稳脚步，而女神却安闲地用脚踢着石子，好象即使他的相思病再重，她也不关心他的痛苦……和风吹拂着她的衣裙，钻进她的发丝，沁入她的心中……啊，这风有多么幸福，它吹拂着金字塔上的爱人，为他们这一行游人祝福，它赞叹这位女神，怜悯这个奴隶，它重复着当代流行的一句格言：只有爱情能战胜死亡。你看她近在咫尺，可是实际上她却远在天边，你多么渴望在这次旅行中能够抚摩一下她的手啊。但是很明显，你至死也不会实现这个愿望。你为什么没有勇气伏到沙子上吻一吻她的足迹？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捧起她踩过的沙子，在夜间睡不着觉的时候当作一种灵丹来解除自己的相思之苦？真遗憾，所有这些都说明你不能接触你的女神，而只会呻吟发狂。那你就呻吟发狂吧。

凯玛勒觉得一只小手在拽他，他看看小女孩，她向他举起两只胳膊，要他抱她。他弯下身去，把她抱在怀里，这时阿依达拦阻说：

"不用抱她了，我也有些累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在通向狮身人面像的路口上有一块石头，他们按照走路的次序在这块石头上坐下来。侯赛因伸直两条腿，把脚埋在沙子里；凯玛勒跷起腿来叫贝都尔挨在自己身边；阿依达坐在弟弟的左边，拿出梳子来用手把着头梳理着头发。

侯赛因这时看了一眼凯玛勒头上的帽子，禁不住问道：

"来旅行你还戴着红毡帽干什么？"

"我不习惯光着头出门，"凯玛勒说着摘下帽子，放在自己怀里。

"你真是个典型的循规蹈矩的人。"侯赛因笑着说。

凯玛勒心里想：这话是赞扬呢，还是嘲讽？他想引诱侯赛因把话讲明白，但是，这时阿依达略微向前一探身，向他的大脑袋

看了一眼，于是他放弃了原有的打算，专心而不安地考虑起自己的大脑袋来。他留着光头，从不在头上作任何打扮，现在他的脑袋就露在外面，大梆儿头完全暴露无遗，那两只美丽的眼睛正凝视着它。它会给那两只眼睛留下什么印象呢？这时，那个音乐般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不留头发呢？”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福欧德·加米勒·汉姆扎维不也留的是光头吗，在他们那个古老地区同伴们全都是这样，亚辛也只是工作以后才留起头发和小胡髭的。他留起漂亮的分头，在每天吃早饭的时候坐在父亲对面，那真是不堪设想的事情。

“你问我为什么不留头发吗？”

“是不是你认为留头发不好看？”侯赛因猜测地问。

“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你真是天生来当教员的！”侯赛因笑着说。

这是赞扬还是嘲讽？不管怎样，让你的脑袋接受这种崇高的关怀吧。

“我天生来是当学生的！”

“好漂亮的答复，”然后侯赛因提高了嗓门问道：“你入师范学院快两个月了，怎么还没跟我详细谈谈那里的情况？你觉得那里怎么样？”

“我只希望师范学院是一条追求学问的道路，即使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也好，所以我正计划着在那里跟英国教授学习理解‘文学’、‘哲学’和‘思想’等等涵义深奥的东西。”

“这些不就是我们追求的人类文化吗？”

“是的，但它看起来仿佛是浩瀚的大海一样，”凯玛勒激动地说，“我们应当先定出一个范围来，然后再确定自己需要的是什

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问题，”侯赛因说，一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现出郑重的神色，“我读过许多法文小说和剧本，有理解不了的地方就让阿依达给我讲解。我也和她一起欣赏过不少西方乐曲，尤其是她还不断地用钢琴弹给我听；后来我又读了一本《希腊哲学大纲》，并没有感到吃力，可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吸引住我，我喜爱的仍然是思想和身体的漫游。你却和我不同，你要写作，所以你必须先划出一个范围来然后确定自己的目标。”

“为写作而划定求知的范围？真妙，我自己可还不知道将来我要写些什么。”

“你要当一个作家吗？”阿依达笑着问。

“也许是的……”他感到自己此刻享得了人间难于享受到的尊贵的幸福。

“当诗人呢，还是当散文作家？”她向前倾着身子，两眼看定他说，“让我猜猜看……”

我只是在同你的幻影私语时才作诗，诗是你的神圣的语言，我不敢轻易触碰它。只有在黑夜里，我的眼泪才是诗的源泉。在你的目光注视下，我是多么幸福，又是多么痛苦啊。我在你眼前就如同太阳下的干旱田地一样。

“你要当诗人，你一定是要当诗人。”

“是吗？你怎么看出来的？”

她坐直身子，发出一串轻盈的笑声，然后说：

“猜想只是一种感觉，你怎么能要我解释理由呢？”

“真是玄机莫测！”侯赛因说完就笑起来。

“不，如果你不是想当诗人的话，你就尽管否认好了。”阿依达抢着说。

这只蜜蜂，生来就是一位女皇，花园是她的歌场，花浆是她的饮料，蜂蜜就是她的唾液，谁在她的宝座周围转谁就不免要挨螫……但是，她说"不"！她接着问道：

"你读过法国小说吗？"

"我只读过一些米希尔·泽瓦科①的翻译作品，你知道，我读不了法文。"

"你不学好法文就当不了作家。"她兴奋地说。"你应该先读巴尔扎克、乔治·桑②、史达尔夫人③、洛蒂④的作品，然后你才能写出小说来。"

"写小说？"凯玛勒不快地说，"小说是一种次要的艺术，我所追求的是一种郑重的工作。"

"在欧洲，写小说可是非常郑重的工作，"侯赛因·夏达德一本正经地说，"那里的人们对一部小说的分析研究，并不对比其他艺术差，有许多小说被看作是不朽的作品，这可不是我不懂装懂，信口开河，我们的法文老师一再这样强调。"

凯玛勒不相信地摇了摇他那大脑袋。侯赛因接下去说：

"当心，你可别惹阿依达生气，她是一个法国小说迷，尤其是她还自命是一本法国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呢。"

凯玛勒把身子略向前倾，眼睛向她望去，一方面是要看看她

---

① 米希尔·泽瓦科（1860—1918），法国通俗长篇小说作家。

② 乔治·桑（1804—1876），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原名阿芒丁·奥罗尔·吕西尔，乔治·桑是她的笔名，她的作品有《我的一生》、《一位老奶奶的故事》等。

③ 史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原名热尔曼娜·内克，她的作品有《高丽娜》、《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等。

④ 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作品中的异国情调使他在当代享有盛名，作品有《冰岛渔夫》、《菊子夫人》等。

听了侯赛因的话有什么反应，一面也是要乘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饱眼福。然后他问：

“那是怎么回事？”

“她看小说着了迷，脑子里装满了小说中的幻想。有一次我看见她一边走路一边照镜子，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回答说：‘阿佛洛狄忒[1] 就是这样走在亚历山大海岸上的。’”

“你别听他的，”阿依达娇嗔地说，“是他醉心于小说中的幻想，反倒无中生有地胡说我。”

阿佛洛狄忒？阿佛洛狄忒算什么？我的女神，老实说，只有你是十全十美的，而你偏要把自己想象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使我多么难过呀。

“迷恋小说中的故事又有什么呢，”凯玛勒诚恳地说，“我就迷恋过曼弗鲁蒂小说中的主人公威尔德尔哈查尔德。”

“要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题材写本小说，那有多妙啊。”侯赛因愉快地大笑着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幻想上，你应该趁我们大家全在的时候实现我们这个愿望。我不是一个作家，也没有当作家的愿望，你可不同，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人写进一本书里。”

把阿依达写进一本书里，这是礼拜，是清修，还是发疯？

“把我也写进去！”

贝都尔突然不答应地高声说，三个人都大笑起来。侯赛因用提醒的口吻说：

“你可不要忘了贝都尔啊！”

“头一页就把你写上……”凯玛勒爱抚地抱住小女孩，高兴

[1]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地说。

“你写我们什么呢？”阿依达两眼望着辽远的天空问道。

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好用温和的笑容掩饰自己的慌乱。但是，侯赛因替他回答说：

“就像一般作家那样，写一个狂热的爱情故事，最后以身死或自杀作为结尾。”

他们的戏言像把一只球踢在你的心坎上。

“我希望这个结局只是主人公自己的命运。”阿依达说完又笑了笑。

主人公当然不能设想他的女神会身死。接着，凯玛勒问：

“难道爱情故事一定要以身死或自杀作结局吗？”

“狂热的爱情故事最终都是这样的结局，”侯赛因笑着回答。

为了逃避痛苦，也可以说是为了得到的幸福太少，他把死也看成是一种希望。他解嘲似地说：

“那未免太令人遗憾了……”

“你真的不懂这一点吗？看来你是没有爱情经验啊。”

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把眼泪当作动手术时的麻醉剂。侯赛因接着说：

“要紧的是你不要忘记在你的书里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即使我那时远在外国也好。”

“难道你永远不想放弃出国漫游的念头吗？”凯玛勒凝视着他问道。

“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忘记这一点，”侯赛因·夏达德一本正经地说，“我要生活，我要在广阔的天地间漫游，只有在尽情地漫游过各处以后我才能死。”

假如死神在那以前就到来，他还能这样说吗？你不是几乎被

忧愁折磨死吗？难道你忘记了法赫米吗？生命是不能用尺度来衡量的，法赫米的生命虽然短暂然而却是十分完美的。那么生命长久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你所担忧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一个亲密的朋友轻易地离开你去旅行了，你会多么痛苦。他走了以后，你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呢？他一走你就再也不能到心爱的人的公馆里去，那又会怎样呢？今天的快乐多么虚幻，现在她在你的身边，她的声音灌入你的耳鼓，她的香息钻入你的鼻孔，你能让时间的齿轮停滞不动吗？难道你真的要像个疯子似地围着那所公馆绕圈子而度过后半生吗？

"如果你肯听我的话，我认为应该先好好念书，等毕业以后再出国去旅行。"

"爸爸也对他这样说过多少次了，"阿依达激动地说。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难道我必须分清祖国和外国，才能领略世界上的美么！"侯赛因不悦地说。

"我父亲很不满意他这种想法，"阿依达继续对凯玛勒说，"他希望看到他将来作一个法官，或是同他一起经管家产。"

"当法官……经管家产！就是我从法学院毕业了，我也不去当法官。我认为只有在外交界找个职业才对我有好处。至于说经管家产，难道还嫌我们的钱少吗？我们的财产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了。"

这是多么奇怪的论点啊，财产竟会成了人们的沉重负担。你虽然不想当一个家财累万的富翁，但是过去你曾想要作父亲那样一个商人，掌握同父亲一样多的钱财，怎么能设想一个人两手空空地满足精神享受呢？为生计而奔波的生活是多么苦恼啊。

“我们家里人全都不理解我的理想，他们把我的理想看成是无知的孩子话。有一次舅父听见我这样说，就嘲笑我说：‘在我们家中再没有谁能说出比这更妙的话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只因为我不崇拜金钱，只因为我不肯把自己的一生用于经管财产。你懂了吧？我们家里人的信条是：只要是不能够赚钱，干什么事情都是胡闹。你看他们，对于没有得到封号就好象失去了天堂似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崇敬总督吗？妈妈常常跟我说：‘要是阿拔斯总督还在位的话，你爸爸早就得到帕夏的封号了。’每逢亲王光临我们家的时候，为了接待他，他们不惜拿出拴在心上的钱来随便地挥霍……”说着他笑起来：“如果你有时间按照我的建议写一本小说，可别忘了把这些怪事写进去。”

“我希望你不要听信我这个忤逆弟弟的话，以免动笔的时候冤枉我们一家人。”侯赛因的话音刚一落，阿依达就抢着对凯玛勒说。

“真主保佑，你们一家人不会在我笔下受冤枉的。”凯玛勒恭顺地说，“况且他说的这些根本也算不得什么不光彩事情。”

阿依达胜利地笑了。这时侯赛因的嘴边也挂着一丝满意的微笑，尽管他好象不愉快似地皱着眉头。侯赛因这番话留给凯玛勒的印象是，他觉得这个青年攻击自己家里人的情绪并不完全真实。毫无疑问，侯赛因的确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而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不肯为聚敛大量钱财而生活，他要追求广阔的天地，其他富家子弟即使有不崇拜钱财的，也不能和他相比。但是，他在谈到总督、封号和接待亲王的时候，在指摘中带有一些骄傲的意味，既不是单纯的指摘，也不是单纯的骄傲，仿佛是理性上的指摘和感性上的骄傲结合一起了。也许侯赛因当真是在嘲笑家里人，但是凯玛勒觉察不出侯赛因当着他的面宣扬

家丑有什么不妥当，因为不管侯赛因怎样贬低这个家庭，也不会动摇他对它的崇敬和迷恋。侯赛因微笑着平静地问：

“我们谁是书中的主人公呢，是我，是阿依达，还是贝都尔？”

贝都尔高声喊叫说：“是我！”凯玛勒搂紧她说：“对，是你！”接着他回答侯赛因说：

“我得保守这个秘密，等把书写好以后再揭晓。”

“这书你要用个什么名字？”

“《侯赛因周游世界》！”

他随便说了这样一个名字，于是他们不由得联想起魔术剧中的《乡下佬周游世界》，三个人一齐笑起来。侯赛因就这个话题问凯玛勒：

“你一直没有进过剧场吗……”

“没有，我只看电影。”

“我们这位作家的家规不允许他超过晚上九点钟回家，”侯赛因对阿依达说。

“这总比允许他周游世界强，”阿依达取笑侯赛因说。接着她用希望凯玛勒附和自己意见的口吻说：“作父亲的希望儿子按照自己的样子成长，同自己一样精明强干，一样有地位，难道是什么坏事吗？我们在生活中为财产、封号和地位而奔波，算是什么坏事吗？”

你不要去奔波吧，就待在这儿，让财产、封号和地位奔向你来。只有这样我才能吻到你的足迹，在所有人的面前表示自豪。我怎么回答呢？你所希望的回答无异于要我自杀。唉，你的心意和我的愿望是这样的不相同。

“当然不是坏事……”他停了一会儿说，“不过人们的心愿各

有不同。"

"哪一个人的心愿会不是这样呢?"阿依达接着说,"只有侯赛因那么乖僻,不喜欢这种高贵的生活,偏偏要追求什么更高贵的生活。其实他是什么都不想干,只愿意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你说这不是奇怪的事情吗,先生?"

"你们崇拜的那些亲王不都是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吗?"侯赛因讥讽地笑着说。

"人间还有比皇族生活更优越的生活吗?你怎么能跟他们比呢,少爷!"

侯赛因望着凯玛勒那边,用有些气愤的口吻说:

"我们家里那种令人伤脑筋的风气,就是设法弄钱和攀交达官显贵。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痛苦的束缚!如果你接受这种家风,就得挖空心思去弄钱,就得攀交官宦人家,千方百计地谋求帕夏的封号。也就是说,你得把谄媚亲王和博得他们的欢心当作自己崇高的生活目的,当作了不起的成就和荣耀。你知道最近一次亲王光临我们家,我们花了多少钱吗?光购置接待他用的新家具和置办巴黎的名贵礼品就花了几万镑。"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是亲王,而是因为他是总督的亲兄弟,按照爸爸和总督的交情这是应有的礼节,怎么谈得上什么攀交谄媚呢?只要是有理智的,谁也不会说这样做不对。"

"爸爸既然同总督有这样的交情,那为什么又跟公开背叛总督的阿德里、赛尔沃特、拉希迪等一些人交往呢?这种作法不正是'只要成功而不择手段'的处世哲学吗?"

"侯赛因!"

她用凯玛勒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喝止住侯赛因,这声音中含有高傲、不满和斥责的意味,仿佛是要使凯玛勒注意到这是

不应当说的话，至少是不应当让他这个“外人”听的话。凯玛勒尴尬地涨红了脸，这一来把他接触这家可爱的人们所产生的那种幸福感也给冲淡了。她昂着头，紧抿着嘴，眼睛里闪出不悦的神色，尽管她的面容上并没有表现出怒意。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是恼火了，这种生气的表情在贵族小姐当中是司空见惯的。他从来没看见过她激动，也想象不出她会激动，他惶恐而惊愕地望着她的面孔，心中一片慌乱，只希望另找又一个话题。过了几秒钟他从懵懂中清醒过来，开始注视这张天仙般的面孔上浮现出的美丽的怒容，他玩味着那种高傲的威严，坚定的优越感，晴天的乌云。她仿佛说给他听似的，接着说：

“爸爸和总督是老朋友了，早在总督退位以前他们就相好。”

这时，凯玛勒从心里希望驱散这片乌云，他故意取笑地问侯赛因：

“如果你的意见真的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又因为萨阿德·柴鲁尔是爱资海雷出身而瞧不起他呢？”

“我讨厌巴结那些大人物，可是我也不愿意尊崇那些庸庸碌碌的人，”侯赛因憨笑着说，“我喜爱美，厌恶丑，可惜的是普通人很少谈得上什么美。”

“你说巴结大人物是什么意思？”阿侬达用平静的声调插嘴问。“只有地位彼此不同的人才谈得上巴结，谁能说我们同那些大人物的地位不同？我们讨好于他们，他们不也同样讨好于我们吗。”

“你说得完全对……”凯玛勒用诚恳的语气替侯赛因回答。

不一会儿，侯赛因站起来，说：

“坐的工夫不小了，我们再走走吧。”

四个人全都站起来，向狮身人面像走去。天空中的浮云聚拢

到一起，形成一柄张开的大伞，好象透明的纱幕似地遮住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透出晶莹的白光，闪耀着明朗柔和的天色。他们在路上遇到一群群一伙伙的大学生和男男女女的欧洲人。也许是侯赛因故意想哄阿依达高兴，他对她说：

“你发现没有？这些欧洲女人都特别注意你这条裙子。”

她放开嘴唇，得意地笑了，然后她骄傲地扬起头，充满自信地说：

“当然她们要注意啰……”

侯赛因笑了，凯玛勒也随着笑了。接着侯赛因对凯玛勒说：

“阿依达什么时候都保持着巴黎小姐的风度。”

“是啊！”凯玛勒说，他一直微笑着。

阿依达报之以一串轻盈的笑声，好象鸽子叫一样，这一来他们姐弟贵族式的争执在他心上留下的淡淡痕迹便一扫而光了，有理智的人总要看清落脚点才向前迈步。你应当考虑一下自己在这位天仙面前应采取什么态度，从云端眺望你的那位女神，对她的亲属怎么这样严厉呢？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女神本就不应该有亲属，而她有亲属也许只是为了让他们作她和她的奴隶们之间的媒介，她的娴静和焦躁、谦逊和骄傲、前行和后退、喜悦和恼怒，同样都使你觉得可爱，她的一切举动都把爱情注入你的饥渴的心中；你看她的脚不断地往沙土里陷，她不得不把轻快敏捷的脚步放轻，放大，这样她的上身像杨柳一样摇摆着，使他的眼睛有幸看到这样一种新的形象，这就是她走路的美态，同她漫步在花园的碎石甬路上的风姿一样动人。他回头望去，只见她的两只轻巧的脚在沙上留下一串足迹。你要知道，这些足迹是在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上留下的路标，循着它们可以走向幸福和幻想的源泉。你从前到这片沙漠里来游玩的时候，只是

跑跑跳跳地度过一天，从没有意识到这种神秘的意义，因为当时你的心还没有萌芽。而今天你的心已经长出茂盛的枝叶，焦灼而迫切地等待着灌溉，它失去了无知的平静，处于无比的不安之中。这就是心灵的生活，光明的颂歌。

"我饿了……"

贝都尔抱怨地说。侯赛因说：

"你们看，我提议咱们回去吧，从这儿往下走还有一段路呢，等我们回到汽车那儿，不饿的人也该饿了。"

他们回到汽车跟前，侯赛因把盛着食品的提篮和小包儿拿出来，放在汽车前面的地上。他刚要揭开提篮的盖子，阿依达提议把东西拿到金字塔的石阶上去吃。于是他们拿着食物，走到金字塔前面上了第一层石阶，然后把提篮和小包儿放在中间，垂着腿围着食品坐下来。凯玛勒从小包儿中取出带来的报纸铺好，把他带来的食物摊开：两只鸡、炸土豆、奶油，还有香蕉和桔子。侯赛因也伸手从篮子里取他们的"仙席"：精致的三明治、四只玻璃杯和一个瓶子……凯玛勒带来的食品虽然不算寒酸，但是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却不够精细，心中不免有些自卑的感觉。侯赛因睁大眼睛看着凯玛勒带来的两只鸡，心中暗想：他打算在这儿开饭吗？凯玛勒从小包儿里取出刀叉，把两只鸡切成几块。阿依达打开瓶子的封口，把四个杯子斟满黄色的液体，凯玛勒看到不禁惊异地问：

"这是什么？"

阿依达笑了，并不回答。侯赛因向姐姐丢了一个眼色，很随便地说：

"啤酒！"

"啤酒？"凯玛勒恐惧地喊了一声。

"这儿还有猪肉……"侯赛因用手指了一下三明治，带气地说。

"你是拿我开玩笑，我不相信。"

"你还是相信吧，不要辜负我们的好心，我们给你带来的是最高贵的食品和最可口的饮料。"

凯玛勒两眼露出惊慌的神色，他的舌头好象打了结，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惊诧的是夏达德家里会预备这样的饮食，夏达德家人竟然爱好啤酒和猪肉。

"你从前一点也没尝过这些吧！"

"那还用说。"

"我们很荣幸，让你第一次尝尝。"

"我不尝。"

"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需要我回答吗？"

侯赛因、阿依达和贝都尔各自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下，侯赛因和阿依达望着凯玛勒微笑，好象在对他说："你看，我们喝过了，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接着侯赛因说：

"你不喝是为了信仰，对不对？一杯啤酒有什么关系，又醉不了，至于猪肉，真是又香又有营养。我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让宗教限制自己的饮食。"

凯玛勒听了这些，心里十分不快，不过他仍然保持着温和的态度，责备说：

"侯赛因，你不应亵渎……"

"你不要误会，"自从说明是啤酒和猪肉以后，阿依达第一次开口，"我们喝杯啤酒不过是为了开胃，没有别的。你想，如果有什么坏处，我们能让贝都尔也跟我们一起喝吗？至于说猪肉，是

非常有味道的食品，你不妨尝尝看。不必做那种清修教徒吧，有的是机会可以使你为宗教做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

她的话同侯赛因的话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听了她的话却像吃了一剂凉药，不快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同时他心里想，不能为了这件事使他们扫兴、不安，于是他笑了笑表示原谅自己的朋友。他一边吃着自己带来的食物一边说：

“我还是吃自己常吃的东西吧，如果你们尊重我，就请你们跟我一起吃。”

侯赛因笑了，他指着他的姐姐对凯玛勒说：

“我们曾在家里商量过，必须你吃我们的东西，我们才吃你的。可是想不到你竟会这样固执。好吧，为了尊重你，我只好解除在家里订的协议，也许阿依达会随着我。”

凯玛勒期待地望着她。她微笑着说：

“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误会我们有别的意思，我才……”

“我如果误会你们，让我不能善终！”凯玛勒爽快地说。

他们十分香甜地吃起来，先是侯赛因和阿依达，接着凯玛勒也鼓起勇气随着他们吃起来。他亲自照顾着贝都尔，贝都尔只吃了一片三明治和一块鸡胸脯，就拿起了水果。凯玛勒忍不住想要知道侯赛因和阿依达是怎样吃东西，就偷眼去看他们俩：侯赛因旁若无人，狼吞虎咽地吃着，但他并没有失去在凯玛勒看来与贵族气派相称的那种尊严；阿依达却做出一种新的姿态，无论是切肉或是用手指捏起三明治的动作，以及嘴嚼时嘴的活动，都显现出她那温柔文雅的天仙性格，但是她这些动作表现很自然，毫无造作和忸怩的样子。老实说，他早就向往和期待着这个时刻，仿佛他怀疑她吃东西的样子同别人不一样似的……出于宗教情感，他看到这些食物心里十分惊慌，但是他在不习惯地看

着他所熟悉的人食用这些陌生的食物时，又觉得很有趣，因而缓和了他那种惶惑不安的情绪。这两种矛盾的感情在他心里反复交替着，开始时他有些不安，及至看到她像普通人畜那样用嘴吃着东西时，心中又有一些高兴。因为这使他和她越发接近了，只相隔一个阶梯而已。他的心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它的支配下他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她会不会作出一些别的动作呢？他不能说“不”，又不能轻易地说“是”，他在选择答案上从来没有感到这样为难过，这也正是针对自然秉性的一种无言的抗议。

“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有高等教养的人宗教意识竟会这样浓厚。”

凯玛勒疑惑地望着他，侯赛因肯定地说：

“我这是说正经话，不是开玩笑。”

凯玛勒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他指着剩余的三明治和啤酒说：

“现在正是无比尊贵的斋月，在人们正在大厅里诵读《古兰经》，宣礼员们正在尖塔上高声念赞词的时候，我们怎么能……”

“我父亲总是很郑重其事地过斋月的，保持着我祖父遗留下来的老规矩，我父母还全都把斋呢。”

“还有我呢，”阿依达笑着说。

“是的，阿依达也把过一天斋，”侯赛因装出正经的样子打诨说，“可是还没过午就开了斋。”

“还说我呢，侯赛因在斋月一天要吃四顿饭，除了每天照例的三顿饭以外，还跟着吃封斋饭①，”阿依达还击说。

侯赛因张嘴笑了，他紧跟着把头往后一仰，因为嘴里的食物

---

① 穆斯林把斋时天明以前吃的一顿饭，也叫备斋饭，或撒黑尔饭。

几乎要掉出来。然后他说：

"我们对自己的宗教一点认识也没有，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爸爸和妈妈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教育。我的乳母信犹太教，阿依达从小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她对天主教教义倒比对伊斯兰教熟悉得多，同你比起来，我们俩简直不像穆斯林……"然后，他转向阿依达说："他还读过《古兰经》和《穆圣传》呢。"

"真的？好啊！"阿依达表示惊异地说。"不过，你也不要过分小瞧我，我也背过好几章《古兰经》呢。"

"噢，那太好了。"凯玛勒喃喃自语地说。"你背过哪几章？"

她停下吃东西，出神地想了一下，然后笑着说：

"我过去的确背过几章《古兰经》，现在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然后她忽然提高嗓门，仿佛找到了想要寻找的东西似的说："我记得有一章《古兰经》里有这样一句话：'真主是独一的'。"

凯玛勒笑了，他递给她一块鸡肉，她称谢接过去，并且说今天比往常吃多了。接着她又说：

"假如人们都习惯野餐的话，世界上就看不到苗条的身材了。"

"我们埃及妇女可是不喜欢瘦啊。"凯玛勒沉吟了一下说。

"妈妈也这样说，"侯赛因附和他说，"可是阿依达自认为是巴黎小姐啊。"

求真主饶恕我这种冒犯女神的举动，我这颗诚挚的心是那样惊慌，如同从前看书时发现令人怀疑的说法一样。但是我能够像对待令人怀疑的说法那样，用谴责和忿怒来对待冒犯女神的举动吗？不能，对她你心里只能藏有真诚的爱，至于她的缺点，你既然爱她，当然就不能承认她有缺点。即使在旁人身上是了不起的缺点，甚至忽视信仰，敢于吃猪肉喝啤酒或干出其他真

主所不允许的事情，在她身上也不算什么缺点。我担心自己的眼睛今后会看不出她的美来，如果她不忽视宗教，不大胆作真主所不允许的事情，你是不是还担心呢？求真主饶恕你，也饶恕她。你应该说，这一切同那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你的爱情多么像它，它又多么像你的爱情，它们俩永远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谜。

阿依达把瓶子里剩余的啤酒全部倒在第四只杯子里，然后诱惑地对凯玛勒说：

"你是不是改变一下主意？这可是一杯非常可口的饮料。"

他微笑着婉言谢绝了，这时侯赛因抢过杯子来，送到嘴边，说：

"我替凯玛勒喝，"然后他瓮声瓮气地说，"我们真得克制着点，不然会被啤酒灌死的。"

他们吃完以后还剩下半只鸡和三片三明治，凯玛勒想把它们分给在附近徘徊的孩子们，但是看到阿依达把三明治、玻璃杯和瓶子全都放回提篮里去了，他也只好把剩下的食物放回小包儿里。这时，他想起了易司马仪·鲁特菲说夏达德一家人刻薄吝啬的那一番话。侯赛因从石阶上跳下来，说：

"我们还准备了你没想到的娱乐，我们带来了留声机和唱片，可以帮助消化。你可以听听阿依达选来的欧洲唱片和埃及唱片，有《猜谜儿》、《日落黄昏》和《离开这儿》……你说怎么样？"

说着，侯赛因便到汽车上拿留声机去了……

十八

十二月中旬，这是有暴风雨的寒冷月份，但是到今天天气还

很暖和，只是稍微有些凉意。凯玛勒把外衣折起来搭在左胳膊上，幸福地款步走近夏达德公馆。从他那文雅的外貌上可以证明在这天气显然偏暖的日子里带着外衣完全是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高雅，而不是为了预防天气变化。上午阳光灿烂，他估计今天几个朋友可能不在入冬以来常在的那间屋子里聚会，而是在花园的凉亭里。这是一个可以见到阿依达的好机会，因为不在花园里是不能见到她的。冬天，虽然不一定能在花园里见到她，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他在从开向通往花园的夹道的窗户前面或面对公馆大门的阳台下面经过时常常发现她，她有时用两只胳膊靠着窗台，有时用两个手掌托着下颏。每逢这时候，他就朝她抬起眼睛，依照“奴隶”的规矩向她点头致意，她报之以闪耀着光辉的温柔的微笑，这光辉照亮了他在清醒中的幻想和睡眠中的美梦。他希望看到她，于是在走进公馆的时候偷偷地向阳台上瞥了一眼，在走过通向花园的夹道里时，又向窗户里瞧了一眼，但是都没有看到她。他怀着能在花园里见到她的希望，朝凉亭走去。和往常不同，凉亭里只有侯赛因一个人坐在那里。两个人握了手，凯玛勒一看到这张神采奕奕的面孔顿时感到喜悦，理智和心灵都感到亲切。只听侯赛因用真挚、愉快的口吻欢迎他：

“欢迎你，教员先生，红毡帽和长袍全用上了，下次别忘了戴头巾①，还得拿上手杖。欢迎……欢迎……”

凯玛勒摘下帽子放在茶几上，把外衣搭在椅背上，然后问道：

“易司马仪和哈桑还没来吗？”

“易司马仪陪他父亲一起回家乡去了，今天来不了啦。哈桑

---

① 阿拉伯人戴的头巾，头上加金线箍。

一早就给我来过电话，说今天得晚来一个多小时，他要作些笔记。你得知道，他和咱们一样，还是个学生，而且今年要参加毕业考试。”

他们背对着楼房并排坐在两张椅子上。只他们两个在一起，对凯玛勒说来倒是一种安静的聚会，他可以多思考一些事情，因为这样不会有哈桑·萨利姆在场的那种既有趣又讨厌的争论，也不会有易司马仪·鲁特菲在场的那种毫无顾忌的冷嘲热讽。侯赛因接着说：

“我跟你们不同，我是个坏学生，我在课堂上还能聚精会神地听一听讲，对于温课可一点耐心也没有。人们常对我说：‘学法律必须脑子好’，我看不如说‘学法律必须无知和有耐性’更确切。哈桑·萨利姆同那些为自己求取前途的学生一样，是个用功的学生。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早起晚睡地强使自己接受难以胜任的功课呢？其实只要他愿意像一般法律顾问的儿子那样依靠他父亲的门路，那么能够及格也就行了。他希望什么职位，他父亲总会给他弄到的。我对他这样作法实在不能理解，也许他是受他那种骄傲的性格和处处要出人头地的心理的无情支配吧。你认为怎么样？”

“不过，他的天资和秉性的确令人钦佩……”凯玛勒真诚地说。

“有一次我听父亲谈到哈桑的父亲萨利姆贝克·萨布里，说他除了对政治案件以外，倒不失为一个公正的法律顾问……”

凯玛勒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早就知道萨利姆贝克·萨布里是一个自由立宪党人。他讥诮说：

“这说明他只是一个卓越的法学家，而不是一个善于处理案件的人。”

“我忘记我是在跟华夫脱党人说话了。”侯赛因纵声朗笑说。

“可是，你父亲并不是华夫脱党人，”凯玛勒耸了一下肩膀说。“你想想看，萨利姆贝克·萨布里对阿卜杜·拉赫曼·法赫米和纳格拉希的案子是怎样处理的。”

他对萨利姆贝克·萨布里的这番议论，会不会惹侯赛因不快呢？会的，他那两只不善于伪装作假的眼睛已经流露出这种情绪来了。但愿他能把这当作是朋友之间常发生的争执，而不要当作是不礼貌的行为。夏达德贝克是个百万富翁，他不但有钱有势，而且还和阿拔斯总督有关系。萨利姆贝克·萨布里是最高法院的大顾问，他的身份和地位同样被人们看作是神圣的。这些官僚和财主总是互通声息的。侯赛因表示遗憾似的用安详的目光茫然地望着空旷的花园：枣椰树上已经没有果实，蔷薇花只剩下秃枝，枯干的草地一片焦黄，看不到花朵的笑容，严冬的花园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侯赛因指着花园说：

“你看冬天的景象多么凄凉，恐怕以后我们再不能在花园里聚会了，可是你偏爱冬天。”

不错，他是喜爱冬天，他爱阿依达胜过爱春夏秋冬四季，然而冬天使他不能在凉亭里见到她，这是他不能饶恕冬天的原因。然而，他承认说：

“冬天是美丽而短促的季节，在寒冷和浓云细雨之中有着吸引人心的生命力……”

“我曾想过，凡是喜爱冬天的人大都是精力充沛、勤勉用功的人，你是这样，哈桑·萨利姆也是这样。”

凯玛勒听到这种赞扬感到满意，但是他想把这种赞扬大部分归为自己，而不愿分给哈桑·萨利姆。他说：

“我只肯用一半精力来准备学校的功课，老实说，理智生活

要比学校生活广阔得多。"

"我并不认为你会为学校的功课用去许多宝贵时间而耽误你读书，"侯赛因摇着头称赞说，"我很敬佩你这种好学的精神，但是我也认为你这样有些过分，说说看，你最近又读了些什么书？"

凯玛勒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除了阿依达以外，他心里最喜爱的就是别人的赞扬。他回答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是有计划地看书了，再不像从前那样不管是翻译小说、诗集还是论文遇上什么读什么了。我摸索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我决定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去看两小时的书。我在图书馆借到百科全书，查到了文学、哲学、思想、文化方面的奥妙吸引人的名词的意义，我还记下来许多新遇到的书名。图书馆真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我这颗狂热而好奇的心简直溶化在那里了。"

侯赛因把脊背靠在藤椅背上，十分关心地听凯玛勒说着。他两只手插在英国式黑夹克的口袋里，厚实的嘴唇上带着一丝笑意，表现出自然的真诚感情。他说：

"好！过去你总是问我应该修哪一门学科，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弄清楚该修什么学科了吗？"

"你先别着急，我正在考虑选修哲学。"

"哲学！"侯赛因询问地扬了一下眉毛，笑着说，"哲学可是激动人心的字眼儿，你可要当心，别叫易司马仪听见讥诮你，我一直以为你要倾向于文学的……"

"你看得也有道理，文学的确是一门高尚的学问，不过它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最需要知道的首先是事物的本质：真主是什么？人类是什么？精神和物质又是什么？哲学把这一切都归纳在

一种正确的逻辑里。你知道，我衷心想了解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游历，你那种周游世界的游历同它比起来只能算作次要的。你想想看吧，不久我就能得到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答案。”

“真是太好了，”侯赛因的脸上闪着向往和兴奋的光辉说，“我一定陪着你游历这个奥妙的世界。从前我也读过几篇希腊哲学，但是我并没有从那书上得到可用的东西。我不像你那样有恒心，我喜欢从这里摄取一点精华，从那里提炼一点结晶，我走的不是专攻一门的道路。老实说，现在我担心醉心于哲学会使你放弃文学，你不能只满足于读书，你还应该思考，应该写作。依我看，你决不可能同时成为哲学家和文学家。”

“我决不会放弃文学，了解事物的本质和欣赏美并没有矛盾。其实，工作和消遣是两回事，我决心把哲学当作工作，把文学当作消遣。”

“这么说，你不打算履行诺言，把我们大家写在一本小说里啰？”侯赛因突然笑起来说。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一本关于‘全人类’的书来，那样不就把你们也包括在内了吗？”凯玛勒说，禁不住也笑起来。

“我只关心我们几个人，并不关心全人类，你等着吧，我会在阿依达面前告你一状的。”

一听到这个名字，他的心立刻跳起来，这是出于高兴、想念和期待的心跳，然后就变为陶醉，仿佛他的心迷醉在一种柔和的低音中。侯赛因真的认为他这个人配让阿依达责备吗？侯赛因多么愚蠢啊！他怎么竟看不出他的每一次感情激动、每一个想法和每一种向往都是在阿依达的容貌和心灵的光辉照耀下产生的呢？

“等着吧，早晚你会看到的，只要我不死，我绝对忘不了我的

诺言。”接着凯玛勒用郑重的口吻问：“你为什么不当个作家呢？无论是现在或将来，你都可以有闲余的时间来从事这门艺术。”

“要我写书给别人看吗？”侯赛因轻蔑地耸了一下肩膀说，“为什么不让别人写书给我看呢？”

“你认为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伟大？”

“你不用问我哪一种情况更伟大，而应该问我哪一种情况更舒服。我始终把工作看作是人类的苦恼，这并不是因为我懒惰，而是因为工作要旷费时间，要受拘束。工作是一种没有结果的辛劳而不是生活，幸福的生活就是安闲。”

凯玛勒望着侯赛因，他的眼神表示他并不认为朋友说的是真话。接着他说：

“我真不懂，假如人人都不工作，人类的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假如无所事事呆上一小时，恐怕比工作一年还要难过得多。”

“真糟糕！如果安闲是照你所说的这样，那可太糟糕了。难道你以为我会过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么？我决不会那样，我总是把自己的时间用于一些有益或无益的事情。但是，我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过安闲的幸福生活。”

他正要接着侯赛因的话说下去，忽然从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喂，你们在谈什么呀？”这个声音，更确切地说这个甜蜜的歌声刚刚进入他的耳鼓，他的心弦就从心底深处随着它震荡起来，仿佛它们是一个和声中的两种乐器似的。他连忙控制住自己的神思，使心安静下来——难道这就是侯赛因幻想的那种安闲吗？这种安闲本身是空虚的东西，但是它却完全是幸福的。

他向后看去，只见阿依达来到距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贝都尔跑在她前面。她们一直走到他俩的面前，她穿了一件折裙和一件钉有金钮扣的蓝呢外衣，这外衣像晴朗的天空和清澈的流

水一样衬托着她那棕色的皮肤。贝都尔跑到凯玛勒跟前，他把她抱起来，然后搂在胸前，仿佛要借助小女孩的脖子掩盖自己流露出来的爱慕神情。这时一个仆人急忙走来，站定在侯赛因跟前规规矩矩地说："您的电话。"侯赛因向凯玛勒道了一声对不起，站起来向游廊上走去，仆人也跟着走了。

就这样，他发觉自己是和她单独在一起了，虽然有贝都尔在场，并不影响他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意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担心地想：她会是留在这儿呢，还是走开？但是，她往前走了两步，来到凉亭下面，他和她之间只隔着一个茶几。他做了一个手势请她坐下，她摇了摇头，微笑着拒绝了。他也只好站在那里，把抱在怀中的贝都尔放在茶几上。他尽一切力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克制自己的激动，他不知所措地抚摩着贝都尔的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只听到摇动的树枝和飘落的枯树叶的簌簌声，麻雀的喳喳声。他望着这里的一切：土地、青天、树木、把花园和郊野隔开的围墙、垂在女神前额上的刘海儿和她那娇艳的红眼睑，所有这一切都仿佛是幸福梦境中的一幅美丽图画一样。他不能确定，眼前的情景究竟是真实的现实还是记忆中的幻想。最后响起一个轻脆的声音，它招呼贝都尔说："你别麻烦人，贝都尔！"他把贝都尔搂在胸前，回答说："如果说这算是麻烦的话，那么我非常爱这样的麻烦！"他注视着她，眼睛里流露出爱慕的神色。这一次他再不担心会让人看到他凝神望她的样子，他尽情地端详着她，仿佛要把她的一切相貌特征完全记下来，印在自己的幻想里似的。他好象失魂落魄一样，被眼前的这位美人迷醉住了。出乎意料，她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他从迷茫之中清醒过来，眼睛里显出慌乱的神色。她微笑

着问道：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他要说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反问：

“你看我的眼睛带出有话要说的样子吗？”

“是的……”她回答说，嘴角上泛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你从我的眼睛上看出我要说什么呢？”

“这该是我问你的……”她矜持地扬了一下眉毛说。

他可以向她泄露自己深藏的秘密，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爱你”，而不管后果如何吗？泄露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假如说出这句话来以后，她一怒和他永远断绝友谊——这正是他担心的事情——他又该怎样呢？他这样想着注意到她那两只美丽的眼睛里闪耀出一种体现勇敢、沉着、充满自信的目光，没有一点慌乱或羞涩的神情。这目光是平射过来的，但他却感觉好象是从天上射到他身上一样，它不仅没有引起他喜悦，反而使他更加犹豫了。啊，她这种目光究竟有什么意思呢？他看到这种目光中含有轻视的意味，也许这说明她好象一个成年人戏耍小孩子一样在戏耍他。也许这种目光中还含有优越感，他不能说这是由于年龄不同的缘故，因为他估计得出，她至多比他大两岁。难道这是住在赛拉亚特大街洋楼里的人对待住在两宫之间的旧式房子里的人应有的目光吗？但是，为什么他从前没有发现她的眼睛闪出这种目光呢？可能是因为她从前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过，也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以外没有正眼看过她。这种目光使他感到忧郁和苦恼，以致他的醉意失去了力量，或者几乎是无力了。贝都尔举手要他抱，于是他把小女孩抱在怀里。这时阿依达开口说：

“真奇怪，为什么贝都尔这样爱你呢？”

“因为我心里同样爱她，或者说我比她爱我更爱她……”凯玛勒望着她的眼睛说。

“这是固定不变的规律吗？她不相信地问。

“有一句富有哲学意味的谚语说得好，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

“比如说有一位漂亮姑娘，许多人都爱她，难道她也能同时都爱每个人吗？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证实你的规律学说？”她说，同时手抚弄着茶几。

“在这种情况下，她会爱那个对她的爱情最真挚的人。”他说。这种讨论使他心荡神驰，忘掉了一切，连方才的担心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怎么能辨别出谁对她的爱情最真挚呢？”

但愿永远这样讨论下去！

“我再重复一遍那句富有哲学意味的谚语：‘心有灵犀一点通’。”

她发出一阵弦乐般的笑声，否认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不是就没有失恋的人了吗？你这个说法正确吗？”

她的话给他一个打击，这是对他那颗依靠这种推理来生活的心的打击。假如这种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他就会因为自己的爱情和所爱的人而成为一个最幸福的人。但是，这种推理怎么会是正确的呢？自从他开始恋爱以来，他哪一天也没有失去诱人的希望。那是幸福的幻想照亮了他的心，它来自这位爱人所赏赐的一个甜蜜的微笑或是一句简短而耐人寻味的话语，来自他在夜间睡不着觉时经过久久思索以后所作的美梦，以及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说一句类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谚语以后。就是在确定

无望的时候，他仍然怀着那种诱人的希望，直到事实使他清醒过来。唉，现在他听到这种无情的嘲笑，就如同服了一剂苦药一样。让她用这种嘲笑来纠正自己对充满虚幻希望的未来的看法吧，让他正视一下自己的处境吧。他不能回答她用来攻击他的问题，这时他的女神——他的惩罚者却像高唱凯歌似地大声叫道：

"你失败了！"

他们又沉默下来，又只听到树枝和枯树叶的簌簌声，麻雀的喳喳声，不过这一次他是以软弱无力的知觉和失望的心情来迎接这些声音的。他发现她的两只眼睛正在没来由地仔细观察他，她的目光格外显示出大胆、自信和戏弄的神情，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盯着看一个男人。他心里感到无情的刺痛，他暗想：难道他同她单独在一起就注定要使自己的一切幻想都突然破灭吗？她看出了他的不安，愉快地笑起来，她指着他的头调皮地问：

"你还没有开始留头吗？"

"没有……"他简短地回答。

"你不喜欢留头？"

"不……"他咕哝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留头漂亮……"

"男人也需要漂亮吗？"

"为什么不呢？"她表示诧异地说。"不论男女都要漂亮才可爱。"

他要把自己记得的某些成语，比如什么"男子的美在于性格"等说给她听，但是他本能地理会到，像他这种相貌的人说出那样的话来，只会招致女神的嘲笑和讽刺。他堆出笑容来掩饰

自己心灵被刺伤的痛苦，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也许你像讨厌啤酒和猪肉一样讨厌漂亮吧。”

他笑了起来，为的是减轻自己感到的失望和压力。她接着说：

“留发是一种装饰，我认为你的头很需要装饰，难道你没发觉自己的头太大吗？人们管这样的头叫做‘榔儿头’你不记得吗？真是不幸。”

“是榔儿头……”

“为什么要长成这样呢？”

“你自己问它吧，我不知道。”他摇着头不快地说。

她轻轻地笑了一声，然后又沉默了。你的女神是美丽迷人的，但是她具有神的威力，你尝试她的威力吧，你忍受各种痛苦吧。看得出，她一点也不怜悯你，她的两只媚冶的眼睛总是注视着你的面孔，直勾勾地盯着……是的，盯着你的鼻子。想到这里，凯玛勒心里打了一个寒战，毛发悚然，他垂下眼皮，担心地等待着。听到她的笑声，他抬起眼睛来问道：

“你笑什么？”

“我想起了法国名剧里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你看过《西哈诺·德·贝热拉克》[1]没有？”

当痛苦无限制地增加的时候 反会减少了痛苦的感觉。他表现出不在乎的神情，安详地说

“请你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知道我的鼻子比我的头还显得

---

[1] 法国剧作家罗斯丹(1868—1918)著的五幕诗剧，剧中主人公西哈诺因自己生了一个很大的鼻子而不敢向热恋的表妹倾吐爱情。

大，只是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长成这样'，如果你想问的话，就请你问它吧。"

这时贝都尔突然伸手捏住了他的大鼻子，阿依达禁不住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他也不由得跟着笑了。接着，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问贝都尔：

"你也嫌我的鼻子大吗，贝都尔？"

他们听到侯赛因从走廊上走下台阶的声音，阿依达突然改变语气，用又像提醒又像请求的口吻说：

"可不要因为我的玩笑话生气呵！"

侯赛因回到凉亭上，跟凯玛勒打了个招呼在椅子上坐下。凯玛勒迟疑了一下，也随着坐下了，把贝都尔放在膝上。过了不一会儿，阿依达就拉着贝都尔向他们告辞走了。临走她又故意望了凯玛勒一眼，仿佛再一次提醒他不要生气。他这时不想再谈什么，只是倾听或装出倾听的样子。他不时地问上一句或赞叹一声，说一句表示同意或反对的话，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存在，表示在参加谈话而已。好在侯赛因又拾起了旧话题，谈到他希望到法国去，并且估计自己很快能说服父亲，而这个话题并不需要凯玛勒给予多大注意。他完全可以把他和阿依达单独在一起，或者说近似单独在一起的几分钟里所发生的新情景，那一幅深印着轻视、嘲笑和无情痕迹的情景放在心上去思索。的确，那是多么残酷的情景啊！她无情地戏耍他，她把他当作笑料，好比一个漫画家把一个人的面貌当作笑料，用他的画笔画出一幅简单的漫画来，既相似而又加以丑化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回忆着那幅情景，痛苦如同血液里的毒素一样在他的心里发作起来，它来自失望和懊恼，给他的灵魂张开一柄沉重的大伞。但是，他发现自己心里并没有怨恨、愤怒和受侮辱的感觉。这是她的一种

特性吗?是的,她的这种特性也许是他感到陌生的东西，就像她爱说外国话、爱喝啤酒和吃猪肉一样。这种特性同她的所有特性一样,存在她身上非常合适,在别人身上就要算作缺陷、过失或罪恶，在她身上却无所谓。如果他心中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失望是由她这种特性造成的，那也只能怨他而不能怨她。她认为他的头和鼻子太大的看法是不是有些过分呢？还是她的看法并不过分,只是见景生情拿他开个玩笑呢?其实这两者都不是。虽然他确实忍受了痛苦，但这却不能责备她。他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痛苦,就如同一个奴隶接受判决一样,无论那判决多么严酷，总要忠实地认为那是最公正的判决。他所受的痛苦是那位完美的女神加给他的，她的任何特性和意愿都不容怀疑……这样他才算摆脱了几分钟以来那印象深刻而短暂的经历带给他的残酷折磨，但是这种折磨并不是由爱情和对爱人的迷恋而来的。现在,他尝受到一种新的痛苦——甘心情愿接受对他的一种无情的判决,其痛苦如同他从前在爱情的道路上经历过的分离、疏远、暂别、怀疑和失望的痛苦一样;也如同他从前经历过的、他甘心接受的并认为有意味的痛苦，以及他在悲伤流泪时心情无法安静的那种痛苦一样。他仿佛是为了理解痛苦的实质才要爱似的。但是，他在痛苦的深渊里迸发出的火星的照亮下看见了自己,认识了许多东西。真主、精神和物质是需要认识的东西,可是爱情是什么？厌恶是什么？美是什么？丑是什么？女人是什么？男人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也都是必须知道的。一个人受尽了损害就会得救。你应该记住，你作为一个快乐的人是你曾经想把自己心中隐藏的秘密向她吐露。作为一个悲哀的人是你好比伽西莫多[1]，他在他爱的人心中充满惊惧时给予她同情

[1] 即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教堂敲钟人。

和安慰，但却没能激起她的纯洁感情。你要知道，她最后吐出一句话："可不要因为我的玩笑话生气呵！"她甚至不肯干脆让他绝望。不管女神是怎样想的，我要离开惶惑不安的深渊，到失望的坟墓中去安息，失望没有从我心中把爱情连根拔掉，但是它总算使我不再抱虚幻的希望。

侯赛因看着他，正要问他为什么这样沉默，忽然看到一个人走来，便高声喊道：

"啊，哈桑·萨利姆来了。现在几点钟了？"

凯玛勒回过头去，只见哈桑·萨利姆正朝着凉亭走来。

十九

下午一点钟左右，哈桑和凯玛勒一起走出夏达德公馆。凯玛勒想在公馆门口同他的朋友告别，但是哈桑要求说：

"咱们一块儿走一走好不好？"

凯玛勒愉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他们俩并肩慢步在赛拉亚特大街上……凯玛勒的个子比较高，哈桑只及他的肩头。凯玛勒不由得暗自纳闷：现在并不是散步的时候呀，哈桑约他有什么目的呢？这时哈桑看着他出其不意地问道：

"你们俩谈什么了？"

"还不是跟往常一样，政治啦，文化啦……"凯玛勒回答，心中越发纳闷。

的确，这件事很突然。哈桑用沉稳而平静的语气说：

"我问的是你和阿依达！"

凯玛勒一怔，一时没能说上话来，接着不禁问：

“你又没在这儿，你怎么知道我们俩说过话呢？”

“我在你们俩说话的时候来了，当时我觉得还是避开一下好，以免打断你们的谈话。”哈桑·萨利姆说，他的脸色毫无变化。

假如你处在他这种地位，你也会这样吗？凯玛勒预感到将要发生不愉快的谈话，因而心里越发慌乱。他说：

“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避开呢？假如我看见你的话，我一定不让你躲开……”

“有身份的人总要懂得礼貌，我自认为在这一方面是很自觉的。”

这是贵族的礼貌，你怎么能懂得。

“请你不要见怪，叫我看你这样谨慎未免有些过分吧……”

哈桑轻轻地笑了笑，这笑只在他嘴边停留了一刹那，然后他表现出有所等待的样子。他等了一会儿又问：

“哎，你们俩到底谈了些什么？”

像这样追问难道也合乎有身份人的礼貌吗？他考虑了一会儿，思索怎样对付哈桑这种追问，终于非常谨慎地选择了一种作法，这样作是与他对朋友的尊敬——是尊敬他的地位而不是尊敬他的年龄——相适应的。他说：

“我和她有什么好谈的，怎么会使得你这样重视？我真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追问这个呢？”

“你不要以为我是嫉妒你，或者是要探询你的私事，有许多原因使我不能不问问你。”哈桑·萨利姆好象辩解地说，“我还会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从前没有适当的机会对你详谈。我觉得咱们的友谊算是很深的，我相信你不会因为我这样追问而感到不高兴，不要以为我是平白无故打搅你。”

也许是听到哈桑·萨利姆这番温和的言语感到高兴吧，凯玛勒的紧张心情缓和下来，因为在他看来，哈桑·萨利姆一向是高傲、尊贵的化身。而比这一点更使他高兴的是，这次谈的是关于他的女神的事。假如这样追问他的是易司马仪·鲁特菲，那就用不着考虑什么应该不应该和相宜不相宜，彼此说笑着就可以把一切都弄清楚。但是，哈桑·萨利姆一向拘谨，决不会因为是熟朋友就随随便便，因此面对朋友的矜持态度他不能不采取相应的对策。他说：

"谢谢你的好意，老实说，假如有什么应该告诉你的话，我决不会隐瞒，我和她不过是谈些一般的事情，没有别的。可是你的作法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是不是可以问一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追问我呢？我决不强求，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那就算了。"

"我当然要对你谈这个问题的，"哈桑·萨利姆用惯常的那种沉稳而平静的口吻说，"不过要请你稍微等一会儿。看来你不想把你们俩的谈话告诉我，这也没什么，告诉不告诉是你的权利，就是你不谈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但是，我不能不告诉你：有许多人听了阿依达的话就自己欺骗起自己来，对她的话胡乱猜测，想入非非，平白无故地自寻苦恼。"

哈桑·萨利姆在令人窒息的警告气氛中说明了他追问的意图，他的话霎时间变成了飓风吹向我这颗受了伤的心灵，好象这颗心上还有没被刺伤的好地方。你，小伙子，你被欺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是由于不好意思才没有把所有的话都泄漏给你吗？好，好，如果你愿意，你就随便打击我吧。

"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

哈桑·萨利姆稍微提高一些嗓门说：

"她爱随便地对一个人说一些温存话，使那人往往以为她是别有用意，甚至以为她的话里含有什么感情。可是不管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还是单独跟哪一个人谈话时，她都会轻易地说一些温存话，有许多人就这样受了欺骗。"

秘密揭开了，你的朋友患得是这样的心病，是想让你放弃她。谁能自认为洞悉别人的内心呢？他的话实在令人气恼，凯玛勒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微笑着说：

"看来你对自己的话还满有信心呐。"

"我非常了解阿依达，我们从老早就是邻居。"

他在心中暗自叨念这个名字都感到惶恐，更不用说高声说出来了，可是这个搬弄是非的青年却满不在乎地公开说出来，就好象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似的。朋友的这种大胆使她在他心里占据的地位减少了许多，而在他的幻想里却增加了许多。"我们从老早就是邻居"这句话像刺刀一样扎入他的心里，他的心产生了使游子心碎的孤独情绪。他用带有嘲笑意味但却有礼貌的语气问道：

"这么说你也像有的人那样受过欺骗啰？"

"我怎么会跟那种人一样呢！"哈桑高傲地扬了一下脑袋，充满自信地说。

哈桑的高傲神态使凯玛勒感到难以忍受，他的俊美和自信又使他十分嫉恨，这个神气十足的小伙子就是那个把一件件嫌疑案件送上政治法庭的阴险的法律顾问的儿子。哈桑"嘿嘿"了一声，好象是笑声的尾音一样，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笑容，他只是要借此缓和一下他那种孤高自傲的嗓音，然后他说：

"她是个品行端正的少女，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她的言语和对人的亲热态度有时会引起人们误会。"

“她的言谈举止同她的内心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引人误会的地方，”凯玛勒激动地抢着说。

哈桑愉快地点了点头，仿佛说：“你说得对”，接着他说：

“一个正派人当然会这样认为，可是有些事情却常会被人误解。为了把话说明白不妨举个例子，就拿她到花园来和她弟弟的朋友见面说说笑笑这一点来说吧，就有人认为这违背我们东方人的习俗。还有的人对于她同这个说几句话，同那个应酬应酬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有的人怀疑她这种温存玩笑中隐藏着极大的秘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当然明白，”凯玛勒又像刚才一样激动地说，“可是你这种说法恐怕也有些言过其辞。拿我来说，我就没对她的任何举动有过别的想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言谈和玩笑都是那么天真坦率，另一方面既然她没有受过东方习俗的教养，就不应该要求她遵守东方的习俗，或是责备她不遵重东方习俗，我真想不出什么人会有你说的那些想法。”

哈桑晃了一下脑袋，仿佛希望凯玛勒能够承认自己有“某些人”的看法，但是凯玛勒正在为自己维护了他的女神和有机会表达对女神的纯洁和天真的看法而感到幸福，并没理会哈桑的表情。不错，他的激动不是真实的，这倒不是因为他除了表现出来的情绪以外内心还隐藏着别的感情，他始终相信他的女神不应该受到任何怀疑，而是因为他那认为女神的谈笑和温柔的目光里确实隐藏着一种“秘密”而产生的幸福幻想，今天被凉亭下那一番谈话加以摧残之后又被哈桑彻底毁灭了从而感到难过。这时，他那颗受了伤的心正在暗自挣扎，拼命想抓住一线希望的微光。他所以固执地同哈桑·萨利姆争论，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否认对方自称只有他一个

人了解女神。哈桑接着说：

“你是个有头脑的青年，自然不难理解这一点。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阿依达的确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但是……请别见怪，如果我把她的习性告诉你，也许你会认为很奇怪，会认为别人对她的误解主要应该怪她自己。我是说，她醉心于作一个‘幻想的少女’，使每一个遇到她的青年都迷恋她，可是你不要忘记，她这种醉心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情趣，我敢说，我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比她更能保持自己尊严的少女。她太爱读法国小说了，经常充满幻想地谈论那些小说里的女主人公。”

凯玛勒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表示听了哈桑·萨利姆这番话觉得并不新鲜。然后他故意引逗朋友激动似的，脱口而出地说：

“我早就知道这些，我、侯赛因和她曾经在一起谈论过这个话题。”

他终于使自己的朋友保持不住那种贵族架子了，哈桑的脸上带出诧异的神色，惊慌地问：

“什么时候谈过？我怎么不记得，是不是我不在场？难道有人敢当着阿依达的面说她希望作一个‘幻想的少女’，使每一个青年迷恋她吗？”

凯玛勒用胜利和得意的眼光看着哈桑身上发生的这种突然变化。但是，他害怕朋友继续追问下去，于是警惕地说：

“当时并不是这样直接说的，只是围绕着她喜爱法国小说和她沉湎于幻想在谈话中流露出这种意思。”

哈桑恢复了他的那种稳重，他沉默着，仿佛要重新集中一下被凯玛勒突然打乱的思想。他沉吟了一会儿，凯玛勒看出哈桑是想知道他跟阿依达、侯赛因究竟都谈了些什么，在什么时候，

又是怎样谈起这些关系内心感情的事情，对"幻想的少女"那句话是怎样解释的；假如不是由于自尊心，他一定会问出口来。后来哈桑说：

"是啊，你能明白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不幸的是，有许多人并不能像你这样理解阿依达的举动，他们不懂得阿依达的真实思想：她爱的是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情，而不是爱的这个人。"

这个蠢牛假如他知道实际情况的话，他就用不着费心思找这个麻烦了。他看不出我连希望她爱我对她的爱情都不敢想吗？你看看我这脑袋和鼻子，你放心吧，他用带有嘲笑的声音说：

"她爱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情，却不爱这个男人，这是什么哲学?!"

"事实就是这样，我深深了解这一点。"

"可是你不能保证这个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不，我闭着眼也敢保证！"

"难道你能够肯定她绝对不会爱某一个男人吗？"凯玛勒装作诧异地问，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悲哀。

"我能够肯定，"哈桑充满自信地说，"她决没有爱上自以为她是在爱着他的人。"

在谈话中两个人一定都要表现出一种态度：要么是信心十足，要么是愚蠢不堪。你看，他不是愚蠢不堪的人，他不仅没有痛苦的样子，而且听了我的这番话没有一点异样表情。可是你呢，你今天却尝受到了一般恋爱的人所尝受到的痛苦。

"但是你决不能肯定，她绝对不爱任何一个男人。"

"我没有这样说……"

凯玛勒用人们观察算命先生的眼光凝视着哈桑，问道：

“那么你知道她爱谁？”

“我约你一起走一走，就是要谈谈这点，”哈桑点头承认说。

他的心落进了胸膛深处，他本想逃避痛苦，却沉入痛苦的深渊中去了。从前他痛苦的只是她不能爱他，现在他的惩罚者却向他宣布她爱着别人……女神在恋爱！她那颗仙女般的心为了某一个男人被向往、思念、希望和恋爱所俘虏。是的，他的理智——而不是他的感情——也会承认这是可能的，但那犹如承认死亡一样，只是一种单纯的想法，而不是承认在自己的哪一个亲人，更不是承认在他自己身上会发生这种冷酷的事实。因此他对这个消息感到突然，就好象它第一次由想象变为现实一样。他考虑着这一事实，承认世界上有许多他不曾想到的痛苦，虽然他已经经历过痛苦，哈桑继续说：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了，有许多原因使我不得不把这些告诉你，否则我决不愿过问你的私事。”

应当让他在烈火中焚烧，直到燃尽最后一点灰烬。

“我很愿意听，请说吧……”

哈桑略略笑了笑，仿佛对说出最后这句有分量的话有些迟疑。凯玛勒等了一会，虽然他害怕揭开这个可怕的事实，他还是急切地问：

“你是说你知道她在爱谁吗？”

“是的，”哈桑说，他不再犹豫，“我和她的关系使我不能对你缄默不言。”

噢，天啊！阿依达在恋爱，你的心弦好象听到送葬曲似地紧张起来。难道她心里对这个幸福的青年怀有你对她隐藏着的那种感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世界应当粉碎。你的朋友不是

说谎的人，一个体面而高贵的人是不会说谎的。但愿她的爱同你的爱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情少不得要使你悲痛的话，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哈桑毕竟是个可爱的青年，忧愁和嫉妒也改变不了摆在面前的事实。这位阔少爷多么神秘，多么迷人啊！凯玛勒好象一个人明知大势已去而还不肯放下武器似的，他说：

“看来这一次你完全有把握说，她是爱着一个人，而不是爱的这个人对她的爱情啰？”

哈桑又“嘿嘿”了一声表示他的自信，并很快地瞥了凯玛勒一眼，观察他对他有几分相信，然后说：

“她亲口对我说的话丝毫不会有错儿！”

她对他说的是什么？我愿意以自己的整个生命作为这句话的代价，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忍受着折磨，甚至我都麻痹了。他听到那美妙的声音对他说：“我爱你”，难道不是吗？她是用法语说的还是用阿拉伯语说的？我像被烈火燃烧着一样痛苦。凯玛勒平静地说：

“我作为你们两个的朋友，向你表示祝贺。”

“谢谢……”

“不过我要问你，你为什么要向我泄漏这个宝贵的秘密呢？”

“我看到你们俩单独在一起谈话，恐怕你像有些人那样对她的某些话发生误解，所以我决定直截了当地同你谈开，以免你自寻苦恼。”

凯玛勒咕哝了一句“谢谢”，他对这种崇高的感情——阿依达所爱的这个慷慨青年的感情只感到愤慨。他不愿意让你自寻苦恼，就用事实来扼杀你。你说，那个青年公然向你泄露自己的秘密会不会是出于醋意？但是，难道他就没长眼睛看看你的脑袋

和鼻子吗?哈桑继续说:

“她经常陪同她母亲到我家来串门,我们常有机会在一起谈话。”

“单独在一起吗?”

他不经心流露出这么一句,不由得感到懊悔和有些慌乱。但是,哈桑却很自然地回答:

“时常单独在一起谈话……”

他是多么希望看到这幕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爱情剧啊!让他的一双诚挚的眼睛用崇拜和向往的目光看看这幕剧到底是什么样子。神圣的现实之光使他的理智清醒过来,却扼杀了他的心灵,他诅咒长久以来被视为叛教的思想。他的心好比关在笼中的鸟儿一样烦躁,它渴望任意飞翔。天地间布满了荆棘,无情地折磨着走过世界的旅人。但是像你这样的人,即使那玫瑰般的嘴唇给你一个吻,也不能满足你那持久疯狂的欲望。凯玛勒在一种近乎企图自杀的愿望——他不理解,而且不能克制这种愿望——支配下,问他的朋友:

“既然是这样,你怎么能同意她跟侯赛因的朋友们交往呢?”

“这我并不完全赞成,可是我也不认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事情。”哈桑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她受的是欧洲女人的教养,并不拿跟我们大家见面当回事。不瞒你说,我曾经考虑告诉她说,我不高兴她同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不愿意让她认为我有醋意。当然,她是愿意看到我嫉妒的,我想你一定也懂得女人这一套手腕。我跟你说吧,我就不喜欢这一套。”

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转是不可变更的事实,并不奇怪。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感到头晕脑胀。

“看来她好象是故意要惹你不痛快！”

“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强使她服从我的意愿！”哈桑满怀自信地说。

哈桑这句话和他说话的口吻刺伤了凯玛勒，他恼怒到疯狂的程度，恨不得找一个借口把哈桑·萨利姆揍一顿，杀一杀这个小伙子的傲气，以消除自己心中的恶火。他扭头看了哈桑一眼，发现他们俩的身材有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在他的感觉中要比实际情况大得多。他心中不由得感到奇怪，阿依达怎么爱上了一个比他身材矮的人。他心中十分痛苦地思忖：她为什么不爱一个年岁比她小的人呢?他承认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哈桑请凯玛勒到他家里去吃午饭，他婉言辞谢了，然后两个人握手告别了。

由于失望，他感到浑身无力，心情沉重，他希望一个人安静下来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澄清一下思想，从而给自己的生活罩上一层镔铁的铠甲。但是，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种爱情是虚妄的吗？发生这种事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管怎么说，人们总是把爱情当作自己的安慰，而他呢，只能在自己心里充满单相思。除了他谁也不会用这样的爱情来照耀自己的心灵，这是他独有的长处，他老早就存着一种从来没有泄露过的幻想：但愿他能够在天上获得他的女神。在那里，没有虚荣的区别，不用担心脑袋和鼻子太大，在那里，阿依达将会按照天上的制度属于我一个人……

二十

在赛拉亚特大街上的这次谈话以后的下个星期五，几个朋友又在夏达德公馆花园的凉亭里聚会，这时凯玛勒发觉仿佛他这个人不存在似的，她毫不理会他，这只能是故意作出来的。他们正在谈话，阿依达像往常一样带着贝都尔来了，她同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同这个人打个招呼，同那个人说句笑话，唯独对他连看也没看一眼。起初他估计，等一会儿就会轮到自己了，可是等了好久她也没有理睬他。此外，他还发觉她的两只眼睛总也同他的眼睛遇不到一起，更确切些说，她是故意躲避着他。于是他不再消极等待，不时地用目光去迎接她的谈话，以促使她转向他谈话。但是她径自高谈阔论，仍然装作没有看见他。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种失神的窘态，大家正在兴高彩烈地谈着，只有他受到说不出的打击而感到痛苦。他希望否定摆在自己面前的事实，打消自己的怀疑，他想找机会再试验一下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又怕产生相反的结果。这时贝都尔想要挣脱阿依达的手，并用另一只手在向他招手。他走过去，伸出胳膊要抱她；没想到阿依达把小女孩向自己身边一拉，说："我们该走了，"然后向大家道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阿依达生我的气了，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向我表示她的怒火么？但是，她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我做了什么错事？是大错误还是小过失？这是多么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啊！这使他失去了推断的能力，使他丧失了信心。但是他尽力控制住自己，不暴露自己的忧愁。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心，他像

往常一样地谈笑，一点儿没流露出受到残酷打击的迹象。事后他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不论这个现实有多么残酷。他承认阿依达是不肯赐给他友谊，至少在今天是这样……在他的深怀爱情的心里有一种电流作出精密的记录，把他所爱的人的每一点声音、每一个表情以及每一个一闪即过的目光都记录下来，甚至对她的意念和对遥远的将来也要加以观察。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或者是根本没有原因，这件事都好比是他心中难于医治的病症一样；不论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都使他感到自己好象是一片被狂风吹离树枝的树叶，飘落在垃圾堆上。

他发觉自己的思想在围着哈桑·萨利姆打转。那次哈桑同他谈话时，最后曾说过"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强使她服从我的意愿"。但是今天她和往常一样地来了，使他感到不幸的是她装作不认识他而不是她没有出现。那天他和哈桑分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愉快，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因使哈桑要求她装作不认识他。况且她不是一个对男人唯命是听的妇女，而不论那个男人是怎样的人。他又没有过错，养育天地的真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遭受这样的惩罚呢？那次他同她单独在凉亭相见，她无情地嘲笑了他的大脑袋和大鼻子，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是那种嘲笑中总带有一些亲近的意味，何况她最后还请他原谅呢。那次会见使他对自己的爱情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虽然他对自己的爱情根本就不该抱什么希望。但是今天的会见对他却是不理不睬，把他当作哑巴和死人。不管怎么说，爱人的冷酷无情总比她把自己的奴隶视同无有要强得多。这是多么不幸啊！今天的会见在他心中所负的痛苦上又增添了新的痛苦，这是爱情加给他的新灾难，他得把燃烧着他、照耀着他的光

明作为它的代价。

他心中充满怒火，他在自己的伟大爱情上所获得的只是冷酷和傲慢的拒绝，这使他真正受到折磨。他心中所以燃起怒火只是出于真挚的爱，因此他只有用恳求和祷告来回答这种打击，这使他心如刀绞一般。假如是另一个人对他这样，即使是侯赛因·夏达德，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同他断绝关系。但是这个人是他的女神，他只有把自己的忿怒像块骨头似地咽下喉咙去。他只能敌视自己，因此他的报复愿望是要惩罚罪魁——他的心，他判决把它同世界隔离，使它充满强烈的忧郁，并发誓永远背弃它。过去虽然他的强烈爱情连宇宙也容纳不下，但是他能够满足于她的友谊，认为它比任何有趣的幻想更加宝贵。而且即使是只能从她的一个甜蜜微笑和一句温柔的言语，甚至是一个告别的微笑或一个单词产生幻想，而对她的爱情不能抱有任何希望，也会使他感到满足。但是现在她这种不理不睬的态度却使他忧伤、失神和困惑，使他同这个世界完全隔离开了，使他有着同死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死人有感情的话。他在没到夏达德公馆去的这一周里，在清醒的时候没有一刻不在考虑，他不时地回味给他以打击的那种失望和他的感情受到的损伤。早晨在家里同父亲一道吃早饭时和在到学校去的路上，他都是强打精神；在学校里，他听课时心不在焉；晚上，温习功课时他神不守舍。他喜爱睡觉，以便去到那幻想的天国。早晨一睁开眼睛，这个思想就占据着他的脑子，仿佛它就伺伏在清醒的门槛上，也仿佛它无情地强使他继续思考。看，这颗不忠于主人的心是多么丑恶！

星期五这天，他去往那座爱情和惩罚的宫殿，他比惯常聚会的时刻略早一点来到这里。他为什么有耐性等到这一天？他对这

果还抱有什么希望？是他希冀摸到希望的缓慢而微弱的脉搏，以便确定它还没有离开他么？他是幻想出现奇迹吗？幻想他的女神会像她那种意外而没来由的怒意那样，再意外而没来由地对他表示满意么？还是渴望冷却下来的灰烬重新燃烧起来，给自己增加苦恼？他顺着那个可纪念的过道向花园走去，猛然看见阿依达坐在凉亭里，把贝都尔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此外再没有别人。他站住了，他想在她没发现他以前退回去。但是他忿然而厌恶地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在准备接受惩罚和揭开破坏他的安宁的谜的愿望促使下一直向前走去。这个温柔美丽的人，这个披着妇女衣裳的透明灵魂，她知道自己的冷酷怎样折磨着他吗？假如他把自己的痛苦向她倾诉，她能坦然入睡吗？她对他的威力就如同太阳对地球的威力一样，注定他要在固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她旋转，既不能靠近她，和她并在一起，也不能离开她，结束一切。假如她肯慷慨地赐给他一个微笑，就足以使他解除一切痛苦。他向她走去，故意作出声音以引起她的注意。她探询地扭过头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在距离她两肘尺远的地方恭而敬之地点了点头，笑着说：

"早晨好……"

她略微点了点头，两眼无目的地向前望着，没有说话。

再也无可怀疑，希望已经变成一具僵尸。他想象她会大声喝斥："带着你的大脑袋和大鼻子滚开我这儿，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但是，贝都尔却朝他挥摆着两只小手，他瞥了一眼小女孩那张动人的笑脸，向她走去，打算以她的天真感情来掩饰自己的失败。小女孩拽住他的胳膊，他便低下头去亲切地吻了一下她的面颊。这时，他听到仙乐般的声音冷酷地说：

"请不要吻她，接吻是不卫生的礼节。"

他尴尬地笑了笑，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和怎样笑出来的。他突然收起笑脸，发呆地沉默了一分钟，用不快的口吻说：

“我记得我这并不是第一次吻她！”

她耸了一下肩膀，好象说：“那也挡不住现在不叫你吻。”是的，他能够连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都不说，而再受一个星期的折磨吗？

“请容许我问一句，究竟为什么使你变得这种态度了？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反躬自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她表现出既没有听他的话，也没有意思要回答他。他声音中流露出惶惑和痛苦，继续说：

“最使我难过的是我并没有什么过错，我并没有作出什么应该受到这种惩罚的事情！”

她仍然沉默不语，他担心不等他使她开口侯赛因就来到，于是他用又像请求又像诉苦的口吻说：

“像我这样的熟朋友，至少也应该让我知道自己的过错呀！”

她把头转向他，用阴沉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这种目光简直像一片欲雨的乌云，然后她用愠怒的口吻说：

“说什么你没有过错，别装模作样了！”

养育天地的真主！难道罪犯完全不自觉地犯下了罪恶吗？贝都尔一点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还想往自己身边拉他，他机械地抚摩着她的小手，说：

“真遗憾，我估计对了！我心里曾经这样想过，可是我总不能相信。你认为我有过错，是不是？我究竟有什么过错，请告诉我吧？凭你的生命起誓，请你不要等我自己认错，原因很简单，因为

我并没有做一点对不起你的事情应该向你认错。不论在我的内心还是在我的灵魂深处或我的整个生命中，决没有任何冒犯你的念头或者言语行动。我奇怪，这些明显的事实你怎么会看不到呢？"

"我不是一个看到别人惺惺作态就会受感动的人，"她轻慢地说，"还是问问你自己吧，你说过我什么？"

"我说过你什么？我跟谁说过你？我向你发誓……"他惊慌地说。

"我不会相信你的发誓，留着你的誓对你自己发吧。一个诽谤人的人是不会在乎发誓的。我看你还是应该想想你都说过我什么吧。"

他把自己的外衣扔到椅子上，仿佛准备好要作一番争执似的。他不顾小女孩要引起他注意她的那种天真愿望，离开她一步，用真诚的热情口吻说：

"对于你，我没说过一句现在无颜向你重述的话，我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我不会说你的坏话，但愿你能了解这一点。如果谁对你说我说过你什么，从而惹你生气的话，那他是搬弄是非的下流鬼，你不应该相信，我愿意当着你的面和那人对质，让你亲自看到他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谎言。你有什么缺点好让我谈论呢？你把我看得太糟了。"

"谢谢你吧，我不配你这番夸奖，我不认为自己没有缺点，至少我没受过纯粹的东方教养！"她带刺地说。

最后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回想他是怎样说过这句话的。他为了替他的女神辩护，曾同哈桑·萨利姆说过，难道是哈桑对她说过这句话，故意歪曲了，使她误会了他的好意吗？哈桑·萨利姆是一个高贵的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他感到

头昏脑胀。他眼睛里带着吃惊和遗憾的神情，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承认我说过这句话，可是你去问问哈桑·萨利姆，让他告诉你，也可以说他应该告诉你，我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我是当作你的优点说的。”

“我的优点？”她用冷酷的眼光注视着他问。“我是想作一个‘幻想的少女’让所有的青年迷恋我的这种优点吗？”

“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凯玛勒又气恼又惊慌地说，“你能不能等他来了，让我们当着你的面对质一下？”

“我和你亲近也是由于这种优点吗？”她坚持那种冷酷的嘲讽，继续说。

在这种控诉面前，他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他失望地说：

“你和我亲近？在哪儿？什么时候？”

“在这个凉亭里！你忘记了吗？难道你能否认你是想让他怀疑我和你亲近吗？”

她说“你忘记了吗”的那种讥诮口吻，使他感到痛苦，但是他立刻明白了是哈桑·萨利姆这个浑蛋对那次凉亭里的会见起了疑心，向他爱的人公开谈出了这种怀疑；或者是他把这说成凯玛勒的怀疑，而从阿依达那里去寻求证明……这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而他凯玛勒却做了这种手段的牺牲品，他忧愁而又恼恨地说：

“我否认，我完全否认，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后悔不该把哈桑当作一个正派人。”

“他应该被人当作一个正派人……”她傲慢地说，仿佛把他的后一句话理解为是针对她而说的。

他痛苦地喘着气，好象几千年来一动不动的狮身人面像举

起巨大而沉重的拳头击在他的身上，把他打烂了，并且永远把他压在了下面。他声音颤抖地说：

“哈桑既是对你造了我这些谣言，他就是一个卑贱的说谎的人，是他诽谤我，而不是我诽谤你。”

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流露着冷酷的神情，忿忿地说：

“你在他面前攻击我，说我同侯赛因的朋友在一起厮混，你能否认这一点吗？”

品德高尚的贵族难道竟这样歪曲事实吗？他十分激动地说：

“不……没有那么回事，真主证明，我那样说并不是攻击你，倒是他说了许多鬼话，他说……他说你爱他，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不准你同我们交往，我本来不想……”

她高傲地挺直身子，把头一摆，那一圈黑发甩动了一下，她用厌恶的口吻打断他说：

“你胡说！我不计较别人说我的那些，我实际上要超过他说的那种程度，我自信我错只错在不加选择地滥用我的友情。”

她说着把贝都尔从桌子上抱下来，转身拉着贝都尔的手离开了凉亭。他在后面恳求地喊：

“等一等，听我……”

但是她已经走远了，他的声音是那样高，以致他想象整个花园都可能听到，树木、凉亭、椅子都用呆滞的目光嘲笑地凝视着他。他闭上嘴，手扶着桌子边，向前弓着瘦长的身子，好象被一种力量压弯了腰一样。他独自待了不一会儿，侯赛因·夏达德就来了，侯赛因像往常一样同他寒暄，他也愉快爽朗地同侯赛因打了招呼，两个人在相互靠近的两张椅子上坐下。过了一会儿，易司马仪·鲁特菲来了。最后哈桑·萨利姆迈着从容的脚步，

摆出骄傲的姿态也来了。凯玛勒不安地自问：哈桑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在远处看到了他和她在一起？哈桑会不会知道他们俩进行了这样一场决裂和令人伤心的谈话？忿怒和嫉妒在他胸中蠕动，就像小虫子爬一样。不过，他还能够控制自己，能够不使别人看出自己的失败而拍手称快，不使自己成为人们嘲笑的资料，或成为人们惠予虚伪同情的对象，不使任何人从他的面颊上看出他浑身在颤抖的迹象。他加入热烈的谈话，对易司马仪的诙谐发笑，谈了许多关于统一党的成立和人们背叛萨阿德·柴鲁尔和华夫脱党的事情，以及纳沙阿特帕夏在这一切问题上的立场，总之，他非常成功地演了这一场戏，直到聚会顺利结束。中午，凯玛勒、易司马仪和哈桑同时离开夏达德公馆，这时凯玛勒好象再也忍耐不住似地对哈桑说：

“我要跟你谈几句话……”

“请吧……”哈桑不慌不忙地说。

“我要单独和你谈谈！”凯玛勒说，仿佛表示歉意似地看了易司马仪一眼。

易司马仪刚要告别，哈桑做了一个手势拦住了他，然后说：

“我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易司马仪。”

哈桑这样作使凯玛勒很生气，他看透了这里面隐藏着值得怀疑的东西，但是他装作不在乎地说：

“那么就让他听听我们的谈话吧，我也没有什么想瞒着他的事情。”

等到走出夏达德公馆以后，凯玛勒说：

“今天在你们来以前，我恰巧在凉亭里碰见了阿依达，我们俩作了一番奇怪的谈话，从谈话中我知道你把那次我跟你在赛

拉亚特大街谈的某些话——你还记得那些话吧？——歪曲捏造地转告给她了，以致使她认为我对她无礼地进行了攻击。”

哈桑把嘴一撇，重复了一句：“歪曲捏造？”接着他盯了凯玛勒一眼，仿佛提醒他注意现在是跟“哈桑·萨利姆”说话，而不是跟别人说话，然后冷冷地说：

“你最好还是克制一点，不要随便说话。”

“这是你干的事情！”凯玛勒激动地说，“的确，我从她的话中听出，毫无疑问是你在我和她之间搬弄是非。”

哈桑面现怒色，但是他并没有发作，他用极其冷静的声音说：

“我很遗憾，很久以来我对你的理解力和衡量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了。”接着他用讽刺的口吻说：“你能说出我歪曲捏造和搬弄是非的罪过造成了什么后果吗？其实，是你自己不长眼睛、失去理智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应该问问自己，怎么会干出这种丑恶的事情来！”凯玛勒怒不可遏地大声说。

“我看你们俩还是等冷静下来的时候再谈这个问题吧！”易司马仪插嘴说。

“事情很清楚，用不着多谈，他清楚，我也明白，”凯玛勒坚持地说。

“那么你把在凉亭里跟阿依达谈话的情形说给我们听听，也许……”易司马仪又说。

“我用不着别人来裁判！”哈桑傲慢地打断易司马仪说。

凯玛勒明知道自己是在说谎，为了泄怒火还是大声嚷嚷说：

“不管怎样，我总算把事实真象都告诉她了，让她知道知道

咱们俩谁说的是实话。"

"那么就让她衡量衡量商人的儿子和大顾问的儿子各自说的话吧！"哈桑板起变了颜色的脸，大声说。

凯玛勒握紧拳头向哈桑扑去，易司马仪连忙把两个人分开了。易司马仪身材不算魁伟，但是在三个人当中属他力气最大，他决断地说：

"我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大家是朋友，又都是体面人家的子弟，怎么能干出这种孩子般的行为。"

凯玛勒强忍着愤怒和激动退回来，他气哼哼地独自走了，痛苦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着。他的灵魂、他的尊严、他的女神和他的父亲全都受到了污辱，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呢？固然哈桑不像朋友们尊重他那样尊重朋友，也不像别人喜爱他的性格那样喜爱别人的性格，但是现在他怎么竟会变成一个搬弄是非、辱骂别人的人呢？其实，凯玛勒虽然恼恨哈桑，却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对他的指责是无可怀疑的，他反复地考虑这件事情，他想：在这件不幸的事情中会不会隐藏着什么秘密？是哈桑歪曲了他的话，还是阿依达理会错了意思，或是她因多心而生气的呢？但是，把商人的儿子同大顾问的儿子对比的这种嘲讽使他极为恼火和痛苦，以致为了要向哈桑讲公道，他竟然要动武。这件事以后，他在下一次约定的聚会日子到夏达德公馆去时，发现哈桑忽然托故没来。聚会以后，易司马仪·鲁特菲告诉他：哈桑对自己前次说出"商人的儿子同大顾问的儿子"这句话，因而惹他那样生气，感到很后悔；哈桑认为凯玛勒凭空想象的那许多话的确对他是天大的冤枉。易司马仪还说，哈桑托他转告凯玛勒，希望不要让这次偶然的不幸事件造成他们绝交。以后，凯玛勒又接到哈桑一封信，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哈桑切望他们再见面时不再提起这

件事，并且希望他们都忘掉它。哈桑在信的末尾说："如果你同时想想你用来伤害我的那句话和我用来伤害你的那句话，也许你会承认我们俩全都有错误。所以，我们谁也不能拒绝自己的朋友悔罪。"凯玛勒在接到这封信的当时喜出望外，不过他觉得哈桑平常总是那样高傲，如今这样出乎意料地谦逊赔罪，不免有些矛盾！是的，这的确出乎意料！他不能想象哈桑会为了什么事情向别人赔罪。那么是什么促使哈桑改变态度的呢？他的友谊不可能对朋友的高傲具有这么大的影响，也许哈桑是出于希望恢复自己有教养的名声，认为这比他们的友谊更重要，也许哈桑是希望不使这场纠纷扩大，以免侯赛因·夏达德听说以后会不满意自己姐姐在这件事中所处的地位，或是怕侯赛因听说"商人的儿子同大顾问的儿子"这句话而气恼，因为侯赛因的父亲也是商人。这些因素哪一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论说他是因为哪一个因素而赔罪的，也比说他是单纯为了他们的友谊更合逻辑。哈桑同他和解也好，战斗也好，都没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他想知道，阿依达是不是决定不再同他见面了。她没有到他们聚会的这里来，也没有出现在窗口或阳台。他告诉她，说哈桑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不准你同我们往来"，目的就是为的使她出于自尊心坚持要到凉亭上来，以便保证他可以见到她。但是，她还是躲起来了，仿佛她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这个地方，甚至这个世界，他再也感觉不到她的气息。难道这种分别会是永无尽期的？他希望她只是想惩罚他一下，过一个时期就会饶恕他，至少他希望能从侯赛因·夏达德那里知道她不露面的原因，以解除他的不安。他抱着种种的希望等待了好久，却毫无结果。

他一来到这座公馆，就用两只由于怀着希望和担心失望而

惶惑不安的眼睛打量着这座楼房。他偷眼看看门廊，又溜一眼过道里的窗户，在向凉亭——也可以叫做客厅走的路上，他的眼睛就留神着花园里的阳台。他和朋友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幻想着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直到分手。他离开这里时，再一次用忧郁、无力的目光偷眼去看每个窗口和阳台，特别是过道里的那个窗口，因为它在他的幻想中就是女神的相片镜框。最后他才失望而痛苦地离开。他失望到这种程度，几乎要开口问侯赛因·夏达德阿依达为什么不见面。但是，他在旧习俗的约束下没有说出口，他只是不安地猜测侯赛因对促使女神避不见面的情况了解多少。哈桑·萨利姆对"过去的事"一字不提，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根本没考虑她为什么不见面。毫无疑问，在他们聚会的过程中，凯玛勒明显地表现出自己是失败了，这就使他更加感到痛苦。他受了许多惩罚，他感觉到这种刑罚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搅乱了他的理智。分离的愁闷、失败的痛苦和失望的苦恼像酷刑一样折磨着他，比这一切更加使他难于忍受的是他感觉自己受了屈辱，他被从乐园中驱逐出来，再也听不见女神的歌声，再看不到女神的光辉。他的灵魂忍受着重压，流着痛苦的眼泪，反复地念叨："受损害的人啊，你怎么能同这些幸福的宠儿相比呢？"如果她坚决不见面的话，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他的眼睛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光明？他的心到哪里去迎接热情？他的灵魂到哪里获得幸福？让女神出现吧，随便她索取什么代价。让她出现吧，随便她是为了她所爱的哪一个人——哈桑或是别的什么人。让她出现吧，尽管她会为了自己的取乐而尽情嘲笑他的脑袋和鼻子。他渴望看到她的容貌和听到她的声音，这种渴望是他的心灵所承受不了的。他从哪里获得一个正视的目光以消除他心中懊恼和凄凉的阴影，并安抚那颗像盲人失掉光明一样地失掉了一切乐

趣的心呢?让她出现吧,即使她装作不认识他也好。他已经丧失了受她接待的幸福,他决不能再丧失看到她以及在她那美丽光环下观看世界的机会,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那么生活只不过是一段连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用疯狂才能使其减轻痛苦。让她离开他的生活,简直就像把脊椎骨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取出,经过称量和修理以后再送回到一具能说话的躯体中去一样。

他在痛苦和不安中失去了耐性,再也等不到下星期五,他每到黄昏前就跑到阿拔希亚去,远远地徘徊在那所公馆前面,希望也许会看见她出现在窗口或阳台上,或者是她以为自己已经避开了他的眼睛而走出来。在两宫之间等着他的是失望。一个狂热的人应该徘徊在女神的宫殿前面,这样就像炸药凑近导火管一样。他没有看见她,但是有几次他看到一个仆人去上街或从街上回来,他便惊奇地追着这个仆人打量,仿佛要责问命运:为什么使这个人可以幸运地接近女神,同她生活在一起,看到她睡卧、游戏或唱歌,这一切都是这个人的幸运,他生活在她的神殿里,他的心却不必作为她的奴隶而操劳。

有一次他正徘徊在门前,看到阿卜杜·哈米德贝克·夏达德和他的夫人从公馆走出来,准备上停在公馆门口的莫发牌汽车,他发现阿依达恭恭敬敬地站在这一对幸福夫妇面前,他们吩咐她一些话,她表现出唯命是听的样子。这位神圣的母亲在肚子里曾怀着女神九个月,毫无疑问,阿依达最初也是一个胎儿,以后才变成婴儿,如同他在海迪杰和阿依莎的床上看到的那些小生命一样,没有人能比这位神圣幸福的母亲更了解女神的童年。一月里漫长的黑夜是多么难熬啊,他两眼湿润地睡在床上,伸出两手衷心地向养育天地的真主祷告:"真主,你使我的爱情

冷下来吧，就像你使焚烧易卜拉欣的火焰变冷，使它不致伤人那样！”① 他幻想世界上能有一个处理爱情的公开机构，那样他也许会像动手术割掉一只受伤的胳膊或腿一样，割弃这种爱情。他以恭顺的心情高呼她那个可爱的名字，使寂静的房间充满回音，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在呼喊。他模仿她呼唤她的声音，以使自己回忆起那已经失去的幸福幻想。他的两只眼睛盯着那个日记本，它肯定过去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想象。——这一切痛苦将永远随同这个迷茫的生命存在，至少它们的痕迹不会抹掉。

几年来他第一次忧郁地回忆恋爱以前的过去，就如同囚犯回忆失去的自由一样。是的，他想不出有谁的处境比他更像一个囚犯。但是在这个时代，监狱的铁栅比束缚人的爱情的锁链更容易摆脱，爱情的锁链束缚住人们心中的感情、理智的思想和身体的神经，而不容解脱。有一天，他暗自想：法赫米是不是也曾忍受过这种折磨呢？有关故去的哥哥的一些记忆浮上他的心头，好象深藏在心底的忧愁发出的低声叹息。他想起那一天，他怎样把马莉娅同朱里央眉目传情的事讲给哥哥听，那简直像不留神把一柄毒刀插在哥哥的心上一样。他开始回忆法赫米的面貌，回忆哥哥当时用来欺骗人的那种平静，接着他还想象着只剩下哥哥独自一人时，那张俊秀的面孔上怎样堆起苦恼的皱纹，也想象着哥哥当时满腹哀怨而没有说出口的情形。毫无疑问，他现在的情形跟当时陷于悲号和呻吟中的哥哥一样，他感觉心中一阵剧痛，他想：法赫米在胸膛上中弹以前，就忍受过比子弹还

① 《古兰经》中的故事：古圣人易卜拉欣被异教徒投入火池之中，意欲把他烧死，真主命令池中的火变冷，未能伤害易卜拉欣。

厉害的痛苦。奇怪的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发现一个形象，使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变得伟大了，他在报纸上阅读这些政治消息时，就如同观察他自己在两宫之间或阿拔希亚所经历的情况一样。萨阿德·柴鲁尔——和他的情况一样——好象是做了囚犯，成了迫害的刺刀和不义的诽谤的靶子，是背信弃义的朋友们进行攻击的目标，他们俩——他和萨阿德·柴鲁尔——都由于接近那些具有贵族身份却干着卑鄙勾当的人而受到痛心的折磨。领袖身受痛苦，国家遭受压迫，他用同样的感情和热忱来对待政治局势和自己的处境，他仿佛影射自己似地说萨阿德·柴鲁尔："人们怎么能用这种不公平来对待这个忠诚的人？"他仿佛影射哈桑·萨利姆似地说泽尤尔："这个不忠不义的家伙，为了把持政权竟不惜干出任何丑事。"他仿佛影射阿依达似地说祖国："难道你要放弃一心只想保卫你的权利的忠诚的人吗？"

二十一

甘露街肖卡特家终日不得安生，这并不是因为一家人住满了那三层楼房，而是因为海迪杰总是没完没了的吵闹。老母亲住在楼下，哈利勒和阿依莎连同他们的孩子：纳依玛、欧斯曼和穆罕默德住在二楼，易卜拉欣和海迪杰连同他们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住在三楼。但是一家人的嘈杂声音也比不过海迪杰一个人的嘈杂声音，不论是由她直接发出的还是由她引起的都一样。为了尽量避免吵闹，这个家庭的旧规矩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海迪杰分居另爨，她占用了晒台来喂养鸽子和鸡，以后又照娘家的样子在那里布置了花园。本来这样似

乎可以减少许多吵闹了，可是吵吵闹闹的声音并没有减少，即使说减少了一点，也只是谁也觉察不出来的那么一点点。今天，看得出海迪杰有些不痛快，这是瞒不过人的，于是阿依莎和哈利勒到她这里，以便尽力消除这种业已形成的危机。兄弟俩和姐妹俩面对面地坐在堂屋里的两张大沙发上，大家都面容严肃认真，只有海迪杰皱着眉头，他们意味深长地互相看了一眼，但是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谈出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后来，海迪杰用半抱怨半恼恨的口吻说：

"像这样的争吵哪家都有，从真主创造世界那天就是如此，根本用不着去麻烦别人，特别是那些管不着这些无聊事的人，可是她偏要把自家的丑事弄得无人不知。愿真主使我如愿，我只有依靠真主。"

易卜拉欣拉了一下他的长袍，好象是要坐直身子，接着他简短地笑了一声，谁也说不清他这一笑究竟是什么意思。海迪杰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问道：

"你笑什么？不管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不关心。"

她失望地不再理他，接着便对哈利勒和阿依莎说：

"你们俩说说，她到铺子里去，向我父亲抱怨我，这事做得对吗？难道能让男人——特别是像我父亲那样的男人过问老娘儿们的争吵吗？我父亲根本管不着这些事，不用说，他一定很讨厌她到铺子里去抱怨我，假如不是讲究礼貌，他一定会向她挑明这一点的……可是，她缠着他没完，他不得不答应来一趟。她这样作实在不对，我父亲向来不是管这些琐碎事的人。哈利勒先生，你说说看，她这样作对吗？"

"我母亲是做得不对，"哈利勒不高兴地板着脸说，"我也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她，招得她好生我的气。可是，她是一位上了

年纪的人，你知道，对待她这样大年纪的老人应该像哄小孩子似的……她说什么都好……”

“好，好！我跟她这样说过多少次了，甚至都把她说烦了。”易卜拉欣打断他的话说。“你说得对，母亲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是这位老人命不好，遇上这么一个无情的儿媳妇。”

“真主，真主，难道你要当着爸爸的面说这样不公平的话吗？”海迪杰说，她绷紧面孔，两个鼻孔也张大了，用忿怒的眼光瞪着丈夫。

“现在爸爸不是没在这儿吗，”易卜拉欣摆了一下手，抱歉地说。“就是爸爸来了，他也不会听我的话。但是，我要强调一件大家全都承认的事实，连你本人也不能否认，那就是你不肯宽容我母亲，你不能忍让她。求真主保佑，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呢，太太？只要你稍微有点耐性，有点理智，你就能够使她高兴。可是，要你忍让比上天摘月亮还难。你能否认我说的这些吗？”

海迪杰瞧瞧哈利勒，又看看阿依莎，想让他们俩证明这样说是对她公开的“冤枉”。哈利勒和阿依莎感到非常为难，不知是说实话好还是寻求平安好。最后，阿依莎畏畏缩缩地咕哝说：

“易卜拉欣的意思是要你对老太太的一切举动容让一点。”

“是这样，我母亲脾气不好，不过她总好比是你的母亲，只要你稍微容让一点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和苦恼！”哈利勒总算看到平安无事了，他摇晃着脑袋附和阿依莎说。

“正确说，应该说是她让我没法子宽容，她让我没法子忍让。听你们这样说，我实在伤心。不只是一次了，只要我们大家遇到一起，你们就明言暗语地说这一套刺激人的话，使我听了浑身发烧，然后还让我容忍，好象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似的。我在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身上表现的耐性和涵养还少吗？啊，我

到哪里去求公道？”

“也许岳父会为你说句公道话的，”易卜拉欣微笑着揶揄说。

“我知道，你是想瞧我的好看。无论如何总还有真主呢！”她叫嚷着说。

“对，总有真主，”易卜拉欣拖长声音说，表明他心怀不满而不愿发泄出来。

“你要冷静冷静，好见到爸爸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的，”哈利勒温和地说。

她怎么能够心平气和呢？老太婆对她进行这种报复，等一会儿她不得不去见父亲，而这种处境是她一心想逃避的。这时，只听从卧室传来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的喊声，接着艾哈麦德哭起来，海迪杰连忙站起来，移动肥胖的身子向孩子们的卧室走去，她一边推开门走进去一边喊嚷：

“怎么回事？我嘱咐过你们多少次了，要你们别吵架？我的死对头就总拿你们俩……”

“可怜的女人，”易卜拉欣看到她走进屋去以后说，“她好象跟休息有仇恨似的，从一清早起床就开始忙碌，一直忙到晚上睡觉，整天一会儿也不闲着，不论是谁，也不管什么事情都得听她的，吃、喝、家具、鸡、佣人甚至孩子和我，一无例外，全都得听她的安排。我实在可怜她，我敢说，我们家用不着她这样操心同样可以过得很好、很有秩序。”

“求真主帮助她……”哈利勒笑着说。

“也帮助我免除她的烦扰。”

易卜拉欣摇摇头笑着说，然后他从黑外衣的口袋里取出纸烟盒，站起来走到弟弟面前递过去。哈利勒取了一支纸烟，让阿依莎也拿一支，但是她笑着谢绝了，然后她指了一下海迪杰进去

的那个房间，说：

“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过这一会儿吧。”

易卜拉欣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点着一支纸烟，也指着那个房间说：

“法庭，现在屋里成立了法庭，不过她会仁慈地对待这两个被告的，虽然她不情愿那样作。”

海迪杰回来了，她抱怨说：

“我在这个家里连一口踏实饭也吃不上！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一口踏实饭呢？”她叹了口气坐下来，然后对阿依莎说：“我从阳台上往外面看了一下，从昨天一下雨，胡同里泥泞极了！凭真主起誓，你说让爸爸怎么走？怎么会遇上这样倒霉的事？”

“天气呢？现在晴了没有？”阿依莎问。

“还在下呢，不等天黑胡同里就会变成河的，可是这也没挡住你婆婆迟一天去干她的坏事！尽管路这么难走，她还是跑到爸爸的铺子去，纠缠爸爸让他到这儿来，如果有人在铺子里看到她不顾这样的天气跑去抱怨我，一定会以为我比刀枪还要厉害呢！”

乘着她给人们松一口气的机会，大家全都笑了。易卜拉欣问她：

“你以为你还不如刀枪厉害吗？”

这时响起敲门声，屋门一开露出那个黑女仆的脸庞，她战战兢兢地望着海迪杰说：

“亲家老爷来了。”

说完黑女仆就走开了。海迪杰神情忧郁地站起来，轻声说：

“你们可别丢下我一个人。”

“到什么时候我们也陪着你，海迪杰嫂嫂，”哈利勒笑着说。

“你们得站在我一边……”她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

阿依莎又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下自己的面容，肯定脸上确实没有脂粉痕迹以后，就走出了房间。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坐在古老房间中间的长沙发上，后面墙上挂着肖卡特先生的遗象，老太太穿着一件粗呢长袍坐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厚实的长袍也掩饰不了她那有些驼背的瘦小身躯，她的面孔清瘦，皮肤干瘪，脸上的皱纹加深了，除了那口金牙以外，面容完全改变了模样。艾哈麦德对这个房间并不生疏，它的宽敞遮盖不了它的陈旧，幔幛已经褪色，椅子和沙发有的绒面已经磨光，有的在靠背和把手的地方已经破开，只有屋子里铺的波斯毯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也许那是新置的。屋子里的空气有一种柔和的香味，这是老太太喜爱的香味。老太太扶着她的弯柄手杖，说：

“我心里正在说，要是艾哈麦德不按照他答应我的那样到这儿来，他就是不拿我当妈看待，我就再也不拿他当儿子。”

“那是真主不允许的，”艾哈麦德笑着说，“我听从您的命令，我是您的儿子，海迪杰也是您的女儿。”

“你们都是我的儿女，”她噘着嘴说，“艾米娜是我的好女儿，你是个顶好的儿子，只是海迪杰……”她睁大眼睛盯着他，“一点也没继承父母的善良天性，”然后她摇了摇头说：“仁慈的真主，你怜悯怜悯我吧。”

“想不到她会把您气成这样，”艾哈麦德抱愧地说，“这事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决不能不管，您把她所做的事情都告诉我吧。”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老太太板着脸说，“我是尊重她妈妈的要求——她妈妈也没法子管她——，才一直没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不当着海迪杰的面我一个字也不说，艾哈麦德先

生，我在铺子里就跟你说过了，我要当着她的面才说。”

这时大家全来了，易卜拉欣头一个走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哈利勒，再后面是阿依莎，最后是海迪杰。他们一一同艾哈麦德握了手，轮到海迪杰时，她必恭必敬地俯身吻了吻父亲的手。老太太不由得大惊小怪地说：

“真主，这真是了不起的政客。海迪杰，这是你吗？艾哈麦德，你可别相信她装模作样的这一套。”

“您让我岳父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哈利勒责怪母亲说，“无论如何总用不着立法庭吧。”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们全来干什么？”老太太高声叫嚷说，“叫她一个人留在这儿，你们全都老老实实给我走开。”

“您依靠独一的真主吧……”易卜拉欣温和地说。

“我是承认真主独一的人，我总比你强，浑蛋！”老太婆呵斥大儿子说，“你要是个男子汉的话，我还何必麻烦艾哈麦德，现在你来干什么？你还是像往常一样睡大觉去吧。”

海迪杰看到这样的开始，喜出望外，她只盼这种情况再严重一点，会把她的事情掩盖下去。但是，艾哈麦德使她打算借助这种争论而脱身的希望化为泡影了，他高声问她：

“我听说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你怎么能够这样呢，海迪杰？难道你真是一个不懂礼貌、不孝顺婆母的女儿吗？求真主饶恕！这位老太太应该说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

海迪杰泄气了，她垂下眼皮，轻轻地动了动嘴唇，含混地咕哝了些什么，并否认地摇摇头。老太太这时却向大家一摆手，要他们听着，然后说：

“事情说起来可真是话长了，我在这儿决不能一件件全部说出来。从她进这个家那天起就平白无故地攻击我，管我叫‘唠叨

鬼’，我一辈子头一次听见有人这样叫我。我不想把这五年多来所听到的话全都说给你，那太多了，也太丢人了。她指责我不会管家，褒贬饭食不好，你想得到吗，艾哈麦德先生？她就这样独自占了一套房间跟我分家，把一家人分成了两家人，甚至连这个黑女佣人都不准到她那里去，因为她是我的女佣人，她自己单雇有女佣人。晒台呢，艾哈麦德，为宽了窄了闹个不休，逼得我把家里养的鸡搬到院子里去。我还说什么呢？我的儿子，这只是许多事情里的一小部分。你说叫我怎么办。我曾经对自己说：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我总算是忍受过来了。我以为分了家这些麻烦事就不会有了，可是，我估计错了，凭你的生命起誓。”

她禁不住咳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她一咳嗽，脖颈上的青筋直跳，海迪杰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暗暗祷告真主，盼她立即死去，不容她把话说完。但是咳嗽平息下来了，老太太咽了一口唾沫，念了一遍作证言，然后向艾哈麦德抬起两只含泪的眼睛，用嘶哑的声音问：

“你肯不肯叫我一声妈妈，艾哈麦德？”

易卜拉欣和哈利勒都笑了，艾哈麦德却装出严肃的样子说：

“真主保佑，我不会拒绝，我的妈妈！”

“对不起，艾哈麦德先生，你的女儿却不肯叫我妈妈，她叫我‘大妈’，我几次跟她说要她叫我‘妈妈’，她说：‘要我叫你妈妈，那么我管两宫之间的妈妈叫什么呢？’我跟她说，我是妈妈，你母亲也是妈妈，她说：‘我只有一个妈妈，求真主保佑，我不能把别人也当作她一样看待。’你听听，艾哈麦德先生，这就是我亲手给她接生的孩子说的话。”

艾哈麦德愤怒地瞪了海迪杰一眼，气狠狠地说：

“你是这样说的吗，海迪杰？你当着我的面说说。”

海迪杰又气又怕，好象说不出话来了。此外，对这次谈话的结果她再不能抱任何希望，但是她本能地作出可怜的姿态来为自己辩护，她用微弱的声音说：

“这是冤枉我，爸爸！这儿人人都知道我冤枉，凭真主起誓，我冤枉。”

艾哈麦德听到女儿这样说实在感到出乎意料。虽然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严重”的局面完全是老太太一个人造成的，因为在场的易卜拉欣和哈利勒两个人的脸上流露着诙谐的神色，但是一方面为了讨好老太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吓唬海迪杰，他还是决定装出严厉的样子。现在看到海迪杰如此执拗，他感到意外，这是他从前没有想到的，难道她在自己家里时就是这种秉性吗？难道艾米娜知道女儿这样而自己却不知道？难道女儿这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表现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就像亚辛那样吗？

“我一定要弄清楚事实，我一定要弄清楚你是怎么回事。老太太说的这些简直不是我所熟悉的女儿作出的，你说，你们娘儿俩个谁说的对？”

老太太摆了摆手，叫他等她把话说完，她接下去说：

“我告诉她，是我亲手给她接生的，可是她却用我从来没听见过的恶劣口吻回答说：‘这么说我当时没有死去是奇迹了！’”

易卜拉欣和哈利勒笑了出来，阿依莎也低下头去偷偷地笑了。老太太对两个儿子说：“笑，笑，你们俩就这样笑自己的母亲么。”艾哈麦德心里也在笑，面孔却仍然板得紧紧的。你说，难道女儿的性格同你一样？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也说给易卜拉欣·法尔、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穆罕默德·阿发特听？但是，他气冲冲地对海迪杰说：

“不行……不行……我一定得要跟你算清楚这笔糊涂账。”

“昨天的争吵是这样引起的，”老太太得意地接下去说，“易卜拉欣请了几个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我让他们作了些舍尔科西添到席上。晚上易卜拉欣、哈利勒、阿依莎和海迪杰到我这儿来闲谈，谈起请客的事，易卜拉欣为了讨好太太，说客人们都夸奖舍尔科西作得好。没想到少奶奶听了不仅不高兴，反而强调说舍尔科西那是她娘家的拿手好菜。我好意地提醒她，说舍尔科西是亚辛的头房媳妇宰奈白传到你们家去的，你会作也是跟宰奈白学的。我向你发誓，我说这话完全没有恶意，决不是存心褒贬谁。可是，求真主保佑，孩子，这一下可把她招火了，她对着我的脸喊叫说：‘难道你比我更了解我们家里的事情吗？’我跟她说：‘我当然比你更了解你们家里的事情，你才多大年纪呀。’她大喊着说：‘你就不肯说我们家一点好，就连作舍尔科西这么一点小事也好。我们家吃舍尔科西的时候宰奈白还没生下呢，你这么大年纪的人还要说谎，真丢人。’凭真主起誓，艾哈麦德，她就当着一家人的面用这种话污辱我，你凭真主，凭你的拜功说一句，我们俩是谁说谎？”

“她竟敢当面污辱您说谎，养育天地的真主，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儿呀！”艾哈麦德怨恨地说。

“您请我岳父来就是为了这点小事吗？”哈利勒不高兴地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只为了作舍尔科西这种小孩子吵嘴的事情来麻烦他，耽误他的时间吗？您做的也太过分了，妈妈。”

“住口，你给我滚开。”老太太拧起眉头瞪着儿子的脸吆喝说。“我不是说谎的人，谁也不能污蔑我说谎，我的话都是有根有据的，说实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在娶宰奈白以前，艾哈麦德家里就没吃过舍尔科西，这也不是说谁有什么短处，这是事实。你可以问问艾哈麦德，我是不是说谎。他们家里最拿手的是炸食，

其次是红焖饭，娶宰奈白进门以前他家饭桌上就没摆过舍尔科西，你说对不对，艾哈麦德？只有你是说公道话的人。”

在老太婆说这番话时，艾哈麦德竭力忍住笑。然后，他粗声大气地说：

“恐怕她的过错不只是说谎话和夸口吧，她是不是还有其他非礼的事情？怎么一离开我的手掌，你就有胆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走到什么地方我也能管你，的确，一个父亲看到自己女儿长大成人，并且做了妻子和母亲以后还需要教训和惩罚，实在感到痛心。”他作着手势继续说：“我恨你，凭真主起誓，我一见到你就难过。”

海迪杰突然呜咽起来，她这是出于激动，也是故意作出的，因为她再也没有别的方法来保卫自己。然后，她用颤抖的声音抽抽噎噎地说：

“我冤枉，凭真主起誓，我冤枉，她只要一见着我的面就无情地骂我，总是说我：‘要不是我，你得在家里当一辈子姑娘。’我一直没有错待过她，他们大家都能证明。”

人们看了这种真假参半的表演并非毫无所动，哈利勒·肖卡特愁苦地皱起眉头，易卜拉欣·肖卡特也垂下脑袋，艾哈麦德虽然表情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当听说“当一辈子姑娘”这句话时，像过去一样他的心收紧了。老太太两眼从雪白的眉毛下面盯着海迪杰，仿佛说：“要欺侮我吗，刁钻的女人，让你瞧瞧，我不是好欺侮的。”接着老太太感觉出这个气氛中有些造作情绪，就有气地说：

“喏，阿依莎是她的妹妹，阿依莎，我要你凭你的眼睛起誓，我要你凭尊贵的《古兰经》起誓，你把你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说一说，你姐姐是不是当面骂我撒谎？关于舍尔科西的这番争执，

我说的有添枝加叶的地方吗？你说，我的女儿，你说是不是你姐姐昨天骂我撒谎，今天又骂我冤枉人？你说，好让你爸爸明白明白到底是谁冤枉人，谁欺侮人。”

阿依莎估计到了最后会把她拉出来当证人，但她却担心卷入这场纠纷，现在大家从各方面注视着她，使她更加感到恐慌了。她像求援似地两只美丽的眼睛来回打量丈夫和夫兄，易卜拉欣刚要插嘴，却被艾哈麦德抢到了前面，他对阿依莎说：

“老太太让你作证，阿依莎，你就说说吧。”

阿依莎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她不肯张嘴，只是一个劲儿咽唾沫。她垂着眼睛，以避开父亲的目光，执拗地沉默着。这时，哈利勒不以为然地说：

“我没听说过有叫妹妹来给姐姐作证的。”

“我也没听说过有谁家的儿子、媳妇像你们这样串通起来反对母亲的，”老太太斥责哈利勒说，然后她转向艾哈麦德说：“艾哈麦德，阿依莎不开口就够了，阿依莎的沉默就是证明。”

阿依莎以为她所受的刑罚到此为止了，没想到海迪杰揩干眼睛，请求她说：

“你说，阿依莎，你听见我骂过她吗？”

阿依莎心中狠狠地诅咒海迪杰，表示拒绝地摇了摇满头金发的脑袋。老太太大声说：

“这样事情就可以清楚了，姑娘，既然她也要你证明，你还有什么不肯说的？真主，如果我真像海迪杰说的那样，是亏待人的人，我怎么不亏待阿依莎呢？我和阿依莎的关系这样好，又是怎么回事？真主！”

易卜拉欣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坐到艾哈麦德身边，对他说：

“爸爸，我很抱愧这样麻烦您，我们不该让这些无聊的事情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不用管什么抱怨和证明了，也不用追问过去的事情了，还是让我们考虑一下更要紧、更有意义的事情吧。您这次来应该是一件吉庆的事情，我们给她们娘儿俩说合一下，让她们娘儿俩当着 您的面 和解，今后谁 也不再 挑起争吵。”

艾哈麦德对这个建议非常满意，但是他慢慢地摇着头，假装不同意地说：

“不行，我不同意，和解必须双方是平等的，现在这两方面一方是母亲，一方是女儿，女儿怎么能跟母亲讲平等呢？所以，得先叫海迪杰向母亲赔礼，请求饶恕，等母亲愿意饶恕她以后才能谈和解。”

老太婆笑了，脸上的皱纹都堆到了一起。但是她心怀警惕地瞧了瞧海迪杰，然后转向艾哈麦德，一句话没说。艾哈麦德先生接着说：

“看样子对我这个建议还不肯接受吧……”

“你的话很对，”老太太表示感激地说，“真主保佑，你从来说到作到，愿真主赐给你终身幸福。”

艾哈麦德向海迪杰招了一下手，她立即站起来走过去，心中感到遭受了从来没有遭受过的挫折。她走到父亲面前，他严厉地对她说：

“去吻你母亲的手，向她赔罪，说：‘请您饶恕我，妈妈。’”

啊，她作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落到这种境地，但是她那位像神一样威严的父亲作出了这样的判决，的确，这是她不能反抗的人作出的判决，她只好听凭真主的意愿。海迪杰转向老太太，弯下腰去，拿起老太太伸出的手送到嘴边吻了一下。是的，凭真主起誓，虽然她表面上毫不迟疑地把老太太的手送到嘴边吻了一下，

可是她的心里却感到厌恶、愤恨和难以忍受的压力。然后，她喃喃地说：

"请您饶恕我，妈妈。"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喜形于色地说：

"我饶恕你，海迪杰，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饶恕你的一切，我接受你的悔过……"她真诚地笑了，然后用警告的口吻接下去说："今后再不要争论舍尔科西的事了，你们家的炸食和红焖饭作得还不够好吗？"

"感谢真主，总算和好了。"艾哈麦德高兴地说，然后他转向海迪杰说："妈妈总是妈妈，不能叫大妈，这位妈妈同生你的妈妈是一样的……"接着他又把声音放低难过地说："海迪杰，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性格呢？在我家里长大的孩子不该有这样的秉性，你忘记你母亲那种受人赞美的温柔知礼的性格了吗？你记得她曾经做过什么使我脸上不光彩的事吗？凭真主起誓，我听了你母亲说的这些大吃一惊，我这种心情永远也不会消失。"

二十二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走后，他们一起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海迪杰憋了一肚子火，一个人走在前边，大家也觉得事情并不会就此烟消云散，看到海迪杰一声不响，他们担心一定是酝酿着什么麻烦。于是哈利勒和阿依莎便跟随易卜拉欣和海迪杰来到他们的房间，虽然纳依玛、欧斯曼和穆罕默德在吵嚷，他们俩本应该立即回自己的房间去。当他们回到堂屋坐下以后，哈利勒试探地对哥哥说：

“还是你最后那句话说得干脆，一下子就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一下子就‘和好’了是不是？”海迪杰激动地说，她直到这时才开口。“可让我受了侮辱呢，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

“吻一下我母亲的手，说句赔罪的话就算受侮辱吗？”易卜拉欣不快地问。

“她是你的母亲，可是我的冤家。”海迪杰毫不在乎地说，“要不是我爸爸的命令，我才不叫她妈妈呢，她也就是依靠我爸爸的命令，没有我爸爸的命令，她就当不了妈妈。”

易卜拉欣向椅背上一靠，失望地叹了口气。阿依莎还在担心，她不知道自己拒绝作证人，给姐姐心里留下什么印象。海迪杰一直避开不看她，这使她越发感到不安，她决定跟姐姐说话，看看姐姐心里究竟怎样想法，她温和地说：

“有什么侮辱呢，这样一来你们俩心里的疙瘩全都解开了，你就只想这个好结果，用不着想别的。”

“你别跟我说话，阿依莎，”海迪杰挺着身子，气愤地看了她一眼说。“你是世上最不配跟我说话的人。”

阿依莎装作惊异的样子，看了看易卜拉欣和哈利勒，问道：

“我？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使真主不能饶恕的事。”

“你对我无情无义，你用不说话来证明我说谎。你要出卖自己的姐姐去讨别人的欢心，这是地地道道的背叛行为……”海迪杰像发射枪弹一样气冲冲地说。

“真奇怪，你怎么想的，海迪杰，谁都明白我不开口只对你有利。”

“假如你真想帮助我，你就该为我作证，真话或假话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却讨好那个刁难你姐姐的人。你不用跟我说话，

咱们俩不用说，咱们有妈妈，咱们到妈妈那儿说去。”

第二天上午，路还很难走，到处是泥浆，洼地上潴留着积水，海迪杰就跑去找母亲了。她一进厨房，母亲又高兴又亲热地站起来迎接她，乌姆·哈纳菲也问着好走过来，她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一声问候。母亲用询问的目光审视着她，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来是让您知道知道阿依莎的心，我可不能再容忍她了。”

艾米娜的脸上露出一种近似忧虑的关心神色，她扬了一下头，让女儿走在前面离开厨房，一边说：

“求真主保佑，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你爸爸已经把昨天你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了，难道阿依莎也参与了那件事情吗？”说着母女俩一起走上台阶，“真主，我老是希望你把心眼儿放宽一些，海迪杰，你婆母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应该包涵她一点，像昨天那样的天气，她一个人跑到你爸爸的铺子去，就说明她有点老糊涂了，对她有什么办法呢？你爸爸非常生气。他不相信你会说出什么错话。你为什么恼恨阿依莎？是因为她昨天没开口吗？她不能不沉默呀。”

母女俩来到堂屋，在每天喝咖啡的那张长沙发上并肩坐下，然后海迪杰要求似地说：

“妈妈，我希望您可别跟他们一伙。真主，我可怎么办呢？世上连一个帮助我的人都没有。”

“不能这样说，也不该这样想，孩子，”母亲微笑着责备说。“你说吧，阿依莎怎么了？”

“她太坏了，”海迪杰挥了一下手，好象打击她的敌人似的，“她替老太婆作证，让我倒霉、失败。”

“她说什么了？”

“她一句话也没说！”

“感谢真主，那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倒霉就倒在她不说话上了。”

“她能说什么呢？”母亲同情地笑着问。

母亲这样一问又引起她的火来，她又怨又恨地说：

“她可以证明我没攻击过老太婆，她为什么不证明？那样作不也是作姐妹的本分么，至少她也该说一句‘我什么也没听见’啊！说实在的，她就是要讨好那个老太婆来作践我，她对我无情无义，想把我踩下去，好幸灾乐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阿依莎的这种作法。”

“海迪杰，”艾米娜忧愁而难过地说，“你别让我操心了，这种事应该隔夜就忘掉的。”

“忘掉？我整整一夜也没有睡着，我的脑袋里像火烧似的。什么不幸我都能忍受，可是是由阿依莎——我的妹妹加给我的不幸，我怎么能忍受呢，既然是她甘愿跟那个魔鬼结成一伙，那么好吧，她爱怎样怎样吧。我本来只有一个婆婆，现在却有了两个，阿依莎……我一向什么事情都替她隐瞒着，假如我跟她一样无情无义，我早就把她私生活里那一堆乌七八糟没有教养的事情告诉爸爸了。她想把自己看成一个尊贵的皇后，而把我当作一个被驱逐的魔鬼，正相反，我比她强一千倍，我有不受污染的人格，”她越说越激动，“要不是爸爸的话，世界上什么力量也不能逼使我去吻仇人的手，让我叫她妈妈。”

“你又发脾气，”艾米娜抚摩着女儿的肩膀说，“你总是这么爱发脾气。先安静一下，留在这儿跟我一块吃午饭，咱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

“我很理智，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要问一问爸爸，是守在家里过日子的女人好，还是各处串门、教女儿唱歌跳舞的女人

好？”

“你爸爸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用问吗？”艾米娜叹了口气忧郁地说。“可是阿依莎是嫁出门去的姑娘了，她的一切要听从她丈夫的意愿，既然她丈夫愿意让她串门，愿意让她同那些要好的女朋友在一起唱歌，我们又怎么能干涉呢？真主帮助你，海迪杰，你就是把这些叫做缺少教养的事情吗？你真的看到纳依玛跳舞生气吗？纳依玛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跳舞不过是游戏。海迪杰，你动起气来什么话都说，求真主饶恕你。”

“我说的没有一句是气话，”海迪杰执拗地说。“就是您不在乎您的女儿到邻居家去唱歌，不在乎您的外孙女到邻居家去跳舞，难道您也不在乎您的女儿像男人一样地吸烟吗？老实说，她的行为会使您感到吃惊的！我跟您说过几次了，阿依莎在吸烟，她已经有瘾，简直丢不下了。她丈夫把烟盒递给她，随随便便地说：‘来一支吧，姑娘，’我亲眼看见她把烟吸进嘴里去，再从嘴和鼻子喷出来，您听见了吗，她从鼻子把烟喷出来？这些事她都不瞒着我，显然不是头一次干，甚至有一次她还劝我吸烟呢，说什么吸烟能使急躁的情绪安静下来。这就是阿依莎的行为，您怎么说？您说，我爸爸会怎么说？”

她们沉默了，艾米娜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但是她决定采取她一贯采取的那种息事宁人的作法，说：

“连男人吸烟都应当说是坏习惯，你爸爸一辈子也没吸过烟，至于女人吸烟，我该怎么说呢？可是既然是她丈夫引诱她吸烟，教给她吸烟，我们又能说什么，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海迪杰？阿依莎属于她丈夫，不再属于我们，我们只能在她愿意听的时候劝告劝告她，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海迪杰一声不响地看着母亲，沉吟了一会儿又说：

“她丈夫总是领着她干坏事，把她都引坏了。他让她跟着干许多罪恶的事情，吸烟还不是他最坏的嗜好，他还一点也不避讳地在家里喝酒，总是在家里存放着各式各样的酒，好象生活必需品一样。叫我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像教她吸烟一样教她喝起酒来。老太婆也知道儿子的房间里是个小酒馆，可是她根本不把这当回事。甚至我敢断定，他早已让她喝过酒了，有一次我闻到她嘴里有一股怪味，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支支吾吾地不说，显得很偏促。我敢肯定，她不仅喝过酒了，而且会像染上烟瘾一样染上酒瘾。”

“真的是这样吗，真主！”艾米娜失望地大声说。“你要怜悯自己，也要怜悯我，你可要敬畏真主啊，海迪杰。”

“真主证明，我跟烟酒没关系。我不吸烟，更闻不得一点怪味道，我也不许把酒拿到我的房间里来。您想不到，我那个畜生还想让我给他看着酒瓶子呢。我始终没答应他，我公开跟他说，房间里有酒瓶子就没有我，有我就不能要酒瓶子，他看我这样坚决才让了步，把酒存到他弟弟那儿去了，也就是存到昨天对我无情无义的那位小姐的房里去了。我当面诅咒酒和这两个喝酒的人，我那个畜生——求真主让他烂掉舌头——就对我说：‘你怎么会变成清教徒了？你爸爸是个爱玩爱乐的人，凡是有他参加，那次聚会也少不了酒和琵琶，’您听听肖卡特家人怎样谈论我爸爸。”

艾米娜的眼睛里闪出惶恐忧心的目光，两只手一蜷一伸，不安地颤抖着。她用痛苦和抱怨的语气说：

“你怜悯怜悯我们吧，真主，我们不是干这些事的人，求你饶恕，求你怜悯。唉，女人总要随着男人支配，这是多么可悲呀！我不会保持沉默，我也不能保持沉默，我要跟阿依莎好好地说清

楚。可是，我不相信你说她的这些，因为你误会了她，所以才想出这许多毫无根据的说法。我的女儿过去是纯洁的，也永远是纯洁的，只是她丈夫想要她变成魔鬼。我要公开地把这些告诉她，如果必要的话，我也要跟哈利勒谈谈，他要喝酒就自己喝好了，将来真主会允许他悔过……可是我的女儿，求真主保佑，她千万别跟魔鬼一样。”

直到这时海迪杰的心头才浮起一丝愉快，看到母亲的惊慌神情她感到满意，她确信阿依莎不久就会遭到沉痛的打击。她认为这是阿依莎对她无情无义应得的报应，因而感到心安理得，并不理会由于自己过分想象和含恨形容而把事情夸大了许多。她明明知道易卜拉欣和哈利勒并不是酒徒，只是偶尔喝一点酒，而且适可而止，从没喝醉过，但是她偏要把妹妹的房间叫做小酒馆，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而已。至于她向母亲学说肖卡特家人谈论她父亲是个好玩好乐的人，说话中带出的那种不快的语气，使人完全不怀疑她根本不相信那些话，其实，她老早就不得不相信易卜拉欣、哈利勒和老太婆这些人谈论父亲的那些话了，特别是在他们公开把他们知道的事情告诉她时，不仅没有责难和鄙夷的意思，相反地却是赞扬艾哈麦德的豪放，认为他是当代第一流的风流人物。最初海迪杰还又气又恼地反驳他们，后来她渐渐地产生了怀疑，只是没有把这种怀疑表现出来，因为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具有像父亲那样尊贵威严的人格（这是她有生以来一直崇敬的）和肖卡特家人所说的那种使她感到陌生的作风。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使她轻视父亲的人格和尊严，相反地，父亲在她的眼里却变得更加风流和豪放了。这时她并不满足于自己获得的胜利，又用挑拨的口吻说：

“阿依莎不但对我无情无义，对您也不孝……”她停了一会

儿，等到她的话进入母亲的心里以后才接着说："她还到向往宫去看亚辛和马莉娅呢。"

"什么？"艾米娜忿恚地凝视着她，大声问。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她说，感觉自己已经登上胜利的顶峰，"亚辛和马莉娅不断到我们那里来看望阿依莎和我，老实说，我真是迫不得已才接待他们。我虽然不能不尊重亚辛，那也不过是出于礼貌。亚辛一再请我到向往宫去，不用说您也知道，我当然不去，尽管他一再来，也不能使我改变主意。后来马莉娅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到我们那儿去呢？难道我们过去不是姐妹吗？'她用尽一切方法拉我去，我就用种种借口推辞。她跟我抱怨亚辛待她不好，说亚辛行为不端，他在她有病的时候扔下她一个人不管，想用这些打动我，可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她……阿依莎可不一样，她总是亲亲热热地招待他们，更糟的是她也到他们那儿去。有一次她叫哈利勒跟她一起去的，另外一次是带着纳依玛、欧斯曼和穆罕默德去的。看来她对跟马莉娅重新要好感到很高兴。我提醒她说，这样做太过分了，她说：'当初是我们不同意故去的法赫米同马莉娅订婚的，马莉娅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果我们怪罪她，那可不能算公道！'我说：'难道你忘记那个英国鬼子的事情了吗？'她说：'还提那件事作什么，我们只应该想着她是我们的嫂嫂。'妈，您从前听见过这样的话吗？"

艾米娜很是痛心，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海迪杰看了母亲一眼，接着说：

"这就是昨天替那个老太婆作证，让我当面丢丑的阿依莎做的事情，我说的一字不差，既没有增添，也没有减少。"

艾米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只眼睛无力地望着海迪杰，低声说：

"阿依莎总还是个孩子，不是一个有理智，懂得分寸的大人，再过几年，她就一定不会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希望、也不认为她会忘记法赫米，我决不能相信这一点。可是，她怎么能跟那个女人要好呢？就是仅仅为了尊重我的感情，也不应该这样作啊！对这件事我决不能保持沉默，我要跟她说，她对不起我，她叫我恼恨、叫我难过，我要看她以后是不是改正。"

"您要是能把她管好，我就把头发剃掉！"海迪杰抓住自己的辫梢说。"她现在过的不是我们的生活。真主明鉴，我决不是攻击她，我从结婚以来就没有跟她闹过别扭。不错，我是不断地说她，有时是因为她不关心孩子，有时是因为她一味地讨好婆婆，再有就是因为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事情，可那总都是诚恳的劝导和坦率的告诫，这次她让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才跟她闹别扭。"

"她的事情还是让我来管吧，海迪杰，"母亲的脸上一直带着不快的神色，但仍然用希望的口吻说。"我总不愿意你们俩由于争吵而伤了感情，你们俩不能谁也不关心谁，两个人在一个家里过日子，不能忘记你们是亲姐妹，尤其你是姐姐。感谢真主，你的心眼好，知道爱护咱们一家人，每逢我为什么事情难过的时候，只有你知道安慰我。但是不要忘记，不论阿依莎有什么过失，她总是你的妹妹。"

"什么事情我都能原谅她，唯独她作证人这件事，我不能原谅她，"海迪杰激动地大声说。

"她并不是要证明你什么，她是既怕得罪你，又怕得罪婆婆，所以不敢开口。你知道，她谁都怕得罪，虽然她有时冒冒失失地得罪许多人。她决不会对你怀有恶意，你不要过分责备她。明天我到你们那儿去，跟她说说这些事，同时我也要给你们俩和解一

下，你可不能拒绝我给你们和解。”

海迪杰的眼睛里这时流露出担心和不安的神色，她垂下眼睛避开母亲的目光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问：

“您明天就到我们家来么？”

“是的，事到如今不能再拖了……”

“那她会认为是我把她这些隐私告诉您的……”海迪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那怎么办呢？”母亲看到她越发表现不安，接着说：“不管怎样，我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那太好了，”海迪杰高兴地说，“您很快地就会明白我的心意的，我只是希望她能改好。”

二十三

啊……

凯玛勒一看到阿依达走出公馆大门，不由得热情激动地发出一声惊呼。他每天黄昏站在阿拔希亚大街的人行道上，怀着最大的希望远远地望着那所楼房，希望看到她出现在窗口或阳台上，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穿着那条漂亮的灰呢西装裤，仿佛要同三月下旬温和、爽朗而绮丽的天气争艳似的；而且他越是失望和痛苦，就越要修饰打扮。自从在凉亭里和她发生争吵以来，他一直没有见到她，但是他每天黄昏必须来到阿拔希亚大街朝拜一下，怀着不甘心失望的坚定信念远远地围着这个公馆徘徊，听凭自己的心思尽情幻想，用瞻仰和回忆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不这样他就难以生活下去。他在见不到她的最初几天，清醒

时的狂想和睡着时的梦魇给他以痛苦，使他好象发了疯一样，假如那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一定会葬送他的生命。但是他心中对于失望早有准备，因此避开了那条危险的道路。后来，这种痛苦潜入他的心中，继续折磨着他，但并不妨碍生活的其他方面，仿佛这种痛苦是这个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这个灵魂的一种基本力量，也仿佛它是一个狂暴症患者后来又患了瘫痪症，随着狂暴表现的消失，它也就安静下来。在爱情上他不能宽慰自己，正是爱情使他理解了生活，他怎么能为自己的爱情落空而宽慰自己呢？但是他深信爱情是永恒的，他应该为爱情而忍耐，就如同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人注定要忍耐一辈子一样。

突然看到她走出公馆来，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叹，两眼远远地望着她那轻盈的脚步，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他的心由于激动而亦喜亦忧地猛烈地跳动起来。女神向右一拐，走上了赛拉亚特大街，这时他心中爆发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他近三个月来甘心失败的想法。他的心催促他向她倾诉自己的心愿，而不管后果如何。他毫不犹豫地向赛拉亚特大街走去。过去，他总是小心翼翼，唯恐由于一句冒犯的话而失掉她，现在他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同时过去三个月所忍受的折磨也不容许他再迟疑和畏缩。没过多久，她就发觉了他的走近，于是回过头来，看见他离开她只几步远，立刻又把头转回去了，睬也没有睬他。他本来并没有指望她以温和的态度对待自己，但是他却用责备的语气对她说：

"老朋友见面就该这样吗？"

她的回答是加紧脚步往前走，没有一点注意到他的表示。他拼命忍住痛苦，迈开大步赶上去，在快要赶上她时，说：

"不要装作不认识我吧，这样我受不了，假如你有一点公道

的话，就不该这样做。”

他最担心的是，她就这样坚持装作不认识他，一直走到目的地。但是，只听一个轻柔的声音说：

“对不起，请离开我远一点，让我平平安安地走路。”

“我会让你平平安安走路的，但是得让我们先把话说清楚，”他既像坚持又像恳求地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话可说，我也不想知道，我只希望你自尊一些。”在这条空寂无人或者说几乎空寂无人的贵族化马路上她的声音特别清楚地显出有些迟疑的意味。

“老实说，我一向保持着自尊自重的绅士作风，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你迫使我这样做。”他激动而热情地说。

“我请你老老实实地离开我，再没有别的意思，”她看也不看他地说。

“我不能，你不宣布我无罪，我就不能离开你，自从你上次对我进行了那番冤枉的控诉以后，你一直不听我申辩，一直惩罚我。”

“我惩罚你？”

她装作毫不注意地脱口而出说，以加强这句话的引诱力。她已经同意和他谈话了，她的可爱的脚步也缓慢下来，不论这是由于她想听他的话，还是她故意要拖延时间，以便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摆脱开他，同样都更改不了这个美好的现实：他们俩并肩走在赛拉亚特大街上，马路上的高大的树木围绕着他们，水仙花用柔媚的眼睛、素馨花张开微笑的小嘴从矮墙上面欢迎他们。在这种深深的静谧中，他那颗燃烧着的心渴望得到恩赐。他说：

“你整整三个月躲着不见我，这是对我的残酷惩罚，这是对一个无辜的被告的惩罚。”

"最好我们不谈这个……"

"必须谈这个，"他激动地恳求说，"我坚持要谈这件事，看在我所遭受的惩罚的份上，我再也没有力量承受更多的惩罚，我恳求你……"

"那能怨我什么呢？"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作诽谤你的人？我不能对你有任何一点诽谤，这是肯定的事实，只要你回忆一下几年来我对你的友情，你就不难相信我的话了。请允许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地对你解释一下，我们那次在凉亭里谈话以后，哈桑·萨利姆叫我去和他……"

"不要谈这个吧，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她近似要求地打断他说。

他听到后面这句话，就如同死人听到哭声一样——如果死人还能听见的话。接着，他仿佛由于她的回答而稳定下来，用一种好象唱歌般的激情口吻说：

"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这我知道，不过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不愿意让你怀疑我是个背后诽谤人的不义之徒因而避开我。我是个清白的人，我感到痛苦，因为你误会了一个心里对你隐藏着……隐藏着无限尊敬的人，只要提到你，他只会赞美。"

她把头歪向一边瞥了他一眼，仿佛取笑他说："你真善于花言巧语。"然后，她略微温和地说：

"看来那是一场无意识的误会。不过，说明白也就算了。"

"可是，我看你总是有些不相信我……"他满怀希望和热情地说。

"不，"她柔声说，"我不否认当时我曾经误会过你，可是不

久以后我就明白了。”

他的心漂浮在幸福的波涛中，仿佛醉了似地荡漾着。他说：

“你什么时候明白的？”

“时间不短了！”

他感激地凝视着她，用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的声调说：

“那么你知道我是无辜的了？”

“嗯，知道……”

难道是哈桑·萨利姆恢复了天良？

“你怎么知道真相的？”

“我已经知道了……知道就行了，何必多问呢？”她急忙说，表示不希望他再追问。

他担心会惹她不高兴，便不再追问，但是一个想法掠过，顿时在他的心头遮上了一块阴郁的乌云。他抱怨地说：

“尽管知道了，可是你还是避着我不见面，你既然向我表示了你的恼怒，为什么不向我表示你的原谅呢？哪怕是一个暗示或者一句话也好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我承认你情有可原。”

“为什么情有可原？”

“因为你不了解痛苦，”他忧伤地说，“我衷心地祷告真主，愿你永远也不要了解它。”

“我以为你不会拿这当回事的，”她像道歉似地说。

“真主饶恕你，你想不到我是多么看重这件事，当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了很大距离时，我苦恼万分。事情还不单纯是你不了解我心里对你……对你的友情，更可怕的是你对我那种冤枉的控诉。你想想看，我们之间距离多么远了？我干脆和你说吧，那种冤枉我的控诉还不是我所忍受的最残酷的痛苦。”

“那么，你忍受的不止是一种痛苦啰？”她微笑着说。

看到这种微笑他像小孩子似地平添了暴露自己感情的勇气，他激情地说：

“是的，这种控诉只是最轻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你避不见面。过去三个月中，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痛苦，过着像疯子一样的生活，因此我诚挚地祷告真主，不要让你尝到任何痛苦。这是一个体验过痛苦的人所作的祷告，我对痛苦有了各种体验，这种残酷的经验使我承认，如果命运注定使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我就只好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寻求生活，那样才是明智的。所有这些都是可厌恶的、长久诅咒的。请你不要取笑我，我总担心会给你取笑，不过被你取笑总比痛苦要好受得多。我想象不出像你这样一位仁慈的仙子会取笑一个由于你而受到惩罚的人，并且丢弃他！命运早就决定使我全心爱你，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出现一阵沉默，他感到窒息，只是不匀停地呼吸着。她一直望着前面，他没有看到她的脸色，但是他从她的沉默中得到一种享受，因为这无论如何总比用无情的言语给他以适当的警告令人轻松得多。他想象她会用甜蜜、娇柔和真挚的声音对他说话，这是多么愚蠢，他为什么要向她倾吐藏在心中的苦水呢？他好象一个幻想腾空而起的人一样，只觉得自己是在空中飘荡。但是，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再缄默呢？

“你不必用我不喜欢听的话来提醒我，我不需要你提醒，我不会忘记自己这昼夜都顶着的大脑袋，我也不会忘记自己这每天都要看见几次的大鼻子，但是我有一点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那就是我有真诚的爱情。我以它自豪，你也应当为它骄傲，尽管你并不看重它。自从我在花园里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怀着这种爱情；难道你没有感觉出来吗？从前我不想公开说出来，因为我害怕那样会断送我们的友谊，我会被赶出天堂，我不敢轻易拿自

己的幸福去冒险。现在，既然我已经被赶出了天堂，我还怕什么呢？”

他滔滔不绝地倾泻自己的秘密，好象难于止住的血流一样。他两眼只盯着美丽的女神，仿佛马路、树木、楼房和寥寥的行人都被一块浓重的乌云遮住了，只从一条云缝中显现出沉默的女神的苗条身材、一头黑发、圆圆的头颅和带有神秘笑靥的侧脸，女神的身影一会儿呈纯棕色，一会儿——在他们横穿过路口的时候——在夕阳中又闪现出明亮的光辉。现在，就是让他一直说到明天早晨他也不会厌烦。他继续说：

“刚才我说，从前我不想公开说出来，这话也有几分不确实，其实那天我们在凉亭里，当侯赛因去接电话的时候，假如不是你忙着拿我的脑袋和鼻子取笑，我几乎就要说出来了。我……”说到这里他短促地笑了一下，“我好象是一个讲演的人，刚要开口就遭到了听众扔来的石子。”

她安详地沉默着，态度是那样自然。她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仙使，不懂人间的话语，也不关心凡人的事务。那么在他说来，不说出自己的秘密是不是更自尊一些？自尊算什么？在女神面前表现高傲是叛逆的举动，以引颈受戮的态度对杀人者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你还记得那个幸福的梦吗？那天早晨你从梦中醒来竟为那个梦而哭泣。那个梦很快就忘掉了，可是眼泪，更确切地说是对她的记忆却被永久保留下来了。这时她开口了：

“我跟你说过了，我那些话只不过是玩笑，我当时不就请你不要生气吗。”

这种柔情是值得玩味的，它好象是拔掉疼痛的牙齿以后脸上浮现出的快意，唤起了隐藏在他心中的歌声，一个温润的低音从他的心底升起。这时，他从女神的天仙般的面孔上看到了这

个伟大的低声的乐谱。

“你总可以看得出，不用你说，我也不会生气的，因为我爱你。”

她用固有的妩媚姿态向他瞟了一眼，送给他一个微笑的目光，但是没容他看清楚，她就把这目光收了回去。这是一种什么目光？是满意？是激动？是同情？还是许诺？或者是文雅的讥笑？这目光是针对他的整个面孔，还是针对他这个脑袋和鼻子？他只听到她说：

“我只能谢谢你，向你道歉，我无意中让你忍受了痛苦，你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他整个身心都沉入幸福的幻想之中。但是，她轻声接着说：

“现在让我问问你，你的话里面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

他听到的是女神的声音还是他自己的声音？这句话一直随着他的叹息在两宫之间的上空盘旋，现在他怎么能说得出它的答案来呢？他惶惑地反问：

“爱里面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她轻声笑了笑。她这一笑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对这种笑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她接着说：

“说出来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他慌乱地回答，“我打算要求你答应我的爱……”

“这是你的真正意图吗？”她不禁笑着问。“那么，如果我不答应你，你又怎么办呢？”

“你不答应我也要爱你。”他无可奈何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我答应呢？”她似乎是要笑他似地问，这真使他害怕。

的确，他的嘴实在太笨了。他最担心的是会像刚才突然升天一样突然跌落地上。只听到她继续说：

"你真让我莫明其妙，我看你也 会觉得自己莫 明其妙吧。"

"我莫明其妙？也许是，"他畏畏缩缩地说。"可是我爱你，爱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我一直想，我希望的事情连地球也承载不了，可是每逢思索起来我却不能使自己不去向往。你说说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办法使我摆脱这种莫明其妙的处境呢？"

"这我可办不到，"她微笑着说，"应该你告诉我才对，你不是哲学家吗？"

"你又拿我取笑，"他红着脸平静地说。

"不是的，"她连忙说。"当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决没料到会有这样的谈话，它使我感到非常突然。但是不管怎样，我非常感激你，一个人谁也不能无视你这种温柔有礼的感情，所以无论如何我不会取笑你，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

这是亲切动人的歌声，只是他不知道女神究竟说的是真心话还是玩笑，不知道在这爽朗的天气里，希望之门是敞开了还是关闭着。她问他打算怎样，他没有说上来，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打算怎样。但是，假如他说，他希望同她保持友谊，作一对精神上的朋友，又有什么不可呢？假如他用拥抱和亲吻来敲开那紧闭着的神秘之门，那不就是答案吗？走到赛拉亚特大街尽头的十字路口时，阿依达停下来，用温和而决断的口吻说：

"就到这儿吧！"

他也停下来，诧异地凝视着她的脸。"就到这儿吧"——她的意思一定是说"我们必 须在这儿 分手"，用不着再为"我爱你"这句意思明显的话多拖延时间。他既无准备也没考虑地说：

“不，……”接着他像恍然大悟似地高声说：“你不是问我，我爱你，打算怎样吗？你听着，我的答案是：我们永远不分开。”

“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分手呀，”她微笑着平静地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或者什么误会？”他热切地问。

“没有。”

“你以后还到凉亭上来吗？”

“有工夫就来……”

“过去你怎么总有工夫呢？”他不安地说。

“过去和现在不同。”

这个回答使他十分苦恼，他说：

“看来，你是不会再来了。”

“以后我只要有工夫我就到凉亭上来，再见吧。”她匆匆地说，好象提醒他注意必须分手了。

他站在那里失魂落魄一般呆呆地望着她迈步向学院街走去。她走到马路转角处，又回过头来笑着溜了他一眼，接着就消失了。

他都说了些什么，他又听到了些什么？过一会儿，等他清醒过来以后，他会独自琢磨这些的。他什么时候清醒过来呢？现在，他孤单单地走在路上。他孤单吗？身体里不是还有一颗跳动的心、一个激动的灵魂和回荡着的歌声吗？虽然如此，他仍然强烈地感到孤单，这种感觉上的巨大力量搅乱了他的内心平静。神秘诱人的素馨花香渗入他的心中，这种香味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神秘、诱人和奥妙多么酷似爱情啊。也许它就是导致爱情的秘密，但是他解不开这个谜，他终于落入莫明其妙的处境中。

二十四

“真遗憾，这次聚会以后我们又要分别了，”侯赛因·夏达德说。

凯玛勒听到分别这两个字，心中非常懊丧，他很快地打量了一下侯赛因的面孔，看看他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感到遗憾。他一个多星期以来就已经察觉到了分别的气息，因为照例一到六月朋友们就要到巴尔角或亚历山大去旅行。过不了几天，花园、凉亭和这几个朋友都要从他的生活中消失。至于女神，她在决定去旅行以前很久就躲了起来；虽然赛拉亚特大街上的那一番谈话打消了她的误解，她却仍然坚持不肯露面。难道她在告别的日子也不肯到凉亭里来一下吗？难道他的友情是这样微贱，不值得她在去作三个月的旅行之前同他作一次短暂的会见？凯玛勒微笑着问侯赛因：

“为什么说‘真遗憾’呢？”

“因为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到巴尔角去啊，在巴尔角过夏真是太美了！”侯赛因·夏达德真诚地说。

当然很美，那是毫无疑问的；单凭女神在那里不能一直避不见面来说就太美了。易司马仪·鲁特菲对他说：

“真主帮助你，你怎么受得了这里的炎热天气呢？夏天刚刚开始，我看今天就够热的了。”

阳光已经退出花园和花园外面的郊野，但是空气仍然十分炎热。凯玛勒沉稳地说：

“生活中没有忍受不了的事情。”

接着他便产生嘲笑自己的感情，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怀疑人们的话能表达几分真实的感情。他看了看自己周围，只见那些无疑是幸福的人仿佛恼恨炎热似的，都穿着短袖衬衫和灰呢西装裤，只有他一个人还穿着全套的服装和戴了红毡帽，虽然他这套衣服也是浅色的并且已经把帽子摘下来放在小桌子上。这时，易司马仪·鲁特菲想到考试成绩，他说：

"今年考试真是人人顺利，哈桑·萨利姆毕业了，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侯赛因·夏达德和易司马仪·鲁特菲也都升班了。"

"其实只要一说你升班了，我们用不着思索就会知道别人也都升班了。"凯玛勒笑着说。

"虽说咱们俩全都升班了，可是你用功用了一整年，而我只忙了一个月，"易司马仪·鲁特菲耸了一下肩膀，轻蔑地说。

"所以说你是一个天才的学者。"

"有一次你不是说过：'肖伯纳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失意的人'吗？"易司马仪自嘲地说。

"现在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了可以与肖伯纳相比美的人，至少在失意这一点上不亚于肖伯纳，"凯玛勒笑着说。

这时，侯赛因·夏达德说：

"我有一个消息在大家谈话之前，先敬告各位，以免被别的话题岔开。"

他发现人们并不太注意他的话，于是他猛然站起来，用仿佛是演剧的语气说：

"让我来报告大家一个幸福美好的喜讯，"说着他转向哈桑·萨利姆："对不对？"然后他又转回来对凯玛勒和易司马仪说："昨天，我姐姐阿依达和哈桑·萨利姆先生订婚了。"

凯玛勒听到这个消息一时目瞪口呆，就如同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被电车轧在下面一样——比起他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这还算是较轻的比喻。他的心剧烈地跳了一下，仿佛飞机突然向下一降似的。不，这是内心的一声惊呼，多亏有肋骨挡着它才没有撞到外面来。他奇怪——特别是在那以后——他自己当时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装出笑脸向侯赛因·夏达德表示祝贺，也许是他的心只顾控制自己的失神，因而忽略了这个灾难。易司马仪·鲁特非看了看侯赛因·夏达德，又瞧了瞧一向庄重沉稳而这一次却露出有些慌乱和害羞的哈桑·萨利姆，然后第一个开口大声说：

"好啊，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喜讯，不过也令人感到突然和在友情上有些欠缺。好了，不谈什么友情欠缺，现在还是让我真诚地表示祝贺吧。"

易司马仪站起来同侯赛因和哈桑握手，凯玛勒也随着站起来，同样地祝贺他们俩，他面带笑容，爽利而愉快地谈着话，可是心里却十分难过。他觉得自己是在一种奇怪的梦境中，倾盆大雨从头顶浇下，他向四下寻找着躲避的地方。他同那两个青年握手，说：

"这真是令人高兴的消息，我衷心地祝贺你。"

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这时凯玛勒禁不住偷偷地看了哈桑·萨利姆一眼，虽然他一再不想看哈桑。他本来害怕看到哈桑·萨利姆会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傲慢样子（他不能想象那副样子！），这时看到那个青年依然是那么沉稳，那么庄重，便暂时安下心来。他用全部力量掩饰住自己的感情，不让那些机警的眼睛看出他所受的致命打击，以免遭到人们的嘲笑和轻视。忍耐吧，我的心，我应许你，以后我们再一起回忆这一切，让我们

一起受痛苦，一起受损害，一起考虑，乃至一起发疯。这个约会多么有意思呀，在静静的黑夜里，没有一只眼睛看见，没有一个耳朵听到，那时让痛苦、狂语和眼泪一起迸发出来，没有人谴责，也没有人窥视。那里有一口古井，揭开井盖，里面会发出魔鬼的叫声和从悲怨的人眼睛里流出来的、汇集在他心中的眼泪的汩汩声。你休想指望安宁，当心，你眼前的世界是火狱的根源。易司马仪·鲁特菲用责怪的口吻接着说：

"慢着，我们还要跟你们俩算账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事先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说这一点，我们也要问问，为什么不邀请我们参加订婚典礼？"

"我们什么仪式也没举行，只是自己家里人聚会了一下。"侯赛因·夏达德解释说。"谢谢你这番好意，我们已经说好了，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们俩作主人，而不是作客人。"

结婚的时候？这句话仿佛一首葬歌，把这颗用蔷薇花围起来的心① 送往了最后安息的地方，并以札阿雷德的欢呼声向它告别。由于爱情，巴黎小姐要请缠着头巾的伊斯兰教教师来在婚礼上宣读法谛海；由于高傲，撒旦逃离了天堂。凯玛勒笑着说：

"好吧，我们原谅你，可是今天的话一定得实践。"

"这纯粹是爱资海雷的一套，" 易司马仪·鲁特菲高声反对说，"看到空中的一桌宴席就丢开该谴责的事情，为了一顿丰盛的饭食就高唱原谅和赞美的调子，老实说，不管你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或者类似的什么家，反正是一个乞求布施的人，我可跟你不一样。" 接着他又指责侯赛因·夏达德和哈桑·萨利姆说："你们俩真狡猾，这么多日子一点风声没露，突然就宣布订婚

---

① 近东各国穆斯林行殡礼前在尸体上撒满鲜花。

了，老实说，哈桑先生，你真是赛尔沃特帕夏的理想的继承人。”

“不能怪侯赛因，他也是最近几天才知道的，”哈桑·萨利姆笑着为侯赛因辩解说。

“订婚难道能像二月二十八日的宣言[①]那样，由单方面宣布吗？”易司马仪质问。

这个失败的民族倔强地拒绝二月二十八日宣言，但是它被强加在这个民族身上，现在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凯玛勒高声笑起来，易司马仪向哈桑·萨利姆挤了挤眼，说：

“为什么要瞒人呢？是要像欧默尔·本·汉塔卜[②]或者欧默尔·本·艾比·拉比阿[③]、欧默尔·阿凡迪[④]说的那样：‘一切我不道破，全由你们判断’吗？”

“习惯上这种事情总是悄悄办的，”凯玛勒突如其来地说，“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有一次哈桑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经流露出过这样的意思。”

伊斯玛衣勒怀疑地注视着他，同时哈桑也瞪了他一眼，证实说：

“那不过是提到这种问题随便说了一句！”

凯玛勒说完之后自己也有些惊异，他暗中问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人们会以为你是在扯谎，最好的估计也会以为你是捉风捕影。你怎么会想用这种荒唐的方法使哈桑承认你知道他的意图，并表示你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突然和关心呢？你真是

---

① 指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英国“准许”埃及独立的单方面的宣言。

② 欧默尔·本·汉塔卜（584—644），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

③ 欧默尔·本·艾比·拉比阿（644—711），阿拉伯诗人，穆罕默德的门徒，曾传述过许多穆罕默德的圣谕。

④ 土耳其的历史学家。

个笨蛋！易司马仪用责备的眼光望着哈桑，说：

"可是，就是随便一句话也好，我也没听到过！"

"我肯定地说，凯玛勒说我在和他谈话中流露过订婚的意思，那只是他的猜想，而不是根据我的话。"

侯赛因·夏达德哈哈笑起来，然后他对哈桑·萨利姆说：

"易司马仪是你的老朋友，他的意思是说，既然你比他早三年得到学位，你就该向他公开你的一切秘密，而不该向别人泄露你的秘密却瞒着他。"

"我不怀疑他把我当作老朋友，"易司马仪说，并带出笑容以掩饰自己的不悦，"但是，我恐怕他到结婚的那一天仍然会把我们忘掉的。"

"我们是双方的朋友，即使新郎忘掉我们，新娘也不会忘掉我们的……"凯玛勒笑着说。

他说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然而正在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你是多么痛苦啊，你说，你曾经想象过自己的爱情不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吗？没有！但是相信死亡终要到来并不等于死亡来临时毫不畏惧。这是无法描述的痛苦，也是无法缓解的痛苦，它足以致人于死地。但愿他能够使痛苦成为有形的东西，以了解它隐藏在什么地方，它是由哪一种细菌派生出来的。在这种痛苦发作的时候，他感到烦躁无力。

"什么时候结婚？"易司马仪问。

这正是他心里想问的话，易司马仪仿佛是受了他的思想委托一样。但是，他也不应当沉默，他说：

"是啊，要紧的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结婚，再不能忽略了！"

"你们为什么这样着急？"侯赛因·夏达德笑着说，"我看还

是叫新郎再过一段最后的独身生活吧！”

“结婚日期要先看我是不是继续留在埃及……”哈桑以固有的沉稳态度说。

“要看他是入司法界，还是入外交界。”侯赛因·夏达德补充说。

看来侯赛因·夏达德很满意这桩婚事，那么我就应该厌弃他，哪怕是只短短地厌弃他一分钟也好，因为他也像别人一样对我背信弃义，可是有人对我背信弃义吗？过去，这件事烦扰着我，今晚它使我感到一切都是空虚的。

“你看是司法界好些，还是外交界好些，哈桑先生？”

随他去选择自己爱好的职业吧，他爱怎样便怎样，管他入司法界还是外交界，管他去苏丹还是去叙利亚……

“我觉得司法界太平凡，还是外交界好些。”

“那么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好好跟令尊谈一谈，好让他设法把你送入外交界。”

这句话也说出来了，毫无疑问，这句话要碰到哈桑的痛处。我得控制住自己，避免卷入侯赛因同哈桑·萨利姆的争执中。其次，他还得注意侯赛因·夏达德的心理，因为现在他同哈桑已经是一家人了。这些令人烦恼的顾忌多么讨厌啊，易司马仪惋惜地摇着头说：

“哈桑，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生的十分之一时间，现在再过不几天我们就要分手了，这种结局多么令人难过啊。”

傻瓜，那颗心有女神的草原作为牧场还会有一点点忧愁吗？

“是啊，易司马仪，这真是令人难过。”

他这决不是由衷之言，同你向他表示祝贺一样，商人的儿子同法律顾问的儿子一样撒谎。凯玛勒说：

“这么说，你要在外国生活一辈子啰？”

“我是准备这样，我是不会再见到埃及了，除非暂时回来一下。”

“真是奇怪的生活方式，”易司马仪不解地说。“难道你就不考虑你的子女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处境么？”

这家伙多么莽撞，对崇高的女神怎么能说出这样亵渎的话来。这个坏蛋竟认为女神会怀孕、呕吐，肚子会高高凸起并生养孩子，你不记得海迪杰和阿依莎那几个月的情况了吗？哈桑这是背叛。你为什么不参加黑手协会？暗杀也比背叛要高贵、有利。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站在被告栏前，祖国的叛徒萨利姆贝克·萨布里——你这位外交家朋友的父亲、你的女神的公公——坐在法官席上扮演着屠杀的角色，就像他在这个星期里所干的那样。

“难道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中断后，外交家的子女就不能在外国受教育吗？”侯赛因·夏达德笑着问。

不，叛徒只不过是要砍掉一些人的头。

兹将

阿卜杜·哈米德·阿纳伊特、哈拉图、迈哈穆德·拉希德、阿里·易卜拉欣、拉伊布·哈桑、舍菲格·曼苏尔、迈哈穆德·易司马仪、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等

处以绞刑。

本国法官：

萨利姆贝克·萨布里

英国法官：

格尔肖先生

对付这种屠杀的办法就是暗杀，你是愿意杀人，还是愿意被杀

呢？

“你姐姐一出嫁，你父亲必然更要坚持不让你出国了，”易司马仪对侯赛因说。

“恰恰相反，我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我父亲同意我出国，”侯赛因坦然地说。

阿依达和侯赛因都要到欧洲去了，你将同时失去爱人和朋友。你的灵魂失去了它的女神，再也得不到她，你的理智失去了它的友伴，同样再也得不到他；今后你在这个古老的地方只有像抱恨几世的相思怨鬼一样过着孤单凄凉的生活，考虑考虑等待着你的那些痛苦吧，现在是收获你在自己迷爱的心中种下的幻想果实的时候了。哀求真主吧，你只有把眼泪作为医治忧伤的良药。要么任人把你的身体吊在绞架上，要么把你的身体当作冲锋陷阵的武器，去打击你的敌人。明天，你会发现自己的灵魂是空虚的，就像你过去发现侯赛因的陵墓是空的一样。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忠诚的人遭到杀戮，走狗的子女却当了外交官。易司马仪·鲁特菲喃喃自语地说：

“除了我和凯玛勒以外，你们都离开埃及了，这在凯玛勒倒不会太伤心，因为不论过去还是今后，即使同侯赛因在一起，他的首要朋友也还是书。”

“分别决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侯赛因满怀信心地说。

“我的心告诉我，你不可能永远待在西方。”凯玛勒说，他的心虽然十分软弱无力，还是跳动了一下。

“那是你的偏见。不管怎样，我去旅行对你也有好处，我会寄书给你，我们还可以通信。”

侯赛因谈得很起劲儿，仿佛出国的事情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似的。每逢同侯赛因在一起时凯玛勒就感到幸福，在这个期

友面前即使彼此都沉默着，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他悲伤的只是女神的离开，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把她的订婚当作一回事——尽管它本身确实是一件大事——，正如同当一家人在为法赫米的牺牲而伤心如焚的时候，对于亲爱的外祖母去世并没特别难过一样。但是，他不能忘记这是一次告别的聚会，他的眼睛里必须充满希望的光辉，而不能流露出忧伤的神色。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找出答案，那就是一个凡人怎么会升到天上同女神生活在一起，或是女神怎么会降到地上来同那凡人生活在一起呢？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不但摆脱不了忧伤，而且会给自己的两只脚戴上铁镣，行动起来也困难。爱情本来就像一个有两个提手的器皿，单独抓住一个提手怎么能把它提起来呢？朋友们接着谈论这件事，一会儿又转到别的话题上，他只是痴呆呆地听着。她曾经嘲笑他的大脑袋，那几句话证明他不是被她的订婚处死的。他的希望本来就有限，因为尽管生命在继续，但在他的旅途中已经设好了死亡的驿站，而不论情况如何。啊，现在正是日没西山的时刻，那样幽静、清朗……你像喜爱清晨一样喜爱这个时刻。阿依达是痛苦的同义语，从今以后你就喜爱痛苦和歌颂失败吧。朋友们不停地谈着，说笑着，争论着，仿佛没有一个人的心懂得爱：侯赛因的笑声健康爽朗，易司马仪的笑声高昂洪亮，哈桑的笑声拘谨矜持。侯赛因一昧地谈论巴尔角，你应许他吧，说有一天你会爱上那里，你要到那里询问哪里是女神踏过的沙子，好跪下去亲吻它。哈桑和易司马仪在赞美斯蒂芬海岸，说那里的浪涛像山峰一样。这是真的吗？他想象着有一具尸体被海浪冲到岸上来，可怕的海水蚀去了他的仪容，这种情况使人不得不承认世界万物都被烦恼包围着，只在死亡的后面隐藏着幸福。他们一直谈到必须分手的时候才告别，凯玛勒紧握

住侯赛因的手，侯赛因也同样紧握住凯玛勒的手。凯玛勒说：

“十月再见吧！”

去年以及以前几年，每逢这个时候他总要忧郁地问自己，这几个朋友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呢？现在，他不再关心他们哪一个人的回来，因为不论到不到十月，朋友们回来不回来，他都要同样地忍受煎熬。今后他不再抱怨夏天使他和阿依达分开，因为把他们俩分开的鸿沟远比时间更难逾越，时间用忍耐和希望可以战胜，而今天他是在同一个不可知的敌人——一种神秘优越的力量在战斗，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全住自己……摆在他眼前的只有凄凉和痛苦，这是真主的决定，只有遵从。他觉得自己的爱情好象一口锅一样扣在他的脑袋上，并用痛苦的绳子拴牢，它的强大压力仿佛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他只有用尊重和忧愁的目光看着它。

三位朋友在夏达德公馆门前分手：哈桑·萨利姆向赛拉亚特大街走去，凯玛勒和易司马仪向侯赛因大街这面走来；他们俩总是到马路口上分手，易司马仪去阿姆拉，凯玛勒回他那个古老的地区。他们俩刚刚同哈桑分手，易司马仪就哈哈大笑起来，凯玛勒问他为什么发笑，他调皮地说：

“你真不知道你是促使他们急忙订婚的根本原因吗？”

“我？”

凯玛勒只说了这一个字，瞪大眼睛愣住了。易司马仪却不在意地说：

“是的，就是你，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哈桑是不放心你和阿依达的关系。尽管哈桑像你知道的那样，非常骄傲，一个字也不肯吐露，我也有法观察清楚这些事。我再强调一句，哈桑是不放心你和阿依达的关系。你还记得你同哈桑发生的那场争吵吗？

很明显，事后他一定要限制她的自由，不让她跟我们这几个朋友在一起，而她必然提醒他，说他没有权利这样要求她，于是她就向前迈了这么一大步，使自己变成了有权利的人。"

"可是，她不只是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凯玛勒的心在跳，几乎嚷叫地说，"阿依达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可是她却偏偏选中了你作为引起哈桑不安的对象，"易司马仪讥诮地说，"也许是她发现你的友情里面有从别人身上得不到的热情吧。无论如何，她决不会是无意识这样作的，她从老早就决定要获得哈桑，现在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获得哈桑"，"如愿以偿"，这两句话简直像一个痴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的心在悲泣。他说：

"你把人估量得太糟了，她决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人。"

"那件事情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出于哈桑的多疑，可是不管怎样，总是给她带来了有利的后果。"易司马仪说，他毫不理解朋友的感情。

"给她带来了有利的后果？你是怎么想的？赞颂真主！照你这样说，好象她跟哈桑订婚只是她的收获而不是哈桑的收获似的，"凯玛勒恼火地大声说。

易司马仪诧异地瞟了他一眼，说：

"看来，你是不承认哈桑是少有的人材啰？老实说，哈桑的家庭、地位以及个人前程都是一般人比不了的，然而像阿依达那样的姑娘却有的是。你真想不到好姑娘有多少，恐怕你对她的估计是过高了。依我看，哈桑的家里同意他娶她，无非是贪图她父亲的万贯家财，要以她说……"易司马仪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无论如何算不了一个挺漂亮的姑娘。"

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从前有一个作家攻击伊斯兰教婚姻

制度曾经写过这样刺伤人的话，当你看到这句话时心中也曾感到这样刺痛。喂，要知道，真主是诅咒一切叛逆者的，他用平静的语气掩盖住自己的痛苦，问道：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爱慕追求她呢？”

易司马仪把下颏一扬，作了一个轻视的动作，说：

“你这是说我吧？我不否认，她活泼、大方，具有西方女人的风度，懂得社交礼节，这些都是她令人喜爱的地方，可是除此而外，她长得黑、身材瘦，引不起人一点兴趣。来，跟我一块儿到阿姆拉去玩玩，在那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美人儿，哪一点都比她强得多，你会看到真正令人销魂的美人儿，皮肤细白，乳房丰满，屁股浑圆，如果你愿意要的话……”

引不起人一点兴趣，——看来他认为像格麦尔和马莉娅那样的女人才引人兴趣……乳房丰满，屁股浑圆……他怎么用肉体来代替灵魂呢？你是多么痛苦啊！今天，你注定要饮一杯苦酒，并且要用这杯苦酒把自己灌醉，如果这些致命打击接踵而来的话，还是不如死了好。

在侯赛因大街口，他们俩分手，各自走上回家的道路。

二十五

几年来亚辛一直喜爱走在这条小路上，他用愉快的眼光四下打量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我对自己选择的女人的爱同对这条小路的爱一样，那么就是有些苦楚我也甘心情愿。”他奇怪这条小路怎么这样弯曲，左弯右转连几米长的直路都没有。一路上到处是小拐角，拐角后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东西。他不

慌不忙地走在这条熟悉的小路上，好象一只驯养熟了的畜牲。这条小路很窄，小路两旁坐在摊子后面的人可以彼此握手；摊子上空张着帆布凉棚，遮住炙人的阳光，潮湿的空气里充满吸引人的谈话声。案子和货架上摆着许多器皿，里面装着绿指甲花、红辣椒和黑胡椒，玻璃瓶子里装着玫瑰油和各种香料，此外还有五颜六色的纸口袋和小天秤。罩在各式灯笼里的蜡烛发出一圈白光。空气里有一种扑鼻的香味，这香味他仿佛在业已忘记的梦境中闻到过，现在记不起来了。宽大的米拉叶、黑色面纱、金黄的面纱鼻架、乌黑的眼睑和丰满的屁股，愿施恩的真主保护，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所祈求的东西。此情此景真像是在美妙的梦境幻觉中，在可爱的光轮中行走。不过，他得抱怨他的心和眼睛是这样无用，它们在这个幸福的地方竟算不出有多少女人来。这里是她们集聚的可贵地方，却没有你诉说衷肠之处，你只能在内心深处大声贼叫："亚辛，你是个毁掉家庭的人！"这时有一个声音应声而起：你到这台拉比阿胡同来开个铺子定居下来不好吗？你父亲是个商人，他喜好玩乐，他在寻欢作乐上挥霍的金钱比你的薪水要多许多倍。你开个铺子自己经营吧，即使是为此需要卖掉你在奥利亚的房子和在汉姆扎维的铺子也毫不吝惜。早晨，你可以像个国王似的，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既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校长的管辖，你坐在台秤后面，女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你这儿：早安，亚辛先生！请坐吧，亚辛先生！你可以放弃那些有人保护的女人不同她们周旋，你可以丢开那些淫荡的女人不同她们订任何约会。这个想法多么有趣啊，但是它对于一个将终身在奈哈西中学搞庶务的人又是多么残酷无情啊。肉欲是一种病，它的症状是持久的饥渴。对于一个具有遗传的性欲，并在小学校长管辖下生活的人来说，这种欲望变成了火山喷口。你的希望破灭了，

虚伪的东西是不中用的。当你把马莉娅娶到向往宫去的那一天，希望曾为你准备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真主诅咒厌倦心理吧，它怎么竟像病痛混进欢乐中一样混进了我的心中呢？我追逐她整整一年的光景，而仅仅几个星期就厌倦她了，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可以算作痛苦的呢？你的家庭是第一个在蜜月里就充满抱怨的家庭。问问你的心，马莉娅到哪里去了？那曾使你迷恋过的姿容又到哪里去了？你的心狞笑着回答你：我尝过了，我吃饱了，现在我厌恶这食物的滋味了。她是个乖巧的女人，她并不给人以美感，她的诱惑力刹那间就会消失；她同她母亲一样，只是供人临时享受的女人。想想那些故去的漂亮女人，你母亲不是比她的母亲更漂亮吗？最不幸的是她不像宰奈白那样好欺哄，她发起火来又是那么凶。她是个好嫉妒的女人，而你又是个永无餍足的男人，要使一个女人满足你那如饥似渴的情欲，稳住你的心，那是多么困难啊。既然如此，你还能幻想有幸福的婚后生活吗？你父亲多么伟大，你又多么卑贱。你希望像他一样，事实却办不到。真主，我看到的是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女人么？你说，要是称一称她有多少堪他尔①？真主，我从没见过这么高大这么肥胖的女人，她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要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女人，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要让她赤条条地躺在屋子中央，我围着她转上七圈，我需要……

"喂！你是……"

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他不由得一惊，赶忙把目光从那个胖女人身上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这是一位年轻女人，穿着一身白衣服，他禁不住大声喊叫起来：

---

① 埃及重量单位，约等于44.928公斤。

"宰努白！"

她笑着同他握手，为了避免引起人注意，他拥着她继续往前走。他们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挤开一条路，并肩向前走去。就这样他们久别之后又重逢了。他丢开她以后，很少想起过她，现在只见她仍然同当初分手的时候一样漂亮，也许比那个时候更漂亮了。还有，她现在已经脱掉米拉叶，换上了这套新式服装，真是太漂亮了，他心中不由得一阵高兴，顿时精神焕发。这时，她问：

"你好吧？"

"好。你呢？"

"你不是看到了吗……"

"太好了，感谢真主！你这一换服装我乍一见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只记得你穿着米拉叶走路的样子。"

"你可没改样，一点也不见老，只是更胖了一些，别的全一样……"

"你可完全变样了，简直变成了一个欧洲女人。"他笑着悄声说，"只有这个大屁股还是奥利亚的老样子。"

"不许胡说！"

"看你吓唬人的这副样子，倒像是改邪归正，嫁人了似的。"

"那还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吗？"

"不过，看你这身白衣服就不像已经改邪归正的样子，至于说嫁人，也许有一天你发昏才会走那条路。"

"你算没说对，我最近就要结婚。"

他们俩往穆斯基方面拐了弯，他笑着说：

"你跟我完全一样……"

"可是你现在有了妻子啊，不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接着他纠正自己说:“嗐，我怎么忘记了，你们是把我们的秘密当作头等重要事情的。”

他又故意笑了笑，她也神秘地笑了。她说:

“你还想到皇后家里去吗?”

“不,我想到我父亲家里去。你看咱们俩可以重修旧好吗?”

“大概也许行!”

“你总是说大概,好吧,我大概也结婚了。我这是说,我虽然有老婆,可是我要再找个姘头。”

她用手赶开脸上的苍蝇,腕上的赤金手镯发出叮噹响声。她说:

“我可是有姘头,只想找个丈夫。”

“你有姘头?那个有福气的狗崽子是谁?”

“别骂人,他是个体面人!”她用手指着他,警告地打断他说。

“体面人?”他嘲讽地瞟了她一眼说,“哈哈,宰努白，我恨不得用犄角顶你。”

“你还记得我们最后那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嗯,我儿子雷德万今年六岁了，我们最后见面距今差不多快七年了。”

“分别这么久了……”

“可是,人只要活在世上就有见面的希望。”

“不,就有分别的希望。”

“看来,你不穿米拉叶也就不念旧情了。”

“你也念旧情吗,公牛?”她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说。

她这样不客气，不仅使他感到高兴，而且还激起了他的欲望。他说:

“真主知道,见到你我是多么高兴,我心里一直想念着你,只

是世界上……”

“只是世界上的女人太多了，对不对？”

“只是世界上不随心和烦恼的事情太多了，”他装作激动的样子说。

“看不出你还会烦恼，骡子也得羡慕你这肥壮的身体。”

“如果没有你这一双迷人的眼睛就不值得羡慕。”

“难道你不担心吗？你都像阿卜杜·哈力姆·米苏雷那样肥胖了。”

他扬起头哈哈大笑，接着沉默了一会儿，改变口吻一本正经地问：

“你这是到哪儿去？”

“你是认为女人不该到台拉比阿胡同来，还是认为到这里来的男人都和你一样，是为了调戏妇女来的？”

“冤枉，凭真主起誓……”

“冤枉？我看见你的时候，发现你的两眼正盯着那个像座山门似的女人……”

“不，当时我正在想心事，并没有留心看什么……”

“你？要是谁想找到你的话，我建议他把一个胖女人送到台拉比阿胡同来，我保证他会发现你像个狗蝇叮在狗身上那样盯住那个女人。”

“你，小姐，你的嘴真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了。”

“真主证明，不是我的嘴厉害，是你的嘴胡说。”

“我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忘记了要办的事情，你现在上哪儿去？”

“我转一下就回家！”

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怎么样?"

"不行,我有个爱吃醋的男人……" 她用两只黑眼睛狡黠地看着他说。

"找个好地方去喝两杯!"他仿佛没听见她的反对似的。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个爱吃醋的男人……"她说,声音比第一次高了些。

"上图发毕央去,你看怎么样?"他接着说,根本不理会她的话,"那真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善良好客,让我来叫这辆出租汽车。"

她发出一声反对的声音,脸上变了颜色,不高兴地说:"你要强拉我么?"接着,她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这个举动几乎把他逗笑了),讲条件地说:

"可不能太晚了,现在是六点,八点钟以前我一定得回家。"

出租汽车载着两个人离开了这条马路,这时亚辛暗自想:在台拉比阿胡同和穆斯基会不会有人看见了他们俩?但是,他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用蝇甩柄把向右歪扣到眉毛上的红毡帽向后一推。怕什么?马莉娅只有一个人,她背后又没有像穆罕默德·阿发特那样有力的靠山,以致毁掉他建立起来的家庭;至于父亲,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知道他已经不再是可以在那个旧家的院子里随便打骂的天真孩子了。在图发毕央的花园里,他们俩在一张桌子上对面坐下。酒馆里坐着男男女女,自动钢琴弹着有节奏的乐曲,傍晚的和风从尽头的角落里吹来烧肉的香味。他从她表现出的惶惑神情中看出,她过去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于是心中感到深深的愉快。紧接着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是真正向往的东西,而不是暂时的欲望满足。同时他也看出,她现在过的是有生以来最幸福的生活。他要了一瓶

自兰地和一盘烧肉，脸上容光焕发。接着他摘下帽子，露出同他父亲一样从中分开的黑头发，宰努白一看到这种发式，嘴边不禁泛起一丝微笑，他却不理解这种微笑的来由。他除了在“池塘”的几家小酒馆里找女人陪着喝过酒以外，这还是第一次在别的酒馆同女人一起喝酒，同时也是他再次结婚以来第一次与别的女人调情，如果不算到阿卜杜·哈力格巷去找女人的话。也许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外面喝“高贵”的白兰地，因为他除了在家里保存一些酒，作为——照他自己的说法——“合法”的用场以外，是不喝好酒的。他神情奕奕地满上两杯酒，举起杯来对她说：

“为宰努白女士的健康干杯！”

“我跟那位贝克一起只喝德瓦里斯，”她略微带出一点骄傲地说。

“去他的贝克吧，求真主赐给我们力量，永远不用把他放在心上，他爱怎样就怎样。”

“喝过酒你还要干什么？”

“看吧，只要一杯酒下肚，我们就能够找到出路，解决……”

两个人仿佛都感到快乐的时间不长久，便忙不迭地喝酒，他斟满两杯，两个人一口气喝干，于是白兰地的火焰在两个人的胃里烧起来，醉意好象寒暑表的水银柱一样顺着静脉升高了。从花园的围栏里面伸出来的盆栽植物的青翠叶子，也咧开小嘴露出微笑。最后，他听着钢琴发出允诺的声音，迷人的绯红面孔一再映入他的眼帘，带出亲昵而爱悦的表情，微风荡漾在幽雅的音乐声涛中，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你像个疯子似地盯着那个女人的时候，差一点脱口说出什么来吗？”

“是不是要叫声先生？不用去管那些，你先喝了这杯再说，我

再给你满上。"

“我几乎要大喊你一声狗崽子！”她拿起一片烧肉来说。

“那你为什么不喊呢？小娘儿们！”他色迷迷地笑着说。

“我按照自己的规矩只能骂我所爱的人，当时，我看你是个陌生人，或者说像个陌生人。”

“现在你怎么看我呢？”

“是个王八蛋……”

“好！有的时候骂比酒更能醉人，这是个幸福的晚上，简直应该在明天的报纸上登一登。”

“真主保佑别有什么倒霉事，今天晚上你要我跟你干什么？”

“求真主怜悯我和你！”

直到这时她才关心地问：

“你怎么不跟我谈谈你这位新太太？”

“她是个忧伤可怜的女人！”亚辛用手理着小胡髭说，“她妈妈今年死了。”

“愿你长寿！她母亲是不是有钱？”

“留下一所房子，就靠近我家，我说的是靠近我父亲的家，可是这个老太婆还留下一个后夫跟我妻子一起继承这笔财产。”

“你太太一定很漂亮，看得出来你很高兴嘛。”

“倒是有几分姿色，可是跟你就没法相比了。”他小心讨好地说。

“哎哟，你，真是的……”

“你以为我总是说谎吗？”

“你吗？有时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叫亚辛。”

“好吧，让我们为了你的怀疑再干了这一杯。”

“你想把我灌醉，好让我相信你吗？”

“难道我说我爱你、我想你，你也怀疑不是真情吗？你看看我的眼睛，摸摸我的脉搏。”

“你遇到任何一个女人都会说这一套的……”

“常言说‘饥不择食’，可是总有一种是最爱吃的东西，比方锦葵吧。”

“一个男人要是真的爱一个女人的话，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跟她结婚！”

“你错了！”他舒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只恨不能站在这张桌子上大声疾呼：诸位，你们要是爱上了一个女人，可千万不要跟她结婚，没有任何东西比结婚更损害爱情了！相信我吧，我是有经验的人，我结过两次婚，我知道我说的话有多少真实。”

“也许你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女人……”

“使我满意？那该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我得如何接触她呢？哪里有不会使人厌烦的女人呢？”

“看来你是想当一只母牛圈里的公牛啊，你就是这么个家伙！”她娇弱无力地笑着说。

“真主，真主，”他高兴得把手指捏得嘎吧嘎吧响，“过去是谁管我叫过公牛？……是我父亲，真主，求你赐福给他，我多么希望能够像他那样啊，女人只要到他手里，就都是那么温柔顺从，他一辈子一帆风顺，没有过任何烦恼，娶妻子，婚姻如意，讲爱情，情场顺心，但愿我能够像他那样……”

“他多大岁数了？”

“算来他有五十五岁了，可是比年轻人还强壮。”

“年岁倒不算大，愿真主赐给他健康。”

“你知道，我父亲可是那些风流女人的心上人，这个时候难保他不在你们家里。”

她把一块骨头扔给一只在她脚前咪咪叫着的小猫，然后笑着说：

"我离开那个家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我有自己的家，我已经成了女主人。"

"真的？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呢，这么说你已经脱离歌舞团了？"

"是的，你现在是跟一位地道的女主人谈话。"

他愉快放声大笑起来，然后他说：

"那好，你干了这杯，我也干了这杯，真主怜悯我们啦。"

他心里有一种诱惑力，这种气氛中也有一种诱惑力，但是究竟哪个是本质，哪个是反应呢？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死物都有了生命：盆里的花草发出微醉的呻吟，各个角落在窃窃私语，天空用星星的惺忪眼睛望着地面，在相互交谈。他同他的情妇交换着一种信息，泄露出隐藏在这种气氛中的秘密，这种气氛中充满了可见和不可见的光辉，它照亮他的心，照眩他的眼睛。这个世界里有一种东西在不住手地胳肢人，使你放声大笑。时间像青春一样地飞驰过去，他的仪态、言语和行动以及其他一切，都引得所有的人发笑，好象把喧闹的酵母菌分散到了各个桌子中间不甘严肃的面孔上。从远处传来的钢琴声几乎被淹没在电车轮子的隆隆声中。流浪的孩子们围在人们周围拾捡烟头，吵吵闹闹，好象一群嗡嗡的苍蝇。黑夜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上空扎下营房，安居下来。你仿佛在等待堂倌来问：您是不是喝醉了无处可去？你不能忽略这一点，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愿马莉娅跪在你的面前，低声说："我只要有一间屋子容身，在那里听从你的指示就够了，其余的房间随便你藏满心爱的女人。"但愿校长每天早晨拍拍你的肩膀说："你父亲好吗，孩子！"但愿政府在汉姆扎

维的铺子和奥利亚的住宅前面新开辟一条马路；但愿宰努白对你说："我要丢开我的姘夫投入你的怀抱！"假如这些都实现了，人们一定会在星期五的聚礼之后互相拥抱亲吻。至于今天晚上的乐趣，那就是你坐在一张大沙发上，让宰努白赤裸裸地在你面前跳舞，那时你可以尽情欣赏她肚脐上面的那颗美丽的黑痣……

"你那颗可爱的黑痣怎么样了？"他指着她的肚子笑着问。

"它要吻你的手……"她笑着说。

"你看周围这些人，不是坏蛋就是坏蛋的儿子，所有的醉鬼都一样。"他两眼茫然地望着周围说。

"我们走吧，我的头都晕啦！"

"但愿你晕得忘掉你的姘夫！"

"哎哟，假如有一天他知道了我们的事，他会用小胡子尖扎死你的。"

"他是个留着小胡子的文明人么？"

"嗯，是个文明人！"她说，接着她放开声音哼起来：

巴尔胡姆呀，巴尔胡姆……

"轻一点，当心有人看到我们……"

"谁看我们呀，瞎鬼！你看这儿还有几个人了。"

"酒就是使人疯狂的女人！"他抚摩着自己的肚子喘着粗气说。

"你妈才是使人疯狂的女人！"

"我们走吧！"

"到哪儿去？"

"这方面你比我经验丰富，我们信脚走吧。"

“信脚走路，不会走错路吗？”

“无论如何信脚走路总比让混乱的脑子支配走路可靠。”

“你得考虑一下……”

“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安排我们的事情，”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打断她说，“今天夜里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走吧。”

二十六

住宅都已经拉上窗帘，马路上一片寂静，只剩下吹荡着的微风和朦胧的灯光，气氛已经冷下来，沉寂展开翅膀独自显示着威风。如果旅馆的主人拒不接纳你，把你看作是到处散布细菌的瘟疫一样，那么旅馆对你有什么用处呢？在那里，你只会遭到卑视，而找不到藏身之所。一对情人相会总得有一张床铺，怎么能信步游荡呢。看，这个马车夫抬起昏昏欲睡的脑袋，笑眯眯地望着你，对这位半夜里带着一个女人不知向何处去的客人表现出同情的神色。

“到哪儿去呢？”

“听您吩咐！”车夫微笑着回答。

“我没问你！”亚辛对车夫说。

“不管怎么说，我是听您吩咐的，”车夫说。

“你不要问我，还是问你自己吧，”宰努白说，“你为什么喝醉以前不考虑好……”

看到两个人站在马车前面的那副样子，车夫有了勇气，他接着说：

“到尼罗河去吧！那里最好不过的地方，要不要我把二位送

到尼罗河边去？”

“你是车夫还是船家？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尼罗河边去干什么？”

“那里又黑又僻静！”车夫劝诱地说。

“也是适合行抢的地方！”

“那可不能去！”宰努白害怕地说，“我的耳环、项链和手镯都是赤金的！”

“眼下太平无事，”车夫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说，“每天夜里我都要送几位你们这样的好人到那儿去，全是称心如意地回来的。”

“你不要提尼罗河吧，一提那里我就浑身发抖，”宰努白生气地说。

“别发抖，愿真主保佑您。”

亚辛登上马车在宰努白旁边坐下，高声对车夫说：

“你有话跟我说，她跟你有什么相干。”

“是，老爷，我是您的仆人。”

“今天夜里什么事都这样麻烦。”

“真主保佑您解脱麻烦，您如果愿意的话，咱们找个旅馆去吧。”

“我们跟三家旅馆吵过了，是三家还是四家，宰努白？要不就再试一家吧，”亚辛说。

“那么还是上尼罗河边去吧！”

“不行！我戴的是金首饰，混帐东西！”宰努白怒冲冲地叫道。

“再说，尼罗河边上也没有地方呀！”亚辛说，同时把两只小腿搁到后边座位上。

“那里没地方，您就在马车上。”车夫说。

“你们俩是成心气我怎么的?”宰努白恼火地喝道。

“对，对，”亚辛捻着他的小胡髭说，“马车上当然不合适，我决不能像小孩子似的玩这种把戏，你听着……”

车夫竖起耳朵听着，亚辛用命令的语气高声吩咐：

“上向往宫！”

马车轧轧地响起来，走进黑暗中。除了星光以外，再没有任何亲切的东西，他似乎看到遥远的天际闪现出一种不祥的阴影，但是不一会儿，他就把这忘掉了，仿佛难于记忆似的，这是他由于醉意而丧失了意志。这时，快乐的女伴不放心地问他，要到向往宫谁家去?他回答说到死去母亲的家里去，那所房子注定是供人用来过肉欲生活的，母亲死后，那所房子里曾一度停止了肉欲生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在那里迷恋地接待了马莉娅的母亲和马莉娅，今夜他又要在那里搂抱这个阔别已久的旧相好。醉鬼，你的妻子怎样了?她正在熟睡……难道什么也不需要考虑吗?……放心吧，你是同一个没有什么可顾忌的男人在一起。不要在闪烁的星光下表现出胆怯的神情吧，快把“将爱情给我吧，夜女郎!”这支歌唱给我听!

“后半夜我到哪儿去呢?”

“你要上哪儿我就送你到哪儿去!”

“那地方你绝对去不了……”

“是海外的巴黎，还是……”

“假如不是我怕他，那……”

“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忘记了……”她把头向后一扬，说。

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加马利亚，咖啡馆都已经上门。马车停在向往宫的胡同口上，亚辛打着嗝下了马车，宰努白跟在后面抓

住他的胳膊，两个人小心翼翼而又不住摇晃地向前走去，身后传来马车夫的咳嗽声和向驶开的马车那边走去的更夫的鞋子踢踏声。她说，这条路太难走了。他说，可是家里很舒适。他还告诉她，用不着担心。她提醒他，他的妻子就在他们要去的那所房子里，可是没有用。其实她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提醒他。她在黑暗中愚蠢地笑了。上楼梯的时候，她有两次几乎跌倒，来到他那套房间的门前时，两个人全都气喘吁吁了。眼前的可怕情景，使他们俩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感情清醒了一下。她轻轻地捶了他一下，使他从失神中清醒过来。他悄悄地转动了一下插到锁眼里的钥匙，然后十分小心地推开了门。他在黑暗中寻找到宰努白的耳朵，附在耳上低声告诉她把鞋子脱掉，他也同样脱掉了鞋子。接着，他走在她前面一步，让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向迎面的客厅走去，他推开房门走进去，她在后面跟着他。两个人同时愉快地舒了一口气，回手关上了门。他把她领到长沙发前面，一起坐下。她不高兴地说：

"太黑了，我最不喜欢黑暗。"

"一会儿就习惯了。"他说，同时把鞋子放在沙发下面。

"我的头都晕了……"

"现在才感到头晕吗？"

他没注意她怎样回答，突然站起来低声慌恐地说：

"我忘记关外面的门了……"

他伸手刚要摘帽子，又大声说：

"我把帽子也忘掉了，你说是丢在马车上了还是丢在图发毕央了？"

"帽子丢就丢了吧，先去把外面的门关上要紧，蠢东西。"

他悄悄地走回堂屋，十分谨慎地把外面的门关好。向回走

时，他突然产生一个诱人的想法，他伸出手向前摸索着，以免碰到餐桌旁边的椅子，向墙上的三角架走去，然后拿起半瓶白兰地回到客厅来。他把瓶子放在她的怀里，说：

“我给你带来了万灵药。”

“酒？”她用手摸着酒瓶子说，“别喝啦，难道你非喝得往外流不可吗？”

“喝一口定定神，我们太累了。”

他又喝起来，直到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疯狂变成了一种享受。眼前一片大海沸腾起来，浪涛起伏不定，漩涡一刻也不停地旋转。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似乎有许多张嘴，在黑暗中说着调情的话。她发出一阵淫荡的笑声，好象市场上的喧嚣声一样，接着又唱起歌来，酒瓶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对他发出警告，可是他一心只想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也顾不得了。他忘记了时间的长短。这时，黑暗忽然活动起来，房中似乎射进来一道白光，但是闭着眼的人是注意不到这种情况的。他被一种声音和活动惊醒过来，好比一个人在美梦中刚要伸手去取新的美味，突然被惊醒了一样。他睁开眼睛，只见墙上有一片光亮和一个黑影在晃动，他一回头，看见马莉娅举着灯站在门口，她的脸色阴沉，眼睛里冒着怒火。两个人倒在沙发上，一个人站在门口，就这样愕然地对看了很久，一方面是惊慌失措，另一方面是怒火冲天。后来，再不能沉默下去了。辛努白慌乱异常，张开嘴要说话，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接着她忍不住突然失声笑出来，她连忙用手捂住了脸。这时，亚辛用威严的语气喝斥她说：

“笑什么，这是在体面人家里。”

马莉娅显然要说话，可是也许是想不起说什么，也许是气得

说不出话而没有说出来。亚辛信口胡诌地对她说：

"我看到这位'太太'醉得很厉害，就把她带回来，想等她醒过来……"

"不，你看得出来，是他喝醉了硬把我拉来的，"宰努白不甘沉默地反驳说。

马莉娅作了一个吓人的动作，仿佛要用灯掷他们俩似的，亚辛横起两臂戒备地望着她。但是，她感到进攻有危险，赶紧后退一步，把灯放在茶几上，气得咬牙切齿。接着她开口了，声音颤抖着，而且非常干硬、粗卤，表现出她的怨恨和忿怒：

"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坏蛋，魔鬼的儿子，你竟在我的家里搞起这种勾当来了。"

她用打雷一样的声音诅咒他，用最难听的话谩骂他；她高声叫喊，声闻墙外。她起誓发愿，一定要让众人知道这件事，她高声呼唤街坊四邻，想把睡觉的人们唤起来看他的丑事。亚辛想尽办法威胁她，要她住口，他向她挥手，怒目以视，最后又粗暴地呵斥她，等到这一切方法全都无效以后，他就气狠狠地站起来，迈开大步奔向她去，恨不得一步到她跟前。他不顾一切地伸手捂住她的嘴，但是，她像吃了亏的猫似的，对着他的脸嗥叫，并且用脚踢他的肚子，他又气又疼地皱起面孔，晃晃悠悠地向后退了两步，接着像一堵墙似地倒在了地上。宰努白尖叫起来，马莉娅咒骂着奔向她，右手抓住她的头发，左手掐住她的脖子，一边谩骂，诅咒，一边把唾沫吐在她的脸上。亚辛很快又站了起来，他使劲摇了摇头，仿佛要赶走醉意似的，然后他对准把宰努白压在身下的马莉娅的脊背，狠狠地给了一拳，马莉娅喊叫一声仓皇地退了回去。他气极了，不管妻子多么激动，连连打了她几下。她躲到餐桌的另一边，脱下脚上的拖鞋朝他扔去，正好打在他的胸

口上，于是他追她逃，两个人在堂屋里转起来。他大声喊嚷："你给我滚蛋，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这时有人在敲门，住在二楼的一个邻居女人的声音喊道："马莉娅太太，马莉娅太太……"亚辛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马莉娅去开了门，用震响整个楼梯的声音喊道：

"来吧，您到屋里看看。您说说，您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吗？把一个婊子弄到家里来喝酒胡闹，您进来吧，您来看看。"

"您冷静一些，马莉娅太太，"邻居女人难为情地说，"您跟我去吧，有什么话明天早晨再说。"

"你跟她走吧！"亚辛不在乎地喊道，"你没有权利待在我的家里。"

"坏蛋，浑帐东西，"马莉娅冲着他的脸喊叫，"你竟把婊子带到家里来了。"

"你是婊子，你跟你妈都是婊子，"亚辛用拳头捶着墙说。

"好，你骂我妈，骂去见真主的故去的人。"

"你是婊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个英国鬼子的事情吗？都怪我当初不听那些好心人的劝告。"

"我是你的正式太太，我是你头上的王冠，我比你妈，比你们一家人都尊贵。你问问你自己，如果你明知道我是个婊子，还偏要把我娶到家里来，那不是甘心情愿当乌龟吗。"接着她向客厅一指："你就娶这个女人吧，她跟你这种下流坯正般配。"

"住口，你再说她我要你的命！"

但是她仍然大吵大嚷，怒骂不休，以致那个邻居女人不得不走进来，把两个人劝开。邻居女人抚着她的肩膀劝她跟她去，到明天早晨再说。亚辛气咻咻地大喊着说：

"拿着你的衣服滚出去，不要见我！你不是我的老婆，我也不

认识你，只要我在家，你就不用想回来。”

他走向客厅，推开门进去，随手砰地一声关上门，震得墙壁发出回音。然后，他擦着前额上的汗，向长沙发走去。宰努白低声说：

“我怕……”

“少废话！你怕什么？”他粗暴地嚷了一句，然后高声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我怎么这样糊涂，听你的跑到这儿来了，”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少废话，既然已经这样就这样去吧，我什么事也不后悔……唉……”

两个人听到门外面传来七嘴八舌的声音，说明有许多邻居女人围着忿怒的妻子。只听到马莉娅哭诉说：

“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能把一个婊子从马路上领到老婆家里来吗？他们俩又笑又唱，把我都吵醒了。凭真主起誓，他们醉得那样迷迷糊糊、毫无羞耻地唱，你们说，这是正经人家还是妓院？”

“你难道真的打算收拾起衣服离开自己的家吗？”一个邻居女人反对地说，“这是你的家，马莉娅太太，你不能离开，你应该把那个女人赶走。”

“这不是我的家了，他已经不要我了，”马莉娅大声说。

“他那不是真话，”另一个邻居女人说，“你先到我那儿去，有什么话明天早晨再说。不管这件事情怎么样，亚辛先生总是个好人，是好人家的子弟，求真主诅咒那些魔鬼。来吧，姑娘，不要难过了。”

“用不着再说了，也用不着再跟他讲理，”马莉娅嚷叫说，“这

个坏蛋、下流坯，活不到明天早晨的。”

接着，一阵脚步声渐渐走远，只还听到模模糊糊的人声，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接着砰地一声外面的门关上了。亚辛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仰面朝天地躺下来。

二十七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晨光已经充满了卧室，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酩酊大醉以后醒来，但是他的脑袋却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沉重。他不经意地一扭头，看到宰努白正在他的身边沉睡，这时，昨夜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都想起来了。宰努白睡在马莉娅的床上，马莉娅呢？在邻居家，这不是一件丢丑的事情吗？在任何地方这也是丑事。他怎么一步竟跳进这样的深渊里去了呢？这时候，不论气恼还是懊悔都不再有任何用处，现在这些都已成了事实，什么都能改变，只是改变不了昨天。把她叫醒吗？为什么要叫她呢？让她睡吧，随便她睡到什么时候，反正她得待在这里，天黑以前她是不能离开这套房间的。他必须恢复自己的全部精力，以应付难过的今天。他撩开身上的薄被，伸腿下了地，迈开沉重的脚步，往外走去；他的头发蓬散着，眼泡子发肿，两眼通红。他在堂屋里用牛鸣般的声音打了一个呵欠，然后瞅着敞开着的会客室的房门叹了一口气。接着，由于头沉，他唉声叹气地垂下了眼皮，往洗澡间走去。的确，他眼前面临着难熬的一天，马莉娅在邻居家里，另一个女人占据了她的床。天已经大亮了，他还没隐藏自己的罪迹，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他应该在上床以前把这些罪迹扫清，他怎么忽略了必须做的事情呢？是什么迷住了他的心

窍呢?还有,是什么时候,他怎样把她从会客室带到卧室里去的呢?他一点也不记得了,甚至连什么时候、怎样睡着的全不知道了,总之,这是一件无可比拟的天下丑事。夜晚是无辜的,它却由于受到玷污而变得沉重,就如同他的脑袋由于忧虑和疼痛而感到沉重一样……但是,这并不奇怪,这套房间早就住过现丑的魔鬼,亡故的母亲把它们遗留下来了,母亲死了,儿子还在,那么就让儿子作为人们的笑料和街坊邻居的话柄吧,明天这个消息会传到两宫之间,或者更远的地方去,这是一个最糟糕最下流的倒霉事,但愿他用来沐浴的清水能够洗掉这颗心灵上的邪恶记忆!谁知道,也许你从窗户往外看一眼,就会发现你的门前有一场灾祸等待着赶走你妻子,并占据了她的地位的这个女人。不,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出去,至于马莉娅,我已经把她休了,我已经把她休了…你想要怎样呢,她的母亲尸骨未寒,人们会怎样谈论你呢?!骗子?他迫切需要一杯咖啡刺激刺激自己的知觉,于是他离开洗澡间到厨房去了。路过洗澡间和厨房中间的走廊时,他瞥了一眼堂屋里的三角架,立即想起了倒在会客室里的那瓶法国白兰地,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又想到地毯是否会被毁坏,接着,他又遗憾又解嘲地想起来,这套房间里的家具什物已经不再是他的财产,将要归它们的女主人所有了。几分钟以后,他端了一个装着半杯咖啡的杯子回到卧室里来,这时,他看到宰努白坐在床上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对他说:

“多美的早晨,今天我们该到警察所里费唾沫去了吧。”

他呷了一口咖啡,从杯子上面看着她,然后对她说:

“你说两句吉利话恳求明智的真主开恩吧!”

“你瞧你搞出来的这些事!”她挥着手,胳膊上的金镯子发出当当的响声。

“又是上法庭，对不对?”他在床边上，靠着她那两只伸着的腿坐了下来，不高兴地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说两句吉利话祷告明智的真主开恩吧!”

“你毁坏了我的家庭，只有真主知道，那里现在还不定有什么麻烦等着我呢!……”她用脚踝蹭着他的脊椎骨，唉声叹气地说。

他撩起长衫来，把一只腿放在另一只腿的膝盖上，露出了长满黑汗毛的肌肉。他说：

“你会失去那个姘夫?去他的吧！要比起我休老婆来那还算得了什么!其实是你毁坏了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已经被拆散了!”

“昨天夜里真倒霉，闹得我连脸和屁股都分不清了，那个吵闹的声音一直在我脑袋里嗡嗡。”她好象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也怪我，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听从你。”

他想她虽然口头上抱怨，而心里一定很高兴，也就是说，她这样抱怨只是伪装，他在乌兹毕克亚不是看见过那些女人用为了自己而发生的流血斗殴的事向人夸耀吗?!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发脾气，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使他到了失望的地步。为了处理这些事情，他已经不再激动。他禁不住笑着说：

“这场恶毒的灾难倒很可笑!你笑吧、你拆毁了我的家，可是你却占有了它，起来吧，安排一下你自己的事情，你得在这儿多待一个时间等到天黑，天不黑你是不能走出这所房子的。”

“要倒霉!我成了女囚犯了!你老婆哪儿去了?”

“她不是我老婆啦。”

“她哪儿去了?”

“如果我猜的不错，她一定是到民事法庭去了!”

“我怕她在我出去的时候攻击我。”

“你怕？我的天！昨天夜里她那么凶，你还是那么诡诈调皮，一点也不示弱，祖贝达的外甥女！”

她笑了好一会儿，仿佛是接受了对她的这种说法，同时也有些得意。接着，她把手伸向咖啡杯，接过来喝了一口，又递给了他。她问：

“现在怎样了？”

“你不是看到了，我并不比你知道的多，但是，我可害怕昨天夜里那样，把这些事情当着人公开出来！”

“你不用担心这个，”她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说：“没有一个男人不是装模作样，心窝里藏着几件天大的丑事！”

“话虽然这么说，丢丑终归是丢丑，你想想看，争吵、嚎叫、休老婆，到早晨叫人们看着像什么？你再想想看，邻居们跑到我房前，把什么都看在眼里，这算什么事？”

“这都是她开始闹起来的！”她皱着眉头说。

他禁不住冷笑一声，她坚持地接着说：

“假如她是个头脑清醒的女人，满可以巧妙地把这些事情办好，马路上的陌生人还要原谅吵闹的醉鬼呢！她却弄得自己离了婚。你还记得你都说她什么话了吗？妓女，你和你妈都是妓女，还有什么英国兵？是不是？”

现在她只记得这些话吗？他用忿怒的眼光询问地凝视着她，她怎么会把这些字眼记得这么牢。他不高兴地嘟哝说：

“我是气极了，不知道自己都说过什么话！”

“你是发烧说的？”

“你才发烧呢！”

“你不是说英国兵吗？你是从芬希酒吧里把她接出来的？”

“求真主饶恕，她是良家妇女、是我家的老邻居，我真不该发

那么大脾气胡说她。”

“要不是发那么大的脾气还揭不开这个秘密呢！”

“凭你姨妈的生命起誓，我们还是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吧！”

“你看她把我的头发揪得这个样子，快告诉我英国兵是怎么回事吧。”

“我说了，那是气话，再没有别的……”他愤怒地大声说。

“你还护庇她吗？”她讥诮地哼了一声说：“那你去把她接回来吧！”

“一点也不害羞的铁心人，真该诅咒！”

她下了床奔镜子走去，拿起马莉娅的梳子来，匆匆梳着自己的头发，问道：

“假如那个人跟我断绝关系怎么办？”

“你就跟他说‘再见’吧，我家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你说的倒满轻巧，我们正在考虑正式结婚呢！”

“结婚！你没看到昨天夜里的情况吗？怎么还想结婚？”

“你不了解我，”她机智地说：“我已经厌烦这种姘姘靠靠的生活啦，这真是堕落生活、像我这样的人要是跟谁结婚，我一定会为他安排最好的家庭生活！”

看，她拿谁当混蛋？她在歌舞团里只不过是一个女琵琶手，她已经年近三十了，在玩乐场中的生活今后也只有走下坡路，所以她才迫切希望结婚。她是不是拿这种话来引逗你呢？她是个多么有趣的女魔鬼呀？！我不否认，我需要她，我的心身都特别需要她，昨天夜里我为她丢丑就证明这一点。

“你爱他吗？”

“我要爱他，现在还会到这儿来作女囚犯？”她好象生气地说。

尽管他还怀疑她是否出于真心，可他却打心里高兴。是的，他既然看不到她心里的诚意，那么就看她表现出来的不容怀疑的偏爱吧！

“我太需要你了，宰努白！为了你，我干出了不顾后果的疯狂事，从老早以来，你就属于我，我就属于你了！”

他们全都沉默了，她好象还在等着，他说更多爱慕的话，但是，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她问：

“你以为我能够不立刻跟那个人断绝来往？我可不是那种同时跟两个男人的女人！”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碉堡区的一个商人，叫穆罕默德·格尔利。”

“他有妻子吗？”

“都有好几个儿子了，可是他很有钱！”

“他答应跟你结婚啦？”

“他一直这样引诱我，可是我一直也没拿定主意；因为他既有老婆，又有好几个儿子，难免有许多麻烦！”

她那两只美丽的眼睛使他上了她的圈套。

“那么说，我们俩恢复旧关系不好吗？无论如何我也不是穷光蛋。”

“我不考虑你的财产，我只是厌恶那种扎姘头的非法生活！”

“当真是这样？”

“是否当真这是我要问你的话！”

“那你就说个明白吧！”

“我说得够明白的了。”

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袭击！是的，这个袭击第一次在笑容中显现出来。但是，他要她，他不能同样回击她。他沉默了一会

儿以后说：

“不瞒你说，我总把结婚看作是不祥的事！”

“可是我却把靠男人当作不祥的事！”

“昨天你还不是这样！”

“昨天你还在妻子的手里，今天和昨天不同了！”

“我们见面并没有多大困难，同时你也不能忽略这一点，我们俩来往多久我也不会丢弃你！”

“过去的事可以证明你说的是否真心话！”她愤怒地大声说。

“一个人学到知识不能不付出代价……”他用郑重的口吻掩饰着自己纷乱的心绪说。

“我不爱听这些话！哼，你们这些男人！”

你们这些女人呢，难道就不该哼一声了吗？祖贝达的外甥女，你饶了我吧！深更半夜醉醺醺地跑到人家家里来，到天亮又讨厌姘人通奸了。也许她正在心里说：既然他的第二房老婆是个妓女，为什么我就不能作他的第三房老婆！亚辛君住了，难道你忘记外边等待你的难心事了吗？让那些难心事等着去吧！你可不能说错话失掉宰努白，就像昨天丢掉马莉娅那样！你丢掉马莉娅了吗？！现在，我的罪过可以得到谅解了吧，兄弟！他安静地说：

“咱们的关系再不能割断了！”

“割断不割断在你！”

“我们要多见几次面，多考虑考虑！”

“在我来说不需要再考虑了！”

“你依着我行，我依着你也行。”

“我决不依着你！”

她隐藏着微笑，不让他看见，走出了卧室。他用诧异的目光

瞧了一眼。她那弯曲的脊背。是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很陌生，马莉娅哪儿去了？无论如何，她总是个孤零零的女人。他的心再也得不到安乐和平静了，明天他得到两宫之间、后天得到民事法庭去打听。近几天来，他们俩接连不断地争吵了几次，她曾经公开地对他说："我厌恶你，我厌恶你的生活。"显然是我生来就不适合过夫妻生活，我祖父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据说，我们一家人中只有我最像他。尽管如此，这个疯狂的女人却偏要嫁给我。

二十八

当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走过通向水上住宅的木浮桥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他拉过铃，不一会，门开了，宰努白穿着一件白绸连衣裙，婀娜的身躯由透明的绸子里显露出来。她一看见他就大声喊道：

"欢迎，欢迎！你说吧，你昨天怎么啦？大概你来了拽过门铃，因为没有人答应，站了一会儿又走了。"接着她笑了起来，"你心里不安了吧？你说吧，你怎么办了？"

尽管他的态度还很文雅，香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但是，他的脸绷得很紧，他的两眼一动不动，眸子反映出不高兴的光芒来！他问：

"昨天你到哪儿去了？"

她在他前面走进起居室，他跟着她走到屋里临着尼罗河的两扇窗子中间。他没坐下，她却坐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椅子上，装作安静而沉着地微笑着。然后，她说：

"你知道，我昨天出门买东西，在路上碰见歌女亚斯米娜，她请我到她家去了。在那里，她不肯放我走，我也没办法，后来她强留我在她那儿住了一夜，我自从搬到这所水上住宅来，光听人说起她，却一直没有见着她，她责备我不讲交情。她问我使我忘掉了邻居和同伴的这个男人有什么窍门！"

是谎言还是实话？难道我昨今两天真是无缘无故地折磨自己了么？他没有平白无故地赚过一个披亚斯特，也没有平白无故地赔过一个披亚斯特，那么，他怎么能平白无故地受那种可怕的痛苦的折磨？世道险诈，……但是，对这个沾染了灰尘的世界他已有了准备，如果可以把这个女魔鬼的话当作实话，那就拿它当作实话吧，尽管这样会使他丢掉老命。难道现在他还必须坚定自己的意志吗？慢着……

"你什么时候回到水上住宅来的？"

她抬起小腿，平放在椅子上，两眼望着自己那双有白蔷薇花的拖鞋和染着指甲油的脚趾。她说

"你能不能先坐下，摘下帽子来，让我看看你的中分发？我是上午回来的，老爷！"

"说谎！"

这个充满失望和气恼的声音像子弹一样从他嘴里冲了出来，接着，他没容她张嘴气哼哼地继续说：

"你说谎，你既不是上午回来的，也不是下午回来的，今天白天我到这儿来了两趟都没见着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乎是顺从又似乎是暴躁地说：

"是的，我是傍晚才回来的，回来才刚刚半小时，要不是我发现你眼神不对，无缘无故地不高兴了，根本用不着说谎话，我是想叫你高兴起来才这么说的。是的，今天早晨亚斯米娜恳求我

和她一起上市场，她听说我跟我姨母脱离了关系后，就要我参加她的歌舞团，让我到某些婚礼晚会上去替她演出。我当然是不同意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决不会同意我跟着歌舞团到外面去，半夜才能回来。我的意思是说，我和她一起待到黄昏，因为我知道晚上九点钟以前你决不会来，这就是全部过程。坐下吧，赞颂穆圣。"

这个过程是真的还是捏造的？假如你的朋友们看到你这种处境又该如何？命运和你开了一个多么厉害的玩笑，我为了点滴的快乐姑息了自己的意志薄弱，因为自从她把这种快乐施舍给你以来就没妨害过它。就这样，你在女琵琶手面前自甘卑贱了，哪一天，她叫你为她花了钱，她才在欢乐的时候把快乐送给你，然后再有礼貌地默默离开你，这是快乐，还是火狱的火焰在烧烤？

"你说的是亚斯米娜？她并不是住在瓦格山，我要向她打听这个过程的真相。"

"随你问去吧！"她表现出不痛快又不在乎的神色，挥着手说。

"今天晚上我就要去问她，"他突然克制不住自己的暴怒和气恼，强硬地说，"现在我就到她那儿去，我满足了你的一切要求，你也应当尊重我的全部权利！"

"慢着，"她也生了气，恼火地说，"你不要当面这样指责我，到现在为止，我对你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什么事情都得有个限度。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你要睁开你的眼睛！你赞颂穆圣吧！"

"你就用这种口吻对我说话吗？"他惶惑地问。

"是的，因为你总是这种口吻对我说话！"

"我应该那样！"他用手抓紧了手杖把，大喊着说："是我让你

成为女主人的，是我为你准备下连祖贝达都要羡慕的生活！”

他的话更激怒了她。她变得像个急躁的母狮子一样，大声喊道：

“是真主让我成为女主人的，不是你，是你百般地恳求以后，我才同意过这种生活的，你忘记了吗？我既不是俘虏，也不是你的女奴隶，查问，对质！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你是花钱买了我吗？你不喜欢我这种生活方式，咱们可以各走各的路！”

创造天地的真主！难道搔痒的指甲就这样变成猛兽的爪子了么？如果你怀疑昨天夜里的事，那你就琢磨一下这个无耻的口吻吧，她是尼姆鲁代一样的暴君，她用残虐手段折磨你，你应该饮下这杯苦酒，直到你醉倒，你应该容忍这个侮辱，直到它消失，现在你怎么答话呢？用你的最大嗓门对着她的脸喊：我把你从马路上弄回来，你还给我滚到那儿去！喊吧，喊吧，什么东西在阻碍你？真主诅咒阻碍你喊叫的东西，心的背叛比其他的背叛要恶毒一千倍，这就是你曾听见过，你曾嘲笑过的那种人心的无耻卑鄙，我特别厌恶我的心，因为它爱她。

“你要把我轰出去吗？”

“如果说这种生活实际上是要把我像个奴隶似的拘留在这里，你一高兴就责备我一顿，那么，咱们俩最好还是结束了吧！”她用同样愤怒的口吻喊着说。

她扭过脸去背对着他，他似乎是走了神，以不自然的安静神态端详着她的背后和脖颈。他向真主祈求最大的幸福，毫不顾惜地放弃她吧，她是你的耻辱，她使你愤怒。但是，当你回到这个地方来时，看不到她的踪影，你忍受得了吗？

“我并不特别相信你的人格，但是，我想不到你竟会忘恩负义地走到这条路上去！”

“你要我做一块没有感情没有人格的石头！”

假如你知道的话，你比石头下贱得多！

“不，我要你做一个懂得善良、守本分、知道真正交情的人，……”

“我对你的心思远远超过你所想象的程度！”她的口吻由愤怒变成了怨恨和诉苦：“我为了到你愿意的地方来住，离开了自己的亲属和工作，甚至把一切委屈都隐忍下来，为怕你感到不安，我不愿意和你明讲，有人希望我跟他去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我对他们表示我不稀罕！”

难道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些我所估计不到的痛苦吗？他像受了伤似地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体面的人，他要跟我结婚，并且一再恳求我！”她注视着戴在她左胳膊上的金镯子说。

潮湿和炎热的空气使你感到憋闷，这个“蜘蛛精”正张开它的嘴要吞掉你，把蛛网隐藏在窗前的这幅美妙景色是多么动人啊！

“他是什么人？”

“你不认识的一个男人，随便你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吧！”

他往后退了一步，坐在两把椅子中间的那张大安乐椅上，把两只手交叉在手杖柄上问：

“他什么时候看见你的？你怎么知道他的想法的？”

“我在姨母那儿住的时候，他常见我。近来他每逢在路上遇见我就想跟我说话！但是，我装作不认识他，他就托我一个女朋友给我送信来表明了他的想法，故事经过就是这样！”

你的故事太多了！昨天我失掉你的时候只有一种痛苦在折

磨我，当时我还没理会到这些痛苦和麻烦，如果我办得到的话，我就放弃她，离开她；离开她是一个安全之策。人们以为死亡是最恶毒的灾难，真是个大错！

“我喜欢听坦率话，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要求！”

她神经质地甩了一下胳膊，用她那张似乎是骄傲的脸凝视着他，肯定地说：

“我跟你说了，我装作不认识他，你应当好好理解我的话。”

今夜你必须澄清心中的疑虑，应该把这些杀人的想法丢掉，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以免重演昨夜的故事。

“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哪个男人到这所水上住宅来过？”

“哪个男人？你说的是哪个男人？除了你，这所房子里就没进来过男人！”

“宰努白，我能够知道一切事情，什么事也瞒不了我，把一切大小事情全都告诉我吧，不论你做过什么事，我全能饶恕你！”

“如果你坚决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那咱们顶好分手！”她怒气冲冲地反驳说。

你还记得今天早晨看到的那只苍蝇落到蜘蛛网里的情况吗？

“好吧，现在让我问问你；昨天你见着这个男人了没有？”

“我已经告诉你我昨天到哪儿去了。”

他不由自己地呼哧呼哧喘了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我对什么东西也没有像对你的幸福那样珍视！”

“为什么你偏要这样不相信我？”她双手一拍仿佛把他的怀疑当成了大事似地说：“为了你，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牺牲了。”

这个歌声多么美妙啊！不幸的是，它可能不是由衷之声，好

象一个虽然溶身在幽怨的歌声里，但是心却被幸福和收获所陶醉的歌手一样。

“我求真主证明你的话，现在你告诉我，这个男人是谁？”

“你为什么这样关心他？我说过了，你不认识他，他是一个没有固定行业的商人，时常在阿里咖啡馆喝咖啡！”

“叫什么名字？”

“阿卜杜·塔瓦卜·亚辛，你认识他吗？”

你租下这所水上住宅只是为了欢度你的幸福时刻，可是你记得哪一会儿有过幸福呢？唉，世界！你记得什么都不关心的那个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吗？向祖贝达、加里莱和巴希查去打听打听他是什么样的人吧，毫无疑问，他决不是一个两鬓白发惶惑不安的人。

“这个人是精力充沛的魔鬼。”

“不，是个怀疑鬼，因为它无中生有……”

他用手杖尖顿着地板，加重语气说：

“我不愿意当瞎子。不行，什么也不能让我忽略自己的男子汉尊严，一句话，你昨天在外面过夜的事，我不能随随便便地放过去。”

“我们又说回头话了！”

“我们要说三遍、四遍，你不是小孩子，你是有理智的成熟女人，今天你就跟我谈谈那个男人吧！难道他真的引诱你，说要跟你结婚吗？”

“我知道，他不会欺骗我！”她骄傲地回答说：“因为他答应我，在跟我结婚以前决不跟我……”

“你希望结婚吗？”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她不高兴地皱起眉头，诧异地说：

“我奇怪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不嫌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为了免除你自我的苦恼，我再告诉你一回：‘为了尊重你，我装作不认识他这个人，也不理会他的要求！’”

他希望知道那个男人的年龄，但是不知道怎么张口问，是青年还是壮年，这是他从前不曾想过的东西。他迟疑了一下说：

“也许他是一个光会说些甜言蜜语的荒唐人！”

“他并不是小孩子，也有三十岁了！”

噢，比他小二十五岁。什么东西小了也不好，只有年龄例外。嫉妒会无情地杀死我。

“我假装不认识他，尽管他答应我的是我所希望的生活！”她接着说。

这个臭娘儿们！祖贝达都得好好跟你学学！

“真的？”

“让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

他又一次想起了蜘蛛和苍蝇的情形！

“真的？”

“是的，我要过合法的坦然生活，你认为我想的不对吗？”

你追问起她来了，可是现在你站在什么地位上呢？她是一个要驱逐你的女人，你怎么能幻想查问她？你的风烛余年将比现在更可耻。你理解她这句话暗示的是什么意思吗？太阳西下时激荡的浪涛是十分美丽的！她见他沉默了好半天不吭声，就又安静地说：

“你不会为这个生气的，无论如何，你总是一个敬畏真主的人，你不会为一个女人改变你所喜爱的教法，我不愿意做谁来谁骑的鞍子，我跟我姨母可不一样，我有一颗信仰真主的心，我害怕真主，我真心实意地决定脱离不合法的生活！”

他听了她的后一句话很惊慌，用一丝淡淡的微笑掩饰着愤怒来观察她，然后，他说：

“你从前没跟我谈过这个，直到前天，我们还不是过得挺好么？”

“我本来不知道怎样跟你谈心事……”

她暗示马上就要离开你了，好失望啊！我准备忘掉不吉利的昨夜，我宁愿忘掉自己的怨气和痛苦，来破除这个调皮的诡计。

“我们的生活本来是幸福美满的，难道你认为这样来往卑贱吗？”

“我没有感到卑贱，但是，我要寻找更美好的东西，合法不比非法更好吗？”

他绷着下嘴唇，作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微笑，然后轻声说：

“这件事情对我离得太远了！”

“怎么？”

“我有老婆，儿子娶了媳妇，女儿嫁了人，你看得见，这事是多么微妙啊。”接着，他用悲哀的语气说：“我们的生活还不是很幸福吗？”

“我没跟你说要你休掉老婆，丢弃儿女！”她暴躁地说，“娶几房老婆的人还不是很多！”

“我这个年龄结婚不适合了……”他悲哀地说：“我如果结婚，不是遭到轻视就要有人议论纷纷！”

“谁都知道你是个风流鬼，可你却一点也不在乎，要是真有意结婚的话，怎么倒对合法的婚姻怕起流言蜚语来了？”她讥讽地笑道。

“知道我的秘密的毕竟是少数人，尤其是我家的人丝毫也没有怀疑过我的事！”他惶惑不安地微笑着说。

"这是你以为，真实情况只有真主知道，人们的嘴还能守得住什么秘密！"她挑了挑描过的眉毛，接着又含怒地说："也许你认为我配不上你吧！"

求真主饶恕，女琵琶手宰努白把丈夫挑到枪尖上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宰努白！"

"你的真实感情隐藏不了多久，"她恶意地说："今天我不知道明天我还不知道么？既然你讨厌和我结婚，咱们就只好'散伙'了。"

你来是要驱逐那个人的，但是，她却要驱逐你。你不再问她昨天到哪儿去了，相反地她却让你在结婚或散伙中决定一条道路，你怎么办呢？为什么一动不动地待在这里？这是一颗不忠于你的心，宁愿让它把你的肉从骨头上剔下来，也不能放弃这个女琵琶手。除了这个折磨人的盲目爱情，除了年龄，再也没有别的障碍了，难道这种情况还不令人难过吗？

"你就这样估量我吗？"他责备地问。

"我不会估量那种把我当作一口唾沫一样地瞧不起的人！"

"我对你比对我自己还亲。"他安静而忧郁地说。

"这个话我听得多了……"

"这可是真情实话……"

"现在我要的是这句话的证据，不是空话！"

他忧郁而失望地合上了眼睛，不知道自己怎样接受；却也没有拒绝的能力，他对她的贪恋使他懊恼纷乱，他小声地说：

"你容我个时间，我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

"你要真爱我，决不会迟疑！"她阴险地微笑笑，安静地说。

"不是这个意思，"他急忙说，"我说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他给自己的话加注解似地摆动着手，尽管他还不明确她的

用意，她微笑着说。

"既然这样，我就踏踏实实地等着你！"

他感到一阵暂时的高兴，如同一个就要倒下的拳击者听到评判人发出不等终了就结束比赛的口令一样。他心里激起了一种解除痛苦、缓和不安的希望。他对她伸出手去，说：

"来吧，到我这边来！"

她在椅子上固执地往后一缩，说：

"要等到真主使我们有合法关系的时候……"

二十九

他离开水上住宅，在尼罗河畔的幽静马路上摸着黑往宰马立克浮桥走去。温柔的微风飘过来，吹着他那颗灼热的脑袋，吹着茂密交叉的树枝，枝叶轻轻摆动，发出低语般的飒飒声。一棵棵树在黑暗里看来好象是一些沙丘，或是朵朵黑云，每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就发现它们向他压过来，如同梦魇的忧虑压在他的胸口上一样。一道道白光从各个水上住宅的窗户里放出来，难道这些人家都没有忧虑吗？但是，任何忧虑都和你的忧虑不一样，自然死亡的人和自杀的人决不相同，不消说，你是属于自杀一类的。他继续往前走，在这种时间他最喜欢走路，藉以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并在到朋友们那里以前反复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在那里，他和他们在一起，要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不和他们商量就寸步难行。他虽然猜测出人们会说他些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也要在他们面前说出实情，他迫切希望和他们公开谈这件事，就像一个被汹涌的波涛席卷而去的溺水者渴望救助

一样。他没有忘记已答应了宰努白，同意和她结婚，他不否认自己对她的贪爱和眷恋是卑贱的感情，因此不能想象这种关系怎么能成为合法的婚姻关系，他也不能想象怎样把这个喜讯对家人、子女和所有的人说。尽管他想要把走路的时间拖长，但是他还是迈开大步、用手杖尖拄着土地急急忙忙地行走，仿佛急于要达到目的地似的，其实他并没有目的地。他遭到了这样的拒绝和轻慢，难道是因为没有接受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吗？但是，他自己知道，弱者已经落在网里了。他虽然步行在清新的空气中感到一些安适，却总还是思想混乱，知觉混乱。一些念头总是无秩序地敲击着他的脑袋，以至于使他都忍受不了啦，他觉得要是不给这件事情找出断然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错误隐藏起来，他也会发疯的。

在这黑暗里，他能够毫不迟疑、毫不惭愧地面对自己的良心，连成片的树枝使他看不见天，右边的田野埋葬着他的意志，左边的尼罗河流水，吞噬着他的感情。但是，你要留心光明，你要留心，当光圈罩住你的时候，你会像一辆走不动的马车一样在路上颠簸，惹得孩子们和好奇的人们看着笑你，那时，你的尊严、荣誉和身份就全都付诸流水了。他一直保持着两种人格，跟朋友和相好的人在一起时是一种人，而在家人和其他人面前却是另一种人。这后一种人格迫使他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并为自己保持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地位。他的奇想侵蚀着它，永恒的衰朽威胁着它。他看到了浮桥上明晃晃的灯笼，自忖道：到哪里去呢？不过，他更喜欢幽静和黑暗，所以经过浮桥直奔吉查路而去。亚辛！想起他来就使人害怕，你由于羞愧额头发热，为什么？他将最先了解你的情况。他会原谅你还是会骂你，侮辱你，你总是吆喝他，教训他，但是，你却在他面前犯下他从来没有犯

过的卑贱的过失！至于凯玛勒，从现在起你应该戴上一个厚面罩来见他，以掩盖你脸上的罪恶！海迪杰和阿依莎呢？她们俩会在肖卡特家畏怯地低下头去，宰努白是你们的庶母！这个喜讯是一个使人拍手笑的消息。你心里有许多嗜好，你到你的世界外面去发挥这些嗜好吧！难道真有一个黑暗的国土，远离开人们的视野，可以让你坦坦然然地去享受自己的卑贱吗？明天，你看看那个蜘蛛网吧，瞧瞧那只苍蝇还剩下什么了呢？他听到青蛙的鼓噪和蟋蟀的鸣声，这些小动物是多么幸福啊，你也变个昆虫吧，以便享受无边的幸福！在地球表面上没有你的幸福，除非是作为艾哈麦德"老爷"，今夜回到你的家人：艾米娜、凯玛勒、亚辛、海迪杰和阿依莎那里去，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对他们说出你的意图，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在和他们说明之后结婚。

慢着！你这样爱她，你还想放弃她吗？你从没像爱她一样地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但是——很遗憾——像你这样的年龄容易丧失理智！今夜你喝酒去吧，让朋友们把你抬起来，你是多么希望喝酒啊！就像你从象历元年①就没喝过酒一样。今年你尝到的痛苦足够抵消你这一生所享受的一切幸福了。

他用手杖尖拄着地面，站住了。他厌恶黑暗、安静和树木成行的马路，他的心在想念朋友们。他不是一个能够长时间的只身独处的人，他是集体中的一员，是整体中的一部分，那里可以解决他的疑难问题，就如同经常解决他的难题一样。他转过身来，向浮桥走去。这时，他感到一阵厌恶和恼怒，用被抱怨、痛苦和怒火撕碎了的奇怪声音说："她在外边待了一整夜，到哪里去

---

① 《古兰经》中的故事：也门王厄卜尔率骑象军欲拆毁麦加天房，真主派绿鸟衔硬石投掷骑象军，把它们砸成碎屑。恰好穆罕默德是在那一年降生，于是定这一年为象历元年。

了你都不知道。然后，你却同意和她结婚！”因心灵卑贱而感到沉痛的感情压在他身上，绞拧着他的心！说什么歌女亚斯米娜，女调皮鬼！她不定在哪个男人的怀里过了一夜，那个男人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放开她。她知道他到这儿来的时间，反而一直待在那个男人那里，这都说明什么问题？只说明他们相爱得使她忘记了时间，或者是你卑贱到了她在他那里也不在乎你的恼怒。受愚弄的家伙！有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能满意地和她商谈呢？你又怎么能和她说定要跟她结婚呢？啊，这是今生来世的莫大污点！好象你没感觉到你是由于苦恼重重地压在你的头上才同意这桩婚姻的，也仿佛你没感觉到作为一个家长，决定这样的婚姻就是玷污自己的子子孙孙的荣誉。人们会怎样谈论这桩显而易见的婚姻呢？想起你的妥协和懦弱来，恼怒、嫌恶、流血和流泪都还不够。现在，她一定躺在水上住宅里狠狠地笑你！也许她在和那个会耻笑你的男人接触以后连澡也没洗，就张着大嘴耻笑你。你应当立刻承认自己毫无志气，不要等到明天。你在朋友们之间公开暴露这种毫无志气吧，好听听他们的笑声。也许他们会为你解嘲：说你经历过一切事物，却没有享受过这种婚姻的幸福！祖贝达说：你不愿意在我家里当老爷，却情愿到我的女琵琶手家里去当王八！加里莱说：你不是我的哥哥，我也不配作你的妹妹！我走上了这条可怕的路，这个深沉的黑暗，这些古老的树木！我哭泣着在黑暗里奔跑，好象一个受了骗的小孩子，我不能容许这种卑贱，到明天竟变成对人残忍的事！她拒绝你！为什么？因为她厌恶非法的……非法的是她和他搞完连澡都不洗！你说实话吧，说她不愿意跟你。够了，这是多么难忍的痛苦啊！但是，它却是应尽的义务和作奴隶的礼节，好象一个因痛恨自己的某一种罪恶而在墙上碰破脑袋的人一样。穆特瓦里·阿卜杜·萨

马德谢赫以为我博学多闻，你看，我是多么无知！他走回宰马立克浮桥奔阿姆贝巴大街走去。他迈着坚定果断的步伐，决定要洗清自己的耻辱，他越感觉痛苦，就越加使劲儿用手杖敲地，好象用三条腿走路一般。

他看到了水上住宅，住宅的窗户里放出白光，他激动得越发厉害了，不过，他暗中又坚定了一下自己的信心，以自己的男子气和自尊心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感情，他在确定了自己的主张以后，又加强了一下自己的信念。他下了台阶，过了水浮桥，然后用手杖尖敲门，连续使劲敲，直到听见一个声音惊慌地问：

"谁敲门？"

"我……"他大声回答。

门开了，露出一张惊讶的脸来，她给他让开了路，嘟囔着说"好哇"。他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转过身来瞅着她，她诧异地走近他，直到站在他的对面，才开始不安地观察他那张绷紧了的脸。她问：

"但愿没发生什么事，你怎么回来了？"

"感谢真主，"他用令人不安的安静口吻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好！"

她纳闷地看着他，一声不吭。他继续说：

"我来是要告诉你，你不要惦记着我刚才说的话了，这件事情只不过是开个无耻的玩笑！"

她的身子失望地瘫在那里，脸上现出愤怒和不满神情，大声喊道：

"无耻的玩笑！你怎么连无耻的玩笑和对你有重大关系的正经话都分不开了？"

"你跟我说话最好还是保持着必要的礼貌！"他越发绷紧了

脸说："像你这样女人只配在我家里当个仆人，混碗饭吃。"

"你回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些话吗?"她凝视着他的脸，大声说："为什么你早不说?你为什么甜言蜜语地温存我，哄骗我?你为什么要向我求爱？难道你以为这些话能吓住我吗？我决不容许你开无聊的玩笑。"

他气汹汹地摆着手，制止她说话，接着，他喊着说：

"我回来是要告诉你，跟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结婚是一种耻辱，会玷污我的人格，所以那种话顶多只能是一种爱恶作剧的人常开的玩笑，你的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些，所以不喜欢跟我，那么，我也犯不上要你这个狂浪的女人。"

她听着，愤怒的火焰从瞳人里飞迸出来，不过她却没有任着性子去发火，也许他那愤怒的样子使她害怕了，而且估计到了后果，她用比刚才缓和些的语气说：

"我并没有强迫你跟我结婚，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全告诉你了，任凭你自己选择，现在你答应了又要反悔，也随你便，犯不上骂我，侮辱我，咱们好离好散，各走各的路好了!"

她竭力追求你，目的能是最终散伙吗？她既然为了争取和你作夫妻而紧紧地抓住你，难道这种情形还能是她最幸福的处境吗？

"当然要各走各的路，但是，我要公开地告诉你我对你的意见，然后才能走。我不否认，是我找上你的，也许我贪爱脏东西，我离开了你以作她们的女仆为荣的那些女人，把你的生活提高到她们的生活水准上来，但是，我从你身上却没得到从她们身上所获得的爱情和尊重。这倒不奇怪，因为脏东西只配放在垃圾里，现在我不能不躲避你，回到我原来的乐园里去。"

她的脸上流露出克制的表情，即是害怕把自己憋在心中的

怒火发泄出来的那种人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她用颤抖的声音，嘟囔着说：

“那么就分手吧，你走吧，让我安静，安静。”

“我丢了身份，我受了侮辱！”他含着痛苦愤怒地说。

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地喝他说：

“你当心些，我忍耐得够了，你慈悲慈悲这个肮脏的小昆虫吧！你要小心，不要逼它反抗，你想想当初你怎样恭顺地吻她的手，你丢了身份，受了侮辱？啊？其实你是得了便宜卖着乖，我答应你是我自己造成了大错，这也是我自作自受。”

“住嘴吧，狗娘儿们！”他挥舞着手杖愤怒地喊：“住嘴吧，混帐东西！收拾起你的衣服，滚出住宅去！”

“你好好听我说，”她颤抖地抬起头来大声说：“你再说一句，我就嚷嚷出来，让水上住宅、尼罗河上、马路上的人全都听见，甚至把地方官员都喊了来，你听见了没有？我不是任人踩的棉花地，我叫宰努白，真主慈悲，你给我滚出去，这所水上住宅是我的，是以我的名义订的租约，你老老实实地给我滚开，不要等我叫人把你抓走。”

他迟疑了一会儿，轻蔑地瞧着她。但是，他为了避免丢丑，放弃了这种冷酷的眉目传情。他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迈着坚定的大步，走到外面去了。

三十

他直接到朋友们那里去了，跟穆罕默德·阿发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易卜拉欣·法尔和另外两个人见了面。他像往常

一样地喝得酩酊大醉，并且比往常闹得更凶。他特别爱笑，也特别爱逗人笑。直到后半夜才回到家里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醒来迎接安静的一天，整个早晨他什么也没考虑。每当脑子要他回忆一幕最近已过去的生活情景时，他总是断然地回绝它，真主！只有一种情景例外，他高兴回忆它。那幅情景记录着他同时战胜一个女人和自己的心灵，并对自己的心灵肯定说："感谢真主，一切事情总算都过去了，我对后来的生活早就十分警惕了！"

今天的早晨很安静，本来他能够考虑自己的明显的收获，让心灵享受一下这种收获的乐趣，但是，今天在考虑了这些以后，他却变得自卑了，更确切地说，变得没有生气了。对于这一点，他只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他的神经力量在过去的两天里——更确切地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忽多忽少地大量消耗而枯竭了。这一刹那，他看清楚了和宰努白姘居自始至终都是堕落的倒霉事。他不肯轻易地承认这是他在长期色情生活中所遭受的第一次失败，因此，他的心灵和头脑全都十分激动，往常，每当他的理智低声地对他说"青春已经消逝了"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忿怒，因为他一向以自己的体力、容貌和精力自豪。其次，他还坚持昨天他公开对那个女人说的理由：她不爱他，是因为垃圾只能赏识垃圾！这一天，他特别想念朋友们的聚会，他急不可耐地等到快要聚会的时间，就赶忙到加马利亚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家里去，以便在另外两个朋友到来以前和穆罕默德·阿发特会面，他刻不容缓地对朋友说：

"我跟她吹了……"

"谁，宰努白吗？"穆罕默德·阿发特问。

他点点头。阿发特又微笑着问：

“怎么这样快?”

“如果我跟你说,她要求我结婚把我惹烦了,你相信吗?”他轻蔑地笑着说。

“祖贝达也没这样想过!”阿发特也轻蔑地笑了,他说:“真是怪事,可是,也该原谅她,她发觉你对她的怜爱出乎她的想象,所以就得寸进尺了!”

“疯娘儿们……”艾哈麦德鄙视地嘟囔说。

“也许她特别看重你的爱情吧!”穆罕默德·阿发特又笑着说。

哎呀,这是多么厉害的讽刺!你感到怎样地痛苦就怎样地笑吧!

“我说她是疯娘儿们,就再也没别的可说了。”

“你怎么答复她的?”

“我跟她公开说,我再也不回来了,以后,我就走了。”

“她听了怎么样?”

“她一会儿骂,一会儿威胁,一会儿使计谋,后来她像疯了似的,我就扔下她走了。本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对呀,”穆罕默德·阿发特摇摇头,同意地说:“无论我们谁,只能跟她睡一睡,连单纯地跟她姘度几天也没有人考虑过。”

你在漆黑的战场上厮杀和驰骋,到头来,竟败在一只老鼠的手下;隐藏起你的耻辱吧,就是对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你感谢真主吧,总算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事实上有一点并没结束,她还没离开他的脑海。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对她的思念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和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扩大的剧烈痛苦结合在一起的;此外,这种痛苦不仅是由于自己的尊严受了损伤,而且是由于悲哀和失望。很

明显，这种痛苦是一种暴戾的感情，不把它所折磨的人毁灭掉，它是不甘心的。不过，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胜利时刻的记录非常得意的人，他让自己的心灵根据情况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享受这个专横不义的感情的威力。不过无论怎样，他已经踏实不下来了，他总是在回味自己的忧愁、忍受回忆和幻想的痛苦向穆罕默德·阿发特倾诉出来。有一次，他甚至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去向祖贝达求援，但是，这只是像激动的情绪一样地短暂无力，接着，他就会惶惑诧异地播摇头清醒地控制住自己。

他的危机已经在他的日常行为举动上涂了一层冷酷的颜色，他尽力用自己的才智和涵养来抵御它，但是，他只能稍微挣松一点这根绑着他的绳索。这一点变化只有他的朋友和熟悉他那种温柔和蔼和宽宏大量的人才看得到，他的家属一点也不能了解，因为他在他们面前的举止依然如故，几乎没有改变。真正有所改变的却是他自己掩盖起来的感情，这种感情从伪装的苦痛转化为真实的苦痛，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它的深度。其实，他自己不但没能摆脱这种冷酷，而且他在用攻击斥责和用轻蔑侮辱自己的心灵方面，以及最后使自己逐渐承认卑贱、凄惨和青春消逝等方面，都把自己当作了这种冷酷的首要目标。接着他又安慰自己说：我决不动摇，我决不承认自己最卑贱，让这些想法在我身上任意旋转吧，让这些感情在我身上任意变化吧，我一定保持我原来的样子，除了宽大慈悲的真主，谁也不会知道我的痛苦。但是，他却总是念念不忘地暗想：她还在那所水上住宅里呢还是已经离开了？如果她还在那儿，是她身边还有积蓄用不着求别人呢，还是那个男人已经到她这儿来了？他常常这样思忖，而每次思忖都感觉到一种刑罚从他的灵魂渗入他的肌肉和骨髓中，使他痛感离别之苦。除了在水上住宅里最后那一幕以外，

他没有发现哪一件事情需要逃避，他在那一幕情景之中使她怀疑——她怀疑着——他压服了她、放弃了她；但是，他却要求回忆记录着他的卑贱和软弱的那些情景，也要求回忆记录着种种不能忘怀的幸福的另一些情景！幻想为他制造出一些新的情景：他们俩见了面、争吵、互相指责、互相埋怨，最后又和解了，重新结合起来，他常常幻想着在兴奋的内心世界里所憧憬到的那些无数幸福和愁苦。为什么他不去弄清楚水上住宅和它的主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在黑暗之中到那里去不至于被某个人看见。

在黑暗的掩护下，他像个窃贼一样到那里去了，他从水上住宅前面走过，看到窗户通明，他不知道这个亮光是她点亮的还是水上住宅有了新住户。不过，他觉得这个亮光就是她的光明，并不是别人的，他观察着水上住宅，心中想象着他要看透它的女主人的灵魂，他渴望看见她——要看到她只消一个步骤：他去敲门，门一开就可以看见她的脸，就如同以往——不论那些日子是幸福的还是悲哀的——看见她的脸一样。但是，假如开了门他看见一个男人的面孔，又该怎么办呢？不错，她就在跟前，但是，这是咫尺天涯！他永远也不能迈上这块跳板了。哎，眼前这种情况把他带到了一个梦境之中：她对他说：你滚开！她从内心里说了这句话，然后径自走开了，仿佛他从来也没在她的眼前出现过，也仿佛她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如果一个人遭到这样的冷遇，他怎么能妄想取得同情或饶恕呢？

他一次又一次地到那里去，以致半夜以后在水上住宅前面徘徊变成了他的习惯，而后才到朋友们的聚会上去。他这样并不是要做什么事情，只是仿佛绝望疯狂的好奇心使他情愿保持这种习惯。有一次，他刚要回去，门忽然开了，一个在黑暗里分

辨不清的身影走了出来，他的心既害怕又抱希望地跳动起来。接着，他迅速地横过马路，站在一棵大树附近，两只眼睛在黑暗里凝视着。这个身影过了跳板，走上马路，然后向加马立克浮桥走去，他看清楚了，这是个女人……他心想，这就是她。他在后面尾随着她，他不知道这一夜会怎样结束。是她不是她，他又该怎样呢？但是，他集中注意力地盯住了她的身影，继续往前走去。当她走上浮桥、灯光照着她的时候，他肯定了自己的感觉，确定她就是宰努白，但是，她这时穿了一件罩衣，这是自从他们俩姘居以来她就没穿过的。他非常诧异，暗自思量着她这样做的意义，他估计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他看到她走到吉查电车站，就在那里等着，他向田野走去，一直走过她的对面，然后横穿到她这边来，站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电车来了，她上了车，他也急忙上车，在看得见扶梯的地方找了个座位，以便看得见下车的人。一到车站，他就注视着马路，这时他已经不担心她会发现他了，因为即使她这时发现了他，也不会知道他曾在水上住宅前面窥伺过她。她在阿特巴·胡德拉下了电车，他也随着她下了车，她徒步往穆斯基走去，他就在黑暗的马路上远远地尾随着她。是她和姨母又恢复来往了呢？还是去找她的新主人？不，她自己有水上住宅，可以把许多爱人叫到那里去，用不着她去找新主人。她到了侯赛因地区，他更加注意，唯恐她走进穿罩衣的女人群中找不见。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样追逐她的目的，但是，他却是受了企图了解真相的痛苦、绝望心理的支配，同时，在这里隐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暴力。她走过侯赛因清真寺，然后朝着行人稀少、只有穷苦的乞丐盘踞着的蝙蝠胡同走去，接着从那儿转向加马利亚，又往向往官拐过弯去，他在后面跟着她，担心在路上遇到亚辛，或是被亚辛从窗户里看见。这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遇见

亚辛的话，就对他撒谎，说自己是去访问一个开油坊的朋友阿尼姆·哈米杜，这个人住在向往宫，是亚辛的邻居。谁知她竟拐进了第一条胡同，这条胡同里除了亚辛家以外，再没有别的住宅。他的两脚沉重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认识住在这所住宅楼上下的两户人家，他们不会和宰努白这样的人有任何关系！他的眼睛茫然失神了，但是，他发觉自己竟不考虑后果地跟着走进了这条胡同。他朝着那个门走去，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他走进楼梯间，仰起脑袋来倾听脚步起落的声音，他察觉她走过头两个门口，接着去敲亚辛的门。

他呼呼地喘着气待在那里了，转过头来，感到颓靡无力。接着，他在心里唉了一声，离开这个地方，从原路走了回去，思想复杂和意志混乱得甚至看不清道路了。

亚辛是一个大人了！那么，宰努白知不知道他和亚辛的父子关系呢？他强使心灵镇静下来，就如同把一个大塞子塞进小瓶口一样。他想：他决没在她面前提到过自己的哪一个儿子，他更想象不出亚辛会知道他的秘密。他清楚地记得几天以前，亚辛是怎样来见他，把和马莉娅离婚的事情告诉他，他已经从儿子那张脸上看出作过罪恶的事情了，但是，儿子对自己的忠诚和尽到为人子的责任却是无可怀疑的，他能够假定一切事情，只是不能假定亚辛明知故犯地对自己做出这样乱伦的事来，况且亚辛怎么能知道父亲在过去和现在实际上和哪个女人有关系呢？他应该从这方面镇静下来，甚至宰努白已经知道他和亚辛的关系了，或是她会在某一天知道这种关系，亚辛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而和她断绝关系。他放慢了脚步继续走到朋友们那里去，慢慢地恢复着自己的神智，控制着自己的心灵，等到达朋友家的门槛时，已经疲惫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你想知道，那么，你已经知道了！最好的办法是心甘情愿地忍耐着，再也不过问这件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感谢真主，总算没和亚辛在现丑的陷阱里会面！亚辛是个大人了，你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知道的？她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他做了多少次无义的事情？这是没法回答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往最坏处估量吧，反正也丝毫不能改变事实！他是在和马莉娅离婚以前，还是在以后认识她的？或者这个女魔鬼就是他们离婚的原因？这又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你还是往最坏处想吧！那样会使你那颗受到伤害的头脑得到快乐。亚辛是一个大人了！他说，他和马莉娅离婚是因为她缺少礼貌！在他和宰奈白离婚的时候，要不是你当场看到了那个真实的原因，他也会拿这句话作为离婚理由的！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她？难道你一直在疯狂地想知道这件事的实际情况吗？你是头脑浮躁、心灵受折磨的人，难道你能够报复亚辛吗？不，这不是应该嫉妒的事情，和你所想的恰恰相反，你应该引为安慰。如果你必须被杀，就让你的儿子作为凶手吧，亚辛是你的一部分，你的这一部分失败了，另一部分却胜利了，你是失败者，也是胜利者；亚辛使这个战场的攻击目标起了变化。你饮下了一杯失败和痛苦的酒，后来，这杯酒竟变成了具有胜利和安慰性质的酒。从今以后，你决不会再为宰努白忧愁了，你过去自视过高了。你要提出保证，今后作任何估计都不要忽略时代，但愿你能够把这一点提示给亚辛，以免在事情轮到他头上的时候，也掉进陷阱中。你是幸福的人，没有足以使你懊悔的原因，你应该以新的策略、新的心灵和新的理智来迎接生活，把大旗交给亚辛吧，你会从眩惑之中清醒过来，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过去，好象它们没有发生过一样。你决不愿意像往常那样，把近几天来的

事情当作朋友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料。这些可怕的日子教育了你，使你能够把许多事情隐藏在自己的心中。啊，你是多么想喝酒啊。

过了些日子，艾哈麦德肯定自己确实比所遭遇的事件更坚强，于是，他的行动也就恢复了正常。他听到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谈起亚辛离婚的一些真相，那是阿里·阿卜杜·拉赫曼从阿尼姆·哈米杜以及一些别人那里听来的，只是传话的人们不知道勾引亚辛而使他休弃妻子的那个女人是谁……艾哈麦德微笑了，比对别的事儿笑的时间更长。有一天晚上，他正到穆罕默德·阿发特家里去，忽然觉得背上和头顶有了难堪的重压，使他喘息起来。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新鲜的事情，前几天，他就觉得头疼，但却不像这次这样厉害。当他把自己的情况说给穆罕默德·阿发特时，阿发特让他喝一杯柠檬冰水。他一直坚持到这次夜会结束。但是，第二天醒来，情况比昨天更糟糕，竟急得他考虑起请医生来诊断了，往常不到特别需要的时候，他是不考虑请医生诊断的……

三十一

什么事都会由于各种因素而有所发展，就如同语言由于意义日新月异而有所发展一样。至于夏达德公馆，凯玛勒却认为并不需要有什么新奇的发展来增加它的伟大，但是，这种发展却穿着一袭生活的新装在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出现了。光明倾流在这所公馆上面，把它淹没了。是的，它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墙垣的每个地方都编成了光圈。五颜六色的电灯在方形楼身上闪

闪发光，从平台上到墙脚，直到大围墙和宽大的门；同样地，花园里的树上也都装了电灯，仿佛花园里的花卉和果实都变成了红的、绿的和白的光芒，所有的窗户里都大放光明，所有的东西都带出婚礼的迹象。当凯玛勒到来，看到这副景象的时候，他相信自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朝拜一个光明的国土。大门口铺了一层金黄色的沙土，门对面拥挤着许多孩子，大门的两扇门大开着，前厅的门也同样地大开着，从外面就可以看到准备接待男宾客的大厅里的天花板上吊着枝形灯架。这时，楼上的大阳台里挤满一群穿着华丽夜礼服的小姐。夏达德贝克和这个家庭里的男人们站在前门厅门口，迎接贺客，大厅的前廊里有一队西乐队，把它的乐声直送到辽阔的郊野。

凯玛勒迅速而普遍地看了这副景色一眼。接着，他心中暗想：阿依达是不是跟在楼上平台里眺望外面的小姐们在一起？她是不是看见他的瘦长身躯穿戴整齐，胳膊上搭着长袍，脖子顶着大脑袋和显眼的鼻子在贺客们中间走了进来？他走过大门的时候，不免有些惶惑，但是，他没像别人一样往大厅那边去，却拐弯朝他熟悉的这条通往花园的过道走来，这是侯赛因早告诉他的，好让他和其余的几个密友在可爱的凉亭里尽量多聚会一会儿。他好象走进了光明的海洋似的，他发现后厅和前厅一样地大开着门，灯光辉煌，宾客喧嚣，楼上的阳台里也挤满了妇女。在凉亭里，他只看到了易司马仪·鲁特菲，穿着一身漂亮的黑礼服，比平常文雅，相貌也更加美丽，这是他从前没有看见过的。易司马仪·鲁特菲匆匆看了他一眼就说：

"漂亮，可是你带长袍来干什么？侯赛因在这儿跟我待了一刻钟，等接待完客人就会回来，哈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我想他不可能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来陪我们了，今天是他办喜事的

日子，有许多事情都离不开他，侯赛因想请几个同伴到这儿来，可是我拒绝了，我只同意吃饭的时候把他们请几个过来，我们单独摆一桌，这是今夜我要告诉你的重要消息。”

这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会对自己接受这个邀请长时间感到惊异，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邀请？为要表示我心里满不在乎呢，还是我渴望这种可怕的冒险呢？

“这样很好，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到大厅里去一会儿，看看那些宾客呢？”

“就是我们去了也不会满足你的愿望，”易司马仪轻蔑地说：“帕夏们和贝克们都在前厅，除了他们没别人，我们要去只能在后厅里和那些亲友的青年们在一起，这决不是你们所愿意的事情，我倒希望能到那些漂亮美女拥挤如云的楼上房间里去混一下。”

我只肯定一个美女，她是崇高的典型，自从我和她明过心迹那天以后，再也没看见她，现在，她已经揭开了我的秘密走了。

“不瞒你说，我想见见那些大人物，侯赛因告诉我，他父亲邀请了许多名字经常上报的大人物！”

“你以为你会看到一个三头六臂的大人物吗？”易司马仪大声笑着说，“他们是跟你我一样的人，何况他们年纪又都大了，相貌不会引起你的好感的，我了解你要看他们的秘密，那只是由于你过分的关心政治。”

我不应该关心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东西，这些东西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们。我关心大人物是出于我的酷爱伟大的东西。你不否认，你也希望作一个大人物，你已经从苏格拉底式的秉性和贝多芬式的痛苦之中取得了作候补大人物的资格。

你因她的离去而遭到永远看不到光明的厄运，并从中受到教训，明天，你在全埃及都看不到她的踪影了。啊，疯狂的痛苦，你确是使人迷醉的！他报希望地说：

“侯赛因对我说，各党各派的人物都将参加这次集会！”

“对，昨天萨阿德·柴鲁尔召集了自由立宪党人和祖国党人在萨阿迪俱乐部举行了有名的萨阿德·柴鲁尔茶话会，今天夏达德贝克请他们来参加小姐的婚礼。我在这里看见许多你的华夫脱党朋友，其中有菲特侯拉·巴尔卡特和哈姆德·巴希尔，别的党人也来了，像赛尔沃特、易司马仪·西德基和阿卜杜·阿济兹·法赫米等人。夏达德贝克真是一个有见识和当机立断的人，他已经背叛了我们的阿拔斯时代，而人民高呼：‘真主伟大……阿拔斯万岁’，但是，阿拔斯的统治事实上是一去不复返了，夏达德贝克为了将来，这是很机智的做法，他的策略是每隔几年就到瑞士去一趟，向总督表示一下虚伪的服从，等回来以后，又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

你厌恶这种机智的做法，萨阿德·柴鲁尔在不久前受了许多苦，就证明这个国家里充满了这类机智的人，那么夏达德贝克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吗？他是女神的父亲啊！慢着，女神是从天上下凡来和某个男人结合的，好让这个男人粉碎你的心，并使你无法把这颗心的碎片收集起来。

“今天这个喜事有没有歌舞音乐？”

“夏达德家族是半巴黎人，他们对我们的婚礼风俗很瞧不起，决不会允许歌女到这个婚礼晚会上演出，”易司马仪用嘲笑的口吻说：“他们也不懂得我们的任何乐曲！你不记得侯赛因跟我们谈西乐队吗？今天夜里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种乐队呢，这种乐队每星期日晚上在旧鲁比音乐厅里演奏一回，今天晚

宴以后却要到大厅里去演奏给大人物们听，去它的吧，不爱这些，今天夜里的晚宴和香槟酒准保不坏！”

有加里莱和萨比尔演出的阿依莎和海迪杰的婚礼晚会过去好久了！那和这是两种不同的气氛，你在那些日子是多么幸福啊！今天夜里这个乐队要给你的幻想送葬。你还记得你从门缝里看到的那种情况吗？遗憾的是这位女神，她将会被土埋葬起来！

“这事算不了什么，真正使我感到遗憾，而且永远遗憾的是，我不能到这些大人物的附近去看看他们，以便了解两件要紧的事情，第一件是他们的真正立场，在妥协以后是不是真有恢复宪法和议会的希望，第二是听听这些人在这种欢乐场合的相互闲谈，比方说，听听赛尔沃特帕夏怎样说笑不是也很有趣吗？”

易司马仪·鲁特菲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这种不在乎的样子本身却表现了他的骄傲。他说：

“我和我父亲的朋友们坐在一起已经不止一次了，可以向你肯定，像哈桑的父亲萨利姆贝克和夏达德贝克这流人物，你在他们身上绝对发现不了值得怎样注意的东西。”

那么，法律顾问的儿子和商人的儿子这种区别又是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他们俩之中有一个人把给女神作奴隶都当作大事，而另一个却能和女神结婚呢？难道这桩婚姻还不证明这些人是用和普通人不同的泥土造成的吗？但是，你父亲跟熟人知友怎样说话你也并不知道。

“无论怎样，萨利姆贝克并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大人物！”

易司马仪听了最后这个论点微微一笑，他没有接着谈下去。里面传出了满载着欢乐的笑声，楼上的阳台飘送下来诱人的妇

女脂粉香，他迎接这两种东西，好象迎接远方传来的乐声一样。耳朵一时听到单一的声音，一时又听到由各种低音汇成的圆圈，接着，歌声和笑声变成了一个玫瑰色的镜框，充满凄惨的忧郁心灵出现在那个花环里就如同玫瑰花圈里嵌着一张黑色招贴画一样。

不久，侯赛因·夏达德来了，他的瘦身材和温柔的脸上都带着欢欣的神色，他兴高彩烈地昂然地走进来，张开两臂走到凯玛勒跟前，凯玛勒也照样迎上去，两个人热情地拥抱起来。接着，哈桑·萨利姆也来了，他穿了一身呢子大礼服十分漂亮，他那固有的骄傲隐藏在温文尔雅的外貌里，只是站在侯赛因的身边显得格外矮小。他也和凯玛勒热情地握了手，凯玛勒用了许多客气话向他道喜。易司马仪·鲁特菲用几乎是常常和恶作剧分不开的言辞说：

“凯玛勒很遗憾，因为他不能跟赛尔沃特帕夏以及帕夏的朋友们坐在一块儿！”

“让他等着吧！”哈桑·萨利姆用和自己固有的拘谨决不相称的奇怪诙谐话说：“等到他酝酿中的大作问世以后，他本人会变成他们之中的一员的！”

“你又要斗嘴吗？”侯赛因抗议地说：“我希望我们全都高高兴兴地度过这个夜晚！”

没等侯赛因就座，哈桑·萨利姆就告辞走了，当时他实际上像只蝴蝶一样，在哪里也待不住。侯赛因往前伸出两条腿，说：

“明天他们俩到布鲁塞尔去，要比我先到欧洲，但是，我也不会在这儿久留了，将来我的娱乐就是往来于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

你只能在奈哈西和奥利亚之间来回走动，既没有一个爱人，也没有一个朋友，这就是妄想一步登天者的报应。你的视线将会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惶惑地徘徊，你的眼睛绝对摆脱不开渴望的苦恼。你的肺里会装满由她的呼吸薰香的空气，将来，只有你同情你自己。

"我想有一天我会去找你！"

"怎么？"侯赛因和易司马仪同时问。

让你像隐藏自己的痛苦一样地把这个天大的谎言隐藏起来吧。

"我和我父亲商量好了，等我毕业以后，我父亲给我预备一笔专款出国。"

"但愿这个希望能够实现！"侯赛因高兴地大声说。

"我害怕几年以后，我会发现自己只剩了孤零零一个了！"易司马仪笑着说。

乐队的乐器用迅速而熟练的动作演奏起来，每一件乐器都显得响亮动听，仿佛它们全都参加了一个激烈的竞赛，目的是促使人们注意和欣赏。乐声越来越高，竟至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最高峰却也象征着它接近结束。他虽然沉湎在愁思之中，却把注意力引到激荡的歌声上去，仿佛和这些乐器比赛似的，他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呼吸也急促了。接着，一种慷慨的心情涌上心头，把他的忧愁变成痛切醉意的豪爽，使他受到了陶醉。随着乐声的结束，他在内心里长叹一声。旋律的回音装满他的激动的心房，他问自己：难道自己燃烧着的感情就不能像乐声一样在它的最高峰时结束吗？难道爱情就不能像乐声和其他声音一样地有结束吗？他想起了那些不寻常的时刻所遇到的情况，在他心情平静的时候，阿依达似乎出现了，但只是她的名字，而不是她本人。

你还记得这些时刻吗？他惶惑地摇摇头，然后，他又问自己，难道所有的事物真的就结束了吗？当一个幻想钻进脑海，一个思想掠过心头，一种情景浮上眼帘的时候，他便从自己的微睡中醒来，使自己戴着俘虏的脚镣沉溺在向往的海洋里。当一个这样的时刻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应该用尽所有的力量把它抓住，不要放松，那样你就可以得到稳定的健康，因为持久的爱情企图摧毁你。侯赛因·夏达德微笑着说：

“为了真主的赐福，婚礼开始先念《古兰经》！”

先念《古兰经》？多么美妙啊！一个巴黎美女举行婚礼的时候必须念《古兰经》和按照伊斯兰教规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她的婚姻将会使香槟酒和《古兰经》结合在一起。

“跟我们谈谈婚礼进行的程序吧！”

“稍待一会就举行婚礼，一小时以后请大家入席，就再没有别的事了，”侯赛因用手指着房子说，“今天夜里是最后一次住在家里，明天搭车去亚历山大，后天乘轮船赴欧洲。”

那些使你感到追恋的痛苦，以记录的形式出现的许多美妙情景，将不再出现了，例如，看到她那美丽的名字写在合法的婚书上；她那张等待着宣布幸福消息的面孔；在传出喜讯以及紧接着新郎新娘相见的时候，她的小嘴上泛起的微笑，等等。你的痛苦会因为失掉这些情景而感到空虚。

“婚礼进行时要按伊斯兰教规表示同意么？”

“那当然啰！”

侯赛因这样回答了，易司马仪却高声地笑起来，他说：

“不要按伊斯兰教规，要请牧师来证婚！”

你的问题是多么无力啊！你再问问今天夜里他们俩是不是睡在一起！一个不配在婚礼上表示这种同意的男人，挡住了你的

生活之路，这难道不是令人难过的事情吗？但是，卑贱的昆虫却会吃掉最伟大的人物的尸体，在注定死亡的时候，你的殡礼又会是什么样？是一件堵塞街道的大出丧，还是转瞬即逝的灾难？这时，楼房里完全安静下来了，变成了一个没有欢呼声的光明世界，于是，他感到了紧张和畏惧。现在，他到了某一个地方，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房间……接着长长的喝礼声又响起来了，尖叫的声音引起他的陈旧的记忆，这个喝礼声和他从前知道的喝礼声完全一样，并没有因效法巴黎习俗而改变。接着，又响起了许多人集合在一起的喝礼声，好象群众的呼声一样。今夜这个公馆特别像巴黎的一个家庭。他听了这个喝礼声心怦怦地跳起来，呼吸也急促了。然后他又听到易司马仪贺喜的声音，随着他也贺了喜；这时，他多么希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啊！不过，很快他就得到了安慰，他会有许多个昼夜清清静静地独处，于是，他对自己的痛苦许下诺言：它将永远有占据他的心头的理由。乐队奏起了他十分熟悉的乐曲：《请原谅，文雅的先生》，他竭尽全力忍耐和承担这个现实，尽管他的每一滴血液都在撞击他的血管，表示一切都完了，历史的本身已经结束了，全部生活已经结束了，生活之外的幻想也结束了，他面前只剩下棱角锋利的石头，再没有其他东西。侯赛因思索着说：

"念作证言①，然后喝礼，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进入新世界里去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将会有这一天。"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逃避那一天！"易司马仪说。

---

① 伊斯兰教的一段祷词，意为："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他是独一无二的，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他的奴隶和使者。"婚礼上，新郎新娘要诵读本节，以证明双方都是穆斯林。

我们所有的人；要么，我就上天找女神，要么，我就什么全不要！

“我永远也不顺从那一天！”

看得出来，他们俩并没理会他的话，也许只是没拿它当作郑重的话。不过，易司马仪却接下去说：

“不到我发现婚姻是必不可少的需要的时候，我决不结婚！”

有一个仆人端来了几杯冷饮，另一个仆人端了一个放着名贵的糖果盒的盘子跟在后面。这是四边涂金的玻璃盒，黑玻璃面上绘着银白色的花饰，盒上绑着绿丝线，丝线结上拴着的新月形标签上写着两个字母：“阿·哈”，这是新婚夫妇名字的缩写字头。凯玛勒拿起盒子来感到一阵高兴，也许这是他在那一天第一次获得的高兴。这个名贵的盒子告诉他，他的女神要借着这个盒子留给他一个像她的爱情那样长久的印象，他在这个地球上活多久，这个印象都会作为奇怪的过去，幸福的美梦、崇高的诱惑和可怕的失望的标志而存在多久。接着，他又换上了另一种感情：他在命运、遗传规律、阶级秩序、阿依达和哈桑·萨利姆以及他不愿说出来的玄妙的暗藏力量所共谋的一次神秘莫测的攻击中作了牺牲品。他想象着自己的可怜的身躯站在这个集合起来的力量面前，受伤流血，却没有任何东西来反击，除非是那种暗藏的反抗情绪。但是，情况不但不允许他把这种反抗情绪暴露出来，反而强迫他装作高兴，仿佛这种力量有准备地摧毁了他对现实的抵御，并把他抛弃在人类幸福的领域之外。他对现实怀着永恒的忿怒，他把衡量和理解寄托在将来，因为他感到在这次划界限的喝礼声之后，他决不会把生活当作幸福，也决不会在生活之中对身边的事情感到满意，也决不会对生活给予宽恕和仁慈的谅解。他的道路是艰苦的，那里埋伏着许多痛苦和忧

愁，但是，他却没在作战之前考虑退却，他不肯议和，他要警告，他要恫吓；他把作战的对方和战术战略交给命运去选择。侯赛因·夏达德呷了一口冷饮连同口水一齐咽下去，他说：

"你不要反抗婚姻，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能够出国，你一定会发现一个可爱的对象。"

仿佛他在这里还没发现可爱的人似的。寻找新的国家去吧，那里幸福的人不会由于奇怪的脑袋和大鼻子而遭难。不上天，就死亡。他像同意似地点着头说：

"我也这样想！"

"你懂得在欧洲结婚是什么意思吗？"易司马仪·鲁特菲嘲笑地说："那就是一句话：获得一个下等民族的女人，一个男人只有让那种女人从内心里感觉到他是肯给她做奴隶的，她才肯允婚。你在自己的亲爱祖国也找得到这种做奴隶的机会，用不着到陌生的欧洲去！"

"说得太过分了吧！"侯赛因·夏达德不高兴地说。

"你看这两所英国学校是怎样看待我们！"

"欧洲人在他们那里不像在我们国家这样！"侯赛因·夏达德激动地说，似乎是有所请求。

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得那种摧毁不义和不义的人们的强大力量呢？养育世界的真主，我们从哪里去取得你那崇高的公道！

有人来请他们入席了，三个朋友进了大厅，然后走进后厅边上的一个房间，他们看到了一个小餐桌，最少可以坐十个人，有些青年到他们这儿来了，其中有的是夏达德亲戚，有的是他们的同学，餐桌旁还有空席，侯赛因心里对这一点很高兴。他们立刻就要饱餐盛宴了，这里充满了活跃的比赛胃口的气氛。桌面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盘，在食盘之间还放了小玫瑰花环，因此

他们为了能吃到各样的食物，必须伸长胳膊做大动作。侯赛因朝着仆人作了一个手势，于是便取来了一瓶威士忌和几瓶苏打水。易司马仪大声说：

“我敢起誓，不用等喝酒，只是这个手势就使我特别高兴……”

“看在我的面上，喝一杯吧！”侯赛因俯在凯玛勒的耳边恳求说。

他的心灵对他说：“喝吧！”因为他不懂得酒，所以并没有喝酒的兴趣，而只有叛逆情绪。不过他的信仰却比他的忧愁和叛逆情绪更坚强。他微笑着说：

“谢谢你，我不能喝！”

“你这可不对，”易司马仪·鲁特菲举着斟满的酒杯说，“就是再虔诚的教徒也允许自己在婚礼的宴会上醉倒一次啊！”

他安静地吃起饭来，不时地看一眼那些吃吃喝喝的人，或者参加他们的谈笑。一个人的幸福是和他出席婚礼宴会的次数成正比例的，但是，帕夏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餐桌一样吗？我吃他们吃的食品，我们审查他们！香槟酒！这是你可以尝到香槟酒的机会……你们说夏达德家的香槟酒怎么样？凯玛勒为什么滴酒不沾？也许他的肚子里已经满了，再也装不下更多的东西了吧！的确，我的食欲是谁也比不了的，仿佛我的胃神经没受到忧愁的影响，或者是受到了相反的影响。在法赫米去世的时候，它就起过这样的变化。他们劝易司马仪不要暴饮暴食，免得撑死。曼弗鲁蒂、赛伊德·德尔维希和迪亚阿·苏丹的死亡是使我们的时代不幸的事件，但是，议和和这个餐桌都是我们时代的快乐消息。我们吃了三只希腊烧鸡，第三只还没吃完，啊，就是这个！真主，他指着我的鼻子，他们全都暴笑起来了！你不要恼火，他们都

是醉鬼！你装作不在乎的样子高高兴兴地和他们一起笑吧！我的心忿怒地震动起来，如果你能够攻击这个世界的话，你就攻击吧，至于这个美好的夜晚，你却永远也不能忘记它。啊，他们提起了福欧德·汉姆扎维的名字，他们说他怎样优秀又如何卓越，你感到嫉妒吗？谈论他会使你感到骄傲，尽管这种骄傲只是一个方面。

“他从小就是个用功的学生！”

“你认识他？”

“他父亲在凯玛勒父亲的商店里作职员！”侯赛因·夏达德替凯玛勒回答。

你的心里高兴了，求真主诅咒这些人！

“他父亲就是个忠实可靠的人！”凯玛勒说。

“你父亲作什么生意？”

为了免得有人对你谈商人的儿子和法律顾问的儿子，“商人”这个字眼在你的思想里绕着这些大人物的圈圈转过多少次了。

杂货批发……

说谎是解围的下策，你看看他们吧，看他们这些满意的面孔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家庭里谁能比得上你父亲那样强健和美貌。……散席以后，大部分人回到大厅里原来的座位去了，还有许多人在花园里散步，时间悄悄地溜了过去；贺客们相继走了，家人们都到楼上去向新婚夫妇祝贺，没过多久，乐队也挪到他们那里去了，在幸福的时刻为他们演奏动听的乐曲。凯玛勒穿起他的外袍，拿着那个名贵的糖果盒，然后挽着易司马仪的胳膊一起离开了夏达德公馆。易司马仪也斜着醉眼，看了他的朋友一下说：

"现在有十一点了，我们在赛拉亚特大街上走一走，清醒一下头脑，你看好不好？"

凯玛勒欣然同意了，因为他认为散步和消耗时间是个可以观察她家情况的机会。他们俩一起走在他曾陪伴着阿依达步行过的那条大街上，那一次，他向她暴露了自己的爱情，倾诉了自己的痛苦。他不会忘记这条马路的景色：这里有很多富丽而幽雅的公馆，马路两边有高大的树木，让过路人的心灵享受安静，让他的思想享受美景。每当你迈一步路，或想一下心事时，你的心还在根据希望、感觉和痛苦的震荡而不停地颤动，好象树木被风刮得簌簌地落下树叶和果实一般。不论你那次在这块地皮上散步是怎样失望，它总是为你积累了暂时的幻想、未实现的希望、想象的幸福和充满感情的兴奋生活，把它估计得最不幸也比空虚的乐趣、避不见面的凄凉和感情的幻灭强。除了睁开幻想的眼睛去观看那些地方、伸长想象的耳朵去听那些名称以外，难道你在自己的未来里还发现别的供你心灵享受的东西了吗？凯玛勒问：

"你想现在楼上是怎样的情况？"

"乐队演奏西方的乐曲，新郎新娘微笑着坐在一张长椅上，夏达德和萨利姆的家属把他们俩围起来。这种情况，我看过不止一次了。"易司马仪高声回答，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阿依达穿着结婚礼服，这是多么美妙的景色！就是在梦中，你看见过吗？

"这个聚会得延长到什么时候？"

"顶多还有一小时，这是为了让新婚夫妇早早睡觉，他们俩明天早晨还要动身到亚历山大去呢！"

这几句话像刺刀一样，随其所欲地刺入了你的心间……谁

知，易司马仪却又反问道：

“但是，你什么时候听说洞房花烛夜要睡觉？”易司马仪说着大笑起来，接着他打了一个饱嗝儿，从嘴里喷出一股酒味。他怨恨地板起面孔，然后又放开笑脸说：“真主不会让你知道新人睡觉的时间的，他们不会睡觉的，宝贝！你别看哈桑·萨利姆那样文雅，今天夜里也得像个种牛似地折腾到明晨，这样判断是定而不移的。”

你忍受着这种新的点点痛苦，它是痛苦的灵魂，是痛苦之中的痛苦，让你把单独地享受前人没有尝过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安慰吧，在你必须受毒刺的攻击，并在它的锋芒上舞蹈的那一天，你就不会把火狱当作难忍的事情了。痛苦并不由于失掉爱人，因为他从来也没想过企图占有她，而是由于她从天上下来了，她在云端过了段生活之后，竟陷到了污泥中，她情愿让人吻她的嘴巴，让她的血液外溢，让她的身体受糟蹋。我的忧愁和痛苦是多么严重啊！

“你谈的今夜的情况是真的吗？”

“凭真主起誓，你真不懂这些事吗？”易司马仪大声说。

他们怎么把污秽看作神圣！

“我真的不知道，直到最近我还一点都不知道这些，还有别的事情，我也希望你说给我听听！”

“有时候我真看你像个大傻瓜！”易司马仪笑着说。

“我问你，你能轻易地肯定一个崇高的人会干这种事？”

易司马仪又打了一个饱嗝儿，以致可诅咒的酒味冲进了凯玛勒的鼻孔。他说：

“没有哪一个人称得起崇高……”

“比方说，假如你有女儿，她算不算崇高。”

“我的女儿不能算崇高，我的母亲也不能算崇高，我们是怎样来的？这是一条自然规律。”

我们是怎样来的？真理照亮了心房，他合上了眼睛。你对着叩头的崇高的幕后隐藏着好象儿戏一样的浮生，看来，母亲、父亲、阿依达……同样的，侯赛因的坟墓、商人的卑贱和夏达德贝克的高贵，这一切都是多么空虚啊！痛苦是厉害的！

“自然规律是多么肮脏啊！”

易司马仪打了第三个饱嗝儿，他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但是并没让凯玛勒听到他的笑声。他说：

“其实，你是心里疼痛，你的心正和着新乐谱唱起乌姆·库鲁松姆的歌：‘不管爱情得与失，我甘愿为它牺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凯玛勒惊慌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你爱阿依达！”易司马仪装着醉得很严重的样子说。

真主，他怎么宣布了我的秘密！

“你醉了！”

“这是事实，大家全知道！”

“你说什么？”他在黑暗之中凝视着易司马仪，大声嚷道。

“我说这是事实，大家全知道！”

“大家？大家都是谁？这是谁给我造的谣？”

“阿依达！”

“阿依达？”

“是的，阿依达宣布了你的秘密。”

“阿依达？我不相信，你醉了。”

“是的，我是醉了，可是这也是事实，不说谎是醉鬼的优点之一……”他温柔地笑起来了，“这一点触怒你了吗？你知道，阿依

达是个聪明温柔的姑娘，她总是暗暗地瞧着你那两只爱慕的眼睛，你却不知道，她倒不是要嘲笑你，而是故意对爱慕的人卖弄风情，好让人神魂颠倒，最初她把这种情况告诉哈桑，哈桑几次暗暗叫我看你，后来，他就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侯赛因了，他们把你叫做'痴情郎'，据我了解，甚至萨纳亚夫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连仆人们也偷听到你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所发生的情况，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痴情郎'这个故事了！"

他一下子泄了气，他想象有许多只脚残酷地践踏着他的人格，他忧愁而苦恼地闭紧了嘴。难道这个秘密就这样传播开了吗？他的朋友接着说：

"你不要激动，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是一种无恶意的玩笑，开这种玩笑的人心里对你都是友好的，就是阿依达宣布你这种秘密的时候，也表现出夸奖的神情。"

"这是她那么想，她弄错了！"

"否认你的爱情和晌午否认太阳一样地没有用！"易司马仪笑着说。

凯玛勒满怀忧郁，他默认地不吭声。他猛然问道：

"侯赛因怎么说？"

"侯赛因？"易司马仪大声说："侯赛因是你的忠实朋友，他一直不满姐姐这种无恶意的举动，他总用赞美你的优点来回答她。"

他高兴地叹了口气，如果说他在恋爱场中已经失望了，那么她的友谊却是存在的。唉，今夜以后，他怎么能再进夏达德公馆呢？易司马仪仿佛要鼓励朋友拿出勇气面对现实似的，一本正经地说：

"在宣布订婚以前几年，阿依达就被认为是哈桑的未婚妻

了，何况她又比你大好几岁。这些感情睡一觉就会忘掉，你不要当回事，更不用难过。”

这些感情会忘掉！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关心，问道：

“她宣布这种伪造的爱慕，是为了嘲笑我吗？”

“不，我跟你说，她这样谈是因为感到荣幸！”

你的女神是一个冷酷和嘲笑人的主宰，她以嘲笑自己的奴隶为乐，你还记得那一天她嘲笑你的脑袋和鼻子吗？从强力和冷酷方面来说，她是多么像自然规律啊！既然这样，她怎么会不像任何一个少女一样地欢呼着奔向婚配的夜晚呢？只有你的母亲，她那种爱害羞的秉性仿佛是感觉到了自己的罪恶。

他们俩在马路上急急地走了一程，然后转过身来往回走。两个人全都沉默着，仿佛已经厌倦了这个故事和它的凄惨似的。不久，易司马仪用下流的声音唱起了“好极了，阿依达成了礼品！”但是，凯玛勒却仍然一声不吭，并且显然没注意朋友的歌声。多么可耻啊，原来是这样的。他们家人、朋友和仆人都在他的背后挤眉弄眼，他却没注意他们。这是一种不应有的丑恶待遇，难道这就是爱和甘愿作奴隶的报酬吗？这位女神是多么残酷，这种痛苦是多么严厉！也许尼罗[①]高歌时，罗马城正被大火燃烧着呢，凯玛勒以同样的情况进行报复。你做一个带兵的元戎吧，骑在骏马背上昂然而行；你做一个政治领袖吧，让人们把你抬到他们的脖子上；你做一个大理石的雕像吧，端立在石台上；你做一个漫画家吧；让你随心所欲地画出任何形象；你做一个天仙吧，为到云层上去飞翔；你做一个清修者吧，好到郊野去隐居；你做一个危险的罪人吧，让善良的人们闻名胆战；你做一个小丑吧，

① 罗马暴君，曾火烧罗马城。

让你征服那些爱笑的人们；你做一个自杀者吧，让你惊动那些爱看热闹的人。假如福欧德知道了这个故事，一定会用呆板的，有礼貌地掩饰住讥讽的口气对他说："你做得对！你为了这些人离开了我们，你瞧不起格麦尔和纳尔吉斯，你尝尝吧，这就是被女神遗弃的痛苦。要么就上天，要么就什么都不要，这就是我的答复。让她像恋爱一样地结婚吧！让她到布鲁塞尔或巴黎去吧！让她年华老去，丰姿衰落吧，那时她决得不到我这样的爱情。你不要忘掉这条马路，你的头脑曾被希望迷惑住，在这里醉倒，后来，你又在这里尝受了失望的梗噎，我本不是这颗星球上的居民，我是一个陌生人，应该过陌生人的生活。

他们俩在回来的路上，经过夏达德公馆，看到工人们正在解彩绸和墙上、树上的电线，这所大房子脱掉了婚礼的彩饰，完全陷进黑暗里。只有几个房间的窗户和阳台还有灯光。婚礼完了，人们散开了，这说明一切东西全有个结束。啊，他拿着那个糖果盒，就好象一个孩子拿着用来哄他不哭的几块巧克力糖一样。他们俩慢慢走着，直走到侯赛因大街口，才握手分别。

凯玛勒在侯赛因大街上刚刚走了几米，就站住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回沉进睡乡的幽静的阿拔希亚去，迈开大步直奔夏达德公馆。当他看到那所房子时又往右转弯，朝包围这所房子的郊野走去。他在郊野里匆匆走到花园的后围墙外面，远远地观察着这所公馆，夜色很黑，哪里也没有光亮，这使他心里很镇静，也不怕被人看见了。今天夜里，他第一次感到寂静郊野的寒意，于是，他用外袍把瘦长的身躯又裹了裹……他在高围墙外边看房子的轮廓好象庞大的碉堡一般，他转着两只眼睛寻找最高的目的，最后他的两眼定在二楼右侧尽头上透出白光来的一扇紧闭的窗子上。那是新房，是公馆这一面仅有的一间还没入睡

的房间，昨天它还是阿依达和贝都尔的卧室，今夜便装饰起来，以迎接人生最可贵的美事。他看了很久，最初他只是忧愁，好象一只被剪去翅膀的小鸟望着大树上的鸟窠一样，接着就难过起来，仿佛他亲眼看到了窗扉里面那些不见的东西。这扇窗户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希望能够爬到花园里的大树上去看看！他愿意以自己的余生作代价，换取从窗孔中往里看一眼的权利，难道单纯地看看女神在她的洞房里怎 样 和男人单独待在一起，这个代价还小吗？他们俩怎样待着？怎样四目相对？谈哪些密语？在这个时候，阿依达的骄傲哪里去了？他忧郁地渴望看见，渴望记录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她所做的每个动作和她脸上所表现的每个表情，甚至渴望看见心里的那些活动和头脑里的形象，感情的变化和本能的冲动……他渴望看见一切，就是可怕的丑恶或痛苦的忧愁也不例外。在那以后，他就是死了也甘心。他停在那里，时间溜了过去，他没有离开，灯光也没熄灭，他的脑海也没厌倦这种沉思。假如他是哈桑·萨利姆的话他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使人惶惑眩晕的问题，做奴隶决不是对这样的夜晚毫无要求，如果说做奴隶毫无要求的话，他也就不会这样想念阿依达了，何况哈桑·萨利姆并不是一个受着奴隶的规矩约束的人呢？就这样，他在荒郊里受着折磨，而她却以人们所熟悉的形式在那里亲吻、喘息、流汗。销魂的快乐流进血液，铁链从一个朽坏的身体上解开来，这一切就好象这个腐朽的世界、他的空虚希望如浮泛的幻想一般……看得出来，你是在轻蔑这位女神，好让痛苦装满你的心胸。但是，四年来照耀着你那颗心的光辉灿烂的感情又哪里去了呢？那既不是假想，也不是假想的反映，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力，如果这个感情只能给这个肉体，那么，什么力量才可以侵犯这个灵魂呢？就这样，这位女神还得做他崇

拜的女神，爱还得作为他的刑罚和他的护身符，惶惑还得作为他的娱乐。到了他站在真主面前的那一天，他一定要向真主请示使他惶惑的这些难题。唉，假如他能看透窗户，假如他能看穿里面所存在的秘密又该如何呢？寒风侵袭着他，他也不时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时间正在溜过去，但是，他为什么要忙着回去？今夜他的眼睛还能合得上吗？

三十二

一辆新式马车停在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铺子前面，车轮子在奈哈西街上沾满了污泥和洼处积聚着的水。穆罕默德·阿发特穿着一件毛呢外衣走下马车进铺子来，他笑着说：

“今天我是坐马车到你这儿来的，其实不如坐小船来好……”

下了一天半大雨，地面上流着水，大小胡同都成了河。雨虽然停了，但是，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没有放晴，天把自己的脸藏在好象张在地球上的伞似地那些黑云后面，并在空气里散发着臭味，仿佛预示着黑夜将临。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亲切地迎接他的朋友，请朋友坐。穆罕默德·阿发特刚在账桌旁边的椅子上坐稳，就准备表示来意地说：

“虽然天气是这么坏，而且几小时以后我们就要在照例的聚会上见面，我还是到你这儿来了，你不要奇怪，我是想跟你单独谈谈！”

穆罕默德·阿发特仿佛为他这番奇怪的语言求谅解似地笑

了，艾哈麦德也跟着他笑了起来，但是，主人的笑却近乎询问。加米勒·汉姆扎维戴着一个从头顶包到下颊上头巾，到门口去了，他招呼格拉翁咖啡馆的伙计送咖啡，然后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由于阴雨和寒冷，他也没事可做。艾哈麦德心里琢磨着朋友来访的目的，如果没有十分必要的事，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到来。考虑到最近以来自己所遭到的精神痛苦和最后近似病倒的情况，他感到自己已经面临着一种不平常的担心，但是，他却用亲切的笑容掩饰着自己的担心。他说：

"你来以前我正在想昨天夜游的情况，易卜拉欣·法尔的舞蹈是多么不像样啊！真主责备他。"

"我们还不都是学你的样！"穆罕默德·阿发特微笑着说，"所以你听我告诉你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怎样说你，他说上星期你目眩头痛的原因就是你最近这些日子没找女人！"

"因为我没找女人！难道除了女人还有别的使人头晕的原因吗？"

咖啡馆的伙计用铜盘子端来几杯咖啡和冷水，把它放在两个朋友对面围坐的账桌角上，就走开了。穆罕默德·阿发特喝了一口冷水说：

"冬天喝冷水非常有味，你同意吗？不过这又何必问呢？你是喜爱冬季每天早晨用冷水洗澡的人，就是在这二月里也不例外。你说，祖国党在穆罕默德·迈哈穆德家里举行会议的消息，你现在听了高兴吗？我们活下来，我们又看到萨阿德·柴鲁尔和阿德里、赛尔沃特合作了。"

"真主，接受悔过是你的秘密……"主人嘟囔着说。

"我不相信这些走狗们……"

"我也不相信，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付欧德国王是这种合作

的基础，令人难过的是，我们和英国鬼子还不宣战！”

接着，他们俩默默地喝起咖啡来，如果这种沉默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说这一段短短的谈话并不是适时的，只是穆罕默德·阿发特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他坐直了身子，郑重地对主人说：

“你知道亚辛的事情吗？”

这一问使主人的大眼睛里反映出一种带有不安的关心神色，他的心立即惊慌地跳动起来。他说：

“什么事，他总来看我，最后一次是上星期一来的，难道有什么新情况吗？是关于马莉娅的事吗？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后我听说她把继承她妈的那一所新房子卖给冷饮的布尤米了！”

“这件事情跟马莉娅没关系，”穆罕默德·阿发特不笑强笑地说：“谁知道，也许他早就把她忘得干干净净了。干脆告诉你吧，他又结婚了！”

“又结婚？”主人的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他似乎畏缩地说：“可是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点也没露……”

“他实际结婚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阿尼姆·哈米杜告诉我这个消息刚刚才一个小时，他还以为你全都知道呢！”穆罕默德·阿发特遗憾地摇摇头说。

主人的左手神经质地迅速捻着小胡子，好象自言自语似地说：

“到了这种程度，这我怎么能相信！他怎么会把这件事情瞒着我？”

“情况使他不能不隐瞒，你听我说，如果我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你会对这件不体面的事感到惊愕。可是，你也不要过分地把

它当成耻辱，最要紧的是你不要发怒，如果你疼爱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也用不着发怒！”

“是一件丢丑的事吗？”主人失望地说：“我早就料到了，你告诉我吧，穆罕默德·阿发特先生！”

“你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总是我们的好朋友，你要保重！”穆罕默德·阿发特遗憾地摇着头，低声说：“他娶了女琵琶手宰努白！”

“宰努白！”

他们俩交换了一个暗示的目光，艾哈麦德的脸上立刻显出慌乱的神色，朋友的脸上也立刻显出同情的神色。接着，结婚再也不是主要的问题了，艾哈麦德呼哧呼哧地喘着问：

“你想宰努白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吗？”

“我决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肯定她没把你的秘密泄露给他，为的是让他掉进她的网里，她已经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了！”

“你看他瞒着我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事情！”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仍然呼呼喘着问。

“不，我决不这样想！他要早知道那件事，决不会跟她结婚。年轻人荒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决不是一个下流鬼。他对你隐瞒着这件事，不会是因为别的，只能是没有勇气跟你公开说要娶个女琵琶手！生了个荒唐儿子的父亲多倒霉啊。的确，我很痛苦，可是，我还要求你不要生气，他的罪过他负责，你和他的行为毫无关系，没有人责备你。”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出声地叹了口气，然后问朋友说：

“告诉我，阿尼姆·哈米杜对这个消息怎样看？”

穆罕默德·阿发特不在乎地摆着手说：

“他问我：艾哈麦德先生怎么能同意这个呢？我跟他说：艾哈麦德先生一点也不知道。他很遗憾地对我说：你看父亲和儿子有多大的差别啊！求真主帮助他吧！”

“这就是我教育他们一场的结果吗？”艾哈麦德悲哀地说：“我非常诧异，穆罕默德先生。不幸的是我们在管教对他们起作用的时候，没有好好地管教他们。按年龄他们应该对自己负责了，但是，他们却不珍重自己的尊严，我们也不能去纠正他们，我们是男子汉，却没生出男子汉来，你看，这个遗憾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畜生！他怎么会愿意和一个人人摸的烂女人结婚？我们哭我们自己吧，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权利，只有依靠真主。”

“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义务，”穆罕默德·阿发特把手放在朋友的肩膀上，同情地说，“我们尽了义务以后就是谁的事谁办了！哪一个人也不会认为你应该受到什么指责！”

“任何一个公平的人也不能为这事指责你，艾哈麦德先生！”加米勒·汉姆扎维用遗憾的口吻插嘴说。

“再说现在又不是没有纠正他的希望，你劝劝他吧，艾哈麦德先生，他在你的面前总是服从的，他听了你的话，半天就会休了她，事情很快就会办好！”

“如果她怀了孕怎么办呢？”艾哈麦德诉怨地说。

“真主不会那样安排，真主不允许那样……”加米勒·汉姆扎维畏畏缩缩地说。

看来，穆罕默德·阿发特还有许多话，他同情地望着自己的朋友，说：

“更遗憾的是他为了购买新家庭的家具，把汉姆扎维地方的铺面卖掉了！”

艾哈麦德凝视着朋友的脸，激动得拧起了眉毛，忿怒地大声嚷道：

“好象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似的！连这样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接着，他拍着手说：“不用说，人们会笑他，人们有了一个好机会，在路上可以看到一只没人饲养的骡子，披着一张人皮。”

“净办孩子事！既不顾老，也不顾小！但是，跟他生气有什么用呢？”穆罕默德·阿发特激动地说。

“不论结果怎样，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大声说。

穆罕默德·阿发特把两手伸到他的面前，好象要抵住灾难似的，恳求地说：

“儿大不由父，但是，你是个挺明白的人，不会出错，你劝劝他也就行了，真主是公正的，一切事情只有听凭真主的判断。”

穆罕默德·阿发特沉思地垂下了眼皮，他迟疑了一阵以后，才说：

“另外有一件事叫我放心不下，也同样叫你挂心，那就是雷德万该怎么办？”

两个人对看了好久，穆罕默德·阿发特接着说：

“再过几个月孩子就满七岁了，我害怕亚辛把他要走，让他在宰努白的看护下成长！这事再坏也没有了，理应拒绝，我想你也不会允许他把孩子弄走，所以跟你商量让他同意把孩子留在我们那儿，以后的事情听凭真主的判断。”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本不同意孩子在过了母亲抚养的合法年限以后还留在那里抚养。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来，给艾米娜增加新的麻烦，艾米娜的年龄已经不适宜增加更多的负担了。他以抱歉的口吻顺从地说：

“有一点我要肯定，决不能把雷德万放到宰努白的家里去抚养。”

“他外祖母特别爱他，”穆罕默德·阿发特愉快地叹了一口气说：“就是将来情况改变不得不搬到他母亲那儿去，那里的环境也很好，因为他的继父都四十多岁了，真主也没慈悲他有个孩子！”

“但是，我只同意把孩子留在你那儿！”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希望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我说的只是将来的可能性，祈祷真主，不要迫使我们走这条路，现在我只希望你答应帮助我跟他协商，叫他爽快地同意让雷德万留在我那儿！”

这时，传来了汉姆扎维的温柔声音：

“艾哈麦德先生是最聪明的人，难道他能不知道亚辛已经完全是个大人了吗？亚辛和所有的成年人一样，有支配自己的事务和财产的权利，艾哈麦德先生绝对忽略不了这一点，他只能劝告劝告儿子，其余的事情只有听凭真主安排。”

这一天的余下时间，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一直在考虑，一直在忧愁。他心中暗想：看起来亚辛是个没出息的儿子啦，没有比生一个没出息的儿子更让人痛心的了。亚辛的结局是很清楚的，这是多么令人发愁啊！他用不着推测就可以想象出亚辛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是的，亚辛会从不幸堕落到最不幸中去，只有等待真主的慈悲了。当加米勒·汉姆扎维请求他把和亚辛见面的时间推到明天，他答应了，这里面希望的成分是远远超过接受忠告的成分的。

他叫亚辛第二天下午来见他，亚辛按照一个孝子的本分准时来了。其实，亚辛并没有和家庭断绝关系。他十分想念旧家，

只是没有勇气回去，他不论哪一次看见父亲或海迪杰、阿依莎，总要他们给继母带个问候。是的，他没有忘掉继母对他的愤怒，也没有忘记她责骂自己的那些话语，不过，他也不肯忘掉早年他除了她以外就不知还有母亲的时代。他不断地去看望两个妹妹，他也不断地在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里遇见凯玛勒，并把凯玛勒叫到自己家里去，让弟弟首先会到马莉娅，后来又认识了宰努白。至于父亲，他至少每周要到铺子里来见一次面，在这里，亚辛满意地看到了父亲跟人建立交情的第二种秉性，于是，父子之间产生了牢固的感情和互信互爱，这种感情和相爱，一方面受着疼爱关系的培养，另一方面是出于看穿父亲真面貌的喜悦。但是，亚辛在那一天却从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使他想起旧日总是让人畏惧的神色的迹象。他不认为有什么突如其来的事情，因为他相信，他的秘密父亲总会立刻或最近的将来就知道的，他不怀疑自己已经遇到了从做了那件事情后就等待着的暴风。父亲对他说：

“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心里很难过，儿子的事情要让别人告诉我，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亚辛低下了脑袋一声没吭、主人看见儿子在自己面前还装文雅，不禁大怒，高声叱着说：

“摘下你的假面具来吧，丢开你这套两面手法，我跟你说话，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没有告诉您的胆量！”亚辛用几乎是听不见的声音说。

“凡是隐瞒罪过或丑事的人都这样说！”

亚辛根据自己的秉性，不能做任何反驳，于是就驯服地说：

“是！……”

“如果你真是没胆量，那又为什么敢这样做呢？”主人茫然

地问。

亚辛又沉默了，父亲想象着儿子对他说："我知道这是丢丑的事情，但是，我抑制不住爱她！"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在那个女人面前受侮辱的情况，多么丢人呐！尽管你不断地去观察她，总算用大发脾气洗清了耻辱，可是这个畜生办的这事，又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这是丢人的事，你就毫不考虑后果地情愿这样做，我们一家人都会为这事倒霉！"

"你们一家人都会倒霉？"亚辛天真地喊，"求真主保佑你们……"

"你别装不懂！"主人又发了火，大声嚷着说："你不要假装没有过失。你知道，你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欲，不顾玷污父亲和兄弟姊妹的名声，把一个女琵琶手弄到我们家里来，让她和她的子女都变成了我的家属！我想在我这样提出来以前，你不会不明白这些事，只是为了你的兽欲，你什么都不顾了，你亲手破坏我们家庭的尊严，就是你自己也是步步走下坡路，最后你会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亚辛眯缝着两眼一句话也没说，这情况说明他承认罪过，并且表示服从了。据我看，这些丑事带给你的只不过是做作一番，我的负担却是给我一个孙子，他的母亲是宰努白，他的姨姥姥是祖贝达，有声望的商人艾哈麦德和名歌女祖贝达成了亲家也许我还要赎回许多不知道的罪！

"我一想起你的前途就浑身发抖。我跟你说，你堕落了，你将来会越发地堕落，说吧，汉姆扎维的铺面你怎样处理的？"

亚辛抬起两只失望的眼睛来，欲言又止了几次以后才说：

"我很需要钱……"接着，他放低了声音说："要不是这种情

况的话，我就到你这儿借来了，但是，情况不许可……"

"你是什么东西?"主人忿怒地说："你说这个话心里也不惭愧?你是要叫她们看你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为所欲为，谁也管不着。我认识你，我了解你，你不用想欺骗我！我虽然早就知道你在她的挟制之下已经无能为力，我还是要说一句：你毁了你自己，你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亚辛装作痛苦似地沉默下来。畜生！她是一个迷人的女鬼，你怎么竟非要和她结婚不可？我原想她要和我结婚是贪图我的年纪大，谁知她却俘虏了这个年轻的畜生。他对这一点感到了安慰和高兴。她的主意是不惜任何代价跟人结婚，她舍开我另找了别人，于是，这个傻小子落进了圈套。

"休了她！休了她，不要等她生了孩子，让我们永远丢丑！"

"我不能无缘无故地休她！"

狗崽子！你拿夜会上的玩笑话来跟我说吗？

"你得赶快想办法休了她，要不然等她生了孩子，对你对我都是伤脑筋的问题！"

亚辛出声地叹了一口气，有了这个唉声再不用说什么话了！这时，父亲看着他似乎也没主意了。法赫米死了，凯玛勒是个白痴，也许是个疯子；而这个亚辛呢，看来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令人难过的是，亚辛是折磨我最厉害的人。把事情交付给真主吧，真主！假如我一步走错和那个女人结了婚的话，情况又该如何。

"那所铺面卖了多少钱?"

"二百镑……"

"本来值三百镑，那所铺面的位置多好啊，混蛋！卖给谁了?"

"阿里·屠龙——卖杂货的。"

"好哇，好！所有的钱都花在办婚事上了吧?"

“我这儿还存着一百镑！”

“你做的好！”父亲嘲笑地说：“新郎手边不能没有钱啊！”接着，他又换了忧愁的郑重语气说：“听我的话吧，亚辛，我是你的父亲！你应当有个约束，改变自己的作风！你本人也做了父亲，你就不为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前途想一想？”

“他每月的费用我连一个披亚斯特也没少送过！”亚辛激动地辩护说。

“这是一宗买卖么？我说的是他的前途，不只他一个，还有将来要生下来的那些孩子的前途！”

“真主让他们下生就能养育他们……”亚辛镇静地说。

“真主让他们下生就能养育他们，你先生就任意挥霍！你跟我说……”父亲不高兴地大声喊完，就坐直了身子，两只有力的眼睛直盯着儿子问：“雷德万快满七岁了，你打算怎么办？难道你能把他接回来，让他在你们这种非法生活的教养下成长吗？”

“那该怎么办呢？”亚辛满脸现出慌乱的神色问，“这件事我还没考虑过！”

“求真主保佑你别操心，”父亲痛苦地摇摇头嘲笑说：“你还有时间考虑他吗？让我替你考虑吧，我跟你说，把雷德万留在他外祖父家里抚养。”

亚辛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同意地点了点头，顺从地说：

“就照您的意思办吧，爸爸！不用说，这是对他有好处的。”

“叫我看，这样对你也有好处，免得让这些无聊的事情占住你的心！”父亲讥诮地说。

亚辛微笑了，并没答话，仿佛他在对父亲说：“我相信你这是说笑话，这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你同意让他离开你的身边成长会使他受到痛苦！”

"您说得对，但是，我对您的主张有信心才同意这样的！"

"你真对我的主张有信心吗？"主人又惊异又讥诮地问："为什么别的事情就不这样呢？"接着，他遗憾地叹息了一声说："一句话，求真主引导你，你的罪过你负责，今天晚上我和穆罕默德·阿发特谈谈抚养雷德万的事情，你必须负担孩子的全部费用，也许他会同意。"

这时亚辛站起来向父亲问了安，朝铺子门口走去。他刚迈了两步，就听到父亲问他说：

"你怎么就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地爱你的儿子呢？"

"这还用说吗，爸爸！"亚辛站住，朝父亲转过身来，莫名其妙地说："爱儿子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父亲挑起两条眉毛，神秘地摇摇头说：

"去吧，再见！"

三十三

在去作主麻礼拜前一小时，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把凯玛勒叫到卧室里来了。没有要紧的事情艾哈麦德是不会叫哪一个家人来和他相见的，的确，他的思想很混乱，正在准备向儿子提出他所考虑的问题。昨天晚上有些朋友让他看了登在《消息》周刊上的一篇论文，署名是"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在名字上面还加了"青年文学家"字样。尽管那些朋友除了文章的标题《人类的起源》和作者署名"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以外，谁也没读论文的内容，但是，他们却拿它当做恭维、祝贺或取笑艾哈麦德的资料，艾哈麦德因而不能

不郑重地考虑委托穆特瓦利·阿卜杜·萨马德谢赫给这个青年画一张符。穆罕默德·阿发特对他说："你儿子的名字和大作家们的名字登在一本杂志上了，你该高兴吧！求真主赐给他光明的前途，就如同真主赐给那些作家前途一样！"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我听一个有身份的人说过，曼弗鲁蒂就凭一枝笔买了一处庄园，我预祝他也很幸福！"其他人也谈论写作是一条路子，他能让许多人有权势，作领袖。可是易卜拉欣·法尔却开玩笑地说："赞颂真主，他从老粗老粗的脊梁骨里造化了一位学者！①"当时艾哈麦德看了一眼标题和"青年文学家"的头衔，就把杂志放在由于六月的炎热和威士忌的烧力而脱下来的外袍上，等到以后一个人到家里或铺子里去读。接着他高高兴兴地继续玩乐，他不仅感到骄傲，而且从青年入师范学院以来，第一次冲淡了心头的恼恨。他想尽管孩子学校选的不适宜，看来也会成"器"。他随着人们谈的"写作"、大人物的名声和曼弗鲁蒂的庄园联想了许多事情。是的，谁能预料？也许儿子不仅能当教员，还能为自己开辟一条他作父亲的也不曾想象过的生活道路。今天上午，他礼完拜，吃罢早点，坐在大椅子上聚精会神地打开杂志，高声朗读那篇论文，以便理解它的意义。但是，他在这篇文章里发现了什么？他往常读政治性论文，毫不费力地就能了解，而这一篇论文却弄得他头晕眼花。他集中精神反复阅读，看到有一段话谈论一位名叫达尔文的学者，介绍达尔文通过对各岛的考察后，在生物学考证各种生物方面的卓越才干。他被一个奇怪的论点惊呆了，那个论点说人类是另一种生物的子孙，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他惊慌地把这几节反复读了几遍，在这个令人

① 伊斯兰教说法：人首先孕育在父亲的脊椎骨里，然后再到母亲的子宫里。

遗憾的现实面前失神落魄地呆住了。他的亲生儿子竟无条件地肯定人类是另一种生物的子孙；他十分慌乱、暗中纳闷：难道政府办的学校真的用这些危险的学说教育孩子吗？于是，他叫派人去叫凯玛勒。

凯玛勒来了，他决想不到父亲的脑海里在考虑什么。几天以前，父亲曾叫他来祝贺他升了三年级，他估计这次叫他还是好意的。他的脸色苍白，身材瘦长，最近他一直就是这样。家里人认为他是由于考试前用功过度，消耗了体力，并没有察觉他的真实秘密，不知道五个月来他一直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作了几乎毁灭他的那种残酷而压倒一切的感情的俘虏。父亲叫他坐下，他面对着父亲，有礼貌地坐在椅子边上，这时他才发现母亲坐在圆桌前面缝补衣服。父亲把《消息》周报丢在他们俩中间的一把大椅子上，装作镇静地说：

"这份杂志上有你的论文，是不是？"

凯玛勒用眼睛光溜了一下杂志封皮，茫然地看着它，说明他决没想到这个突然的事件。他父亲怎么能这样奇怪地阅读起文学杂志来了呢？以前，他在《晨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沈思》的文章，体裁是散文或散文诗，里面有一些哲学论点和感情的呻吟，他完全相信父亲能看到那篇文章，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除了亚辛，家里人谁也没看那篇文章，就是亚辛也是听他亲自读的，听罢以后，亚辛对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成果，我是第一个把诗和小说教给你的人。文章太美了，先生！但是，这是很深奥的哲学，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呢？"亚辛还嘲笑地说："激起这些幽怨的美女是谁呀？先生，你将来会知道，对待她们除了鞭挞畜生一样的待遇以外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但是，父亲看到了他所写的最危险的东西，这篇论文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在父亲的心灵和理

智之中发生剧烈的斗争，并且在这个斗争的火炉中燃烧起来。但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除了父亲那些爱读华夫脱党报和机关杂志的华夫脱党人朋友以外，还有别人来告诉父亲吗？他怎么能妄想平平安安地摆脱这个窘境呢？他从杂志上抬起眼睛来，然后用掩饰不住慌乱的语气说：

“是的，我想写一篇稿子来巩固我的知识，并且鼓励自己继续研究……”

“这没有什么不好，”艾哈默德装作镇静地说：“在报纸上写文章总是大人物们获得名誉和声望的路子．重要的是一个文章的内容，你写这篇论文有什么用意呢？念给我听听，给我解释解释！你的文章太深奥了！”

这够多糟糕！这篇论文不能公开讲，特别是不能讲给父亲听！

“这篇论文很长，爸爸！您自己没读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几个科学论点……”

主人用有准备的炯炯目光望了他一眼。这就是现在他们高唱的科学吗？你要知道，真主诅咒这样的科学和这样的科学家。

“你怎么提出这种论点？我看到了一段奇怪的语言，说什么人类是另一种生物的子孙，还有其他类似的话，难道这都是真的吗？”

昨天，他曾和自己的心灵、信仰以及真主作过激烈的斗争，弄得精疲力尽了，今天，他必须和自己的父亲作斗争。但是，他在第一次斗争中感到的是痛苦、折磨，而在这次斗争中却是惧怕和畏缩，真主的惩罚也许会从缓，而他父亲的天性却是急于要惩罚他的。

“这是这个论点所决定的！”

“亚当是人类的鼻祖，真主用泥捏的，而后又把灵魂吹进他的躯壳里，你这个科学论点对这个怎么说？”艾哈麦德提高了嗓门不安地问。

他曾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过，当时的不安并不亚于他的父亲，一整夜他都没合眼，在床上翻来覆去，思索亚当、造化万物的真主和《古兰经》，不断自言自语地说：《古兰经》必须是完全真实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古兰经》。你骂我，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所受的折磨，要不是我有自制能力的话，那一夜我就会死去。他用轻微的声音说：

“达尔文是这个论点的创始人，他没提到我们的先祖亚当……”

“达尔文是卡菲尔，他被魔鬼俘虏了，如果说人类的起源是猴子或别的生物，那就是说，亚当不是人类的祖先，这绝对是库夫尔①，这就是对真主的品位和尊严所做的无耻冒犯！我了解萨加区住的科普特教徒②和犹太教徒，他们全都相信亚当，所有的宗教全都相信亚当，这个达尔文信教吗？他本人是卡菲尔，他的话是库夫尔，传述他的话是疯狂病，告诉我，他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吗？”

假如他心里还有笑的余地的话，那么这句话该引他大笑了！但是，他的心里已经充满了痛苦：失恋的痛苦，疑惑的痛苦和信仰危机的痛苦。从宗教走向科学要经过一个烧人的恐怖地带，但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怎么能否认科学？他谦卑地说：

“达尔文是英国科学家，他死去多年了！”

---

① 库夫尔意为否认真主的事，语含贬意。

② 是世界古老的基督教中的一支，现在埃及信仰该教的教徒约占人口的10%。

“真主诅咒所有的英国人……”母亲用颤抖的声音插嘴说。

他们父子同时瞅了她一眼，只见她把衣服和针线放下来，听他们谈话。但是，他们俩的眼光立刻离开了她，父亲接着说：

“告诉我，学校里讲这种论点的课程吗？”

他赶忙抓紧这根突然垂下来的救命绳，用谎话来做自己的护身符：

“是……”

“怪事！那么你以后也要给你的学生讲这种论点吗？”

“不，我将来作文学教员，跟这种科学论点不发生什么关系！”

主人拍了一下手掌。在这一刹那，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威力来对付科学，就像他对待家属那样。他忿怒地斥责说：

“那么，他们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个呢？难道不是为了把库夫尔塞进你们的心中吗？”

“求真主护佑，我们的信仰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凯玛勒用反驳的语气说。

“但是，你这篇论文是在宣传库夫尔！”父亲怀疑地注视着他说。

“求真主饶恕！”他慌乱地说：“我只是向读者介绍它，而不是让读者信仰它，一个信士的心不会受到卡菲尔的主张的影响。”

“难道除了这个论点以外，你就没别的题目好写吗？”

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在把这篇论文寄到杂志社去以前他踌躇了很久，但是，他好象渴望给人们报丧，说他的信仰死亡了。在过去的两年期间，在寿阿里① 和海雅姆② 所激起的怀疑

① 艾布·阿拉依·麦阿里(973—1057)，阿拔斯王朝时代的盲诗人。

② 欧默尔·海雅姆(1132—?)，波斯诗人。

风暴面前，他的信仰早已经被肯定了，科学的铁掌抓住了它，它已经死亡了。我并不是一个卡菲尔，我总还信仰真主，至于宗教呢？……宗教哪里去了？消失了！就如同侯赛因烈士的头、阿依达和我的自信心一样地消失了！他用忧郁的声调说：

"可能是我犯了错误，请您原谅我，因为我学的是这种论点。"

"这不是什么可原谅的理由，你要改正自己的错误！"

父亲是多么好的人啊！他企图迫使儿子为了保卫荒诞的传说去攻击科学。的确，凯玛勒受了许多折磨，但是，他决不肯重新打开自己的心房去接受他已经清洗了的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我受的折磨和欺骗已经够了，今后，再不能让幻想戏弄我了，光明就是光明！亚当是我们的祖先？我没有祖先！如果事实上必须有祖先的话，就让猴子做祖先吧，它总比那些不可想象的亚当强，假如我真是某一位圣人的子孙，那我也不至于受到阿依达那种足以致我于死地的嘲笑了。

"我怎样改正错误呢？"

"你知道不可怀疑的真理！"主人既气恼又愉快地说："那就是真主用泥土创造了亚当，亚当是人类的祖先，这是《古兰经》中记载的，你也用不着做别的，只把那些论点所以错误的理由说明就行了。对你来讲，这是很容易的，要不然你的文化还有什么用呢？"

"指明反对真主训谕的人的错误太容易了！"母亲插嘴说："你跟这个不信真主的英国鬼子说去，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里说：亚当是人类的祖先。你外祖父是一个背诵《古兰经》的人，你应该学他的榜样，我是多么希望你努力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学者啊！"

“你懂得什么《古兰经》，你懂得什么科学？”主人的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呵斥她说：“别提他外祖父了，干你手里的活去吧！”

“我的主人！”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愿意他做一个像他外祖父那样的学者，用真主的光明照耀全世界！”

“他呀，他已经开始散布黑暗了！”主人气冲冲地说。

“求真主保佑！也许你还没了解他，我的主人！”妇人悲哀地说。

主人用冷酷的目光瞪着她。他减轻了对家人的苛刻待遇，后果是什么呢？凯玛勒去宣传人类的起源是猴子，他母亲竟敢和自己争论，说自己不了解！他大声喝道：

“你听我说话，不要打断我，你不懂得的事别管，干你自己的活去吧！真主诅咒你……”然后，他转过来绷紧了脸瞅着凯玛勒说：“你愿不愿意照我的话去做？”

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监视你的人，许多国家的自由人都没遭到这样的灾难。你对他的爱和你对他的怕相等，但是，你的心却不肯甘愿这样受摧残。你忍受着痛苦吧，因为你已经选择了斗争的生活。

“假如我的论断只能引证《古兰经》而拿不出新的东西来，我怎么能够驳倒这个论点呢？我要说的话，所有的人都懂得，也都信仰它。再说这个问题是一门科学，讨论它是专研究它的科学家们的事……”

“既然不是你的事，你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

要答复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遗憾得很，他没有胆量向父亲承认，他相信这个论点是科学的基本论据，根据这个论据能够建立一门解释现实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却还不是

他所能完全掌握的。主人认为他的沉默是肯定这种错误的，于是更加懊恼和气愤了。在这个领域内，迷失方向是很危险的，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领域里，他对儿子毫无支配权利，发觉自己对这个迷路的青年束手无策，就如同曾经在亚辛的面前为儿子违背自己的嘱咐束手无策一样。真是奇怪的年头！难道发生在他的父亲身上的事情都轮到他头上了吗？他听到关于当代青年的传统好象荒唐的传奇一般：有的小学生已经染上了吸烟的嗜好，有的拿老师的尊严开玩笑；此外，还有的在反抗他们的父亲。不错，他的威严并没有被忽略，但是，在他那种专横和严厉之下管制了这么久，怎么会产生出这样的后果来呢？亚辛是堕落不堪了，而这个凯玛勒却和他争论辩驳，企图逃开他的手掌。

“你好好地听我说，我不愿意对你冷酷无情，因为你是个守规矩的孝顺孩子。至于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我也只能对你进行劝告，你应该记着，不论怎样，违背我的忠告总不会有好结果！”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可以从亚辛身上看到不听我话的后果。我曾劝告亡人法赫米，不要挺身冒险，现在他要活着也是个能顶立门户的大人了。”

“英国鬼子把他杀死了，这些英国鬼子，不是杀人就是亵渎真主！”母亲说话的声音像呻吟一样。

“如果你发现课程里有和宗教相对立的东西，为了应付考试不能不记住的话，那你也不能相信它！”主人继续说：“更重要的是不能在报纸上替他们宣传，要不然你会跟他们同样担负罪责。你对英国人的科学应该采取我对他们的侵略所采取的态度，尽管他们把暴力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却绝对不承认它合法！”

“你要用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揭穿这种科学的虚伪，发扬真主的光辉！”母亲又用腼腆的柔弱声音插嘴说。

“我说的已经够了，用不着你表示意见！”主人大声喝她说。

她又接着做自己手里的活计去了，主人威胁地瞪着她，直到他对她的沉默放心以后，才瞅着凯玛勒问：

“懂得我的意思吗？”

“全明白……”凯玛勒用坚定的口吻回答。

今后他愿意写的话，他应该拿到《政治》周报上去发表，因为他这位华夫脱党人的父亲是见不到那份杂志的，至于母亲，他已经暗地里答应她：他要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发扬真主的光辉，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光辉吗？是的！在他从宗教下面获得解放的过程中，这种光辉比他所信仰的那种光辉更接近真主！真正的宗教不是别的，只能是科学，科学是揭示世界秘密和面貌的钥匙，假如今天圣人们能复活的话，他们也只有以为科学服务作为他们的使命。就这样，面对着赤裸裸的现实，他从荒诞的想象中清醒过来了，那个刮起凶风的夜晚，也就是他和无知开火，并且战胜了无知的那个夜晚，留给他一个把荒诞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分开的界限，他根据这个界限找到了通向真主的道路，这是科学、善良和美妙的道路，从这个界限出发，他告别了过去那些欺骗人的想象，虚伪的希望和不必要的痛苦……

三十四

他往夏达德公馆走着，十分留心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当他走进公馆大门的时候，就更加留心和注意了。他最终确信，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这所公馆和这里的人们，并且是最后一次重温自己的记忆了。不是吗？侯赛因终于得到了父亲的同意，到法国

去！他边想边走进通向花园的楼边过道，一眼看到了临着过道的那扇窗户，仿佛她那温柔亲切的倩影正在那里望着他，她那甜蜜的目光好象天上的星光一样，并没有任何意图；她那温柔的问候好象是旁若无人的画眉鸟的欢快的歌声一样，不理会他这个人。接着，他看到公馆楼后直到隔开郊野的围墙的花园全景，有素馨花架子，有高大的枣椰树和蔷薇花丛，最后，看到了古老的凉亭，凉亭的天花板下面弥漫着爱情和友谊的醉人芳香。这时，他想起了一句英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他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因为他从老早就知道这句话，但是，并没有从这句话中吸取教益，他由于错误，愚蠢或是命中注定的关系，竟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了。他全心全意地关心这个家庭，其中一部分是由于爱情，另一部分是由于友谊，现在爱情已经枯焦了，而友谊呢，也会由于朋友准备出国而中断。从明天起，他会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既没有爱人也没有朋友。他怎么能从这种情景中得到安慰呢？公馆、花园和郊野局部地或全部地、亲切而向往地连结着他的心，深深地埋在他的胸膛里，就如同阿依达和侯赛因·夏达德的名字印在他的记忆上一样。他怎么能和这所公馆断绝关系，或是和路人一样，满足于远远地看它一眼呢？他是热爱这所房子的人，有一天，他玩笑地把自己叫做崇拜偶象的人！

侯赛因·夏达德和易司马仪·鲁特菲坐在常放冷水罐和三个玻璃杯的茶几两边两把椅子上，他们按照夏天的习惯穿着敞领衬衫和白法兰绒西装裤，他们俩用两副截然不同的脸色望着他，侯赛因容光焕发，易司马仪却愁眉苦脸。他穿了一条白西装裤，拿着红毡帽，甩着帽子上的黑穗子，朝他们俩走去。他们握了手，他立即背朝着楼房坐下，实际上这所楼房早已就背朝着他

了！易司马仪强笑着对凯玛勒说：

“现在我们俩该重新找个见面的地方啦！”

凯玛勒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易司马仪的自嘲是多么有趣啊，这种自嘲之中就没有痛苦的意味。现在，凯玛勒只剩下他和福欧德·汉姆扎维两个朋友了，这两个朋友虽然了解他的心，但是和这颗心不相协调，他为了摆脱寂寞而去找他们，也只是情愿受命运的摆布，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侯赛因决定离开我们了，我们只好在咖啡馆或马路上见面。”

侯赛因遗憾地摇摇头，是要说明他那可爱的希望虽然已经得到满足，但是，他这个人善于交际对这种轻易地离别感到不高兴。他说：

“我就要离开埃及了，和你们俩分别心中十分难过，友谊是神圣的感情，我心中已体会到这种感情的珍贵。朋友是反映自己的伴侣，他是你的感情和思想的回声。我想我们的心理差不多，本性也很相似，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友谊，我们会通信，甚至还会见面！”

这是美好的话语，它是离别的痛苦心灵的一种安慰。真的，你姐姐带给我的灾难还不够吗？你也要抛下我一个人，让我连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了。今后，你这个被他抛下的人由于渴望迷人的精神交往，将要受到离别的折磨。他忧郁地问：

“什么时候我们再见面？我决没忘记你那样喜欢长期漫游，谁能担保你不会一去不回头？”

“我认为这只麻雀再不会回到这个笼子里来了！”易司马仪附和他的话说。

侯赛因短促地笑了一声，说明他心中的高兴。他说：

"直到我答应我父亲继续学法律，我父亲才同意我出国，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恪守这个诺言到什么时候！我对法律丝毫不感兴趣，此外，我认为我绝对忍受不了这种呆板的课程，我只愿意干我爱干的事情，我的心让几门课程占据了，没有哪个学院具备这几门课程，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你们说，我要学艺术和哲学，还要学诗歌和小说；我喜爱博物院和音乐堂，我要恋爱和娱乐，什么学院能具备所有这一切呢？此外，还有一个你们俩知道的实际情况，我爱听讲，不愿意读书，我希望别人解释给我听。其次，我要带着敏锐的感官，清醒的头脑游遍山川和海滨，走遍酒馆、舞场和咖啡馆。这种单纯的经历的记录，我会接连不断地寄给你们俩！"

他仿佛在形容他所憧憬的一座天堂，不过这座天堂如同强盗似的，它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人什么。凯玛勒所追求的却是另一种情景。侯赛因当这种如花似锦的生活把他带进自己的温暖怀抱时，决不会想念这个旧歌场。这时，易司马仪仿佛怀疑自己的想法似的，对侯赛因说：

"你决不会回我们这里来了！别了，侯赛因！由于我们彼此相接近，因此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什么艺术哲学，什么博物院和音乐堂，什么诗歌和游历山川，这一切全都去他的吧。你总是一个人，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决不回我们这儿来了！"

凯玛勒用询问的眼光凝视着侯赛因，仿佛要侯赛因对易司马仪的意见表示态度，侯赛因说：

"不！我会经常回来的，埃及是我长期游历过后的休息地，回来顺便省视家人，看望朋友。"接着，他转过来朝凯玛勒说："我迫切地期待你出国，我几乎现在就盼望走！"

谁知道，也许他的谎言会成为事实，让他实现这些诺言。不

管怎样，他总希望侯赛因有一天会回来，这种深厚的友谊决不会成为过眼云烟，他那颗富于友情的心灵相处这一点就如同相信爱情永远不会从他的心灵中根除一样。太遗憾了！他满怀希望地说：

“走吧，怎样想就怎样做去吧，以后再回到埃及来，把埃及当作你的歇脚地，当你再想游历的时候，你再离开它到外面去！”

“你要真是个好小子，你就采取这个妥善的方式吧，这样既符合你的希望也符合我们的希望。”易司马仪赞同凯玛勒的意见说。

“我相信我会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漫游的……”侯赛因低着头，似乎同意地说。

他听着侯赛因说话，两眼注视着侯赛因的形象，特别是和阿依达相象的那两只黑眼睛和既骄傲又温柔的眸子，以及由他的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的品性体现出来的透明的灵魂。在这个亲爱的朋友离开以后，还有什么友谊的乐趣和爱情的记忆留下来呢？你从他手上接过来的友谊是精神的亲昵和舒适的幸福，你从他姐姐手上承受过来的爱情是空虚的喜悦和火狱里的酷刑！侯赛因一个一个地指着他们俩，接下去说：

“当我回到埃及来的时候，会发现你们俩一个做了财政部的会计师，一个做了教员，更可能看到你们俩已经做了父亲！那够多么有趣啊！”

“你能想象我们俩参加工作吗？你想想凯玛勒怎样做教员！”接着，他对凯玛勒说：“你在给学生们上课以前应该吃胖些，你会发现将来的学生像魔鬼的子孙一样调皮，要跟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神仙。你是个坚决的华夫脱党人，将来你会发现你自己由于任公职，不得不接连不断地违反华夫脱党的指示！”

易司马仪的话打断了他正在考虑的思路，他在暗想：他带着这有名的脑袋和鼻子怎么同学生见面呢？他感到了烦恼和痛苦，他把自己跟生平认识的几个道貌岸然的老师作了比较，准备严厉地对待学生，以保持自己的作人威风！但是，他又暗想：他能像别人对待自己那样严厉地对待别人吗？他脱口而出地说：

“我估计自己不会永远教书……”

“我想你会从教育界转到新闻界，对不对？”侯赛因的眼里闪着幻想的神色说。

他觉得自己是在考虑前途，他常常想象的要从事著作的念头又爬上心头；但是，有什么题材可写呢？他再不把圣人当成圣人了，他再不把天堂火狱当作问题了，人类的科学只是生物的科学的一部分，他必须另找新的题材。他还是不假思索地说：

“我希望能办一份宣传新思想的杂志……”

“看得出来，我们的朋友不是纯粹的政治家，他的家属为革命承受过重大牺牲，现在思想却在他面前开辟了一条有广阔前途的出路。”侯赛因高声笑着说。接着，他转过来朝着凯玛勒：“你这话是能够实现的，你这种叛教的革命是一个飞跃的进步，我从前就没想过。”

这种新的形容使他感到十分幸福！他发现这个新的形容是称赞他的革命和恭维他的骄傲。他红着脸说：

“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善美的事业是多么好啊！”

易司马仪吹了三声口哨，这是付给真善美三个字的代价，他讥讽地说：

“你们好好听听！”

“我和你的想法相同，”侯赛因郑重地说：“不过我只要理解和享受就够了！”

"这件事情比你说的更伟大!"凯玛勒激动而真诚地说,"这是为了真理而斗争,这是寻求全人类的崇高目的,在我看来,要没有这些,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

易司马仪两手一拍,这个举动使凯玛勒回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易司马仪说:

"那就只好让生活没有意义了!你多么不幸,多么倒霉啊,竟放弃了宗教!我不为你的不幸痛苦,宗教也永远不会成为我的事业,你认为我是崇拜'随遇而安'的哲学的人吗?不对,我只要求过一般的生活,能够自自然然地随从生活就行,而你却一定要寻求经过残酷的斗争才能得到的生活。求真主饶恕,你背叛宗教而去坚决相信真善美,那就永远也不会得到它。你要献出自己的生命,难道这不是宗教的说法吗?你怎么能否认根本而相信枝节呢?'

朋友的样子不是开玩笑,但是,他自己所信仰的真理也不应当总让人嘲笑啊!如果让你在阿依达和崇高生活两者之间选择其一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呢?但是,阿依达在他的眼前昂首阔步,总表现得是个崇高的典型,你也不能否定她的崇高啊!

"信宗教的人总是通过宗教热爱真理,而不信宗教的人们却直截了当地热爱真理本身!"侯赛因看到沉默的工夫久了,就替凯玛勒答复说。

啊,我什么时候再见你?看来易司马仪已经把思路转到了另一方面。他笑着问凯玛勒说:

"你说,你是不是一直在礼拜?你在下一个斋月是不是还打算把斋?"

礼拜本来只是要享受为她祷告的乐趣,在这所公馆里过的夜晚比斋月更幸福!

"我早就不礼拜了，我也决不再把斋。"

"你公开表示过自己的思想吗？"

"没有！"他笑着说。

"那么你愿意做两面派了！"

"你没必要逼我去指责亲人！"他气狠狠地说。

"你以为你能有一天把你所讨厌的东西写出来跟人见面吗？"易司马仪嘲笑地问。

按照《卡里来和笛木乃》①的写法，用美好的意愿把厌恶掩盖起来么？哦，难道我心里还没凝成结晶的那本书的基础已经动摇了吗？

"面向读者是一回事，照天性和父母说话又是一回事！"

"你这位哲学家同道家族的无知是根深蒂固的！"易司马仪指着凯玛勒对侯赛因说。

朋友开玩笑决不是污辱你，但是，你决不能把他当作剖心谈话的朋友；所以，你如果不甘沉默，就只有像疯子一样地自言自语！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花园鸦雀无声，一点微风都没有，玫瑰、石竹和紫罗兰全都感到了自由的幸福。阳光已经从这座花园上脱下了它的衣衫，只有东边的围墙上面还留有一条饰带。易司马仪看着侯赛因·夏达德，结束了这个沉默说：

"你准备去看望哈桑·萨利姆和阿依达夫人吗？"

"等我到巴黎去住下以后，再考虑到布鲁塞尔去旅行的事……"他微笑着说："上星期接到阿依达来信说她怀孕了！"

痛苦本来是穿插在生活中的，现在，我却只是一个穿着男子服装的纯粹痛苦的化身。阿依达怀孕了，她的肚子从小而大，她

---

① 是一部阿拉伯古典名著，为寓言体裁。

是不是会和别人一样痛苦地流汗呢?这是不幸还是生活的调笑?生活带来的恩惠总会朽坏掉的，但愿我能够知道这种痛苦的本质。易司马仪·鲁特菲说：

“这样，她的子女都将会变成外国人的。”

“顶好是一过童年就把他们送回埃及来。”

有一天，你会在你的学生中间看到他们吗？那时你心里会说：你曾在哪里见到过这些眼睛?那颗激动的心回答说：它们一直就在我这里。当那个小家伙嘲笑你的脑袋和鼻子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情惩罚他?哎!难道这回事就不能忘掉吗？侯赛因接着说：

“她特别爱谈论她的新生活，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她说想念家里人，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客套。”

她生来就要到那些崇高的国家生活的，她所以有一般人的秉性不过是一种游戏，是她用来诱惑你作出种种贡献的那些本能之中的一种。看，她在絮絮叨叨的书信中有过一个字询问旧友吗?但是，谁又告诉过你她还记得旧友？他们又沉默了。太阳落山了，暮色安静地垂下来，天空中出现了连翩的鹞鹰，他们听到了犬吠声。易司马仪走到冷水罐跟前去喝水，侯赛因开始吹口哨，凯玛勒怀着忧郁的心情，脸上装作平静地偷眼去看他。

“今年的炎热更讨厌!”

易司马仪说完这句话，用花条绸手绢擦干嘴唇，接着，他打了一个饱嗝，把手绢放回裤子口袋里去。

朋友们分离是最可诅咒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到别墅去?”

“六月末……”

易司马仪高兴地回答，侯赛因接着说：

“明天，我们全都到巴尔角去，我在那儿和他们一起住一星朗，然后我父亲带我去亚历山大，六月三十日我就可以上轮船了！”

大时代中的一段历史结束了，也许某一颗心也随着去了。侯赛因注视着凯玛勒，然后笑着说：

“我离开你们了，你们团结、联合的形势很好，但愿你们早把独立的消息给我送到巴黎！”

“你的朋友不同意联合！”易司马仪指着凯玛勒对侯赛因大声说：“萨阿德·柴鲁尔和叛国集团合作使你的朋友感到痛苦；萨阿德·柴鲁尔避免和英国冲突，并把首相的位置让给旧政敌阿德里更使他痛苦，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他比他的神圣领袖还要过激！”

停战以及和敌人妥协是你的另一种失望，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使你失望？但是，他高声地笑起来了，说：

“不仅如此，这种联合是要把自由立宪党的议员强插进我们这里来！”

三个人一齐大笑起来。一只青蛙跳到他们跟前来，接着就消失在草丛中了，微风轻轻吹动预示黄昏即将来临周围世界的喧嚣声低落下去，聚会要结束了，他怕的就是这个。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爱情的光辉，在这里，天仙的声音招呼过他：“喂，凯玛勒”，在这里，进行过令人痛苦的关于脑袋和鼻子的谈论，在这里，女神公开表示了对他所犯过失的敌意；这种气氛越增强，感情、感觉和感动的记忆也就越模糊，假如有一天能重新接触这些记忆时，郊野会因之而活跃起来，这些记忆会出现一副别具丰采的面貌，你会看到比现实更多和更加令人愉快的东西；因为有许多情况，现在虽然谁也没有想把它们隐藏一天、一月或一年，

让它们像没有发生过的情况一样，但是它们却只有在将来才会显现出来。我们仰仗着日月的正确运行，才能计算时间，好让消失的往事重新回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它却永远也不回来了，那么你或是沉溺在眼泪中，或是用微笑来换取安慰吧。

“现在我们该走了！”

他让易司马仪先和他的朋友行拥抱礼，然后自己和他拥抱。他和侯赛因拥抱了很久，侯赛因往他的嘴巴上亲了一个吻，他也同样地吻了一下侯赛因。他嗅到了以他的朋友为代表的侯赛因家属的气味，这个气味洁净而亲切，仿佛是仙丹妙药，又像是充满欢乐和痛苦在天空中永存的想象的诱人气息，它进入了他的感情，使他陶醉了。他一直沉默到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到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还在颤抖。他说：

“再见，尽管要到很久的将来……”

三十五

“除了伙计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天还没黑嘛，顾客们总得入夜后才到这儿来，你对这里的寂静感到不习惯吗？”

“当然，胆量大的人才喜欢在这种冷清的地方待着，特别我这是头一次来！”

“这里的酒馆好处是说不清的，除了追求这种趣味的人以外，谁也不会闯到这条马路上来。在这里决不会有人呵斥你，责备你，打扰你的兴致。假如有一个你敬重的人，像你父亲或其他有权管你的人碰巧在这里遇见你，那就是说，他比你更应该受责

备，所以他不是装作没看见，就是尽可能地躲开！”

“这条街的名字就很难听！”

“但是它却比别的名字更让人放心，假如我们到艾勒非大街或欧玛杜丁大街，甚至是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上的哪一家酒馆去，就难保不让父亲、哥哥或其他有关系的人看见！但是这个‘池塘’我想他们决不会来！”

“你的道理很对，可是我却一直忐忑不安！”

“你忍耐点，开头总有点困难，但是，酒是开心的钥匙，我敢对你肯定，等我们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要比以前亲切、甜蜜得多……”

“你跟我谈谈酒的种类，我开始喝哪一种好？”

“法国烧酒性太烈，要是搀上点啤酒又难不上脸，威士忌加苏打水适合佐餐，而葡萄酒……”

“大概葡萄酒滋味最美吧！你没听萨利哈唱‘请你给我葡萄酒喝吧’？”

“我常跟你说，你唯一的缺点是根据想象假定事实。葡萄酒虽然气味好闻，却是一种最坏的酒，它有一种茴香子的味道，我的胃就怕它，请你不要给我找麻烦吧！”

“对不起！”

“此外，还有啤酒，那是暑天的饮料，可是现在是九月。再有就是红白酒，但是一喝就醉。”

“那么……那么只有喝威士忌了！”

“妙啊！你早就有了这个印象了，也许再过一会儿你会同意我的意见：娱乐的兴致比起真善美、民族解放运动、人道主义，以及类似的其他毫无益处的折磨你的心灵的那些谬论来，要强多了！”

他把伙计叫来，要了两杯威士忌。

“真是玄妙的事，我会同意喝一杯！”

“也许这是玄妙的事，但是，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寻求玄妙！将来你自己就会懂得，疯狂比玄妙更有趣，生活比书本和思想更重要。你要记住今天，不要忘记在这一天给你领路的朋友。”

“我不喜欢放弃理智，我害怕……”

“做你的哲学家去吧……”

“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有勇气毫不迟疑地在这条胡同走路，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走进来……”

“喝酒吧，喝完了你就会感觉到你能够毫不在乎地走进来！”

“好吧！我希望我以后不至于对自己的行为懊悔。”

“你懊悔？从前你一直借口是个虔诚的教徒来推托一切事情，后来你又公开地宣称，你不相信宗教。我所以把你自己说过的话说给你听，是由于我对别的倒不惊奇，只是惊异你会否认真主创造万物！但是，我应该对你说明，将来你会同意我的道理。”

是的，将来会同意，那是在艾布·阿拉依和海雅姆之间，也可以说在勤俭清修的禁欲主义和奢侈淫逸的纵欲之间惶惑地徘徊一个时期以后。他的天性引导他走了第一条路，这第一条路所显示给他的虽然是残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却和他在成长中所经历的风俗习惯相符合。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的心灵逐渐朽坏了，仿佛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对他耳语说，宗教和阿依达，以及任何希望都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死亡的，这时海雅姆借这个朋友的嘴招呼他，他答应了。尽管如此，如果有一种崇高的主张存在的话，他还要保持它，因为它不但含有善良的意义，而且包容了所有的生活乐趣。他自言自语地说：相信真理、美丽和人道

主义是各种善良中最崇高的一种，因此阿维森纳[1]用酒和美女代替了他的思想生活，无论如何，除了这种早经安排好的生活以外，他得不到一条逃避死亡的出路。

"在这方面我奉陪你，但是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

"我知道你决不放弃你自己的那些幻想，由于长期的结合，这些幻想已经超过了它的实质了，你读书，写文章阐述书本知识，都没有关系，你应该把写作当成获取名利的敲门砖，却不要把它当作正经的东西，你还是作一个过激的虔诚教徒吧，现在，你已经成了过激的宗教叛徒，仿佛你是一个对全人类负责的人。过激总是使人不安的事情，生活比这一切全都愉快，中央政府自称为民众谋幸福，争取平等，但也不影响发给工作人员薪金。你用轻松愉快的心情迎接生活吧，经常保持住一定的力量和进取心，以便保证你的身份和收获。如果这种生活与宗教相符合的话，那就是莫大的荣幸，要不然，罪恶只有自己负责！"

生活是无限深刻而广泛的，不论什么事物——连幸福也不例外，也不能把生活局限在自己的领域之中。只有寻求一种趣味才能使我的精神有所寄托。但是，即使爬上高山峻岭，我仍然有自己的要求。阿依达走了，我必须根据自己要求的条件培养出另一种寄托精神的兴趣，否则就毫不遗憾地度过一生吧。

"难道你的思想就永远也没考虑过生活以外的事情吗？"

"当然没有，我只考虑生活，更确切地说，我只考虑我自己的生活，不考虑别的东西，我们家里既没有否认真主的人，也没有

---

① 阿维森纳即伊本·西那（约980—1027），塔吉克人。中亚细亚人民杰出的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他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倾向，唤起人民研究大自然的兴趣，对中世纪阿拉伯和欧洲的哲学家影响很大。

虔诚的教徒，我也不例外！”

在这种寂寞的时候——把一切记忆完全归结到阿依达的身上，这些记忆占住了你的心，像这种情况真是少有的——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朋友。这个朋友是这条欢乐小巷的探险家，他强迫你也走进这条小巷里来。他既没有正经事，也没有痛苦，一味追求享乐，这是没有灵魂的，有灵魂、有理智的朋友到海外去了。福欧德·汉姆扎维是个聪明的人，但是，他却不懂哲学，甚至欣赏美女对我也是有好处的……正如同在文学中讲究修辞以点缀卓越的文章一样。我到哪里再去找到侯赛因的容貌和灵魂呢？伙计来了，他把两只高脚杯子放在茶几上，打开苏打水瓶塞，分别倒在两只杯子里，然后转过身来。走到盛着各种食品的大盘那里，把盛着生菜、奶油、橄榄油和意大利粗灌肠的小盘拿来放好，就走开了。凯玛勒的眼睛看看酒杯又看看易司马仪。他的朋友说：

“你照着我的样子做，喝一大口，不会影响你的健康。”

他只抿了一小口，就咂嘴品起滋味来了。接着他静静地看了很久……但是，他的理智没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软弱，马上又喝了一大口，然后拿起一片奶酪塞进嘴里，以换换嘴里的怪味。

“你别催促我！”

“催促是魔鬼的行为，要紧的是你该放弃本来的作风，按情况你是可以要什么有什么的！”

他要什么？他要激起他厌恶和烦恼的一个女人。他是清醒的人，难道酒能解除极度的痛苦？他曾以守宗教和爱阿依达的理智来克制性欲，现在呢，这里的环境却把性欲放纵开来。同时在他心里另有一个冒险的意图，那就是要揭开阿依达所属的那类奥妙生物——女人——的秘密，尽管他讨厌这样做。也许那样做对于失眠和自己秘密隐藏到深夜暗自流泪的悲哀有所宽解，

也许对于那种只有失望和茫然来应和的致命折磨有所补偿。现在他能够说，他已经从屈服的小监房里走了出来，以便在解放的道路上迈开头一步，尽管它是一条受到嗜欲和厌恶包围的麻醉人的道路。他又喝了一口，然后他等待着，他微笑了。他的心里产生了喷吐着狂热和慕恋的新感情，他顺从地依恋着它就如同依恋着甜蜜的歌声一样。易司马仪关心地注视着他，微笑地说：

"侯赛因哪里能看到这幅景色？"

侯赛因到了哪里了？

"我要亲自写信告诉他，他最近来过一封信你复信了吗？"

"是，我回了他一封，和他的信一样简单。"

他单独给他的信里，话特别多，滔滔不绝，把每个想法全都写下来了，有多么幸福啊，只有他一个人能得到那样的信。但是，他不可以泄露这个秘密，以免引起常有的嫉妒。

"他给我来的信也是那样简单，那几句话你都知道也不喜欢听！"

"思想！"说着他笑了，"他要这个干什么？他会继承一笔万贯家财，为什么嗜爱这些荒唐事呢？究竟是造作、骄傲，还是两样全有？"

说到侯赛因，他沉默不语了。假如我不在场的话，他会说我什么？

"思想和财富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种矛盾，在古希腊，由于某些领袖没有为了寻求生计而忽略学术研究，思想曾经放过灿烂的光辉……"

"说得有理，亚里斯多德[1]！"

---

[1]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 384—322），希腊哲学家。

凯玛勒喝完杯里的余酒，然后静静地待着，他暗自思量；易司马仪从前经历过这种情况吗？他的感情洋溢，热血奔流，他扫清了路上塞满烦恼的秽物的裂缝，怨恨地割开了忧愁的焊接点，让欢乐的麻雀歌唱着飞出来，这就是欢乐歌声的反应，期待的希望所给予的记忆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幻想，而酒才是全部幸福的蜜汁儿！

“再来两杯，你看怎样？”

“你上瘾比我都快！”

易司马仪高声笑起来，他用手指头向伙计作了个要酒的手势，然后高兴地说：

“你很快就会懂得欣赏美女的！”

“这是真主的恩惠！”

伙计又拿来两杯酒和一份茶点。这时形形色色的顾客接踵而来，有戴红毡帽的，有缠头巾的，也有戴礼帽的，伙计用抹布擦着桌面来迎接他们。夜已降临了，灯火齐明，嵌在墙壁上的镜子闪闪发亮，镜面上画着迪亘雷斯、约翰和威克尔长颈酒瓶的图案。外面传来了响亮的笑声，好象是办喜事似的，实际上，这是淫荡的笑声，它不容拒绝地朝着两个心神荡漾的朋友对坐的茶几这儿飘来。接着从马上来了一个卖虾的上埃及人，还有一个镶有两枚金牙的卖花生的女人和擦皮鞋的。以后来的是烤肉店的伙计，在这个时间他成了妓馆的牵手，设法拉人到那里去坐。此外，还有卖唱的印度盲人，到处可以听到“您好”和哈哈笑的声音。凯玛勒往靠近他的脑袋的镜子里看去，见到了自己的红红脸庞和微笑着的炯炯目光，在他自己的身影后边反映出了一个老人的面孔，他在举杯喝酒，扭动着鼻子尖漱口，再把酒咽下去，接着用别人也听得到的声音对同座说：“用威士忌漱口是继承先

祖父的习惯，他就是喝酒醉死的！”凯玛勒从镜子那边转过脸来，对易司马仪说：

“我们家里人都很古板，我是第一个尝着酒味的人！”

“有许多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你怎么能这样武断呢？”易司马仪奚落地耸了一下肩膀说：“你了解你父亲年轻时代的行为吗？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在午饭和晚饭的时候都要喝一杯，但是，他在外面和我母亲面前却撒谎说不喝！”

神的幸福蜜汁儿潜入灵魂的世界，这种刹那间发生的奇怪变化许多代人都不能了解，据他自己说，他把“迷人”这个词中新鲜美好的字意加以修正了，最奇怪的是“迷人”并不是绝对新鲜的东西。也许他曾用灵魂接触过它，但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怎样接触的呢？它是一种由灵魂演奏出来的内在音乐，这种优美的音乐和人类的关系就如同苹果皮和苹果肉的关系一样密切。这种宝贵的液体为什么能在短暂的倾刻间制造出奇迹来呢？也许他澄清了生活路上的精华和糟粕，使窒息人的生活开始活跃，就如同从纯真的醉意中分析出广泛的自由一样，这就是秉性对于生活活跃的感觉，当它摆脱了生活的束缚，社会的羁绊，历史的记忆，将来的恐怖的时候，这个洁净而美好的音乐就要带来喜悦并制造出乐趣来。像这样的东西曾经环绕过我的灵魂，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地方发生的呢？唉，我想起来了！那种东西就是爱情！那一天，她招呼你“凯玛勒”，呼唤声使你醉倒了，虽然当时你不知道什么是醉倒。那么，你应当肯定，你从老早就是醉鬼，你在用鲜花和香草来尽奴隶礼仪的、追求迷醉的道路上叫嚷了一段时间，那是在晶莹的露珠变成污泥以前的事情，当痛苦的魔爪抓住你的时候，你才把酒当成了爱情的灵魂。所以，你谈情说爱吧，那样你可以醉倒，或者说你醉倒吧，那

样你就可以谈情说爱！

“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是一说，或是一想就理解到生活是太美了！”

“哈哈，你是个又说又想的人物！”

厮杀的人在自己的敌人面颊上柔了一个诚挚的吻，于是全世界实现了和平。夜莺在高高的枝头歌唱，四面八方的恋人欢天喜地。可爱的小鸟从开罗飞向布鲁塞尔经过巴黎时，迎接它的是激动人心的场面和优美的歌声。哲学家把他的笔尖插进心灵的墨池，记录下了它的灵感，体验到了它的老境，因为惨痛的记忆、隐藏着的春意在他的胸中复活起来，使他感到了痛苦；垂到前额上的青丝是醉鬼们在感情的酒馆里向往朝拜的克尔白①。

“我会掉进书籍、醇酒和美女的海洋里！”

“哈哈！书籍会破坏醇酒、美女的海洋！”

“我们俩对趣味的理解不同，你把它看成娱乐和儿戏，我却把它看成极其严肃的事情，这种迷人的醉意就是生活的秘密和它的崇高目的。酒只是它的报信使者，是它的可以感觉得到的模型，就如同人见鹞鹰在天空中飞翔，而造出了飞机，见到鱼在水里游而造出了潜水艇一样，酒应该是人类幸福的探险者。这个问题可以总括成一句话：我们怎样才能不喝酒而把生活中的持久醉意变成酒醉呢？我们在斗争和建设。厮杀和努力之中绝对得不到答案，所有这一切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到我们用完这些手段，不到让我们能够过不受任何烦扰的、纯真的、有理智的精神生活，幸福是不会实现的。这就是酒和类似的东西给予我

---

① 伊斯兰教徒朝拜的天房名称，今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们的幸福，一切做法全是得到幸福的手段，而幸福却不是得到其他任何东西的手段。”

“你的家庭将被破坏，这是真主的意思。”

“为什么？”

“我本来希望你喝醉了能够说些有风趣的话，谁知你喝了酒好象病得越重了，等喝完第三杯以后听听你再说些什么！”

“我决不再喝了，我现在很兴奋，非常想叫过来一个我喜爱的女人。”

“你不能再等会儿吗？”

“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他挽着朋友的胳膊，既不害怕也不迟疑地往前走，人流带着他和迎面而来的人流相碰撞，小路由于来往者的互相拥挤显得越发狭窄了。人们左顾右盼，两边有许多马路女郎，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转动着浓妆艳抹的面孔和一双以欢迎的神色引诱人的眼睛。不多久，人流中走出一个男人，向一个马路女郎走去，她马上跟他到里面去了，她眼睛里的诱人目光消失了，流露出郑重的接客的神色。住房和咖啡馆门上挂的灯笼照射着马路，在马路上，白光炭斗的烟气、烤坚果及椰子的浓烟凝成烟云。各种声音和此起彼伏的喊声汇在一起，响成一片，其中有笑声、喊声、门窗相撞声、拍手问候声、舞蹈女郎的鼓掌声，警察和守卫的吆喝声，吸哈希希的咳嗽声、醉鬼的喊声、莫明来处的求救声、手杖的拄地声和一个人或许多人的歌声。在这些上面是罩着破旧屋顶晒台的天空；不眨眼地注视着地面。这里的所有美女都是呼之即来的，你看中了她的相貌或其他神秘处，只要花十个披亚斯特就行，再也用不着费别的事，不亲眼看到这种情景，有谁能相信这样的事呢？他招呼易司马仪说：

“哈伦·拉希德[1]突然闯进了美人窝……”

“你爱上哪一个宫女了吗？艾米尔·穆艾米奈！[2]”易司马仪笑着问。

“原来站在门前的那个女人不见了，你看她到哪儿去了？”凯玛勒指着一所房子问。

“她到里面陪客去了，艾米尔·穆艾米奈！请阁下稍等一会儿，要到这个人满足他的欲望以后……”

“你还没找到对象吗？”

“我早就熟悉这条马路和这里的人们，但是，我不把你送到你的女伴房里，决不到自己的目的地去。你看中她哪点了，这里比她漂亮的有的是！”

她是个棕色皮肤的女人，脂粉并没掩盖住她本来的肤色，她的喉咙里有一根丝弦，它从远处提醒我回忆那种长时间萦绕着我的音乐，也许这对眼睛看到了窒息人的面孔和纯洁的天空之间有相似之处。

“你认识她吗？”

“她在这里叫‘蔷薇’，她的本名叫欧阳莎！”

欧阳莎——蔷薇！假如一个人能够像改名字一样地改变本身，那该多好！阿依达本身和欧阳莎——蔷薇有很相象之处，此外，不论是宗教、是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贝克，还是那些深奥的希望，都和欧阳莎有着相似的地方。啊！那么是酒把你抬到女神的龙床上来，使你看到这些在哈哈大笑声中淹没的、值得同情的矛盾了。他感到易司马仪用胳膊肘捅他说：“轮到你了”，他向

① 七八六——八〇九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② 意为信士们的长官，哈里发的称号。

那个门望去，看见一个男人匆匆地离开了这所房子，这时，那个女人回到她原来站的那个地方，和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情形一样。他迈着稳定的步子向她走去，她微笑着迎接他，让他进去，女人跟在后面，嘴里唱着"在我们的快乐当中有柔软的幔幛"。他看到一个窄楼梯，就从那里上去了，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走到通向堂屋的楼上廊道里，她在后面跟着他，不时地说"往右"、"往左"和"对过这个门"。这是一间墙上裱糊着花纸的小屋，屋里有一张床，一个梳头桌、一把木椅子、一个洗手盆和一个汤瓶。他站在屋子中央，两只眼睛惶惑不安地盯着她。她关上门，又关上窗户，把手鼓、笛子和鼓掌等声音关在了外面。在这个时候，她的脸上显得很郑重，不，简直是近于蹙眉的严厉了，他嘲笑地思忖：她要为他干些什么事？接着，她用两只眼睛上下左右地打量他，当她眼睛掠过他的脑袋和鼻子时，他心里感到了不安，但是，他要控制住自己，张开两臂走到她跟前，谁知她却用手做了一个不客气的动作，说："等着！"他就待在原地没动。不过，他已经决定不在乎任何困难了，似乎天真地微笑着说：

"我的名字叫凯玛勒……"

"谢谢你赏光！"她用诧异的眼光凝视着他说。

"你叫我，你说'凯玛勒！'"

"我为什么要叫你？你像个瘟神似地看着我！"她越发诧异地说。

求真主护佑！她在耍笑他吗？他决定摆脱这个处境，说：

"你叫我等着，我等什么？"

"那是你的权利……"

她说了这句话，就用表演马戏的动作脱下衣服来，跳到床上去，身体压得床铺咯吱吱地响。她躺在床上，用丰满的手指舒适

地摸抚着自己的肚子，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这种演马戏的突然举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感到他们俩完全是待在两个山谷里，在玩乐山谷和劳动山谷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啊！几天以来的幻想倾刻间破灭了，嘴里感到了厌恶的苦味。但是，他没放弃好奇心，抑制住自己的慌乱，两眼上下打量那个赤条条的身躯，最后把眼光定在那个目标上。有时，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慌乱而厌恶地限制着自己的目光，最后甚至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害怕了！是真相就是这样，还是他选择的错误？但是，无论选择怎样错误，难道能改变得了本质吗？我们总是声称喜爱真理！你们的脑袋和鼻子实在不公平！他想要逃走，几乎就要动身了，但是，他又突然想：怎么在他前面的那个人没逃走呢？如果就这样回去，对易司马仪怎样说呢？不，决不能逃走，决不能在困难面前后退！

“你怎么了，站在那儿像石头人似的？”

这个语气使他吓了一跳，你没听错，但是，装听不见，那是骗人的，将来，你会笑你自己，不过，你总算是胜利者，而不是逃兵。让生活吹散不幸吧，你应该扮演自己应扮的角色。

“难道你要站到明天早晨吗？”

“我们熄灯吧！”他以稀有的安静口吻说。

“我要在亮光下查看你一下，这是必要的条件！”她突然在床上坐起来，用警惕的口吻严肃地说。

“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问。

“我得看到你确实没病才放心！”

他脱下衣服来接受身体的检查，在这情景中他才看出有点玩乐的迹象，接着屋里就变得漆黑了。

当他回到马路上来的时候，他的两肋间的一颗心已经松软

无力，而且充满忧愁了。他想他自己和别人同样在痛苦地堕落着，摆脱堕落是很困难的！他看到易司马仪疲劳而满意地朝他走来，奚落地问他说：

“哲学家的情况如何？”

他挎着朋友的胳膊，并肩走着。他郑重地问朋友说：

“所有的女人全都是这样吗？”

青年纳闷地瞅了他一眼，凯玛勒简单扼要地把自己的怀疑和恐惧说给他听，易司马仪微笑着说：

“基本上是一样，某些情况也各有不同！你真可笑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几乎到了令人可悲的程度。这么说你永远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不，我会来得比你估计的多。来吧，我们再喝一杯去……”接着，他好象自言自语地说：“美女！美女！美女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的心灵在这一刹那渴望澄清、整理和加以思索它，他回忆着在女神折磨下度过的日子，接着，他好象才开始相信这个现实将永远这么残酷似的。难道他要以逃避现实作为自己的信条吗？他在往酒馆去的路上不住地思索着，几乎一点也没注意听易司马仪的唠叨。既然现实这么残酷，那么谎言更是丑恶的，其实现实不算残酷，无知所造成的错误才使人如同分娩一样痛苦。追求真理吧，直到停止呼吸，想重新塑造自己，必须忍受痛苦，这需要毕生的时间，才能完全了解这个意义，当然这一生中也包括醉酒与厌倦的短暂时刻。

三十六

今天晚上，凯玛勒低声哼着小曲独自来到了小巷。他来的时候已经醉了，毫不惧怕地在嘈杂的人流中间分开一条路。他看到蔷薇的门口空无一人，但是，他不再像第一次到小巷来时那样迟疑了，而直奔那所房子，不经许可就走进门去。他上了楼梯，走进走廊，这时，他看到房门关着，钥匙孔里射出了白光，于是他拐到等候室里去，幸好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坐在木椅子上，愉快地伸直了两条腿。过了几分钟，他听见有开门声，接着，传出脚步声，一个人离开房间朝楼梯走去了。他稍过了一会儿，站起来朝走廊走去，从开着的卧室门缝里瞅见蔷薇正在收拾床。她一看见他就微笑了，大声地叫他回等候室去再待一分钟，他满有信心地微笑着回到原处，这是一个有过同床关系的熟客所具有的信心。他刚刚坐了一分钟，就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这使他很不耐烦，因为他讨厌和别人一起等待，但是，来人朝着蔷薇的卧室走去了。不久，凯玛勒听到那个女人对来人温和地说：

"我有客，请你到等候室去等一下……"

接着她高声招呼他说："请过来吧！"凯玛勒站起来，毫不迟疑地离开等候室，在走廊里和来人打了个照面，原来这是亚辛！他们俩四目相对，凯玛勒赶紧垂下了眼皮，他害羞、发慌颤抖不知怎么才好。假如不是亚辛很快就发出了使走廊天花板响起回音的奇怪笑声，他几乎要跑掉了。青年朝着哥哥抬起眼睛来，只见亚辛张开两只胳膊，高兴地大声喊：

"好一个白天君子，晚上小人的先生！"

他大声地哈哈笑着，凯玛勒茫然地望着他。当凯玛勒看到哥哥是真高兴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他的嘴唇挂上了一丝询问的微笑。接着，他虽然还有些不好意思，却已经恢复了镇静。亚辛用讲演式的声音对他说：

“这是一个幸福的夜晚，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四，真是个幸福的夜晚，我们年年应该庆祝这一天，在这一天兄弟们揭穿了秘密，在这一天证实了家庭中最年轻的人扛着这个家庭在欢乐世界里的高尚传统的大旗继续前进。”

这时，蔷薇来了，她问亚辛说：

“他是你的朋友？”

“不，他是我弟弟，同父同……不，同父异母。你看看，我们一家人不是全爱你，小娘儿们？”

她嘟囔了一声“请原谅”，然后对凯玛勒说：

“照规矩你得让你哥哥在前，小伙子！”

“照规矩！”亚辛大声笑着说：“谁教给你的这种规矩？你想想看，弟弟能在门口等着哥哥？哈哈……哈哈……”

“你就用这样吓人的声音笑吧，一会儿警察就听见了，醉鬼！”她用警惕的目光瞪他说，“可是，你也有道理，你小弟弟总是醉得摇摇晃晃地到这儿来！”

“你也会喝酒了！”亚辛用诧异和骄傲的眼色凝视着凯玛勒说：“真主，我们真是爸爸的好儿子，实实在在是爸爸的好儿子。把嘴凑过来，我闻闻！哎，闻有什么用？喝醉了的人不会闻出酒味来！现在告诉我，你对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里学到的哲学有什么意见？”接着他一指蔷薇，“来拜访这个母蝎子一趟，胜读十本无用的书！现在你醉了，凯玛勒！白天装正经的君子！我们老早就是好朋友，我是第一个教给你……”

“真主，真主！我要等你们到天亮吗？”

“你跟她进去吧，我等着……”亚辛往前推着凯玛勒说。

但是凯玛勒摇摇头，坚持拒绝地往后退。他第一次说话了：

“不，今天夜里我不……”

他把手伸进衣袋里取出一块半元的银币来递给女人，但是，亚辛却惊异地叫了起来：

“好坚强的自制力，但是，今天我决不放你一个人走！”

他拍了拍蔷薇的肩膀表示告辞，然后挽起凯玛勒的胳膊一起走出了这所房子。亚辛说：

“今天夜里得好好庆贺庆贺，我们到酒吧去待会儿，我习惯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和职员们以及别的人一起喝，可是那个地方不适合你去，何况离家又太远，我们在附近找个地方，以便早早回家，我从最近这次结婚以后才像你一样地爱早回家。你在哪儿喝的，小伙子？”

“芬希！”凯玛勒不好意思地嘟囔说。

“对，我们就上芬希去，你不要轻易放过这种幸福时刻，将来你当了教员，再想到这个地区的人家和酒馆里来就困难了，”说着他笑起来：“你想想看，有一个学生在这里看见你是什么情形？可是欢乐世界广阔得很，等你深入进去以后，就会从好地方转移到更好的地方！”

他们俩向芬希走去，一路沉默着。幸运的是亚辛离开旧家以后，和凯玛勒的关系并没疏远。他们俩之间也并不客气，因为亚辛的秉性不愿意以长兄自居，凯玛勒由于和他共同生活，观察他的举动，以及听人传述他的情况，早就知道他是个贪恋女色的人。但是，尽管这样，凯玛勒在蔷薇家里遇上他，还是感到非常惊异，因为他想象不到亚辛会吃醉了酒到这条小巷里来玩！过了

一些时候，他的惊愕渐渐减退了，慌乱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开始镇静了，更确切地说是愉快了。他们俩走到芬希的时候，见那里坐满了人，亚辛提议他们俩坐到外面去，在马路拐角的空地边上找一张桌子，尽可能不让人们看见。后来，他们俩微笑着坐下来。

"你喝的多不多？"

"能喝两杯……"凯玛勒迟疑了一下说。

"毫无疑问，我们俩这次意外巧遇是两杯酒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得多喝几杯，我量也不大，只喝七、八杯就行了！"

"哎哟！七、八杯还少哇？"

"你不要大惊小怪，好象挺天真的，你也不是天真的人了！"

"你得想一想，两月以前，我还一点都不知道酒是什么味道呢！"

"两月？看来我把你估计过高了！"

他们俩一起笑了。亚辛要了两杯酒。他接着问：

"你什么时候认识蔷薇的？"

"我是在认识威士忌的那天夜里认识她的！"

"除了那件事以外，关于女人的事情她都告诉你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

亚辛低下头，敛起了微笑，从两条眉毛下面瞅着他，仿佛是对他说："你观察世界吧！"然后，他说：

"你净装傻！我从老早就看到你和卖煎饼的艾布·赛利尔的女儿的情形了，一会儿飞飞眼，一会儿打个手势，是不是？这些事情瞒不了有经验的人，小机伶鬼！但是，我并不怀疑，你那时只是逢场作戏，不会落到不得不给艾布·赛利尔伯伯作女婿的地步，就像我从前的丈母娘跟卖冷饮的布尤米结亲似的，是不是？嗯，布

尤米已经变成了有钱的人，和你们作邻居了！你看，马莉娅躲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一点消息。她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你不记得穆罕默德·雷德万先生吗？你看，他的家庭给他带来了一些什么事？一个女人只要忽视了品德，就会身败名裂！"

"男人呢，男人就没有弄得身败名裂的事情吗？"凯玛勒禁不住笑着问。

"唉，没规矩的人，男人跟女人可不一样！"亚辛高声笑着说；"告诉我，你母亲好吗？她真是位善良的太太，我和马莉娅离了婚，她还一直在恨我吗？"

"我以为她一点都不记得这些事了，你知道，她是个心胸坦荡的人！"

他相信弟弟的话，惋惜地摇摇头。伙计把酒和茶点送来，亚辛迅速地举起杯子来说："为艾哈麦德先生家属的健康干杯，"凯玛勒抬起头来喝了半杯，他愿意回味已经逝去的快乐。亚辛的嘴里塞满了黑面包和奶酪，他说：

"我原来以为你的秉性像亡人法赫米似的，差不多跟你母亲一样的拘谨，但是，你却和我一样……"他用询问的眼光凝视着凯玛勒，然后微笑着接下去说："我们的秉性都像我们的父亲！"

"我的父亲他是个很难接近的严肃人！"

亚辛高声地哈哈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父亲，我本来也像你一样不了解他，后来，我发现他简直是另一个人，很难想象他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不了解的是些什么事？"凯玛勒希望知道其究竟，关心地追问。

"我了解他是个玩乐场中的能手，你不要像遭难者似地瞪着我，也不要以为我说醉话。你父亲是爱欢乐、玩女人的泰斗！"

"你说的是父亲?"

"我最初看到他的真相是在歌女祖贝达家里……"

"祖贝达是什么人?哈……哈……"

但是,看亚辛的脸色决不是开玩笑,凯玛勒先止住了笑声,接着,笑容也收敛起来了,他的嘴渐渐收拢,直到合上了嘴唇。他沉默地瞪着眼睛瞅哥哥的脸,哥哥却在坦率而滔滔不绝地讲述有关自己对父亲的所见所闻。亚辛是在造父亲的谣吗?如果父亲没有这些事,他怎么能这样讲呢?不,他说的都是他所知道的事情,那么,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严肃、庄重和威风又都成了什么呢?将来你再对他说大地不是平面或亚当不是人类的祖先时,就不用惊异和慌乱了。最后他问:

"我母亲知道这些事吗?"

"不消说,至少她知道他喝酒!"亚辛笑着说。

母亲是一个无缘无故就会畏惧的人,这些事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呢?难道母亲也和我一样,是一个外表幸福而内心痛苦的人?他好象要找一些理由来为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辩护似地说:

"人们说话总爱添油加醋,所以,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人们的传言。其次,你看父亲的健康身体,也证明他是一个生活很规矩的人。"

亚辛向伙计打个手势,要他再上酒,然后他惊异地说:

"他真是个怪人:他的身体怪,灵魂也怪,甚至他的无礼……"他们俩一起笑起来,"在知道这些事以后,你再想想他像你所知道的那样统治家属,像你所看见的那样保持自己的威风和尊严,这是多么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你考虑考虑这些奇怪的事情吧:你和亚辛一起喝酒!你父亲是个无耻的老人!又怎么能分出谁真实谁虚伪呢?在我们的脑海

里存在的关系是什么？历史的价值又是什么？女神阿依达和孕妇阿依达的关系是什么？我，我自己又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让自己忍受那种无法摆脱的凄惨痛苦？你笑吧，你也不妨做一个两面派！

“假如他看见我们俩这种情况会怎样呢？”

“求真主保佑！”亚辛翘起一只手指头来说。

“祖贝达真美吗？”

“我只看过一眼，她那身肥肉就足够我们的父亲享受一番的！”亚辛挑动两条眼眉，吹了一个口哨说，“你等着吧，你这才迈开第一步！”

“你知道他这些秘密以后，对他的态度是不是有了改变？”

“还不是那种老样？”

“但愿他把亲切分给我们一点！”凯玛勒的眼睛里闪耀着幻想的目光说。

“但愿他……”

“看来我们一定会干出比他更多的坏事！”

“喝酒和玩女人一点不能算坏事！”

“你看了父亲的这种举动，对他那虔诚光明的信仰又怎么说呢？”

“难道你我是卡菲尔？难道哈里发们都是卡菲尔？真主是饶恕人的，是慈悲人的。”

我父亲会怎么说呢？我渴望和他讨论，什么事情都可能，只是父亲不可能是穆纳菲格①，不！他决不是穆纳菲格，我只能对他更加热爱！喝到最后一口酒时，他产生了一个开玩笑的念

① 口头信仰真主而心里不信的两面派。

头，说：

"遗憾的是他没学习过表演艺术……"

"假如他知道演员们过的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一定会献身于艺术界。"

这句话真是拿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开玩笑！但是，人祖亚当都可以否定，他又有什么更值得尊重的呢，只有这个偶然的机会使你认识到了他这个人的真相，并在你的生活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假如不是在小巷里遇到了亚辛，我眼睛上的无知幔帏绝对揭不开，假如不是亚辛在他也无知的情况下引导我读一些书，今天我一定会依照父亲的希望进了医学院，假如我能获得幸福，我就认识不了阿依达，假如我认识不了阿依达，我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那时，我也会偶然随着某些人兴高采烈地攻击达尔文，机械地解释他的主张。亚辛用哲学家的口吻说：

"岁月会把你所不知道的东西教给你……"接着，他又自嘲地说，"啊，岁月教给我早点收敛玩乐之心，以免激起妻子的疑心！"他摇着头，看着凯玛勒那两只似乎是纳闷的带着微笑的眼睛，然后接下去说："我认为三个妻子中属她最好，我想，我绝对离不开她！"

"你既然结过三次婚了，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呢？"凯玛勒指着小巷那边，关心地问。

"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亚辛反复地唱着这句歌词，凯玛勒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是阿依莎唱的。

"有一次宰努白对我说：'你根本没有真正结过婚，过去的那两次婚姻都是一种短暂的爱情，现在，你得用严肃的眼光来对待

我们的婚姻！'你听一个女琵琶手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感到奇怪吗？"亚辛有些忸怩地微笑着说："但是，她显然比前两个人更珍重夫妇生活，她决定跟我白头到老。但是，我对女人一点主意都没有，我会很快地爱上她们，也会很快地厌恶她们。我到这些小巷子里来，就是要迅速地达到目的，而不致长期陷入爱情漩涡里。要不是为了容易甩掉，解决我的厌倦心情，我决不会去找托亚布小巷里的哪一个女人！"

"这里的女人跟其他女人不一样吗？"

"是的，这里的女人没有心，她们把爱当作商品！"

"你看这种女人和其他女人的区别是什么呢？"凯玛勒的眼睛里闪出希望的神色，接着问。

凯玛勒的问题突然使他身价十倍，他骄傲地摇晃着脑袋，用满有经验的语气说：

"在妇女群中肯定某一个女人的品位，是要看她的性格和感情上的优点，而不是根据她的家庭出身，在我看来，宰努白比宰奈白更好，因为她的感情浓厚，特别珍重和忠实于夫妇生活，但是，你最后会看到她们俩那回事是一样的，就是跟卜勒基斯女王①来往也只有一种情况：你会发现她也是千篇一律，老调重弹。"

凯玛勒眼中的光芒消失了。看，难道阿依达也会千篇一律，老调重弹吗？这个想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啊！但是，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就是对她幸灾乐祸，也会使你认为这是件大事而感觉痛苦。他的心由于怀念那位女神而已经死亡了，她能够

① 古代传说，卜勒基斯是北非某地女王，貌美而有兵权，后来嫁了苏莱曼圣人。

被时间转化为千篇一律的景色和老调重弹的歌曲，这确实是让人疯狂的事。如果你能够答复的话，你喜欢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呢？有时我会由于特别向往而怀念厌恶，正如同亚辛由于特别厌恶而怀念向往一样。最后，你朝着养育天地的真主抬起头来吧，你求他使你成为幸福的人。

“难道你一直没恋爱过吗？”

“那么我现在陶醉在什么里呢？”

“我说的是真正爱情，而不是一时的性欲！”

亚辛喝干了第三杯酒，用手背擦了一下嘴，然后，又捻了一下小胡子说：

“你不要指责我，在我看来，爱情是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例如嘴啊，手啊。”

亚辛是个美男子，不会有人嘲笑他的脑袋和鼻子，但是，根据他所说的话，显然是个可怜的人。仿佛一个人不讲恋爱就不是人似的，但是，恋爱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恋爱的结果只是获得了痛苦！亚辛做了一个暗示，催促他急速干杯，然后接下去说：

“你不要相信小说里谈的那种爱情，爱情是几天的感情，照最好的估计也只是几个星期！”

你否认爱情的持久性，但是，爱情能够忘记吗？我不像你从前那样，我从火狱的刑罚中逃出来，有时，生活使我神经发狂，以致又回到火狱中去，死亡是我的朝向，尽管那里现有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希望。奇怪的是，每当你想到遗忘时，就要反抗它，仿佛是它折磨了你的心灵，使你哭泣一样。也许你害怕把最伟大的神圣事件上的疑窦揭开，或是你不肯无聊地玩弄那种没有它的美好生活，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这样的。但是，难道你不记得你曾伸出两手来向真主祷告，要他解除你的刑罚，你遗忘了吗？

“但是，真正的爱情还是存在的，就是不在小说里，我们在报纸上也读到过许多恋爱事件。”

“我虽然是个为爱女人而遭难的人，但是，我决不承认这种爱情，”亚辛冷笑着说。“你在报纸上读到的不幸事件，实际上都是那些毫无经验的青年干出来的，你没有听说过《麦其农和莱伊拉》①故事吗？这些事件就和它差不多，但是，这个麦其农却没和莱伊拉结婚，你说，哪一个人曾为爱他的妻子疯狂过！作丈夫的都是真正有理智的人，尽管他们讨厌作有理智的人。只有妻子疯狂地希望结婚，因为她不把丈夫吞下去就不满足。我认为人们都是由于疯狂才谈情说爱的，却不是因谈情说爱才变得疯狂。你看，他们谈论女人的时候，就好象谈论天仙一般，其实女人就是女人，是一种美味的食品，人们很快就会吃饱。让他们和她同床去吧，让他们在她醒来的时候看看她的模样，闻闻她的汗味和她身上发出来的其他气味，然后再让他们谈论谈论这位天仙！女人完全是依靠她的修饰和吸引人的手段来诱你落网的，落网以后，你才会看到一个人的真相。因此，促成结婚的实际力量是生儿养女，财礼和支付合法的费用，而不是什么美丽和魅力……”

假使见到阿依达的话，他最好是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更应该重新考虑爱情问题。你原来把爱情看成是天仙的启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天仙，所以，你就在人体和行为举动之中观察那些被藐视的哲学和科学的真正内容吧，你只有从这里领会自己的不幸的秘密，揭开隐藏着阿依达的秘密的面具。从此你决不会再

---

① 阿拉伯古诗人盖斯热恋莱伊拉（意为“夜”），并在其诗中经常提及她，人们称他为麦其农（意为“痴情者”），由于女方家族不同意他俩结合，诗人彷徨无主，终日吟诗，直至死亡，这种纯真的精神恋爱，极为后人所称颂。

把她当作天仙，玄妙的门会为你而敞开，害口、怀孕、千篇一律的情景和使我痛苦的其他做法啊！凯玛勒用哥哥难以理解的痛苦口吻说：

“人类是一种污秽动物，难道就不能把它改造得清洁美好些吗？”

亚辛扬起头来，茫然地向上望着，并不看任何东西，他以惊人的愉快口吻说：

“真主，真主……心灵闪闪发亮，变成歌声，五官四肢变成了乐器，世界是甜蜜的，万物都成了这颗心的爱人，空气是甘美的，事实都成了幻想，幻想都成事实，一切无聊的事情都成了奇妙的传说。真主……真主，酒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凯玛勒！求真主给酒增寿，让它永远为我们服务。求真主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能够终身饮酒。那些咒骂酒，大肆攻击酒的人都完蛋了，你思量思量这个甜蜜的醉意，你合上眼睛想想，你尝到过这样的滋味吗？真主……真主……真主……”然后，他低下头来看望着凯玛勒：“你说什么，小伙子？人类是一种污秽动物？是我谈到女人招你不高兴了吗？我说这话并不是要你厌恶她，事实上，我爱女人，我爱女人身上的一切，但是，我愿意向你指出，天仙般的女人并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如果我遇上那样的女人会不会爱她。我和爸爸一样，喜欢那种沉重的大屁股，假如天仙有一个沉重的大屁股，她就很难飞掉。凭我们的爸爸艾哈麦德先生起誓，你不要误解，说说你的真心话！”

当时凯玛勒也和他一样地醉了，他说：

“当心醉的时候，世界就特别可爱！”

“你说的对，就是马路上的乞丐哼的庸俗歌曲，你也会觉得动听……”

“甚至自己的忧愁也仿佛成了别人的忧愁似的！”

“相反地，别人的女人好象是我们的女人了！”

“我们了解了酒的秘密，也就了解了幸福的秘密了！”

“这两样是一件事情，我的小弟弟！”

“真主，真主！我不希望清醒过来……”

“生活最讨厌的就是它不能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们长久地沉沦醉乡……”

“你要知道，我并没把醉酒看成娱乐，而把它看成是崇高的目的！”

“那么，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啰！”

“当你相信我说的你从来没听见过的话的时候，我当然可以算哲学家！”

“爸爸，求真主让你长寿！你生了一个在认识和作崇高模范方面和你一样的哲学家！”

“一个人不奢望更好更多的美酒，不要求更多的女人，看来是不会苦恼的！”

“为什么？为什么？”

“等我再喝一杯就答复你……”

“不……”亚辛这时的语声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了，他警告地说：“不要多喝了，今夜和我在一起，我要对你负责，现在几点钟了？”说着，他取出表来一看，大声说：“都一点半了，要留心，小伙子！我们俩待的工夫全都不短了，你有我们的爸爸，我有宰努白！我们走吧！”

没过几分钟，他们俩离开了酒吧，乘上一辆马车往阿特巴驶去。马车顺着乌兹别克亚花园围墙转到漆黑的马路上去，不时地看到一个昂首阔步或摇摇摆摆的行人，每当马车驶过十字路

口时，他们俩便会听到潮湿的微风送来的歌声，启明星在建筑物和花园里的高大树木上面不停地眨眼。亚辛笑着说：

“今天夜里，我能够毫不为难地起誓，说我没做使她不满的事情！”

“我希望我能比爸爸早到家！”凯玛勒有些不安地说。

“害怕是一种最恶毒的苦恼，让我们高呼：革命万岁！”

“对，革命万岁！”

“打倒专横的老婆！”

“打倒专横的爸爸！”

三十七

凯玛勒轻轻地敲门，门开了，露出乌姆·哈纳菲的身影来，她用很低的声音说：

“老爷正在上楼梯呢……”

他在门外等着，希望父亲到楼上以后，他再放心地进去，但是，从楼梯口传来了父亲严厉的问话：

“谁敲门？”

“是我，爸爸！”凯玛勒见无法逃避了，心头跳动着走向前去回答。

他看到父亲在楼下地板上站着，这时，母亲手里的灯从楼梯上面射出了白光。父亲在楼梯扶手旁边瞅着他惊异地问：

“凯玛勒？你为什么在外边待到这个时候，回来这么晚？”

使你回来晚的那个东西使我回来晚了！

“我到剧场去了，看一场本学年指定的剧！”他畏畏缩缩

地说。

“剧场变成补课的地方了？你念的、背的还不够吗？真是愚蠢的话！”父亲忿怒地叫喊说：“为什么你不先问我是不是允许你去？”

“我没想到会拖得这样晚！”凯玛勒站在距离父亲几级台阶远的地方巧辩说。

“你想别的办法去补课吧，再不要找这种说不通的借口！”父亲恼火地说。

他含怒上楼梯去，凯玛勒听到他气哼哼地说：“真是世界末日到了，上剧场去补课”，“都半夜一点半了”，“小孩子们都这样了”，“一场指定的剧，混帐东西。”凯玛勒上了最后一级楼梯，一直到堂屋里，从茶几上拿起灯来板着面孔走进自己的卧室。他把灯放在书桌上，两手支在书桌上站着，回想父亲最后一次责骂他的情况。他虽然记不清确切日期，但是，他确实相信，从上大学以来的几年中是平平安安地过来的。所以这个诅咒——尽管不是面对面地诅咒他——使他心里感到了痛苦。他从书桌边转过身摘下帽子，然后开始脱衣服。这时，突然一阵脑袋眩晕，胃里翻腾，他赶忙离开卧室跑到洗澡间去，把胃里的一切东西大口大口地全部吐出来。等他再回到卧室来的时候，浑身无力，心头烦闷，痛苦难言。他脱下衣服，熄了灯，然后仰面躺在床上，浮躁不安地喘着。没过几分钟，门响了，房门轻轻地推开来，他听到母亲的声音疼爱地问：

“你睡了？”

“嗯……”他用自然的愉快口吻回答，好让她迅速走开，这时，他愿意一个人在屋里。

她的身影走近床边，站在他的头前，像求原谅似地说：

“你是最了解你父亲的人，不要难过！”

“我知道……我知道！”

“他愿意看到你走正道，所以才为你这次破例回来这样晚发脾气！”母亲好象要把自己不放心的事情公开出来似地说。

“如果回来晚就应该挨骂，那他为什么天天回来这样晚？”凯玛勒不由得生了气，忍不住地说。

由于房中黑暗，他没看到母亲脸上怎样惊异和不高兴的程度，但是，他听到了母亲从鼻子里哼出来的笑声，告诉他母亲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这话，她说：

“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夜游。你不久就要长大成人了，可是，现在你还是个学生……”

“知道，知道！”他用希望不再谈下去的语气打断她说：“我说那句话什么目的也没有，您何必操心，又到我这儿来？您回去吧！再见……”

“我害怕你难过，”母亲温柔地说，“我马上就离开，可是，你要答应我，你得踏踏实实地睡觉，你念一遍萨马迪亚章，好早早入睡！”

他感觉到她离开他了，接着，他听到关门和母亲道“晚安”的声音。他又喘起来了，他抚摩着胸膛和肚子，眼睛凝视着面前的一片黑暗……生活的滋味完全是痛苦的。诱人的醉意到哪里去了？代替它的这种窒息人的痛苦又是什么东西？它和崇高的幻想所遗留下来的失恋和失望多么相似？虽然如此，假如不是父亲，他的情况不会发生变化。这种使他非常害怕，又使他热爱的强暴力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父亲也是一个人，假如不是他那种和陌生人不同的亲人感情，也没什么特别的，那么，自己为什么要怕他？为什么要顺从这种害怕的力量？这是和凯玛勒曾有过的其

他幻想相同的一个幻想，但是，为什么要考虑反抗这种坚定的感情呢？那一天，他的手已经敲了解放的门，他在反对国王的巨大游行队伍里高呼："要萨阿德·柴鲁尔，要不然就革命！"国王让步了，萨阿德·柴鲁尔辞去了首相职务……可是在他父亲面前他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一切事物的意义和本质都会改变的：真主、亚当、侯赛因和阿依达本人，无例外地全没有什么永恒性，你说永恒性吗？是的，它曾在爱情上在法赫米身上表现出来。那位烈士哥哥也会完全朽坏的。你不记得当你十二岁的时候，为了要弄清莫名其妙的归宿而搞的那次试验吗？那是多么令人难过的记忆啊！你从窠里掏来了一只小麻雀，把它勒死，用布包起来，在院子里旧水井附近刨了一个坑，把它埋起来筑成一座小坟，过了几天，也许是几星期，你刨开了那座小坟，把这具尸体取出来，当时你看见了什么？闻见了什么？你哭着到母亲那里去，询问死人的归宿，询问所有的死人，特别是法赫米，她没有回答你，只是一味地痛哭。那么，七年以后，法赫米还剩下什么呢？爱情又会剩下什么呢？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位妄自尊大的父亲回心转意呢？

他两眼望着黑暗的房间，看到书桌、衣架、衣柜和椅子的黑影，他的心灵在寂静中发出模模糊糊的声音，他的脑子清醒而狂热，生活的苦味更加重了。他暗想：亚辛睡着了吗？宰努白怎样对待他？在巴黎的侯赛因上床睡了吗？阿依达这时在怎样躺着？她的肚子涨得滚圆了吗？他们在太阳高悬的那半个地球上在干什么？那里是不是过着毫无痛苦的生活？在那个无休止的自然乐队里能够听到他这星光闪耀下的低声呻吟吗？

我的父亲！让我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你：看清了你的为人，我并没生气，因为我早就希望了解你那些为我不了解的情况。我喜爱你的温柔、亲切、诙谐、实在和眉目传情，那是你的温柔性

格，使一切认识你的人都对你有好感，这证明你酷爱生活和人们证明你生命力旺盛。但是，我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戴上一个恐怖和丑恶的面具让我们看呢？你别再说什么教训方法了，你是最不懂得教训方法的人。对于亚辛和我的行为举动，你看见了什么，没看见的又是什么？你所做的只是用你那善意补救不过来的无知对我们加以伤害和折磨。你不要担心，我过去热爱你，喜欢你，将来也永远会忠实地热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心里却藏着对你的责备，它的严厉程度和你让我忍受的痛苦成正比。我们并不像外人一样地把你当作朋友，我们认为你是一个荒谬、专横和蛮不讲理的统治者。有一句谚语说："理智的敌人胜过无知的朋友。"你仿佛就是最无知的朋友。因此，我对无知比对生活中的任何恶毒事件都更加憎恶，因为它能破坏一切东西，甚至破坏做父亲的身份。一个父亲，如果减少一半你这种无知，加上一半你对子女的爱，那就会比你强。我为自己规定下：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父亲，我要在做子女们的教育者之前先做他们的朋友。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在我眼前出现过的、我想象中的你那种神圣形象消失以后，我仍旧热爱你，喜欢你。是的，你的力量是空的，你不是萨利姆贝克那样的法律顾问，你也不是夏达德贝克那样的大财主，你更不是萨阿德·柴鲁尔那样的政治领袖；你既不像赛尔沃特那样狡黠，也没有阿德里那样的权威，你的身份地位如此，你只是一个可爱的朋友，这就不坏，但愿你对我们不要吝啬你的友谊。但是，我对他改变看法的并不只是你一个，就连真主本身也不是我从前崇拜的真主了，我把关于他的一切描写澄清了，以便从专断、强暴、蛮横、独裁，以及其它的人类天性中把他分辨出来。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压下这个思想，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压制它。我的心灵告诉我，我决不该停留在这里，同他的

惩罚进行斗争比自卑地躺下去强得多。也许你对这一点并不关心，你想知道我要为你的专横立下怎样的限度那样关心。你的专横笼罩着我，就如同这个浓厚的黑暗笼罩着我一样，你的专横折磨着我，就如同这个可诅咒的失眠折磨我一样。至于酒，我决不再喝它，作为它对我不义的报复。太遗憾了！如果酒也是一种骗人的幻想，那么，为人类留下的还有什么呢？我对你说，我决定对你的专横立下限度，但是，决不采取争执或忤逆的手段，如果我心里遵重你，干不出那样的事来，我的手段只是离开你！是的，只要我的两腿能够站得住，我一定要离开你的家，开罗市地区这样大，容得下一个受迫害的人。尽管你对我强暴，我还是爱你，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我崇拜另一个对我强暴的人，她从心灵到外表都亏负我，对我强暴，并且一点也不爱我，虽然如此，我过去一直从内心里崇拜她，我也会永远崇拜她。但是对我的爱情和我爱的惩罚要负主要责任的是你。你看，这种想法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我并没为这种想法高兴，也没为它激动，无论爱情的实际情况如何，它却总是毫无疑问地要归结到心灵的深刻原因，现在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悬案保留下来，等到以后再研究。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你总是对于长期地统治我丝毫不感到亏心的人。我的母亲！你不要不理解地凝视我的面孔，猜测我的罪过，或我对某个人所犯下的罪过，罪过就是无知，无知是你的罪过，无知，无知，无知……我父亲是凶暴的无知者，而你却是温柔的无知者，我活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这两种矛盾现象下的牺牲者，你的无知曾把荒诞的传说塞进我的心灵，你让我生活在洞中世界，今天，我为要从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多么不易，明天，我要从父亲的统治下求得解放也是同样的困难。这种不可承担的痛苦最好由你们俩来勉为其难地承担起来。因此，让这间屋子

里的黑暗作证，我建议销毁这个臭水沟般的家庭，改变这种父母关系，不，求你给我一个没有历史的家乡和没有过去的生活吧。我们照照镜子，会看到什么？这个硕大的鼻子和大脑袋，我的父亲，你残忍地毫不考虑地就把你的鼻子给了我，在我还没降生以前，你就这样地统治我，你的形体在你的脸上显得那样威严可怕，而在我的狭小脸上却是那么可笑，好象记忆中的一个英国鬼子兵一样。比鼻子更奇怪的是我的脑袋，它既不像你的脑袋，也不像我母亲的脑袋，那么这是哪一位先祖遗留给我的呢？让这个罪责放在你们俩头上成为长期悬案吧，直到我了解真相为止。在睡着以前，我们应当说："别了！"也许我们看不见明天的早晨。我的父亲，你对待我虽然和我热爱你的形式完全相反，可是我还是热爱生活。生活里有许多可爱的东西，生活的表面上充满了激发同情的、需要了解的标记。生活中有益处的事情对他本人却没有益处，而对他本人没有益处的事情却又是一件重要的大事。使人高兴的是，我不再亲吻酒杯，你说，别人，美酒！但是慢着！你想想那天夜里离开欧阳莎家的时候，你曾经下定决心，你这一辈子再也不接触女人了，但是，在那以后你却变成了她的熟客。我想象着作人的品格，它和我一样地在为醉酒呕吐而呻吟，但愿它早日康复……

三十八

凯玛勒下车以后，亚辛独自坐在马车上，他的激情已经减弱了。他虽然喝醉了，仍在不停地考虑，现在已经过了一点，早已到了引起疑心的后半夜。不久他就会看到宰努白，也许还没有睡，

焦急地等着他，也许在他进门的时候惊醒过来，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今天夜里都不会平安地——至少也不会完全平安地过去。

他在向往宫拐角的地方下了马车，闯进了漆黑的胡同，他不在乎地耸了一下宽大的肩膀，用低声轻轻自言自语说："亚辛是不把女人放在心上的！"他在黑暗之中，用手扶着楼梯扶手上楼，不住重复这句话，但是，重复这句话并不说明他完全放心了。他推开门进去，在堂屋灯光照耀下走进了卧室。他往床上一看，宰努白正睡着，他赶紧把门关上，以免让堂屋里的暗淡灯光照到卧室里来。他安静地、小心翼翼地脱衣服，完全相信她已经睡熟了。他心里计划着：偷偷地走到床边，爬进自己的被窝，千万别出一点响声。

"你点上灯，让我睁开眼睛看看你！"

"你还没睡着，"他望着床，驯服地微笑了，然后他惊异地问，"我以为你睡着了，所以没惊动你！"

"你的心太好了！现在几点钟了？"

"顶多有十二点，我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大约有十一点，我是徒步走回来的！"

"你这个聚会大概不在开罗吧！"

"为什么？我回来晚了吗？"

"你再等会儿，让公鸡打鸣来回答你！"

"也许公鸡根本就没睡觉！"

他坐在大椅子上脱鞋袜，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和衬裤，这时床上发出了咯吱的声音，他看到她的身影在床上坐起来了，她忿怒地说：

"你把灯点着！"

"用不着点灯，我已经脱完衣服了！"

“我要在亮处跟你算算账！”

“在黑暗里算账更有意思！”

她忿怒地哼了一声，接着下了床，但是，他从附近的座位上伸出胳膊来抓住她的臂膀，把她拽到大椅子跟前，叫她挨着自己坐下。他说：

“你别生气呀！”

“我们俩订的规矩哪去了？”她挣脱他的手说：“我答应让你到酒馆里喝酒去，是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条件：要很早回家来。我答应这一点，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你要能在家里喝酒，一定会省下许多钱，不致白白浪费，可是你呢，一点也不拿我们俩订的规矩当回事，直闹到快天亮才回来！”

谁能欺骗得了歌舞团的养女，琵琶的女主人？某一天当她肯定你对她不守信用的时候，难道她不和你争吵吗？他一再回忆这一点，你不要忘记！失掉她可不是简单的事，她是我最爱的妻子，是一个使我幸福的有生活经验的女人，她是一个毫不厌倦的，对我们夫妻生活抓得很紧的女人。

“每天夜里我出去聚会，全是散了席直接回家！你认识的人可以作证，你知道是谁？”

他说着大声笑起来，她却冷冷地说：

“别胡扯，谈正题吧！”

“今天夜里跟我在一起的是我弟弟凯玛勒！”他还是笑着说。

“谁证明那个女人？”他的话并不象他预料的那样引起她的惊奇，她忍无可忍地问。

“你不要冤枉人！我像太阳一样地清白！”接着，他怨恨地说：“凭真主起誓，你这样怀疑我的行动真让我难过。我厌倦那种寻

欢取乐的生活像厌恶疾病一样，我现在只希望过安静的生活，下酒馆是正常的消遣，没有其他意图，一个人总要和人们有来往……”

“哎哟，这是你说的！”她的语气证明她是激动起来了，“你知道，我并不是小孩子，想哄我笑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俩谁也不能做那种让对方产生怀疑的事情，这要两个人共同负责！”

这是劝告，还是警告？我怎样才能过我父亲那样的生活：男人在外边可以为所欲为，回到自己家里，则得到的是安静、疼爱和顺从。我这个幻想在宰奈白手上没实现，在马莉娅手上也没实现；看得出来，在宰努白手上更不会实现了。这个美丽的女琵琶手是我的心肝，决不应该让她感到失望！他肯定地说：

“假如我贪恋乱搞女人的生活，我还跟你结婚干吗呢！”

“可是，你从前结过两次婚了，结婚也没挡住你乱搞女人！”她忿怒地嚷道。

他喘着气，酒味四散，他说：

“你和从前的两种情况不一样，我的糊涂娘儿们！头一个老婆是我父亲选择的，硬派给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因为不结婚就捞不到手，才跟她结婚的！可是你，不是哪一个人硬派给我的，在结婚以前你也没拒绝过我，和你结婚也没给我带来新东西，我要不是为了过安定正当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和你结婚呢？糊涂娘儿们！凭真主起誓，假如你有一点点理智，也决不允许你自己这样怀疑我！”

“就是你到天亮回来我也别怀疑，是吗？”

“就是到明天早上再回来，你也不用怀疑！”

“嗯，你说真的吧，要不然你就得规规矩矩！”她忿怒地嚷起来。

“这就够规矩的了！”他气冲冲地绷着脸，忿怒地大声嚷着。

“我走，真主的地面宽阔无边，走到哪儿也吃饭！”

“请便！”他故意装作不在乎地说。

“我走是走，可是我像把叉子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出来的！”她用近似威胁的口吻说。

“废话！让你走比脱双鞋子还容易！”他继续装作不在乎她的样子说。

“我从窗户口跳下去，不是更痛快吗！”她的语气从威胁争吵变成了抱怨，尽管她的声音还很大。

他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然后站起来，用轻松的口吻说：

“不这样，还有最好的办法，起来上床，我们好好睡觉，不要让挑拨我们的魔鬼得逞。”

他朝着床走去，哼哼唧唧地倒在床上，仿佛他老早就想睡了一样。她却仿佛自言自语似地接着说：

“我是注定了要跟你过一辈子倒霉日子！”

我也注定了要过倒霉日子，你是女人应该由你负责，没有一个女人能使男人不想要其他女人，她们的能力总敌不过厌倦，但是，我决不恢复独身生活，我不能为每年结婚一次，卖一处铺面房。就让宰努白待着去吧，只要她不干涉我。一个疯狂的男人并不需要有理智的女人，不过宰努白是不是有理智的女人呢？

“难道你要在大椅子上待到明天早晨？”

“我根本没法合上眼睛，让我受我的折磨，你睡你的安稳觉去吧！”

没办法，他不能不动手了。他伸出手来抓住她的臂膀，然后把她拽到自己跟前，喃喃地说：

“上床来吧！”

她不怎么坚决地反抗了一下，然后，顺从了他的手，走到床边，唉声叹气地说：

"我什么时候能像一般妇女那样心情舒畅？"

"放心吧，你应该信赖我，我是可以信赖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夜游就毫无幸福，你要不折磨得我头痛，你也决不会幸福。你不要怀疑我这种纯洁的夜游，要相信我的话，以免后悔。我既不是胆小鬼，更不是惯于说谎的人，你不记得那一夜，我妻子还在这个家里我就把你带回来了吗？一个胆小鬼或是惯于说谎的人怎么能干得出那种事来？我对寻欢取乐的生活已经厌倦了，除了你，这一辈子我再不会接近任何女人！"

她出声地叹息了一声，仿佛是对他说："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他伸手抚摩着她说：

"好哇，这一声叹息真让我心里难过，真主诅咒我……"

"但愿真主指引你……"她渐渐地顺从了他的手，满怀希望地说。

谁能相信这种祝愿是一个女琵琶手说出来的！

"你永远也不要跟我争吵，争吵会损伤精神！"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假如今夜他得到了欧阳莎，事情就不会有这样容易……

"你看到你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了吧！"

三十九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亚辛走进铺子到账桌跟前来，他一看儿子的脸色，就知道是来求援的。

亚辛的眼睛里闪耀着精神恍惚的怔忡神色，尽管他有礼貌地微笑着，弯下腰去吻父亲的手，但是，父亲却感觉到他做这种习惯的动作非常不自然。他的神志早已到除了真主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父亲摆摆手叫他坐下，他走到靠近父亲的一把椅子跟前坐下来，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合上眼睛，一会儿又苦笑一下。艾哈麦德琢磨着儿子到来的原因，他仿佛害怕受儿子的影响，自己也会沉默似地询问说：

"没有什么事吧？你怎么了？怎么和平常不一样？"

亚辛仿佛要引起父亲的同情似地望了他好一会，然后垂下了眼皮说：

"他们要把我调到上埃及南部边境去！"

"部里调吗？"

"是的……"

"为什么？"

"我问校长了，他和我谈了许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真欺侮人！"亚辛像反抗似地摇着头说。

"什么事情，你说清楚……"主人怀疑地问。

"还是那些无耻的诽谤！"说着，他迟疑了一下，"关于我的妻子……"

"他们说什么了？"艾哈麦德越发关心了，好象担心地问。

"那些混蛋说我娶了一个女琵琶手……"亚辛的脸上显示了不高兴的神色。

艾哈麦德畏缩地扫视了一下铺子，只见加米勒·汉姆扎维在一个站着的男顾客和一个坐着的女顾客中间张罗，距离他们只有几尺远。于是，他压下自己的怒火，用低微的声音说话，但是，这个低声音里却隐藏不住发怒的颤抖：

“也许他们真是些混蛋，但是，我早就警告过你，你作什么重要事情总是满不在乎，坏结果早晚总会落到你头上。我怎么说呢？你是学监，你的名誉必须不能有任何污点，这些话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可是……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力，只有依靠真主。仿佛我应该放下世界上一切要紧的事情来为你一个人的事情操心似的！”

“可是她是我的合法妻子。”亚辛既像慌乱又像纳闷地说：“一个人的合法行为没有什么可责备的，部里还能怎么说呢？”

“部里当然愿意职员有个好名誉！”艾哈麦德发泄着心中的怒火说。

难道你就不怕别人议论名誉！

“但是，拿这种事情攻击一个人的婚姻是罪过，是欺侮人！”

“你是要我到教育部去，叫他们改变这个决定吗？”他挥着手，忿怒地嚷道。

“不，”他似乎是难过又似乎是恳求地说：“我只希望您奔走一下，让他们撤销调职令！”

艾哈麦德用左手捻着小胡髭，瞪着眼瞧着亚辛，眼色说明他正在考虑事情，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他想：亚辛这次是来争取他的同情的，为了自己的慌乱失礼向他请罪，并且向他声明，除了真主以外，只有依靠他了。直到他答应去为撤销调职令奔走以后，亚辛才离开铺子。

当天黄昏，艾哈麦德到剧院广场的军人咖啡馆去会见奈哈西小学校校长，校长见着他以后，赶紧招呼他坐下，对他说：

“我等你好久了，亚辛做得太过分了些，我很遗憾，竟给您找来许多麻烦。”

艾哈麦德在临着广场的阳台上，和校长对面坐下，他说：

“无论如何，亚辛也总是你的孩子！”

“当然了，但是，这次事件和我完全无关，这是部里和他的直接关系……”

“因为职员娶一个女琵琶手就要加以处分，这不太反常了吗？”艾哈麦德不以为然地说，不过，他脸上仍然带着微笑，“难道做这种事情的只他一个人吗？再说他们结了婚，是一种合法的关系，任何人也不能加以恶意的指责！”

校长沉思地板起了面孔，他仿佛不理解朋友的话似的，接着，他说：

“婚姻问题只是一种极其次要的说法！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吗？我想你还没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

艾哈麦德心头一阵紧张，又担心又悲哀地问：

“还有别的丑事吗？”

“艾哈麦德先生！”校长往他这边歪了歪身子，遗憾地说：“亚辛在托亚布小巷和妓女打起架来了。警察局释放他以后，把他的像片送到部里去了。”

艾哈麦德听了这些话目瞪口呆，脸色焦黄，校长禁不住遗憾地摇摇头说：

“这才是事实真相，我为了减轻他的处分，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部里总算同意撤销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去进行教育，仅仅是调他到上埃及……”

“真是畜生！”艾哈麦德叹了一口气，嘟囔着说。

“艾哈麦德先生，我真抱歉，”校长盯着他同情地说，“但是，他的行动确也不是一个公务人员所应有的。我不否认，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对工作也很认真。我还可以说，我爱他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同时也因为他的为人，但是，人们传说的这些

情况使我非常不痛快。他应该纠正自己的作风，改变目前的情况，否则前途不堪设想！”

艾哈麦德的脸上显出了忿怒的神色，他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跟妓女打架，那就让他倒他的霉去吧！”

但是，他并没任着儿子去倒霉，即匆匆忙忙地去见相识的大人物，请他们设法使部里撤销调职令。穆罕默德·阿发特是第一个和他一起奔走的人，他们得到了那些大人物的帮忙，终于把调职令撤销了，但是，部里却坚持把亚辛调进部里去工作，后来管理科科长——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女婿，也就是亚辛前妻的丈夫——宣布，他准备接受亚辛到他的科里来工作，这当然是穆罕默德·阿发特斡旋的结果。经各方面同意后，亚辛在一九二六年初冬被调进教育部管理科。这个问题解决不够理想，他的档案里记下一条不适合再在学校里工作，这样一来，虽然制度规定职员工作十年以上可以晋升到八级，但是他提升到七级都不能给予考虑了。尽管穆罕默德·阿发特一再要求他的管理科长女婿不要歧视亚辛。亚辛对自己在宰奈白丈夫管辖之下任职也不满意。有一天，他对凯玛勒流露了自己的心事，说：“也许宰奈白对我的处境很解气，她一定会觉得她父亲拒绝让她和我复婚的主意高明。我对于女人的心理是有经验的，我不怀疑，她一定对我幸灾乐祸，更不幸的是，我再得不到更好的位置了，只能在这个公山羊的管辖下去工作！这个家伙是一个中年人，没什么值得女人羡慕的优点，除了喝亚辛的残茶，他还有什么能耐？让这些笨蛋看着我拍手称快去吧，我还看着他们拍手称快呢！”

宰努白没有听说这次调职的秘密，她只知道丈夫调到部里去，是一个好工作。同样地，艾哈麦德和亚辛谈话的时候，也避而不谈那件丑事的真相，只是在撤销调职令的事办妥时，他对儿

子说：

"所有的痛心事情都会留下个痕迹！你不但使我厌烦，而且也太给我丢脸了。今后我决不再管你的事情，你自己想怎么就怎么办吧，求真主把你我分开！"

但是，他心里却不能把儿子的事情完全放心。有一天他把儿子叫到铺子里来，对儿子说：

"现在你该重新考虑考虑你的生活了！你应该过正经的生活了，不要再继续堕落和胡闹了！你要听我的话，你要服从我，我会为你安排一个适合于你的生活。"接着，他直截了当地向儿子提议说："把这个媳妇休了，回到家里来，我答应你，给你找个合适的老婆，让你开始过幸福的正派生活……"

"我知道您对我的这种真诚的愿望是要改变我的生活状况，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谁也不影响了。"亚辛红着脸，用轻微的声音说。

"你的诺言跟英国鬼子的诺言一样！"主人忿怒地大声说："看得出来，你是想把你送到监狱里去，将来我会听到你从木栅栏里发出痛苦的喊声，我再重复一遍：你必须休了这个女人，回到自己家里来！"

"她有孕了，爸爸！"亚辛用使父亲听到的声音叹息着说，"我不愿意再增加新的罪恶！"

求真主保佑我们吧！你的孙子在宰努白的肚子里成长着！当你第一眼看到你这个长子，并把那一天当作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的时候，曾经想到过他为你预备的这些难心事吗？

"她有孕了？"

"嗯……"

"你害怕增加新的罪恶？"他没等儿子开口又粗声地说："为

什么你欺侮良家妇女的时候，就没想到良心责备？真主明鉴你真是该诅咒的人……”

当亚辛离开铺子的时候，主人用两只充满怜悯和鄙视的眼睛望着他。艾哈麦德只能喜爱儿子继承他的这一副外貌，至于继承他母亲的那种天性……他猛然想起那一天，他怎样几乎跌进宰努白亲自布置的陷阱里！同时也想起来，他是怎样在适当的时候控制住了自己。他这是控制住了自己吗？他感到厌恶和不安。他诅咒一遍亚辛……接着又诅咒一遍亚辛……亚辛！

四十

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到了，他觉得这一天是和往日不同的，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这样的。这一天的某一个时辰，他降生到这个人间。这个日子准准确确地记在一个出生证里，他穿了一件长袍，在卧室里踱着步。接着，他往书桌上看了一眼，敞开的日记本的白纸上印着公历的年月日，他在考虑，要往上面写些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呢？他不断地活动着，以便取暖，抵御严寒。从玻璃窗看去，天空蒙着一层浓密的黑云，下下停停的阵雨在他的心灵里勾起了他的思索和幻想。生日一定要庆祝，即使只有过生日的人自己庆祝也好。这个古老的家庭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他母亲本人也不记得今天是她不应当忘记的那些天之中的一天，她不记得生日的日期，只模模糊糊记得那些她亲眼见的情景和身受的痛苦。她记得生他的时候是“严寒的冬天，这是一次难产，她不断地阵痛、叫喊，整整两天。”过去，他只要一想起自己的生日来，心里便充满了对母亲的怜悯，等到他看见纳侬玛降

生，他为阿依莎而难过的时候，这种怜悯的感情就越发增加了。今天，他用新的理智来看待自己的生日，这种新的理智受着唯物哲学的灌溉，以致他在近两个月来所感受到的痛苦，正是近百年来人类思想诞生时的阵痛。他也在琢磨自己的难产，难道那——部分的或全部的原因——也是无知或疏忽造成的吗？他思索这个问题就好象要求解释摆在自己面前的重要问题一样。他考虑难产，考虑难产也能给大脑、神经系统带来影响，这种影响在幼儿的生死方面以及对幼儿的善恶都会起重要作用。他追求爱情会不会是他的腮门和大脑袋的头骨在十九年前出生时遭受的那种无情的挤压的直接后果呢？这使他在莫名其妙的幻想领域里长期处在迷津之中、使他在折磨人的刑场里，泪潸潸的那个崇高母胎会不会只是一种使人难过的刑罚，只散布愚昧的病症呢？他考虑到降生以前，甚至怀孕以前，以及诞生生命的那个不可知的地方，他还考虑到生物的有机化学方程式。他开始卑视自己出生的根源，他研究宇宙，并高唱群星各有它的运行轨道。不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最近的起源叫做精子，所以在十九年零九个月以前他只是一点精液，可能是一个追求趣味的纯洁愿望、寻求安慰的正当需要、丧失理智的疯狂醉意或是对守在家里的妻子尽义务的单纯感情把这一点精子抛射出来的，那么他究竟是哪一种情况生的儿子呢？也许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那种尽义务的结果，因为尽义务的感觉总也没离开过他，而玩乐的兴趣是在追求哲学和有了背叛宗教的主张以后才有的。同时，他的思想一直在斗争着，他的精神一直在痛苦着，生活并不轻松愉快。动物的精子抛射出来，在子宫或输卵管里和卵子遇到一起，而后它们俩一起进入子宫，变成一块血，这块血接着又长成骨头和肉，最后，它就轻易地来到这个光明和痛苦的世界，并在看清

楚这个世界之前先哭起来。接着，寄存的天性在它身上开始成长，形成，并随着时间的过去又有了信仰和主张，甚至完全发育成熟，接着又产生了爱情，并且声称这种爱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它会变成震动，它的信仰没有了，它的思想改变了，它的心失望了，然后，它回到了比它最初来的那个地方更龌龊的地方！现在他已经活了十九年，这是多么长的岁月啊！而青春的消逝又像闪电一样迅速。难道除了在日落鸟啼之前一小时地——更确切地说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消耗光阴之外，就没有痛苦了吗？纯洁的、天真无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着到来的是以爱情为生活历史——恋爱之前、恋爱之后——的时代，今天渴望的东西很多，但是，被爱者难以琢磨，因此，他的爱情换来的只不过是一些美丽的名称而已，这就是事实真相、生活的乐趣和知识的光辉。很显然，旅途是漫长的，仿佛恋人已经乘上了奥古斯特·孔德[①]的火车，它经过了神学车站，那个车站的标志是："是的，妈妈！"它经过了形而上学的地区，那个地区的标志是："不，妈妈！"他憧憬着伟大景色的间隙中的"实际"，和它的峰顶上记录着的标志："睁开你的眼睛，作一个勇敢的人吧！"

他不再踱步了，站在书桌前面，两眼盯着日记本，心中暗想：是坐下来信笔把生日的这一页涂黑呢，还是不这样做，等待思想在脑海里凝固？这时，雨打墙壁的滴达声进入了他的耳鼓，他的眼睛向两窗之间的玻璃窗望去，在湿空气中玻璃变成了乌光的方块，一会儿，珍珠般的雨点洒到下层玻璃面上，在乌光的方块上划下了彗星般的弯曲的白道道。他走到窗户跟前，抬眼观看

---

①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

乌云洒下来的雨点，它们像串珠一样地把天地接连起来。这时尖塔和圆顶并没有被雨笼罩住，在它们后面好象一副银白色的镜框的天空中呈现出来，把全部景色都包括进去了，黑白分明，格外庄重、神奇。马路上传来了孩子们的喊声，他往下看去，地上积满了水，到处是泥塘，每当一辆车子走过，泥水便从车轮下面溅起来，铺子主人把摆在外面的货物都收起来了，行人也躲到小铺、咖啡馆里，或人家的阳台下面。

这一幅天空的景色，用感觉的声音唤起来了他的直觉，他应该在这里多多地求得启迪，以便考虑新的一年的生活。自从侯赛因离开祖国大地以后，他再没有一个朋友可以畅谈心里话了，当他感到非要畅谈不可的时候，只好和自己的心灵交换意见，所以，在他的精神朋友离开以后，他只能把心灵当作朋友。他问自己的心灵："你真的相信有真主吗？"他的心灵问他："你为什么不想办法从一个星星跳到另一个星星上去，就像你从一个台阶跳上另一个台阶那样？"有些特殊的天之骄子，他们把地球推崇为宇宙的中心，让天仙们给泥土叩头，后来，他们的兄弟哥白尼根据宇宙的实际情况，把地球的地位降下来，使它成为太阳的婢女。他的兄弟达尔文继他之后，揭穿了人类是圣人后裔的虚伪秘密，公开宣布：他的真正祖先是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每逢节日他约朋友们去拿它寻开心。原来地球只是一片烟雾，随后星辰像车轮下溅出来的泥水一样地迸发出来，被这片烟雾吸住，使它们在其中永无休止的嬉戏着，这样各个星辰才都显现出来。地球成了一个行星，月亮跟在它后面和它一起玩耍；地球用表面的一边吸住月亮，却用另一边朝着它微笑。等到地球的激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它的山川、丘陵、岩石和洼地才都稳定下来，接着，生命蠕动了，地球产生了它的儿子——四足的爬行生物，它询问它

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什么样子最高尚？这是瞒不住你的，我对荒诞的传说感到无能为力，但是，我在阻挡洪流前进的障碍中，遇到了一块三角的岩石，从今以后，我把它叫做"科学、哲学和崇高榜样"的岩石。你不要说，哲学和宗教一样，是那么荒唐可笑，其实，它是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依靠它来奔向自己的目标。艺术是一种高尚的享受和生活的补充，他并不希望在艺术方面有什么收获，因为他只以求得真理为满足，而艺术比起真理来，显然是一种次要的娱乐。为了这个目的，你会看到我准备牺牲除了自己生命以外的一切东西。我为这出严肃的戏剧所做的准备只是大脑袋、大鼻子、失恋和病态的希望。我担心你会嘲笑青春的幻想，嘲笑它只是患老年症的一种病相，病人们把它叫做哲学。在喜爱萨阿德·柴鲁尔和喜爱哥白尼、亚里士多德、马赫[①]之间并没有矛盾，为了使落后的埃及和人类的进步发生联系而努力也是一件崇高的人道工作。爱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任何侵犯人的厌恶都不能玷污它。但是，厌恶英国人是一种保卫自己的形式，根据这一点，爱国是美好的做人方式。你要问我，我是不是相信爱情？我回答你：爱情永远也没离开我的心，只有肯定做人的真理一点我办不到。同样爱情的基础也是和宗教或传奇的基础一样的，神圣的庙宇虽然倒塌，但是它的各个角落并没有动摇，它的威势也还没减弱，用研究和探讨来攻击爱情的神殿，使它那物质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分离，在有关宗教和爱情的某一个记忆重新涌上自己的心头或它们的某一个影像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都不能不心惊肉跳。难道你始终相信是永恒的爱情吗？以一切永恒都是荒唐的，也许爱情会跟

---

① 马赫（1838—1916），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地被忘掉，也许结婚会结束一切……阿依达——你提起她的名字不迟疑吗？——你在遗忘的路途中已经走过了一程。最初，你竟为她而疯狂，后来只是出神；先前是十分痛苦，后来只是一阵阵的痛苦，现在，很坦然，一整天，都想不起她，只是在行将入睡或是在刚刚醒来，以及别的时候有一两次会想到她。想到她时，我的情感也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不同，有时思念强烈，有时愁闷得又像乌云飘过心头。忧伤得心里阵阵刺痛，这种忧伤只要一燃烧起来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使心灵突然感到忿怒，然后就觉得天旋地转起来。无论如何，我变得相信自己没有阿依达也可以继续生活了。他曾为寻求遗忘而哭过吗？……和从前一样，靠探讨和研究爱情，用看破红尘的看法来轻视单恋的痛苦，用花天酒地来缓和自己的心灵，在斯宾诺莎① 那种认为时代是实际不存在的东西的麻醉哲学面前，寻求安慰根据这种哲学和过去或未来的任何偶然事件有关的激动都应该断定为不理智的事情，我们是应当制胜它的，让我们明确地和它们划清界限！难道你真高兴爱情是可以被遗忘的吗？是的，我真高兴，因为这样能使我摆脱作俘虏的痛苦，我在遗忘以前几乎要死的那种经验使我忧愁。无论如何，我总是厌恶了我所过的俘虏生活，我渴望获得自由。

幸福的人既不考虑自杀，也不幻想死亡，他的心里永远燃烧着热情的火焰，有毅力的人既工作也为工作而产生真挚的感情，热爱生活的人往往在书籍、酒杯和爱人中动真情。一颗追逐希望的心灵会忘掉，或是装作忘记结婚，就如同一个装满威士忌的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十七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出生在荷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酒杯再也容不下苏打水一样。你认为，你贪恋美酒，只让它发挥最好的作用，你接触一个女人，不是想让她成为可嫌可憎的障碍，至于你，不时地向往"圣洁"或清修，也许那就是你残存的宗教意识。

雨在不停地下，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马路上一片寂静，喧嚣声也消沉下来了。他忽然想到要看看院里的情形，他离开卧室走到堂屋里，来到窗前，从窗户眼里往外看，只见松软的地面上积满了水，他不由得皱了皱眉。然后他看那口古井，里面的水已经溢出来了，厨房和储藏室中间已经成了一个水坑，这个水坑里出现了许多粮食，那是从乌姆·哈纳菲的手中无意撒下去的，其中有小麦、大麦和葫芦子，当它们钻出土时，好象铺在地上的绿色的植被一般，但是过不了几天，就会被踏平。在他幼年的时候，那里是他经营的田园，是幻想中的乐园，它给他留下了许多记忆，他心里直到现在还充满着向往和眷恋的欢乐情感，但是这种欢乐不免有一丝忧愁就像蒙在月亮表面上的透明云层一般。他从窗前转身要回卧室去，看到了堂屋里的人，同时想起了旧时喝咖啡时的聚会，注意到母亲坐在大椅子上把两只手放在手炉上面，这时，没有人陪着她坐，只有乌姆·哈纳菲坐在她对面的皮袄上面，他想到过去那些可贵日子的聚会，和那些日子所留下来的美好记忆，这个手炉是从那时留到现在的唯一的一件东西，在任何人看来，它却几乎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改样……

四十一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在尼罗河畔马路上漫步，往穆

罕默德·阿发特的水上住宅去。夜色柔和，天空晴朗，繁星闪闪发光，空气中充满了凉意。当他走近目的地要朝那里转身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根据平素的习惯，远远地看一眼那幢曾经叫过"宰努白水上住宅"的水上住宅。这儿痛苦的往事已经过去一年了，但他的心里仍旧留着羞愧和厌烦。那件往事的后果是他放弃了玩女人的念头，就如同法赫米牺牲后他的表现一样。他坚持了一年，现在又感到了烦闷，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又回到了有女人的聚会上来。一分钟后，他来到聚会上，这是一个由三个朋友和两个女人所组成的可爱欢乐聚会。三个朋友昨天晚上还和他碰过头，而这两个女人却约有一年半，更确切地说，是从宰努白闯进他的生活那天晚上起，就一直没和他见过面。这时一切都还没开始，酒还没斟，聚会也还没进行。加里莱坐在中间的大椅子上，摆弄着她的金手镯，仿佛在认真听它那响声似的。祖贝达站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灯笼下面，手里拿着小镜照着她那涂满脂粉的脸，她背朝着摆满威士忌酒瓶和点心盘的桌子。三位朋友都摘了帽子，脱了长衫。艾哈麦德和三位朋友握手，然后又和两个女人热情地握手，加里莱招呼他说："欢迎我亲爱的哥哥！"但是，祖贝达却微笑地责备说："欢迎你，你这个只是为了礼貌，才跟我打招呼的人。"艾哈麦德摘下帽子，脱下长衫，然后往空虚的角落里看了一眼。这时祖贝达已经坐到了加里莱的身边，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走向两个女人的大椅子跟前坐下。他的迟疑没有瞒过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的眼睛，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

"你开头这个做作，看来像个小学生似的！"

"这有你什么事？我们跟他一点都不见外！"加里莱仿佛鼓励他似地说。

“只有我说这话最合适！”祖贝达立刻笑起来，讥讽地说：“难道他不是我的亲戚……”

艾哈麦德理会到她的意思，不安地猜测她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内情。但是，他却温和地说：

“我总是个体面人呀，女皇！”

“那么你对发生过的那件事情很满意吗？”祖贝达用怀疑的眼光凝视着他问。

“你总是她的姨母吧！”他温和地说。

“我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她！”她厌恶地挥着手说。

还没等艾哈麦德问她为什么，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就搓着两手大声说：

“不说这些了，别让它伤我们的脑筋吧！”

说着，他站起来奔向桌子，打开了一瓶酒，倒满了几个酒杯，然后一一送到他们跟前，他那种聚精会神的情况说明他心里非常高兴干这件斟酒送酒的事。等到每个人都准备喝的时候，他说：“为了爱人们和兄弟们的健康干杯，祝我们大家永远快乐！”大家微笑着把酒杯拿到了唇边。艾哈麦德从酒杯上面看着朋友们的脸……这些朋友和他信义地友好将近四十年了，他们仿佛和他心连心一般。于是一股对朋友们的真诚感情涌上心头。他斜眼看了看祖贝达，重新问起刚才那个问题来。

“你心里为什么不喜欢她。”

“因为她是个无情无义的人！”祖贝达回答说。她的眼神告诉他，她很高兴和他谈话。“她不守信用，她跟我背信弃义一年多了，她离开我家的时候，连说也没跟我说一声，她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

那么，祖贝达当时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吗？他不愿意接着

祖贝达的话说下去，歌女却反问他说：

“当时你听说她的事了吗？”

“我当时就听说了！”他安静地回答。

“是我从小把她养大的，我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你看，她怎样报答我？真是下三滥的后代！”

“你不要骂她，她跟你是一个血统！”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装作反驳的样子开玩笑地说。

“我的血比她的血干净得多！”祖贝达郑重地说。

“她父亲是什么人？”艾哈麦德问。

“她父亲是她父亲！”

易卜拉欣·法尔用准备大开玩笑的口吻说了这一句话，但是，穆罕默德·阿发特却抢着说：

“你们不要忘记，这可是在谈论亚辛的媳妇！”

法尔脸上的诙谐神色消失了，他有些慌乱地沉默起来。祖贝达却还要接着说下去：

“我说她的话可不是开玩笑，她总是嫉妒我，她虽然是我的养女却总要跟我争高低，我虽然爱教她，但是并没真计较过她那些错误！”说着她笑起来，“她还要想当个歌女呢！”她用两眼扫了在座的人们一下，然后嘲笑地说：“但是她失败了，因为她嫁了人！”

“你认为结婚就是失败吗？”阿里·阿卜杜·拉赫曼不解地问。

“当然啰，小伙子！”她眯缝着一只眼，挑着另一只眼眉说。“一个歌女离开歌舞团就是失败！”

这时，加里莱唱起：

你是一位夫人，我的灵魂。你和我亲亲！

艾哈麦德咧开嘴微笑着，高兴地叹了口气。但是，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又站了起来，他说：

"请再静一静，让我们再干一杯！"

他把几个杯子斟满，一一分给他们，然后拿着自己的杯子，回到原位。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拿起自己的杯子看着祖贝达，祖贝达举起她的杯子来，微笑地瞅着他，好象是对他说："为你的健康干杯！"他也照她的样子一起干了杯，同时，她继续微笑地凝视着他。已经一年了，他没有起过找女人的想法，也许是他那次冷酷的经历已经熄灭了他的激情，也许是由于年龄大，也许是由于病。可是，现在美酒的醉意和希望的目光又震动了他的心弦，他在尝尽拒绝的苦水之后，又品到了欢迎的甜蜜，他为羡慕他的生活的女人准备下了善意寒暄之词。她为他包扎着由于年龄大遭冷遇，尊严受损的伤口。祖贝达的解语微笑仿佛是对他说："你的样子还没改变！"他直勾勾地瞧着她的目光，他的微笑也没有松弛。

穆罕默德·阿发特拿来了琵琶，放在两个女人中间，加里莱拿起琵琶来拨弄着弦，当她引起人们的注意时，唱道："我应许你呀，我的爱人！"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像往常，听祖贝达和加里莱唱歌的时候一样，装出合唱的样子，脑袋随着歌声摇摆，仿佛要用表演性的动作来表现快乐一样。其实，他对歌唱的知识也只限于记忆一些名歌唱家的曲词，现在随着哈姆利、奥斯曼、曼尼拉维和阿卜杜·哈依的死去，这些记忆也消失了。就和他的青春消失，他的得意日子逝去一样。但是，他应该对现实满意，应该充满表现快乐的感情，即使是用这种表演性的动作也好。爱听歌声和音乐的心理使他喜欢"穆尼赖·马赫迪亚"剧场，但是，他却不喜欢那些带表演的歌声，此外他也讨厌剧场里

那种像学校教室般的座位。同样地，在穆罕默德·阿发特家里听乌姆·库鲁松姆的新音乐唱盘，他也由于心里隐藏着恶意怀疑而感到有伤自己的耳朵，所以尽管盛传萨阿德·柴鲁尔都夸奖她的嗓子好，他也没亲自去领教。不过，他并没把他对歌子的实际感情暴露出来，他总是高高兴兴地看着加里莱，用柔和的声音和大家一起重复着："我应许你……"这时法尔干脆大声喊起来：

"手鼓在哪儿？手鼓在哪儿？让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给我们弹弹手鼓听！"

不，你应该问，从前弹手鼓的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在哪儿？啊，时间一点也没使我们有所改变吗？加里莱在大家的叫好声中结束了她的歌，她一面微笑着道谢，一面用抱歉的口吻说：

"我打扰你们了……"

但是，祖贝达却不住地夸奖她，她们俩为了表示客气或是为了和平相处，这种情形是时常发生的。谁都知道，加里莱的命运和其他的歌女一样，正在迅速地走下坡路，女鼓手菲奴已经脱离了她的歌舞团到别的歌舞团去了，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种自然的没落，因为过去使她享有盛名的各种优点——诱人的容貌和美妙的歌喉，都已经趋于凋谢，因此，祖贝达对她完全不嫉妒，也不厌烦，能够很客气地对待她，特别是祖贝达本人的生活已经到了顶峰，再往前就只有下坡路没有上坡路了。朋友们经常纳闷加里莱为什么给自己安排下了这么一段危险的途程，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却认为她并没踏上危险道路。她指责她所爱的某些人挥霍了她的大量的财富，但是，艾哈麦德却立即宣称加里莱会用一切方式取得金钱。在这一点上阿里·阿卜杜·

拉赫曼附和他说：她会贩卖歌舞团的姑娘，她的住宅会渐渐地变成另外的场所了。祖贝达却不以为然，她说加里莱虽然会弄钱，但是，她为了不好的嗜好，把大量金钱都挥霍了，她不但喜欢饮酒，而且爱用麻醉品，特别是爱用可卡因！穆罕默德·阿发特对祖贝达说：

“请你允许我表示，我特别奇怪你观看我们某一个人时的特别甜蜜眼色！”

“眼睛看什么，什么就可爱！”加里莱笑着低声说。

“那么，你把自己当作瞎子了吗？”易卜拉欣·法尔不高兴地问。

“听你们这种公开论调，就知道你们决不能照着自己所喜欢的那样当忘八！”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装作遗憾的样子说。

“我看他决没有真主不允许的目的，我只是羡慕他的年轻的面貌！”祖贝达回答穆罕默德·阿发特说，“你们看他这一脑袋黑头发，要跟你们的满头白发比起来，谁能说他有四十多岁？”

“我说他一百多岁！”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

“跟你们差不多！”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

这时，加里莱哼起另一只歌子来：

羡慕她的眼睛，归来吧，我的哈里勒！

“羡慕也用不着你害怕，我的眼睛伤害不着他！”祖贝达说。

“其实你的眼睛就是一切伤害他的东西的根本！”穆罕默德·阿发特特意摇着头说。

“你羡慕我的年轻的面貌吗？”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朝着祖贝达说：“你没听见医生说我什么话吧？”

"穆罕默德·阿发特告诉过我，可是血压高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我的胳膊上绑了一个奇怪的带子，用一个皮球打了一会气，接着就对我说：'你血压高'！"

"这个血压高是从哪来的呢？"

"我想除了他那个皮球以外，哪里也来不了这个血压高！"艾哈麦德笑着回答。

"也许这是一种人人都有的病！"易卜拉欣·法尔拍了一下巴掌说："差不多一个月以前，为了预防疾病我们先后都到医生那儿检查过身体，检查结果，他对我们这些人的情况只有一句话：血压高！"

"我跟你们说说究竟吧，"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这是革命的标志，革命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病！"

"血压高都有什么症状？"加里莱问艾哈麦德。

"经常头疼，走起路来觉得呼吸困难！"

"这种情形谁也挡不住有一回两回！"祖贝达用一丝微笑掩饰着自己的轻微不安，她嘟囔着说："我说我也血压高，你们看是不是？"

"从上边来的还是从下边来的？"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问她说。

连祖贝达也不例外大家全笑起来了。加里莱说：

"无论如何你总对血压高有经验了，你就告诉告诉她吧！也许你了解她的病！"

"让她拿出她的皮囊来，我拿出我的吹气管来！"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

他们又大笑起来，穆罕默德·阿发特不以为然地说：

"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现在我们听不着别的话了，医生

像给奴隶下命令似的告诉我们：‘别喝酒，别吃肉，少吃蛋！’”

“那要像我这样一定要吃肉吃蛋，一定要喝酒的人怎么办呢？”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嘲笑地问。

“高兴吃就吃，高兴喝就喝吧，自己有病自己治，真主才是我们的医生！”祖贝达赶忙接着说。

虽然如此，在他被迫躺到床上的时候，他总会听从医生的话的，等到病愈起床的时候，就把医生的一切忠恳的细致的劝告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加里莱接着说：

“我就不相信医生，可是，我也能体谅他们的言行，他们生活在病人中间，就如同我们这些歌女生活在婚礼中一样，他们需要皮囊、吹气管、命令和禁止就好象我们离不开手鼓、琵琶和歌曲一样……”

“你说得对！”艾哈麦德愉快而激动地说：“疾病和健康，生活和死亡只有听从真主吩咐！”

“喂，先生们，你们看看这个人：他用嘴喝酒，用眼睛吊膀，却又用舌头来讲道！”易卜拉欣·法尔笑着说。

“那也没什么关系，我总是在妓院里讲道。”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哈哈大笑着说。

“我希望凯玛勒能到这里来，让他和我们一起听你讲道，好让他受受教育！”穆罕默德·阿发特奇怪地摇着头，观察着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面孔说。

“我总不放心，他一直坚持‘人类的祖先是猴子’那种看法吗？”阿里·阿卜杜·拉赫曼问。

“真让我难过！”加里莱捶着胸膛大声嚷着说。

“猴子？”祖贝达惊异地问，接着，她好象有所领会似地说：“也许他说的是他自己的根本吧！”

“他也肯定女人的根本是母狮子！”艾哈麦德警告她说。

“但愿我能看看这只猴子和母狮子配出来的崽子！”她嘿嘿地笑着说。

“等哪一天他长大了，离开他们的家庭他就同意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了！”易卜拉欣·法尔说。

“哪一天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他还会同意人类的祖先是狗呢！”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赶忙说。

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站起来，到桌边去斟上几杯酒。他向祖贝达说：

“你比我们更了解艾哈麦德先生，你说他究竟是哪种动物？”

她看着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用双手把威士忌斟在几只酒杯里。她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说：

“是头驴！……”

“这是褒啊，还是贬？”加里莱问。

“这句话的意思在说话人的肚子里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

他们兴高彩烈地继续饮酒。祖贝达拿起琵琶来，她唱：

柔软的幔帏把我们掩盖在快乐里！

在兴奋的醉意之中，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开始随着歌声起舞，他把只剩下一些泡沫的酒杯，举到自己的眼前，隔着玻璃杯看着那个女人，仿佛他希望透过酒色的眼镜来看她一样。如果说这里曾有过一个幔帏的话这个幔帏已经消失了，人们清楚地看到艾哈麦德和祖贝达之间的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原状。他们和着祖贝达重复那个歌声，艾哈麦德高兴地提高了嗓门，直到歌声在欢呼和鼓掌声中结束。穆罕默德·阿发特直率地问加里莱说：

“按照‘眼睛瞅着什么，什么就可爱’的原则，你对乌姆·库鲁松姆有什么看法？”

“真主证明，她的嗓子真好！”加里莱说，“可是，她常常发尖音，像小孩子似的！”

“有人说她会成为穆尼赖·马赫迪亚的继承人，有人说她的嗓子比穆尼赖·马赫迪亚的嗓子还可爱！”

“哪里的话！”加里莱嚷着说：“她那种尖嗓音怎么能跟穆尼赖·马赫迪亚比呢？”

“她的嗓音叫人听着有点像念《古兰经》的味道，好象是一个缠头布的歌手似的！”祖贝达轻蔑地说。

“我就不爱听她唱，可是偏有那么多人喜欢她！”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其实，真要论嗓子谁能比得了死去的阿卜杜胡。”

“你真是个反动分子，什么东西你都认为旧的好？”穆罕默德·阿发特开玩笑说，然后他挤了挤眼睛：“不是到了这个民主宪政的时代，你还一直坚持用残酷的手段统治家庭吗？”

“讲民主是人民的事情，不是家属的事情！”艾哈麦德反驳说。

“难道你以为用旧方法可以统治今天的青年吗？”阿里·阿卜杜·拉赫曼郑重地说：“现在的青年们都习惯搞游行示威，去跟军队斗争！”

“我不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同意艾哈麦德的意见，我们俩都是有儿子的人，真主自会帮助我们！”易卜拉欣·法尔说。

“你们俩都是只用嘴拥护民主的人，在家庭里，你们俩全是独裁者！”穆罕默德·阿发特玩笑地说。

“那么你是说，我干什么事情都必须同亚辛、凯玛勒和凯玛勒的妈商量好，取得一致的意见吗？”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好象反驳地说。

“对不起，请你别忘了我们辛努白！”祖贝达嘿嘿地笑着说。

“如果革命要让我们受子女的折磨，那就求真主饶恕萨阿德·柴鲁尔帕夏吧！”易卜拉欣·法尔说。

他们继续喝酒谈笑，唱歌、诙谐、混杂的喧闹声逐渐高起来。夜静悄悄地降临了，艾哈麦德——注意夜色，就发觉夜色光顾了他，也可以说，夜色光顾，他就注意到了它。他心中暗想，在这个现实之中，只有一种乐趣，他要把心事设法宣布出来，但是，他没有宣布，大概是他那种要宣布的热情松懈了，也许是他没有宣布的能力了，但是，这种松懈是怎么来的呢？他又思忖：是找一时的欢乐，还是长久来往？他强使自己的心灵去寻求安慰，但是，他的耳朵里响起了一种沙沙的低声，像尼罗河的涛声一样。已经五十五岁了，你去问问聪明人一个人能不能有意无意地隐瞒年龄？

“你怎么不说话，求真主保佑。”

“我稍微休息一会儿！”

休息是多么美呀！躺在床上足足睡上一觉，然后精力充沛地起来，使身体健康，健康是多么美呀！但是，他们催促着你，不给你留下一点享受安乐的时间。这个眼色多么诱人！但是，像波涛般的低声越来越高了，你怎么能听歌呢？

“不，我们决不放他，让他入洞房，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入洞房……叫他入洞房！”

“起来吧，美男子！”

“我稍微休息一会儿！”

“叫他入洞房……叫他入洞房……就像在奥利亚家里那回那样！”

“那是老事啰！”

“老事我们新做，入洞房吧，入洞房……”

他们并不同情她，他的眼前没有幔帏却出现了一片黑暗，这个黑暗是多么浓厚啊！这个沙沙声是多么重啊！这个遗忘力是多么强暴啊！

“你们快来看呀！”

“他怎么了？”

“弄点水来，把窗户打开啦！”

“真主……慈悲人的真主！”

“好了，好了……用冷水把这条手绢沾湿！”

四十二

父亲的“事件”过了一星期了，医生每天来给他诊断。看来情况很严重，因为医生不允许任何人会见他，就是他的子女们也只能踮着脚尖悄悄走到卧室门口，瞧一眼这个卧床的人，观察一下他脸上笼罩着茫然和安静的神色，然后他们脸色阴暗，心头紧张地离开了。他们互相交换着眼色，同时也都逃避着别人的眼光。医生说，这是血压高的危机，是脑溢血，血是黑色的。海迪杰说，她听到医生的形容就浑身哆嗦。艾米娜从卧室里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好象是徘徊的幽灵一般。这时，凯玛勒表现得很纷乱，仿佛他在思忖：怎么还不到一眨眼的工夫就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这个专横的人怎么会这样安静？他冷眼去看母亲的那幽灵般的形象，海迪杰那两只流泪的眼睛和阿依莎的苍白面孔，然后思忖：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不觉地想到了令人担心的结局，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看不到父亲了。于是，他的胸中感到忧郁，他的心感到畏缩。他悲哀地想：母亲怎么能接受得了这个结

局呢？现在连什么事都还没发生，她已经表现得像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了一样。接着，他又想起了法赫米，他心里暗想，他能够像忘掉法赫米那样忘掉父亲吗？他希望世界是一片黑暗。亚辛在发生这个事件的第二天听到了消息，从娶马莉娅那时离开这个家以后，他第一次又回到老家来了。他探着头沉默地往父亲的卧室里看了很久，然后失神地回到堂屋里来。他看见了艾米娜，他们俩在长期分别后亲切地握了手，他握着她的手，心里特别激动，热泪盈眶。艾哈麦德一直躺着，最初他既不说话，也不动弹，等到他恢复了一点生命力，能够说出一个字或一句简短的话来，以表达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也感觉到了痛苦，时常发出呻吟和哎哟的声音。当他病痛较轻的时候，就开始对这种被迫卧床感到不满，因为他享受不到活动和清洁的快乐。他必须在这里吃，这里喝，在这里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把他的活动天地限制在床上这么一块地方。他的睡眠是时断时续的，他的怨声是接连不断的。他所询问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所不了解而迫切希望知道的事，就是他怎样回到家里来的。艾米娜告诉他：是由他的朋友穆罕默德·阿发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法尔用一辆轿式马车把他送回来的。他们轻轻地把他抬到床上，并给他请了医生，虽然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接着，他关心地询问几位朋友，妻子告诉他，他们不断地来，只是医生暂时不让他们看他。他轻声反复地说：“过去和未来的一切事情只有听凭真主，”“我们祈祷真主给予善终。”其实他并没感到失望，他也觉得死亡似乎即将到来，并且也很痛苦和担心，但是他对自己所喜爱的生命却一点也没减低信心，仅仅恢复了注意力就使他恢复了希望，他没和任何人谈要死的话：例如告别啦，作遗嘱啦，或是把自己的工作和财产的秘密委托给应该对这事关心的人等等。相反地，他把

加米勒·汉姆扎维叫来，派伙计清理一些他不知道的往来帐目；同样地，他派凯玛勒到汉纳·吉阿费尔的本地裁缝铺去取来他亲自定做的衣裳，并支付了手工钱。除了重复上述那几句话以外，他决不再提起死亡，而那句话也仿佛只是用来掩饰命运的冷酷。第一个星期过去以后，医生公开地告诉他，说他的病已经安然地度过了危险期，现在他只需要有耐性地休养，等待恢复健康和精神。医生又重新告诉他以前在他血压第一次高起来的时候嘱咐过的话，于是，他答应医生要遵守一切嘱咐，他心里也暗下决心，要坚决地摒弃花天酒地的生活，因为他已经体验了那种生活有害健康的后果了，它使他承认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而不是开玩笑。他自慰地说：健康生活即使有些拘束也比任何有病的情况强得多。

就这样，危机平安地过去了，全家人的心都踏实下来，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庆幸。到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医生允许他和朋友们见面了，这一天成了幸福的日子。他们一家人首先享受了这种幸福，儿子、女儿和女婿来看他，自从他卧床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他谈话，艾哈麦德转着眼睛看他们的脸：亚辛、海迪杰、阿依莎、易卜拉欣·肖卡特和哈利勒·肖卡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忘记礼貌，他询问孩子们：雷德万、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纳依玛、欧斯曼和穆罕默德。他们告诉他：因为怕孩子们吵得他不能休息，都没带来。他们为他祈祷长寿和健康，然后和他谈；他们为他的病痛担心，并为他恢复健康而高兴。海迪杰说话的声音带着颤抖，阿依莎吻他手的时候，眼泪滴在了他的手背上，这不用说话就已经明白了她的心情。至于亚辛，他巧妙地说，当父亲病着的时候，他也像病了似的，等到真主慈悲父亲痊愈了以后，他才轻松起来。主人的苍白脸上显出了喜悦的颜色。他和他们谈了

很久，讲关于真主的判断、慈悲和恩惠，作为一个信仰真主的人应该依靠独一的真主，应该用忍耐和信仰来面对自己的归宿。他们离开父亲的卧室，都到凯玛勒房里去了，以便把堂屋腾空让来看望病人的朋友进出。这时亚辛走到艾米娜跟前，抓住她的手说：

"过去两星期我一直没跟您谈心里话，因为只顾惦记爸爸的病，没工夫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真主慈悲爸爸已经好了，我希望这就向您请罪，我到家里来事先并没求得您的允许，虽然这次您接待我的感情还和我在过去的幸福日子所感受到的感情一样，但是，我还必须向您请罪……"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亚辛！"艾米娜红着脸激动地说："这是你自己的家，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

"我不愿意提过去，"亚辛高兴地说："但是，我凭我爸爸的威严和我儿子雷德万的生命起誓，我心里从没误会过家里哪一个人，我爱这些人就和爱我自己一样，也许是魔鬼驱使着我做了错事，这事谁也难免，但是，我的心永远也不会被污染……"

"你总是我的一个儿子！"艾米娜把手放在他的宽大肩膀上，诚恳地说："不错我曾经恼过你，可是感谢真主，那种气恼早就没了！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地喜爱你，这是你自己的家，亚辛！欢迎你来，欢迎你……"

亚辛高兴地坐下了，艾米娜离开这间卧室以后，他用讲演的腔调对大家说：

"妈妈是多么好的人呐，任何误解她的人都不会得到真主的饶恕，我伤害过她的感情，那是真主诅咒的魔鬼支配的。"

"差不多刚刚一年，这个魔鬼又驱使你陷入另一次灾祸里了，你好象成了他手里的玩具。"海迪杰用意味深长的眼光凝视着他说。

他瞪眼瞅着海迪杰，仿佛恳求她不要再挖苦他似的。这时，阿依莎为他辩护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也就不必谈了……”

“你为什么不把夫人带来，让她在这个高兴的日子给我们‘表演’一下？”海迪杰讽刺地问。

“我老婆再也不到什么婚礼上演出了，现在她纯粹是个家庭主妇了！”亚辛装作骄傲地说。

“你真倒霉呀，亚辛！”海迪杰用一点讥刺味道都没有的郑重口吻说，“求真主引导你，求真主允许你悔过……”

“请原谅，亚辛先生，”易卜拉欣·肖卡特好象是为妻子的直言告罪似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她总是你的妹妹！”

“求真主帮助你，易卜拉欣先生！”亚辛微笑着说。

这时，阿依莎叹了气，她说：

“现在真主已经解除了爸爸的灾难，我老实对你们说，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看见他头一天的那种情形。求真主不要让我们哪一个人生病……”

“要没有爸爸生活可太枯燥了！”海迪杰热情而诚恳地说。

“我们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他都是我们的护身符……爸爸可不像普通人啊！”亚辛也感动地说。

我呢？你记得你充满失望地站在屋子角上吗？……我看到我母亲垂危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过啊！我们了解死亡的情况，它从远远的地方把自己的阴影显给我们，而地球带着我们旋转。虽然如此，痛苦的刺刀会根据丧亡亲人的次数而接连刺来，你也要死的，只把希望留下。生活本来就是希望，尽管你在生活中遭到了爱情的折磨。马路上响起了一阵马车铃声，阿依莎跳到窗前，从窗户里往外溜了一眼以后，骄傲地说：

“有些大人物来看爸爸啦！”

父亲一生交往的许多朋友相继到来了，他们之中有公务人员、律师、绅士和商人。这些人里很少一部分人是没到这个家庭里来过的，还有一部分曾来赴过几次主人的宴会，除此以外也都是在萨加和新马路常常碰得见的人们，所有的人全是主人的朋友，但是，他们的交情却不像穆罕默德·阿发特和其他两位朋友那样深。他们按照看望病人的规矩待了一会儿，子女们为他们的华丽装束和高头大马拉着的马车感到了骄傲和满足。阿依莎一直在看着，她说：

“喂，这几位朋友来了！”

他们听到穆罕默德·阿发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法尔的声音，这几个人大声地感谢真主，大声地笑。亚辛说：

“世界上再没有这样亲近的朋友啦！”

易卜拉欣·肖卡特和哈利勒·肖卡特都表示同意他的话。这时，凯玛勒用谁也不理解的忧郁口吻说：

“你应该说：生活为一切朋友准备了长期相聚的乐趣，同样也为这几个人准备下了这样的乐趣！”

“他们没有一天不来看望，病情严重的那几天，哪天都是眼泪汪汪地走开！”亚辛好象觉得新奇地说。

“这没有什么奇怪，”易卜拉欣·肖卡特说：“他们和他相处的日子比你们生活的年月还长！”

这时，海迪杰到厨房里帮忙去了。人来人往一直没间断。加米勒·汉姆扎维在铺子关上门以后也来了，在他后面来的是在加马利亚开油坊的阿尼姆·哈米杜，接着是在萨力黑亚地方卖科斯科西的穆罕默德·阿扎米。这时，阿依莎从窗户里面指着马路，大声说：

“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他还上得了楼吗？”

谢赫拉着拐棍走进庭院，不时地咳嗽着，故意让楼上的人注意到他来了。亚辛回答阿依莎说：

“他连清真寺的尖塔顶都上得去！”

哈利勒用手指比划着，使了个眼色，询问谢赫有多大年纪，亚辛回答说：

“大概八十多了，还不到九十岁，但是，身体别提有多么结实了！”

“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吗？”凯玛勒问。

“据说他本来有老婆孩子，后来全都死了！”亚辛说。

阿依莎一直没离开窗口，她又大声嚷道：

“你们看这位洋派头的先生是什么人？”

这个人戴了一顶枣椰树树叶形的大沿礼帽，帽沿下面露着一个弯曲的鹰钩鼻子和整齐的小胡髭。他走进庭院，用迟疑和询问的眼光向左右张望着。易卜拉欣说：

“大概是在萨加区开首饰店的！”

“怎么看样子像个希腊人……”亚辛诧异地嘟嚷说：“我好象在哪儿见过这个人。”

又来了一个戴墨镜的年轻瞎子，有一个男人拉着他的手，那个男人的黑色长外衣上面披散着一条阿拉伯蒙头巾，外衣下面露出来带条的长衫。亚辛一眼就认出他们来了，心里十分惊异。年轻的瞎子是祖贝达歌舞团里弹竖琴的阿卜杜胡，另外一个是“池塘”开咖啡馆的，名叫哈马尤尼，是一个以蛮横豪强出名的人。他听到哈利勒说：

“这个瞎子是祖贝达歌舞团里弹竖琴的！”

“他怎么认识爸爸的？”亚辛装作诧异地问。

“你父亲是有声望的人，这些卖艺的人认识他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易卜拉欣·肖卡特微笑着说。

阿依莎微笑了，脸仍旧朝着马路那边以隐藏住她的微笑，但是，亚辛和凯玛勒看到易卜拉欣在微笑，也就明白她的秘密了。后来，肖卡特家的苏丹籍女仆迈着大步跌跌撞撞地跑来了，哈利勒指着她嘟囔说：“这是我母亲打发来问候病人的！”肖卡特寡妇已经来看望过主人一次了，由于近些日子她正在患风湿痛加上年岁又太大了，不能多次地来看望。不久，海迪杰从厨房里回来了，她掩饰起内心的骄傲，装出抱怨的样子说：

“我们真得预备一个专门给他们送咖啡的人！”

艾哈麦德坐在床上，脊背靠着一个大枕头，被子盖到脖颈边；朋友们坐在病床周围的椅子和安乐椅上。他虽然还软弱却觉得很幸福，在他看来，没有比让朋友们坐在自己的周围、争先恐后地对他说安慰话、向他表示友谊更幸福的事情了。如果说，疾病使他遭到了不幸，他也不否认。但是他看到朋友们为他的不幸而畏惧，为他不能和他们在一起而忧愁，以及他们表示在他患病期间对自己的聚会感到凄凉，这一切使他感到高兴。他好象要使他们更加同情似的，对他们述说自己的痛苦和烦恼。甚至不厌其烦地加以渲染和夸张，他说：

“病发的头一天，我自己心里想，这回完了，我已经念了作证言和萨马迪亚章。就在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念你们，一想到和你们分别就非常难过。”

“世界上少不了你，艾哈麦德先生！”不止一个人大声地这样说。

“你的病给我的印象多少日子也磨灭不了！”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激动地说。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穆罕默德·阿发特轻声地说："真主！你真把我们吓坏了。"

"那天在凡图哈门那儿从英国鬼子手里解救我们的真主又一次解救了你……"阿尼姆·哈米杜往床边歪了歪身子说。

那时候我健康，有爱情生活，真是幸福的日子。当时法赫米还活着，他是杰出人才，是希望的寄托。

"感谢真主，阿尼姆先生……"

"我问你，你请大夫花了多少冤枉钱？"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说："你也不用回答我，我只要你请侯赛因清真寺里的沃力们吃顿饭！"

"穆特瓦里谢赫，你说说，你是不是侯赛因清真寺的沃力？"穆罕默德·阿发特打断他说。

"我是侯赛因清真寺里的沃力们的头子，我要你请他们吃顿饭！不必管穆罕默德·阿发特愿意不愿意！如果穆罕默德·阿发特和你真有交情，他也应该为了你请他们吃饭！我是那些沃力们的头子！"[①]穆特瓦里谢赫满不在乎地接着说，每说完一句就用手杖敲一下地板。"今年你应当遵照真主的命令去朝觐[②]，最好是带着我一起去麦加，让真主加倍赏报你！"

你是多么好的人呐，穆特瓦里谢赫！你是多么可我的心啊，你真是及时的教导者！

"我答应你，穆特瓦里谢赫！如果真主允许的话，我带你到汉志[③]去！"

---

① 这里指的是在清真寺闲着的高等乞丐。

② 指穆斯林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去朝拜克尔白天房。按伊斯兰教规，每个教徒只要经济允许一生必须去一次。

③ 是沙特阿拉伯南部和内志没合并时的旧名称。

这时，那位洋派头的先生已经摘下了礼帽，露出了头上稀疏的白发，他说：

“你稍微有些烦躁，烦躁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你只要不烦躁就会好起来。”

玛努利，你买他的酒已经三十五年了，他是幸福的出卖者，掘墓的经纪人。

“这是你卖的货物造成的后果啊，玛努利！”

“没听说过酒会给人带来疾病，真是废话，欢乐和说笑能致病吗？”玛努利瞅着其他几个客人的脸说。

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冲着玛努利，用那两只几乎睁不开的眼睛瞅着他大声嚷着说：

“现在我可知道你了，混世魔王！第一次听见你的声音时，我心里就想：这是哪来的魔鬼！”

卖科斯科西的穆罕默德·阿扎米朝着穆特瓦里挤挤眼，问玛努利说。

“穆特瓦里照顾过你没有，玛努利？”

“他嘴里已经装满了吃食，哪里还灌得下酒去呀，亲爱的！”玛努利微笑着说。

“你说话规矩点，玛努利！”阿卜杜·萨马德握紧了手杖柄大声说。

“穆特瓦里谢赫，你能否认你一直嗜好哈希希，直到年纪太老的时候才放弃的吗？”阿扎米大声说。

“哈希希不是教法禁止的，”穆特瓦里谢赫摆着手，反驳地说：“难道你能喝醉酒去参加晨礼拜吗？真主，伟大的真主……伟大的真主！”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见哈马尤尼一直沉默着，就对

他微笑着客气说：

“你好吧，哈马尤尼师傅？我们好久不见了！”

“真是好久不见了，真是好久了！”哈马尤尼用喊叫般的声音说：“你真是怪人呀，你丢开我们了，艾哈麦德先生！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先生一告诉我说你病倒了，我就想起了那些快乐的日子，就仿佛一直没间断过似的，我心里说：要不亲自看这位亲爱的朋友去？就不能算是够交情。你真是一位豪爽乐观和蔼可亲的人，要不是怕见怪，我一定把芙特玛、塔姆莉、杜拉和尼哈万达她们带来看你，她们都特别想见你。好哇，艾哈麦德先生，不管你天天晚上光临还是几年不见面，她们都是一样……”然后，他把两只敏锐的眼睛转了一下：“你们全都不睬我们了，‘池塘’本来是高等的娱乐场所，真主慈悲，那里有萨纳娅把艾哈麦德先生吸引去了，据说忘旧的人是不能得正道的，我们曾经共同欢乐过，怎么你们这些人现在全都不见我们的面了？假如是你们悔过了，那我们倒应该原谅，可是现在还没到悔过的时候啊，真主使我们长寿，让我们快乐，真主让我们先不要悔过吧！”

“哎，你看呐，我们快要完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指着自己说。

“你可别这样说，好人！”哈马尤尼激动地说：“有点小病好了就不会再犯！你不答应我等到真主慈悲你痊愈，平安地起来的时候再到‘池塘’来，我决不放过你，哪怕你答应我再来一趟呢。”

“时代不同了，哈马尤尼师傅！”穆罕默德·阿发特说，“我们从前所认识的那个旧‘池塘’哪儿去了？到历史里去找吧！今天的‘池塘’是现代青年出入的娱乐场，我们怎么能跟他们一起混？说不定我们的儿子就在那些人里面！”

“你别不往心里去，我们的年龄和健康都不容许我们那样搞

了，正像艾哈麦德先生跟你说的那样，我们快完了，我们不论谁都不得不去找医生，听从他说你有这个病，那个病，告诉你不要喝……不要吃……不要呼吸……以及其他一些令人作呕的嘱咐。你听说过血压高这种病吗？”

哈马尤尼师傅瞪眼望着他，仿佛是对他说：“这不是好事，老爷！”然后，他说：

“我不承认一切疾病，如果我突然心里觉着有病，我会用醉、笑和玩乐来医治它！”

“凭你的生命起誓，我也这样说。”玛努利大声说。

“你不要把曼祖利忘了，哈马尤尼师傅！”穆罕默德·阿扎米仿佛要把朋友的意见补充全似地说。

穆特瓦里谢赫惊异地搔着头，茫然地说：

“好人们，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是在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家，还是在哪一个酒馆妓院？告诉我，小子们！”

哈马尤尼气冲冲地瞪着穆特瓦里，问道：

“这是你们的朋友吗？”

“这是一位沃力……”

“你要是一位沃力，请给我算算命！”哈马尤尼冲着穆特瓦里谢赫奚落地说。

“你的命不是下监狱就是上绞刑架！”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嚷着说。

“对，他真是一位沃力，我巴不得落到这种结局！”哈马尤尼禁不住哈哈大笑着说。然后，他冲着穆特瓦里谢赫说：“但是，你应当少说这类话，要不然你的预言会应在自己身上！”

“起来吧，亲爱的！”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把脑袋凑近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脸说，“没有你，这个世界连一把葱皮

也不值。你看我们怎样？艾哈麦德！难道我们的不应该不在乎瘸吗？我们的父亲都是七十多岁还结婚的人，他们又怎样？”

“你们的父亲都是信仰真主洁身自好的人，他们不喝酒，不奸淫！这就是你愿意知道的答案！”穆特瓦里谢赫喷着唾沫星子气昂昂地说。

“医生告诉我，如果不拿血压高当回事，将来会瘫痪的，求真主保佑！”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回答他的朋友说：“我们的朋友维迪尼——求真主给他好下场，不就是那种情形吗？如果命中注定我是那样，我祈祷真主宁愿早死，至于躺在床上几年不动……真主，求你保佑吧！”

这时阿扎米·哈米杜和玛努利告辞了，他们为艾哈麦德祷告长寿和健康，然后走了。穆罕默德·阿发特把脑袋歪向艾哈麦德先生，低声说：

“加里来问候你，她特别希望亲自来看你！”

弹竖琴的阿卜杜胡听到了这句话，他捏得手指头嘎叽嘎叽响，说道：

“我是女皇打发来看你的，她要化装成男人来看你，但是，害怕给你带来意外的麻烦，所以才派我来，并且嘱咐我跟你说……”说着，他连连咳嗽了两声清清嗓子，然后低声唱起来：

去吧，我委托你：
从他的嘴边给我带来——
一个甜蜜的亲吻！
告诉他说：追随你的奴隶，
腼腆地问候你！

哈马尤尼解开他的赤金领扣，微笑着说：

"对，这才是良药，试试这个吧，不要拿预言绞刑架的沃力当回事！"

祖贝达！我并不向往任何东西，病中的世界是使人厌烦的。假如医生的警告能够成为事实，我定要醉死，是不是生活要揭开新的一页了？

"我们都约定了，你只要在床上躺一天，我们就一天不喝酒！"易卜拉欣·法尔轻声说。

"我给你们解除这个约定，至于将来，只有请你们原谅我！"

"假如我们今天夜里能在这儿聚会聚会，贺一贺你的恢复健康够多好！"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微笑着诱惑地说。

穆特瓦里谢赫朝着所有的人像讲演似地大声说：

"我呼吁你们悔过，我呼吁你们去朝见！"

"你倒像妓院胡同里的警察！"哈马尤尼恼恨地说。

这时易卜拉欣·法尔巧妙地做了一个暗示，穆罕默德·阿发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法尔把脑袋凑在艾哈麦德的头上，一起低声地唱起来：

你不是好酒的人，你为什么要醉？
你不是好色的人，你为什么要爱？

这时，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开始念起《图白》[①]章的几节《古兰经》来，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过了不知道有多大工夫，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带着烦躁的脸色说：

"告诉你们吧，不到你们都走完了我决不走，我要跟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单独谈谈！"

---

① 《古兰经》第九章。

四十三

又过了两个星期，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才起床出门，第一件事是由亚辛和凯玛勒陪着到侯赛因墓去谒陵，并且在侯赛因清真寺礼拜，向真主谢恩。当天，报上登载了阿里·法赫米·卡米尔逝世的消息，主人看着这个消息沉思了很久，在往外走的时候，对两个儿子说：

"他正在群众大会上做着讲演就死了，可是我在床上躺了好久，几乎亲眼看到了死神，反而又能够走路了，看来谁也没法知道未来的事情，的确，人的寿命是掌握在真主的手里，任何人的寿命都有一定的限度。"

本来他应该再忍耐几天或是几星期，等到健康完全恢复，但是，他却为了表示自己的体力和面貌已经复原，不肯待在家里。他在前面走，亚辛和凯玛勒在后面跟着，这是从法赫米牺牲以后从来也没有过的景象。在两宫之间到侯赛因清真寺的马路上，两个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的父亲在这个地区所处的地位。马路两旁每一家商店的老板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或拥抱，祝贺他的痊愈。亚辛和凯玛勒心里思索着这种亲热友情，不由得感到高兴和骄傲，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们俩的嘴角上一直挂着微笑。但是，亚辛却幼稚地纳闷他的尊严、美貌和缺点和父亲完全一样，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父亲这样的地位？凯玛勒当时虽然很兴奋，但是，他还是能够冷静地回忆过去对这种被人重视的地位所具有的想法，以便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过去，他的那两只小眼睛把尊严和庄重看作是身份的标志，而现在，在他看来，这和他的崇

高的理想比起来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尊严只不过是一个心地善良、善于交际和慷慨大方的人所获得的地位，伟大也许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震动微贱者的心灵、赶走沉入梦乡者的睡意的反应，它所激发的只是厌恶而不是热爱，只是忿恨而不是情愿，只是敌视而不是亲近，的确，它是暴露、拆毁和建设。但是，难道一个人享受这样的热爱和尊敬不是幸福吗？是的，伟大人物的伟大，有时是要以他们为了一些崇高的目的对爱情和安逸所作的牺牲来衡量的。看，他是多么美丽，同样地，亚辛是多么温柔！我和他们俩在一起是多么相形见绌呀，我仿佛是为狂欢节[1]竖立的一副丑相一般。随你去编造说："女人的装饰和男人无关"吧，你决不能把凉亭里的可怕情景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你父亲已经摆脱了血压高的折磨，什么时候你才能摆脱爱情的折磨？爱情是一种病，但是，它却像毒瘤一样，没有露形。侯赛因·夏达德在他最后的一封信里说，"巴黎是美女和爱情的首都"，难道它也是刑罚的首都吗？亲爱的朋友吝啬写信，好象信件是从他那宝贵的血液中滴下来的一样。我愿意要一个心灵既不欺骗，也不受欺骗的世界。

在汉·吉阿费尔大街口上，他们看见了壮丽的清真寺，他听到父亲从内心发出既有问候的柔情又有求助的热情的声音："噢，侯赛因！"接着就迈开大步往前走去，他在后面跟着父亲，亚辛的嘴唇上却露着一丝神秘的微笑。父亲的心里能不能知道他陪着父亲来做这种祈福的谒陵只是为了敷衍父亲，而没有一点和父亲相同的信仰呢？这座巨大的清真寺在他眼里看来只是使

---

① 指天主教四旬斋前的狂欢节，欧洲风俗在这个节日中大吃大喝，极力狂欢，以准备守四旬斋。

他内心痛苦的一个失望的标志。过去，他站在尖塔下面，心情激动，眼泪盈眶，胸中起伏着信从和希望的感情。今天他走近它一看，只是见一大堆石头、铁、木料和油漆占据着一块地方，真是岂有此理！不过，他却不能不扮演一个信士的角色，直到谒陵完毕，以遵守父亲的家法，尊重群众的风俗，并避免人们的歧视，这完全是和自尊、忠诚背道而驰的行为。我愿意要一个人类能够自由生活，既不受强迫也不受威胁的世界！

他们脱下鞋子，相继走了进去，父亲一直走向大殿拱门，并招呼两个儿子礼拜，按礼节晋谒清真寺。父亲把两只手举到耳边① 开始礼拜，亚辛跟随着他②。父亲沉湎在拜功里，顺从地垂下了眼皮。亚辛只想着自己是站在慈悲宽大的真主面前，忘记了一切事情。他掀动着嘴唇，什么也没说出来③，他弯下腰去而后再直起腰来④，接着鞠躬、叩头，就仿佛做着柔软体操的某些动作一样。他自言自语地说：对地球的表面和内部影响最大的就是寺庙，直到今天哪里也少不了这些东西，那么，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能甩掉它依靠自己呢？清真寺的尽里面传出一个高声音，提醒人们记住末日。世界的末日，又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看到一个人和假想作斗争并且战胜那些假想的情景是多么美妙啊！但是，斗争什么时候结束，斗争的人什么时候宣布自己的胜利呢？在我看来，世界是奇怪的，你看到过它昨天的样子吗？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哥哥，为什么我不能把所有的人当作父亲和哥哥？胸膛里吊着一颗心我又怎么能情愿让它把种

---

① 礼拜的第一个动作，用手指摸耳垂。

② 两人或更多的人礼拜时，一人领拜，其他人跟随。

③ 礼拜的第二个动作，站立时要念《古兰经》。

④ 礼拜中的一个动作。

种刑罚强加给我？我每一小时就要遇到不知多少我所不喜欢的人，为什么我所喜爱的人移居到天涯海角，而这些人却不离开？

他们礼完拜以后父亲说：

“我们先在这里待一会儿，以后再去游览。”

他们全都沉默地坐着，父亲用温和的声音接着说：

“从那一天以后，我们再也没在这儿围坐过。”

“给法赫米的灵魂念个法谛海吧！”亚辛激动地说。

念完了法谛海，父亲似乎怀疑地问亚辛：

“是不是你净顾世俗的事情，总没到侯赛因来谒陵？”

“我没有哪一个星期不来谒陵！”亚辛说，其实几年间他只到这座清真寺里来过几次。

父亲转过脸来朝着凯玛勒，睁眼凝视他，好象是问他：“你呢？”凯玛勒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也是那样！”

“他是我们亲爱的人。”父亲恭敬地说，“在我们不能希望父母护庇的日子，他可以在他外祖父的面前搭救我们①！”

这一次闹病，他简直是上了永远不能忘记的一课，他对自己的毅力，寄予了信心，对自己的后果感到了惧怕。于是，他决定诚意地悔过②，他一直相信自己是能够悔过的，虽然悔过的时间会大大推迟。在这次病愈以后，他同意延迟悔过是愚蠢行为和辜负了真主的恩惠。当想到玩乐的时候，他就以生活里还有许多不犯罪的乐趣，如友谊、音乐和说笑等来安慰自己，同时也得

---

① 指世界末日真主对人进行清算的时候，每个人都自顾不暇，父母不能照顾子女，只有侯赛因的外祖父穆罕默德主人才能可以搭救人。

② 指按伊斯兰教仪式的悔过。

到了安慰。因此，他祷告真主保佑他不要受到魔鬼的教唆，并使他坚定悔过的心意。他开始默念自己背得过来的几章短小而容易背的《古兰经》。

他站起来了。两兄弟也跟着他站了起来，然后，他们朝陵墓走去。在那里他们闻到了这个地方正燃着的香的郁香，听到了回荡在各个角落的喃喃诵经声。他们和游人一起游览了陵墓。凯玛勒抬起眼睛来看那条陈列着的绿色大帷幔，然后，他用眼睛盯着他的嘴唇常常亲吻的大木头门好一会儿，并把两个时代和两种情况互相联系起来。他想到，揭开这个坟墓的秘密使他有生以来所遭到的第一个不幸消失了，在那以后丧失爱情、丧失信仰和丧失友谊的痛苦接踵而来。他也想起了虽然有这些事实，他又怎样不顾痛苦的刺伤以作奴隶的态度对待真理。痛苦使他的两唇逐渐咧开，迸发出一丝苦笑。周围游人的脸上虽然显现出由无知而产生的幸福，但是他却早已毫不遗憾地把它放弃了，他怎么能放弃科学而去求取无知的幸福呢？他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要睁着眼睛过生活，要放弃死气沉沉的安静选择生气勃勃的不安，他要放弃睡眠的安乐，选择夜不成寐的折磨。

游墓以后，父亲叫他们俩在墓室里多待一会儿，他们俩走到一个角落对面坐下来。有些熟人看到了艾哈麦德，走过来和他握手，并向他问好，有些人来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者通过艾哈麦德的铺子，或者通过奈哈西学校都认识亚辛。却几乎没有哪一个人认识凯玛勒。有一个人看到凯玛勒这种清瘦的样子，就对艾哈麦德开玩笑说：

"你儿子怎么像壁虎？"

"你倒像癞蛤蟆！"艾哈麦德好象要用更好的言词来回答问候似的，马上对那个人说。

亚辛微笑了，凯玛勒也微笑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父亲那种秘密人格。父亲是一个即使在侯赛因坟墓前面向真主谢恩和悔过的场合也忘不了开玩笑的人，今天露出了本来面貌。亚辛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考虑起父亲的前途，他心里暗想：难道父亲患了这场病以后，还会回到玩乐场中去吗？他自言自语地说："对我来讲，了解这一点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四十四

乌姆·哈纳菲在堂屋里的席子上盘腿而坐，阿依莎的女儿纳依玛，海迪杰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坐在她对面的大椅子上。为了让八月里炎热而潮湿的空气流通，朝向庭院的两个窗户都开着，但是，几乎一丝风也没有。大灯笼一直照射着堂屋，静静地垂在天花板下，一动不动。个个卧室都是那样寂静，那样黑暗。乌姆·哈纳菲低着头，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不时抬起眼皮来看看大椅子上坐着的孩子，然后又把眼睛闭上。她没说话，但是她的嘴唇却在不停地掀动。阿卜杜·穆诺依姆问她说：

"凯玛勒舅舅要在屋顶上待到什么时候？"

"这儿太热了，我们跟他在一起待着多好啊？"乌姆·哈纳菲嘟囔说。

"那儿黑，纳依玛怕虫子！"

"我们得在这儿住多少日子？"艾哈麦德怨恨地说，"我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来到这都已经一星期了，我要回去找我爸爸妈妈去！"

“真主保佑，你们快回去了，你们都是些幸福的孩子。”接着乌姆·哈纳菲恳求他们说，“来，你们祷告真主吧，真主总是听取天真儿童的祷告的！”

“我们照着你嘱咐的做，睡觉以前和醒来以后都祷告的！”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祷告不分什么时候，你们现在就祷告吧，只有真主能够解除我们的忧愁。”女仆人说。

阿卜杜·穆诺依姆伸出两只手掌，然后瞅着艾哈麦德，叫他和自己一起做，弟弟虽然还带着怨恨脸色但总算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接着他们俩就叨念起近几天来一直念顺了口的话：

“真主，慈悲我们的哈利勒叔叔和他的两个儿子欧斯曼、穆罕默德，让他们痊愈吧！我们好不担心任何危险地回到自己家里去。”

纳依玛的脸上感动地露出了愁容，两眼含着泪花，大声说：

“爸爸和欧斯曼、穆罕默德都怎么样了？我要看妈妈，我要看他们……”

“你别哭，纳依玛！”阿卜杜·穆诺依姆转脸对她安慰说：“我跟你说了好多回了，你别哭！叔叔好了，欧斯曼好了，穆罕默德也好了，很快我们就要回家了，外婆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刚才凯玛勒舅舅还这样说来着。”

“天天都这样说！就是不让我们回家去看他们。”纳依玛带着哭音地说：“我要看爸爸和欧斯曼、穆罕默德，我要看妈妈！”

“我也要看爸爸和妈妈！”艾哈麦德嚷叫着说。

“他们好了，我们就回去！”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我们现在就回去吧！”纳依玛愁眉苦脸地嚷着，“我要马上回去，为什么让我们离开他们？”

“他们怕把病传染给我们！”阿卜杜·穆诺依姆回答她说。

“妈妈在那儿，海迪杰姨妈在那儿，易卜拉欣伯伯在那儿，奶奶也在那儿，为什么就不怕把病传染上他们？”纳依玛执拗地说。

“因为他们都是大人！”

“要是大人不怕传染病，爸爸怎么会病倒的？”

“这儿有什么东西让你不痛快呢？”乌姆·哈纳菲叹息了一声，温和地说：“看，这儿也是你的家，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不都在这儿和你一起玩吗？你会很快地回到爸爸妈妈、欧斯曼和穆罕默德那儿去，你别哭，小姑娘，给爸爸和两个弟弟祷告吧，求真主让他们早点痊愈。”

“都两个星期了，我掐着指头数的两星期！”艾哈麦德抱怨地说，“我们那套房子在三楼，病人在二楼上，为什么不让我们带着纳依玛回到我们那套房里去？”

“凯玛勒舅舅要听见你说这些话会生气的！”乌姆·哈纳菲警告他们把手指头按在嘴上，“他给你们买巧克力糖，还买果仁，你怎么能说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待呢？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阿卜杜·穆诺依姆再过一个月就要上小学了，你也一样，纳依玛！”

“那么，至少也该让我们到马路上玩玩去！”艾哈麦德让了一步说。

“这话对，乌姆·哈纳菲！”阿卜杜·穆诺依姆附和弟弟的提议说：“为什么我们不到马路上玩玩去？”

“咱们这儿有宽阔的院子，还有晒台，这还不够吗？”乌姆·哈纳菲肯定地说：“凯玛勒舅舅小的时候净在家里玩，我一到没活干的时候就给他讲故事，你们不喜欢听我讲故事吗？”

“昨天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的故事都讲完了吗？”艾哈麦德反

驳地说。

“海迪杰姨妈那儿有好多的故事！”纳依玛擦干了眼泪说，“我怎么能跟妈妈一起唱歌啊！”

“我一直想要你给我们唱个歌儿，你总不肯唱！”乌姆·哈纳菲抚慰地说。

“我不在这儿唱，爸爸和欧斯曼、穆罕默德都病着我不唱！”

“我给你们预备晚饭，吃了饭就睡觉，我们吃奶酪、香瓜……好不好？”女仆人叹息着说。

晒台上，凯玛勒坐在素馨花和常春藤的顶棚旁边露天的一把椅子上，假如不是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肥外衣，在黑暗里几乎看不出他在哪儿，他懒洋洋地伸着两条腿，仰面望着满天星斗陷入沉思。这里万籁俱寂，除了马路上传来的声音和鸡窝里的咯咯的鸡叫声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来打扰他。他的脸上显示出这个家庭在最近两周来发生变化的迹象。这个家庭的秩序已经不能保持了，他的母亲很少待在家里，家里三个天真小娃娃吵翻了天，不断抱怨。他们看见他总爱询问："爸爸"和"妈妈"，弄得他没办法抚慰和哄弄他们。

在甘露街，阿依莎已经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爱说爱唱了，在几个有病的亲人——丈夫和两个儿子跟前已经连着熬了几天几夜。凯玛勒小的时候巴不得阿依莎回到家里来，可是现在他又是多么害怕她丧失了亲人，怀着已经破碎了的心回到这个旧家里来呀！他的母亲对他低声耳语说："你不要到甘露街去，去也不要多待！"他曾经去过几次，当他离开的时候，两手散发出的消毒药的怪味，搅得他心绪不安。最奇怪的是伤寒菌和其他细菌一样，是极其微小的东西，肉眼看不见它，但是，它却能堵住生活的洪流，控制人们的归宿，如果它愿意的话，也会把你一家拆散。可

怜的穆罕默德第一个患了这种病，接着是欧斯曼，然后是他的父亲也出乎意料地得了这种病。那天夜里，苏丹女仆来了，告诉他，他母亲要住在甘露街，接着女仆人既代表自己，也代表他母亲告诉他，并没有什么足以让他担心的情况！一瞬间情况似乎好转了；哈利勒·肖卡特和两个亲爱的孩子有希望痊愈，阿依莎的脸上也可望重新放出亲切的喜悦的光辉。难道他不记得八个月以前这个家庭里怎样遭到类似的灾难吗？现在他的父亲已经健步如飞了，身体四肢全部恢复了气力，两眼重又闪出了诱人的光芒，他回到朋友和爱人们中间去，就如同小鸟飞回了树林一般。谁能说事情不会在转瞬间发生变化呢？

"你一个人在这儿？"

凯玛勒听出这个声音来了，他站起来瞅着平台的门，冲着来人伸出手来说：

"你好，哥哥，请坐吧！"

他给哥哥搬过一把椅子来，亚辛深深地呼吸着，使上楼时活跃起来的肺叶恢复平静，于是，他的胸间装满了素馨花的香味。他坐下来说：

"孩子们都睡了，乌姆·哈纳菲也睡了！"

"可怜的孩子们，一天也没个高兴的时候！"凯玛勒坐在另一把椅子上问："现在有几点钟了？"

"有十一点了吧，这儿可比马路上凉爽多了！"

"你在哪儿来着？"

"我净在向往宫和甘露街之间来回跑了，我想今天晚上母亲准不回来了！"

"苏丹女仆是这么通知我的，有什么新情况吗？我很担心呢！"

“大家都一样，求真主慈悲吧！”亚辛叹息地说，“父亲也到那儿去了！”

“现在吗？”

“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在甘露街待到晚上八点钟，向往宫家里派人去叫我，说我妻子要生了，我立刻把接生婆乌姆·阿里请到我家里去，那里已经有几位邻居妇女在守着她。我在家里待了一会儿，听着呻吟和喊叫，工夫长了不能忍受，就又回到甘露街去了，看见父亲在那儿和易卜拉欣·肖卡特一起坐着。”

“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情况全告诉我吧！”

“情形很危险！”亚辛低声说。

“危险？”

“嗯，我到这儿来就为的是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宰努白偏偏在今天夜里生孩子！甘露街和向往宫、医生和接生婆闹得我都烦死了！肖卡特寡妇看着她儿子的脸，大声嚷嚷：‘真主，你应当让我比他先死，’这话说得母亲心慌意乱，但是，她并不理会母亲，却用肯定的口吻说：‘这是肖卡特家人临死的形象，我从前见过他父亲，他叔叔和他祖父，都是这样！’看来哈利勒是没有希望了，两个孩子也一样！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只有依靠伟大的真主！”

“但愿这个想法不实现！”凯玛勒咽下了一口唾沫说。

“但愿如此！凯玛勒，你并不是小孩子啦，至少我知道的事都应当告诉你，医生说，情况很危险！”

“几个人全是这样？”

“全是这样！哈利勒、欧斯曼和穆罕默德。真主，阿依莎的命是多苦啊！”

在黑暗里，阿依莎的笑貌浮现在他眼前，就如同过去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一样。那些一生幸福的乐天派，仿佛把生活当作一场纯粹的游戏。阿依莎什么时候会再能有发自内心的笑呢？英国鬼子夺去了法赫米的生命，伤寒病和其他一些原因也同样能夺去生命。相信真主，他是把死亡当作使人惊异的判决和玄机的。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无益的游戏！

"这是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可怕的消息！"

"是那样，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阿依莎做了什么恶事了，竟会遭到这样不幸呢！真主，求你饶恕吧，求你慈悲吧！"

是不是真有一种崇高的哲学可以解脱一切致人于死地的东西呢？死亡精确地遵守着"游戏"的规律，但是，我们就是这种"游戏"的牺牲品，又怎么能笑得出来呢？也许你能够微笑着迎接着它，因为你总能用实际的思索、正确的理解和根本的剖析来对待它，所以你能同时取得战败生活和死亡的胜利，但是，阿依莎哪里有这样的魄力？

"我头疼，哥哥！"

"这就是世界，你应该认识世界的真相！"亚辛用哲学家的口吻说，这在凯玛勒还是第一次听到。接着他突然站起来说："我现在该走了！"

"你再跟我待会儿！"凯玛勒像恳求地说。

"现在有十一点了，"亚辛推托说："我必须到向往宫看看宰努白才放心，然后我还得回甘露街和他们待在一起。看来，今夜我是连一小时的觉也不能睡了。除了真主以外，谁又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

"你这样说仿佛已经一切全完了似的，"凯玛勒站起来，悲哀地说："我马上到甘露街去！"

"不，你得看着孩子们到明天早晨，你应该设法睡觉，不然我把这个真相告诉你会感到懊悔的！"

亚辛离开了晒台，凯玛勒跟在后面要送他到大门口，当他们走到楼下孩子们睡觉的地方时，凯玛勒难过地说：

"这些可怜的孩子，几天来，纳依玛哭得特别厉害，仿佛她心里猜到家里要出什么事似的！"

"孩子们不久就会忘了，"亚辛不在乎地说，"求真主慈悲大人吧！"

当他们俩走到庭院里的时候，听到马路上有一个声音，使劲儿地喊着："《穆格塔姆报》号外！"凯玛勒嘟囔着说：

"《穆格塔姆报》号外？"

"噢，"亚辛用遗憾的口吻说，"我知道，我在到你这儿来的时候，路上听人传说，萨阿德·柴鲁尔逝世了！"

"萨阿德·柴鲁尔逝世了！"凯玛勒发自内心地惊叫了一声。

"你别着急，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处境吧！"亚辛站下来，看着凯玛勒说。

凯玛勒在黑暗里茫然地向前望着，既没说一句话，也没动一动，仿佛他已经顾不得哈利勒、欧斯曼、穆罕默德和阿依莎，以及其他一切了，只想着萨阿德·柴鲁尔已经死了这个恶耗。亚辛接着往前走，说道：

"他逝世了，享了高寿，又得到了高位，你还要他怎么样呢？求真主慈悲他吧！"

凯玛勒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哥哥，他茫然失措，精神恍惚。假如不是他已经处在忧愁之中的话，还不知道他要怎样承担这个消息呢，但是，灾难如果接连不断地出现的话那么一个就会把另

一个冲淡，法赫米牺牲以后，外祖母逝世他连哭都没哭，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萨阿德·柴鲁尔逝世了。曾被放逐、领导、革命、争取自由和宪法的人不在了，你不要难过，萨阿德·柴鲁尔的精神不死，那种精神是比和他这一生中对人的启迪和领导革命更加强大有力！

亚辛又站住了，他开开门，把手伸给凯玛勒，两个人握着手。这时凯玛勒想起了一件这么半天一直忘了说的事情，于是不好意思地对哥哥说。

“我祷告真主，让你看到嫂子时她已经平安地生完了！”

“但愿如此，我祝你睡一夜好觉！”亚辛往外走着说。